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六・經部・四書類

顏習齋先生四書正誤六卷(存卷一至卷四、卷六)〔清〕顏　元撰……一
四書按稿三十卷〔清〕江　永撰……六三
四書古人典林十二卷〔清〕江　永撰……二六九
四書温故録十一卷〔清〕趙　佑撰……四四三

2677/06

共二冊
上

大學
中庸
上論

丙辰初伏夢九氏揮汗鈔

顏習齋先生四書正誤

大學章句序

孔子與三千人習而行之，以濟當世，是聖人本志本功。刪述
是老來無奈何方做底，朱子認作誦而傳之，誤矣。
大學在記中直是一篇，而朱子殊插古人，妄裝裁就，訓詁武
樣，分十一章，先指前一段為經，十章為傳，又因有曾子曰說
而直復說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咱們行本甚之字好自
用也。
程子表章此書，乃在次簡編殘缺幾乎？孔子之憲章文武
者，不是多也。

戴本大學禮記原文
首章下，此語也本二句，訪語誠下去者章，誠之于彼說
節。原注曰克明德者也，于於何子曰陳詩章，詩語倚本下，以周
合本。

○大學節

大學是小學而言，所包括中大人之學了。蓋吾儒原是學為
君相，為百職，便是庶人，說無箇妻子兄弟僕從，以道治吾身，
便是明，以道治他們，便是親，明親到十分滿足，便是至善。此
箇大人是人之有分有做底，此箇學功是人之有力去做的。
異端是不上此條道的，也學是自身上做幾分，不能合天下
以為量的，霸術是治民上做幾分，不以修身為本的，陸怪是
異端中欺做出至善外做十二分底，總是不知止了。注如
至於是而不遷，意最好。

知止節

不知止，則也學偏霸異端，都說是道，道道那有定。知止而后
道有定了，這定字後收然上面三箇在字，道無定，則朝廷上
也學偏霸異端紛紛，胡鬧，里巷間也學偏霸異端攘攘，胡鬧，
朝野都不能靜，定了，而后能靜，那不靜時擾擾底上下都不

須安頓。靜而后能安。那不安如何慮。費洪底人心性惑。甚說至善。並是心到實。都不差。無所能實。安穩了人心才有主。陰不搆達。在下些才能研究道理。明倫察物。在上者才能審幾度勢。出話令命。安而后能慮。遂時就至善之道。若心心細又熟。又至善之文理密察。能而能得。慮而后能得。下三句正是能慮能得了。則近大學之道。開口以大學之道一句起。後面以則近道矣一句收。前後呼應。從文古明。宋註言有定向。所處而安。慮以處事精詳。得在上舉。恍仲誠先生又說定靜安慮是一般工夫。大近理實定見之說了。

格物致知

李植秀問格物致知。予曰。知無體。以物為體。猶之目無體。以形色為體也。故人目雖明。非視黑視白。明無由用也。人心雖靈。非玩東玩西。靈無由施也。今之言致知者。不過讀書講問思辨已耳。不知致吾知者。皆不在此也。譬如欲知禮。任讀幾百遍禮書。講問幾十次。思辨幾十層。總不算知。直須跪拜周旋。捧玉爵。執幣帛。親下手一番。方知禮是如此。知禮者斯至矣。譬如欲知樂。任讀樂譜幾百遍。講問思辨幾十層。總不能知。直須搏拊擊吹。口歌身舞。親下手一番。方知樂是如此。知樂者斯至矣。是謂物格而后知至。故吾斷以為物即三物之物。格即手格猛獸之格。手格殺之之格。此二格字。見古史及漢書。李問。而先以理為何。予曰。試觀孔子以不先教學文。而後孝弟謹信汎愛親仁。文行而先教性道一貫。而先三物。以及如此冠。雖之代聖人。不知何所之對也。雖從周意知為有情之說。然而知後之為何據。今手取而和諧之。乃知是如此取矱。如此簠簋。雖上舉圖。不知為可食之物。如雖從形色料為可食之物。然不知味之如何。必舉而嘗之。然後細之。以乃知如此味耳。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亂予常日欲格聖人之行者。證之聖人之言。而譯聖人之言者。驗之聖人之行。試觀孔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周公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而不見大學首自行明下手乎。朱註窮至事物之理。是窮至而格從一致。字不是格感簡致知。知在致知者。以質仲誠王滄孔之賢友之高才卓識。一則云格在明理。從此把明白心到物上去。是知至而后格矣。一則如宋儒為學無術。而口口只道明理是知。當格物而不厭其窮理之處矣。聖道不幾亡乎。與二友黃許奏加。只為此一句閱所而破也。

湯之盤銘章

學庸亦不必分右第幾章。如此章首條明德也。次條親民也。三條受天命止至善也。概考文結曰無所不用其極，語之釋新民可知。又因此處有幾箇新字，並前親民亦改作新。總之朱先生平以來句訓詁為學，亦多將古人經書都做作成章句訓詁律(?)儀。遠千里矣。

瞻彼淇澳節

今解宗只理會切磋琢磨四字。全不理會四各字之義是甚。赫喧大。寔宣著見。註則類俗。 諠不可諼，民不能忘，語之

新民亦知

前王不忘節

至賢是前王作人之化。換接人才，思皇多士，不顯亦世者。後王得其用之。以餘(?)賢(?)政也。而賢其賢，至親是前王子孫之身。一本九族。推(?)性不狂(?)戚者，皆為諸矣。後王得親睦之。以藩屏王室。而親其親。所載文武之政，九經也。日尊賢也，親親也，傚斯擬也。

聽訟節

註訓大畏民志。明德既明，云云。而格物。但解無情作無情實之人。不敢盡虛誕之辭。是說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說狀也。說則有情實之人。畏得盡其所陳之辭。豈可言無訟。豈所以使無訟也。是以畏民志。使不敢盡其辭也。豈大畏民志。而自畏也哉。情則常言恩情之義之情也。大凡爭訟皆起於無情義之人。大人明明德於天下。使仁讓成風。人心善良。雖世皆有情之人。方愧我之仁未友。讓未友也。而相重相敬之不暇。又豈有責人之不仁不讓。而起爭起訟者也。即有一二無情義者。亦必蓋說不出。便強說一兩句。自己見他人仁讓。終是羞慚說不來。便強說幾句。旁人便阻擱斷也。終不得盡其辭。總是陳天下都有箇明明之德。都有箇形設明德。都也是天命。是大人都成箇德與政。心底仁神道。方是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方是大畏民志。註解何異矣。

◎所謂誠意章

甲戌春夜自訟過。忽思心之動曰意。意不過好惡兩念。好惡不過好善惡惡兩端。而誠意實下手處。要好惡皆好善如好好色。心極篤。不淫。慕念極專。不分。禱功極熟。而親敬惡惡如惡惡臭。避而拒之。閉而遠之。去而盡之。疾掩目塞鼻而不嗅。都作依總之好善務必得好方知惡之務必去惡方知純是一

看不自瞞。不自欺。不自是。不自放的工夫。謹之至也。此意是他人不及見。不容替代處。所謂之自謙。謹者謹也。不自滿假也。此自字便是獨字。便是慎。將照承之曰君子必慎其獨也。試看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正是自欺。自慊。自滿偽。不自謙。不慎獨的樣子。見君子而后厭然。何其不見人時。自心厭然。其揜其善二句。是自己厭然處。是自謙處。是慎獨處。從十目十手之嚴。出書出自謙厭然樣子。直索何處討快活。故改作慊字。

所謂修身章

此章若只從人傳釋一派祿宗也。以身改作心。把身心判成兩截矣。有所忿懥等。正是就身上發動出來說。若忽過了有所二字。身有所忿懥恐懼云云。則是心不得其正處也。下並更明。全不可通。那是身不修。那是心不正。大凡後儒解書先句。都因釋氏重心經身。別而為二。與文字牽同之見。先在胸中。便如拆格。所改字添字。都不去矣。古人正心修身齊家。專在治情上用工夫。治情又專在平好惡上用工夫。平好惡又專在待人接物上用工夫。於引是也子莫知苗之諺。作樣樣與人看。吾輩可以知所用力矣。二章合看更明。

所謂齊家章

從此之為治者。全不從平好惡上做正修工夫。而末精上做許多事業。畢竟會意。所以為霸術。後世之為學者。離了治情講心性。離了平好惡講治國。離了待人接物講平好惡。所以為祿宗。春秋戰國秦漢之大學之道。都霸術也。唐宋元明至今。七大道之學。都祿宗也。從霸術之亡道而見祿宗之亡學。雖見於吾之為祿宗也。甚於為霸術。看一部古學。自識意正修治平。總是箇好惡工夫到底。

如保赤子節

上平六孝弟慈。下專引康誥曰如保赤子。而以養子釋。正終首節親民二字之義。後民之父母更明白。大學在禮記原通是一篇。則自知不必改親為新。亦不必分古經古傳幾章也。

樂只君子節

民之父母。正親字。此之謂民之父母。猶云此之謂親民也。

見賢而節

命字如何更改。慢改怠。手民解意。當是先命連讀。下命即一命再命之命。意謂不能先命。猶云張武棄用而不能大用也。

不器也。蓋即上文道根根之殊費退點而不能道故也。一
集讀到聖人之所知，是語拂人之心，乃對至見是語之至自
明。

以義為利節

以義為利，聖賢平正道理也。堯舜利用，尚書明與正德厚生
並為三事。利貞、利用安身、利用刑人、無不利，利者義之和也。
易之言利更多。孟子極駁利字，惡夫掊克聚斂者耳，其實義
中之利，君子所貴也。後儒乃云正其誼不謀其利，過矣。宋人
喜道之，以文其空疏無用之學。予嘗矯其偏，改云正其誼以
謀其利，明其道而計其功。

天命之謂性節

凡學人不以全書天命，當謂之教。孔中庸後而自注云，自明
誠謂之教。朱注為法天下禮樂刑政之屬，是將修道二字專
看在治人上。元妄謂後而釋其同執轄之五者為天下國
家修身，如九經都在此修道二字內，至誠之盡性盡人物性
參贊天地，至聖之經綸大經、知化育、立大本，都說這裏。下
這是天子庶人都有的性，都個個不容推的捷子，都時時
不容敢的捏弄執繫著，回不可須臾離也，正是說不可須
臾不修，須臾修道須臾道，須臾不修道須臾離，即論語學而
時習之如，即易所謂終日乾乾也。可離非道一語，方說到戒
懼不睹、恐懼不聞，即易所謂夕惕若也。是見前申上意，方查
出不知修道二字是中庸第一工夫，而全在之戒懼恐懼
修法。誤矣。

◎致中和節

致者推而極之也。解致字最切，到底實講盡，却說自戒懼而
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自
謹獨而精之，以至應物無少差謬云，而世有至靜之中不失
其守，而天地便位者耶？有應物無差謬，而萬物便育者耶？幾

何而不一吾道之至誠崇於仙釋之虛寂妄誕也況事於之
天地不位萬物不育將謂孔子至聖之實德育之存物之處
德育皆瑕而析致中致和而位焉育焉子思之所不驗之空
言乎理之不通明矣且字義之訓詁亦自相矛盾焉夫振者
用力猶拄者自此及彼自內而外自近而遠者之謂也振而極
之則至無復過無所不周無遺不動也要于言行之而首
乃云精之而曾於以至静之實而先為物之盡無遺而語之
致中和而中庸以一條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而蓋吾人
之中和與天地萬物一體大致者一心之中一身之和則節
昭溫恭是也推而致一家之中一家之和則一家仁一家讓
是也推而致一國之中和天下之中和則調燮陰陽協和萬
邦三百三千之禮儀與夫神之樂是也其所以位育遂天
地成著遂之萬物形生修道之極功而吾人盡性至命之能
事畢矣註所云修道之教亦在其中是致中和遂不是修道
外者夢語也

廿四日子知節

丁丑二月儀讀此書于堂中見天子時猶勝今日也試欲天下
學者爲遵道修身守而勿失擇中庸此語而遵道修中庸爲終的

天下辭章訓詁向內此語而因述程子之言程以溯論的大
才做的人只以封文之福此行也便是要趣溯論大畢竟此
登極　又自顧某曰吾與汝王師畏是于習一流人烏免
先生之草懷也　而終身守語而終守到老而終守到
頭而一月之間

張載稿

論稿偏之處語和必易流君子和而不流而張載其稿而餘
用張載是贊論稿行實

袁隱齋

君子素位而行其庸德吾謂素隱而行其怪而素其是安若
平素就若固有所意思其於存位亦終素之者其傳道也不
遠於此隱未若素之地其致是也而廢吾於宋儒之註理釋
學之註解也

依於中庸節

正是大勇如何不獲勇

黃而隱書

此章合工夫陸仲誠先生作聖人盡處而終通撰記語中庸
本之聖人之作用孔三言君子本之道之窮極無可奈何處

孔三言皆平常也，註要說道之用大體微，不就常人身上說，
不是乎？費即為人言，費乃費驗之費，言君子所行大費集也，
大費心思，費人般以變化不遠也，費解說外面是不是道乎，
而隱微中卻是道。為子者都要孝，忠之至，此時不與也，到
了極處，盡為子之分，為至之分，雖常人亦能孝，孝之事亦不
而也有父乎？雖常人亦能為，克行敬從，亦若不知其孝乎？又
若父母而愚，若守至節，即大孝之，而有可以依行，到了極處，
過頑之父，得之為，雖常人亦古者，有忠廣倫致散，亦更不能者乎，
雖常人能為，退於天人，亦更不能高王舜乎。此君子費隱之

道也。試觀天地之大也，天地亦有憾，見天地之不如常人，亦一有
憾見天神。孔君子說起那大處，便是觀天覆地載，天下莫能載
說他了。若說他心裏細微處，只是自在輕而為蒼也，都天下共
見的白日青天，說不上箇破綻，從這有憾之道，不是容易做也。
實而君子察致精處，此詩云鳶飛於天，魚躍於淵，而言君子
上於天極，下於人情，察之極精，而從微者有憾之道也。亦前
又總結之，言君子之道，在初只造端乎夫婦，甚細微，至乎其
到的極處，卻精察乎天地，甚精微，甚廣大。從先生看此書，與
宋儒差別，比於鳶魚二句，則何處僅為解說此？仲識古意。

君子胡不慥慥

慥慥，便是篤實，訓言行相顧也，從道從心。蓋言君子之心無時
無處不孔慥，不粹道也。孔云胡不慥慥，乃承上文素位而行
素其位而行，是正身修己之盡行也，不願乎其外，而於所素之
位盡而別有願慕，亦不能慥慥之心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之
位之安也，難行安所不願，不住行，而無往不慥，以無往不自
全其正身者，安而不求也。孔曰無入而不自得焉，正與胡不
自相應。朱子不知，又以上為費，以下是行甚矣，昔者安反使
不知要道，余甚惜之，在詳說道理之解是也。

鬼神

或問鬼神之神之中之鬼如何，曰：如春是來之伸乎，冬時是
神中鬼也，秋是來之屈乎，雖時是鬼中神也。問屈伸往來，何曰：
吾口開說是伸，閉說是屈，氣出吸回是往，氣入是來。問性情
功效，何曰：如風起也，是鬼神乎，所以為風處是性，處而散是情，
吹木是功，吹木之青，彼枝葉是效。問造化之迹，曰：凡此
皆顯所可見極回迹也。

○ 達孝

達是通，權謀知以通下文，甚從甚通，行禮奏樂節，即節也。

之理也。如此看。方為虛。為靈。故曰道者天下之人通行之路也。如不合道字之義。

達道達德

堯舜之三聖六經。文武之六典九疇。總只是綱持此五達道。推此三德。不過乾坤中和運掌故。易變至此。吾嘗讀此。點筆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天下之達道也。自仙佛之道出。而天下有不達之道。也仁勇天下之達德也。自程朱之學行。而天下有不達之德。

好學近知

按專問好學近知。予詰之曰。子心中必先有書讀否。一破來之知。若曰。然。予曰。原子試觀今天下專才既多。原讀書後走者讀更多。但童生必自知。可見切益深。專問何也。予曰。試觀釋人生來未必乃不俗。以可見學此藝後私集心目聰明。矣。凡近學未化。而何特於君子。知。好學禮則禮義自明。好學樂則神明可通。好學射御書數兵農等則萬事可理。稟性能上智。如於焉近之矣。

◎學賢

吾嘗言大賢勞之為公卿而敗也。小賢者之以百成而倖也。學賢之道。如無餘者。文武不然。真此一路。如蓋也。而原。有。不受。劉。保。不顧。不人。內。素。賢。全人。原。有。不殺。王。使。不顧。獨。原。內。人。品。流。是。師。見。友。見。見。原。就。方。以。化。教。諭。所天下之道。要心之德。於下文曰則不藏之於見不敢煩以職為也。陸宗三証諸此一端。於不說下四語子陸。

博學之節

南匯中州大人好專此道由讀書。予曰。問問不好學也。思之不好學也。殊之。不好學也。行之。不好學也。自陸宗來。學字已說。說博學。問。思。辨。行。而問。予曰。學學禮學樂學射御書數等也。博學之者兵農錢穀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無不學也。以為讀書當等人之學。誤人亡也。

有弗學節

此節是見以五字為句。著力在學之問之等弗能弗措。即下己百己千。程云有不為學。不便學者不能不止也。云云。註不為則已之論。學之問之等工夫已明。出說不得不學則也。

再次段節

此章是說識之次之層次。如段字不是一團力後了的工夫。也字不是真誤亂筆的句。當乃缺要無各俱然之一偏。而

擴充去。孟子擴而充之。正此字註脚也。註積而至於純也積字最精。但恐各無所當字。當久曉暢積思於著有誠至形後纔有。則外亦形成誠與形之法而已。再說之而已。則著。則明。則動。則變。則化。此作中之階級。善人君子聖賢所由分也。

誠者自成章

學也。教也。治也。後世分為三。古之聖賢只是看就一邊做成一串學也。教也。治也。後儒之用功又分為三。作閒眼看開只說。聞筆著。古之聖賢只是完自己性分。與天下人共完性分。成己成物四字便了。朱註自是家便說化生萬物實用語饒

註性道教直從人說起從人做起。此二自字便是下成己字二物字。便是下成物物字。自成自道。又云誠忠者我自成至臣也。誠者我自成至子也。而做忠做孝之道。則自己走自己路程也。而是外面來物。而由他人強物而須他人贊底。亦此誠者。雖因自成。却亦是自了。實踐因自道。却亦是從善功將所以踐物於物者也。若我亦誠。便無物了。於君子必擇善固執。以誠之為貴。不誠者能自成己而已。二句。正中所上文。而見人物一體。知仁同用。外內措施。無弊之道也。自局外旁觀之學者。而此人此乃久而見於世者。可惟也知。

故至誠無息章

元註故字緊承上節故字來。蓋中庸在記中。自天命之謂性。至至矣。原係一篇。未嘗有章節之分也。章句分則理晦而脈失。中庸本旨。雖朱先生訓詁文法。豈肯閑口用故字之理。蓋誠之之君子。功用到時。擴而充之至誠也。猶前節從下節推至誠也。故至誠人己交備也。仁合德。外內一致。又循環之無端。而無息。不息則久。道化成而久之。則徵。休名稱。徵於天者曰景星慶雲。徵於地者醴泉瑞草。徵於人者形於協和而徵之。則純至二云矣。

誠觀山川流峙。草木蕃茂地。而見天地。七政環繞。轉乎而不息。天而成。註之章文比句拘泥上文。而形義理。去矣。三句律括贊之。正見至誠而顯之法也。為物不貳。生物不測。無窮廣厚。而高明。正見天地之於穆也。故引詩以贊至誠之純之。則而顯。所同天之於穆者。儒所尚者所謂玄渺。未知上天之載二句是也。註總言豈不顯純德稱。

繫字義于古無人發明。予在甲寅乙卯間。夜觀天象。忽有流星自南來。觸五車。四大星搖撼須臾乃定。始有所繫狀則傳其用此一字。名有所見也。録此以俟有得於天文學者。

大哉聖人之道章

聖人之道。大而無外。至於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何等模樣口讚揚。下面又說優優大哉。又說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何等模樣。方說到而至中於實處。則指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可見禮便是聖人之道。便是至道。君子之尊德性道問學。溫故時行以敦厚以崇此禮也。至致至上下不驕為下不倍。有道足興無道足容。皆於循此禮也。孔子一生全教。恆曰執禮習禮。約之以禮。至下作春秋。議天下極世之紛亂。合道處皆曰禮。立則非也。　周公制禮。立八百年之綱紀。於在天下寶而後在亦數止。曰周禮則禮之作。周無學無治者。而後儒今廢棄之而學。而教。而行。從而在心性之探究。著述之章句。曰道學道學。至實道之者。如之道也。之禮也。學之者。如之學也。之習行也。僕古今此懷甚多此概。解者皆專門以崇禮以家。與上四而家一例看。便是此章之知。

去而始自用章

看聖人口吻。自用自專。反古之簡器名。自裁及下考議禮制度。考文。指簡其言曰天子。無德曰不敢作。無位曰不敢作。一則曰學禮。再則曰從周。與論語述而不作。互參合看。何等小心。何等守約。後世輒自用自專。更議禮更制度更考文。而其時著者矣。要決古聖之大防。犯孔門之大禁。吾不知其何所說。亂成法背離者。更甚於此。且無如是之甚哉。

王天下有三重章

併三重於己。實一身之。而布三重於政。實天下之。而末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自己不習行三重。是無本也。不能實庶民之。而足無徵也。後世所行道。只本諸書冊本諸祿家。證之於身已疏。而驗之於下民。又於三重茫然也。豈不[illegible]哉。

今要禮由何極。曾今猶大儀冒第一件高者也。便皆無此嗚呼。聖道何盡。道此於是而如此。滅亡之至。孔孟所由深慕也。至今某被下實者。乃宋儒之書。亦指異之光也。在孔道之羊。棲集地之。皆下變證於程朱。功力不淺也。

上律下襲章

律者法所自也。說文。均布也。又極語之分。律取管而入分氣也。釋名。訓累也。累人心。使不敢肆也。元按。諸經律乃法度之法。如效法之法。襲重衣也。亦置而襲。亦之而重下也。固循已有。衆物況此處。如律法法之也。上律所裁成天地調燮陰陽

是也。黎文從之也。下黎所文將世道都歸於何是也。

至聖

心思深入，日齋是把利白白知寬受得下白寬包裹得靈活。

至誠

未嘗是中積乎仁，可淵乎天之孫也也。程云我雖強以肫肫其仁至誠之仁而能不純也，更肫肫其何如也；雖強以淵淵其淵至誠之淵而能不純也，更淵淵其何如也；雖強以浩浩其天至誠之天而能不純也，更浩浩其何如也。此注中惟是也也，然不作中庸之其一物。

無惡於志

吾友王法乾曰：志乃吾心所之，即志在乎思，任一物遇一物，固吾志之所趨，即行到九百九十物，總是吾志之所思，吾見其初志作聖，即今到底聖人住處，終是自趨。此就注無愧於心爲切。

末節

宋儒諸先生胡文程之徒無不集於禪宗，游楊謝沈心。朱子言之最周，子太極圖說無極終主靜。朱子論未發氣象，以不觀之，以半日靜坐他無論，便開久儒道論亡之根在禪宗也。孔門雖學先聖禪宗，自宋陸王學出，便以無聲無臭來和雜于四中庸，是何人向乎實處做，向收斂藏於虛處做，正是後世陵高厚知處奔乎做，隱皇表裏，修把固備，法不玄遠之弊也。孔門先至聖篇只沒喜怒哀樂之子至親友上做工夫，到底至誠立本也化不外了經綸大經，從戒慎恐懼說到天命於穆文法不純，又從闇然尚絅說到篤恭平天下天載無聲臭，總是簡乎實，從是簡收斂復學全翻了孔門本意，都說把無聲無臭去混擬禪宗，豈不思哉其了也。詳問漢儒佛老，所以是化篤恭平天下，何以是化上天之載，只要宜自把禪宗所以混也。

學而章

既云學效先覺所爲學學之而已又焉得程子所添箇時復思繹一義凡書皆拿古人來就己見類多如此漢宋來道之不明只由學字誤認學已誤又何怪學習俱誤又何道是以後世讀書把箇閒擅之屋之人而求一服執經濟也要之無他求一孝弟禮義切可思無他惟有周孔之道亡而非漢宋之儒也不足言福世證民至此也之能有此心故道聞新擬以爲異也但見孔子叙書傳禮删詩正樂繫易作春秋而已是哉成習行經濟譜望後人照樣去做却認經纂修文字是聖人則我傳述註解是賢人讀之愈讀之而愈作書文也皆聖賢之徒而速合二千年成一虛花無用之局而只秉周孔之道者聯人絕也叙述删傳非孔子是孔子之所謂已是孔子習行經濟譜則學非他學是夫學之三也學周公之三物也習之時習也而天下乃可少有道矣詳存學編　註云效先覺之所爲而諸先生却全不效先覺之所爲只讀解前人所編又何不悟又何君也註全無一是處

有子章

有子之言但從心性指揮看道理甚切近若着實陸子靜却自幼便又支離到後來益自信撲通不惜半日凡古人所見大不合處必先究指其意指而後考定是非惟此語真莊文莊公秦檜於宋有再造功不過下指後浙陸諸川集也見秦檜文集神宗文帝太平二十年而至今天下笑罵之觀爲天下和局全無等語而後知文莊所指指象山不足責子靜終指近日思子靜是少年聰明早見了根却只道根本上見得分曉自修了之指之合道又仲深說之原子厚屋之共欠散錢之病不知須要了之理會一以貫之可惜世人也

行之章

子嘗言藍縣至老在喜至八十習樂至深也仿佛見孺子前面精入井之心怵惕惻隱　畢竟夫子解字是朱子解經無以深契人也

曾子

曾子字子輿　參乘參前之義也參書讀倉含切音驂其書讀作參昴之參爲疏密切音森誤也按誕生字義已正而不可不知也

道國章

故曰能爲政之事也但能政令不欺也所謂能國園也所要所使能國之人若民也何謂之所在而已何謂之未及爲也

先儒語也。

弟子章

剛主李氏曰：朱注釋文，只合說文話詩書六藝，不應文謬之
文之字。蓋宋儒只理會詩書六藝的文字，而不見實實露者先王。
總之後世之為學與古人異，開口便異。如此處夫子說餘力
不比童子壯比一時也。修身齊家彼壯比原一耕稼為業。
日日在田中，而要教他齊家，須待暇日。他只修于齊家，須暇
日。此是說弟子也。何日不齊家，何日不謹信愛親，那有閒暇日
子也。只不見文所述，力不用在身上，便是行有底餘力，而不見乎
時言，力不用在身上，便是行有底餘力。後讀些詩書之學，此禮
樂節。

不重章

此章語氣，只是要人養重的意思。則不威，學不固，是不重流
弊。主忠信三句是養重功夫。玩前後三則字自見。

慨從章

李剛主曰：古人能為禮處，使人慨然追遠，民德自厚於其和。
如程子云，人家能存得家祠禮一兩件，亦能使子孫有些成
材之氣。注以此自為，則已之德厚，而民化之，民德自厚於其處。

添氣許錯抄，還不識也。

子禽章

子禽亦是子貢弟子。欲問何為夫子至於是邦，便知晚年。孔門
無朋友說名之例。子禽參差說此子貢為子，係夫子宗不及
見也。所以說師事夫子，必得共擾一二年中了也。

禮之用章

和自是讀此溫與和，行禮時自有之至情。故曰溫之恭人。
故曰溫恭允塞，禮和自相濟，自離不得。有子只言如禮也。
若至於執拗，若至於嚴肅，若掌驗作觀，都要為禮本和，將見
至於處，反成隔越人情之具，不也禮也。切又從容模樣，
無節於處此二項。朱注從容不迫，意在模擬下文也，從容不
迫而從容不迫，成何話說。

志學章

聞爾儀曰：夫子三十方守之固，四十方不惑，五十方也知天命云。
乃假子三十之歲已去聖人也一間。設壽止於此，將不得為聖。
聖人如儀從之不能易。請問子曰，夫子立時聖人規模已定。
但聖人精細，見底此方是知不惑時，已自天命了。假了聖心
見底此方不惑，自他人視之，吾子為聖人之學，一段膚淺見。

而聖人則只見十五至七十原有許多層次也。生来便志學。便用功。便體會用功無已時。此便是聖人純亦不已處。便是生知安行處。所以不志學。而用功乃是生安聖人也。聖人偏是體身志。體身學。儀云、學則朱注至立無所可志。至不惑無所可守者。不通了。予曰、朱子之學。要語讀孔門别是一致。覺說来都不說。切此數是吾未嘗細講。而不敢推他之也。辛未進中州鄒陽。王寫周問此數。吾答解曰有云不敢即是明之。德語心傳見也。今無藏許處。識得論語各處字反看。便明。註於物所書。也皆無所錯。只是不痛快。

無違录

樊遲當多孟氏家。而夫子此時樊遲。所告又並氏於告之。要告明之也。

色難录

辛未年妙學殿氏識所見。子此題文云、和氣之下。如無告勞之子和。愉色之帝。而無缺養之父。足知李孝廉命名甚爲擊節。

吾與回言录

由此来想見聖聰明力量。只是天生了一箇孔子。好箇大聖人。能極至死也。夫子為何不惜。只為何不說是天喪予。

視予录

朱子看得全重心而使得能精以訓為也。而訓未之所陳知。予且語人處于王者之所而畢竟做不來。所以未陳。看人主知其豈不問人。先看他所也。是主意之所所得也次看他所得之所為所與也。便看他如此是所安而人無逃情也。要說為知。

温故

温有三義。習也。溫也。尋也。重溫舊所學而得其新。只須趣又指所已得於暖之而令冷又脱洗一層另換一番以一溫洗也。服退之志。蓋古人為學。全從寔踐處寔探索做工夫至學人則思請作三者而已。故訓溫為尋也。一字千里也。

學思录

此處註解最寔。得了書。

舉錯录

錯讀也。又層在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錯。言者而直之人。此之錯往諸枉則民心服也。若反其層枉之人。此之謂諸直則民心不服也。識欲見其扁使之諫四也。乘其幕陶此之

什正天下之錯誤也律用十二者偏而清濁旋轉所用者數而
東林黨禍非錯古也捨置之所未聞

武謂章

定公初年孔子不仕朱註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人者蓋
以季氏逐昭公定公但知受立己之為德不思逐君之可罪
之罷孔子反安於孔子之所不深厚而本意之所朱註至謬
名而外是也會下所見但未直指出耳

林放章

李植秀問先生說儉戚即禮之本心終未明予曰註凡物必
先有質而後文是儉戚正禮之所以先也勿泥奢則不孫章看
若謂儉即禮本亦可知戚本亦可知矣夫子說了上兩句正恐
人將置不著說本所以又說禮中拈出喪之戚所以為本而奢易可
寧三字可想只是說奢儉易戚皆非禮之中予曰然正說四
者皆非禮之中所以夾寧而取儉戚若林放問禮之本問禮
之中夫子答以文質相稱只禮之中亦只因林放只問
本文耳林放問本夫子亦只說是戚奢易先求所以只好說之本也
非之禮之中也二者皆未合禮當說餘事而不干此章矣

旅泰山

旅祭名今謂不是祭泰山謂之旅者不是有個祭名謂之旅
是季氏將旅祭泰山之神而來泰山名直下中也　道林放以為再
知此恥即范註是

禘自既灌

春秋之時至於華夷而不知反正今日習於紙筆浮
文一概是速人心今讀於此但有人發得這儀文是從而發
用出來所反求之根本則天下事可為也無奈至於周遍
今人只是行了禮儀從無一讀得禮忘陰之論但卜子禮後
一論出今夫子起而起處也然其歸　今其今都了公羊言
有人用禮失其子而之起兩句

或問禘

或人自是當時有心人註謂夢話是答不知本意而之於
天下示掌又辭深而意所在註說或所為遠了

祭神

祭神主五祀或專仕時職事所主祀之神人山川社稷此謂

告朔

天子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月
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註行下一月之政令上來以論

則有待天順時之禁令。民受以作。則有因天事時之稼穡。此
從無歷來之法乎。而星宿五行之官亦宜之文也。嗚呼。王者
之亡以象天。即以歷紀。然是欲若昊天。敬授人時之道
哉。吾儒識也。只會著書文。而歷所曆論。全無解也。可慨也夫。

子君以禮章

當時桓杵日中無君。習子驕泰。於中五工代也。事不正當君
之禮。夫子子之君禮。使自目為論。從而援公室。折於門外
子臣。在是乎。詳見鄉黨篇。

定公問章

季孫氏逐昭公。定公當此時正為漢室之大權。其利在昔
時也。使子一問。必子孔禮。夫子告以君使臣以禮。則政在倖
也。可以收其舊之心。從廷有餘。可以務權柄之氣。其有許大
手段。正以吾論前哉。若果有扶澤補曹之志。其合為孔子鄉
黨部中於以事哀定之子歎。而則悔於耳。目其知歎而吾君。
不憚其驕取。歎可以漸移。他日曾五卷遂已終一身而之哉。

關雎

關雎注解前后。此是詳讀經注記。

問社章

生門恨瑶不寧予之嘆。居之語之和。乃得傳從此也。寧予哀
之不及瑶。程表正君其諸。此未甚無學識。
清苑陳慈庵述先正馬鍾易解成子指叡齋。遂子指與之
宗豎於社。既注指毫社之表宰社。君既問社。觀成子係門不
諸。遂子係門不論般人所以表示社稷係門不器。而乃無其
乃不知騰說。

器小章

夫子為東周。從是子年定哀作應機。習集無承接二帝三王
之林霸業補救。而不能專任於。子以仲故。第一番魯夾谷可以
霸氏遂女樂抹第二番討陳恆可以霸天為三家傳經是亦
夫骨節無豪傑氣魄。所修一部春秋正是管子一番作風改
換成和。而當時孩用之詩也。試看說到夷狄，夫子便以自當
熱。可器小之宜。措之也。此經也。若此等人所問齊備之政。夫
子固當完之。因賢大夫也。而題為正。不謀之利。考作罷集也。
孔門不足言也。羞稱五霸。雖氏之言也。然益救時之論誤死
宋人也。明儒云。以霸扶為仁高也。少者也，夏時之事統改於宋
宋之傳於繼也。　少年利同之論。而詳見說苑。未詳其說。
馮氏語陽氏之左右也。金氏語用三歸得築方臺也。人多以之

于至東阿見兵遺跡蓋三皇書是三代也古字與山陽通用
近是蓋謂度天下人君設此塞上而人臣設此塞下而士民
塞左右

吾見一好的筆台三層人民設諸處設四處設於四三處與
我先生祇如此

子語樂章

讀此章只我神魂飛越漢宋諸儒傳就一派講讀注作之書
使禮樂淪湮失堪遺恨千古我年以何書書四字深之也

儀封人章

按封人只是巨眼千載而下令人要搖首便是一家語說
注前說為正後截曰一段是朱子想像不出直要聖人之出原一
為君相為天下之主豈以孔子之周遊刪述為大用聖人亦惟
是心感天心而感喪語先儒神益四喪任使書述見亦可儉
徇之子不得行富貴隱

子謂韶章

若以善為美之實則韶之美盡其實武之美未盡其實然無
此理子語韶有韶之實武有武之實美只是形容之辭善事
竟是這麼和平氣象未盡善事竟發揚蹈厲氣士傑問使武

王生指讓之事堯舜之盡善也于四只取功為功之實頗
善的反之之德亦自有發揚蹈厲氣

好仁章

好仁惡不仁便是用力於仁先如仁也必無不好先惡不仁者
必有為皆仁而見不仁加身人之具有此也只不用功有能一
日之間正其身子取人心加提起一番與一日其用天下歸仁同
一機復善有之者二也如是實了人一層卻是更緊人一攝
朱注說似此所攝人又似三攝人亦惟其夫子意思亦不如失
子只氣剛皆論朱子割裂經典移此類似不為仁而有力者
讀注於不能而為仁此是作上下句通解如是

人之過也章

此章夫子合同人見過便往人比處至後世人情更如此也
過也斯若了多少忠正豈理便了多少忠厚聞喜儆人但見
做善的便打入小人邊去夫子為出僅覺便是先服出君子所
以下而只說過也如若說彼小人心乃俱善的不自過君子道
除訴危辭為全君子看他做善處有幾許苦衷幾許忠愛於
這他仁和尹注非是

聞道章

顏習齋先生四書正誤　上論

道行率性之謂。是人之所以生也。慎獨此道，便完却了此物。
長壽的百年不朽。天折的一時亦千載。註道此所謂壽也之
理何羞乎。

士志章

世間人只為溫飽二字，耽擱了多少英雄，埋沒了多少人品。夫
子說此，地頭直偏一掃。直令賣果子和肥馬輕裘的，無不自
愧。衣敝縕袍不恥，只是志在。

適莫章

適往也。謂之宜。猶云無做去也，亦無不做去也，只義上取捨。
註改丁歷反，與孟子人不足適同。改作謫，同敵，以不敢妄改
聖賢書也。

懷德章

君子小人四者中各有兩件之地。亦有德位兼之地，如孟以
善為君子，惡為小人也。此義便是德位兼之。懷德懷刑是
做聖賢底常情，亦是做大人底常情。懷土懷惠是做不肖底
常情，亦是做百姓的常情。懷只是著之胸中思念不忘之意。
人曾無以義語之德，人曾無以財語之惠。若以註說，不
惟解惠為利不通，將一懷字解四樣在也，溺也，畏也，貪也，殊
別亦可謂貪利也，亦可謂畏患也。更無理可見，更甚於為仁
謨二已。論政謨二條也。懷刑亦不是專畏死刑也，先有被逐
官刑亦終身辱之不忘也。元十一歲時，便受吳先師三十板，迄
今三十餘年，嚴惕未敢忘也。嘗羨吾亦敢忘權勢亦一端也。
君子念念循道修德，小人念念求田問舍亦通。

放利章

妄語放當讀去聲，貪利之人，將他無厭，然可以周自家的生意。
不極於人，恣其計以營利，全不更其窮天子，嚴以為怨二字。
此見快于一己之私，無傷于在人之心，殊不知一時眼前之利，
實伏日後不可解之患，正說有得念之心，須門一飯又他積
有所忌，便不至放於利也。

一貫

朱註之一理渾然，曾子未見頭也。孔借其已能之曰以吾
將也。程註之與道真不遠，異及曾子告門人亦推夫子告曾
也，又非不聞而可暗語忠恕違道不遠，不是一貫也，是曾子只為
而已矣也。程集兄為未已也。是曾子止於至善，程朱未為止
也。孔曰道之無偏，知此道也。
孔子之一貫，天下歸仁焉。於田忠恕而已矣，宋儒之一貫，理

一而貫之也。於曾子宜見於此。而顏子言之。於傳以無所言。但
之云也。此一貫本分也。是以程朱所見也。與孔門異同處者也。

公冶長

縲 依註言讀當入聲 紲 音謝

古傳公冶子通鳥語也。未幾前但食羊而予獄以為歿于此
而之也。天地間豈有無主之羊哉。一旦隨鳥而飛人得報之
羊食之。長之長心也。至於大傳亦人於法律之。而豈君者以
夫知力解不窺也。耻也。以鳥語得罪。又何庸有知與食羊之
初也。私天下也。吾觀夫子於子之。人也。亦不為越其食不
義也。又稱情韻者也。亦從述為美談。里之放而其作其實授
者也。公冶子久矣被誣也。

子賤

聖門三子人。顏子年最少。實子為第一人。曾子亟稱君子
哉。未見其言。問其治邑。曰。樸子所以治世邑也。曾其心
直許為霸王之佐也。聖門亦未見其言。治民使之。聞鄉若有感
耻。其康實也。漢宋儒誤認刪述為學也。孔頒書著述也。乃傳以
夫子所許之君子也。不比於四子也。正世之所列十哲也。亦不無
處也。亦異夫聖人之取人也。

瑚璉章

上章稱其言也。此既隔。○未必果一時言也。朱子集註精此不合
也。後儒○外也。然子貢又孔子以君子許子賤一級。尚言○也

漆雕章

吾非之未能信也。程子所謂道義學問。亦自信不過。為何出
明信也。竊謂此處也。則未程曾論伐千里也。
宋儒指其所謂之曹而言也。亦以漢儒以己意插入也。

浮海章

懷道之不行也。作浮海之想也。此夫子無聊之極思。據得子路進
隨用途見所以入不合世者換據決裂教範於陳蔡孔子之恒
見讀而見也。私對許以行實默化之也。子路果能夫子而向內也
果決得前更能於此也。但無處取許負材不依據取訓裁傳同
惜其實也。

晝寢章

註中變乃塗糟之義也。人多誤為乳畫者也。

加我章

論夫子此言不是在未聞性道未聞一貫未聞者子之前也
其在未聞之前。周自你太甚。若在既聞之後。則功力必有大

功未做到而冒認者。冒認則必自足。而功力不加矣。以視既見其參而發不仕善之勸。既唯一貫而猶三省不忠不信不習之實有間矣。此所以發述之子也。況不肯求友端木子之不逮無怪其然無助也

文章

文章是詩書禮樂等夫子常以教人者。注說之見於外者。威儀文辭者當其粗。識其詳也。

朱先生門下。君皆願學。如許皆願學終不皆自幼便願學。如何聞之。轉之性道。如此何讀解至此。今不摘道段團。如至注解經者以不敢言廢亂聖學之罪。讀誤之類與吾人之法讀同識。流而為經文注者。生民之禍。先生不得不言爾。

居蔡章

龜為靈物。古人假之以卜吉凶。非着靠而着植龜也。龜動着也。假以卜吉凶。吉凶固非龜着所得司。亦鬼神所能司禍福。守道君子。當以一言為福。若為禍而不之懼。況龜一物數也。山節藻梲之類。文飾祀處居之具殺矣。是識他猖獗若神後為不知。朱注不從氏義。而論瀆鬼神不惟無涉。於與文仲同一見知

焉得仁

不佞謂未必焉得仁。曰但有一不免強。便不是仁。予曰誤矣。必安於天理而後為仁。是識其仁而誠之。於此仁者。一日勉強向天理上。便是一日之仁。強身勉強向天理上。便是強于之仁。孟子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豈必安也。

甯武子

武子當邦有道之智。自當默信所議政事。君于身上論。夫子必有所知。未有一毫難晦。如而無為制度也。朱子竟以無事可見為疑之可知。強解其知。所與陸氏又附會所說。無事之謂是必引據孔執朱也。嘻。程注解是字與○而不同。尤不肖當耳。

在陳章

雍也章注稱仲弓簡重。仲弓問子桑伯子。夫子亦許其可也簡。易亦云簡則易從。蓋猶於夷不喜假而為簡朴簡略。寡務夫子之思小子。是思狂與簡都已成熟則必也。猶狂之類。朱先生自十餘歲。便敢傳道後。注中不能離二字。皆所不惧。自根立志之說。學術之失也。噫。

微生高章

講此章畢。語朱儀曰。聖人既是揚善。豈無隱惡。陶淵明詩。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於得孔子救世苦心。此與存心之厚不與術亦患立言。夫何讒人隱私。俾無遺憾。儀曰。亦顧予戲。世成人美。不成人惡。若頌世道。則語鄉原類。則是直道所也。聖人則深惡之。然其言文付託付晦之于下。知頌道世間人。聖人此指出於其生來與人看。

左丘明

按左丘明程子謂古之聞人。朱子述鄧氏以為姓左丘名明而作傳春秋者也。故註此之然。以為孔子之前輩。非吾聞魯哀公時。自孔子持謀之三家。左丘明與聞其政。有與筆諸義孤謀衰之際。況則左丘明固即魯史官。傳春秋之人。而與孔子同時者。姑存此備攷。

内自訟二章

壬申二月講此二章。語朱儀曰。聖人責理無論其事。只從實做於己以學。而以修身。而後到聖人地位。吾儕工夫。不外改己過。訟己過是改。改過學過是遷善。

好學章

顏子所好之學。便不敢言。但七十子於詩書六藝。皆習而通而後之六德。合應兼六藝。只有詩書。而於詩書。又非今古之學其為也。只是讀讀一過。以自快目。一歌無益。而好說顏子所好之學。吾不知顏子之好學。何因七十子之習而通之也。而誤差更精也。抑外七十子習而通之也。別有一種學而好之。如漢儒從祀孔子廟廷也。然則問諸錄。則曰打諢禪宗也。皆曰學顏子之所學。噫。孔子門下三千人中。僅一顏子。又僅七十一人得傳世人之顏也。而曾不見一七十子之學也。噫。先民無遺。烏得不哭之禮。不於此也。

仲弓章

子綏於之言註不知何本。子聞先正解此章。是夫子與仲弓論官人之法。不可拘世類。非為得也。

回也章

前世隆盛人之心也。人之有人之盜。人之象鬼。但不見也。恨心不可見也。先子直許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而後自己從心所欲。至於契之深。只是一人耳。孔子年七十。哭曰天喪予。七十子月至身也。久不得於孔門中和。予嘗體察之深似一日十二時。但有一刻一分不純天理。後能日至。而一月三十日三百六十時也。但有一刻一分不純天理。後不得語

之月為和。後世遂道三月月為北不得見。但有日至之說。
猗指為古人也。執孔子舉者，朕後指有子為也。昇聘來西河
之上，使排卜子為也。不可見也。元文莫反己自勘。其刺為者
為書不自信。時為書論也。況日為也。宋儒乃敢以比與叔之信
禮語也。

閔子騫章

今山東有費縣。朱子尚人不也，而言稱天下從之誤也。
此章意謂今在一使字。季氏不也聘賢之禮。直遣人以使為
之事。閔子不屑，乃辭之。後季氏悟其失，以禮招，稱閔子即位
之是宋諸閔子騫為費宰。問此乃據朱註皆夢語。
程謝諸人之論如此也。不知閔子後來即與季氏為之宰。此
皆記其初時事耳。大抵古人時勢不可以後自測度而論其
書也。極康之流皆紙禮賢好士。一時僭越之徵也。且宋儒遇
之皆不能自全。欽定山文字可也。

賢哉章

居此之知在博文約禮。後世博施於博，約施於約，而曰我之
樂即孔顏之樂，我之居即顏子之所以居也。蓋諸先生皆自
信之，而吾不敢信也。

君子儒章

君子之儒在務於實，而務出於名。義積如其器量。舍大學之
意是也。小人反是。宋儒偏指之於人己義利之間。抑知為己
務義，而不然，則小人儒也。是不怪也。宋
儒曰孔門諸語小人儒，故其立言不覺皆為自己地。謝注宋
四因乃亦和。

問知章

子謂此章以君子文子皆存民義。以宋康社稷皆存敬也。一
時驚苑後久登丑狀元。節元少與子夏乃服子游先非後藏
以竟後利濟為心法。愛理說非之少亦不同也。
夫子告樊遲曰人之義，而曰務民之義。正是就君道論也。仁
者莫過於務禮之病。其實正與宋儒不學為君相之學異處者也。
務府久遠不變，反要改作人字，失夫子意也。
先難而後獲，猶言先事而後食也。後性濟世皆然。朱子先其
後其仁者之心三德已備都。程子不計所獲又不通。

齊一變章

由此章觀之，則夫子之所語治乎強國，與後世之所語治乎
強國，蓋天淵也。

博學章

大約先是古人為學為治語也。漢宋儒者以讀講著述為學，自幼至歷壯老，把一生心力局之。於表既殊遠此亦為於說往亦同。下至之鄙凡過著實用功處，便含糊脫略過去。如讀說向精微處求古意，更無親切聞語也。他書類此。姑舉與立之節互甚也。其博海眼先看得先用文字是也。他們實更以前至驗皆靜修無學也。所博學用於文無不考，至字義，亦考文亦於詩書亦義也。凡威儀辭說，無農水知諸數工業可以議射音樂禮數，孔帥也。皆文也。於孔子贊易回頌古今青文者，用以作謨

回經緯天地曰文，直述博聞曰文。君上左右各方以學也。則事物間通稽功有知也。材料之聚集群廣，然未如一路於性情之正，條理於家國之間。較文而須之以經，範圍之道，儀文度數之節也，至吾身之動止進退也，國家之宗廟會同皆有規矩準繩之可循，乃未必法即道於中和也。功即臻於位育，亦可以神時於道也。

立達節

這立字便是與其立於禮，患所以立，當立字也。凡在下而立心立身，立家立業也。在上而立政立功，立德立社稷立國是皆是也。我能成立也，誰不想成立也。便推能立之心去立人也。這達字便是在家必達也，在邦必達也。揚已達不成而不通，達達，屆達字皆達字也。我能通達也，誰不想通達也。便推能達之心去達人也。這一能字也，把千古帝王乃代聖賢與夫去將心說都通同無隔也。這立達二字也，把帝典王道千百萬功與百政都當人一身已成盡物也。千萬作用都統括無遺也。此處於論而到此立達二字也，凡古不加。更謂學者此處也。他訓之而切。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井田學校著市賦役積施濟都當人之功用，與推博施濟眾之由此而進二也而不致自破也。

默識章

丙子七月初十日，仰堂深南書院南齋也，思歲已秋也，而吾學無成，讀之時當憮天也。蓋自宋伊洛述而新為講也。思宋人而是作而不述也，而信古人而好之也。信危棄之三万六庫則好而惟好利國，好厚生也，好六府而和之修之不疏焉有許多工夫也。玩弄錢花水月之祿也，著録語錄，談許多閒說也。而而當比於我老伊我老彭也。信周孔之三物四教，則好六德好六行，好六藝，好文行忠信也，學而時習之，不厭焉有許多

工夫。講論性與天道。盡因著録訓詁求之。而不察比於我老
擬我老彭也。
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後二帝三王之道。昭代之功。至若
反語之功。後於作也。夫子之心。傳而若所以至而得已之刪
修。語之功備。夫子之心益傳矣。

默而識

予之所說也。只將其大端。即下實未說之支離。無論不可勝
數。只三代已後之聖人之極致。成書之論。三代實後之聖人不能默
而識。所無言而曲折行百物生也。學不厭。即孔子之不息也。誨
不倦。即萬物一体也。子貢所言既盡朱子集見。

德之章

學之不講。即是後世講學諸先生。証認以自欺欺世把柄也。
不知古者。早在學之之實。古人學禮樂射御兵農水火等事。
又從而講之。則所學益明。而致用不窮。今不學一事。而以誦
讀而實。以經講聖所讀者。即明道為大儒是要處也。

吾衰章

朱註至平生而不能。即則無復是心。程註及平生則志窮衰。
而不可以有為。窮語二子皆不知聖人亦皆不存此意者矣。
何也。二子只為此語夢是心所起一語所誤。於古此個不知
吾之一致。夫子是道統之身。此但系血之身是無道無可行
之地。此數年也。周公之夢也。原在務行相為三月之大際從
不復夢。是道無行也。看得矣。不復以夢。而是有是心而是有
才也。

志道章

吾凡與朱陸兩派講學先生。言用心孔子三物之道。即文一
六藝入手。直無不事此者。難舊作辯論之法。亦不足界志道
據德依仁即方學藝。若藝學是實下手工夫。要不當廢袖手
高談。新識做此下學功。且以道德仁可一念所以所事致熱泯
也。自己空談。並與朋友弟子更相空談。却書語之同古聖人
之為教也。六歲便教之藝。與方名。七歲便教别。八歲便教讓。
九歲教數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歲學樂誦詩舞勺。二
十學禮。又曰博學兵農水火工虞無不學。而所戴兩則是志
道之謂。已精藝事。夫子正於依立仁熟之後便說藝為擬。
不從理會。又誤簡游於藝。蓋以游玩景致。不大費力耶。二
物之學。貴於做務。不知離此也。

束脩章

十體為知。孔孟言之詳矣。而宋儒不之知。朱子不曾見精也。十體平者
者。何孟子言之詳。且自行束修四字。何以令人知者。是使人自
行約束修飾。以求上進之意。　又見古周書太王之遺也。
遊人束修以從於三千人。是各備十體脯以從者。

是日哭章

說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可見夫子平日常歌。又觀孔云畢有歌。
君子不若歌。可見畢是歌。君子之歌於衛者。後儒皆以為非道之無歌
囘：未盡之聲。亦何知其不樂。

子所慎章

魯論諸篇善觀聖人為無語。純無不備。狀其音容於我耳目。
前後學也。此書記夫子性我。而夫子之為聲律文理之夫子
自言我我則莫。是吾夫子不根我。且善我所知至孟子傳道。
已如此矣。漢至漢宋儒。我對其席袖手其說。可惜婦人女子
然為是孔門之儒者。然觀漢世者也。也悵太息其堪痛哭也。

聞韶章

逮二千年而夫子聞韶。猶恍惚情形如入身臨實境。政更無壓
也。音器存也。吾常共執此。而通天之師。漢宋儒者與說我不
合也。

學易章

五十學易。自當是大衍之數。更微作易者之義。學易自是復於神
識。以卦象之象。如所謂君子時中也。若不後世讀書而
謂為易。損可以無過。而被宋人一過誤。

雅言章

上文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也。何不又贊皆雅言一句也。記
此不為人累說孔子。如後世拜生揖拜後此一句。程之切都
是常之語。語不拘格則不拘格皆此義也。
諸書之說原據不證。教則實可懷存一定對應禮有數者也
要執字。不執則先兒讀一生總如在此一字。但老年豪氣協
方望朋友匡扶也。注此使誦說而已。將詩書使誦讀而已乎。
程注既以性道為可聞。而一派皆將言性道何也。元於曰
宋儒是主意甚說。不是實無用。是實無用。

葉公章

注中德名不已之妙者。正與默而識之語不自相矛盾也。

四教章

壬申二月二十九日。余脩已遍查諸本。皆云學文以脩理也。
其農聞之曰。如使汝捨餘者。則文之一字。孔子以前未說。老

之文章。文王之文。孔子在茲之文。蓋是經籍文字。如說文作
經書文字。謨自潛字。予老孔立教先以文。即禮樂射御等。
宗周公之六藝也。次以行。即孝友睦婣。皆宗周公之六行也。
終以忠信。即智仁聖義。皆宗周公之六德也。
求儀倣問弟子入則孝。就先行後文。此處先文後行何也。予
曰。入孝出是主弟子說。章子為未能事理禮樂諸事。故且先
孝弟為此則記夫子立教。規模六德是成德。乃意根脈。六行
是視所當為。急須為之。先之以六藝。則到以為六行之材具。六
德之妙用。若能則行實。行實則德成也。

臨誠齋曰。一言實行。數句性命自立至。知又云性無量力處。
皆有見於此也。就皆一串說皆一滾做去。

子釣章

釣弋小事。亦是見吾儒人只是個。如世人情欲貪取。草芥
物命耶也。佛氏大慈悲。如一生不殺。亦非也。天地大義。以供
事者。以養者。宜也。若是釋氏之說。不敢以性命也。將人物
亦不食。如是絕類矣。先王慈物亦是不傷不借禽獸養類
以習[illegible]殺人術人之可。　救人上下將有詳
人潔已節　　柳盛當旁注即是

金人當日說。話可朱子為以文人眼。去看經書。執教疑倒塗
改。可謂膽大自用矣。試觀此章口吻。當年顰眉在目。似笑更
甚。

仁遠章

循已問仁是心之德。一般良在心裏。是處。予曰。只為程朱以
彼看作人字為彼看矣。予則見心也。身也。一如此說為明者
到矣。此說知明得到矣。是心如身如。

泰伯章

註作在牧儀予說。傳無因詩經曰自太王實始翦商二語附
會一段可哭。古公當武丁中興之後。商道方盛。而為狄人所
逼播遷岐山。伏棲復穴。草次荒郊。顛沛困苦之時。而妄思翦
商。不惟不仁不義。亦幾病狂喪心矣。夫實始翦商。言太王遷
岐國於祈。始於宇戚。主業。即詩語肇基王迹是也。蓋曰伯富強
成。易見身無寸地。見秦帝也。常曰。大丈夫當為此英雄之志。周
不可例。予以為太王即有此心此言。亦不過一家人父子閒一
時談可。固無翦商意實。泰伯不從簡甚。況可又急急一言。伯
遂去。以為商可翦。遜之周室。以讓商伯可廢兄。如堂之商如伯
可保年無恙。三四世方為周。以全之無兄就之無稱臻之矣。稱以

天下讓高節以至德文王一而已。且曰三以讓，孔子可謂語妙也。此論之讓亦無私，人但知道文命讓國為周伯夷，我夫子何知伯當日之德。合觀後來武王之為，以為伯若不讓，和則有天下必矣。伯是人之可法而稱。但謂以國讓亦可也，然即以天下讓，殊讓非殊頭。至一讓國民得而稱也，至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也。德至無得而稱，其至德郎若矣。而觀此之深而信之矣。

篤於親章

聖人説話門人記之，一時所對三兩段，一句所對三兩次，此章之旨合著記書復章之事。四孟子嘗王章之孟子四皆註體也。只因宋人以自己著作文字之規去律聖賢之語故也。至以性隱遮盡和朝竟加起上，許無而作習之論，真是妄可笑矣。

孟敬子章

據武伯子也。云宋三世觀就聖賢亦足矣。

甲子三月三日讀此章，顧士侯曰，吾學要知此。此章當知春秋時聖學未明，天下學校中有官，都能理料兵農禮樂等，而執政但能持得大體，凡求自盡，敬子必將周之説以……

曾子告以持己臨人之要，孔門三千人都已會習慣兵農禮樂，孔夫子點化便説君子多能哉，蓋不合四聖道成德歸於此之要。學者且不知逞其所細，豈不何如此説。平生最厭宋儒於聖賢書中評論添插己意，惟至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些須循之道之論太甚。盡其盡處所之盡，盡之也。近而近之則不得之道，道之也，則盡形近實工夫實力量。

興於詩章

興愛有資於詩，立愛有資於禮，成愛有資於樂。非如自謂而得興，自禮而得立，自樂而得成也。蓋後則先舉一言無與立成之學説。朱註三言必於此而得，只是不成。況夫子之時詩語猶存，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朝廷，無地不然，無人不歌，雖中曠都雅之殊，皆是潛養善氣，詩語禮樂於上自朝廷，下迄里巷，少自孩童，長及壯老，無人不習，無時不行。而能出進退聲容舞奏，皆足以周人身心，化人性情。今宋元明之儒，專先王之迹一筆而泯其迹，將詩語詩禮樂抛盡，天下而隨之讀講著作，以是而思興立成也，其有去於緣木求魚矣。嗚呼傷哉。

凡古人所謂道。所謂學。與後世底先殊。凡漢儒專釋所
所謂道所謂學。後世宋之人。來有其志號二千年陸沉
而為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學。所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
如於後世之學道。異於注疏。為陳為其學新論而實學古
人之學。而古人之道。乃可曰道學先生。乃可上逆古人。而使
之無瞭。乃可言議漢儒。漢宋精而使之垂。是其論古人之
道之學而使每一學問。于身之學。然無久古人之身之
功也。取後世之道之學。而數揮一誤。屬問于身之學。所不
外後世之爲學功也。道學家稱宋學。於其行有宋道學
之也。而純其藏而不暇係書之也。於其精推竟陳說為而
漢儒之契未必聖。二帝三王周公孔子之道之學亦契未有
其實也。烏免於後世之子夫也哉。

後可更由來說久存學編

三年學來

堂無作孔論此來之理最難也。因古人之學都是做禮樂射
御工夫。到三年之久。便成許多經濟本領。群有不能不報都
若後世之學。雅務身不至穀。不易得。三年學便是自己不干
禄人只作禮樂兵農錢穀見段。不如從易而至於穀和不至
於穀也。不惟絕心向道。又如有許多稽詢關係。其所謂點
識之學。不能之徒於不易得也。

篤信來

篤信而好學。是好古而不敢。雅信之篤。然無實得於身從
所得處作用處也。說所信處多。畢竟是說學所理說。所
有道是天下之重我道。無道是天下不之重我道。舊存有道
為治平之時。或所長之時。無道為離亂之時。當聘論之時。不
之夏桀商辛之殿。射付會設大隱之際。但有三使幣聘之勞
從車戴我之至。伊尹佐見之。光武中興。二十八賢策臣出不
之文乃見乃師。一空安慶以為抑以臣子陵後陽而邦者
道書道一例看。

不在其位來

不任其職。是程子特見。若要儒隱在家。志凡兵農禮樂為君
為相為百職。職掌機宜。那一件不去理會。欽古學友之來所
以患所以在家自修。無志小儒來同禄寡之者。不而假此
以文其陋。

狂而來

個從同人之言。才是過人處。程子之言最當訓為狂之從空

也。文至心中忠。一無所見。嘗訓未也。注不識所指之字義。於個依朱注解是也。文人未成篇之無終也。於悟之則直解無也。乃不依注耳。

換古句

吾黨深謂取換古之文者甚雅，是古先也。則不惟八股帖括、八大家古文皆如此。雖四書五經亦止記此文事之冊籍，並不可云文也。

三省節

或問以人臣而事君三仕三已，未知當時甚德，如此付之此義也。

曾聽先生有云，而不招怨爭奪也。子曰，初時惟一言而因之美也。紂時忠不招怨之人也。但辭四海，義至天王所重之也。深而之類也。位至未也。假之九錫，此之伍畔伐暴。文王又命保已六州，率天命供紂，則第付又日之賜邪征之命，亦不覓天只二分也。文王之廣大包括，至全善也。亦可見所謂亦就天子所不取。語之至德也。此是文王當日還將就至全德也。若到殷紂末文。叔叔既四海切齒矣，民深熱。文王念紂已如此。欽戒武王時至。句物。武王曰，文考留將天威，大勳未集，心多可見。此如終不取，方為至德。

無聞章

此章道字須從簡中來。則凡字之皆如後胡一桂解出簡者字也。則又見字之皆存也。可見聖人之論道理無窮，任人會也。種之皆也。孔曰有訓不及是說，有注不妙無說，儀問若無論人所由解撰者。子曰，傳宗淡先生只要解撰教人理也，亦只要他解撰。孔黎一生心力去注疏，去集註，聖人說去只要人習行，不能人解撰。天下人盡習行，全不解撰，是道之明於天下也。天下人盡解撰，全不習行，是道之撰於天下也。道明於天下，老之民不識不知。孔門三千徒眾，性道不得聞，道明於天下，故合世家諸而人能。

罕言章

自幼道註看去，為他印定作三件罕言者，遂無忽思利下之與字，不可忽是不把利與命挽說，不把利而仁挽說，為貪利則不受命，為富則不仁也。此語之罕言也。即亦有時而貪利者之，天命之天理也。

達巷章

此章宋世先生看來，看朱四書中稱聖人也，惟覚人焚底蘊。究此老子贊嘆大哉，民無能名，口喻者子聞之不敢當，執持

為此言。以謝去了稱。往中間人譽己，承之以謙，招是得有不合下一博字。後世學不貴博學。俱夢解也。

絕四章

絕者只深惡而痛絕之也。四毋字正是絕字力量。意必固我四者。生於私心。則害德。作於事則害政。要之自治教人皆痛絕之。改毋為無。恐非本旨。

斯文章

禮樂制度謂之道。而先生乃以吾孔門之所謂而別有道者文不墜地者。夫子直以斯文自任。而決天意之重斯文。復決代己之不死。正自任自信處。而以文為道體。又可見朱先生統道之用處。嗚呼豈能文無道哉。

將聖章

固非己能之辭。然將者非之辭。一句中不居矛盾者也。況天縱之之言。已自極抵無外。不居又不特孔論。予意謂是將帥之將。謂乃天縱之大聖。統領群聖者也。孟子中謂孔子又謂也改一節。明之自下此兩字註腳。而人妄揣不得也。

無知章

此章解者多入禪宗。蓋以吾之所知者。只鄙夫已是指無知之人說乃空空之向。正居無知也。程子言吾有知識不知我實無知也。有兩箇無知的鄙夫來至。一面問於我。我心裏切也無箇見解。其之兩也。合他一般。只于所問之知處有所謂我因其所問而諧以。人便說我有知也。其實原無知見解。譬如我本無物。有人拿一袋來。就我就他袋中所有。用手指我下合出來給他。世人便當我有東西。其實我無物。

齊衰章

看聖人之心隨觸隨動。只因是箇活心。見人可喜便喜可惡便惡。推而至於萬事萬物。天下隨化。總是箇活心。宋儒執之不為可惜。所作以吾之人不動。聲不加知。盡近一般。僵走狀法何其正乎。所謂禪宗死心也。

喟然章

此章是顏子自敘出博文約禮。樓夫子之道之教。與顏子之學。前後俱有舉發。不非入宋儒口舌。我所而不悔無禪宗也。

俟註博文。提節朱註文無不致。

既是顏子稱聖人最切。都聖人教人。惟此二者。先生乃不以無農禮樂等文。冠婚喪祭等禮。自博自約。博人約人也。無

他文章如孔子孔。如孔門之文禮。博是博。約是約。如孔門之
博約為兩件事也。殺註高堅前後語道傳無方偉之記博
文是古今。約禮是詩聞篇何也。

美玉章

吾聞吾友陳慈庵曰。看此聯解需有商賈之賈。言賣也。如儒
者言也。

出則章

看出入於死者。最平常事。此看底卻難到細處。至周
至備細。禮不過是古訓。至平常也該用力。何況仁禮宗儒。

逝者是天地。

知此章

三逝。住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大而謀王定國。小而莊農商賈。
都缺他不可。試觀漢高祖漢文成帝是也。不必前文。孫是
仁不愛。歸須陰陽是剛柔。不仁缺一不成。兩漢二百年無道。川
漢非無孔明也。薪勞何閑情事也。缺一不成。其是不業。通
至今職凡為官學校之道地。農商匠和商賈財家都須一段
色。須一段剛氣和方做得去。看到學之序也。止覺庸氣撲人。良
由誤信孔子家語。不怪誤看孔子語錄。

鄉黨篇

觀孔子之處鄉黨。與居在深山之中一般氣象。吾人之在鄉
黨。每多自聖自智。不安鄉人本分處。卻失小家孩子氣。愧死
愧死。

朝章

看與上大夫閒閒。今儒出則為公卿。則蔣文清之處三揖自
是賢於之也。

踧字叢切同足蹙　踖字叢資昔音積
比叢切音寂　注切音籍

君召章

襜昌占切禍平聲又
昌雖切去聲

予嘗言鄉黨篇詳記孔子夫禮於魯君處。只是人臣庸行而
降。至於伏而不敢。須宜乎也。只看幾箇危韌如是躩如。踧踖如。
踖踖如。須要躬身行臣工。只其也定象為吾君。即三家之柳
亦不由刑華心來。受教之際。陸之都也。三月神化。豈是
倫也。即自最平常做出。增出宗象。惟貫乃無曲成福氣。女樂
一受。把鄉天下業都作灰塵也。

過位

過位門內屏外。常是閒日人君臨政所經。平日則為虛位。

紺緅章

子問：備已紺緅以飾齋服，若不知。子曰：深青隱也，揭赤易也。齋以交神，取其明交也。緅，按考工記五入爲緅，以飾練，與小祥，紺。又問何不施他處，惟以緣領袖？曰：云若以緣領袖。子曰：不純人之一身，隱東至頸而還，故由純易，飾領亦取隱易交之其交之義。對云或以緣領與，未知是否。

紅紫不以爲褻服，蓋禮服皆正，有用紅紫者，又廉按：貴臣粉服紫袍，注不可明於褻服，故亦如此。

去喪節

去喪無所不佩，無所不去乎。觿礪刀鏇決拾皆佩，則古人固當禮如此，亦可見其也。歷代大儒，惟程冠婚喪祭讀論竟若全不見此節與短右，試執射法誰者也，亦轉問於人，而蒼生皆不學也。

食不節

食不精，膾不細，能食之人，既專貪悅以稱情之也。又於當粗糲而絕粗糲，不厭之字，畫出中庸心法。記此何善待古人也。

註之誤得之。

一席節

子嘗限酒七年，能不踰三盞。量之一字，古人未有爲定限者也。惟夫子隨心所欲不踰矩，故門人見以爲無量而爲亂。夫子則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飲酒雅度，何以節乎？義在於其功甚細，亦何可不思哉。

沽酒節

沽酒市脯，夫子所不食。而今丁家所以痛沽酒，深可懼。故已就而有專釀也，尚可語僕，年一踞之所也。

疏食節

必古之字，蓋喪狀之也。古士習尚也。於無可食不食之禮亦足

亦欲文具不致致焉，夫子之人盡在齋戒不忘矣。

鄉人儺節

此一章也，乃古禮也。要先聖不祀也，天子之道也。諸義具有此鄉人久行戒奮習而不察，未必不識爲戲。所以我服一如人將身日一新也。先王古禮復存乎於經易傳大之故具此也。

齋裏章

古人見凶服恆式，見負版徙式，蓋其物一件之備有偷徙者也。物凡見可敬可矜皆式也。元以人也。無其物一件意思足矣。學孔子服前少節之一二，此見瞽起式，凶服式，差是衷古冠

共二冊 下

下論 下孟

夢九手鈔時在丙辰夏杪

顏習齋先生四書正誤

不和，豈念遊世之類。每語友人曰：人之為學，寧粗有□，一定聖賢人之大法，不敢為，曰：此聖人事也。如常人所可及，一定其聖人之所不屑為，曰：聖人不在是也。為之豈便是高？元之君為不語是也。大法之高者，雖不能及，且學之一二年近也。

如見醫起式，山服式，與某衆冠，不知是否，當與遵生之數，不知是否。

車中節

此三語正見宋儒所謂如泥塑人也。朱子詩云：儒重較，發此也。

不親指，此語雖有意指示可也。今參償從此指示之，不親

至自失也。

孝哉章

按字義閒隔也，又以計離間人曰閒，蓋他人之於其父母昆弟稱之也，是以人之稱之也。閔子之孝，外人皆稱之，偏父母昆弟不說，孝者隔於父母昆弟之說。甚至人稱孝，一家反說不孝，非離間之說，後世化為一家慈愛，人乃不間於其一家之言也，胡註欠會。

南容章

南容見之三復白圭，不止心口所反復誦讀，定是實地反復踐履。若僅日之三復四篇，而終日放廢，不見寸進，亦何益哉。

宋儒載聖賢之言，論語載聖賢之言，宋儒表章論語以及學庸孟子，而於宋儒全不掛口，而於重言而輕行也。蓋言可撒塗混，而可揜認，若一表行，恐人見其聖賢之可一印證，而彼不能為大儒矣。王陽明於禮亦此哉。

請車章

顏無繇但以其子愛其子之深，而敢請子車，但不知愛之以義為深，而徒厚之也。孔子之請車，正與冉子請粟與為東，一般見解。此聖賢所以別處。賢如孔子有心任厚處，做聖人則當厚而厚，當薄而薄，此平常做去，所謂行所無事也。

屢空章

冉子請粟。不如吾意。執以己意與之，五秉。頻頻請車，而遂吾意。吾與門人屢空。盖人亦不能強人如從我也。而九經人之也。貴人之切。富人之不祇敷也。御說孔語子曰、不信卜氏盖。此夫子所以包括三子人也。實孫是窮。夫子之量大矣哉。

子見鬼神章

孔子事周公之說以立教。對答喪祭。風教之知。季路之問乃鬼神。意者有一玄妙之奧。故問祭祀喪也。然下而問死者也。吾夫子以人說人。惟日與弟子講習人倫之行人義之不辯。以道道友出家。宋儒抵排孔門儒家，然講論多不可見聞。朱子贊子路為切問。程子稱夫子為深告。而不知夫子直與截斷其防。後世流於參禪佛老之學也。

長府章

按說文，長府魯國藏甲兵之所也。昭公所以居季氏之號為長府。將以圖之也。閔子看透魯國積弱之勢，免以大抑如戒禍。孔子何舊貫夫子喜其識透中機也。以季氏之跋扈言而中不言之人也。元之易記仲曰常閔而如不能言之如中。

由之瑟章

孔云君子無故。琴瑟不去於側。諸琴瑟立教。是不務。是琴瑟同人之常習之事。宗之常設之器也。僅僅得從吾友於法由學其瑟。其化人則十百不然。且經于不久矣。至於瑟則僅從堂廊無修養工夫。群處僅無久。化人則千年不久。且其也無論知其由也。有善書勸世之道學。八股策論之類如而孔門之業其亡知。其於先生之瑟焉可得哉。此吾所以於宋儒。性理性文孫明儒性理范洛也。

道稱而後世

富云才高者廣之惡。而最佳謹守之不殆。吾先中一也賢也者不肯為寶。和不稔。

季氏富章

富楷周公。然其富。魯國又有大功。位冢宰。和不稔。然吾使冉求之聚。使小子鳴鼓而攻。所以明正其罪。然有許多究補。

荅人章

王陽明曰。不許述出不入於室二句。一章書大概答人之語。雅而如何。自不為是多錯。子曰。時之習而說。朋來說如時

實習禮。悅否自知。不亦重乎。曉以理，誘以程，以曉以以善及人
信從樂而說樂，得於在吾身也。純乎程朱二先生，未嘗實由
說味也。其程意不曾訓詁。　此之謂近是入室何言致知先
生法。先生所以不向圜中孔子三物上著腳也。讀講至謂近。
於不思，如何是近，如何是謂也。

閔閔章

修己問有父兄在。爭命而行。如果。解宋語有父兄，宋儒有不
以報自行己意。即行從若按謹，責不悅。焉以不審其度量。焉
以不禁忌畏讓，焉以不默然待命，而可聽行也。我聽行也乎

聞斯章何說

子羔章

賊夫人之子。蓋謂並未學而使未熟也。正如漆雕子所謂吾斯之
未能信也。遽使臨民，必有自誤誤人處。此語如此之先讀書
也。而子路云何必讀書，而注不直斥其非，而特惡其佞者也。
圍外荒氏謂讀而知之，何可一不讀書。正復人之知。先孔子
之知，不必可使為宰。賊夫人之子，何必讀書。此復為學一論
至賊其世夫人之子也。

侍坐章

一說三以字俱作用字解。或云用我則有一日之長於爾輩。
不堪用了。不我用也罷。如今只望爾輩行吾道了。居則曰
云云。則何以為政。正應上兩以字也。

子路節

看他一問驚死一句一層緊似一層。而何其理出大手段。大
強論夫子只是哂其不讓，固不嘗說他不好。後世儒者令
無不竟志節業，悉未能無汗顏。　予少孫重先議使民有勇
後段我且知方路去也。

○點也章

孔門工夫原是文武周公之學。原以禮和衛政君民為
事。考孔子師弟同也。後儒卻誤認了他。而故未見其儀是
定一代之太平。成唐虞之業。但世降運衰。也已安在。正空
令人扼腕。後儒點冷眼看破無有孔樂。都無實行斷不太
隨時隨分。要樂之樂。切不可自得自適。特夫子一種濟世熱腸
殊覺掃興。孔謂此放學而無之。吾友劉主李氏曰。當為吾儒
之辯。後書於此作文章，亦可謂此放學也。亦言理會到此。宋人
乃會己為人乃為之來字。代夢話矣。

為國三節

此下皆夫子之言。程子謂之識。只為他志為圖而言，不謙讓
如你看他為圖也。說無見他六七十歲，不六十歲不是圖。
只是辭之謙讓。如你看未能如為圖也，與宋麻會同。如諸義
而後未也為之。如顏淵為之。如亦是言辭之謙讓。如由言志
少此意。於此之是中的一番。宋人淵問淵答。然此不通。且己
所言皆言不讓。看點又何物。圖外程子曰初段最好。孔子
夢寐知常於此圖而治之。豈有不取三子。且此付師弟圖也
只夷也不過以一問。原是商確治國。宋儒既失孔子正意。又
好章章賢志未就已意。且亦不看此章章旨。今陸氏也一問底也。

顏淵篇

朱子據古訓訓克也。勝也。未聞克去之訓。己古訓身也。人之身也。
未聞己私之訓。蓋宋儒以未發為有意於私。己為私欲而曰
克去。曰：非私非怕己之目，亦備。不可言去己，私理不通。
且所與下由己相戾。文辭上悖。知克者克勝也。勝自己一身新
反還於天則之。復為仁。只一日能克自己。反還於天則，全乎
本來性善，自然萬物皆備。為天下皆復吾仁中。知為仁全由
這箇己，而由人乎哉。顏子請問其目。夫子又告之四。凡非禮
之私皆要自己用作意。若言視則非視，非如在於禮而已之
目復於禮者。凡非禮之事皆要自己作意。若言聽則非聽
非如在於禮而已之耳，復於禮者。凡非禮之動皆要自己口
作意。若言言則非言，如在於禮而已之口。復於禮者。凡非禮
之動，非禮之心皆要自己身心作意。若言動則非動
如在於禮而已之身心皆復於禮者。乃目口耳鼻皆中節。一
不如本意之天則矣。天下之大本達道俱是於此。正所謂致中
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天下歸仁，又何難焉。而乎仁勝乎
仁之說，殊係新不穩。宋儒不實求吾身克己復禮，以
克己者誤把己當作私欲，而以天理之所以為仁與下由
己而由人乎，俱可解之通。
程子他處只為宋儒復禮之論。為四箴中切於出處，詩曰三字
精確。與其子無愛而日三省。

仲弓篇

說箇復禮說天下歸仁。說箇致知說格物。說箇
實行敬恕說天下無怨。為說歸仁，用一源合內外之道也。
顏子一思，怨於我者，皆解儻實宋人乃禪宗語依理天下歸
仁，避禪之罪。顏子自知且思能使自己復乎先王三千
三百之復為仁。豈止為仁。一日克己復禮，正天下歸仁而作

此言身正天下歸之也。所謂仁之法於天下也，所謂平天下有三重，寡過也。又思當與為邦章參看。服周之冕，非禮勿視也；放鄭聲，非禮勿聽也；遠佞人，非禮勿言也；行夏時、乘殷輅，非禮勿動也。樂則韶舞，盡非禮勿視聽也。

司馬牛章

宋家諸先生學術既失孔門之舊，凡所訓詁又好插入己意，添出中許多，使古聖賢意都就自己學術，以此求何嘗有存心之說？五字之頭一字，討仁人之實精詳，蓋人之常之切，正因不為知人之易言語也，正因為之不難知，耻射不遠，則自言之不也之所以之難也。君子恥不躬之行，知此難字，即先難難字，所謂力行近乎仁也。敏而訥也之訥，是為仁工夫。為之難是之詞工夫。謂心常存敬，事而為是上面又添出一層；將君子論語孔子行可也，反覆道之，許多善字善為身世實做的工夫，放而虛中一點，非孫子所論，看先出孟子望東山氣，前面看周家，後人看成氣添入簡中本同。

又方章

脩已不假問，御家求向有勉之氣，趣則又方是初如曰此言先生說修而語的又細，意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人皆可作兄弟，乃視兄

內不可夜弱頭。後是朱注不一解害意。胡注意同，說佛學此意也。不知子牛問曰後說也，子夏問曰後不死生句，蓋不兄弟頗惡不知大家俱知兒，而且教之，要命與合教之，廣知更不之矣。他非此意之不知憂生意不在文也。下先生廣知物次早西宋儒冰炭者，慕如卜之謹守而胸襟如此，孔門所為不可也。

足食章

民信之矣，是說道民要把信實教他，如富之教之之類。本字是其上兩足字，而與重之氣，猶之為政之道，食要足，兵要足。至於民則只要信實之矣，蓋信民信服於他，而難時他則於民無信不立，而遍於朱注前後相向，而與本同意許多為從而北也。說約制上至張文人無見文如，但正說來大概於此中之詞。脩已同古北田賦出兵之即民也，信於裏去，于四兵林車被甲胄戈矛之屬也，非指兵後孔注云武備。

棘子成章

子貢之言與夫子文質彬彬之意同者，朱先生後生駁議何也。

年饑章

魯之先也，三家三分公室而救也，三家之救於三分公室也，以

魯秉周公之禮不極其民。百姓不附而叛也。亂之所微。則
經界正。穀祿平。百度舉。百姓皆知吾君修先王之政。一自魯
新國之民。方且視其子而至。如滕文公行井田而自宋自
楚皆來。皆願為氓。況吾國之民。有不親其上者哉。然時三家
自專其賦而隨田祿於公室。上下均知掏其身於子孫。公抑
在公族。陪臣專政也。是微弱而百姓起。三家之不敢與
君以爭是知所無積德而有攜福。而情猶倚君。不忍以之
民之親上死長以衛上。特三家專行侵奪之邑人亦不安從
之知。親畏所以出處藏於附從而可見。君親而不是知恒
至不以有子之言不行微而政。百姓不忍。是以一主皆蓋孤。三
家氣揮遠通。周不而君一主知所在於民而亦遠風而爭。不
恒通周八九之民也。老居於家。揚公家權在之一。而亦不亦
君而我君知是以惠其政之凡。而又及哀公之身而見之。
君親而是。有子之言驗其指夢。事賢之計謀意見。何過之知。
但三家之耳目盡有子而何用惠。公又不能以至舒我家。使
之痛徐利窮。朱楊註中採補。未扶大義。是以略闡其知。

會友案

古此不恒無帳括八大家前文。且無從宋註疏義句讀錄之
也。其說也不能有知。說也不只是三物之論。至會友所同學共
習。孔門兵術許為一蓋人性情。化人所修為。皆修仁事也。講學
所道之說。夏蟲語冰也。

衛君章

元晉理合此而撤拒蒯聵。冠人之知而實靈公之猶孫也。聚臣
立之無物。但蒯聵既來。則如從事迹。又無剃諸聵則有罪。他
人可誅而執。不得討也。孫之當子注行。人之可誅而蒯聵不
得誅也。今夫以祖為禰。以父為孫。君不可無長。知佛出公處心
無改於吾子。吾子如至誠惻怛力陳天性。勸之改過。率迹自
悖謬。罪及蒯聵之既入。吾子又如至誠惻怛力陳執倚為孝臣
所謀。拒父於是年。以私蒯聵殺其罪。無為無子。則父之子。君
之臣也。衛之名正矣。若如胡氏之言。則父終不父。子終不子。
且同用夫子此語如執周夫子。則夫子君也。夫子苦於天也。
為其君之罪而廢之。出公得立而有其人為之臣也。不惟夫
子已先而伊而賢亦有所如而可行也。胡氏之言。是周至倚
子為政。能衛倚子為政也。至述疏不切情理。矜怪不宗倫理。
可笑者知。朱子取附於此。蓋因一無識而天下稱為大手段。
異觀。

一、學稼章

壬申四月十五日，為弟子講此章畢。嘗曰：小人，此言性也。學農學圃，此言性事也。上，此君相也。好禮好義好信，君相事也。士學而君相者也。故孟子曰：大人之事備矣。士於大人之所不但以吾境內之民服周禮，方與四方之民皆襁負而至。後世之士，既不學農圃作小人所為，又不好禮義信作大人所為，只好靜坐，好說話，好著書，好依傍人，揣摩時勢，作祿家心計上工夫。故不惟吾民之不能服周禮，且致四方之依實逃去不思矣。請有心於淨眼一看，看是孔門之儒耶？是於小人大人之外別有一流儒者耶？又何怪世人見儒於仙佛而立稱三教也。

誦詩章

孔門之詩學，曰學論，曰用焉，曰為其學也，為其用也。周公身親為經為父為君無不善，遠先而精之無也。莊[illegible]出使也，以[illegible]而不知。彼口誦心維，身無所與。孔子已深傷之矣，以後世俱諸口誦之樂，而不思孔門之學用為兩事。實是無一儒也。

適衛章

其實但一學施商旅無農禮矣。但一行施商旅富民教民行話行是坐臥不忘蒼生也。是孔門師弟也。後世靜坐讀書，存不習兵農禮樂之業，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而亦名曰儒者，儒哉？偽哉？以孔門所無也。故曰章句祿宋之學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吾人讀起，不可無言也。

用我章

期月三年，是孔子謀稿。孟子則不敢言也。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許衡以人乃敢冒認也。

王者章

心遊唐虞成康之世而知道仁字。通天地成了一箇太和。

一言章

幾於幾微僅然之謂。北方方言也。蓋人於所事所爭不爭而僅成不成也。故曰幾無不允也。不允無正私者無元。取字之訓不知。

問仁章

為仁工夫，惟此章三言而備，最現成，最切實，簡而易也。惜夫子不曾說靜坐，不曾說主一無適之話頭。

問士章

後來子論士，與宋家語論儒，可謂為象。何不及靜坐讀講著書

之士之儒，聊且行己有恥，不道不辱君命，則亦僅作兩不缺。後儒留謂行己句語不深也，不辱君命全不似地全不相比者也。孔門外之士，儒行之儒，非真有用處。是以滅之道。謂君也至此極也。衡鋼一來才曰，先看今之所有一儒者答無之者，嗟如至重也無一儒，在循默坐談昔之覆轍而不易如可以覺者。

◎中行章

看每也二字，是夫子全副付託這種人意思，註把狂狷抑此不見夫子心。狂狷凡狂收進而是，收他那一段真氣，相和發思凡在心者，那都要命前儒他去做者。以狂狷神氣諸以進，凡知道他取人處，形功名那業精擊，身做一番氣諸以聊每狂進而狷知，而狂進去狂而知而狂，全便有退也，其道安全做知是，而要是狂。此先面目也，進而取法古人，只下中一意，而猜此有許不知是狀他那一段種狀，以極意思凡在此一通不都氣概做，極處常，以把定門面，無道他道他義行以不做行過人處也，看他不作過知顧處，不極處，意行過道流功名不業也不知不可作做如願做，不致做意於，說以下那不知當下遇時也，狂知氣犯聖遇著下面那也，不得全過金是猜此先面目也字古係只下中一意只天地間惟此兩種人過大丈人德也鼓動得起進就得他們取為如强不及中行，德當時不同心其德有異生氣補扶乘運，不得大丈人德也，自己犯他立工夫在不，必須鼓動得人進就得人攜取得人，狂不及中行無所依傍之人經安成一局，領袖一時。總之中行而係此兩種人更無其可與道無前傑者，此章亦古今同係，註只覺陵觸此是子心情深者。

○印我章

春秋已起戰國之衰，諸侯各尋日夜究圖都向征戰上去做工夫。處士之任教人使他之做無一門每日訓民生作譽知事這兵旅，而夫子看底伍服教那特地指出肯善人之治教人一一劃仁慈深淵，解伍女戈戰甚苦，此意善人而教及他但使是有可年仁他化了殺運，此是說仁意深厚之可自然不可以之字許每行命至也。

憲問恥章

夫中初夏讓此邦也，邦有道，而能致君澤民，致民康寧而使食穀稱邦無道，無一濟眾扶危保安社稷而使食穀，稱是深可恥也。儼然註無道，只在邦無道而言于曰，穀之穀字是之在位而

匡底了。說而得程策。與進居寬於身矣。吾儒乃只終有為於
有道。而終有為於亂世矣。

南宮适章

當日從而得其死為。非宇居下也。與君由此句意。那是料
於未事之幾。此述已然古矣。

或問子產章

春秋世界一說殺揚矣。子臣要簡子產。稱為古之遺愛。此更
特許惠人。春秋來知惠所以字管揚。夫子大不取簡子。而大
愛見簡管仲一段一人。俱於一問答間。宮大手段。大擬議。

呂新吾先生云。奪伯氏駢邑三百無怨。不恥服底促居。豈李
平反孔明亮。而居豈尋常。李平廢死。服其公也。注作程公奪
之與管仲伯氏服其功無怨。此添出程心。

子路問成人章

習齋曰。蓋古是世間有用人。而選其文之以禮樂。方可言成
人。後儒以筆政拘文字。而做彼之工夫。而能存可混稱習勇
藝則全不講。以文胜禮。陶樂論皆不手處。全不可得行。即今妄
希成人。大言帝王事業。吾嘗以之儀來病世。且論正孟子謂
言非其甚焉。從今有欲之今。而不太可見。誰笑平離識許哉。

吳與弼儒說仲周。而求所許人。聽言書時。而為國家氣太盛
福而在典午清談之。而不言之名教。謂好服加名。何天下稱學者知
今之成人。謂格物致知。謂胡注近是。說明者四字。仍作孔子
語之而也。

子問公叔文子章

吾愛春秋人。如只讓虞憂豐與周武。時乃列國名卿。合孔門
七十子。其可成平天地。創成百年緩業。而不使孔子得位以
治布之。天下亦將平治天下。良可惜也。只看公孫枝。何等氣
象。

晉文公譎章

仲尼之門。而又言之。蓋據而竊。而出自門人。載其所記。而
宋儒遂指將儒之文。其腐儒無用之處。試取吾夫子稱以禄
於公之正而不譎。重解贊管仲之仁。全以推周室。救蒼生為
記。又而特事實之而已也。會更論討論極。後要於身說見之。
為東周一語。情見乎辭矣。作春秋一書。實自謂其周焉。夫以
學而優。使善於此等。則赞話文飾。偽程朱諸先年生春秋時。
必為孔夫子任奔走矣。于堂之霸業。豈是讓王業一等乎。功
霸佐還是下王佐一等人品。又嘗宋儒根許孔子。若生周時

孔門切稍夷諸説者。所以起也。欽生師表振劉錄王朗一段。正
亦於漢代之後崇也。此等語一同於人。後大夜述德識知於
于為霸氣。而予常自信其不詐孔子也。
劉王曰。而天之意。蓋猶而霸也。自表伏案處。此處有之仲尼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也。
劉王固予不知蓋據而霸之論也。所以人哉。何知於后也。予以
為賢人之言。而大有理。書門聖人之言也。正以聖人之言。而明
以賢人之見歷之。孔子書也畔假之見也。孟子二時救弊之
言也。孟子且不足道。況董子乎。然劉王論正見好周於宋
人處。予與孟子切有易地皆然之理則也。

子之衛靈公章

昔此衰公問令大下之賢君為誰。孔子對曰。世無其人。如折
亦其次則衛靈公乎。衰公問何也。孔子稱其任渠年士林國
慶是史鰌至此其康乎。文稱其能用此三人。則書夫子而論
靜家。若渠年之賢而治之處。王孫賈之有而鮮軍旅。不在於
而康也。未嘗廢也。雖財饒陸同輸甚至。其身子終倚仁竟孔
教之。宗家社稷生民於危亂者。孰有過於夷吾耶。其志識亦
異於夫子矣。

陳成子章

假問陳恒弑君之時。去道何也。予曰。君齊人也。恆弑君之時。
已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而齊國無能討之也。魯史之紀錄正
命而行。而又予之道。齊者人知其去道識先然也。
好機會。好不假。惜哀公無好大謀氣。使令吾夫子抗臉而在
此說法中達備至此。以義以後正用力也。況一拔哀公之氣。
無哀公之膽。當有此説。　惟不得先生不假言宋揉處。從此
當卹功業。於可係事乎。請問當為正是。何妄詐不通也。

蘧伯玉使人章

不敢說無過。只求寡過。並寡過亦不敢自信。常見其德無盡
夫子而無大過。更須一焉一縱小也。一般處也。無復倦而聊
自遠。其所甚善。報自語謙減一字不得也。其心量私書何如也。

子貢方人章

方字從一丨。一乘為也。丨而比也。四而見乃則方正和禮
所謂方物。子貢於為方範截正他人。所夫子所謂於其不見
已然。當孟語於為人師也。夫子教之曰。賜也於正人已成德
而賢乎哉。夫我則自治不暇。色暇正人乎。宋家洪先生及我
銘正此病。又病不自顧。又方不肯脫乃訓此人物後起。

不知古人原有此解否。

作者七人章

作起也。而語之隱於仕者，語之伏也。然作字無隱去之解。還訓創起，於立著撰等意爲安。言創作者已七人矣，何爲又作乎？不如述古人所有而習行之是也。

子路宿於石門章

晨門賢哉。一句道出孔子心。知其不可而爲之，妙矣。若沮溺荷蕢見得不可而爲便罷矣。孔子明知不可，而只是不能已也。見說之立四聖，九三之乾乾，說如九五之雲行雨施，同一景象也。濟不濟非所計也。豈可與隱者同日語哉。

子擊磬章

於荷蕢也，從中聞擊磬聲，便知其人，便知其人心，而當時賢者聞人。此雖說話，凡周之士，至戰國世時，文武技遠才也。一經秦火，再經注疏，三經程朱，四經文詞，方如牛山之濯濯人才是絕矣。先王之澤斬焉，而一荷蕢也，焉可得哉。

高宗諒陰章

古之人皆然，而以歎三代之治也。蓋先世積德之厚，繫人心也。蓋其禮法嚴密，所以也。蓋其百官冢宰皆從遵者來。而依仗也。以後世祇聯塞而一急，誰實爲之？俾其自古哉。

子路問君子章

修己以敬一句，已自直說到仲子雍敬了。修敬二字，正看作敬，崇持己。以宋儒僅何？夫子方說出以安人，還把人字小看。夫子方說以安百姓，見幾經病三以字，太有作用。說到見乎便見得君子之字，自是君相事也。如後世王一合道，何此段字，所謂宗之儒也。所可言也？此雖孔聖風鳥能至，如若以宗儒坐致而望此樣條件而私意也。

衛靈公問陳章

孔門以兵農禮樂爲實。記夫子慎戰，夫子自言我戰則克，冉求爲季氏戰，得學於仲尼，且夫子善其心之評，靈公因諸軍旅之得人也，而子也？軍旅也。偶以語不備於刀，後儒知於禮文之習也。便一以此借口，誤矣。

假問兵農禮樂無傳，夫子之言，靈公既問陳，夫子何不告之？而言未學也？子曰：來秋時王氏尚可矣。只是其已聞，不必一試事也。本執是枚悅君子問之，病由斷其任用王孫賈輩也。已使力講究此道矣，夫子又恐揭其陳也？況其人治國之理要道者

切於此處矣。而聞之後聞陳。乃知下學是行吾道矣。於此曰
進行。

多學而識章

教者多知識求之為諸賢中最上品也。且年已高。路以多學而
識行聖人。況下條六十九賢者。又況二千九百餘徒衆者。則
皆以多學而識是望。夫子皆以多學而識為教。識多見乃行
夫子博文約禮成德也。如學到八九。夫子方與指點。識子
者未語此。於他日因下問一之路。子行乎。告以忠恕實此一
字也。彼六十九賢二千九百餘人。路無功行於博學之中。亦
德亦行之基。以至吾農未大。而以其所致而其所知。此一之行
殺見流行也哉。宋儒庭却孔門成德。語於指一貫。文下標宗。
注文指識子路不能一面。而曉諸先生行皆出冉閔仲虞之上
哉。此以忠言。文誤看至字了。試只語乎人。豈能持此哉。稍

冉閔仲虞之字或是處字之訛

而欽佛辭理德之意哉。

子張問行章

此中工夫。只有志為學者。自閑自誦。忠信篤敬以物者。而行
者言信乎。行篤敬。博文約禮以道者。而行乎立乎忠也。見之不出。
見何而為謀宗鏡花水月比借口也。

志士仁人章

殺身成仁之人。能為也。志士未必能詣到仁處。只志之所在。
假一時做一點天理更能不得身。孔子如此說子路。以久危
授命為成人。子張以士見危致命而已。子夏以頸血濺趙簡
子。是賢之志氣所為而見者。宋儒氣象全別。令儒文致力於
氣節二字。宜天下皆無氣節也。

子貢問為仁章

賢大夫德位俱高。故可以從可以來。修人。仁士才品與賢。友之
後可以薰陶切磋人。然而工之利器也。子夏部友孫公王
友德乃切磋大矣。借乃賢大夫深知。全在世業。天下不虛其也。

顏淵問為邦章

按時。所設授人時之時。夏之時令。於月令所載某月之事。
某月之事。天子之調燮事者。諸侯之承宣政事。農工之務稽考
工。師儒之執業肄習。畢業三代所同。而夫時人事之相應。則
於夏。行此。行夏時令也。為天子常一處。各頒來年十二月
之數於諸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即
此行字。近代從以建寅月為歲首。全不問下時令而行是止
依夏令正了。豈吾子行字義哉。而文行不衍。周建端平收下

日宣云何云何不宣云何是謂言小技也治歷明時之大法耶
王政至學之也若子於樂非吾叔鄭公子樂者師苑涉志樂
懸為要理猶可倚也備有王北謂明學樣今歷律為二科以
教士三年選舉重其萬周不三考焉古歷古樂皆可復也

子貢問一章

若夫子語子貢以一貫當下未能理會又不能再問致因其
問而以恕字示之蓋吾儒只是個恕仁只是以一心通天
下合天下為一體恕而孔門之統無學而知恕求姑無治平者
待他到此則語曾參之一貫重行處告賜之一貫重知處也

尚屬文人浮文也

君子謀道章

此章之旨要使後世腐儒不思謀養身家之術而甘心
貧窶徒稱誦讀著作以孔子之言借口不思吾身有策術之
云先富後教養重也不應是民生人之自為何猶不如況
吾子祖述堯舜也若唐虞和周原也尚何謂之祖述哉蓋
吾子之所謂道即指德行兼六藝而言所謂學即指養德修
行習六藝而言其如此謀道而見用用而憂貧逐求而食加
禮樂射御書數皆是自養其謂今販人以嗌養也又執御王
民以御養也孔子為委吏以為養也是進退皆自食猶稼耕
稼者憂荒旱也更是上天旱澇所不及也回學也祿在其中
更理自明若為友門情道不行挽於學稼圃者之論後人不
但迷了道兼亦失著夫子矣

知及之章

此章宋人更是說夢通章十一箇之字諸連至底烏得解其
之字指理後之字指民如何子以為此章是論服民之國之全
功也知及之語服役習熙是以治民如秦皇新莽服威是也
仁守為漢高唐太宗是也莊涖見漢文帝是也動不以禮服色
立制度礙無善也

聞有國節

均無貧是王人富國法和無寡是王人強國法安無傾是王
人守國法

益者三友章

友直實者柔說友諒實者謹辭說友多聞實者泛傳說朱註二拘
文辭按此實論無不見其末節因一失也

益者三樂章

節禮樂謂謹節制度聲容之節何如乎曰宋儒工夫之

在邦論考究工夫，不知孔子是說行禮表正。若無節，便是聲樂。便成華麗奢泰之禮。麗之流連之樂。便是去節禮節樂。但人多不樂於執矩準繩之禮。牛和安雅之正。俗樂如此則蓋亦。宋儒全應抑孔門之義，成治於舒此等處。皆是錯。

三畏章

詩曰，天難諶斯。又曰，峻命不易。書曰，惟命不于常。既天命不是所謂正理之所。

九思章

九思工夫。惟思所思聰最難，做亦最難理會。

隱居以求句

求甚求至所志也。語書隱居之時，便須之用加精致。君陳民。此兵農禮樂皆本領。都做成虛話，以待用。註云一守字。千里知。蓋因不學與孔門别。動處處和難説也。

齊景公章

以問政章有齊景公而錯謬試不一。當之句說於前截。後一程註說。則二句當在齊景公之上。書傳亦如此。就中庸云云。

易貨章

呂晚村中堂曰。陽貨一段說孔子。若取其先後，這重和若瑣無見。他失禮而何問他也。不在此時于以拒貨而達一時字最好。孟子辨字，便太著意。

後昔　予少年作此段文。讀魯論而學聖人之不可不留也。言之而疑哩此，似達之而實深契之物。此而答之答。孟子之於南宮是也。有言之而隨以成議之，和執之而實深拒之物。此答而不答。孔子之於陽貨是也。觀恆齋大許曰。最好一箇答而不答失聖人氣盡。

性相近章

此二句是集子從罕言中作出一指示。須守千古性命。程朱全不解此語。天命之性。況義與途人皆一。是昧性相近之旨也。謂性兼氣質，便誤，便本苞。是昧習相遠之旨也。昧夫子性命於與孟子處處冰炭。和于詳辨之見存性編。

子之武城章

前記問語孔子之聲。子游述夫子學道云云。而非禮樂即道。如後儒乃道在詩道。專取訓詁祥宗。而不視禮樂之亡也。傷哉。

子張問仁章

宋儒看仁字，只若虛，如其實，不了仁人，終成小人儒佞佛乎

當其此言。與同人論立。皆便是見廣大天之仁。博濟事加博流下也。生平福澤當只行得一句趣傳處。便成四百載統業。惠則是一夫人是也。

佛肸召章

當非此處無非趙公山民向同人。兩人皆以畔其君。夫子之欲往無論矣。若曰公山畔季氏也。佛肸畔趙氏也。然畔者也。二人皆係從公室。折於私門為名。而合夫子素志。故欲往。亦看得二人所可與為當用人品。況而果不果耳。

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孔門於詩固學。於周南召南曰為學也。為也。可以讀讀乃學如今日之讀詩讀詩也。可有可以自歛為此也。可有於父可君為識鳥名於也。蓋以未嘗學之也。今日之不讀二南不讀二南也。果為正牆面而立也。如蓋其牆聲而有路。即詩以為閑睢富而於倫。貴而能勤。首其孝傳存於父母。即詩以為葛覃。聚而讀詩二南。而害可為二南也。解學為二字。則天下乃有詩耳。

禮云章

國奢示之以儉。國儉示之以禮。言於禮樂之本。在文其繁也。

先可來也。孔夫子於此說。今日孔樂之具甚亡矣。夫子所作也。將回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鄉原章

吾當嘗讀一生書。習而不察。以候為知。久鄉原附自我王之師已。素於宋為公府吏。以何稱其極鄉。周人亦云鄉原素我。論盡皆書鄉。吾是以嘗鄉原之仁也。鄉原之善也。周他之大也。澤當猶尉祀奉於鬼。封東周君。貴執猶其素山易公。謹澤歡和為服而器。依受祿之面。吾宗之福。識於君。救臨而務無子遠。孔神曰。何是為此哉。

道聽途說章

起為無道人。心生言動。原不是教化道路。先生身知各方一宗底可為也。便自成一處品。而可做提當其道。貴濟生民的人。於曰道也。夫子無一宗說。知無一宗道路。只一副熱心腸。獨不過重聞。而一生無一日安道。此詩以千重之中為於異也。第貴於七十哉。盆子重之聽之字。極好。可注蓋倚夫子之神於此也。是以一字繪出五字。

士見危致命章

說可已二字。孔門論語人品學術可想。後世不曰每讀書作。則曰心性天道。不實只是文人課業。非吾儒也。僕於此論未達。不能不敢信也。以下三章。四十年來。拳拳不敢自棄。

◎執德不弘章

不能執德。雖得之亦無之。固不足取。德而不弘。吾之所執。成己而無成物。致中和。無所位育。便是萬物一體天地為徒。不能行道。自暴自棄。固不能人。能無為吾之所。行見得實有諸己。只是六德。設仁便能誠諸其身。善所動。如此等人。立上立。新能撐持氣運。砥柱人群。有之則淵。亡之則亂。若不弘。不篤。焉能為有亡。註則德弘是教人執德要寬容而已。則道應亦兩為有。亡不捨篤。不執。即兩宋宋諸先生執德欠弘。位道欠篤。於凡能如此等者。皆折也。

日知其亡章

日知其所亡。日有也。月無忘其所能。時習也。合君子有知矣子學而之說。好學之功備矣。

博學章

註中病皆在亡外。無由摘其誤。而實句之不透。蓋志此志所學也。問此問所學。思此思所學也。程朱蘇子會之說。作後表裏。全無孔門之言。夫子何處是搭篤切近。如若由宋人之學志而思而望仁在其中。文無論未求通也。

百工章

學以肆序學校之學之。則三代共之是也。夫子取工之居肆真起。不虛保看。註推之說。到於學字都不著矣。

君子有三變章

儼然而所有三變。子曰。君子盛德之容。其無常不可為。自信君子此聖之所之德之。貌成之如。非執盛德之所不能。有如於聖學。全人之學。君子之人。此不能貌。如也。

子夏之門人章

子游所論本末。審何指。意此等門已聞道德之術也。道之園中畦。略凡種之。皆名自學。如各自一區之。以別其類也。區不足類。

君子之過章

甲戌五月廿五之夜。有過。某文之過。讀此而思。聞此如鄉人之見。而知天下之所成。乃為小人也。因服膺於書之。

衛公孫朝章

謂書子之言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此文武周公之傳道也。

吾夫子何曾遇得師友門三千人之半也。至今日文徒在於紙。道出陷於地，而雅致學之。熟讀而學之。顧吾人所紙上之文。措之吾人身上，雖亦道也。

無見于不可言書

無極也。總是也。諸紙通未定。

夫子之得邪宗書

看至此，思夫子實人處立所字，不但子路，一至素傑，立都會叫人上。道都會叫人行，經義都會叫人來。和生死都有關係。但不及夫子之神妙處，孝弟術法了，因欽宋儒從何處託也。

朱子未嘗造就成一人。程子曰中稱諸弟有三二人，未見都入於禪。是其之不正也。況須來和如生也。不正先生之程。且無見身之足。今欽天所定禮儀，可不教者，而猶於何人爭又元后。我看父母如死也，不過一祭一禁。何人如喪考妣，心喪三年如是。先素皆不堪，今素傑賢士見也。況教大下而生外至。安成神化，誤前生所未發。集大成，第誦一經，無如。忽自反要教七八人，尚且之未見。道之未行。況何敢宗況于萬人如妖。堪愧汗。

于小子庭節

孔門之引書，類似缺略，遂有字句而反有意旨亦是。蓋古人讀書，惟於禮樂作用不作之有求。而宋人孫讀於三百遍亂一字不易。朱子尤屬讀書天下書也。耗有用心氣於紙墨，何所也。千古今之文字，禽天下之神智，歸天下之人才，亂古今之本學。其我妄詆所學何以不千而羅訴大禍也。悲夫。

等而義書

予每向弟子言，生四六十餘，而讀論語如三歲前二十年見何句之是文字，十二十年見何句之是習行。未二十年見何句之是體。濟看春秋史，豈誤濟書以行何惠則是以史人一句。後空四五年。後業。看錦派隨班等大素傑所為徹底，正在雜衣推敲。舉霸王之本了出納之大一句。後教身踐業，作史濟書修行四五句，後是三五。

原缺

龍書序

井田之建庠序先王之規矩六律也。我國之君子云有
種種富強捭闔縱橫。卒致秦漢以後如彼。而吾儒三代之仁
政。新馬歸地。而孟子一生苦心。謹之成跡。讀此王道諸篇。今
人撫膺太息。三至六度六經六藝聖人之規矩六律也。漢宋
之儒守道統。制古經之訓詁章句者。精於字字考據宗。卒致
宋元以來如此。而周公孔子七十賢之聖學。絕乎墜地。予不
自揣。日夜孜孜。在學在幼。其志無他。于是居先儒諸篇。抄而輯
錄之孟子法。安得見胡文聰辨苑流楊林嶺南彭查向先生
也。

一　聖之讀書緊要。

吾於孟子之論治而悟學者。人之質性各有所長。下質性之
所近。以志之所願。才力之所能。以爲學。則易成事。昧而無雖
強扞格。終身不就之患。故孟子於夷惠曰不同。願學孔子。
然止以孔子推之也。然論夷惠而可學也。人之質性近夷者
自宜學夷。近惠者自宜學惠。今安化某質之論。是如平原陵
以爲川澤。今川澤以爲邱陵也。而亦無異。且使包孝肅而受
化而爲歷蘇。又歷蘇亦安化而爲包孝肅。又而不得之者。
亦徒失其爲包爲歷而已矣。

周公之事如是方爲子之賢，若如是世間有倫紀。性和平之善人做的，太公之事如是，仲子之賢做的，仲子之賢，不是世間有氣魄性剛方之善人做的。

孟子引如多常日人臣不助君行先王之道，皆不知畏天之方派，而日皆之也。幸之與國君臣皆爲秦楚，無一可免物作焉。天運之衰也，亦晚矣。吾欲近世學物宮以探究卑比訓試，尤卑比帖括。屈身無義，進退無禮，言行皆背叛棄三代周孔三物之道，物猶皆之也。天命何將所儒道而振之，奉人之福已盡而學之以爲不知理，吾之憂怳何有已如。

三代之得天下章

孟子看透夏商周得失之故，所守得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者，清之回漢唐宋之得天下也一般，失天下也一以不仁。勢矣，此之得天下也一般，失天下也以不仁。

愛人不親章

平生大欠借人話已工夫，只無語，吾甚可恥，嘗云：吾可自任者，只人負已，或語人顧我，不可以情理盡。讀孟子三反字，乃悟我愛人治人禮人，而不反親，不反治，不反答者，如是吾原不曾真愛之治之禮之，而安自以爲已愛之治之禮之。

不用更用學周孔之正學，而反致已易爲欲，須皆反求諸己。

今也欲無敵章

我周時海天下靜是殺機，只久底是箇仁字。孟子認孰可能無敵於天下的，只點醒他今日海天下靜是箇虛局，宋儒卻還向靜字主句上做，是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實，戕於挽靳救火而已，以執熱不以濯也。

濯纓

古者食弁以冕，則今帽頂之類，以皮冠爲以珠石飾之物，孺子所歌濯纓，則今之夏笠著紅牛尾纓也。纓每用濯，但中國屢反剃髮，當時人未及知冠纓之所指，不惑其意常濯着。

今之欲王章

欲畜艾之喻，此亦爲欲王而曷只因循不能自今日便行仁政，當與以持未年來者。

自暴章

今爲人言，此自暴也，自棄也，誰肯甘受，乃亡非禮義，不能居仁由義，故何異也。孟子點破，說此叫自暴，此叫自棄。今人惜此，試看居仁底何等穩當平安，由義底人何等光明正大。卻將自有的安宅，現成的正路曠了不覺。孟子真提他休

曠了你安宅了，你舍了你正路了，令人悽然。

道在爾章

爾字即指人當身而言，下之二字自明，近者自在，不必作近道看也。

伯夷辟紂章

二老既是孟子自寓語，今諸家必及文王之政以改換之。

求也為季氏宰章

吾讀論語見此而為之惜悵也。冉有親受聖人之教，立七十子之賢之選，而胥才不臨，操守不定，為孔子之所深惡，取後賢之譏。論作者之盟戒，求也威季氏之私，忘君臣之大義，而因抱政罷之，不無悔之，所以有自甫不長而誇道所念，述仍與其啟底事說我宰亦不才傷而俱與人同鑒，又無又十子切磋，傳書自悟，一念豈不一效塗地而悔而懼。學業自是合當講明，孟子恨他貪土地佐軍旅，便非加以刑。又云孟子於三項人罪，其矣乎則因善戰如上賞，連諸侯次之，辟草萊任土地，又次之。且以為孟子與予爭地則當死，蓋七國當周先王何時謂男也，若非三等人所謂搬徒，不敢爭城爭地，殺人盈城野之慘也。近世之福則在邊

塞之夏，倘有三等人，生民而移受于城之福哉。吾豈於北伐之役，而若諸公之功在當世也。

人不足與適章

人即指當時之人，政即指當時之政，適而也，佳也，間止是所行而參一說也。孟子曰：看今日之人，皆不足與之適，仁道義今日之政，皆不足間止是所行而參以仁義也，而根本亦在君心，而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則君仁而人與政皆不仁，君義而人與政皆不義，君正而人與政皆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亦何人之足與適，何政之足間哉。

若曰不是猶言不難也，亦通。但政適作議訓適也，又上添自字，下添之政，上添行字，下添之先，既是可解添改還於與字不通，又引於下句亦添要字。曾說未贊之言，待人添改而後適句，於吾凡於諸先生添改曾說未賢之言，由人添改句，強者當皆不能無憾焉。

君子深造章

宋儒學教原與孔孟不是一家，故凡遇著實處解來都不親切，此章君子當主教此說，蓋之字二字指學此說，中之之字指道說，自字指他本身說，亦是學此身上造之就之也。以

道便是深處。道即是義。堯三事、周公三物、大學格物致知、孔子統為詩文約禮，博文約禮是也。以此造就他，使之循序可欲，至於術通。日孝之禮、樂、射、御、書、數之方，先生書諸己，而此日誦讀之，心悅君從、術業之學。於因深造之道，則不自得之也。云云　而欲求向一蹴至。後儒誤此一條道，祗快然自謂為得，寔有諸己哉。而從君諸己，在簡冊之廢，誤簡冊之廢，誤安深，如誤左右逢原。如徒令而有抗晚乎。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比章

人之異禽獸者，人也。所以異於禽獸者，是何物事？君子之存之者，是何工夫？人而異也。若宋儒，則一派禪宗矣。而孟子歷叙舜、禹、湯、文、武、周公，則即在所物察倫處以好善以至兼三施四云云也。不云承之以孔子，而及己身，而只為丕功之道，想群君子小人之所未派也。此則孔孟是存先王之道。行百世之準於也，亦準之實。以寄與所物察倫處為好善，及兼三施四為一例看。猶吾古學正誤解得甚確也。後是仁政孝悌行也，近與賢者持出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工夫作自檢自勵工程，正是要日用飲食接人應事上明之，白之實致力向前。

天下之言性也章

故者，已然之跡，即已然之跡，人性故之利者說乃聰明，明子產惠而不知為宋人以氣質為禍惡，是破毀天故矣。又曰性猶水善而而乃以气有察摇之功，是戕賊天利矣。如鑿之害，何？此當時告荀輩，而又宋儒氣質之性禍惡等見，直戕天下故，孟子指天病根，指出簡鑿字，診天之脈，指出簡故字，下一捷效方，蓋指出簡利字。不是子孫等輩此又係之也。傷哉。詳見存性編。

父母使舜章

此段亦指大連於善人之情，亦大連於惡人之情，如人情所歡而己，大頑傲而遇大孝友，天逆施造物，而有受之而天理實而有受之，而天理明，則頑傲亦有夷悔，而自進自知也。大孝友不過大頑傲，天至情至性，而有新之，此按情實，而有新之，又按情而則孝友，如天久厚誰之，而日進自甚也。擴一大孝友遇大頑傲，受之，此食天理施之，此食而成，功績而久之，則而致之，瞽瞍擒井，祝而允若，祝而功績，兼而來此明也。兼顯而孝人道也。

仁人之於弟也三句

豈爲在人手法孔論仁人之極本三語。此文勢云，仁人之心無怨也。何怨。無怨也。何慮。此亦知仁人性也。仁人遇身罵一句。後代人罵之更怨。但觀眼後無。亦還於情也。若身打一拳。後來人打之更怨。但觀眼後報。亦留於中也。

使先知覺後知章

先知語天下許來知。而先知知。乃開物成務之事也。如三皇五帝是也。先覺語天下皆許覺。而先覺繼也。乃開繼往之事人。如伊尹周孔是也。伊尹當夏後殷遇。其時能機亦亦先知。而任先覺。註又夢語。

天誅造攻自牧宮

湯放桀於鳴條。武王伐紂於牧野。牧宮二字。蓋孟子舉語因殺而誤。記此因以記之耳。蓋曰鳴條之北亦是也。

一鄉之善士章

已之善蓋於一鄉。後從友一鄉之善士。朱註此舛作勉求為善士。然進一步。不知孟子所為已善士。然加一氣。節前全在形之字。一鄉之善士。而可以一鄉之士自足。後要去交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而可以一國之士自足。後要去交一國之善士。欲天下引而天下引而尚友。千古自修。

如全在斯友二字

生之謂性章

生之謂性。是以天生來的。本如是的。人之生也直。直字解生之所由。但告子之心。則正如程陸集說之性。欽紀柳湍水無善無不善諸說。可見宋儒切說告子。所見本是。遇孟子問他之說。後不是了。不知諸先生亦未看。而不遇孟子問。於孔門見其不是也。此性地久不微。亦自無妙。孔門三千人。可為七性道也。才三二。說後世如何性執告子之辜。見反語宣於孟子。備於孟子。則是可自明。不終無過。至有以易所先生所語無善無惡也。之傳。正亦告子無善無惡不善。於楊告子亦是孔門所謂究竟也。會通暗知。三代以說是其孟子歟

今日性善章

孟子所言之情。可以為善。宋儒切說情為去惡論未覺之也。並性亦語吾惡。非孟子之存人說。為不善非才之罪。受之遺妙。不能盡其才。性也。而程氏先設說可為惡。卻是如朱考前文都可以宜於孟子。皆事天下之人。而禍人之性。性才皆惡。吾道為何不竟之傳而今日也。傷歟。

天生蒸民章

先民之性。有道人果一知。孔子何以言性相近也。性情才來

蓋宋儒惡氣，孟子乃以之性善，又之才情皆可為善也。蓋性自堯舜至途人，善者不同，而皆出於天命之善。故不曰一而曰相近。才情氣質，自堯舜至途人，亦善者不同，而亦同出於天命之善。故不惟性善，而孟子並才情皆一為善。吾又謂氣質皆善，以情阻厚薄推不同，而性皆元亨利貞之理，情才氣質皆元亨利貞之力之氣發質也。從何處加不善二字？人之為不善，必有蔽習染之，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詳在性編。

總操二字，告告子戕賊杞柳之說知之。

心之所同然節

吾少時讀易經書云：以土打墻，墻亦墻會土，若以土打獅子，獅子便來撲人。且讀此節程子，乃忽有悟也。前後辨其說理也。孟子忽處如宋人述一切處而復為以理之說。不知孟子之所謂理義悅心，有自己註腳。曰：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仁義又有許多註腳：居仁由義，居天下廣居，行天下大道，井田學校。今一切抹殺，而心所悅者，曰孔顏樂處，曰理義悅心，只管復覺察，皆落盡於釋氏極樂世界中，而先舍人而理合，土如是。

操則存節

謝綠山註謂：操則存操字，幾千百年誤為存心識得此，入吾時是心操之之說，猶有可為。操如操舟之操，舟之操在舵，舵之亦是死操的；又如操軍操國柄之操，軍之事要坐作進退如法，操國柄要運綱得天下。今要操心，切只把持一個死寂，如何謂之操？吾見此操字，亦喜綠山已先得我心一見，欣然錄之。

生哉說章

借已問此章精微數處，子思孔子之意，雖名論語有實句之字之其實也，子思從學而時習摸次思想也，一句不足於盡性實之文。二典只是至於仿說文辭，蓋單此孟子說深其文章。長相回原始孟子之義，有之之也。假問何不用何不自出之意，以理會不知于思從此子思與為宋時虞書義著所謂，反致不知吾浩聞者先生論朱子義以經傳之功不振，更割裂經傳之跡附不合浩之是近乃也已。如大學中庸自是至屈，原皆一書，朱子却妄分大學為十一章，中庸為三十三章，以致許多不通。此章前後所說有甚於也，所言者甚於知，緊相屬中何不同也，何不可也與而亦不用而不為然相離。朱子却分四五章中間者之吻云。

則凡可以偷生苟免也。皆指不顧禮義而爲之知。亂令人反
理會不得。
仁人心也章
孟子先說出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方說那求放心。多那是要合
存仁義於處。人心配上人路。定後去據在裏講究比些也。
鈞是人也章
假問則們之所以異知。他們可心也。定根耳目。手足、形性亦同。
孔門一段工夫。那些顏子於孔子的視聽之秘。說乎目前記心
思也。孟子先立乎大。他與孔門所說總歸一之致。不是兩端。
那從性處直而根本工提究。那顏子豈從性廣上說如孔
子所只是從博文約禮說。而要之學教之無所異孔門。
有天爵章
當諸此章。因論科舉以詩詞帖括取士之法。作俑何人。乎壞
儒道。誤人才。成民命。降至運之極。上通於天。是道廣實三代
士習民風。所不可追。旅戰國也。修天爵以要人爵也。亦何可
比擬。乎當之修其德。比受其福。修仁德。比受仁福。今日是道
從其在治。備其王道。使天下皆樂善其品。而孔聖以後來則單
行進其微。聘一條。其已修仁政。若魁修宗肯溫清之子。職修
義也。若魁修何宝陸行之明道。假忠信也。若勉修廷插仕恒
之賢行。此時天下之爲文人宗族鄉黨也。享福何等哉。試看
性自主人也。可說歸去。這也若反爲。如無之君子。苟見君說而
入朝不以又若往。後進者。去其君也。可不仁者而作俑之罪。
仁之勝不仁章
仁之勝不仁也。如湯武之勝桀紂。今之爲仁者。指後世宗襄楚
惠而言。則小惠不勝秦也。則語之仁不勝暴。此又助於疏暴
之甚者也。彼行小惠也。亦終必滅亡而已矣。後世一理而公
於詞仁不仁。千里矣。
五穀者章
假問要何是爲仁不熟。反不如他道之有取乎。曰。存心養性。
不到純底不過。盡反不如枝葉徒高。專心致志也。罷著此心
不馳於人欲。然後施仁。不到仁覆天下。盡反不如富強霸術。
令行禁止也。保大可圖。不可於斷也。
大匠誨人章
看先立乎大也。這卷書節。他與孔門學而時習者不同。亦不
見而來。且會行孔來源同工夫。盡後將流變孔門。乃前云源
造之以道。若云以規矩。何此是孟子之道。何者是其規矩

如門人以周孔之三物而行述之於庠學校之長而而不記
而抑己為悦趨隆許而以心是規狂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章

亦為之而已矣。其本而已矣。烏獲而已矣。是堯是桀而已矣。
朱又云知之者能餘師何容易何等親切告之。技藝人為守志
無不指示人做工夫處。曰服堯服誦堯言行堯行。簡易直捷
莫過於此。
元堂云二千年無聖人。然無作聖人之人也。因作書有二欺。
一立說使人之廣大精微處為聖人所畏也。曰此代聖許毅
端也。一立說聖人之未行者也。語聖人亦立此誤也。何即修此
是使是聖人是精考古無聖知。凡語吾人為篇章不免罪為
秦漢而天地間又是天下是如。即為服聖人一服。而現合
聖人之一服。如誦聖人一言。而現合聖人之一言。如行聖人
一行也。不現有聖人之一行。如此孟子告作聖之人。誤而久矣
平實親切。令人開撥也。

高子曰小弁章

愚人於此越人射之。則己談笑而欲實免道者自卑。當伊之
情也。有一念大義而忍已也。無所責望也。有兄射之。則己垂
涕泣而欲實免道者一傳骨肉之情。答曰怨也。亦仁而教已
也。而絕無怨憤也。小弁之怨不是也。俗解二己一字。朝作
一人。誤矣。

孟子居鄒章

孟子門下無孔門之善學聖人者。然陳臻屋廬聯待細心
体驗師長之行事。而考究義理。不惟自己受益無窮。師長之
行事亦無窮矣。

五就湯五就桀

吾觀伊尹之五就湯。武湯之役。之五就桀。而尊之聖人任之
至義之者也。一就之。量不改也。兄弟不可而知又久之異者
矣。書悔與再就之。又不可而知至三至四至五。兄弟爲不可
知矣。放之。又三年。攻伊尹太甲之處仁遷義也。不反之。其不可
乃伐之。

魯繆公之時節

孔子之在魯也。三月大治。齊畏侵地。用其所施齊師。以儀封
思乃不能保魯之不削。段孟子削何可與之一言。一君削亦
僅之難以知。蓋思孟已洞見孔子之儒。然後無有禮樂之學
矣。又何責於漢宋二代之儒哉。但中庸猶謂之於位高孟子

汲汲於王道。是所貴於後世訓詁無用之學也。若徒天命章性命心之性等語，可於周程朱陸之書求之也。[illegible]

今之事君者章

此章方本說於兩宋。宋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illegible]土地，充府庫。宋之所謂良臣也，古之所謂民賊也。我能為君[illegible]，宋之所謂良臣也，古之所謂民賊也。[illegible]民賊，如孟子之語，是良臣也。是[illegible]宋之有子[illegible]孝子家之上[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歎自古重其[illegible]

是[illegible]

[illegible]

性則[illegible]天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萬物皆備章

萬物皆備於我，[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求仁莫近焉，即從近取譬，求仁之方。孔孟先出一口，除了人
性物理，更無盡下，如更無盡天萬物皆備之，要知之道，到
底乎天下，方是恕行了，方是明之德於天下了。宋儒說只原
訓把閒口說著。

行之而不著章

習文字，倒安孟子文法，曰著之而不行焉，宋儒而不習焉，說
身也，而不由其道者，衆也。蓋孟子所承，此周公孔子之教
流天下，粗於習行，於是而欠著察；文字所承，此周程張朱之
教流天下，咸於講究訓詁於奮，而不習行，其所憾皆傳心語也。

附之以韓魏章

此章性分自足，視貴富如一，所謂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也，己
心識過人處。

霸者之民章

王道如橋梁之流通，霸治如肩負而救涉。

人之所不學而能章

修己阿無他，達之天下。集注及諸儒家，代於無他二字不著
痛癢何也。曰：未得孟子主意也。孟子是先有達之天下句在
胸中，方說此章意，猶言不同別處，只人之親之敬長，行其事
事之良也，良能也。仁義統天下了，皆由道生，不待乘教。
上文已言無不能，是能天下一人之仁而已者。

舜之居深山章

宋家說先生先生，簡謀宗在，而將是賢都要集說他主意。孔
孔子曾東山意無意由生，添上簡大而方，都此意無意由添
上簡至書王阿。予謂此章前截只是大聖人根於恩仁，而不
覺不自覺者，不大邦居深山中而後是一箇深山野人，及其
聞善言，一往見儒，正如孔子於鄉黨恂恂，似不能言，儼然昌
乎鄉中一鄉人。及至宗廟朝廷，即便便言，大聖人一樣氣
象。因修己，要之不現人，口不論人情，正少此意，先有愧
也。

有事君人者章

此章論人品，都在好惡之一端，進一節乃君人也。以能乃是君，
則為容為悅者，而能乃是君，則無一自容，自心不快也。注何
徇達迎，非大臣婦，則下節悅容，說不去矣。但為君人者，以為
君要君為主。若程濟楊藁史諸君子，止知為惠宗而已矣。社
稷安危不計也。若于忠肅，則以安社稷為悅矣，英宗生死不計
也。儼倚曰：此說不採，原而曰為君人者，猶之也。予曰：吾以天民

不識人。不足交游也。有大人然能人也。

君子所性節

吾自幼而然益於諸。自吾友陳文升方悟也。文升少時專行
吾前。吾皆從望之。殊意於人。偏思近也。只揭其誰也。殿體近
之。反親之文升也。乃草曰、一才子。盡皆為也。吹重賢也。

施於四體二句

之所性之德。充布於四體。都容周旋中禮。不待言語而人共
喻。君子踐德之處。親見子夏。曾君子之之為門人記其子思
原嚴正雅。蒼而容也。卻窮一篇。皆是也。註不待言也。四體既無
言也。評和識問常人之四體。有付人之讀而後喻者也。

伯夷聖節

孟子言象其廣也。蚩昏其曠遠也。只讀學當從而文陳見上著
也。讀流亦在田里樹富上著也。後平寡也。後王道。前無不霸。從
無宗儒也。

孔子登東山節

孔子登東山二句。僅言至一國則高於一國。在天下則高於
天下也。小魯小天下。須有高之人物。雖為敬天下。人物難為
敬者也。亦不繫承觀海二句。繼言孔子所是天下所在也。矣

何所大海也。但能至海。凡諸子百家之言也。俱不足道也。蓋至道
甚大流也。汪洋無際。為水之瀾也。耀孔佛。然陳不盡也。爲日月
之明也。即孔子所謂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例看。至道
之廣大高深無也。入道者也。若能不出門。無居孔門也。象見一
儒變化成就也。焉得達到堂室也。看孟科成就四家也。自從儒者
誤認識從而訓詁也。皆信佛不悉也。註道之書也。千里而通
未用盡書此也。

楊子取為我章

吾嘗病程宋來句句之甚天也。而有據聚之論也。自離註疏
之學。非其道。兼周孔之道也。非為古之意趣。而得知識
欲合也。若有為我之楊子也。雖克塞其人。親民之大道。蒼生而
被其澤者。使人自全一己。若有兼愛之墨子也。雖克塞其人。所
德之大。何施恩無窮也。而使蒼生實被其拯。雖守衛之功可至
王教。大儒讀儒書也。耗損自身之心血精力也。須讀其書也。尺寸
無補於社稷之運也。論育人也。其流禍後世。致國無政也。人無
才德。民無教養也。棄一切而皆無之也。此也。亂甚於仙佛之害也。
甚於楊墨程朱之禍。烈於仙佛也。

君為我章

凡書中有爲也陳仲識皆主幹濟天下說。

王子墊章

孟子之爲教也。門人有一異於夫子之論，王子者士何事之問。若曾問已失周孔六德六行六藝之教矣，尚以實行許多人以無此說。

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取之也。吾嘗以勸極殺人。流血階前。王等王毅將相宰民上也。不根業義之忍。而尊殺播亦之極。天理全滅，而胡之極，殺戮之禍，豈何悲哉。嗟乎後君之學術乎。

桃應章

孟子師承設之以究天理之來也。周家八議之法亦不可不知。

形色天性章

宋儒但解此章，亦不知天命之性。氣質之性爲二也。亦不知氣質爲禍爲惡者也。亦不敢認實於孟子，而備於孟子，而讀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也，而不悟惡之從來。讀此章而不悟氣質天性之爲一也，以指我周公爲後世程宋亦爲書也可謂愚謬。

急親賢之爲務

儼問時說急於親近賢人是也。因看是論說耳。或作親愛賢人亦通。此句原是行仁之急務。自當以親之賢之爲急。親文武九德急於親之賢之可也。

我善爲陳章

善陳我戰何後是大罪也。冉求之聚斂也。子路之可使治賦也。孔子之性我不能善也。且革車可很設。虎賁可東手也。蓋孟子只目擊當時蒼生塗炭。每由摩拳法勇。勸引君兵強怨。嘗無一人引君於仁。耕激爲大罪服上刑之論。往吾痛心於來孔之隆遠道之亡。生民之苦。根由於程宋。從悉閑空靜禍成於來也。從悉問講讀也。吾心有所大惕。孟心有所大傷也。可爲世人道也。

邪世不能亂

儼問邪世不能亂也。人之邪世不周亂也。何如。予曰是也。爲我國時難戰四方平定。只楊墨充塞仁義。後成邪世。及宋氏雜半壁苟安。只程宋訓詁迷亂世道。便是邪世也。嘗附楊墨之主聖天下。人皆信爲先覺。惟不能亂孟子。今日之程宋訓詁盈天下。人皆信爲先孔子。不爲之亂。此當未久一人也。傷哉。

仁也者人也章

仁人合而爲道。惟堯舜周孔三事三物。其即人是仁。渾身都是仁。渾身都是道。仁不合人，雖陶心奉之天理，夏釋也。人不合仁。

夏釋疑爲憂釋

雖百傳之之言，斷是屍也。況其無智迷紙墨知為仁人所寫。至何干涉。吾謂備諸一言曰：人也者，心也。合而言之，道也。

格物不理於心說

理也。事中條理也。事中原有條理，孔子語云：順條順理而理於心，格之不順於人心，是為人說。訓教錄何來？傳承為之士章句格於此為人之心也。改作格字反費解。

說大人說

孔子曰：畏大人。又曰：出則事公卿。孟子則藐大人，不言其義，則要說大人者藐其巍巍然，而無其比觀。一書亦不是原來讓無爭。故其氣象不然，以聖賢可以不相同也。說大人三字，是孟子長於戰國所說處。

鄉原說

後世道學之言，而今之稱古後世道學所未及也。後世道學之言，所以而不能者亦有後世道學所未及也。觀孟子所述鄉原之言，所狀鄉原之行而孔子之惡鄉原者，諒甚也。則其時未嘗無宋儒，但先王之威德未失，隱賢士君子猶得見其面。今指其謬也。後世則古道衰矣，而天下入其黨為，習其惡味而不覺者。自然誤而何以清邪慝哉？朕為元同志共反其黨者，三見周孔三指之說。

此我可庵先生四書正謬所筆也。先生學宗孔孟，志經道脈，一言一語必可傳先聖後。但不欲後而惟承接此無人即去。籍之散亡，此亦多是誤之皆矣。予見此書而稍欣喜。先有缺誤，然而補葺，特先打上無虞搜存，大堪扼腕。若吾黨學子翻然傳吾志，亦如珍而重之，亦不愧為吾子輩也。用為傾心以證。

乾隆十四年己巳孟夏之吉

七十七歲逸叟鍾鍍特書

婺源江永慎修稿

大學章　按此章只有序而不遺意。言學而謂之大者。以其道備乎綱領條目之全。而統夫主術源流之故也。道在成己。則明德當明。道在成物。則民當新。道在合己物而造於極。則至善當止。第止非得不可。而得非知無由。故明新並列。而新不先明。知得並舉。而得不先知。序固如此。此入大學者不可不知也。古人知道之有所先。由天下國家以及身心意知。先之有更先者。皆身以內之所必詳。知道之有所後。由格致誠正以及脩齊治平。後之又有後者。皆身以外之所必及。是身也。是脩也。無一人可遺。本在故也。本之不立。而上無明德之天子。則下無維新之庶人。甚者寡恩先於一家。而欲功施四海。此斷乎未之有也。入大學者。在得其要而循序以及之而已。

大學節　按大學對小學說。道字作方法說。蓋法所當然。即道理之當然也。三在字最着精神。不明明德。則凡學者皆汶。不新民。凡所學者皆私。不止至善。凡所學者有皆穢。　又有形使有心。有心使載得性。由性而發使是情。故明德二字。原兼心性情言之。其光明洞達炯然不昧者。為明。因其發而擴充之。因其明而繼續之。此上一明字。正義須兼說。　淺說夫德而謂之明者。以其虛而具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也。　按此則困勉錄以德為虛字。虛靈不昧四字。及具衆理應萬事。俱在明字內看。良是。至黃氏以虛靈不昧為明。以能具能虛為德。似未安。　按新民句承上句來。言由成己而成物。則民不可不新。躬行以倡之。設教以導之。使之咸若其性。而風俗丕變。此大人之所為觀感以化者也。養在教先。可補說不可並重。　按成己成物。必要於極至之則。是即天理之當然也。不少虧其本明之德。則至善之體以止。使咸復其固有之德。則至善之用以止。此大人之盡性以盡人物之性者也。總是個天則之自然。着不得半毫私意。

知止節　按止字應靠着明新事理上說。知字前八條目工夫俱有。第其所以能知止者。則由於格物致知耳。定謂確見得明新極至之則。則定志有定向。物至而不亂。見異而不遷也。定則念之所起。只在至善邊。靜固靜。動亦靜也。靜則無欲而心泰。心泰則身亦泰。而安矣。安則以暇豫之精神。審當前之物則。而慮無不周矣。知止後人有慮一節事者。蓋知止是平時講究工夫。慮是臨時又加一番研審耳。能慮則可以得明新至善之所在。而止之但知有淺深。則得有大小。亦未可一概論也。將知與得坐定。作一貫看者非。存疑靜者內念不興。外物不搖。兼內外說。靜所以欲作知者。蓋此條目能得以前。尚在知一邊。能得以後。方着行省。

物有節　按物與事一也。以明新對言則曰物。自人之從事明新言則曰事。即物之事也。知所先後。知字淺。與知止知字深看者不同。道即大學之道。道字近道猶云得法也。

古之節　困勉錄此節言序之不可紊。下節見序之所以不可紊。按欲先二字。須各從兩句交關處講得分明。明德二字。翼註謂屬我不屬天下。明之於天下。乃是合天下以明其明德意。此說最明。又云治對紊亂說。齊對參差言。紊亂病大。參差病小。亦說得明。意是心之萌。故蒙引謂心該動靜。意只是或動之端。意與志有別。志是心之所之一直去的意。又志之經營往來的。此本語類分別。極

精。欲誠先致者。非謂以知照意之誠否也。呂云致知是平日間事。平日講究得義理善惡分明。到發念時。自然當理。若不致知。則好所不當好。惡所不當惡。初念便不是。雖誠亦錯。故不可不先致也。致知在格物。只重在字。蓋知也者。必心與物交。而始見其分者也。心無所謂物。而物之理実具於中。物無與于知。而知之量必周乎其際。故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未有反求之而不僃者也。神明之用。有覺之良。亦未有淺涉之而遽通者。此本時文張作講。在字義最透。困勉錄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又漸清。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聰明者也。豈無生知。而生知不恒有。豈無良知。而良知不可恃。故格物工夫。似偏而不厭其偏。似漠而不厭其漠。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之安。此所以為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歟。

物格節　按此以而后形出必先意。要掉轉上節教先字。物格知至於身心家國天下之理。皆知所止矣。意誠而下。則於家國天下之理。自各得其所止也。　按首句而後字直截。蓋物無不格。即知無不知也。首句以下。節節有実事在。故當以可得貼之。

自天節　按脩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看。蓋脩身為本。即是明德為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其本節　張彥陵此節正明本之為重意。不可以脩身齊家並言。所厚者薄。緊跟不能脩身以齊家來。不是把本末與厚薄對看。緣所厚者薄。亦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也。說道其本既亂。即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况國與天下。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　翼註乱即不脩意。治即齊治平意。薄即不齊意。厚即治平意。

康誥章　困勉錄此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是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即是經文上一箇明字。　按由文而逆推至克。無一不明其德。而按其所以明。悉本於自故重自字為長。

康誥節　按文之克明。以其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也。顧諟兼靜存動察言。明命即明德之本原。故盧氏謂自我之得於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則曰明命。其実非有二也。即克典曰峻德。亦只是明德體用之全耳。夫豈有所加哉。

皆自節　呂氏末句重自字。不重皆字。于接續着想。止得皆字耳。於言外取意。方見自字是人人皆有不獨古三聖也。按此句見人人有此明德。即人人當明其明德。有一毫不可推諉意。諸講家所似異。然此說較吃緊。

盤銘章　困勉錄此章是釋新民。然三綱領原是一串事。未有新民而可不本於明德者。亦未有新民而可不止于至善者。故必合盤銘康誥周書觀之。而後新民之義始全。　按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然新民却于此見。

盤銘節　按首句苟字訓誠。此一字最重。是於昏迷之中。一日而覺悟。於積習之中。一日而振拔。乃自新之切実機關。下二句俱承此一句說。日日是無間斷意。又字是於精力將倦時。更加一番振刷也。三句各有実義。此三層工夫。全仗上固有。逐事工亦有。

康誥節　按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見說。今云民性本善。原各有自新之良。至武王布維新之化。民亦皆有自新之機。則二說兼之矣。作字即經文新字。

舊邦節　按文王新命。只是化行民婦。國運自覺有煥發氣象。是新民之驗。非新民之極。

君子節　按自新新民不平當歸重新民上。如云新民之本。與新民之化。俱無所不用其極。方聯此説。本翼註最妥。用字不重折開別用不得。是故二字承上推開説。是責成之詞。不是贊頌君子語。

邦畿章　按首節借邦畿出止字。次節借黃鳥出知字。三節正言至善所當止。舉文王以立準。最重。四節方言明德止至善之實。五節方言新民止至善之實。頭緒雖多。只是天下事物各有定理。人當用知行工夫以求止耳。最忌將至善離卻明新事理説。

邦畿節二　按邦畿要見中正意。千里要見廣潤意。惟民所止。要見聽人自止意。黃鳥節只承上節看。不與上節作對。於止之止以時言。所止之止以地言。此知字已該能得意。故困勉録云以已得行在内也。

文王節　按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是無不止。敬止二字。皆兼體用。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蒙引謂緝熙敬止四字。依或問云聖人之心表裏洞然。故連續光明。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據此則朱子小註云。緝熙是工夫。敬止是效驗者。不必從矣。蓋此四字都是以成德時言也。仁敬孝慈信。原有淺深大小之不同。必如文王之止。乃為至善者。為人倫中境界各殊。則仁敬孝慈。亦變化無定。惟聖人緝熙敬止。為能就不全處曲折以造其極。而仁敬孝慈信形焉。天下後世可奉以為規矩。乃所謂至善也。　仇滄柱緝熙敬在心上在事。當提敬字作主。串合緝熙。敬存于心。而無一念之間斷。謂緝。敬存于心。而無一私之遮蔽。為熙。合緝熙以言敬。乃得註無不敬。及朱子不已其敬之説。

瞻彼節　按此節釋明明德之止至善。不得與上節分安勉。亦不得因民不能忘句。混入新民之止至善也。學脩是得止之由。恂慄威儀是得止之驗。惟學脩後德容表裏自盛。非學脩之外。又有恂慄工夫。始有此威儀也。切磋屬知者。以其主於剖析也。琢磨屬行者。以其主於攻治。恂慄是嚴敬存於中。威儀是光輝著於外也。盛德至善。即恂慄威儀也。既學脩矣。講云由學脩之功。以進于恂慄威儀之地。則德盛于内。而内焉一至善矣。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矣。民不能忘。是佩服其道德意。與新民之主於感戴者不同。

前王節　按此章釋新民之止于至善。當看註中能使二字。蓋後世之賢親樂利。合君子小人而不忘者。皆由前王之新民已到至善處。故能使之不忘也。玩註中著所以二字。便有新民之本在内。賢其賢者仰其德業。親其親者思其覆育。樂其樂者安享其太平。利其利者世守其常業。樂利各兼教養言。蒙引以二者俱屬養稍偏。

聽訟節　按此章只重本字。不重知字。辭不得盡。只是無訟。不是所以無訟。至大畏民志也。只得新民邊事。所以大畏民志者。方是本。是從末上倒推到極盡。交接頭上離鉤三寸。令人恍然觸悟處：總是此箇道理。故曰此謂知本。

格致傳　盧氏心外無理。故窮理即所以致知。理外無物。故格物即所以窮理。　按言數二句釋致知在格物之義。人心之靈六句。推格物致知之由。是以六句言格物致知之功。至於用力之久四句。言格物致知之效。

誠意章　此章論誠意。誠意工夫在致知之後。正心之前。意未誠則前此致知之工夫都虛。後此正心工夫脚根先差。故既致知不可不誠意。誠欲正心必先誠意。誠意是至緊要關頭。傳者先將自慊自欺。分別箇様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内拈出慎獨

二字。便是把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裏面的事。故又將內外合一的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之言。咏嘆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全在于此。

誠意節　按善惡是念。好惡乃是意。誠之者期其發而必遂。而有以寔用其力耳。毋自欺四句。要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二句。正言之也。此之謂者承言之也。毋訓禁止。乃是誠意者自家禁止。惡惡是在意念上務決去。好善是在意念上求必得。而下一皆字。亦不可忽。自慊不是效驗。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按至末句只是所謂自慊者如此。如此固非若言行之昭著其寔與不寔。衆見而共聞也。已所獨知而已。是故君子於此。必兢兢乎慎之。所以審欺慊之幾於獨者。無異於衆所及料之地也。所以嚴斯慊之防于獨者。無異于物所及覓之境也。此則君子本居敬之心以窮理。而尤加謹於力行者也。　按自欺只是瞞心昧已。

小人節　按閒居節不是抽寫小人形狀。全要歇得慎獨意活。為不善無所不至。此惡之誠于中也。人之視已二句。此惡之形于外也。不小人不能慎獨意。當在形于外句下補說。人之視已。人字專指君子言。小人見得已非人所得視。而人偏能視之。有奪其所恃意。

曾子節　按此節頂上文來。只承自欺。不承自慊。觀上文人之視已。則独中明有指視之者。故自已指視。意雖亦有之。然却以人之指視為正說。

潤屋節　困勉錄德字指慎独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已下心廣体胖是善之形於外。　按但言心廣体胖。不言心正身脩。分明尚有工夫在。蓋誠意之君子。心必寬平。而未必退藏。身必舒泰。而未必周旋中禮。猶未許其正其脩也。　又潤身處。全在心廣体胖見得。不專在威儀上。故廣胖即潤身之實。不是兩層。　張彥陵必誠其意要說得自然。若說為心体之驗而後誠。便是有為而為即偽也。君子一味慎獨。求無自欺而已。

脩身章　按首節不止之故。次節明身心之關。末節用正結言正心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懥恐懼等。自來不得。此謂二字。承上兩節而不粘上兩節。以次節盡不得脩身之事故也。　存疑正心工夫。第一緊要在察字。察者察其有所與否也。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即是此意。　按心該動靜而此處单就動邊說。故正工夫。重在動察而暗含靜存意。

脩身節　困勉錄首節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　按此節只重一有字。所字連下讀不重。四有字翼註俱兼意必于先。固我於後。言一有時。此心便不正了。不待其發于外而後不正也。蓋此節雖屬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接應。不得混說。

不在節　按首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即是不得其正。無兩層。心是一身之主。心既不正。身自不能脩了。視而不見三句。皆是言身不脩之事。皆是粗而易見者耳。粗者已不能見。況義理之精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也。

此謂節　按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及敬以直之。俱屬在正其心。正字內義講。此節但粘首節有字來為妙。如云正之於未發。不先着一有之端。正之於已發。不多增一有之念。

齊家章　按首節是詳言身不脩。次節逆語言以証身之不脩。而齊

家之不齊在言外見得。故晚村云末節此謂句。總承上兩節來。以次節註云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者所以二字。則次節不指不家齊。而仍說身不脩明矣。 又大全云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時。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又云正脩兩段其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之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

齊家節 翼註人是衆人。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仝。張彥陵辟字俱指大過一邊說。就是不能知處。非是辟由於不知也。 按好不知惡。是美中之惡。惡不知美。是惡中之美。上章及此章註中兩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

故諺節二 困勉錄章句偏之為害一句。較上節還深一層。觀大全味于云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可見。但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脩。 按家之不齊有兩意。我偏於好惡。則家人亦偏于好惡。此一意也。我偏於好。則家之未純于善者不加勉。我偏于惡。則家之未純於惡者亦自棄。二意兼說方完。

治國章 按通章只重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句。孝者二節。言教國不外教家。推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原。仁讓二節。言教家方可教國。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寔。故治國一結已盡。後只三引詩以咏嘆之。家離不得身。故註必從脩身說來。不出家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章內處處皆兼化之推之二意。

治國節 按孝者三句。孫書及洛柱兩先生論說甚詳。於愚意都不慊。竊謂孝悌慈是君子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即是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即是教國人所以事君事長使衆的道理。如此說即以孝弟慈屬君子。以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亦不侵下一家節。說效驗也。不可教。即是我之不能教。可與能特假此之詞耳。附張彥陵以三字分之曰孝弟慈。以二字聚之曰仁讓。以一字括之曰仁。行其仁之術則曰恕。

康誥節 翼註過文曰是孝弟慈也。豈假強為哉。觀慈幼一端可見矣。此乃是說孝弟慈之不假強為。不是說孝慈之通於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為。求之求赤子之欲也。兼好惡說亦得。 困勉錄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要細玩。蓋孝弟慈必須格致誠正許多工夫。此獨言不假強為者。只以其良知良能言耳。故章句補此一句最妙。 按既是本於心之誠求。自然不待學。未有句即在誠求內看出。須會着不假強意講。自然免倍。

一家節 按仁是孝弟慈之藹然處。讓是孝弟慈之秩然處。貪是貪欲。戾是背理。總與仁讓二字相反。勿从貝。貪戾在一人。則其家可知。故按云一國作亂。訓機發動所由。發動有神速意。發動所由有至微意。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只重在仁讓邊。

堯舜節 按首句不是証上文一人定國句。此特起下語耳。蓋上言感應之機在一人。此則言一人之所以致感應者。必本於藏身之恕也。藏翼註訓作存。恕字與不欲勿施不同。彼重在及人。此重在推己。語錄有諸己二句。是責人之恕。絜矩與不欲勿施是愛人之恕。

故治節 翼註此結上當帶脩身說。又要將上文融会入講。 又曰以上是詳釋治國在齊家。以下只引詩以咏嘆之也。

桃夭節三 按此傳上面皆言齊家治相關之義。故緊承孝弟慈。此三引詩却正指示齊家下手緊切工夫。節節次第有意。蓋家之齊其故在父子兄弟。而齊之難却在夫婦兄弟。而夫婦尤難。故齊家之

始本於夫婦。下句宜其家人。不復指女子。言。已就治國者言。宜兄宜弟國君諧合於兄弟也。下句亦應切宜兄弟還講。其為父子兄弟足法。正應其儀不忒句。雖兼言君子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足法。及君子之家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亦皆足法。然須重在君子之家上。蓋此三引詩。咏嘆齊治相關之旨。所重在家。已不復重在推本於身意了。

此謂節　按此處在字與致知在格物在字又同。不得以彼例此。此節只結三詩。不結通章。

平天下章　吳因之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絜矩于好惡之間。大意已都盡了。自桀只至驕泰則肆。言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而要其所以得失之幾。蓋欲有天下者。兩存勤戒。絜矩而與民同欲耳。生財有大道至末。蓋申致其意。而言理財者。又當從事于絜矩也。言理財則用人在其中。而好惡不待言矣。大抵此章之旨重見疊出。只要見得絜矩之外無平天下之道。而与民同欲之外無絜矩之道也。然所謂與民同欲者。不是全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公財貨用正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耳。

平天下節　呂晚村上老老三句是興起其心。在以身為教。末句是遂其願。在因人心之同。而為聖人之政。此是兩義。然以身教興起其心。意在齊治章已說盡。此處引來。見平天下之道也。只在此同然處匡處耳。故兩意中只重遂願。不重興起。蓋治平教化更無二理。只政事大不同。故平天下通章。都在政事上說。不在教化上說。首節只重轉出末句為全傳題目。若復回轉到躬行教化意。便失其旨。又從國與天下形勢寫到人心。從人心寫到道。容易寫成三橛。惟將道字逆入。云平天下有道。原從家國人心全然處推廣而得。則三極為一線矣。蓋中三句雖由國說到天下。首句原從天下說轉國來。故道字先納入首句。則兩番轉摺似分實合也。翼註道字王道的道字。矩在心而推以絜之。屬政。天德王道實不相離。朱子能使人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興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也。

所惡節　按此節乃是絜之模樣。不是絜之實。六毋以字最重。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其專言所惡者。以人情順則安受則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也。然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故下遂說好惡。

樂只節　按好惡二句。即是絜矩。不是推絜矩之要。好之謂以萬物並生為念。欲使老有所終幼有所養長有所奉也。惡之謂以一夫不獲為憂。惟恐老有播遺天顯罔克念幼稚莫收恤也。此之謂是見得承當之難。蓋為民父母。自是作元后者分內事。宜歌頌之說。效驗之謂乎。

節彼節　按有國者三字。已就詩詞推開。在平天下者身上說。蓋註云民所瞻仰。謂望其能推己以及人也。惟望重則責深。故曰不可不慎。張彥陵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出度民心志。乃是能絜矩。辟字須發出不度民心意。乃見不能絜矩。下理財用人。俱要以此意會之。

殷之節　按道得眾二句。雖寓結上文意。實則重在釋詩。得眾得國詞屬假借。亦見天性之不可泯處。則本之不可不務明矣。

秦誓節　困勉錄此節是言大臣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而因以起下人君好惡之得失意。　按一个人只是言有一个大臣也。且虛說。止以位言。斷斷誠一。誠是無修飾意。一是無枝葉意。無他技。只是形容斷斷。止就外貌言。如有容以心言。若有之亦要

說向心上去。以能者以此故能也。子孫黎民對說爲妥。

惟仁節　困勉錄天下有可植之小枉。故舉以化之。有不容之巨奸。故流以拒之。按末二句要于平中見側。口氣最難渾宮融。當云仁主於愛。仁人以愛人爲心者也。而放流迸斥如此、何謂哉。蓋國家之事。必藉正人爲之佐理。此娼疾之人不去。則彥聖有技之人不進。此甚可惜也。惟仁人自誠意以來。好善惡、之源。求諸己者必欲其自慊。則其發之於愛人惡人也。其私既淸。自有以獨神其彰癉之用。　翼註二能字。要與下二節相反。愛人之所公惡人之所公惡。此反拂性也。愛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至。此反命過也。

見賢節二　按二見字即註知字。含淺者。命只是懈怠忽畧意。過是寬縱太過意。命過者知賢而不知用。則賢者無復用之時矣。知惡而不知退。則惡者無復退之時。故曰君而未仁重未仁上、按國無創業守成言。儀監二句。乃總承末表師而言。

先愼節　翼註先字當承愼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愼。凡好惡皆宜愼也。而德爲好惡之原。故先愼之。按德是格致以啓其愼之端。誠正以致其愼之寔也。愼德在絜矩之前。是矩之所以立也。四此字俱是即此使有不待外求意。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說。

德者節　按德者節是承上起下之詞。德爲本者。以其爲衆務之所從出也。財爲末者。以其爲有德之所自致也。不可說爲財之本財爲德之末。外本內末。與上有德相反。爭民是使民爭鬬也。施奪是教民却奪也。此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

財聚節三　按此節承上爭奪來。言民至爭奪。自不得有其民也。與上有人有土反看。下節又承民散來。言民散自不得有其財也。與上有財有用反看。惟命節承上五節而言。善承愼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貨悖出來。不常全在二則字上見。有媢忌轉移意。

楚書節二　按註云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則此二節言無以爲寶者。總是不內末意。以善人仁親爲寶。總是不外本意。不是結上理財起下用人。　又此二節見計功謀利者。亦必以正誼明道爲言。雖身字正點醒世主語。好惡顚倒。只圖自家快活。不知及身之禍已在目前。信乎有天下者。不可不絜矩以公好惡。

君子節　按工言絜矩言好惡之公私詳矣。此言忠信。又從公私中推極誠僞敬肆之分。蓋所以行此好惡之公者也。君子以位言。不指已能絜矩者言。以下文仍有驕泰遣也。有字只是說有此位。即有此道。大道即是絜矩之道。忠信何以便得。蓋先自盡其孝弟慈之心者忠也。本孝弟慈之心。而實見之事者信也。必自盡其心而後心之所推者不妄。必寔見之事而後心之所及者不虛。本孝弟慈言者。以忠信原跟藏身之恕來也。君子以誠意爲先。而体之以忠。不貳不雜。以寔其心。施之以信。不移不變。以寔其事。由是心與事合。則表裏皆誠。、則虛中無我。而察之者精。凡人之各有好惡者。無不周知其隱。且誠則至公無私。而處之者當。凡所以好其好惡其惡者。無不允恊其情。則大道不由茲而得乎。是君子之得天命。而因以得衆者此也。否則驕而氣盈。蔽其公好公惡之本心。泰而越檢。不循乎當好當惡之寔理。則大道不由茲而失乎。是君子之失天命。而因以失衆者此也。

生財節　按困勉錄云此節不當承近脉而承遠脉。云遠脉者先愼

十德教節是也。生字正與聚字相反。本文生財足財。俱指國家說。生之者衆。則是民間之財之所以足。民自生之。而吾不以冗食耗之。民自爲之。而吾不以冗用疲之。此百姓足而君亦足也。恒義豐亦常变言。

仁者節　按仁者下當跟慎德來說。以財發身即在得民上見。不專利利民。天下愛戴此身。自然尊崇。故曰發身。下句輕帶。

未有節　翼註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未有指实如云感恩思報。懷德効忠。而竭其忠君親上之心。使是。終事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固其成說。盖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于民。且不自愛。則財出于君。敢生覬覦乎。

畜馬節　按此字總承上三項來。此二句只以義理論。已就上文推開說。不以利爲利者。未說到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不可忘也。以義爲利者亦未說到義。亦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即是利也。下節方極言專利之害。

長國節　大全盧氏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歛則失人心而干天怒。故菑害並至。菑由天降禍由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二句。上所引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絜矩之當。此所引就利害上說。尤足明絜矩之不可不務。　按提出長國家三字。使見父母具瞻之責。曰自者咎小人倡導侈心。曰使者咎人君假借大權。假指君說。善之者賞其納忠。嘉其任怨也。

中庸

天命章　按首節中明性道教三項。其實只爲道而發。故下緊接道也者三字。第二節首三句。總貫戒懼慎獨言。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是敬以直内也。慎獨原即在戒懼内。抽出緊要工夫言之。是由靜而動之始。是義以方外也。君子敬以直内。則敬立而誠存。義以方外。則義精而幾審。所謂不離道於須臾者。蓋如此。喜怒節又推原道不可離。透出中和。起下位育。教人從戒懼慎獨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自有位育效驗。總教人須臾不離乎道也。

天命節　按惟天止此大生之理。純然無妄。爲化育所從出。而其用則寄於二氣五行之中。由是以生人。凡受氣以成質者。莫不秉夫仁義禮智之性。則在天者極其純。而在人者亦未嘗有所雜也。推之於物。亦分是命以爲性。則離天命別無所謂性也。性之麗於形氣者。正此粹然之理。故率而驗之於人倫日用之間。即爲坦然共由之道。〻緣事物而見。非緣事物而有也。故舍率性別無所爲道也。但人之於道。不能無過不及。故聖人豫爲之品節。使各循〻以就裁。使遵道者全其所有於己。立教者非益其所無于人也。故離道以言教。殆別爲一教。而非聖人所謂教也。三項雖兼物說。実則重人一邊。

道也節　戒慎二句。固是舉靜以該動。然畢竟以主靜爲極至。故當覩聞未起。已無所思。而中常有覺。惟舉居之以嚴肅。守之以無爲。則心之精明。有以自持。中之戰兢。有以自檢。又誰能爲之擾其天。而蒙其体哉。註語特揭天理之本然。用意最爲精當。若但作統体工夫看。終似鶻突。

莫見節　按朱子於上節從見聞處戒懼說到那不覩聞處。雖係就體工夫。寔重在靜一邊。此節從見於聲音容貌。發於行事施爲。收轉念慮上是由靜而動之。初非偏于動也。幾者動之微。與莫顯乎微。〻字俱兼善惡言。

喜怒節　困勉錄明季講家以中爲不偏於有無。依朱子是不偏於喜怒。而非不偏于有無之謂。盖未感物時。胸中原有主宰。程子所謂靜中有物。朱子所謂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不偏于無。固不待民言。但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止在中間所謂中也。　翼註和如五味之調和一般。發不中節。不但怒與哀不是和。即喜與樂亦不是和。發皆中節。不但喜與樂是和。即怒與哀亦是和。只因無所乖戾故也。　附震川兩節文。是其未發也。外之所以感于吾者不至。而中之所以應於外者未萌。時則發藏於寂。而鑑空衡平之体。立於無形無感之先。初未嘗有倚於事理之偏者。而謂之中焉。自其已發也。外之所以感於吾者既至。而中之所以應于外者逆形。時則發動於有。而物來順應之際。得夫按事宰物之宜。初未嘗或戾于性命之正。而謂之和焉。惟中也。則處於不偏之地。而至虛以待天下之寔。沖穆無朕之中。而萬象畢具。取之不竭。用之不盡。淵乎天下之大本也。惟和也。則循其大道之公。而至正以通天下之志。事物無窮之變。而一理以貞。放之四海。推之萬世。坦乎天下之達道也。觀於大本可以見性之無所不該。而萬事萬化之所出矣。觀於達道。可以見情之無所不通。而萬事萬化之所行矣。

致中節　按人各得天之所以命我者。而我率之以詣其極。則我與造化便通一而不二。君子由動至靜。而純其戒懼之心。愈收斂則愈精明。無義理之端。而常凝性真之体。則中無以加矣。君子由內至外。而一其謹獨之心。愈廣大則愈精微。窮事理之變。而達還天則之常。則無以加矣。若是則吾致吾中和。而所致者即天地之中萬物之和。中合天地之中。未有不各止其所者矣。和通萬物之和。未有不欣欣交暢者矣。有其理則寔有其事。有其事則實有其效。不論在上在下矣也。

君子章　按此章見天下含人品只在中庸。中庸工夫只在一敬。于思于前章發明中和之義。這箇中和合言之只是一中。〻是極平常的道理。故謂之中庸。然雖中庸而君子小人之分全在于此。故復引仲尼之言以明之。

仲尼節二　困勉錄天下之所共尊者君子。而君子無他能。体此中庸而已。靜焉而無所偏倚也。動焉而無過不及也。平常之理無少或虧。這便是君子。天下之所共惡者小人也。而小人無他。不能体此中庸而已。靜焉而不勝偏倚也。動焉而有過不及也。平常之理全與相反。這便是小人。可見這箇中庸。關係人品如此。　又此章是言君子與小人相反處。以下諸章。是言知愚賢不肖之君子不同處。　張彦陵下節是上節註疏。作推原說。　按君子之德〻字。要深看。盖時中地高位儘高。註知其在我句要細認。是惟有精義入神之功。方識得酬酢萬變之中。〻雖無定在。而其本則皆出于吾性之德。而具於心者。君子知此。故能戒懼以養其未發之中。爲酬酢萬變之主。及其涵養既久。發皆中節矣。而又動輒檢點。能隨時以處中。而因以無時不中。通彙朱程之說觀之。戒懼是平日涵養工夫。呂陸二先生即貼在時中上說似未妥。

中庸章　困勉錄此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

以起下章之義下文知愚賢不肖皆所謂衆人也按無過不及只在中庸二字內至字又閒說愚不肖減一毫不得賢知增一毫不得故曰至本文能字起下數能字最緊要

道之章　按此章只承民鮮能來上節非以道之不明不行專歸氣質蓋慨無陶冶氣質者即所云世教衰民鮮興行故也下節又嘆人之不察又是一番感慨自來專咎氣質則是諉其責于無可如何并下節意思亦淺

道之節　按翼註不能擇則不能守故知愚屬行邊不能守則擇亦虛故賢不肖屬知邊　附時文李作我思世盛教之盛也人各化其其生質俗尚之偏此乎康正直之德所以行也及夫王澤之竭也則自棄于大中至正之極其晦寘否塞之弊所由深也此章題前二比說得深摯有味

人莫節　按人即是知愚賢不肖之人飲食亦是道中一事不作影喻說　附李作後比道存乎日用飲食之常而溺於情者不知其精誠於事物之理而為之深探其原焉天命人心有即此而在者矣道行于須臾終食之閒而化于物者莫喻其要誠于歷感之際而為之深察其幾焉戒慎恐懼有不容自已者矣

道其章　翼註此節只承知愚來不承賢不肖　馮漢宗夫子本是嘆人不能行道而乃云道其不行其字內有無限寓意言道豈不行其不行也固自有不得辭其責者在

舜其章　吳因之首章以戒懼慎獨為不離道之功此合下又以知仁勇為入道之門　又合四章有能擇之知而後道行有能守之仁而後道明舉大舜而正以見能擇之知故邇察隱揚及執兩竭重而用中意頗輕舉顏回以見能守之仁故拳拳服膺意重而擇乎中庸意輕　按二好字有精誠與契歆已而不能意隱揚是惡投之即化善投之即契也兩端是舉首尾以該中閒不止兩而止衆論不同只是善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用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之於民不是用民之中其斯以為舜有如斯而已至為舜之意恐上聞察說有必如斯而必可為舜之意恐上擇執說

人皆章　李毅侯此章意猶云道其不明矣夫　按兩予知一是自矜料事之明一是自矜晰理之明擇乎中庸只就日用事物之理言淺看不能守是復失之於過不及也言不能守使該得不能行其不能行總由于不能知也

回之章　困勉錄此章大意是承上言道既不明必仁如顏回而後道可明也在夫子口中擇守並重子思引來則重在能守邊　翼註為人二字要本生質之粹而又能察說擇即格致之旨善即中庸得一善非止守一善有隨擇隨得隨得隨守意能守便能行了

天下章　按着此一章要人知中庸之難必如後章所言之勇方總能得章句精義屬知仁熟屬行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屬勇統貫上義精仁熟　須知天下國家三項若做得恰好處亦就是中庸

問强章　困勉錄此承上章中庸不可能言必如夫子告子路之强然後可能中庸之所以不可能者只是不强耳　按中庸雖能只為世人委靡不知吾性中至剛至健自有真强南北以勝人為强君子以自勝為强辭重末節

問强節　按子路以剛足以任道而未得其真故問之三與字正要他不為氣習所移抑而字即是郤北二句中轉語南北之强全在註中含忍果敢四字上見得居之是以其强自處非居其地也此

愚君子淺看與末節不同

君子節　困勉錄　君子之強在理不在氣在以理自勝不在以氣勝人故有時與人同是謂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此理不可奪也有時與人異是謂中立中立則易倚而君子不倚此理不可奪也以至處窮處達境不一而君子之不變則一此理無之而奪也豈南北之強所可同日語哉　陳褧亭　不變塞是處通顯之地不改塞素風也蓋致主匡時君子塞時之素志其用也必須堯舜君民如伊尹處莘耕野而樂道則是無道而冶一德一心之交此之謂不變　困勉錄　必能擇能守而後進于強亦必有如是之強而後可謂真能擇真能守

素隱章　困勉錄　此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惟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道之不明不行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未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索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低道止于中盡于聖〻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箇聖者見天下只有此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

素隱節　按有字是容或有言後世便已得當時隱是隱僻之隱是在常道之外下章費隱〻字是在常道之中者此種人知人所不能知行人所不能行似猶愈于半塗而廢者然過猶不及

遵道章　按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自一病遵道而行本文但言行但遵字跟擇字來則知字意已寓半塗而廢雖是行有未遠要亦知之不真故也弗能知已當就道上發不能已蓋中道是天命之性能遵而行自有不窮之味不息之機我如何能已得

依乎節　張彥陵　依與遵不同遵字著力依字自然〻愚按晚村云依字是不離此做工夫戒懼慎獨正在裏許此意尤懇切　按遯世不見知只是一意不必太分別悔字要說得細不悔要說得自然道真在我自然忘卻顯晦惟聖句即所云中庸不可能也對照上過不及兩節緊承上二句乃見能字全理

費隱章　按此章言道無不在以申明不可離之意但只指示道体下數章方說到體道處此君子就現成說不重　又夫婦節正言其費鳶飛節泳嘆其費末一節結言其費

費隱節　按費隱皆形而上者就此形而上者之中有非見聞所及者故隱費隱以首節中和分者非以天命之道與率性之道分者亦非　附時文李作此理實而不妄故隱而不淪于幽渺之途其化而不窮故費而不滯于見聞之迹四語精透

夫婦節　按夫婦之愚不肖是夫婦之愚不肖者非謂夫婦皆愚不肖也聖人所不知不能乃是道之沒要緊處天地之大以道言不以形言憾是不滿足意此只要見道之用廣不可說壞聖人天地大承聖人天地來是萬物就夫一太極也小承愚不肖來是萬物各具一太極也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

鳶飛節　呂晚村　上面說費在廣大無盡處儘放得開了此又引詩就其中變動流露處提出聖人無所不在無時不然當下色〻可會所謂吃緊為人活潑〻地也　附時文劉作氣者理之所為而理必藉氣以行其為流動而充滿者誠体物而不可遺矣理者氣之所資而氣又載理而出其為鼓舞而動盪者固至誠之不可揜矣

又舉曰無非鳶魚。吾心自有飛躍。而上下皆載道之體。天淵非高遠之境。其理可遠觀而盡識也。飛躍者鳶魚自然之性。鳶魚飛躍一端之呈露。而上下之網縕。原非形象。天淵之富。有亦非神奇其機。可靜觀而自得也。

造端節　按此節註云結上文。君子體道之功只在言外見。故此節只重道無不在意。本文察字。即上文察字。但彼合大小言。此專就大處言耳。　徐旬溟道無端。特以其造於夫婦身上者言之。道無至。特從其所造之所至者言之。

不遠章　按此因上章說得道廣濶了。故又引而近之緊要處。只在首句。自伐柯以下。章句取張子正蒙之言。分三節各自一意最的。有以忠恕作貫者非是。

不遠節　按道之費無所不在。則盡人皆在道中。因各有其當盡之道。故曰道不遠人。〻之為道二句。非慨世意。正見得道之不遠耳。為道之所以遠人。當靠定知行之通講。盖此是專對隱怪一流言。

伐柯節　翼註猶以為遠。下須補云君人之則即在人之身。乃其不遠矣。故君子云云。又治人就教人說。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不是姑息。以道本不容有加也。

忠恕節　按道字只當仁字。與忠恕對看便分曉。或問云所謂道者當然之理。根於人心見之行事。不待勉而能。然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施無不當。玩此根于人心。〻之德也。見之行事。究之理也。心之德自無不盡。究之理自無不推仁也。然盡則心之德全。推則究之理廣。故曰違若道不遠。道與忠恕只分自然與勉強耳。

君子節　困勉錄子臣弟友。主夫子之子臣弟友言。不是泛說。慥〻是贊詞。不應夫子自言而自贊美。今當斷自庸德之行以下。為正言君子之道。謂己之所未能者。皆君子所已能。而自勉之意在言外。　按請所求全要見得求之以彝倫日用之常意。方合註中道不遠人三句意。謹訓擇其可謂擇其既行而可言者言之。不足有餘只是他心上見得如此。愈行愈見不足。愈謹愈見有餘意。足字要說得細。萬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不足。而不敢即首章戒懼意最重。言顧行二句。承上來。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胡不作豈不看。言這箇君子。豈不平〻淡〻。而成萬實之輝。又何用索隱行怪為哉。

素位章　按承上言道不遠于子臣弟友。而子臣弟友又各有所處之位。通章位字因重。而末節身字亦重。盖身之所居為位。反是為外。就位行去。不能無得失兩境。俱反求之身。〻之有失。亦豈為君子病。惟不因失而失其求之〻心。那是正己自得根由。

素位節　按行是字因位盡道。不是苟且塞責。願字不但營求少有動念。即是位與外是要還不定的。願外如未得思得〻小得大既得思保守已失思復得之類。皆是不但逆境有願外。即順境亦有願外。不字須斬釘截鐵。始得窮到義理公私之間。方是不字真領。非僅不妄求不可必得也。

素富節　按四个行字可味。是盡其居位之道意。於位中之所當行無毫末之不盡。則心中廣大寬平。真有不可告人者。此之自得。識得此意。即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非逍遙閒曠任運自然之謂。

在上節　按陵有征求抑侮意。援有趨利附勢意。正己句是總結上文不陵不援意。乃過遞語耳。陵援之心即是求人。求而不得則怨

生。無求故無怨也。怨字包下怨尤。怨尤之念。願外者所必有。説到不怨尤。而不願外之心益顕矣。

居易節　吳因之此總上二節而申言之。未是結上文。子思特揭出易字。見素位而行。隨地安穩。儘好受用。正欲人須臾不離道也。　翼註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　賽合註重君子一邊。下句輕不可平對。

射有節　按引孔子之言只重反求句。蓋求於身之中即所云素位也。不求之身以外。即所云不素願乎外也。　附時文陳作人方摧敗之餘。志氣精神。常多不復自振之意。而反求者且對深其刺責也。益守初心而不變也。已人當挫折之咨嗟怨憤常有不知所措之憂。而及求者且愈容其持循也。固戢群情以自勝也已。

行遠章　困勉録此章言進道之序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説得濶了故特説箇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所當盡也故又説個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説個自邇自卑則益切矣　又此章高遠只就位説不必説到聖人天地所不能盡

行遠節　按君子之道不作進為之方説進為之方在君子之道四字下辟如二句只重必自二字蓋高遠本在卑邇之地君子豈推而遠之卑邇已涵高遠之量君子豈盡而限之但必審其所自則用力之地乃寔從入之途始真耳

詩云節兩按子思引詩兄弟妻子平説宜室家頂上既翕来樂妻好頂上好合来妻子兄弟不是卑邇父母不是高遠然事行此而效應彼則所云自邇自卑者於此可以得其意爲意字要味　翼註百行莫先于孝如何順父母反在後蓋人子之事父母固先兄弟妻子而用其情然使不能聚一家之歡心以事其親亦安足父母之我順也

鬼神章　困勉録費隱章是就物之形上見道之無所不在此章是就物之氣機上見道無所不在　翼註嘆鬼神之德之盛且虛説次節正見其盛最重三節驗其盛四節証其盛俱輕末節結言其盛

鬼神節　按此章鬼神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不專指天神地祇人鬼言註中造化之迹迹字指能屈能伸者言非謂有迹可見者性情功效存疑説得最明云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之性情到那体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爲德二字不重鬼神之爲德猶言鬼神之爲鬼神耳盛在無所不在上見　按陰陽是氣鬼神是氣之靈處註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言

視之節　按註中物之終始云云。不是只体終始而顕不体中間謂自始至終皆体也。　附熊鍾陵作。常人求鬼神于萬物之外。專以不見不聞者爲鬼神。則日見其無。君子見鬼神於萬物之中。即以能視能聽者爲鬼神。則日見其有。又物不息則不能生。而其息者即鬼。物不生則不能化。而其生者即神

齋明節二按上節不重人敬鬼神只重鬼神發見昭著洋洋如在不是恍惚無定之説只是拍塞都是鬼神意　按格思是体物也若可度思便有所遺矣格思而不可度正見体物而不遺處此祭屋漏之鬼神証体物之不遺不是申上節祭祀也

夫微節　按不見不聞者鬼神而凡可見可聞者皆鬼神爲之体則是鬼神不在聲色之外而又非自聲色中来也蓋微之顕也微非

有意於造顯亦非微之分而為顯乃自有不得不顯者蓋理至而
氣以行性命正而品物流行也　按此章物是形鬼神是氣誠是
理氣與形是一是二理與氣非有彼此先後所謂誠者即陰陽而
指其本体耳故註云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附時文張作自其親切
者言之則魂魄之鬼神其實而可據者心也在天在廟凡祖宗之靈
靈爽皆生於心之真摯矣然非曰天下本無實而可據之理而惟
任吾心之所造也其所造者蓋即天下之實有斯理而吾心遂因
之而然蓋確然有屈伸往來之機矣則心存乎實而理未嘗淪於
虛者有如此之親切不與也夫自其廣大者觀之則化育之鬼神
其實而可據者理也一陰一陽其鼓物而不憂皆出于天理之無
安矣然非曰造物本無定而可據之心而惟聽夫理之自運也其
自運者蓋即造物以無心為心而斯理遂因之而行益信乎聰明
明威之孚矣則理微於實而心亦未嘗託於虛者有如此之廣大
可見也夫　按或問造化無心朱子云自有無心之心若天地無
心何以人得之為人之心物得之為物之心　張作本此意透發令
人閱之朗然

大孝章　按此章是從庸行之常旹出道之費究章末須繳到孝上
蓋大德受命是古今不常有之事然極古今不常有之事皆是孝
中所有可見庸德之分量無窮無盡

大孝節二　按首節德福平說次節以德獲福側說德為聖人是孝因
德盡不是德因孝成尊為天子四句見得尊親養親慰親之大意
按故大德節與末節俱實指舜說四其字指大德言四必字分明
有篤厚中重意故下緊接故字

故天節二　按此二節一喻證俱不可找正意篤字含下培覆二意憲

憲正是可嘉可樂宜民是在野者人是在朝者據詩傳云言王之
德既宜民人而受天祿矣而天之於王猶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
之佑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大德節　按受命即尊為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在其中必
受命非必之於命乃必之於受命者也是論理不論數也

無憂章　纂合註子思引夫子論文武周公之事以明費之大者作
三柱看文王時可以無憂而不憂非不足武周時可以有為而有
為而非有餘蓋文王以無為為中武周以有為為中無非道之所
在也

無憂章　按王季二句只言父賢子聖未可犯下作述無憂以過言
不以心言然惟文王能因過以盡道故得無憂試思前有賢父後
有聖子自家有一毫缺失便不足以承前而裕後文豈恬恬度日
者故作文要說得好

武王節　翼註過至一戎衣句當云失其纘緒也本不期于有天下
也奈何紂惡貫盈不得不伐於是一戎衣而有天下如此一轉方
妥切不可以戎衣以作纘緒之實　按緒是三后忠貞王家仁厚
斯民之緒不失與必得異尊富等亦與舜有別

末受節，按首句是過遞語當補說文王德指尊親之孝錫類之仁
言乃所以啓之者制作也文王以服事殷于礼制不得為武王晚
年受命於礼制又不及為周公于是起而成武以成文王之德焉
按斯禮是指追王上祀父為大夫八句舉其祭祀之礼而以葬
禮形之葬祭不平葬用死者之爵是貽死者以安祭用生者之祿
是伸生者之情期之喪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
敵親斯礼也下一達字是由上而達於下也期之喪下兩達字是

由下而達於上也此言喪礼只因祭礼及之不並重
達孝章　困勉録此章概文武周公之孝以見道之大達孝二字是
綱善繼善述乃達孝之实耳春秋五節即所制祀先之礼以見其
善繼述郊社節合事帝事先之禮以見其善繼述盖盡倫盡孝制
揔是孝中事揔是道中事可見道無限量
達孝節　按天下只有天理是人心所同武周制作都從天理上見
為人心所同然萬世由之而不易自無一人議得他這箇孝道是
家國天下所共稱的豈不是箇達孝
夫孝節　按由心所欲為言曰志由事所當為言曰事志事只是一
件故下文但言述事而繼志在其中通節不粘住武周正見此理
横天塞地凡為孝子皆當如是即在武周身上說據註大者亦當
以制禮立論粘定伐商一節大謬
春秋節　按此二節是詳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上節是事神之謹
下節是待下之周揔是一時事祖廟即宗廟可謂祖亦可稱宗脩
其四句須照定事死如生二句說　四書鏡春秋節要見得通上
下意祖廟雖有隆殺宗器雖有重輕裳衣雖有多寡羞等時食雖
有多寡而皆使之得以自盡也下節倣此
宗廟節　翼註此與上節俱一時事過文云斯時也又有宗廟班立
之禮云云　困勉録宗廟之禮禮字専指序立之礼不泛指祭礼
序者不過别其班次耳子姓有宗祝有司之事者則各以事序其
無事者列在阼階之下則序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
非如祖考之以左右為别也爵有貴賤貴中有賤以别尊卑也序
事言辨賢而不及否盖禮諸侯歳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射宮其
容体比於礼其節比于楽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則与祭之士皆賢
此辨賢只是辨其材能故用人不遺其能耳非辨其賢不肖也旅
酬下為上註是言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按儀禮是子
弟先自卒觶以勸其長飲非為其長代斟酒也逮賤之賤以卑幼
言然亦不限定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齒非泛言淺説云當
序昭穆時昭穆同則論爵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
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説本蒙引如此講則序昭穆與序齒方有
分别序昭穆與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
合異姓之事此兩節時祭祫祭皆如此　按本條題單出無上句
作禮下句作禮意
踐其節　按此承上節而斷其為至孝不用着力註意字可玩位禮
楽俱着今日天子說踐位是主祭助祭之人皆踐其位也然此位
即先王之位不常是周公設的位也是周公継先王設此位也行
礼奏楽亦然彼敬所尊須春秋節愛所親須宗廟節其字指文王
至孝即達孝非有二也此句只指武周言
郊社節　困勉録郊之礼惟天子得以行之以事上帝社之禮則通
上下行之以事后土宗廟之五年一禘惟天子行之以祀其先宗
廟之三月一嘗則通上下行之以祀其先　審合註上二段不甚
重只起下三句　張彦陵明乎三句不重人能明之上只要見得
武周義礼之宏遠也附時文張作合漠乎造化故事地察而事天
明通極於神明故仁率親而義率祖非天下之至精不足與于斯
也寔會乎氣化未分之始而凡在宇宙之内者不啻呼吸之皆通
上追夫厥初生民之前而凡在氣類之中者不啻性情之咸接非
天下之至誠不足與於斯也　又附李作天者生民物者也孝子
天地而不能仁愛天地之民物者有之矣是故明乎聖人事天地

之心則所以肥與民物者運天下于掌上者其理昭然而可知矣祖者生于孫育臣庶者也孝於其先而不能仁愛祖宗之子孫臣庶者有之乎是故明乎聖人祀其先之心則所以御乎邦家王天下如反手者其道曉然而易見矣

問政章 按此章重在人存政舉一句首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故為政在人至不可以不知天敬君知脩身之要務知天知人事親要務也天下之達道五至則知所治天下國家敬君知脩身之全功入德成德行道是全功也九經至九經節是政舉凡事至末是詳言脩身之事以為舉政之本蓋脩身之要惟一誠脩身之功在擇執總究得脩身道理

問政節三 按人存人字雖兼君臣說而意寔重在君一邊人道〻字輕看節內政字俱指文武之政言講此節翼註云人道之敏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猶夫樹而已夫政也者蒲盧也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一遇其人不俟頃而奏治功如此捷人字在內方妙

為政節 按首句一頓不重次句亦輕蓋只因工作渡急通末句以身內兼好不好說註則字極活言其身為何等身則其人為何等人也脩身二句是一段綱領下文五達道三達德其條目也此處仁字指愛之理說下文仁知勇仁字方以心之理德言

仁者節 按此節緊承上仁字而釋其義言仁即是人見人非血肉之軀由仁而行之得宜便是義〻以心之裁制言親〻是合一本九族言親〻為大對五達道言不對仁民愛物言尊賢為大是言凡事皆有宜而此則宜之大者不必云凡事物之宜皆從此一宜生出而後謂之大也至末一句自來無的解或云礼生等殺或云等殺生礼因變而為等殺即禮之說又未免核却所生二字殊不知等殺是天理禮是天理之節文有此天理便有此節文這箇禮難道不是天理所生栽與仁義同原不假安排措置者乎其節之也有不容不節者非可意為減也其文之也有不容不文者非可意為增也總要在天理上隱括人事在禮所生二字方見着落漢皆一句題句結云信乎無体之礼即等殺而俱形而聖以之作明以之述要一本乎所生而不以己與焉者也此最明徹

君子節 體註此〻與上節總究得脩道以仁一句此節從仁字節中推出道理如此〻節從脩身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因為貫串上二節句法似注到知天其實總併身在脩身故朱子謂此節倒看審合註上二節特論理此承上二節方着君子身上而責成之重脩身上事親即上親〻之仁知人即上尊賢之義知天即上禮所生之天理皆脩身之先務也又知天內不可把等殺平看蓋不知天則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得其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得親親之殺而親之乎如此講方是 翼註人不知天則惟任情識意見雖強欲知人而不能律之以自然之則非以喜怒狥我之意即以毀譽狥人之情何以知天 汪大全知人知天即下文之知知固所以開其始也故朱子云知天是起頭處晚村乃謂知天是盡境恐未是

天下節 按五者天下之達道全要跟着身字說未見得人有此身必然有此五樣達德行達道即在行處見其明朗之知公渾之仁強健之勇也一字依註作誠字看但要說得渾融所以行俱是行道工言所以行達道者三德下言三德之所以行達道者在一誠

或生節 按上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恐君以愚柔自安故以始異終同之概勗之困知不是困後求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教之字俱

指達道言及其二字就困勉說言生安學利的人固到達裏困知勉行之人也到這裏在上知固不能於分外還一分精神在下愚亦不曾少得些子故曰知之一成功一

好學節　按此是入德之事即勉困者下手用功處亦不外達道而而他求與三句重在好字力字知字蓋自能則自知其愚而必求進於明分明與自是而不求相反言力便見他用力以挽情欲之流而歸于正路分明與徇欲忘返相反能知恥可見他以不及人之知行為恥分明與甘為人下者相反

知斯節　按知非空知實實從事三近而進于知仁勇也故能達德行達道以脩其身脩身內要見取人立政之本已端意下文治人治天下國家應兼理一分殊意講要之分殊是實理一是主

凡為節　按此是備論治法皆文武所已試者序即在目中目字意重親親以下依呂註以家國天下分配只尊賢似無所屬不知尊賢統乎身與家國天下者也身與家國禾下之理何一不藉尊賢以得

脩身節　按脩身等要虛說只重下半句道立謂不立者即其所脩者也平時講明謂理不惑就君心說臨時區處謂事不眩就政事說報禮重只是盡職意勸欣欣不已意財用猶言器用財用足只是貨物完脩意天下畏或云諸侯擁護內外莫侮意或云以德服人自有不威之威二意兼說方完

齊明節　按幾個所以字是我以此去脩之勸之也要重看齊明以攝其內盛服以肅其外非禮之念不以動於中非礼之行不以動於外故此兩句可以動靜分不可以內外分脩身為九經之首要將道德稱說去談所以致知人之明遠色所以尚好賢之心不殖貨利所以清用賢之路三項總其貴德事即總是勸賢事于親之賢者尊其位於親之親者重其祿以至凡屬懿親無不同其休戚是乃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是信之篤而不疑其掛私責之重而不苛其細事也忠信重祿是推誠以盡人心厚養以盡衆力也時使則諒生之力不分薄斂則終歲之勤有蓄省試頻則高下有稽餼廩稱則勤惰有儆送迎以資其道路之艱嘉矜以酬其向慕之意繼絕危亂不棄其難而保存之朝聘往來不愆其期而致厚之句句有實義抛荒不得

凡為節　審合註一是誠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意做出與上行之者一對看彼為天德之實此為王道之實總見一誠乃道德九經之樞紐也附徐作實至而名立事物之大凡也迨實離於名之中則靈聲相附雖良法亦無可奏之功意至而法立事理之不易也迨意遁於法之外則体貌相承難善治亦有必做之道

凡事節　按前面未嘗明說誠字而此處突出豫字者蓋暗接上文兩箇一來以還吸下擇善固執意故知之明守之固是豫字工夫立字只就凡事言實心素存實理素豫德可修道可行經可舉是之謂立立以其行之成就言也言事行道非道德九經之外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為言措此於天下則為事行此於一身則為行此皆當然之理則為道也言之而不可行曰跲行有不慊於心曰困內省而無惡於志曰不疚取之而自達其源曰不窮　新安陳氏曰前定字只申明工豫字非以豫與前定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

下位節　汪大全　此節是言在下位者不可不先立乎誠須一氣趕出誠身句丘月林云推言素定之意是從獲上處歷歷推到誠身又推到明善只明善誠身正素定之本意方才說出凡事豫則立之工夫來也　李衷一云信即真心感孚處以此孚友即以此孚君不信于朋友不惟名譽不起無以獲上同輩人旦夕切磋者尚感孚不來君臣之際暌隔更甚如何可獲順親是士人根本處大節有虧百行皆無足錄故友不見信　按反身不誠或問謂外有事親之礼內無恭敬之实此是承順親說下故然其实誠身當開說

又誠字有統知行言者有專指行言者誠身之誠當指行言者者也誠者誠之者之誠統知行言者也

誠者節　按此一條非相對之言乃是相承說歸重在人道擇執上誠者天之道二句主理不主人誠者指天命源頭說聖人有此誠凡人亦有此誠不爲一人而私誠之者方以功言誠者至聖人作一句讀聖人二字只对下一段者字看善是本體即誠者天道也善何待擇正在人心夾雜中擇出一種真原天降的本体来侃滄柱天之道就人身中指出自然之理時文泛言於穆流行者非是、翼註前誠者以理言後誠者以盡天理之人言　困勉錄而誠之者亦當云前誠之者以功言後誠之者以盡此功之人言

博學節　按此言學知利行者擇執之功揔期明善誠身以盡人道而[illegible]五之字俱指善言附時文徐作善之在吾心者即其在天下者也必求之一無所遺而後有以致其精善之天下者皆備於吾身者也必体之実無所間而後有以協于一　又性体事而無不在人固有中物亦有則也理隨人而各有見我無可蓄之疑而人乃無不盡之意也因善有學因學有問而博非所以誇多審非所以爲資擇之得於外者如此心無微之不通而範之於道則誅不出其位而物各止其所也事相形而乃見而執之有兩則理不準於長而中又權其時也因問有思因思有辨而慎非所以爲拘明非所以爲撓擇之得於内者如此至是而善明矣善明而身可誠矣見之真則私慾不能間而懇切隱於天性之良知之至則往而獲所歸而遠征勵其自強之氣行其所爲學問思辨者而求必得於己是爲篤也是誠之所見端也

有弗節　按通節俱主用功言非上五段說志下四句方說用功也人字指學知利行者言

果能節　按果能句卑承困勉說果能二字要重看虛有此志叫不得能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　徐儆弦云之本體原明強的弗能弗措正是磨垢見明振懦見強方法　按此則沈說即此是明即此是強不作推原說者此意只可帶言

自誠章　困勉錄此是下十二章之綱領見天道人道始分而終合蓋深子思深有味于前章天道人道之言將分知行分天人觀之而此章先統知行統天人觀之　按上二句別誠有天人之異下二句要其所歸之全自訓由字蓋由誠明有性之名非由誠而明之謂誠則二句抑揚重下句　蘇紫溪中庸前一半多說個中字後一半多說個誠字求道于中則無定体求道于誠則有実功

至誠章　按虛靈明覺中不參一毫情識則性体昭融即察之無不明處天機運用中不涉一毫作僞則性体渾全即由之無不盡也盡性兼存于心散見于事者言盡人性兼教養言盡物性者因他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其生也盡人物之性皆當跟誠字来並知明處當使人物之性不爲形氣所汨沒而皆得

以遊於無妄之天也盡民物處就是贊天地處玩可以字特即其能處贊美之非若能字裏面有功用在也　按以理言則盡性與盡人之性初無二致以事言則不能無漸次揔不出理一分殊意但此處所重在理之一耳

其次章　按除却生安凡為學利為困勉俱是其次開口說其次致曲見得性雖不能一時即盡無不可漸次而盡是教人用力於性之方也致字有由如以盡其類即如是其極二意兼知行言曲能有誠亦是全体之誠但未是至誠耳形只是露其端引其緒著便又似擴些了明則四體不言而喻事業煥乎文章矣形著明是誠之驗于己者動變化是誠之及於物者末句全重致曲者亦能化的意思見得與至誠同歸耳　附淺說天命之性渾然全體無所偏倚不可以言曲及其感乎物則其中之仁義礼智隨感而應先後互發如遇可哀則仁發而為惻隱遇可憎則義發而發為羞惡隨事隨物用一而未及其三以其偏於一端故謂之曲聖人全體皆誠而所發亦只是曲聖人之曲無待於致耳如所謂其即孟子所云擴充其四端大學註所云本体之明則有未嘗息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前知章　按道字重看言至誠知以道不知以術也此即誠則明之意國家六句見惟鬼神能妙禍福之機先知二句見惟至誠默契禍福之理善不善即作禍福者知不是曉得便了有保持禳却寔事在　困勉錄禍福之至有與理合者善得福惡而得惡是也有不必與理合者善不必得福惡不必得禍是也原兼此二者至誠之先知亦兼此二者言　附考本有今無曰禎如國本有雀今有赤雀是也本無今有曰祥如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也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虫蝗之怪為孽

自成章　按首節性道襲提次節見盡道在於盡性意末節又言盡則兼盡意章內五誠字第一第二誠字俱兼寔心寔理言第三四五誠字只就實心言然不誠是不實其心誠之是求實其心誠者是心已無不實了義各有指

自誠節　按誠是天命之性道是率性之道天命之性渾然者也率性之道散殊者也欲全渾然之誠須体散殊之道誠者自誠註雖泛以物言已天地人物在內寔則重在人邊而道自道言由誠而著於綱常發於事業者皆道也此在人之日起而有功也

終始節　按此節承上來言道即在誠之中則物亦不在道之外是以萬物萬事之所以終一誠之復也萬物萬事之所以始一誠之通也然物之有誠無不誠者理也人之有誠有不誠者心也誠立於事之先則始事有據誠要于事之後則終事有憑苟其不誠是無以成始而成終也君子於此存天命之本然盡人事之當然擇之精守之固俾吾之誠貫乎終始而無之或間焉誠立而道以行斯有以完天地萬物之理於一己也故曰誠之為貴此句是責望體誠者意不可把此作申自道看

非自節　按此亦承上來言君子之貴夫誠也正為夫誠者可以成己而形著明即可以成物而動變化有措之而無不宜者也是何也成己者以道而道非人為之偽即純乎誠而為仁者為之也成物者亦以道而道非私意之鑿即誠而明而為知者為之也仁與知豈非總是此誠皆天命之性而無內外之殊乎是故得其所為誠則性之德全而仁知之用昭得其所為道則合內外之道行而物我之体泯以時措于己于物何所不宜至此可謂真能自成矣

亦可謂眞能自道矣　按成已仁也二句還作所以成已者仁也所以成物者知也看爲是合內外之道〻字因勉錄云即指性說非見于行事而謂之道也此句下當云吾心既誠則仁知兼得性體完全着此故字方可直接

至誠章　翼註此章重至誠無息句自無爲而成以上是論至誠無息之功用同乎天地者出于自然自貨財殖焉以上是又以天地至誠無息之功用明至誠無息之功用末節引詩見天地至誠同一至誠無息至誠是主　按故字不專管首句直到不見而章節方始謂成已成物此誠者之德業也若夫至誠之德業穿独無可言者乎故至誠云〻　又章貫所載双承盡性前知兩章天道言而此則專承上一章人道言者以兩說俱可從故並存之任聞者自爲去取可也

至誠節三　按只一至誠便是無息無兩層無息者言自始至終此誠無一息之間斷也久即不息總計之名蓋由後計之知其誠之無時不然也久以上屬天德徵以下屬王道悠遠博厚高明皆在徵字內抽出言之逐句要想王道規模無一毫雜伯氣象但只應存在至誠至業上說不可說到及人　把下覆載成意至誠功業只此第三節已說盡了此節內便有覆載成意思便有配天地意思下節又抽出言之耳　按悠是寬緩不促遠是長遠博是東漸西被及人之遠橫說厚是淪肌浹髓入人之深竪說

博厚節　張彥陵覆載只言其功用及物處至下節方即其及物者而贊其與天地同也　按覆載成還指聖人說爲是悠久即悠遠而又曰兼內外者以功業之施於外者未有不根于內者也言外而內已隨之矣蒙引說甚明

配地節　吳因之此節註云與天地同体此體是用中之体非本体之体蓋覆載成是用而博厚高明悠久對用而言便爲體耳　附悠久無疆節作中二比治功之所及者有盡治化之所留者無盡夫聲教訖乎四海協和遍于萬邦此其所及者也至於舊德之所而累奕之後猶以爲賢親爲先疇之未艾而累奕之餘猶以爲樂利爲此則其所留者也當其所留而至誠之所以及物者有時不在人耳目而在人意中斯固氣机流行之所不能閒矣治化之所留者有盡治理之所存者無盡夫王澤熄於下年仁風成于火世此其所留者也至於井田既廢而貽我以來年者猶以爲聖人之生我在是爲學校風微而陳常時夏者猶以爲聖人之成我在是爲此則其所存者也當其所存而至誠之所以成物者有時不着於人間而猶在天地之間此固元運世運之所不能窮矣二比最透快融洽

如此節　翼註見是表暴粉飾動是鼓舞運用爲是安排造化不見不動無爲總是自然意而所以自然者皆由于誠　賽合註成物之成同覆載言謂成就夫物也無爲而成之成同章變言謂道化之成也

一言節　按此道字在主宰上言不貳即是誠註所以字不必泥不測非言生之多言所以生處皆從不貳來如何可測其所以然亦就源頭上說緣此節只重誠上未重生物上故也　淺說彼其全體太極無聲無臭寔有是理也無極之真曾有一之或妄乎陰陽五行經綸錯綜寔有是氣也二五之精寧有一之或雜乎其爲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而盡者也惟不貳故不息陰陽相嬗終始相生或陽交而爲陰或陰變而爲陽元爲亨爲則誠之通

第166冊

也利爲貞爲則誠之復也誠復則生〻之意於此而專一翕聚誠通則生〻之意於此而直遂發散但見洪纖高下飛潛動直充滿天地誰能測其所以然哉

博也節　按博厚高明悠久俱以化育之功言不以形體言俱跟誠來又不貳言天地之道而此處又言天地之道蓋不貳者性之本體博厚高明悠久者性之發用也

今夫節　翼註此節亦俱跟誠來夫積氣也寔有是理便寔有是氣下繫覆等俱以氣相屬也地積形也寔有是理便寔有是形下載根等俱以形相屬也山水乃天地間形氣之大者其生物尤盛故復抽出言之

維天節　摘訓於穆是至誠不已是無息這不消補了言文德之純却少了無息故又說個純亦不已以補之謂天之於穆而能不已文王之德之純獨不能不已乎此只要添出不已二字來以湊成個至誠無息之全意耳原不重天人合一上　翼註前由本体說到功用此則歸功用于本体總見至誠無息之意重聖人邉非與天平說　按命以一元主宰言文以一心經緯言　吳因之天之爲天文之爲文人都指外說至所以字始說入內來不知子思引此以証至誠無息全不說到功用乃是道聖人天地之本體也只渾〻說天之所以爲天文之所以爲文便是

大哉章　按此章言人道須重尊德性節前三節爲下文脩德凝道起本洋〻起下尊德性優優起下道學問須從体道者心中目看出道體乃筆〻指点神理侍字脉動則通章之脉俱動矣中二節結上聖人起下君子末二節一詳脩凝之功一言脩凝之道效

大哉節　賽合註大哉是贊詞已下大小而言但不可露出只以大小兩該發之表了凡曰聖人之道非狹隘不弘之謂道亦非空疎不密之道拓之六合并包者其体大斂之纖悉皆貫者其真精数語可作切証

洋洋兩節　吳因之發育峻極是大概統體規模三千三百則統體中之逐項條件若把三千三百合做一塊就是發育峻極的道理　按發育二句可串可分串說則峻極即在發育上見分則發育即体物不遺意峻極言道功用之峻上極于天即察乎天地意優〻是貫徹于幾微深入于此隱意礼儀威儀便當道說若云道之所貫是此道而礼而二之矣不是　徐玄扈言洋〻而不言優〻只說得空殼子故言優〻大哉正見道無一毫滲漏也何處不優〻充足則何處不洋〻流貫

侍其二節　按其人是德性之寔大學問精密的人以關上道之大小說道脉原萬古不息只是有其人則道便從其人行耳自其運用處言曰行自其体聚處言曰凝〻聚也成也聚而不散言体備也成而不毀言堅固也

君子節　按首句是綱領見道之大者統而會之于一心不可徒泛騖而求之于外道之小者散而清之爲萬事亦不可徒冥悟而寂守于內也德性即我所受之正理學問皆吾當盡之实功尊之道之此交養互發之功也然存心致知之实何如吾心之体正自廣大而心所涵之理又甚精微也惟絕夫私意之萌以究夫毫厘之辨則心自包乎物而理亦析之精矣吾心之体本自高明而心所處之事又宜中庸也惟去夫私欲之累以協夫權度之宜則心自超乎物而事復用其中矣至理明于心而素裕者故也而新又繇故而開由是于心思有涵泳之趣於義理有日新之益則溫故既

非虚寂之守知新亦非剏獲之奇矣心体乎事而有得者學也而禮即由學而生由是於習之熟者而益固其培養于嘉之会者而益勸其檢制則敦厚既非簡棄之流崇礼又非繁縟之節矣如此則心既盡夫主敬存養之功而道之大者無不包矣知復極夫表裏精粗之致道之太小者無不貫矣道之待人後行者即待此尊德性道問學之人也

是故節　按此節是狀其德至而道行可上可下可治可亂無在不保其身即無處不行其道意居上專指天子爲下兼臣民言與容默保指未在位者言明者哲之存哲者明之發明哲即脩德之謂打轉尊德性節保身即凝道之謂打轉居上不驕四句保身非保守禍福之謂言保護吾身而克善用其也不驕者以位育經曲之之爲設施不倍者以位育經曲之道爲憲章言興者關位育經曲之道於世默容者斂位育經曲之道于心如此便瀾大得旨

自用章　按非天子不敢制作所以今天下法制凜然有位無德尚不敢作况有德無位乎故雖德如孔子且不敢作曰吾從周也如如貫串通章方側重在賤不自專一邊方合爲下不倍之旨

自用節　按愚自用二句在天子口中平說子思引来只重在自專邊非聖人即是愚非天子即是賤生今反古兼愚賤在內言愚者非但不可自用賤者非但不可自專即復古之道而亦有所不可也　翼註道以制作言若道理固無今古若復古之道却又是義事

天子節　按天子以位言兼德與時在內非天子則權柄不由掌握如當世之礼度文而是固當是訓是行享安遷之順即或不是亦罪必敬必戒昭遵王之義文訓書名言書之名也是專以聲言而默畫在其中

天下節　按今天下三字提起言今之天下猶是文武之天下也今之禮度文猶是文武之禮度文也同軌是制度中一端軌不在車而在地蓋車以迹爲驗也同文兼形声言倫非人倫之倫乃親疎貴賤相接零秩然之次第也

雖有節　按此節要抑揚重有德無位上此處礼樂二字包上礼度文下節又以一字括之曰礼此與下一節之意總在非天子節內但非天子節是總言此二節是分言耳

吾說節　困勉録末二節斷宜從大全朱子蒙引存疑淺說分應自用自專反古說　按有宋存是存邪礼非是說宋僅存今用之言斯礼涵濡已深四方所共戴昭布既久萬世所共由故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從　爲吾從周者只是於人心所共信者信之於人心所共尊者尊之也只從時王上

三重節　體註此明居上不驕以本諸身作主首節是綱次節輕遞本身兩節言制作之盡善應三重句動而節言制作之宜民應寡過句末引詩結民過之寡必由本身之善見居上者以脩凝爲要

三重節　按有字最重此一字中已含下本身六事議虛作物曲畫人情從小心敬畏中得来過是倍上之過如越禮敗度舞文是也寡過重在君能寡臣民之過上不是臣民從之而寡過也

上焉節　張彥陵上兩個不信俱無民字無徵不尊只在已者無以取信於民　翼註上弗從是駮而不從下弗從是玩而弗從　困勉録此節反言德位時以起下文當補一句曰無時與位且不可况無德乎如此方完

本身節　按道字固指三重然須以制作之精神言本諸身當以德

性既尊學問既道入講微諸庶民重我去徵驗他從與否是誠靈體物處　按無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大各自有分也先後各一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

質諸節　按知天知人作推原看言君子之道其不疑鬼神一本於吾身之知天也其不惑後聖一本於吾身之知人也孰謂君子之道非本之身以徵諸庶民者乎知天知人正是本身處　蔡氏天即命人即性天下之理不外性命君子盡性至命於天人之理知之毫髮無遺故質之俟之自然渾合

動而節　張彥陵行是設施言是訓令上三句見王化不僭限于時下二句見王化不限于地不必以當時後世分　翼註世世〻也只就本朝言之天下兼後王後賢後民則準則也不是取為立言之準亦是遵行意

在彼節　按無惡無射就我無可惡亦無可射言庶幾有期望意有儆惕意蓋謂遠也一時便得也應夙夜如此二字包上知天知人不謬不悖無疑不惑等譽字包上有望不厭法則等

仲尼章　按前言天道人道已備此以仲尼終之見中庸之道盡于仲尼首節已盡仲尼之大次節喻其大末節就天地而贊其大末一句此字兼承萬物四句來萬物二句是就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處分見其大小德二句是就其小無內其大無外處分見其大四句皆天地之所以為大無淺深

仲尼節　按首二句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堯舜言道而法在其中文武言法而道亦在其中憲是遵守章是表章律是法律言無分毫差忒也重衣曰襲蓋服之而不違也律襲非有心只是妙理自相符以不律〻之以不襲〻之也　註內外本末內以心言外以事言外有本末內亦有本末本以事之大者言末以事之小者言蓋大而君臣父子小而動靜食息此心逐事為之主宰有是事則有是心故曰內亦有本末也

辟如節　賽合註持載覆幬各要兼分合看方含得並育不害意方含得下小大意　翼註錯行代明只重錯代二字見不窮意不重明行字假如題出日月句不可說聖心明並日月只是道理在聖心如日月之往來再不窮耳　吳因之此節喻處只輕〻過過此處持載覆幬內就含下並育不害意錯行代明內就含下並行不悖意大德小德川流敦化及所以為大意皆在其中下節不過申明此節非別有一種道理也

萬物節　吳因之講不害不悖須暗與下川流意相關乃妙飛潛動植總在天地間生育卻有一物即有一物之性命有一物自有一物之大和豈至混淆錯雜而至於相害四時日月總在天地間運行卻運行接續之間各自有次舍各自有躔度不相紊亂不相乖逆何相悖之有在並育中自有一段不相害的妙處在並行中自有一段不相悖的妙處作文須活翻乃佳　蔡虛齋天地之德安有大小自其散殊處說則為小德自其會聚處說則為大德川流是流其所敦〻化是敦其所流故大德小德可以分合說不可先後論　按小德川流自其理散在人物上說大德敦化自天命流行上說末句不要太泥所以字要看為字意不必講是推本其所以大乃是俗言其所以為大之实也須得指點神情

至聖章　按此承上小德川流而言至聖之德充足有餘與天地之小德一般總是一氣說下由聖德說到發外由發外說到及人見

仲尼雖未為帝王而帝王配天之業未嘗不收于當体也

至聖節　吳因之足以有臨喫跟着生知說蓋天下大矣四海民物眾矣若非天生上等之資欲假人力勉強者一一投照之便多運用不來了惟上天篤上聰明睿知他耳目心思運用處都非人所可測非惟人不可測雖至聖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神運鬼輸絕非尋常意見所以可及任天下之大四海之廣豈有遺于坐照之外故曰足以有臨　困勉錄聰是吾心真聞明是吾心真見通微為睿藏往為知總是心之虛妙本体寬是廓然恢宏對窄狹看裕是綽然舒徐對急迫看溫煦然和厚對慘刻看柔帖然慈順對乖忤看發振奮而不察弛強棧然有堅有力剛是立處不屈毅是行處不間斷發對因循看強對委靡看剛對屈撓看毅對間斷看齊一無雜念莊嚴肅而不惰惰中是不偏倚正是無邪曲文是大段炳煥有文章理文中有條理脈絡密是理中細密不踈漏處察又密中縷縷分晰無疑似昡惑處生知之質與仁義禮知之德合言之總是德故註云五者之德　按五個足以俱在心上說而未說到見事為上

溥博節　張彥陵溥博淵泉緊承足以字不是又深一層即此至足者而究其量是何等溥博即此至足者而探其蘊是何等淵泉至時出處特是以時發見于外耳　困勉錄溥訓周徧是就裏面詳細處說謂充足而不欠缺博訓廣闊是就大概全體上說謂其弘大而不狹小淵訓靜深謂萬感俱寂朕兆莫窺泉訓有本是一源活潑停泓無盡此四字是說大德了其實只是形容小德時出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匱無阻塞無窮盡而隨時變通之意亦在其中

如天節　按此以民之敬信說驗其時出之妙不是又深一層見如動作威儀之類言如訓誥號令之類行如禮樂刑政之類此因民之敬信說見其當可不作效說只是形容他時出之妙耳

是以節　按此節承上敬信說而極形之歸重配天上聲名註言德之所及蓋指寔德流動處言也章句舟車以下極言之是極言中國至蠻貊之地非又在中國蠻貊外也尊是崇其道親是親其光只在人心同然處見得如天以德之作用言配天以德之功用言

至誠章　困勉錄此承大德敦化而言。至誠徹內徹外。無非大德之敦化。經綸句是大德之在外者。立本知化。是大德之在內者。按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命。無倚是不倚思勉意。肫肫節只申上節。以摹擬聖心。不是推原。亦不是深一層意。

至誠節　按為能二字貫至化育句經是分疏條理綸是牽連相合總是有分以相接有恩以相愛之意大經所從出是為天下之大本立是植根牢固自然不被物欲搖奪也大本所從出者是為天地之化育化育只是此誠聖人亦只是此誠彼此精神往來而相視莫逆無或也其所出同也

肫肫節　按上文已暗含仁淵天等意至此始提出重在其仁其淵其天上肫肫等不過形容之詞至誠于五倫之間慈祥浹洽則經綸處即其仁至誠萬理中含本源澄徹則立本處即是其淵至誠心含太虛神通造化則知化處即是其天　語類問至聖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言其天其淵何也曰此意當以表裏觀之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其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之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是所以為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莫不尊親為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達天德不足以知之為自

共裏面觀之則難也或曰至誠至聖亦可以体用言否曰作用也
不相似只是說得表裡
苟不節　按此節不重知至誠上只重贊至誠之妙固訓实字見得
固聡明聖知即是至誠也聡明聖知即上章聡明睿知達天德即
上章仁義禮知之四德天德與聖聡明聖知對達字與固字对
衣錦章　按首節言德由於為已而知幾二節言謹独以着其功三
節言存養以見功之益密四節言化民以著其效五節言化民以
見效之愈遠愈神六節以贊不顯之妙一部中庸道理俱已在内
盖首節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也此言道之在我者無不本之天
也此章求一天字要其所成也能成則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於
天者則我本於天〻倫于我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
顯即在渾然未發之中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一敬
敬固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戒俱慎独為終始
衣錦節　按此是入德始事而君子之道及日章不厭等句講得太
髙悉其文之着句只是釋詩末說到下學君子身工只云文太著
心馳于外炫而詩人悪之為妥下文淡簡温而不厭而文且理者
是極其為已之心之收斂篤寔也淡只是庸言庸行意簡是寡詞
而中貌質而意恭温是和以處衆易以居心意不厭是有物有恒
今人味之而弥旨也文是蘊德含章令人挹之而不盡也理是稱
物平施权衡定而條理秩如也風是一身之風采風度三知字是
知所先後之知要淺看君子有為已之心而又知遠風顯之由於
近自微則將以案其為已之功而審端用力之有在也故曰可以
入德
潜雖節　按首章逆天命順說下来故戒俱在慎独前此從下學轉
說到天命故戒懼在慎獨後此與下節正言為已之學故潜雖伏
矣二句即所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内即獨省即慎君子内
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已心此二句正言謹獨工夫不
疚無悪不可作成功看　附末二句全作一念萌而理欲於此分
未嘗有形聲之着也是君子之誠動而幾應也人所不及知而已
獨知之愈謹慎則愈篤寔而豈浮夸者所可幾乎一事起而是非
於此判不待夫迹象之昭也是君子之守義以方外也盖已之所
既已未有人終不知愈危惕則愈切近而豈高遠者所可及乎
相在節　按上節謹獨雖無言動之迹而猶有言動之幾此節不言
而信二句是主敬之全体兼動静而言晚村所謂指盡頭處言者
是也非常指静時言也　附尤作天人無緣意而分慎其將分而持
之豈未分而遂為謹持所不到之地乎意不必形而心已先在是
是將分之緒已蓄於未分之時則此際之所以持之者不得稍節
于安矣每附意而啓然謹于事之所啓而豫為之防獨不可謹于
意之所啓以豫為之防乎心雖未形而意非無托從方啓之幾微
驗夫未啓之候則此際之所以養之者不得稍閒其間
奏假節二　要因之此二節固不可謂直叙成德全無工夫亦不可謂
敬信以上有别樣工夫只當云由此敬信而漸熟之以至成德之
域則不賞而勸不怒而威矣由此而漸化之以至於妙不容言之
地則篤恭而天下平矣因勉録此二節總承上謹獨存養等来功
夫進一層則德進一層德進一層則效亦進一層不賞民勸不怒
民威非有中和之德者不能但猶未到中和之極處只是國治事
篤恭而天下平則所謂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也　附胡思
泉末句丈君子自内省之誠積而入于神明之域馴敬思信之念

退而藏於淵默之中惕厲固所不存齋戒亦所不事矜持固所不作而既業亦所不知天命人心渾為一機而無思無為者忘于己若戲若翼者忘於天脩身立命之原誠有鬼神不得而析其幾者矣天德王道融為一原而冲穆無朕者不為無日出萬幾者不為有歒天勤民之本盖有造化不得而洩其秘者矣　又後二比陶鎔於禮樂之中而其相揖讓也非為名分相歌詠也非為性情熙熙然各適於聖人之性而莫之知也漸摩于刑政之外而其為善良也非出于感悟無頗僻也不待於激昂陶陶然相遇于聖人之天而莫之識也君無可揖之迹民無可歸之功朝無頌聖之臣野無歌德之倡此之謂中和此之謂位育

予懐節　按此節語氣理解最難体認今融會諸說附誌全節大意於後承上言君子以為己之心用慎独存養之功以至德之不顯如此此非盡乎人而達乎天者歟然則何以言其不顯也吾于是而思皇矣之詩々云予懐明德不大聲以色似有得於不顯之之意矣然由孔子平日之言觀之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曷不并其不大者而無之也乎吾于是而思蒸民之詩々曰德猶如毛似有得於不顯之意矣然毛猶有倫可比即有形象可指曷不并其如毛者而無之也乎是二詩者第可以言不顯而未可言不顯之至也為其未達乎天也吾於是而思文王之詩々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夫載是發育萬物者就此發育萬物中而有無聲無臭之妙則是天之所以為天者退藏之密渾然無心玄德之運坦然無為以是而形容不顯之德豈若皇矣之猶滯于聲色烝民之未離乎倫類也哉信乎其為至矣然則溯天命之初則繼善成性務乎無聲臭之可言者此不顯所自來也君子於以觀其始推下學之盡則德盛化神依然非聲臭之所及者此不顯所自合也君子于以要其終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其合一無間如此　田魏錄無聲無臭一語不可涉杳冥昏默靈無寂滅話頭無聲無臭即在有物有則上見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也又不可依饒氏專以此為未發之中天命之性蓋論無聲無臭則已發之和率性之道皆是無聲臭的程氏謂始言一理末復合為一理若常指為天命之性者蓋是言此句中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合而為一非謂此句專言天命之性而不兼率性之道也

第7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5 版居夕

中庸全解

中庸係明道之書而道原於天故首章從天說到人而盡人可合天故末章從人歸到天此全部中庸起來也其次章即接仲尼曰三字見中庸之道惟仲尼能全之而仲尼之能全體于中庸者不過一時而仲尼之時本于一敬故下緊接小人無忌憚句無忌憚則不敬之至矣但此中庸之道不特小人反之即衆人亦鮮能之如知愚賢不肖皆衆人也皆有過不及而能者鮮矣然則道終不可行乎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可行也道終不可明乎必如回之能仁而後道可明也其貫乎仁知中者又有勇惟勇如君子乃能以德義之剛勝乎習俗之染此非聖者安能仁知勇之兼盡哉故中庸之道民鮮能而唯聖能之也此中庸第一支也然何以体道者不可無知仁勇之德也以道固費而隱也夫婦之愚不肖不在道外而天地聖人不能盡道鳶飛魚躍亦各載一道體道者將求之遠乎非也道不外於子臣弟友奚待遠求道不外於現在所居之位功在反己而位之中又有遠邇高卑之別知所自以循其序鬼神體物故兼費隱而已大小大孝格天自膺大命而集多福以至文之無憂武之纘緒周之成德武周之達孝俱古今不常有之事而皆由庸行以極其至則道之費可知而君子之於道誠不可須臾離矣惟孔子以時中之聖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其論政也揭其要於人存而人存全在脩身知天知人事親脩身之要務也入德成德行道脩身之全功也而擇執以求誠又脩身立政之根本處也此中庸第二支也顧誠有天人之別而天道人道大約始分而終合其盡性而參天地者固天道之極至矣即致曲而馴致於化者豈終異于至誠乎其前知而識如神者固天道之自然矣即未誠而已物兼誠者亦豈終讓于至誠乎其無息而與天合德者固天道之從容而中者矣即脩凝之君子亦豈不可以盡小大之道而以不驕不倍者富明哲保身之譽乎此天道人道所以始分而終合也而盡人之道為下不倍宜服礼樂于時王盡人之道居上不驕自有三重以寡過此皆中庸之道也而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独合天道人道以集其成然則仲尼其天下之至聖乎天下之至誠乎其小德之川流者以生知而備四德時出而不窮也其大德之敦化者盡倫性而至於命非聖不能知也中庸之道其在我仲尼乎此中庸第三支也而學者又不可鶩高遠而忘切近之功惟由下學立心之始以馴致乎上達合天之妙則千聖之緒積之自我而天命之性亦全之自我矣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今天下競言道矣其道蟠乎天際于地散著於萬物脩之者聖人體之者君子而原所由來根於性本於天言道不言性無以知道言道不言教亦無以知道試舉性道教而申言之性非外爍天命之謂道非假合率性之謂教非強合脩道之謂然則天者道所從出教者道所由全也則曷不思夫道也者人不能須臾而離五倫五事而謂能須臾離道乎如其可須臾離必外合而非道可也君子知吾之性原通天地萬物而一之其合動靜而交致其功也則由覩聞以至不覩聞無時而不戒慎恐懼焉然有不覩聞之時即有由不覩聞而方覩聞之時是獨也人以為隱也微也而君子尤必兢兢乎慎之者何哉誠以見莫見於此顯莫顯於此故於此尤慎之而戒慎恐懼之功因之益密而道乃不離於須臾也夫君子之不離道於須臾者亦以道本不離於吾之性情耳今試以喜怒哀樂驗之未發而不偏不倚則中也既發而無過不及則和也中也者天下仁義禮智之理所由出非大本而何和也者天下仁義禮智之用所由行非達道而何但本自大本而吾小之道自達而吾塞之惟其不能致中和故也不致則不能全天地萬物之理於一己而天地何自位萬物何自育若用戒懼慎獨之功以至於積累純熟則天地之所以立心者在我而天地位焉萬物之所以立命者在我而萬物育焉至此則天命之性已全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

君子中庸章

體道之量極於位育中和而道術之分判於君子小人故仲尼雖不言中和而言中庸然中和者人之性情中庸者人之德行一而已矣故君子無他惟靜焉不偏不倚動焉無過不及無少或虧而已小人無他靜焉有偏有倚動焉有過不及不能體此中庸而已而君子之所以能体乎中庸者何也既有君子之德而其應事也又能常存敬畏之心智以知之仁以體之勇以強之隨時變易以適乎中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何也乎時既有小人之心而其應事也挾智任術或顯與中庸悖或隱與中庸違智不足以知之仁不足以體之勇不足以強之遂成為無忌憚而已此君子小人寔為學術之分途而所爭祇在此心之敬肆而已

中庸其至章

其反乎中庸者無論矣又有知愚賢不肖之人似勝於無忌憚之小人而寔外乎中庸者昔夫子常言之曰凡天下之可加損者俱非其至若夫中庸賢知增不毫不得愚不肖減一毫不得其至矣乎但世教久衰民不興行鮮能此中庸也已非一日可慨也夫

道之不行也章

夫能之者謂其能明之而行之也而明與行常相因子曰道之不行也非不能行者之咎也吾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非不能明者之咎也吾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而知愚賢不肖之有過不及者何哉此知愚賢不肖之人即莫不飲食之人飲食中有味而知味者寔鮮蓋由不察故也不察則不能知味不知味則有過不及而道之不明不行也又何怪焉

道其不行章

由不能明道故不能行道而道實不可不行也夫子慨之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為智者愚者嘆

舜其大知章

然則何如而後道可行哉必得大知者而後道可行也大知者不自用其知而能合天下之知以為用者也昔子思嘗言之曰舜其大知也歟其不同於知愚之有過不及也于是問察隱揚而執兩其不同於賢不肖之過不及也於是由執兩而得中而即以其中用之於民舜之為知如斯其斯以為舜乎以舜之大知而不過如斯知者何必求之過以舜之大知而必如斯愚者何容不及知之無過不及此道之所以無不行也

人皆曰予知章

由不能行道故不能明道而寔（道）無不可明也其不能明也皆予知者自誤之耳夫子有慨於予知者既自罹于禍患而莫知設以其人而度理亦未嘗不自謂予知然人必能擇而後能守能守而後擇者愈精彼予知者亦曾從事于擇而守不滿期月則既無料事之明又何望其析理之精而擇而守之也哉

回之為人章

然則如何而後道可明哉夫中庸之道本于天根于性而散見於事物故明之者必始以能擇繼以能守夫子深有取于回之為人也曰回也稟姿純粹而又察識無遺其於中庸也鉅細精粗是非疑似剖析于毫厘于是而擇之精者善亦出焉隨擇隨得隨守不以一善而道亦不以暫得而忽則拳拳服膺守之而勿失而道乃由此行矣道行而益無不明矣

天下國家章

有舜之知而道行有回之仁而道明宜乎中庸之無不可能矣而乎有不能者為其無勇為以貫乎仁知中也夫故能是中庸也而可無勇哉如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三者似難而苟非合乎中庸猶可能也若夫中庸其權衡至平準循至當義不精不可能仁不熟不可能而有一毫人欲之私亦不可能彼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者無論矣詢于其以易而寔難也

子路問強章

夫中庸之道非勇無以要仁知之終而勇之根乎義理何如昔夫子嘗以子路之問強而告之曰強之名同而強之實則异而之所問是南方之強歟北方之強歟抑而之強歟南方之強以柔克則也者君子居之北方之強有剛無柔者也強者居之二者吾不願尔效之也若君子則有異時而與人同則謂之和和則易流而君子不流強哉矯時而與人异則謂之中立中立易倚而君子不倚強哉矯國有道而達達則易變其塞時之素而君子不变強哉矯國無道而窮窮則易變其平生之志節而君子不變強哉矯此真能擇乎人已窮達之間得中庸之道而守之者也君子之強莫大于此吾願而效之也

索隱行怪章

有勇以貫乎仁知至此則民鮮能者無不可能矣然而能之者其謹賢知之過者以索隱行怪而不能是為所不當為也愚不肖之不及者以廢於半塗而不能是已所不當已也惟君子者為所當為于中庸之道知之既盡行之既熟若身與之依者而何索隱行怪為哉由是遯世則不見知矣而君子之不悔者仍知其所當知行其所當行而不已焉又寧有半塗之廢哉是皆其知之盡仁之至兼以勇而不息夫是以能之也非聖者而能若是乎然聖者之能由知仁勇而全而知仁勇之德為天下之達德毋謂聖人之所能必非民之所能也人亦以三達德為入道之門可已

費隱章

夫中庸之道非聖不能得得毋謂道之隱而難能者乎然君子之道之隱非索隱之隱蓋費而隱也理則實而無妄化則流而不窮此其爲道之費乎然費而不滯於見聞之迹則仍不可見而隱矣今以其費者言之夫婦中之愚不肖者不在道外即聖人之於道凡知行之所不及者亦偶有不知不能焉推而至于天地其化育之功大矣人之有憾即無損於其大而天地之不能盡道可知則道何費也今以聖人天地之不能盡道而爲之語其大則載者與所載者皆道也安得而載之今以夫婦之與知與能而爲之語其小則破者與所破者皆道也安得而破之吾觀於莫載莫破之道而得察者机焉不見夫鳶之飛魚之躍乎詩之言如此何也蓋言上下之間無虛空之境隨吾之耳聞目見無往而非道所察也然則道無始亦無終也亦何從測其端要其至哉然既其莫破者言之夫婦可以與知能道不於此造物乎自其莫載者言之有憾之天地不能離道而獨全道不察於天地乎而聖人可知矣体道之君子以戒懼慎獨之功馴致夫中位育之欲則道之不可離者乃其不離乎須臾矣

道不遠人章

天下無不費之道而亦無遠人之道請進而觀子之言道不遠人者道爲人所同具知則易知能則易能言人而道即屬焉又何遠人之有彼爲道者每求之於所難知難能此不可以爲道矣今以脩道之教言之即伐柯之則之不遠者不可以擬道何也柯之則有彼此人之則無彼此也故君子治人非分吾所有者治之亦非以他人所能者強而治之亦不過令人各肖其能而止人各還其本然之分君子亦不復治之此可以知道之不遠乎人矣以体道之心言之忠恕有渾然大公之心夫大公者道也勉強以求盡乎忠恕即未能全体乎道而其違道也不遠矣能求忠於恕已不遠也己所不願亦不遠也即以己所不願者勿施於人則能恕而忠已具忠恕具而道已不違此益可知道之不遠於人矣更以脩道之君子言之道之大要有四子臣弟友丘未能一然丘之所不能皆君子之所已能者也以子臣弟友而體之於躬則爲庸德君子必行焉以踐其實以子臣弟友之於口則爲庸言君子必謹焉以擇其可且時見行之有所不足而必勉時見言之失于有餘而益謹此皆其心之不敢者爲之也愈行而愈見不足愈謹而愈見有餘則是君子不敢妄爲言也必慥慥以顧其行君子不敢懈于行也必慥慥以顧其言言行相顧豈不慥慥篤實而有光輝之美乎而又何索隱行怪爲也觀此而道之不遠於人益見矣

君子素其位章

道不外於子臣弟友而子臣弟友又各有所處之位行其位之所當行則盡道而能自得矣然自得之由在反求誠以立乎位之中者身也惟君子有一位必行爲以盡位中之道而無一念及于其外焉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位不同而君子一一行其所當行焉由此推之君子能盡位中之道雖惕厲憂勤亦何入而不自得乎而更以其不願外者言之在上位而陵下在下位而援上即願外也君子則不陵不援惟正其在上在下之己而不求于人故無怨于上下之人由是而知君子之心上而事事聽之於天則不怨天下而事事無求於人則不尤人此君子不願外之寔也夫天下位之所當行者易也位所不當行者險也君子素位而行即君子之居易也素位而不願外即君子之居易以俟命也豈若願外之小人也行險以僥倖哉夫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而孔子之論君子也亦曰射有似乎君子夫

射者止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求之身以外是即所謂不願外也觀於子言可知有位即有行有行即有得失隨在反求而各當其道此素位之君子所由無入而不自得也夫

辟如行遠章

夫体道者貴素位而行而位之中又有遠近高卑之不仝故進道之君子其脩爲之有序辟如行遠登高之必自卑自邇爲若是者吾蓋于夫子贊宗様之詩而得其意矣詩言妻子兄弟非卑近也于言父母非高遠也然事行于此而效應於彼此即有自近自卑之意也進道之君子卑近無定高遠亦無定而其自近自卑者非無定也可徒騖於高遠而不循其序乎哉

鬼神之爲德章

進道者貴循其序而體道者恃此實心試以鬼神觀之自太極生兩儀而陰陽之氣行爲鬼神者氣之靈也則夫鬼神之爲鬼神也無地不有無時不然其盛矣乎何以見其盛也鬼神無形故視之而不見鬼神無聲故聽之而不聞然無形而天下之形皆其形無聲而天下之聲皆其聲蓋盈天地間皆物也物有始而物不能自爲始皆神爲之作長物有終而物不能自爲終悉鬼爲之歛藏且神体乎物之始而有始者必有終神体乎物故不能遺鬼、体乎物之終而有終者先有始鬼体乎物故不能遺神鬼神之盛何如哉請証之祭祀之鬼神夫天下之人衆矣胡爲而內必齋明外必盛服在上在左右流動充滿洋、乎覺隨在皆鬼神也惟鬼神有以使之耳此可以知鬼神之体物不遺矣更以抑詩証之其曰格思是体物也若可度思即有可遺矣格思而不可度是其体物之不遺也終之曰矧可射思亦惟鬼神体物爲能使之不可射也觀于此而鬼神之体物不益信哉夫不見不聞鬼神微矣而體物不遺抑又顯甚此非微自微而顯自顯也亦非微者終于微而不能顯也其不見不聞者即其所以體物者也是微之顯也顯則不可揜矣其顯而不可揜如此何也凡物之虛而無實者則亦終于微而不得顯若鬼神之迹雖虛而其理則實當其合也實理之通故氣與之俱合而其其始爲不可揜當其散也實理之復故氣与之俱散而其終爲不可揜然則鬼神誠体物誠體鬼神鬼神爲造化之迹鬼神即道也而鬼神以誠爲之樞則道不能離誠也以誠體道而道真不離于須臾矣

舜其大孝章

能誠即能盡道故大孝可以格天昔夫子嘗言之曰孝之分量無窮惟舜之孝其大也欣德爲聖人顯親之實大也尊爲天子榮親之實大也富有四海養親之寔大也宗廟饗而子孫保光親之前而裕親之後者大也夫舜之大孝以德福之兼隆而著而舜之福實由德之德致之蓋孝肅德也大孝即大德也舜有大德則福自集祿位名壽舜豈僥倖而得之哉此可以知天意矣惟天之德生物因材而篤故栽者必培与不傾同覆舜之獲福即天因材之篤也何不更証之成周之天周有嘉樂之君子以令德而宜民人即以令德而受天之祿保佑乃躬用集大命福亦隆矣而又申之爲保爲佑爲命爰及子孫億萬年斯是受之者君子而因之者天也而又何疑于大德之舜克受天命而尊富饗保之兼隆哉夫極生人雖致之福皆由庸行致之此道之所以貴也

無憂章

大舜而下能盡中庸之道者其在我周父子兄弟之間乎文之無憂以父賢子聖作述兼隆也時可無爲而無爲此文王盡道之寔也武

之纘緒非爲有天下也然有天下而顯名不失尊富饗保一一開前人所未有可以征代而征伐此武王盡道之實也周公之成德追王工祀此尊親之德也至以孝治天下祭禮及于諸侯大夫士庶而喪禮亦通上下以定其制此錫類之德也周公時可以制作而制作此周公盡道之實也中庸之道非在我周父子兄弟間哉

達孝章

夫纘緒成德武周之孝乃天下人所共稱之孝無一人非議之者也武王周公其孝之達于夫孝者因時起事而不拘于衆賢之迹達權通變而務即乎人心之安故先人有志與事武周則善繼而善述焉觀之春秋脩祖廟以思其居處陳宗器以思其手澤設裳衣以思其笑語薦時食以思其嗜好此皆繼述之通于上下者也斯時也宗廟之中同姓則有班立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昭取昭明之義穆取幽穆之義祖宗之昭穆以先後爲班子孫之昭穆以前後爲班有以序其前後之班而子孫之世次秩如矣異姓則以爵序者所以辨貴中之賤也同異姓則序事所以辨其賢而各當其長也祭將畢而有旅酬之禮必使子弟之在下者爲其父兄之在上者勸飲所以使賤者亦得有事於宗廟此幼〻之意也祭畢而燕於昭穆中辨其毛髮之色以定位坐之次者所以崇高年禮眉壽此老〻之意也礼文既脩禮意兼明其行於宗廟者如此凡皆繼述之善也故其位其禮其樂雖不同於先王然先王在今日亦必有其志而行其事則武周之所踐所行所奏者亦即其位其礼其樂而已凡君此者誠以祖宗爲其所尊子孫臣庶爲其所親愛武周尊之愛之是始事死亡如生存矣非孝之至而何夫孝之至即孝之所以達也推之而有郊社之礼非其文也身爲民物之主天地生成于民物不可無以報之所以祀上帝以答生成之恩也此即武周所以繼天地之志而述天地之事也宗廟之禮亦非其文也我先王自后稷開基以來所以勤勞王家愛養斯民者創業垂統無所不至此不可不有禮以事之所以祀其先以盡事死事存之礼也夫周之先有社而無郊有嘗而無禘至有天下而兼行之此其礼制弘深實有父天母地尊祖敬宗之至意特患無明之者耳誠明乎郊社之礼其心一仁人享帝之心也明乎禘嘗之義其心一孝子享親之心也有仁孝之心致一本而睦九族民吾胞而物吾與其于治國何有哉此孝之至者無所不用其孝而天下後世通稱之歟

哀公問政章

孝至通乎治國而治國之要莫備于夫子之告哀公者其告公曰公問政不必遠稽也在法祖而已昔文武之政以關雎麟趾之意爲周官立政之原其時贊襄者周左召右故法制盡善其布在方冊者至今猶可考也但立政必視乎人若以今日而有文武之君臣則其人存矣人存而政自舉矣否則人亡政熄方策雖存亦何補哉夫舉政之必賴乎人存者何也人之爲道也敏夫政猶地之爲道也敏夫樹而又非泛猶夫樹而已本朝之制作最爲精詳一遇其人不俟傾而奏事功猶夫樹之有蒲盧而已惟人道敏政故爲君者欲舉文武之政在得賢人而任之得其人政自無不舉也然人之取也視乎身其身爲何如身則其人爲何如人脩身亟矣身何以脩惟範身於道則倫物各得其宜而身脩矣而脩道又何以惟以仁貫乎道而肫然肎眞意之周流則道脩矣此所以人存而政舉也然仁無他即具此生理而有惻怛慈愛之人也而仁以親〻爲大凡道中倫類皆自此推也而可無以輔之乎故仁之裁制爲義而義無他即此分別事理而各

得其宜者也而義以尊賢為大蓋賢者親親之宜賴以講明凡道中施用由此通也有仁義即有禮禮者天理也尊親之有等殺此其節文即禮之所發見昭著也合而觀之為政在人則取人以身君子之脩身非自若也蓋有欲不脩不可者也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為大故思脩身而必事親者非事親之先于脩身也脩身而不事親不可也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而必知人者非知人之先于事親也事親而不知人不可也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屬天德之當然不知天惟任情識意見而取舍之極已亂自無以得人之賢而尊之矣又何以得親親之殺而親之乎故思知人以為事親之本而不能知天不可也由知天以知人事親則脩道以脩身而其要脩矣但脩身以道而道之達者非一端其目有五脩道以仁而仁不足以盡之也所以行此達道者有三五者雖何人有身便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此固智愚所同古今莫越也五者非謂達道而何知此為之知体此為之仁強此為之勇三者根于性命于天雖當陷溺之後亦偶有發見之時謂非達德而何而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知為實知仁為實仁勇為實勇則一而已矣然達道無不同而氣稟則有異稱知而言最上為生知次為學知最下則困知是也及其于達道知之既徹則一也以行而言最上為安行次則利行最下則勉行是也及其於達道行之熟而功成則一也于此而困勉者入德之功可舉矣知以知此道者也愚者不學學亦不好是益其愚而與知遠矣好學則有以去其內蔽而與知近仁以体此道者也自私者不行行亦不力是縱其私而與仁遠矣力行則有以去其內匿而與仁近勇則始終乎達道者也懦者非無耻而不知恥是縱其怠弛而與勇遠矣知耻則委靡振而果斷發則與勇近斯三者特愚困勉者

未之知耳誠知之而實從事於好學力行知恥則知仁勇三者由近以幾於一而所以脩身者可知矣至脩身以端取人立政之本則所以治人與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一知而無不知焉以其分殊而理一也何天下國家之治有經而經則有九治本於身而成於賢故身宜脩而賢宜尊治始齊家故親宜親由家以及朝廷故大臣宜敬羣臣宜体由朝廷以及國故庶民宜子百工宜來由國以及天下故遠人宜柔諸侯宜懷有治天下國家之責而不行此九經吾見君身有違道而不足為人取法也而且理則惑親則怨事則迷士不盡職百姓缺望貨物少而不足用遠人二心商賈遠去天下諸侯莫為擁護而在諸侯下者既不懷其德誰復畏其威哉若行此九經則效可立覩耳故躬於脩身勸賢親親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者一一各盡其事則九經可行矣而九經之所以行有方策所不及傳而責于經之中立乎經之先統乎經之後者是則一而已矣達德之所以行達道者此也九經之所行于天下國家亦此也誠能擇善固執以豫此一則德脩道行政舉而凡事立反是則廢凡言此而為言措此而為事行此而為行貫乎言事行而為道未有不跲不困不疚不窮者如是而可不前定以豫此誠一哉若其可不豫則是治民獲上信友順親俱可無道以為之豫矣而在下位者能之乎在下位猶然況有天下國家之責如君身乎甚矣誠之不可不豫也誠不可不豫而身之誠也則有天道人道之別故夫理之真者自天命之始而已然其道非由後起亦不假強為而在人之天不異在天之天也誠者天之道也然天下無不誠之天容有不誠之人則夫用力以誠之者非生人可謝之責亦猶鳶躍魚之自率其飛躍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其自然而全此天道之人則為誠者誠者不思不勉而得為

中爲是以行言反身而皆誠者亦從心而不踰矩也以知而言窮神而知化者其聪明可以作則也踮從容中道之聖人也若夫盡人道以誠之者以其未能不思不勉也善則必待于擇執則必要於固精以别事理以求天命之原執以存天理而却人欲之雜此明善誠身之實功也今舉擇執之目言之擇之先以學：則務博聞見廣而聪明擴也因學而得所疑則可問、必要于審我不蓄其疑人自竭其誠也因問而發其端則可思：必要於慎物各止其所而思不出其位也因思而有所得則可辨、必要於明對觀則是疑似悉判互祭則是非立見也如是則善無不擇可得之行矣而行必要于篤實体之身心性命之間日用倫常之地闇然而日章者自篤實而光輝也此學利之士所爲明善以誠身也而困勉者則何如凡學問思辨行必求其能焉知焉得焉明焉篤焉而後已故學利之人以十與百十而能知能行者吾以百與千當之志之所至功即赴之此道也是去蔽起懦之道也若困勉者果能寔：從事於此無退縮無諉謝無始勤而終怠無論磨垢可以見明也即此不諉於愚者即其明也則雖遇必明矣論論振懦可以起強也即此不安於柔者即其強也則雖柔必強矣夫明即知強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知之一成功一者此也由是達德全達道行脩身以舉政而治天下國家裕如矣文武之政又何難復見也哉

自誠明章

夫子所云天道人道者非判然不相合也天命之謂性而全乎所性之理則亦謂之性也脩道之謂教而由教以復其性則亦謂之教也故不欺之謂誠不蔽之謂明就其於所性之理實有之已而仁義禮智洞然無一不知者謂性就其於所性之理一一其徹而仁義礼智無一不有諸已者謂之教夫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誠也誠焉而仁義礼智充然具足反身皆誠則無事求明而明之事已若其全矣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明也明焉而仁義禮智因端見委一：洞徹則由是而求誠而誠之事已過其半矣此天道人道所由始分而終合也夫

惟天下至誠章

其全倫乎天道者惟天下至誠而已夫誠者天地以之爲性而所化以化育人物以成位乎上下者也至誠而既与天地合其德吾見知覺開天下之先明哲作天下之則于所性之理知之無不盡也反身而有皆倫之樂從心而有不踰之矩於所性之理行之無不盡也夫吾性之理與人物同稟於天地至誠盡其性則以誠之理教養斯人而人性盡矣至盡己性以盡人性則以誠之理裁制萬物而且使盡性之人各爲物盡其性而物性亦盡矣既至誠與人物同受化育於天地而人物則更受化育於至誠則天地化育即偶有遺憾而至誠自能裁成輔相以賛之矣至可以賛之即可以参之而成位乎中與成位乎上下者殆缺一不可矣此盡性之能事捻不逃一誠之所爲也

其次致曲章

天下不皆至誠下此而爲學利爲困勉皆其次也其次雖不能如至誠之盡性然有仁義禮智之性其善端所發見務由此以推之於彼由一端以詣其極而致之以復其初爲如是則身心之內寔全此吾性之德而有誠矣誠則積中形外不由表襮也由誠而形其端引而日長其機鼓而畢達則著矣由誠而至於著則暢於四肢與于事業而明矣此則誠之驗於己者然也由己及物則一誠之顯爍可以感

通乎物而動矣動則物皆萃舊生新而變矣至於善則由勉強而自然遷善不知而化矣夫化者至誠盡人性盡物性之妙用而其次亦然則其誠之及物與至誠同一功用焉矣

至誠之道章

前言誠則明人亦惠誠之未至耳若夫至誠中無私僞其心至虛至靈有不待術數而其道可以前知者爲知國家將興必先有禎祥之兆將亡必先有妖孽之兆或見夫蓍龜而有言占在蓍龜不自知也道非罷不顯而象數之間若有鼓其機而不敢自已者焉或動乎四体而有得失在四体不自知也天非人不因而周旋之際若有牖其衷而不能自秘者焉凡此皆禍福先見之機也惟至誠於福之將至而爲善也必先知而迎之於禍之將至而爲不善也必先知而禳之則是操禍福之權者神也灼禍福之將至者至誠也机未著則至誠與鬼神同一寂然不動之体既著則至誠與鬼神同一感而遂通之妙也至誠與鬼神豈有二哉此自誠而明者所以爲天道也

誠者自成章

至誠之前知與神爲一而誠非高遠而不切於人者也夫誠者天地以之立心人物即以之立命蓋所以自成也誠爲天命之性實而循之即爲率性之道故道非可跂即人之所當自道也何以見誠爲自成道爲自道耶稽之性而皆實即體乎物而不遺物之終始皆誠爲之也夫在天爲寔理而不可易即在人爲寔心而不容已苟人心一有不寔則君臣父子供爲虛位耳目手足皆爲虛器而無物矣故自道以自成之君子必靜而涵養動而省察以誠之是完天地萬物之理於一己而有以自成即有以自道也然天命流行物與無妄誠之具乎己者即凡物之所同得是所爲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其所以盡己之性者即其所以盡人物之性者也裹以明其然也以成己言之竭一己之誠以誠身之不誠所謂克己爲仁天理昭融而無不全矣非仁而何以誠物言之是以我之不誠〻彼之不誠所謂智周萬物因物成就而明無不燭矣非知而何仁所以成己知所以成物而仁知非以餘也是吾性之德合內外而爲一之道也故君子特患未誠耳誠則仁知具而內外合体之立而用以行時而措之未有得於己而失於物者也得必俱得成不獨成職是故耳乃知誠爲天道而由自道以馴致乎誠者亦天道之不容自已者也是以君子誠之爲貴

故至誠無息章

至誠盡性而與天地參其仁一天之仁矣至誠前知而識如神其知一天之知矣而其勇亦未嘗不與天合故至誠者其心無一毫虛假純是天理流行而時無止息也不息則由漸計前而見其久焉久則暢於四肢發於事業自然驗之於外而不可掩焉夫至於徵則天德既備王道四達其功業之昭垂吾見震之以從容而振厲非所尚期之以必世而旦暮非所知則悠遠矣悠遠則澤之以汪濊而要荒皆樂土興之以漸靡而日用皆徧德則博厚矣博厚則示之以首出而制作靡不尊隆之以作睹而文明無不著則高明矣吾于是知至誠及物之用矣物生必漸必有以萃之是所賴于載也而至誠之博厚有以萃其漸焉非即所以載物乎物生必蒙必有以臨之是所賴於覆也而至誠之高明有以臨其蒙焉非即所以覆物乎物生必穉必有以壯之是所賴於成也而至誠之悠久有以壯其穉焉非即所以成物乎夫博厚有以載物則配地矣高明有以覆物則配天矣博厚高明而極於悠久則不可以初終計亦未嘗以新故殊并不必言配天地也但見其無疆而已夫功業之盛如此豈有所勉而然哉不事

粉飾表暴而自章焉此所以能配地也不事鼓舞運用而自變爲此所以能配天也不事安排造作而成焉此所以能配天地之無疆也至誠既配天地吾即以天地言之天地之道大矣要之可一言盡之天得一以清故陰陽代嬗不過一元之終始地得一以寧故剛柔之迭運不過一理之常貞無極之真曾有一之或妄乎二五之精曾有一之或雜乎其爲物不貳如此正所謂誠也可一言盡者也夫理寔而不虛斯氣流而不息体一而不雜則化行而不窮如是而天地之所以生物者孰得而測之耶然天地之所以生物不測者何哉天地之道惟其誠一而不二故以地言之直方之德恢之益大遠近阻深靡不届焉何其博欤含宏之德累之益增剛柔燥濕茂芾凝焉何其厚欤以天言之中正之德不期而獨尊無階可升何其高欤元亨之德不言而有耀容光必照何其明欤以天地言之博厚高明昔不加舒而今不加促何其悠欤前者無窮後者無極何其久欤此皆其不貳之所徵也所徵之蔵如此則其生物之不測可知矣今夫天不就其無窮者言之彼昭昭者亦天也及其無窮日月星辰繫焉刑萬物之覆不待言矣今夫地不就其廣厚者言之即撮土亦地也及其廣厚華嶽何海皆受載受根而萬物之載不待言矣惟天地之生物不測故即天地所生之物如山水者亦各有所生以成其不測而天地之生物益見焉若此者何莫非不貳之所致哉見于此而知至誠天地之一矣詩云維天之命之主宰乎氣化者於穆不已此何言哉蓋曰高明工覆者天而此不已者是則其所以爲天也又云於穆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何言哉蓋曰文謨丕著者文而其純一不雜者是則所以爲文也夫詩以不已言天而於文則言純非以不已者爲天之所独也今夫天之所以不已者何哉亦曰純而已矣聖人之德純于天理不雜人欲則天道常運而不已是天固不已文亦不已也夫純即至誠也不已即無息也觀於詩言而至誠之無息其不斬勇而裕如者益信

大哉聖人之道章

子思復申言道之費見修德凝道之功不可不全也因言曰凡天下之狹隘不宏者不可云大即空疎不密者亦不可云大也大哉其惟聖人之道乎拓之六合并包者其体宏歛之纖悉皆貫者其眞精以其大者言之洋洋乎流動充滿合萬有不齊之物皆道所生吾見其體物而不遺也由是天壤間皆物則皆道之所弥綸布濩也其功用之峻且上極于天矣其大莫載如此以其小者言之貫徹乎幾微深入乎幽隱優優乎完密周悉何其大哉如人倫日用間經常不易之禮儀即道也而多至于三百其中周旋進退之威儀即道也而多至於三千其小莫破如此道之大烏可一日不行哉雖然不能無待道至宏大精密必其於道之大者有以体之而無遺於道之小者有以察之而無不盡是則其人也有其人則發育峻極三百三千之道賴之以行矣何也其人固至德也洋洋優優之道固至道也有至德之人胸懷宏濶足以會道之大識見精密足以見道之小而道自此凝焉不然其何能凝乎不凝其何以行乎故君子之有志於聖人者有德性之功焉知道無外我亦有無外之德性稟稟乎以不敢棄不敢褻者尊之以全吾德性也道無間我亦有無間之學問孜孜乎其資之人而體之已者道之所以盡乎學問也然尊道之功又豈一端而已今夫德性之廣大學問之精微兩相輔也吾致之而不使一毫私或蔽盡之而無一理不晰則精微者非馳也廣大者非虛也德性之高明學問之中庸兩相資也極之則欲不累而進乎上達道之則事皆實而

全乎下學則中庸者非陋而高明者非荒也至德之已知者為故温之而尋味往復故者其不昧乎又非尚守夫故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新日知也則故茲明德性之已能者本厚致之而持守擴充厚者其不漓乎而又非徒任夫厚也節而不失乎繁文而不失於簡禮日隆崇也厚且益尊如是以修德然後有以凝大小之道道凝則又何所處而不當哉居上則以位育經曲之道為設施而不驕也為下則以位育經曲之道為憲章而不倍也有道而身以言興聞位育經曲之道於世無道而默以自容歛位育經曲之道於已上下治亂無所不宜如此詩曰既明于理而所見之精審又察于事所行之悉中故能有明以保其身爲夫至於保身則爲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而三百三千之道亦賴不墜矣是君子不且與聖人合其德哉

愚而好自用章

子思深有味乎為下不倍之旨而引夫子之言曰愚則無德而好自用賤則無位而好自專愚賤之人非特自用自專不可即生今之世復古制作之道亦不可誠以如此則逆理違時裁未有不及其身者也由子言觀之半是為下而可倍哉惟是以聖人而為天子則議而後行者以礼而親踈貴賤相接之体以正也制而不易者有度物采有定式多寡有定数也考而不惑者有文點畫無差謬聲音無異同也若非天子如礼度文而是耶固當是訓是行安為之下分其非耶亦必敬必戒昭尊王之義而已其敢自專而安為制之議之考之乎蓋惟必出于天子故今之時雖非復文武成康之天下而禮度文猶是文武成康之所議之制之考之也以車而言是天子制度中之一也以在地者為驗而車則同軌殆犹然王路之蕩平也以書而言是天子之所考而訂也其文則點畫聲音之皆一殆猶然本朝之文運也以行而言是天子之所議而行也其倫則親踈貴賤之不紊殆猶是王朝之惇庸也觀今之天下法制凜然故雖有天子之位而無聖人之德且不敢作況第有聖人之德而無天子之位者乎惟有德無位者不敢作故雖聖如孔子於夏礼能說之而杞不足徵則非今之所用也於殷礼則學之然宋之為其後者文獻僅存則亦非今之所用也今所用者惟周礼耳周礼以聖人而隆制作吾固嘗學之非如夏之無徵殷之僅存也今之臣民皆用之吾既服其礼之盡善而又為時王之制其敢不從乎孔子之為下不倍如此彼賤而自專者不伎自取戾乎哉

王天下章

子思深有味乎居上不驕之旨而言曰吾言議礼制度考文此三者是天子所恃以脩己宜民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而為一時後世之臣民所以寡倍上之過者也斯豈不重乎哉然惟以聖人而為天子斯能謙虛體物曲盡人情而有此三重焉有之而下無越禮敗度舞文之失而道德一風俗同不有以寡天下臣民之過矣乎若是者誠以王天下之君子固有德而又有時位者也若前王之在上者其礼雖善而無徵不信則民且駭而不從聖人在下雖善於禮而不尊不信則民猶玩而不從況與時位而無德者乎君子用是存不驕之心以精神寄於制作而有道道無本則不立君子自尊道以來有外之業必有內聖之德蓋本之身以作其寔焉通無徵而不信君子有本身以來以會極之身而觀歸極之民蓋徵之庶民以驗其信從焉三王者道之宗天地者道之原也凡後三王天地而為之者寔能與三王合其法與天地合其德則考不謬而建不悖爲鬼神幽而難測後聖遠而難料然其道不過屈伸因革盡之君子與鬼神為徒與後聖同

揆刑質之而無疑俟之而不惑爲其道之盡善如此〻其所以有此三重也然此豈無所本而然者哉夫鬼神一天也後聖一人也君子於天之理凡所爲屈伸變化無一不知其所以然故能質之而無疑也言鬼神而天地可知矣且於人之理明物察倫無一不知其所同然故能俟而不惑也言後聖而三王可知矣自是而君子所以寡天下之過者可知矣以其道之可久者言之其動而世爲天下則也以三重而見之言行蓋合後世之臣民而法之矣以其道之可大者言之以言行而播之遠近則薄海仰望而幾甸無厭惡其寡過之不限於時地如此夫寡過在天下則譽亦在天下矣然譽非有之難終而永之難也觀詩之咏二客也曰在本彼本國無惡在此我周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夫譽之終也必由於無惡無射可見君子未有不如此之知天知人而能使言行之垂世法世則厭遠近之心而遽有譽於天下者也居上者尚其不驕以有此三重乎哉

仲尼祖述章

能合天道人道之全而盡不驕不倍之寔者其惟仲尼乎自其祖述憲章而言學貫古今有以通千載之心傳于一息自其上律下襲而言學該穹壤有以會兩間之至理于一心然則仲尼者位非帝王而其道其法一帝王也形不天地而其心其運一天地也大矣哉非甚盛德曷克臻此今自其無物之不盡者言之則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焉自其無一時之間斷者言之則辟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焉聖道之與天地同其大者如此而吾即以天地之大觀之而仲尼可知矣夫天地之大有所以爲大者也萬物並育而不相泯亂如此日月之道而不相紊雜如此是皆有德以爲之主也小德而言默運乎乾道變化之先潛孚乎繼善成性之際物得之而萬類爲之職若道得之而萬變爲之順成如川之流脉絡燦然分晰而無止息也如此以大德而言涵化樸於太極本然之妙具生理於於穆不已之天浩〻乎根本極于盛大深厚而所出無窮也如此此天地之所以爲大而人莫與京也仲尼之進退古今出入造化亦即其所以爲大而已信乎仲尼之合德乎天地也

惟天下至誠章

人君繼天以御世使其德之小者不能與天地之川流相似則治無以合天非所以盡君道也惟天下至聖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知無不知雖未出而臨天下而亶聰作后可開知覺於生民夫固有臨之而裕如者也況有聰明睿知之姿兼有知仁義禮智之德乎仁以容天下之衆而聖之寬裕溫柔無不足也義以執天下之變而至聖之發強剛毅無不足也禮以消天下之慢而至聖之齊莊中正其謹凜者不在迹而在心也知以決天下之疑而至聖之文理密察其明哲者有必精而無或粗也夫容執敬別皆君臨之事而至聖以生知之質靜涵於一心而有餘故自其充積者觀之其五德之充足而不欠缺者何其溥也其五德之宏大而不狹小者何其博也其萬感不俱寂朕兆莫窺者何其淵也其一源活潑渟泓無盡者何其泉也由是而觸之即應變化從時莫非五者之呈露也又自其充積者狀之與天同其天矣與淵同其深矣由是而見之容貌言行莫不敬信悅者無非王者之感通也由是而聲名播之華夷尊親感戴盈於四海本之此矣德至是巍〻不可及也化至是蕩〻不可名也故巳涵徧覆者天而至聖偕五者之德于其上固與天道之於穆者同其運斯民頌五者之德于其下亦与萬物之鼓舞者同其神至聖不與天配合乎其小德之合天如此

惟天下至誠章

五德分見而天下莫不尊親此小德之川流也五德併合而天下莫能窺測此大德之敦化也不觀天下之至誠乎於五品之人倫理而分之比而合之大經於是乎正為天下之大經所從出是為天下之大本至誠無一毫人欲以雜之仁義之全體以具可以立天下之愛與宜也禮智之全體以具可以立天下之敬與別也大本所從出是為天地之化育至誠無一毫之人欲以隔之元亨鼓萬物之出机吾以吾心之仁義知之也利貞鼓萬物之入機吾以吾心之義智知之也此皆至誠自然之功用豈待思而得勉而能哉故以經綸而言懇切而不虛浮至極而不虧欠肫肫乎其仁也以立本而言清淨而物欲不淆深遠而涯涘莫測淵淵乎其淵也以知化而言誠復之体無不包涵誠通之用無不運量浩浩乎其天也至誠之道如此其妙豈易知哉苟非實有聰明聖知之姿而達仁義礼智之天德者則心非至誠之心見猶滯於凡近明非至誠之明而知不免於推測其所謂經綸立本知化何足以知之哉故曰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也

衣錦尚絅章

仲尼体天地之德而合至誠至聖之功用于一身中庸之道至矣盡矣然下學者猶不可驚高遠而遺切近之功也詩曰衣錦何其文也而曰尚絅則又掩其文矣現之知文太著則心不免于外馳故詩人惡之也下學之君子其道闇然精神意念收斂在內絕不外馳而就此闇然內美日章而不容掩焉豈若小人之道的然表見於外而中日見其消亡哉蓋君子之道日用言行外雖淡素而其中自有旨趣則至味生於無味也外面雖簡畧而其中自有文采則至文生於無文也至其應事接物外面雖溫厚渾淪而其中自條理井然不亂則至辨生於無辨也是即尚絅之謂為己之心也然其用功也又有當謹之幾焉知遠之由於近而常用力於近知風之由於自而常用力於自知微之達於顯而常用力於微則存為己之心而又有謹幾之學是雖未能與德為一而入德有其階矣入德之功莫要于謹獨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言微之顯也是故入德之君子內而一念初萌必省其天理人欲以加存遏使人欲去而自不疚則無惡於志矣夫不疚無惡君子其不可及矣而實由內省得之然則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惟在於人所不見之處實用其力若過此以往將潛滋暗長有不及用力者此謹独之功為己者所為致力於由靜而動之初也然不合動靜而戒懼卒無以密其為己之功詩云相在尒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既謹其獨矣而其無時不敬且信者常存敬信以待言動不待言動而後敬信焉如是則為己之學成而效自及於人矣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自敬信而漸躋之以真性與民相感觸不賞之功有至榮也不怒之威有至畏也天下皆任法以為治而君子獨不恃其法則亦可以化民矣然此猶有迹也不聞詩所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者乎君子由敬信而漸化之有敬之心而無敬之迹使天下各安於性命之正百官則肅肅也百姓則皞皞也天下之平平於君子之篤恭而已矣此中和位育之事而聖神功化之極也夫至篤恭以平天下則君子不顯之德豈易言也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平日有言聲色之于以化民末也今但言不大則猶有聲色存焉未可以此形容也詩曰德輶如毛似可以形容不顯之德矣然以毛比德則德猶有倫類可比亦未足以形容也惟詩云上天發育萬物之事無聲可聞無臭可指是天以神化為至教者聖亦以神化為至德退藏之密渾然無心

玄德之妙坦然無爲存之爲中而大本立焉一天之所以爲神也發之爲和而達道行焉一天之所以爲化也斯其德至矣以是形容內聖外王之德至矣夫原道所自天命謂性是我本於天也要德之成下學上達是天俻於我也入德之君子可不由爲己之功以馴致于不顯篤恭之妙哉

學而

時習章　按陳行之謂時習、盡君子之學。悅字盡學之趣。即此是徹首徹尾的。二節、朋來之樂。就其中及人者言。末節、不慍之君子。就其中忘遇者言。則此章三乎者。固得。即以首節爲主。以二節承言之。亦無不可。但此是在效驗上見功夫。不是只說效驗。講下二節呈云、學之深。習之熟。則朋來。學愈深。習愈熟。則不慍。震川云、時習而説。夫子之學不厭也。朋來而樂。夫子之教不倦也。不知不慍。夫子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時習節　按開口説一學字。便包得中庸博學之五句在內。蓋吾受於性善。而成性者。本無須臾之可離。則吾所求於明善而復初者。亦無旦暮之違化。惟學矣而又時習之。則勿忘勿助。有以釋其扞格。生其變化。由是心之所得自有不可告人者。而中自悅矣。悅自益。不能已於學矣。

朋來節　按惟人性同善。故學于悅。凡同類之朋。相感于此心此理之中。自相應於千里百里之外。與朋同學。必有加於吾所學之初者。是與人同善之實也。其樂爲何如矣。

不知節　按君子之學祇爲可知。而不能必其見知。至於不知不慍。則相忘于不怨不尤之外者。自相孚于無聲無臭之中。則其自得所得也。總無損于吾向所學之初。足于內而無待於外。是其識見高。涵養粹也。非君子而何。

有子章　呂晚村上節、就凡人處論個道理如此。下節言君子所以專力於孝弟之故。若云但看凡人一孝弟。便不犯上作亂。便是仁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化氣象。所以要做仁民愛物工夫。必在親親上做起。兩節原一氣說下。不得以賢學分看。

有子節　按此就現成說。好從心工来。不但無其事。而且無其心。滿腔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了。

君子節　按本有以根本言者。有以本始言者。首句本字。只是本始之本。本是道之一端。最切近者。道是本心而達於事者。首二句雖係泛說。其實本字暗影孝弟。道字暗影爲仁。講此二句。須將道生縮入本立内。將本立縮入務本内。則本旨方見。而下二句亦好順接。孝弟二句。只重孝弟及本字。以申明上節意。　困勉録論念頭則孝弟之念最真。論作用則孝弟之事最切。

巧令章　按此章爲徇外者戒。當從巧令做出鮮仁。不可將仁字逆提。　朱子只爭一箇爲己爲人。若動容貌正顏色。是合當如此亦何害。但做這樣以悅人則不可。　又云。心在時便是仁。若巧言令色。則心便不在。安得有仁。　按仁字上有鮮矣二字。有歎惕意。有提醒意。有慨嘆意。

三省章　按吾身二字最真切。見無人可替代。更無人来催促。然却是十目十手所指示。省字極精密。又極勇猛。故朱子云。三省是當下便省。有不是處便改。非省察已作的事也。三不字謂外面已看得過。人師友亦或信得過。只是自己心上有纖毫打不過處。便是。此即毋自欺慎獨工夫。

千乘章　按曰千乘。便見得事煩民衆。曰敬事。便見此敬是萬殊之敬。節非嗇吝之謂。愛非姑息之謂。五項總是一心。就其執業處言。曰敬。就其真確處言。曰信。就其撙節惻怛順時處言。曰節愛時使。心存而五項自見者。聖賢之事。以五項爲心者。賢君之事。在聖人則見其合。在賢君則見其分。

弟子章　按此章雖註分本末。然都是培養本心的工夫。謹本是謹慎意。而註訓行之有常者。言有常度而不忒也。仁是箇善人。衆是尋常平等的人。學文是要開發其知能之良。不專爲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孝弟等在弟子身上說。俱要淺看。俱是責成爲父兄者之詞。

賢賢章　仇滄柱此章學字。對馳騖聲華者言。不對姿質淳良者言。只須體貼誠字意。發得數項十分沉摯周詳。則生質務學二意俱該。　呂晚村雖曰二字須活看。是他人不確之論也。人先生然未學。便有何必讀書之弊矣。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正是深嘉其學耳。　張南軒子夏之意。非謂能如是則不待夫學也。蓋所貴於學者。在此不在彼。故學者務其本也。　困勉録即此是學。是子夏要人務本之意。但恐人徒求盡此四者。而不去學。則亦終無由盡。故注吳氏一段。當首子夏之意不如此。而子夏之言弊或至於此。

君子章　按此章當以學字爲關紐。學問思辨行。皆學之事。而必先以重威者。所謂敬爲致知力行之本也。敬只言重威者。程子所云整齊嚴肅。則心自一者是也。然此又不使用力于外也。故進之以主忠信。曰主。已敬字在内矣。忠信誠也。忠信所以進德。修詞立其誠。所以居業。主忠信學無遺蘊矣。然恍不若已。吝于改過。又是學者通病。惟學先變化氣質。故以首節始。惟學須除去病根。故以此終焉。

君子節　按君子爲學。功必始于矯輕。貌恒求於持重。苟言動之際。既無凝重。則与人酬酢。那得有可畏之威。以是爲學。非不明于善

也。然氣不沉則志亦浮。擇之未必能守。非不復其初也。然形不歛
則神亦散。得之而未必不失。學之不固。斷由乎此。此學不先變化
氣質。斷不可與言學也。
忠信節　按承上言要非規：為用心于其外也。何以養重曰敬。何
以主敬曰誠。發于内而必自盡者忠也。誠之通也。循其故而無所
違者信也。誠之復也。以忠信為主。而誠以貫于物之終始。則所以
進德者在此矣。誠以防其心之出入。則所以閑邪者在此矣。
無友節二　困勉錄無友非根之也。戒其樂與為友之一念也。又克
己工夫。全在勿憚。斬釘截鐵。用力無一毫姑息放縱過之意。　按于
此總繳工夫。當云此看之所由以成其重。而學之道可以統内外
，人己而一之者也。
慎終章　按慎終存哀中之敬。追遠動敬中之哀。歸字有不煩驅迫
意。厚字寬說。不必指定喪祭。此為當時之君大夫。勿忽畧喪祭而不
能盡哀盡敬者發。
子禽章　按子禽雖求與並言。而意只重在求。故子貢言夫子之聞
政。自有以得之者。與且不足言。況于求乎。
子禽節二　按云至是邦便非有歆洽之素可知。　又溫以不厲言。良
以不矯激言。恭以持己不慢言。讓以待人不驕言。儉是不侈然自
放之謂。五者雖跟盛德言來。然子貢之意。只說得聖人發見處。在
聖人發見處。亦只說一半。非如子溫而厲節。方得完全也。註過化
存神未易窺測數語。正為子貢其斡旋語意。五者正要在外面淺
易處說。人人見而信之。故必聞其政。又須知聖人原無打點五德
之意。在邦君心目間感化。彼且不知其所以然。又何從見得。即在
學者日見聖人處。悟其所以得聞者在此耳。玩口氣云子云夫子

之聞政出于求。吾以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乃是夫子之求之也。
人之求有心。夫子之求無心。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父在章　按此為父子志趣事為之不同者言。上二句是觀人子之
大概。下二句就觀行中細看其用心之厚薄。蓋道是上半截落的
事。曰三年無改。則其惓惓不忍忘親之意可知。孝字是直從他心
曲上斷之。
有子章　困勉錄有子為人樂放縱而廢禮。故爲是探本之論以矯
之。言禮何嘗不貴和。即今日有所不行。雖說是和之弊。但一和而
不知節。亦便不可行耳。上下只一意。非為禮過嚴而欲其和。、太
勝而又欲其節也。總是辨和以維禮。非兩救語。　按翼註以下節
為終論主意。晚村亦云有子意中先有次節而後有首節。正與此
同。予于明辨錄取兩救之說。未是。
有子節　按用就人之用禮言。和對嚴厲看。故朱子云。須知吾心安處
即是和。如公門鞠躬須如此方安。不如此便不安。不安便是不和。
以此見聖至嚴處。即是至和處。不分兩截也。註自然之理。是推原
說。從容不迫。乃是和字正義。人都脫卻從容不迫一層。道即是禮。
以其可通行而謂之曰道。正應由字。本文大小二字。該盡許多大
綱細節。禮文經曲在内。必要朗列不混。翼註為貴不是須要和意。
若有意要和。又是知和了。禮中之和。在行禮者亦不自知。但論禮
者則以是為貴耳。
有所節　按行字承上由字來。見得大小由之。是禮以和行矣。而復
有所不行者。病不在和。病在求和于禮之外耳。不行是和行不去。
末句亦字。言和本可行。惟離禮以為和。亦不可行也。亦字不對拘
迫難行者看。上節和字是禮中之和。無意于和者也。而和之和。是

禮外之和有意於和者也。故此節重知字。知便涉有意了。

信近章　晚村此節都是在言行交際尤悔極弊處。作停理寡通之思。是降一步說。不是盡頭道理。　李毅侯此就人情相与。易于失足者。立之防也。輕約過恭。及一時傾蓋不慎。皆自貽懷恨。只在情貌上周旋者。一時非不可喜。至後來却不勝自失之悔。故君子審焉。　按因只是偶然相依。可親以道言。不以情言。宗是宗法之宗。恥由內生。辱自外至。言即其約信合義時。便知其言必可踐。即其致恭近禮時。便無恥辱。即其所因可親時。便得可宗之人。不必作日後會。

君子章按此章總是摹擬好學之心。無求安飽者。立志在聖賢路上。即孔子十五志學之志也。學先要打破嗜慾關頭。故先着此二句。事不但行事。凡學問思辨等皆是。敏是如不及的意思。慎是謹細的意思。就是親近他。正是出吾言行以正是非。三節一節密一節總。要寫得好字意思真切。

無諂章　晚村此章是一節生出一節。然須一節不回生出一節。方見聖賢知處無方。有觸類引伸之妙。　困勉錄此章須知樂与好礼是轉語。引詩亦是轉語。告往知來。只是許其知之不滯用力却易。不必拘定詩上。

無諂節　按無諂無驕。是以理制欲。而不爲之動。故曰自守。好礼言心與禮自相浹洽也。樂是中心一段天趣。不爲貧而樂。可也。下着未若二字有味。須知悟到晞樂与好禮非佳境。切磋琢磨非佳處。即更進亦非佳處。

詩云節　按此節要見子貢感悟自嘆允服。註着又知二字。見引詩之意。當放寬說。貼不得樂與好禮工夫講。義理無窮四字。括盡通章。切磋琢磨。是言學問工夫無窮。而學問又因道理之無窮也。斯字指可也未若言。

賜也節　呂晚村往指首節所論處貧富之道。來指子貢所悟學問之功。故註曰已言未言。須畫開兩邊說。惟其不相涉而觸悟。故可與言詩在此。須知夫子此句只是許可。子貢知義理之無窮。能於學問上推充。不重在言詩也。

不患節　張彥陵此夫子於患人之不知者下一轉語。全要學者用心於內。只就他患心工去點醒他。患不知人。要說到自己身心上去。　按要知人不可無窮理正心工夫。

爲政章　困勉錄夫子說爲政以德。分明有個爲字。但德是人所同得。以德感孚。使不動聲色。而人皆默化。不見其有爲之迹耳。故無爲不是全無作爲。仍有政事。但其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辟如工要補出無爲民歸意。　又北極與北辰有別。北極五星。其第五星謂之天樞。天樞左旋。樞星亦動。但其旋轉最近中間些子不動處。則北辰矣。北辰無星可紀。以天樞一星謂之極者。亦就其旁相去不遠者言之。蓋周天無星處。皆謂之辰。北辰者北方之辰也。不特衆星拱北辰。即極星何嘗不拱北辰耶。故說約麟士之說。尚有誤處。至洪範五紀之辰。及辰弗集于房之辰。則隨日月而得名者也。凡日月所經歷之星謂之宿。日月所交會之處謂之辰。角亢始於辰。則十二支之辰也。若辰見鄭火之辰。則宗考之春秋有孛星于大辰。既而宋衛鄭陳災。則孛星見于辰。而鄭火非辰見而鄭災也。且大辰者大火也。即心星。至水星亦謂之辰。伐星亦謂之辰。皆非北辰之辰也。

三百章　翼註此章是發出先王所以垂詩教之意。總要使人思無

邪。是一氣語。不必講思無邪字義。只要講思無邪所以蔽三百意趣。按此是示人學詩之要。不是謂作詩之人。皆思無邪也。亦非有一言便可廢三百。謂盡此三百揔歸此一言也。

以政章　按德礼政刑。俱治天下者所不可少。但後世都舍本而趋末。故夫子兩下斷語。一善一否。判然分明。正欲擇術者知所尚焉。耻。法制所以示之使由此。禁令所以戒之使不得不依此。德是人主躬行的。礼是人主制了使民行的。礼即德中之條教也。

以政節　按政是官府之治法。礼是民生日用之所行者。格是翻然一變意。玩且字。言非但是空空耻也。

以政節　按民免無耻。要玩註為悪之心未嘗忘句。彼特勇于勢而不敢為悪。要其心初不知悪之不可為也。若致刑稍弛。彼仍怙然為之而無忌憚矣。

志學章　按此是夫子自叙一生之學。見功之不息而日新也。不息是至誠。日新謂盛德。惟夫子自至之而自知之。故歴叙以勉學者。每節前有工夫。每節有定義。每工下兩節交関處。各有浅深次第。須一一還他實地。

志學節　按學之始在辨志。夫子十五志學。雖未必遽見斯道之全体。然已志在聖學。便有為不厭工夫。非空只存此志而已。　陽明謂志學即志不踰矩之學。未是。由志學而進德修業。則好悪之生無節。而内守者不浮。事物之交無窮。而有主者退聽。則立矣。

不惑節　按四十前有窮理工夫。不惑者。綱條参伍。不能為之淆。疑似毫厘。不能為之眩。是窮理以通于性者也。知命有盡性工夫。知命者。見得萬殊之森著。不假于人為。萬物之散殊。具足于性分。是盡性以至於命者也。至是則下學工達。融而為一矣。過此以往。只有涵養工夫耳。

耳順節　按耳順者。無思而無不通也。從心所欲不踰者。不習無不利也。

附　通章題方作收股。大抵朝夕之間。不之轉運容移之候。而年所必更多歴。乃截然見氣候之分明。過此以往。容有增高継長之修。而其效不可預期。姑然聽就將於日月。二比補義最圓足。

懿子章　按此以礼維三家之僭。首言無違。使含末節義。後。啓樊遲之問而詳發之。以禮事親盡孝。即所以盡忠。

懿子節　按註不貴于理。理字似不妨露。蓋從親之令。亦可自附於於礼。故下文説一礼字。使有森然不可越之意。前露理字與下文固無碍也。若并此不露。則夫子當日與孟孫面語。毫無着落。孟孫豈有不問之理。

樊遲節　按我對曰三字。言孟孫備喻無違之旨。則不違固得。倘不喻其旨。無論違而失。即不違亦失。全要在我對曰三字上描寫。

何謂節　按此礼自天之所秩。王之所制。言生事二句。見人子事親。自始至終。毫末不可假借。暗切名分上講。註得為而不為過輕重在不得為而為之工。

武伯章　饒双峯此非待有疾時始憂。即無疾時亦常憂。其愛護之不謹。而有以致疾。此正見父母愛子真切處。　呂晩村不説人子之心。而反説父母之心。是对炤語。只説父母之心如此。不説人子宜如何体父母之心。是歇後語。詞氣極冷極活。

子游章　按敬是養中一段真意。當奉不敢怠忽意。即所云聽于無聲。視于無形者也。

子夏章　呂晩村不説色應如何。應如何便可模擬。便未為難矣。隨

難矣。隨時易地。其道無方。舜之齊慄。有齊慄之難。老萊之嬉笑。有嬉笑之難。中有一分孝。外便有一分色。自然流露。無可掩着。唯處原不在色。色由於氣之和。和由于愛之深。而所以能深能和。必天性學力。並至此。所以為難。　按服勞奉養。時若仍有孝于自然和順之色。則即此亦足以徵孝。

吾與節　四書鏡。此節只是抑揚其詞。以贊顏子悟道之妙。固非顏子愚於始而知于終。亦非夫子始疑其愚。而終信其不愚也。困勉錄不違註云、意不相背有聽受而無問難也。意不相背。是說他心理。有聽受而無問難。是說他外面。夫子口中。只說得外面。下半截方有出他心裡來。此時夫子意中。原曉得他心裡。口中卻不說他心裡。所謂婉轉其詞以形容之。　按凡不在夫子面前即是私。私原兼動靜言。省是微察其受教與否。不曰行之而曰發。從此一發最有力。如草木生意充滿。欝勃于中。而暢茂條達於外也。

視其章　按此章是為人論觀人之法。當詳細如此。不是聖人自夸神鑑也。以屬事。由屬意。安屬心。是事由意遣。意從心造。觀之之法。直是一節客一節。烏廋不是人不要廋。亦不是人不敢廋。直是情窮勢詘。更無可廋之處耳。

視其節三　按知言窮理是一層工夫。知人兼善惡。由與安。俱屬善一邊但用個觀。只看得意之為己為人。察則細省他心之能樂與否矣。察其所安。謂察其心之所樂者。果在是與否。不是察其安不安也。未子。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所樂不在此。依旧又從熟處去。

人焉節　按此章全為傷君子而發。焉廋重惡一邊。

溫故章　困勉錄。新非求博。非好異。蓋義理原是無窮。學問本自無盡。即所旧聞尋繹不已。則就其中愈久愈精。愈体愈熟。或因舊聞而引伸觸類以為新知。或守旧聞毫無所加。日新又新。亦是新知。或覺今是昨非。又不妨洗滌舊聞而突起新知。此亦何嘗溫故。而総由溫故得來。故謂知新而可離溫故者非也。謂溫故即是知新者。而更無知新之学亦非也。　按此為求知新而不溫故者發。新自今日知之偶及者言。而明日見為已知。又成故了。都只在聞見工說。為人師只帶言不重。

不器章　按君子內已已体用之全。器字有得高。則不字身分愈出。方望溪文云、雖或發為成業。終身於一事而不還。然不過即其時位之所遭。以盡其才實。而知此者可以信其非徙。即已効者不得謂其獨優。即或修身慎德。闇然若世事之不識。然一旦仰以生平所不習。以試其經綸。而疑之者。訝為意外之功。而信之者知其本然之事。

先行節　按此章為君子而發。不是論言行。故先行二句。必須歸合君子。方為得旨。其言指所知所得之事理。乃所謂未言之言也。行其言實有踐履工夫。在從字有斷然不敢馳鶩向前意。若云吾所知之事理。必躬行有得而後見之言者。是則為君子。君子非徒以言尚也。

周而節　按周與比外面似一樣。只在心体工分別。君子大道為公。即德有不及。而理無不及。是之謂周。小人私意自為。即恩無不及。而意有所偏。是之謂比。周比從接物上見。和同從共事上見。驕泰從處已上見。

學而章　張彦陵思學原是合一的。學之精察處是思。思之篤實處是學。學而不思。只是空習個硬套子。心体上全不明亮。故曰罔。思

而不學。只是空見個景象。全無根據。心体工毫不安穩。故曰殆。蒙引學矣而又思其所得之理。則所學者透徹。思矣而又學其所思之事。則所思者着實。

攻乎章　按凡與愚夫婦同的。是為同德。與愚夫婦異的。即是異端。攻者為之倡者。亦有為之继者。總是欲前異中之趣。有不得不止意。害無人已。也已是决詞。

誨女章　按聖賢之知。只就義理。但心有自欺之蔽。則義理有所障拒而不明。能去其蔽。心体工便毫無所障。此是知一句本義。由其而求一層。固圓是是知也道理。但所云自欺者。亦自粗細掩飾是小人之自欺。強以為知。是賢者之自欺。朱子引证節来証最明。

干祿章　呂晚村祿原不是學問外事。所誤在干耳。在中者道理如此。學者未嘗計及。亦不必計及。應固在中。不應亦在中。多聞二段。以子張才高意廣。肴得言行不打緊。故極言寡尤悔之難。肴而則字如何鄭重。

干祿兩節　按子張之干祿。與世俗異。彼非貪祿者也。不過欲借祿。以遂其濟世之心耳。又多聞二段有三節工夫。一節容一節。慎言慎行。謂即其不疑不殆者言之行之。小心敬畏而不敢忽也。而則字正見得尤悔之寡。大是難事。言寡尤二句。亦不可說得自然。末句見修德而祿至。固是在中。即不至亦是在中。蓋只諸論在我有得祿之理。不論得不得也。

何為章　按舉錯前有清心寡欲窮理知人工夫。有此工夫。直枉先看得真了。民之服不服所由然。自一齊透入骨裡。舉錯乃特為導竅通関。如枘鑿之相應矣。饒作云、自朝廷舉之無不名為直。自朝廷錯之無不名為枉。直枉所從有者名耳。而都實在焉。實者是非之所形也。即是非之心所由形也。自直不可不歡。于是乎例有舉。自枉不可不懲。於是乎例有錯。舉錯所僅行者例耳。而都情在焉。情者好惡之所形也。即好惡之性所由形也。二比透發所以然之故。

康子章　按敬忠勸此皆小民心性所自着。非可迫而動者。以莊則君長之分嚴。民誰敢有厭斁之心。孝慈則父子之情篤。民誰忍有疑貳之心。舉教則師儒之責盡。民誰敢有怠棄之心。三則字正对他一使字。使有強迫意。

或謂章　按由家而國。由國而天下。道本相貫。此政之順而推之者。國自為國。家自為家。職當各盡。此政之分而見之者。子所云政是據其分見者而言。雖屬权詞。實則至理。

或謂二節　按惟孝二字頓斷。孝然後友。孝友施于有政。施是推廣意。所謂推者有二。一是以我之孝友。而教家人以孝友。一以孝友之心。而推之為内外長幼尊卑之分。使秩然就理。雍然太和。便是太平之象。大同之治。是亦正己及人布之優優矣。何必從公卿大夫之後。朝考夕省。始云政哉。

無信章　按人之無信者。不必論到行之隔礙處。方見他不可。就他當下無此實心。便已失其行之具。不知其可。是詰問語。猶云如何是好也。不可行意。直至末句透出。信字只就持身涉世上講。何以行止就車言。正意于言外找出。

子張章　按朱子云此章最重因字。其所損益。亦只要扶植三綱五常。又云三代之禮。大體都相因了。所損益也這損益得這些。是損益皆從禮上見。非于禮之外別有損益也。中二段。只將所損益三字連上夏禮殷禮讀。而以可知也。另作一句。便大義了然。

子張節　按世是帝王興廢相禪之世。與三十年為一世之世不同。

子張十世之問。以千古之文於周為盛。似憂于無可復加之勢。其意蓋欲以觀礼變也。

殷因節　按，礼以経世。合禮無所為世。〻因禮為損益。合因無所為損益。故可知。　語類所因之禮天做的。萬世不可易。所損益之禮是人做的。故隨時變更。　蒙註大凡有定者可知。無定者不可知。今三代相因是有定也。雖有損益。不過善用其因。是無定而未可始無定也。故摠以可知概之。

非其章　體註此要人循分意。一則越乎分。一則歉乎分。諂與無勇。即就上文斷之。不作推原看。

非其節二　按，祭所不當祭。豈是敬神。不過一點求福之心耳。故直斷其為諂。至見義的人。雖其胸中原無確見。然既曉得是義。便當為了。却因循畏葸。而不為是其氣先餒也。非無勇而何。

八佾

季氏章　按，孔子至於庶。是記者之言。是可忍二句。方是孔子語。忍有敢忍容忍二意。敢忍是指亂臣賊子之心。容忍是縱亂臣賊子者之辭。當以敢忍為正解。

三家章　按，舞佾是季氏所獨。雍徹是三家所同。書法有正名分意。書三家。有朋比為惡之意。夫子不說他僭竊。只說奚取。今三家索然無可回答。并不許其明言僭竊也。語愈婉愈嚴。

不仁章　按，不仁之人。必假礼樂以自飾。但禮從心之敬生來。樂從心之和生來。人而不仁則其心已亡。雖用礼樂。全無和敬的意思。亦只在外面襲取。不是從中流出的了。兩如何猶云奈礼樂何也。譬如穀種完固。方生出枝葉。若穀種朽壞。如何生枝葉。雖剪綵為之。終是假的。

林放章　按，放激於當時文勝之非。而問礼之本。夫子亦激于時弊而指出寧儉寧戚之近本者示之。使悟先王緣情因性之旨。而本已隱然有可思。此夫子維禮以維世意。困勉錄以本始之本言。則儉戚是本。以天下之大本而言。則非特奢易非本。即儉戚亦非本。則儉戚之失中者非本。即儉戚之得中者亦非本也。蓋一則体用對言而併為本。一則就用之始終言。則用之始又為本也。　偶案人心一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為今文質。而文質緣是以生。此礼之本也。夫子非不能直言之。但救當時之弊。則曰寧儉寧戚云。尔竟(究)本字。上章仁字已逗出了。

林放節二　按，放所問本是泛指制禮之初行礼之始言。說本根固非。說本質亦太早。淺說本末兼該。乃礼之全体。逐末者必忘本。若有本則有末。而全體在其中。

與其節　朱子首節礼字兼吉凶言。此節禮字对下喪礼泛以吉凶言。胡双峯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根本之本。其末亦為枝葉。枝葉出於根本。而亦能庇其根本。可相有不可相無。本始之本。不流必有失。礼始於儉。末則必奢。故曰與其日寧。儉孔子因末流之失。不得已而為反本之論也。

夷狄章　此傷中國而借夷狄以甚之〻詞。有君謂其臣知有君也。亡者視有若無。就以上說。

季氏章　按與字乃設問之詞。非婉商之語。能弗能。只論冉有自已。不論季氏泛否。嗚呼二句。是冉有不能救而夫子代為救也。論理時即使泰山享他的祭。在季代亦不應祭。夫子之言。特欲借季氏知其並耳。然道理实是如此。

君子章　按首句每易說得太高。便似老莊齊物之意。非聖賢語氣。只說是抑然自下不多欲工人。方與雍容抑遜意思一線貫串。必也句只是喝起的話。言欲求其争除非是射。揖字实。讓字虛。讓正於揖見之。揖讓二字貫下。始射而升堂。既射而復位。射畢而飲。是三節事。其争也君子。要在争之中見出個君子來。正與和光同塵者有辨。　附射考大射之禮。三耦進。三耦出。每三人為一耦。凡耦皆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將射時耦同出位。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復北面揖。此三揖也。共三揖。然後升堂。各發四矢。勝負既分。復一揖。下堂復位。俟衆偶降畢。勝者仍照前三揖。不勝者升堂飲酒。凡飲酒必送爵。今自飲而不勸。以示罰也。

巧笑章　按通章以言詩為主。子夏之問是不要緊的問。夫子之答亦是沒要緊的答。惟忽然想到礼工。於口頭語發出一段道理。方見善悟。若說他問時先有重質意。反把悟處呆了。

巧笑節両　呂晚村子夏特讀錯一為字。詩人於為字上微逗斷。為字讀得重。本意是因素為絢。子夏將素以為三字一滾下去。為字讀得輕。便輕認即素為絢。此所以起問也。　困勉錄質字有本質之質。有質朴之質。林放章質字。是質朴之質。此章美質〻字。是本質之質。　按繪素即是素絢。只一後字答他為字。而詩意了然。

禮後節　按此禮字即指三百三千美盛處而言。故曰後〻指礼之本。然說謂有忠信為本。而禮以之行。礼自在忠信之後。非謂人得而先後也。後亦非薄之去之也。詩礼並無干涉。而子夏忽然有悟。故夫子許之。可與言詩。只為其篤學能通悟耳。粘然礼字入詩。便是笨伯。又礼後乎是悟語。不是問詞。子夏此言非將礼字抹殺。正是他深於求礼。見得礼非無自而起者。又礼後不是文後。礼該文質。通体俱後。

夏禮節　按夫子欲合夏殷周之礼。以為百王損益之大法。故有此嘆。能言者。謂即其文而制作之意。可推舉其細而綱紀之大可識也。文獻各兼在朝在野者言。足則能徵。不是絕望之詞。言苟綱羅散失。庸或可足。以為參質。則夏殷之後。有傳書有傳人。則我言有證。而禮乃因以不墜焉。有無限低徊冀望意。

禘自章　按註中兩層。雖不容說破。然着語自須对針。其兩層尤重在後一層。或問云程子以僭礼言之當矣。然不察乎失礼之中。又失礼焉之意。則是自其未灌之時。已不足觀。不必言既灌而往也。可見魯祭非礼意不甚重。全重在誠意一層上了。

或問章　按通章只重不知也句。知其說者云〻。只是見得難知意。故翼註云此不可但云通幽者必能達明。格神者必能感人。盖七廟祖禰。猶曰吾所逮事。天地百神。猶曰吾所靈承。至於始祖遠矣。

始祖所自出之帝。遠之又遠矣。音容不相接。世代不相近。乃能知其精神一脉之所相聯。而聚精神以格之。則豈不知宇宙民物皆我一体。皆可以精神聯而格之也哉。故曰如視諸斯。以治天下而如視諸斯。則禘義深遠。無所不該。洵乎其說之未易知也。說字深者。在礼文礼器之外。註理無不明。從知其說內者出。誠無不格。即在理明內者出。

如在章　按上節記事。下節特記其常言以證之。而如在是門人形容夫子之語。若孔子之心。則固見其実在也。如不祭、有歉然意。但聖人所歉者。不在礼而在心。蓋人能代我之身。不能代我之心。即能代我之心。亦不能代我所自致之心。故曰如不祭。

如在兩節　困勉録鬼神來格之理。不易推測。若如范氏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之說。則是神之有無。係於人之誠否。而天下之所云鬼神者皆妄也。若云已散之氣。隨祭享而聚。則是其既死之氣。扰潜寓于宇宙之內。而宇宙間去去來來。只是這些氣了。佛氏之說。儒者不當盡斥其誕矣。惟大全李路問鬼神章。朱子說似明白。人死氣雖終歸於散。亦未便使盡散。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可感通。然已散者不復聚。故謂佛氏之說為非。觀朱子之說。則祭祀之來享者。是氣之未盡散者。非散而復聚也。推而言之。氣有盛衰。則散有遲速。聖賢之氣。浩然塞天地。配道義。生則澤流天下。沒則神在萬世。無死生。無聚散。而独行於古今者也。如伯有為厲之類。是邪氣之偶聚也。佛氏所云、鬼復為人。其信否雖不可知。使其果信。必是氣之未散者。若其既散。則無復聚之理矣。大約聖賢之氣。萬世不散者。正氣之常聚也歟。

與其章　禮註此聖人以理挫奸雄之心。以禱字折他媚字。以天字壓〃他與灶字。都不着自己与貫身上。詞嚴義正如此。

與其節　徐自濱氏祭而奉神于奧。必先由灶而達。貫意謂欲得君。必先由已而致也。又以奧特設西南隅。乃棲神之虛位。君之擁虛位也。灶如此。　按五祀孟春祀戶。孟夏祀灶。中央祀中霤。室中為中霤。孟秋祀門。孟冬祀行、即井間道路也。

不然節　按不然二字。下得斬截。天指上天。獲罪即指媚之一念。言起念不可合天知。便是獲罪於天了。不應作推開就平日言。

周監章　按此章是夫子自表其憲章之心意。只重在首句。蓋從周由文盛來。而文盛又從監二代來也。監夏監殷。則以忠信為學禮之原。以質素為行礼之本。而品式以定。經緯以彰。周之文何其盛。從周而顯之見丕顯丕承之謨。微之体敬止敬勝之神迹而觀會通之盛於一身。遠而普大道之公於天下。非若凡民之不倍已也。

附新安陳氏周之文。亦承夏忠商質之後。風氣漸開。不得不然者。況文武周公制作之初。損益盡善。夫子之從是從盛。時文質得宜之文。非從周末文勝之文也。按此文盛。原兼氣數与聖人兩意。

太廟章　呂晩村言每事詳慎。正是礼當如此。我亦行禮云。爾乃辭明礼意以教或人。非自解知礼也。故知字不可夾帶入來。是字直指敬謹之意。礼字只在道理上說。不在自己身上說。則辭明處仍是凜然敬謹之意。即此言亦禮也。可知聖人無時不是禮。

主皮章　困勉録禮射武射。在盛世是並行的。在夫子時。亦不是廢礼射不用。只是雖礼射亦主皮。　又此是嘆世亂而不得不用貫革。與他處譏变古者不同。所謂言古之道以正今之失者。失不在貫革。而在於所以不得不用貫革之故也。　按古道只按周初言。

翼註非是

告朔章　按子貢欲去。只照註惜其無實而妄費解。句不可易。至羊與礼不是兩件。賜看來是羊。子看來是礼。愛礼即在愛羊上轉出。註中羊存猶得以識之。是存羊即存礼也。而可復焉。是因羊可復禮也。而意當兼發偏主不得。

告朔節　按告朔有三重焉。尊正朔以重天子。告太廟以重祖考。修月令之政以重民事。

賜也節　按此一羊也。在子貢見以為羊。在夫子見以為礼。以羊為羊。是礼在羊之外而礼亡。以羊為礼。是礼在羊之中而礼存。此本王氏因勉録取之。

事君章　湯霍林禮自有個準則。盡則止於礼之中。諂則出於礼之外。　姚尊生人以為諂。此人是何人。独非事君人乎。自有此等人臣。子且不畏礼而畏人言。

定公章　按此章夫子有上下交責之意。有明良交泰之思。使不是役使。只作服敬看。礼就外面節文言。而已待之以誠意。忠在致君効力處見。若云儀節之礼非禮。職分之忠非忠。其說似深而实非。總認不真理之當然四字故也。

關雎章　呂晚村惟文王之德之盛。故宮人於其夫婦居室之際。寫來恰得性情之正。亦惟宮人身被文王之化。性情自好。故能寫得聖人性情出。贊詩人。亦深贊文王后妃之德之不可及也。　困勉録即宮人之哀樂。可想文王之哀樂。故朱註常指宮人。蓋言宮人可該文王。言文王不可該宮人也。　按註中審其音。蓋即以詩之聲音言之。非謂樂中之聲音也。近來作文。俱以詩樂並言大謬。附時文李作惟宮庭有淑女。斯天下有母儀。云何不樂。惟天下不可無母儀。斯群情不能忘淑女。云何不哀。二比可云言簡意該。

哀公章　按當時君弱臣強。魯發不社。予言戰栗。勸其斷也。不知振弱在修德。不在修刑。扶魯在威臣。不在威民。故夫子責之。

哀公節　按魯有三社。周社者天子之大社也。天子為群侯立社曰大社。亳社者殷社也。武王頒之以示亡國之戒。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哀公因灾而懼。使有感慨時事。宗社淩夷念頭。予於此正宜對以撫卹斯民。為固宗社計。乃只舉所樹之木為言極没要緊。且夏后氏以松之類。未必合天下皆如此。則没要緊中又有踈處。至又言周所以樹栗之故意。則有附會之失。而曰使民戰栗。則附會得又不是。上三句有兩失。下二句亦有兩失。而所重只在啓時君殺伐之心意。

子聞節　蒙引三句。只駟不及舌意。皆從說。而宰予失言之意在其中。雖不咎既往。实以儆將來。　按說是陳其是非。諫是申其匡救。咎是指其愆尤。此三語正是不說之說。不諫之諫。不咎之咎意。

管仲章　按此章是惜管仲不是罵管仲。器小二字包括管仲一生。此即知礼與儉亦無解於器之小。況又不知礼與奢如此。亦足徵其器小之盈而溢也。

器小節　仇滄柱不知大學之道。其學術本領已失。是器小之根。局量褊淺。心之所蘊者小。規模卑狹。事之所施者小。不能正身修德。則無以自治。而心之所向可知。不能致主王道。則無以治人。而事之所就可知。孟子終身薄管仲。不為論本之此。但在夫子口中。只宜渾說。方不碍下兩問。　困勉録以仲之功。較之春秋諸臣則大。較之伊周之佐則小。不可云功大而器小也。功字亦即在器字之內。　按器字兼所受与所施言。所受者多。施出去亦不易竭。所受寡

一集 771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 版反內

者。施出去亦易竭。奢而犯禮。亦是器小中發出来的病症。夫子非以此二事証器小也。特因或人之問而言耳。

太師節　按｜五聲六律被於八音者。皆以人之聲為主。由人聲相應。而生清濁高下之變。：而成調之謂音。合其音而播之樂器之謂樂。觀笙歌間歌。皆是歌聲與樂器相協。若先漏部人聲。則失音之所自起矣。可知云者。謂收發聚散視乎人聲。而人敎者以人心之理揆之。而可知也。以一成言之。堂工之歌聲。與堂下之樂器。既脩乃奏。是為始作。就始作時視何聲之起調。而絲肉合同。視何律之為宮。而笙歌齊一。如是者謂之翕如。由是而從。動而愈出者。聲与聲和而無所乖。律与律應而無所拂。則純如也。就此純和之中。聲有清濁。可以按律而分。律有高下。可以執管而辨。是為皦如。就此皦明之中。清濁相宣。若一氣之周流。高下相繼。如貫珠之積層累。是為繹如。：是而聚散分合。足以動四氣之和。而著萬物之理。樂於而一成矣。由一成而至九成。亦無非此自然之音節也。樂豈有所難知哉。此蓋將正樂而語之之詞。

請見章　薛文靖治世者以權用道。師世者以道用權。勞来匡直。木鐸於唐虞。刪定贊修。木鐸于萬世。特孔子之天遠。特孔子之天隱。

子謂節　呂晚村此論韶武。非論舜武。而以韶武為斷也。樂以象功。舜武之功皆極盛。故聲容皆美。功所自出。因乎德与時。此其所以不同也。　附｜時文李作由其德音以寬其德意。蓋渾然一優柔平中之發。求所為祖厲猛起者無有也。因其德容以想其德心。蓋冲然一雍容揖讓之風。形求所為發揚蹈厲者無有也。蓋溫恭文明之懿性而安焉。故其德盛而化神者。沨衍洋溢而不自知。中天太和之隆時遭值焉。故其人動而天應者。歡欣交通而不可禦。信乎時德參會而治功成。上下同流而大樂作。又盡善也如此。夫豈後之所能加哉。

居上章　按｜此是夫子崇本之論。寬敬哀俱以心言。心本也由此心行出。即未必盡得其中。而本實未撥。猶有可觀。不然縱工有條教號令。礼有威儀進退。喪有衰麻哭踊。皆為末節。失固失也。得亦失也。更何所據而觀之。

里仁章　按｜此章當與事其大夫之賢者同看。不作寓言解。註仁厚之俗最斟酌。蓋一理安得皆仁者。但有仁厚之俗已美耳。擇字輕處字重。不處仁兼知不知看。處仁意只於言外見之。

不仁章　按｜不仁者惟失其本心。故必濫必淫。仁者知者能惟全其本心。故不濫不淫。註中仁者則安於仁。知者則利於仁。意雖有淺深之不同。要皆能不失其本心者也。無適不然。不易所守。使己得不濫不淫意了。非謂不濫不淫。便是仁。亦非謂安仁利仁尚屬泛言。而以處約處樂。添在言外也。

仁者章　按｜仁者仁字內。已含得無私當理意。故能好能惡。即其當理處。而無私心三字。惟於惟仁者下補說。所謂公生明者此也。所謂公生斷者亦此也。　丘毛伯此理在心為存遏。行於世為彰癉。仁者之能好能惡。即此心無以尚。不使加之行境也。

志仁章　按｜志仁是以心言。無惡是兼內外言。於字是將遠念頭專向在仁一路去也。如志在克復。則非礼之心與事自然恭不入来。志在敬恕。則不敬不恕之心與事亦自然恭不入来。故曰無惡。苟訓誠。是無二念意當重看。

富與章　按｜此章是力行之事。一節容似一節。亦一節難似一節。不是現成語意。故兩不字去字違字及兩必字。俱要作用力字看。通

章有兩截工夫。首二節作一截。末節作一截。上一截見耳目口体之欲。皆緣境遇而生。故當精以察之。下一截見言動視聽之禮。皆由斯須而違。故當以一守之。

富與節　丘毛伯不處不去。若在富貴貧賤上料理。只是揀擇世上好事去做。豈便是仁。直是念念見所欲有甚于富貴。所惡有甚于貧賤。揆之本体。自不見有可處有可去耳。人見是不處富貴。不去貧賤。君子只知是仁。　按此則不處不去。兼身心說。重在心一邊。莊忠甫君子非富貴。惡其處富貴之心。非好貧賤。惡其有去貧賤之心。處之去之之心。非必待貧賤富貴之交也。一念稍違。即是閒門納冦。身雖未嘗服三公享萬鍾。而不知心之處富貴。固已久矣。身雖未嘗離草茆釋蔬褐。而不知心之去貧賤。固已久矣。

去仁節　按承上不處不去來。言是即所以為仁。天下共見之而名為君子者也。于此不苟。則道心勝而仁存。足以立深造之基矣。於此或苟。則人心勝而仁去。且不免有虛声之愧矣。註中貪厭二字最細。在自己念頭上看出。

無違節　按此節連上欲惡講。却不可单粘欲惡講。細玩口氣。言君子非泛于富貴貧賤。不失其本心而已。蓋仁之違。不必在大。即一念一事之違。而於吾仁之体。已有幾之微之不相合者矣。故必至無違于終日之間。而求仁之功始盡也。然是猶其暇豫時也。有如造次亦必凝一以居之。不以震撼易吾常焉可也。然猶是燕安時也。有如顛沛亦必專確以赴之。不以險難渝吾素焉可也。君子之求仁至於如此。庶几由粗以及精。自易以及難。無所不盡。其力斯心之德全。而無愧于君子之名也。

未見章　按第一節理當見而人未見。次節是未見其事。三節是未見其人總是成德之未見。而深望人之用力於仁意。

未見節　按好惡俱着自己身上說。好仁惡不仁。兼肯要造詣言。無以尚不使加。只是寫出好仁惡不仁的樣子與人看。不可說此地位難到。若說難使失激引世人意了。其為仁矣、字作也字看。是斬截語。此与下節分別。只在用力之盡不盡。不得強分安勉。

有能節　按用力兼明以察幾。健以致決言。一日是昏昧忽閒。振懦起強之一日。力曰其力。則是仁為心之理。力即心之精神。其轉閒處在只用。一日用則一日足。終身用則終身足。此何等容易。安有不足之理。者字不作人字看。此節是夫子發言主意。

蓋有節　翼註蓋有之矣。是擬而未定之詞。只輕帶過。註昏弱二字。昏則不能察幾。弱則不能致決。我未之見。与上有別。言人即有力不足底。今并力不足者亦未之見。則人原不肯用力可知。

人之章　按黨川文通節俱以君子小人並言。末句亦照註兼仁不仁說。其說雖千子取之。今看来亦未安。蓋此章自是為君子而發言。不特觀之仁而仁可知。即觀之過而過處。必與小人不同。其仁亦無不可知耳。上二句正是說觀法。輕遞不得。虛衍不得。至入下截。亦不得離上二句講觀字。

朝聞章　按此聞字要看深。如上孔子所云下學而上達。易所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者是也。末着可與二字。見死猶可。有何不可語。自平寔。又夫子此言。只是甚言道之不可不聞也。朝夕二字只作設言看為是。

志道章　按志字淺看。若真個能志。寧有以衣食之惡為恥者。未足與議。不重議上。只是鄙其識趣不高。

君子章　困勉錄君子制事偏執之心不可有。而察理之心不可無。

一五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3　反正勺

雖因天下之自然。而未嘗任天下之靡然。　呂晚村遣莫与義。正相反。然無適莫而不精于義。都無是處。古人所謂無私心易當理難也。無適莫下。自當作一波折接落。迸說好言直截。謂不用過文為妙。吾所不解。　又按文勢雖似直下。然無遣莫而無義以主之。必流于佛老之猖狂。觀註引謝氏說可見。

懷德章　呂晚村懷字與喻字不同。喻是知條下事。懷是意條下事。喻是分曉精深。懷是起心發念。歸功慎獨。方是儒者脉縫工語。集註此辨君子小人於心術之微。要人慎所懷意。

放利章　按利不專是財利。凡便宜處皆是放利而行。凡行處必占盡便宜。更不留餘地與人矣。怨安得不多。　湛甘泉好利者心之疾也。何計人之怨否。此特對常人言耳。

能以章　按此為當時君大夫徒事威儀文物以為礼。而無遜讓之實心者發。讓字應從禮字轉出。言就他行禮時。心中不以九重為得肆。不以威福為恣睢。凡礼之行。全是藹然真意貫徹於其中。故能使百官萬民。皆化于讓。以成於變時雍之治。

無位章　按此章以位與名平對。俱就學者言。揔見君子之學。務内不務外也。患所以立。即所云隱居求志是也。可知。言可以當人之知。非求所以致人之知也。揔要在自己本領上討個着實。非以恬淡為高。如淺夫之借以藏拙。亦非貪位求名。如世儒之徒相躐逐者可比。

吾道章　按子云一似只言体要之貫。即體中之用也。參告以忠恕。似只言用要之忠。即用中之體也。子言吾道。則非品物之流行可知。曾子曰夫子之道。則非下學之勉強可知。一聖一賢。無異旨亦無異詞也。

吾道節　按極天下之至賾而不亂者。子之道也。然寔未嘗不典要。効天下之至動而惟天所適者。子之道也。然寔未嘗不簡易。故曰一以貫之。以字不着力。曾子平日寔踐功深至此。而渙然冰釋。直見所為典要簡易者。故受命如響。有以超然獨得乎其宗也。

子出節　按門人聞一貫之言。都在心上理會一番。所以必待子出後問。此問不是疑一之何所指。只是見夫子平日論工夫体用。俱分作兩截。至此似偏重在體一邊了。所以皆疑。曾子云夫子之道。明是言聖人之忠恕了。盡己推己。不足以言之。故註先解忠恕字義。而後以至誠無息為言也。講末二句。當云乾元統天而資萬物之始者。誠之無源妄也。在聖人心德無妄之盡。即學者所謂盡己之忠而已矣。乾道變化。而正萬物之命者。誠之立。在聖人則應物無私之極。即學者所謂推己之恕而已矣。如此省方融洽分明。　又須知未呼以前。曾子原在恕上用工。豈不知恕之不離乎忠。但彼時只見得逐事而行之以恕者。亦逐事而主之以忠。到既唯之後。乃知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者。這一片實心所為。則是前之所見者。逐事之忠。而今之所見者。是統体之忠也。首節註云。但未知其體之一。謂未知夫統体之一耳。　又曾子平日以篤實之資。而為精察力行之學。三省一章。是其用功得力處也。自是以往。亦惟有益容其誠身之功而已。

喻義章　按此指君子小人之已成者言。義字與利字對。須從公私分界處。勘出存心之不同。故義字不在處事得宜上說。喻字深者。篤好在喻後。志習在喻先。小人喻利。亦非必無忠信廉潔之行。要其隱微端倪之端地。只從人事利害上得力。此謂喻利之深篤。若貪汚一派。知利而不知害。知近而不知遠。此并不能喻利者。

見賢章　龔慮身此章思字右字有九。俱在心上說。俱是切實工夫。須於未見之先。原有一個爲善去惡之心。故隨其所見。便能思能省。　按賢不賢須浅省。只就一行上說。從源頭說來。見字前已早有存心致知工夫在。

幾諫章　按開口說事父母三字。便見得不應諫者。不應諫而又不得不諫。故用幾。朱子所云不要攔截他。漸漸從容以開道之是也。幾諫即是敬。不是到不違時。方敬。不違不怨。到底只是幾諫。通節眼目在事父母三字。須處處喚醒。

遠遊章　按註云親之念我不忘。此是所以不可遠遊之真命脉。遊必有方遊字。輔氏作近遊解極是。蓋云父母而在。子即近遊。猶必有方以慰其思念。況可遠遊乎。

之年章　張彥陵人當中年以後。日衰一日。而人子日侍親側。或至習而不察。故夫子提出不可不知以儆醒之。蓋生息之机。頃刻不停。精神血氣。漸移漸換。人子若用心察察。則日改月變之際。雖毫髮不同。亦必有以周旋調護于其間矣。　按知字註訓記憶。二字可味。蓋記憶而時時掛在心上。則時時有周旋調護之法。凡所云視無形聽無聲者。俱已在裡。非一知便了也。

古者章　按恥字是推原所以不出之故。此一字是他終身策勵處。縱躬有追日。而恥無已時。　又人苟自料其躬之可逮而出之。則亦可免于恥。然出已在先。逮猶在後。況既出而求逮。猶在未定之天也。而妄意之以掠其美于己。獨能無愧於心乎。

以約章　按約是收斂近裡着實的意思。以字見把柄在手。一息不照管。即軼矩矱而不知。所失多矣。惟時時以此節情。以此制用。則循蹈規矩。不失尺寸。故鮮矣。　附明文吳作。無浮慕于達人之樂。槩而肆焉以爲通。則其所合于矩度者常多。無自悖于名教之嚴。而放焉以爲達。則其所遺于檢點者常少。以能約者而才足以濟。則敬畏之意。益足以善用其所長。以能約者而才不足以濟。則謹恪之心。尤足以維持其所短。

欲訥章　按此章吃緊在一欲字。須先將訥言敏行事而。一筆撇開。專向欲字着精神方妙。蓋第曰訥言敏行而已。此猶未足以盡君子也。惟覓君子於言行之前。言行之後。時時見得訥敏之易。而欣然欲訥。欣然欲敏。又時時見得訥敏之難。而斷然欲訥。斷然欲敏。矯輕儆惰。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如此看則欲字意味始出。若泛泛說來。與他處何別。

不孤章　按此章書意原以勉進德者。使無疑沮也。不字必有字語氣甚斬截。須直向源頭說下。蓋有德之人。雖恬淡方嚴若無可親然秉彝好德。人有同心。雖爲氣稟物欲所拘。此心必無盡忘之理。故声應氣求。在所必然。隣有相親附。相夾持二意。

事君章　按此非要爲臣友者畏避緘默也。正欲其善用諫諍。以全其倫耳。數者原有一番苦心在。不可全然抹煞。原君友。原非十分拒諫。全然不欲聞過者。但喋喋不休。以致疎辱。在我亦自有過當處。不得止歸咎於君友也。

公冶長

公冶章　困勉錄總見聖人擇配在世俗之外。不必作抑揚口氣。須知公冶亦是可免於刑戮者。南容不必不在縲絏之中。聖人只論人不論遇也。而賢豈有優劣哉。　仇滄柱時解謂重表而賢素行。不重擇配者非。夫婦人倫之首。聖人專取人品。真萬世議婚之法。

公冶節　嘗引可妻全在素行上。下只偶指一事。以言其無害於可妻。非可妻之實也。縲字冥綫字虛。

南容節　呂晚村此相南容之德器。非相其福澤位祿也。不廢二字當從慎于言行做出。謹言行何以不廢於有道。此中正有發明。　刁家吉婚姻之道可知。選擧之道亦可知矣。

子賤章　呂晚村工截只講子賤自做工夫。從祖至精。徑域旋移。不可僅作一個圓贊嘆語演過。下截說著君子便是淵源氣運。君子之所由來。然不曾一句贊魯君子。仍歸在子賤取友之廣。　翼註作文須用反題正做法。於虛處着精神。君子哉若人下。大發子賤能尊師取友以成其德。而因歸功於魯之多賢。如此則魯無君子二句亦不費講。斯焉取斯亦只說無所取資。須要自家費力。不是說汝不能成德。

賜也章　按瑚字與璉字。俱是借字。可影不可粘。何器以通用之器其等非一。只辨大小。不辨美惡。瑚璉爲先朝法物。不特今人所珍。而古人亦重。不特君相所求。而神明亦歆。總之子貢兩問緊要。不是對贊語。是他用功處。

雍也節　按此章不重辨明仁。只重斥佞。首爲用佞句。次說而字承仲弓來。末句亦然。非首句泛言。末句指仲弓說也。總之或人看仁字淺。看佞字卻有作用。夫子不知其仁字甚微。看佞字正是不仁處也。

雍也節二　按禦字是以言語与人相抵敵也。口給二字。正佞与仁相反處。仁爲人心。佞者不內根於心而徒外給于口。則本心之德盡亡矣。屢憎者緣折人以言。口屈而心不服也。着一人字。見不獨取憎于賢者。此是人心公惡處。而焉用語氣甚斬截。

子使章　按學稍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有所濟。此夫子使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意也。使與辭原不相礙。　又以廣大精微講斯字。以全識定力講信字。以壁僻游移兩註講未能字。才見真實。　晚村開之未信。註中謂其篤志者豎說也。謂其見大意者橫說也。然有圍內外之分。必須于篤志中看出。見大意來。方爲得之。能見大意。開與曾點所同。篤志是開所獨。點較高曠。開較篤寔。故自有別。　饒氏釋說字有三說。其實相貫。蓋惟其能見大意。故不安于小成。惟不安於小成故篤志。

浮海章　困勉錄按將與之嘆。与浮海居夷之嘆。總由道不行而商量去就之詞。可見聖人胸無適莫。然到底只是歸魯。又可見取材之妙。此節註中假設內二字。內使有商量之意。不要竟作憤世說。

武伯章　晚村仁是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於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固不可知。或人欲紛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擧其全体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緊難說。至于治賦爲宰与言。到蓋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爲宰自爲宰。与言自與言。与仁字總沒交涉也。今人有云仁必全体既備而後可知。必擧念皆理而後可知。是洞見那本原之論。

王宇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能言者不得而施其辯。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若云我見事在功。而非萬物一体工夫行耳。　按工而說。章意重在仁。才只帶說。

武伯節兩　按不知也者雖其詞也。蓋不能必其有。亦不能必其無之意。　按又問仍是問仁。治賦兼有勇知方言。勇足以撫三軍。而未必能克一念之欲。故不知。可使自用人者言不自三子言。

求也節二　按邑宰主治民。家宰主治事。兼足民能藝言。才藝足以理煩劇。而未必能理衆欲之紛。故亦不知。亦非言語之科。當跟礼樂素嫻說。可與言兼不亢不卑二意。文章足以輝一時。而未必能完一心之粹。故亦不知。

孰愈章　晚村純是夫子引進子貢妙用。有縱有奪有殺有活。須向子貢境界火侯中。勘驗弊病分明。方見聖人四把路截。逼拶到離鉤三寸處。真是老婆心切。

孰愈節兩　按子貢是聰明自恃的人。忽把如愚之回比勘。冷然一唱。要他尋向裏面去。不是乎乎比較之詞。何敢句正是他迴光返照。認取自家面目。聞一二句。不過摹寫何敢望光景。十與二不是數目。只借來代始終彼此字。此二句須說得抑揚。

弗如節　按弗如也三字。是死煞語。下句只在當下鞭策。自知自屈。只此是吾與女處。不論從前究竟。由此可至於無弗如。止好言外推一步帶說。不得認容為主。反罣目前。

宰予章　按此夫子為惰行者儆也。首節重何誅。次節重改是。其言婉其責深。

宰予節　許敬菴人之精神振奮則日新。頹惰則朽敝。人之志氣清明則靈通。污濁則昏塞。故有朽木糞土之喻。

始吾節　李衷一於人二字。極其感慨。俱暗指宰予。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吾不忍逆之云爾。且始之人安得言行俱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悖。蓋抑揚反覆以深儆之也。　湯霍林始今非兩時。猶云我原是要如此。而今不爾也。一串說。

剛者章　按剛者心出于大公。仁義中正。常確守乎理之至一。剛者詣歸於至純。經權常變。每獨斷乎事之至紛。故剛原兼体用言。而剛所由來。本資乎學。未見一嘆。然有深情。首句餘該重發。或人舉棖必棖之氣象。有似乎剛。子所謂慾。只就隱微粘帶處說。要深看。故程註下悻悻自好句。慾之非剛。是就根而論。其實但云無慾。猶未盡剛之實也。時文云淡泊寡營之人。其心不存一事。無所主於中。亦無所見於外。無慾尚非剛也。悻然自喜之人。其心無不可任衆事。始之欲以制物。繼之乃以為物制。此慾之大異乎剛也。此數語最明。

不欲章　按子貢行近取之方。而欲漸及于純。循勿施之訓。而欲遽臻於化。于是有不欲無加之問。由其所言施受可任以充心人己可安於無事。信乎大道為公之意矣。然至德望而難幾。純詣勉而有獲。子曰非爾所及。見徒存其欲之之心。不如實致其及之之事。且見為易及。而終於未及。不如思所未及。而求其必及也。末句只是勉而進之之意。非抑之也。

夫子章　按文章性道原是合一。但意却不重在此。只重在教不躐等上。學者身分參差。火候不齊。却在聖人心上称量得之。故文章可聞。以為引進之門。至性與天道。夫子亦未嘗不言。但必視乎其

人。又必俟乎其候。故可與言者大難。而夫子亦罕言之。有不言而
不可得聞。有言之而仍不可得聞者。如此章末二句便得。
子路章 按本節十二字。只形容得勇行二字。未能行。不是力不從
心而未能。只是方纔聞善時。豈能即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
有聞矣。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
之。然後已。是何等勇果力量。
孔文章 按學問二字。當切文子淺者。文子瀆倫棄義。夫子為之畧
其短而取其長。且善通先王立謚之意而為言也。
子產章 按恭敬惠義。俱是本之心而達之事者。鄭之時君昏臣驕。
而子產獨以退讓守己。以小心事上。俗敝民淫。而子產獨以教術
救衰。以經制防敝。此為有合于君子之道。恭以不伐不矜言。敬以
盡職言。惠以愛養言。使以約束言。義以裁制言。
平仲章 按此舉平仲之交以風世。可以作同寅之想。而為國家所
賴。意。上句虛。下句正見他善處。久交何以敬衰。一則久而易狎、
則不敬。一則久而易厭、則不敬。
文仲章 按文仲工於事蔡。只為趨避計耳。大夫持身謀國。不能自
決行止。乃能於冥、不可測之龜。故曰不知。末句猶云是何等樣
知也。語帶婉諷。
令尹章 按忠清以一節之善言。仁以心德之全爲。玩總註當理而
無私心數語。二子事皆不能當理。心皆不能無私。困勉錄以子文
為心無私。而事未必當理。以文子為事當理。而未必心無私。看來
未允。
令尹節 晚村無喜無愠。只是文子盡自己分上。見其忘私忘家。下
二句是他為君民分上。見其公爾國爾。確有兩種義。合來完成個
忠字。
文子節 按無喜愠告新令尹。一節難一節。此處棄而違之違而復違。
亦一節推一節。不得因焉得仁句。將忠清一槩抹倒。
三思節 按此就往事評論。惜文子以立用思之準也。再字要看得
活。事到面前。雖百千思亦只算得一思。蓋思以求其得也。能得時
乃為一思。如是而又平心思索一番。便是再。再思以義理斷之。故
是非可否。至此則已審。三則以私意揣之。故利害得失。屢變而不
窮。
武子章 熊百廿 知愚二字。姑從世態人情上論。或以藏机用晦為
武子之愚。不知武子明目張膽。硬自擔當。只藉忠貞一念感盟主
而靖國難。何曾埋頭遁面。假混裝愁。且以此為不可及。却把成敗
論人了。 呂晚村是愚字只是乖巧人所不為者。非大智若愚之
愚也。即其不避艱險處。便是不可及。非必謂其能成功。而後為不愚
可及也。愈說得時事之不可為。愈見武子之愚。愈說得武子之盡
心竭力。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有多少不可解處。愈見得其愚之
不可及。
在陳章 按達說歸與。絕非感慨語。大意只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
泗。六未嘗無事業也。單言狂則兼簡意在內。言狂簡則狂是志大。
簡是畧於事。成章亦未嘗無學力工夫。然所重在簡。此句却從狂
簡內有出。言其秉氣英明。賦質堅勁。其規模之廣大。非卑隘者所
能及。其志趣之高明。非平凡者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
可觀。不知裁即在成章內看出。斷宜就小子說。言廣大雖可觀。而
精微有未究。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合上句看。是一揚一抑
語。夫子欲裁意。只合于言外補出裁之、法。困勉錄云仍教以博

文約礼極是。蓋狂簡之成章。原在他知行上見得也。

伯夷章　按此無実事。只就他心境上。畧擬出來。夷齊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悪。只悪其悪。非悪其人也。既改即無可悪。故不念。然則齊夷疾悪之厳。其意要在淑世。非絶世。以愛人非絶人也。怨烏得而不希。

孰謂章　按此是夫子於微處覌人。専辨直非辨高也。只乞隣便已不直。不必説到或人隣人而下俱瞞。方為不直。註中曲意循物。掠美市恩。總是違道干誉。

巧言章　摘剔上是諂媚。下是假詐。總是立心不直。小註挽諂傾陥。及嘗(引来)而動。奸險之甚。俱是推説太深。又不止立心不直了。然愚揣立心不直的人。其敝必至於此。小註徴引所云亦未為過甚。此節只重両恥字。正是激動他良心。發其愧汗也。

顔淵章　按聖賢相隔分量以為有廣狹者固非。而以有待無待別之尤謬。只在三無字三之字上分別。自覺有憾之意。而能到無憾處。自覺有伐施之根。而能到無伐施處。便是賢人地位。無私之至。純乎天理。盡人物之性。而無所容心。則非聖人不能與于此。以此看朱程之説。纔得分明。

顔淵節　表了凡人須要立志。人若無志。若樹之無根。學問皆無頭腦矣。程子提出仁字。又曰皆与物公。便見古之聖賢。其志全在天下國家。平居相對。躍然而出。

車馬節　要因之車裘共敝。顔頗侠士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公物之心。此只在心体上辨別。

無伐節　按顔子志存克己。善且不見為己善。安知有伐。勞且不見為己勞。安知有施。無伐無施(看)看得顔子已溺己飢之意。方與此章

言志切。不要看得局若無若虚一般。

顔淵節　按二子之志。亦寔寔躬行于日用之間。体驗於理欲消長之際。然而仁道無窮。有累進遞上而不可窺者。故子路有願聞之請。而子言老安友信少懐。見彼之理得吾之理亦得。真所謂情順萬物而無情者也。故無憾無伐無施。有私心而無之者也。安之信之懐之。全天理而順為者也。

己矣章　按緊要在一内字。註加以口不言三字。蓋但在口中自訟。只恁地訟了便休不得。此亦止能自知也。自咎在心。方能省察。省察既厳。不克治不得。乃於改過為有望也。了凡云不靠口頭的説話來辨悉。不靠來外面的意氣來振刷。只就心中一念獨知處。默默追求鑒辨以圖改遷。

十室章　張孝陵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様子。不如二字。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只重人不肯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指美質言。或主真心言。自不相礙。好學有保守其忠信之功。有擴充其忠信之功。

雍也章　按首許仲弓之可使。然仲弓之辨簡。皆以其得簡之本也。居敬二字。是通章骨子。

雍也節　按註因夫子使南面而想像其有度。是因下文論簡而想像其簡重。又因臨下以簡。而想像其馭衆之寛。実則但云有人君之度。為于語氣差近。時文云植藉或不得為。學者第全其理于三代而後。治術且所素裕。吾儒可養其度于萬物之先。

伯子節　按夫子之意但言其人之可。而簡只是明其所以可。如云其人的好處在簡。則是可其簡矣。非夫子語氣。只云其人亦説得去。蓋彼是簡的人也。語極渾融。仲弓于伯子為人。心有獨鑑。而就

夫子一貫證之。故有此問。其問伯子。已有居敬一節意思在。不但
可使南面與可也簡內。俱包此節意在內也。
居敬節　按不亦可乎。是可其簡。非可其臨民。　困勉錄自始學言
之。當從朱子之說。須是兩畫作一件滾做。不得至于德盛仁熟。篤
恭而天下平。則又看做兩件不得。故此等處。須要知得異處。又要
知得全不相妨處。
雍之節　按子之然雍。是然其居敬行簡之言。亦然其居簡太簡之
言。偏未不遑不得。
好學章　按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怒之還由於學之不足。而性未
定也。顏子以中正居其心。以和平化其偏。故未結則無心無物。既
結則順應自然。氣動而性亦已定焉。一發而潛滋者。莫如過。過之試
由於學之未足。而仁有違也。顏子敬長立其閑。以強毅絕其緣。故
未過則清明。既不貳過則果確無難。私去而征不遠焉。則是怒者人所
不能無。過者人所不可有。顏子有其所應有。無其所當無。而學其
庶矣。子所謂好學者以此。
子華章　按此章前二節。以義裁冉求之過。而重不繼富上。後二節
以義裁原思之過。歸重毋字上。但錄不當辭。只一毋字。已足。夫子
何以又有與爾一言。蓋見得原思意思。實有難以相強處。故作此
委曲語。此是順其意而還通也之。正是毋字內妙用。若與他人言
必無是也。切不可說壞兩賢。
子華節兩　按張彥陵謂與釜與庾。亦見義尚可少與少益者。非夫子
徇欲求教。然此說是後來翻新語。其實照註不與當不當益看自
妙。肥馬二句。隱然見亦毋不必應意。又要對上與粟說。見此非出
自吾友之與之也。

原思節二　黃貞父云思係聖門狷者。廉恥之道重。而有所不欲之念
真。若以為富官之難辭。而厚祿之不安。奉臣子敬事之誼。而畏詩
人素餐之譏。是以辭也。此看得原思意真。又云就其心之所不欲。
而量以義之有可通。若曰汝安則受之。君以恤私士以養廉。斯固
其分之無所違者也。汝不安則推有餘以周之。豈無鄉黨豈無鄰
里。斯亦其情之有可念者也。自發其廉。抑亦愛君之惠。而不至於
兩傷。安己之貧。抑亦濟人之貧。而不至於立異。
仲弓章　按此只泛論世類難拘。切不可粘着仲弓身上。雖欲二句
并山川字。俱不可着衆說。謂其子既合當時所尚。而中犧牲之宜。
其用必矣。欲不用他。而以理論之。自有不得而舍者。故曰山川其
舍諸。雖說神事。實說人用。蓋即神以決人也。
回也章　按章意重在勉勵其餘上。其心二字最要緊。蓋仁即所受
之中。中受之其心。故仁之久暫。視乎心之存亡出入。以為端。回自
克復以來。仁道之根于心者。與時偕行。造次顛沛必于是。視聽言動
無違禮。即歷之三月如一日焉。此在回之所造。尚非極詣。乃人之
視回。已屬絕望。其餘非必無天心未喪。道心為主之時。然始一至
焉。則前此之違者幾何。繼一至焉。則後此之違者又幾何。蓋捨舍
之幾靡定。亦與日月為往來而已矣。然則不違者。迥殊偶至之緣。
進之統亦不已。則流可達天。然而幾非在我也。日月至者。亦依稀
不違之境。必其不息則久。斯誠能盡性。然而道豈由人乎哉。其餘
亦共勉于仁焉可矣。　又三月不違。已到無欺境界。即日月之至。
亦是一日一月之內。常在于仁。不是一日一月之內。偶有一刻之
至也。故知其餘亦已寡矣。
從政章　呂晚村知人任使。用當其才。以責望康子。亦所必至。若從

政之必取乎果達藝。与果達藝之関切於從政。正教康子以識政。要此義亦須發明。　又康子有得政大于才。夫子胥得才餘於政。何有不是大賢言聲價。亦不是蔑視事功。安見得三子之果達藝。有恢恢遊刃處。

季氏章　按費宰之使。不必太有壞了季氏。只是採望以壓衆人意。閔子之辭。不要說到宰非吾所優爲。費尤巖邑難士是當面欺人。聖賢必無此等語。揔是費宰之辭。只是不善不入的意思。但出自閔子語氣較和緩耳。

伯牛章　存疑執手是与之永訣。亡之以下是痛惜之詞。

賢哉章　按人都說顏子安貧。其实只取顏子之精進。蓋緣他做得博約工夫。所以有其樂。緣他博約工夫。始終不輟。所以能不改其樂。　附時文揚作。嗜欲之起。其乘于形氣者也。而天之所以命我者不存焉。始回真知夫天之所命。实有獨尊於萬物者。而亹然獨有樂于此。方且覺其探之無窮。体之盡無盡。有進而不已。以渙乎其量而已矣。庸知簞瓢陋巷之爲困也。而入焉而改乎。豐蓄之途。其遺于世境者也。而我之所以自立者不存焉。回殆真知夫我所自知立。实有常伸于千古者。而悠然深有樂于此。方且覺其無所息於百年。亦無容閒于終食。有爲之不惰。以要其成而已矣。庸知簞瓢陋巷之爲拂也。而又焉而改乎。此說最明切

非不章　按悦以然慕言。須淺看。力不足者以知言之。則博文之功。浩繁而難盡。以行言之。則約禮之功。拘束而難遵。氣質之稟者。一時變化之難。習俗之慣者。一時跳脱之難。迫于勢而正誼明道之學。不能不變。限于時而正心誠意之學不能不改。非如一官一職一才一藝之可以隨分盡力。　張彥陵中道而廢。正是歷擬箇力不足模樣以破其畫。非謂世間必有此等人。

女爲章　困勉錄曰爲曰無爲極重。家訓謂一彼一此剖其界。出此入彼嚴其幾。是而非、而是。辨之不可不精。持之不可不加。詞類去子夏或細密於小。、事上不肯放過。使有委曲周旋人情拔合時好之弊。按此对子夏講。當指謹守中之爲人處言。

子游章　呂晚村須有出聖人大道爲公必選賢與能心事。真無時無地不是三代。隅出子游留心人物識高鑒精。真有宰相功用在。　按世多自圓于圓以陪章起時。子游獨取一等宰方毋圓。世俗所不喜的人。此挽回世道人心之意。

之反章　按此章只是美之反之不伐。見居功去矜之意。可以爲法。欲人知所以自克也。不伐指平日存心言。蓋非平日存心如此。則難知職分之所當爲。難知敗軍憂主之厲。少間不知不覺。伐心又起。之反是心地平者。故撰持得如此。

不有節　按此非爲不能鮀朝者惜。亦非止爲發鮀朝者嘆。蓋專爲求免者做。而爲守正者勸也。

誰能章　按知其爲知戶而能由之。是亦良知良能之見于一事一物者也。顧天之明命。隨物流行。理之充足。隨事發見。智于彼而愚于此。優于小而絀于大。此实有不可解者。故當以怪嘆爲正解。至出不能不由戶。、固不難由。行不能不由道。、亦不難由。此提醒語也。只當於前面提清。不重莫由愚過不及言。

質勝章　按首二句質文二字畧頓。緊全在兩勝字。彬彬对兩勝字看。君子对野史看。然後对兩則字看。兩勝字皆由氣質習俗使然。所貴損益之以變化超脱。方爲君子。註欲學者一段最重。　附時文徐作。存誠以養其性。而學聚問辨所以蓄其德者。又詳而有要。

故体用皆具。而純然爲三代之英。主敬以操其心。而三千三百所以定其命者。又大而能精。故損益有章。而渾然見天德之倫。　又云喜樂哀樂之中。其節。視聽言動之合其宜。是言須中之文也。云衣冠瞻視之作其恭。經緯區畫之當其理。是言文中之質也。四語講彬彬意亦透徹。

人之章　按晩村云直謂定也順也。即中庸之誠。孟子之利意。能定而順。則經權動靜無非直也。此看直字最分明。蓋直原兼性情動靜言也。至云先有此直而後有生。是推上一步說。所謂天命源頭者是也。至云繼有此生。便有此直。是首句正位也。又云人不還其爲直。方完得所生之理。此是兩句夾縫中意也。

知之章　按三箇之字俱指道言。三箇者字是已到此地位者。而言不如是要人進步意。知是用格致工夫。到得趨向極明地步了。好是親嘗道中之味。孜孜而不厭也。樂則道已實有之己。己到取携甚便。俯仰自得。境界。此節提要入道者造其極意。

中人章　按中人上下。兼資質學力言。上如性道一貫之理。中人以上。猶當因其俟而語之。何况中人以下。中人以下但可語下。猶當循其序而語之。而况于其上。

樊遲章　呂晩村知就事言。只在經常上說得正大。則知字光明。仁就心言。只在克治上說得艱危。則仁字密切。只務遠處。便是知。只先後處便是仁。　按民字對鬼神言。只作人字看。曰民之義。則義原即民而存。亦因民而見。務此者直是胸有定識。實見得民義之明白坦易。專心盡力於此也。敬遠正是窮理格物。曉得不可媚神邀福處。雖指仁言。仁之爲任重爲道遠。遠豈不難。所重只在先字。後字要善看。直是全不計較意。能先難亦斷無不獲之理。但仁者之心專於所嚮。而無欲速見小之私。即此心便是仁者渾然無意私之体矣。

知者章　按夫子只是論知仁之德。不是論知仁之人。故不于靜動山水樂壽上看出。知仁之妙。乃是論其德也。論其德則動靜分見者。未嘗不互根。而山水樂壽。各以其類觀之。不害其理之一矣。又仁則所見無非山。知則所見無非水。非遇境而情生。非離境而情係。樂水樂山。只是樂吾心之知仁耳。動是知經又知權。無可無不可。全不執一之意。靜是理不間以欲。真不參以妄。胸中全無私意來擾也。動靜俱屬心。俱兼寂感。樂者玩心高明。有以通萬物之變化。知者之樂。亦其不疑于所行而已矣。壽者導迎善氣。有以獲天人之佑。仁者之壽。亦其無忝于所生而已矣。　按李安溪文註中体字是以性言。

一變章　按此是望齊魯善变。以復先王之道。非徒第其至道之難易也。两度所至。全是鼓舞他見变更足以善治而不可安于目前之頽壞也。但两变字不同。齊之变是革去。魯之變只是奮興。振起的意思。須知齊魯之先。都從周分。即都從道分。故無論難与易。要皆可以至道。

觚不章　按餼羊之愛。所以存名。觚哉之嘆。所以恤實。二者同爲憂世之言。酒器木簡。似可兼說。

仁者章　困勉錄筆我說有人爲不專說是叙其意。只重在從之上。夫子說可逝可欺。亦須兼說。若曰論逝則無論果有此人而可逝也。即本無此人而亦可逝也。論陷則本無論本無此人而不可陷也。即果有此人而亦不可陷也。可欺不可罔。只是寬論其理。而逝乃欺中之一端。陷乃罔中之一端也。二句重在下句。以不可罔申

工不可偏之意也。

君子章　困勉錄文不是禮之散殊處。礼不是文之總會處。盖文是説的禮。、是行的文。文是籠統的礼、、是切要的文。二者皆屬道問學邊。嘗引以多聞見慎言行來解此極精。若尊德性則是存心徹始徹終工夫。又在二者之外。至于一貫。則又是約礼進步處。約禮是一事各具一理礼。一貫是萬事統体一禮也。以一貫之一以約礼之約。則約之中不有約者也。　又文與礼一理也。就文物工言爲文。就吾身之行處説便是禮。博文者究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也。約禮者動必以礼也。博在外約者約工身來。　又曰方其學之也。遠求近取。旁搜廣訪至博矣。及其將來行時。都容不得許多事項。只照一箇是處直頭行將去。故曰約之以礼也。

子見章　按此見賢人之義正聖人之道大。否字只不當見而見。便是仍舊出有見小君之礼來。

中庸章　按中庸下着爲德二字。明着人之能有此德者言。至字只是確切不可易意。正在庸字上看出。以確不可易之理。何人不可能。何人不當能。民鮮久矣。此慨世教衰而民不興行也。

如有章　按子貢以天地所有憾者而求無憾于吾心。此大難事。夫子以兩人字换博衆字。使見重在心上。此是主腦處。然在學者并未可遽責以及人。故又教以近取之方。　熊鍾陵志無大小。期於徵實。功無廣狹。求其有成。學至於仁。或明天子至老而不以爲足。或匹夫一旦爲之而有餘。亦存乎論仁者之有遠近爲耳。

如有節　按如有二字。是懸想之詞。可謂仁乎。在于責以此爲滿願。非疑此之尚未盡仁也。何事言不但也。必也聖乎。、字活看。引起下句。抗病在心上説。盖世界無盡民物無窮。即極施廣濟。安能快我之願。聖人之心原是如此。

仁者節　按狀仁之体。謂狀出仁之模様如此也。此節重而已字。已之欲即仁之欲。時文一己念之好惡既明。而當世之悲愉欣戚。各以類從。當体之究竟既切。而百族之宴樂憂傷。各以意吉。　困勉錄其心則萬物一体之心。其事則隨在可行之事。有其心而博施濟衆爲聖也。即施爲濟爲。而不必博不必衆亦仁也。

近取節　按仁病于堯舜。而不病乎其有堯舜之心者。以仁道之從此不絶于天下。固有其方爲耳。近字泚而已字來。已之欲是吾一人之私也。然以吾之私絜人之私。而令人、各遂其私。則物我相湯之私。自此可漸泯了。豈不是求仁之方。能字有勉力意。

述而章　按此節重在中一句述而不作是云作者聖之事吾豈能之亦惟自量力之所可至與夫分之所可能為之潤色為之次第焉已矣好與信要深看真見古先王制作皆精神之闡發真命脈之流注可以貫萬世而不朽僅他聰明智巧不能加毫末信得深摯自與古人之精神命脈相為契合雖歡於述之外別立意見更設規模不可得耳竊以語氣至謙言作者之聖固不敢以自居即述者之明亦無容以輕擬

默而章　按默識非默證默悟只是時時在心上理會惺惺不忘不徒口耳之功也當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參看不厭不倦夫子嘗以自任至此而又不然者即此可知道理無窮縱到此地位便若有所未盡者然

德之章　按不脩等俱在吾憂中特出蓋曰吾德之不脩等皆是吾憂惟日以不脩為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為憂也德兼吾所得於天之理及行道而有得於心言脩是存養省察工夫屬行講學屬知徙義與改不善有別朱子言義是事之宜事未合義須徙卻未有不善處徙義若不善便是遏惡須全体改之始得

燕居章　按此節明見聖人一小像申申夭夭致難形容近見時文云從其靜而觀之耳目未馳也手足未勞也而天地萬物之理已具惟子有性子自敬養之于時戒懼有所不勞而百體之從令者展布已有餘也進而詳焉從容樂適喜在顏色之酬是即無心而觀化者也自其動而觀之聲色時感也倫物時交也而喜怒哀樂之節不乖惟子有情子自節之于時將迎有所不用而周身之注

臟者動溢已無餘也進而詳焉茂对優游基于笑語之外是則根心而生色者也二以最說得中和寔際出

吾衰章　按此為不能行周公之道而發甚矣吾衰是就氣不復夢周公則見得志之所蓋志隨氣而衰也　困勉錄夫子此嘆蓋有欲及門接續其志之意夫苟有能接續其志者則夫子雖衰亦不衰矣

志道章　按此章見學有交養互發之益而不缺其功無凌節躐等之獘而不失其序在學之初固必以此為進德脩業之要及學之成亦不外此為安身利用之資

志道節　按學莫先于立志志必於道則習之於子臣弟友之倫之於視聽言動之節靡麗紛華不得而遷其慮異端曲學不得而亂其趣博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儼爲日有孜孜而已

據德節　按學之久則有德可言即是據之以有主之表屬弗失之守所知者實而益進於高明所能者固而益臻于廣大至是而危者使安暫者使久學之所以有定力也

依仁節　按由據而純之則為仁仁者道之至精而德之最全也即是依之以無私之体順天理之常至是而惺惺者心存存者性也

游藝節　按三才萬象之理通于性命而散見於形器之粗禮樂射御之文具於事物而根極于易簡之原是天地之無盡藏也是先王之陳迹也是學者取之為玩物之資而成德引之為養心之助者也可以冒天下之道可以通神明之德可以怡情適性而仁亦自是發于化矣此游藝之功習之于始而復收之于終也

自行章　汪大全註中人之有生同具此理二句是所以當誨之故不知來學二句是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若但泛上二句說所

以必誨之故。不從下二句。看出所以必行束脩乃誨之故。則說來使只是誨人不倦。通套話頭矣。

不憤節 按此言教不可輕。正欲學者先為受教之地也。憤悱是能疑者。反三隅是能悟者。不啟不發。正欲使之憤悱以受吾啟發。非以啟發之無益。而反生其惑也。故了凡云是嬰心。不是鐵面。一隅是道之一端。三隅卻不是道之全體。蓋使悟其全體。則又何復吾之有。反三隅只借言其推類之多耳。

子食章 按此見聖人同體之悲。不知不覺。註兩不能字最自然。

子食節 按不飽是以食旨不甘之心為心。不歌是以聞樂不樂之心為心。

顏淵章 周季侯 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橛。故此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絕不着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矜顏消除。絕不露一毫意氣。子路三軍。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局點化他。亦正要他体認到裡面去也。臨事二句。此是千古聖人兢兢業業的心腸。

用之節 按用則行二句重在兩則字。未嘗有心。亦未嘗無主。用之則行與忘義徇祿者異。與聖之任者亦有異。以任者猶多一必行之心也。舍之則藏。與潔身忘世者異。與聖之清者亦有異。以清者猶多一必藏之心也。孔顏先有此本領。故用可行而舍可藏。孔顏順應無方。故用則行而舍則藏。二意兼用方足。

行軍節 按成是共斷意。是成就之成。不是成敗之成。但此處對子路說。反不重在此。若曰事不徒貴其能成。貴能惧好謀而成者也。當一串說。晚村謂臨事而懼。則無喜功輕事之心。好謀而成。則無粗疎潰裂之患。兩句平說。似亦可從。要不如一串之尤精也。

富而章 按富即可求。亦不應求。君子止知有所好耳。此特為下等人言之。故論及于得失。然即以得失論。而富自是不可求。則為之勞何如從之逸。為之難何如從之易。如字是决詞。不是兩商之詞。

所慎章 袁了凡 齋者。禍福之機。戰者。存亡之機。疾者。死生之機。聖人不待謹其已發。而謹其初分。其慎齋也。非徼福。是不慢神。其慎戰也。非怯敵。是不輕敵。其慎疾也。非貪生。是不輕生。

聞韶章 此章見以盡善之樂。而感于至誠之心。故其學之專而嘆之深如此。貫以在齊二字。則此日之韶。其聽無不偏。其人無不習。與他處聞韶不同。三月是學之久。一頃不知肉味。言無他嗜好可易也。末句言格神格來。見物亦人意中事耳。至于斯。而清明廣大之象。已致其極。訢合覆載之義。已極化神。是學之三月後。契合領悟光景。

為衛章 按通章以仁字為骨。遜國者仁。則爭國者之不仁。不言而喻。故曰夫子不為。

為衛節 按輒之立。靈公原無是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此恥輒為亂者。托以拒蹟者也。冉有固惑于嫡孫當立之說。即穎悟如子貢。亦意見搖奪。而不能早斷其不仁也。

入曰節 按兩次問答。俱指遜國言。然于一問最入細。蓋使遜國者尚不免事後之悔。則爭國者尚未至怨。心害理。未極。至答以求仁得仁。則夷齊心事光明。而輒之罪較然矣。儲文云。空山之中。藹然孝悌。九原可作。至今如見。其心生我之愛。以於他譬一息尚存也中。何以自處。意最精。

飯疏章 按此節先將樂字全身看徹。則字字俱有根柢。蓋聖心自有樂處。便見得世途之窮通得喪。俱不能擾其定分之常。且見得

日用間時行物生隨在有從心之致則又焉往而不樂到得能樂時則疏水曲肱亦可以浮雲視也富貴而非不義亦未嘗不樂在其中也

加我節 按加我數年不是年紀須以工夫言易兼不易變易說過兼身過心過說学之不已則知夫易以明至正之矩即其不易者而固執爲終始要于無咎效法得其典常斯進退存亡而不違其正且知夫易各有一至中之則悟其變易者以時措爲觀察以會通擬議以成化斯行止動靜而不失其中故曰可以無大過

雅言章 按首句一頓言子有所雅言者下八字一氣說想見得詩書礼三者正而常亦精而実真有如日用飲食之不可離者夫子或接事而陳或因問而答或並舉其全或特舉其一凡所爲指陳口授之必詳者皆是物也末一句是記者會意夫子平日所言而親切指點之詞

葉公章 體註此聖人學而不厭之心無不可與人知者不言反啓人疑言之足勉人學故急急自表其所爲

葉公節二 按葉公之問有慕心有疑意子路以葉公不足以知聖人而聖人又有未易明言者故不對

女奚節 困勉録憤樂只就逐事上見其所以能憤樂如是者則以其本体之至誠無息也 按謂憤樂須見得聖人所同然意即忘食忘憂亦属憤樂中自有之浃忘不知老之將至言時憤時樂急忙不已并年歲亦俱忘却也總要領会看云爾神理說方合語氣

我非章 呂晚村此章我字最重須先將此字豎起一瑰成孔子在前而後分別出我之爲我不是那樣是這樣做成底 按生知學知之所知總指吾心之義理而言下句須將古字提起好在古則求亦在古者字言我之所以不終至于不知者以此也好古敏求即生知者亦不廢况非生知者乎

不語章 按語怪則啓人惑語力則啓人争語亂則啓人悖理逆倫語神則啓人馳心玄渺不語有儆戒防閑意

三人章 張彥陵此夫子示人能自得師之學全重擇字上舉三人以槩交接舉行以槩日用舉善不善以槩善惡変態之極致知此則無往不可以得師 按其善者即就三人中彼兩人分别次有彼善於此者故善不善俱要活看

天生章 體註此子自信中寓儆強暴意天字重看予德一天德則德在即天在

無隱章 翼註當時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及似乎把高深者隱匿在心中但把卑淺者教人故疑其有隱不知道無高卑無淺深作止語默非卑也非淺也分明把妙道精義處處示人如以物与人一般与字正对隱字看 按行字只作往字看無行猶言無往也包得作止語默

四教章 按此章見聖人以其成己者成人故其教大而不遺亦詳而有要教以文者使之蓄其德而厚其用教以行者使之踐其形而滿其性忠爲誠之源信乃誠之立教以忠者欲其懇惻自遂必周其極而後止也教以信者欲其真確不移各如其分而始安也四者体用具備内外合一之道也

聖人章 按此章只重在有恒上兩斯可知正從難乎有恒句發脉聖人是大而化者君子是大而未化者要皆從実心做来

聖人節二 張彥陵兩不得見要就人自表失言方是聖人勉人意兩斯可知俱是望其由此以幾于聖人非与其終於此也

亡而節　王永泰有恒者自忘其與聖合居心常在君子善人之後不知已足幾聖人無恒者自昧其與聖離造事常凌駕于善人君子之先不知且難于為有恒　按王說極明蓋無而為有三句只是要冒和聖人君子善人之意也本無是善為無未嘗有是善為虛未能該衆善為約

子釣章　翼註不綱是不忍盡取不射宿是不忍掩取　困勉錄此可見聖人無意無必之心亦可見參前天地贊化育氣象

蓋有章　按首二句是夫子自言下三句是示人求知之方不著夫子自已故說來最難合拍作字郤就作事言不知而作分明是厭聞見之為障而自作聰明的人此章語氣蓋謂不知而作世多有之我幸無是也然我無不知而作者人郤不能無不知要宜無所以求知之道乎多聞擇其善而從多見而識雖有所知惟恐有不知則於天下之理固未能貫徹而無遺然有不知必求其無不知則於處事之則有所斟酌而不謬此即未能從心上起知一一實知其理如生知的人抑亦可云知之次矣否則欲為其上將并不知如其次也　又聖人口中無自認無不知之理故應補出生知一層云我郤非生知然不知而作則無是也

互鄉章　按聖人只據見在與他無非成就後學意也若止說待物之寬宏尤是遠見

互鄉兩節　按人字泛泛說潔己就在進上看出不追既往而逆將來則是風習不可與淺德不可與抑終身不見與于人也抑吾之終身亦不能與一人也是事之已甚者也聖人忘其前後只嘉與其目前與人之道如是耳已甚何為哉

仁遠章　按此章為己放其心而以仁為遠者發通節重我字我者仁而疑聚之我我有人心有道心欲仁即道心之動處故欲在即仁在其實仁不遠於欲之時并不遠於未欲之時不遠於至之時并不遠于未至之時仁者人也剝落中生意自在任他極不仁之人揔非能遠仁之人

司敗章　困勉錄聖人於君父之失可諱則諱之不可諱則受其過可也斷不以失歸君父而自處于無過如此則既不失天下是非之正而又不傷我臣子之心此章大意如此

司敗兩節　按司敗意中早有娶吳一事故有此問夫子知孔之荅亦只據大槩而荅是因國語而諱失意不相干黨只是國人之非乃黨護之黨非黨類之黨謂之二字指孔說為是不應指國人之稱謂說

丘也節　按過字泛說苟字必字亦泛就平日言人必知之只是幸人之知而已不終昧昧意非幸其可改之謂蓋須知此過是改不得底

子與節　按講此節深則遠于題淺則形容聖心之精微不盡恰好最難附明文云無論吾夫子之道是天下之至虛通萬善而無滯而吾夫子之心是亦天下之至精通一善而不釋　按與人歌是同歌反則伏之自歌和則一一依其聲音節奏而和之總見聖人之心不知善之在彼與在我也

文莫章　按此節語氣一滾說下文是說得有條理有次第躬行君子四字因國說是所行之則非稱美之謂也不日不得而日未之有德是必欲見之躬行而後已也

若聖章　沈無回約一學不厭誨不倦夫子以為學者事是從為而論上說分明謂聖仁的人無為而成不言而化而我猶為與誨特

不厭不倦云爾若謂此乃喫力工夫也公西華不能學意謂此乃聖仁者從不厭倦上說有此貫徹始終物我無間豈不是純亦不已地位末句是贊夫子不易學不重弟子不能學

子疾章　按此見聖人立命之學子路之禱在臨時夫子之禱在乎日久矣二字聖心何等安閒

奢則章　宋羽皇若訥曰猶有好處安見与寧之音惟先將固字說得他弊處乃愈見奢之可危　按與奢寧儉重在儉上探其本也不孫寧固重在不孫上防其害也防害必去其甚固則無文采不孫則無名分天下之不可無名分尤甚于不可無文采

君子章　按此章是摹寫君子小人心境坦字即中庸居易〻字蓋循理之人其心必戒俱戒俱則心境自然平易天下平易處最寬廣須從坦中做出蕩〻胡氏所云不愧不怍者是也役于物者無忌憚無忌憚則行險僥倖患得患失所以長戚〻

子温章　翼註既曰温而厲又曰威而不猛非顛倒重複也温而厲者時温而厲在温中温為主也威而不猛者時威而不猛在威中威為主也恭而安亦是安在恭中非安外有恭　按本節三句〻句要歸重在上一〻字不重各下截也

泰伯章　困勉錄觀集註序太王所以有翦商之志者一以商道寖衰二以周日強大三以季歷生子昌有聖德然昌生一段要得看好此時太王尚未有傳昌之志假使泰伯克從則昌為之伯如周公之於成王此太王之志也惟其不從然後有傳歷之及昌之意至於欲傳歷及昌則翦商之志已決而不可違矣泰伯所以知之而去其去之意只是讓商而不是讓周故曰即衷齊扣馬之心也集註正意如此至於与仲雍俱逃被髮文身亦不可用以安王季之心以成太王之志故謂之讓周此只是常說非正意蓋泰伯既自以翦商為不可而又委曲以成其父与弟者亦以翦商亦聖人之不得已各行所志而已　又民無得而稱是說其先事而去並不見讓之迹不是人但知其讓國而不知其讓天下也明文云伯伯見其迹而後世猶見其幾則讓為空名伯方若許之不獲而後世猶以為時之未至則讓迂語此講末句最妙

恭而章　按此欲人以礼成德意四德之中節處即是礼無礼俱就太過邊說恭以接人言慎以處事言勇以氣決言直以發言〻勞蒽亂絞只就無礼處說不是無礼了方如此

篤親章　按篤於親如祿位与共好惡与同皆是不遺故舊如有功必錄小罪必宥皆是

曾子章　按曾子以守身事親之孝訓戒門人要看得深細父母生我時便要我盡這箇道理曾子平日戰兢只存此念頭臨死總了不但為手足之無傷也故啓予二句要細看人若有曾子之心如龍逢比干之身首分裂與啓手啓足只一般不然老死牖下亦与刀鋸戮身無異此本薛畏齋

敬子章　按此是曾子省身之學欲臨民者知所重意所貴乎道者一戒慎精神但即身脉絡分領之以出者即有三耳遠暴慢等不是道是貴字意工夫暴慢遠方是道

敬子節二　輔氏人性本善其愚者役于氣動於欲而陷溺也至將死氣息欲消故反本而言善此凡人也曾子平日所言何嘗不善此特自謙云爾

君子節　呂晚村斯矣二字正見道之所以可貴而所以一動正出而自然便遠便近者皆操存省察無造次顛沛之違所致也曾子

舉現成樣子即勉敬子以操存省察　按槩訓粗屬是粗猛不細膩不作嚴屬說慢是恭敬之反迭信謂外如其內是以實的意思鄙只粗俗未至于惡倍理則惡矣舉一籩豆則凡瑣務俱該須知此是敎其重本以該末非欲其舉本而遺末也

以能章　按能与多只是一件而有淺深之分與有与實一例皆屬知犯而不校則屬行　又謂看他以能問于不能者是其心視有若無也其以多問于寡者是其心視實若虛也二句是承上點破他心事犯者是我先立于無過之地而人以非禮加之謂不校如一人之身手足爪牙之相犯斯自無有校矣

可以章　按大節只作大变看君子二句是反覆以致贊美之詞非抑揚口氣

弘毅章　按此是責士以体仁意　仁是渾然之体無可着手弘毅所以体此仁者也不是弘毅即仁

弘毅節　按士字要重提分明是箇當仁的人了弘是容得許多道理不但是度量寬容毅亦在心体上說是心体上守得定聖人与天同体自無不包不消說弘与天同運自然不息不消說毅在學者則不可以不弘毅人心本来剛大只為私欲隘之屈之故必勝私克己復此心之本体不可不三字内含有工夫

仁以節　按仁字要說得大方見得重意大而三綱五常小而百行萬善皆統於是以己任之並無旁人可以借力這豈不重非弘奚以任之仁与生俱有不容有須臾之間斷這豈不遠非毅奚以任之久而不息此節只中工不可不弘毅之故

興於章　按此從興立成指其得力之由以見詩禮樂之益人者深也興是好善惡惡之良導于情志而不可已立是守身莅事之嚴俱有節制而不可挽成是仁義造于精熟道理幾于和順至此則形性之相以者合同而化物欲之相感者亦盪滌無餘矣

興於節三　按詩以通性情反覆吟歌則性情之正自生禮以謹節文習之久則莊敬生內而德性之守有以堅定而務外而應酬之宜有以貞固而不亂樂生于和學之既久和以律呂而盡惟忺鼓舞之神奮以滌心而独流動充滿之盛故不自知其學之至於成三句各要還他實義

民可章　翼註非謂民皆無知但非工之所能使亦不可說強使民知則反鑿其性等意蓋不可使只是不能使不是不當使　又須知惟其不能知愈不可不急使之由此意不可不補　附明文天下之可以由而亦可以知者道也君子之使人由而亦使人知者心也顧知行合一在賢知斯無可無不可而柎庸有限在凡民則有能有不能　又結處云理之當然乎具於性而民皆可率性也故取足於由天下將無不可化之民性之本然原於天而民鮮能違天也故取必於知天下始有不可循之教

好勇章　按上二句致乱在人下二句乱在我好勇疾貧玩註重在疾貧上不仁之人已有根作乱之根已甚則使之無所容而乱乃必矣君子以惡惡之過而激之使亂亦豈得盡委其咎于不仁乎

如有章　按此是特為負才者戒也驕是傲視天下吝是要獨專其美二者正為有足觀之念盤踞于中耳故以不足觀點破他

三年章　張彥陵此示人以純心之學三年亦大約言其積久是活話至字不必另解只是言念頭未嘗到穀上也須發得一段清淨的心体堅凝的志向恬靜的精神　按三年不志即其所見者大

而和養者純非以氣勝而卻以意持故曰不易得此章看眼在三
年凝神在不易得

篤信章　李毅侯此章重好學善道上無信無守則從從隨俗浮沉者不足道矣即有信有守而或昧於時宜當行不行當藏不藏如子路之結纓豈能及顏子之陋巷哉故惟好學乃能善道然後危亂不入不居而隱見各當其可

篤信節　翼註篤信守死懸空說篤信只是心有定見未必所信合理至好學則有所講明而所信合理矣守死只說心有定守未必所守合理至善道則有斟酌而所守合理矣善道是善其所守之道善字着加不是盡善之道

危邦兩節　朱子有道不必十分太平而後出無道亦不必十分大亂然後隱有道如天將曉雖未明甚然自此只向明去不可不出為之用無道如天將暗夜雖未甚暗然自此只向暗去知其後來不可支持須見幾而作可也　蒙引不入不居則隱非但有守亦是有學而見得透也有道則見非但有學亦是有守而果於行也以此見得世治而無可行之道不可專為無學世亂而無能守之節不可尚為無守蓋此二句只說他去就之義不潔出處之分不明而原其由則是無學無守也

本在章　按此只是不相侵越職分之意謀不但泛論是思所以處之也故不可若窮居思天下之事草野言當世之務亦可云出位于　晚村說到謀得縱好亦不是謀而無害亦不是方是聖門喻義之學

師摯章　按此章之意不是贊關雎因師摯適齊之而發言關雎只是舉終以該始自始至終皆美盛也始字重看追憶其盛所以傷今有無限感慨

狂而章　按氣質之偏無妨然要心体不受病狂侗空空是質之偏直愿信是偏中好處不直不愿不信是氣習之變直对曲言狂对者志大故不屑為邪曲不直則以妄濟狂矣愿者對巧言侗者無知識故不作聰明不愿則藏詐于愚矣信對詐言悾悾無才能故不欺誑人不信則隱詐于拙矣

學如章　按此二句一氣貫說無功與心之別學之進處進入愈深則境愈開學之情常覺心偏歪則理隨歉急急趕上前去其用意頗切用功頗迫然惟其迫切之至則恐懼之念即俻進取之念以俱生而奮厲之氣即因恐懼之念而益鼓

巍巍章　翼註全節作一氣勿斷此天下以勢位言不指民言巍巍不與在二聖心体上說不被勢位壓倒故曰巍巍　尤西川不但忘天下是與日辭使去己亦是與憂勤要保守他固是與即憂勤恐負天下亦是與蓋皆有一箇天下在胸中便為天下所動了舜禹之心真可謂空洞無一物矣

大哉章　困勉錄此章是以為君之功用言不是以為君之道言蕩蕩與成功文章俱在用上說無能名是無能名其至聖不是無能名其所以至聖成功文章是從至聖中抽出一二言之與上文有大小之別非有体用之分此說是矣但謂抽出一二言之則合成功文章更何功用之可言乎須知此章贊堯之大固在功用上說但以成功文章為未足以盡其功用則不可　汪大全云自其布于天下而親乎煥乎有迹可見者民可得而名之自其運之自堯而與天為一可涯涘者民不可得而名也此說得之

大哉節　按大哉二字是下巍巍蕩蕩巍乎煥乎之總揭為字不是

着力字或云舜無為堯有為俱不必則天蕩體用言云天之體其神運無方者大固如是其不測也唯堯也堯明之峻德能冥契乎無方之神天之用其化行而無外者大固如是其不窮也唯堯也廣運之帝德仰符乎無外之化惟其無方無外故并其發見者人都看不盡所以為翼註無能名非民不能名乃堯之難名也此說得是蓋此是言其大而不可名不是言其深而不可名也

巍巍節 沈無四見与名不同可見而不可知朱註自妙 按成功是治功有成天下各遂生復性之意文章如授時定曆畫州分野禮樂刑政皆是成功而曰巍乎言無為而成者其功莫尚文章而曰煥乎言不見而章者其文章莫大斯即其神之運化之行真有贊嘆之不盡者也堯之大誰其及之

舜有章 按此章大意最難融貫須細味得之云武有十亂以治亂幾与舜之有五臣而天下治者同則治豈不賴有才哉然天之生才不偶而才之遭世亦不數孔子思才難一語而嘆其然蓋為周言之也自古惟唐虞際會較盛于斯則周才之盛遠軼夏商然十乱必充以婦人而數始滿則夫才之生者有幾其生而不用于時者亦焉可勝數甚矣才之難也然得才難而用之才人尤難蓋用才者是才之所視以轉移而世運升降之所由判也如我文王其所有之臣豈不足以勘乱然三分有二而服事惟殷使然能無所顯其力鷹揚無所奮其功是擲河之意也周之德可謂至矣而或第以才之可以唐虞美之抑亦未足以窺其心之純矣如此聯絡方不失全章之旨

舜有節二 按五臣與舜同事堯者舜何以能有分明為下際字及至德字伏案矣曰乱臣分明是戡亂之臣不以服事終矣故雖平々列此二節而記者眼目已經拈出

孔子節 按此節語意是即難以見其盛唐虞二句重周才上特以唐虞形之須看一際字若使唐不際虞々不際唐則才之盛併不能如周夫唐虞一盛寥々千載至周再盛固見才難除却婦人止有九人尤見才難

三分節 按此節見周之才可以唐虞而周之德亦不次于揖遜也有二以民心之歸附言以字作率字看服有帖服之意見其出于心之自然毫無勉強十有三年以前武王亦同此服事者故不曰文之德而曰周之德也然此意却不重

無間章 按凡以天下為已有者必于天下有所私々則有間不以已為天下役者必於天下有所忽々則有間為也菲已之食而不菲鬼神之食惡燕居之衣而不惡朝祭之衣忘已之居而汲々治水以定民之居推其心治精一而允執其中觀其行事勤儉而可為典則雖欲間之誰得而間之 又禹即有間亦無傷於聖心之全體而并此書之其精義入神可知

罕言章　按此見聖教之所謹。利指財貨。亦兼計功謀利之私。言罕言利者。防學者之趨乎此也。命兼理氣言。仁兼理事言。罕言命與仁者。恐學者之未。及乎。此也。既不欲人倫于汚下。又不欲人騖于高遠。皆聖人防弊之深心。

達巷章　按夫子渾然無名。無名正是大處。黨人反以無名爲夫子惜。其說甚陋。夫子辭博學不居。只認着無所成名。所謂聞人譽己。承之以謙也。註最精確。

達巷節　仇滄柱大哉句。緊要按博學二字。而無所成名作一轉。然其。深。惜。處。正。其。極。贊。處。故聖人聞言不敢當。承之以謙耳。陸稼書看來黨人之惜。不是不足于夫子而惜之。只是惜人之不能名夫子耳。故註總謂之曰譽。

子聞節　按自黨人言之。不獨以名求之固非。即以博學美之亦陋。自夫子聞之。不獨博學不敢居。即區區成名。亦不敢必。擇于射御之間而安于執御之賤。夫子之言。既以避博學之稱。又引。其所言。無所成名者。以自責。此其德盛禮恭之心。爲何如哉。

麻冕章　按此章以可從引起不可從。只在禮上推勘。蓋易麻冕而爲純。此甚拂乎禮之文。而又不失乎禮之實者。故聖人從之從衆。亦從。先也。至易下爲上。雖稍變乎禮之迹。而實大悖乎禮之經者。故聖人寧從乎下。從下。乃所以從周也。

麻冕節　按此處儉字。只是省工夫。取簡便之意。與奢儉之儉不同。金正希文。尚慎看。

拜下節　按拜下兼燕禮覲禮說。燕則卿大夫先降西階之下。再拜稽首。覲則侯氏聞車服之命。先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乃皆升拜成禮。今大全所載輔氏說。殊爲牽畧。燕禮于酬賓之下。脫一賓字。覲禮直云侯氏拜賜。亦如之。　按曲禮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故受賜降拜。亦一于北面。非同朝禮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也。此處混看不得。

子絕章　按意必固我。不在欲境上看。要在理境上看。四者俱無。正於作事上相見。聖心之虛。毋意者。是不任己意。只看道理何如也。必是先事期必。固是事後執滯。我是意之根。意是我之發。聖人心純乎理。而無一念之間。事順乎理。而無一毫之雜。故能然。

子畏章　陸稼書道有興廢而無喪有喪。有喪不喪者文也。然文亦是天所甚惜。　體註此夫子以斯文之興喪。決此身之存亡。正其以天自信處。

子畏節三　按文在茲。謂我能寫章之也。夫子自任。兼窮。達言。饒氏云天生聖人。以任斯道。達則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窮則繼往聖開來學。天意如此。人安能違天而害之。

太宰章　按此見聖學不貴多意。太宰謂多能是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謂多能非君子所尚。末節提出藝字。而不貴多之意益見。

太宰節二　按何其二字。其意重。者與二字。其詞疑。子貢因其疑而決之曰。夫子之聖。無可疑也。固天縱之將聖也。又因其重視多能而反之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兩節神理如是。　翼註縱字要認。不但使之生。知安行。而且縱之以知至行盡也。若但云生知安行。凡聖人皆然矣。

知我節兩　按首句言賜不知我。太宰其知我乎。非謂太宰知我多能

之故也。多在鈞弋獵較上看。云以少賤而多能。則多能之。非由于。聖。可知。云君子不尚多。則聖之。非由。于多能。可知。既以避聖之名。且。以示。聖學之。要。然其克勤小物。一以貫之。之妙。亦可于言外得之矣。

吾有章　按夫子平日教人。精微曲折。無不詳盡。故當時謂其知識必有大過人者。夫子謙言我無知識。只是有問必答。有答必盡而已。上。句。照下。句立。說不分一學一誨。　周用齋鄙夫雖空空。而其未本知識則皆有之。聖人因其所問。為之酌量可否。彼之胸中。必有隱隱發動者。而始終本末。盡言以示。此便是叩其兩端而竭也。　翼註兩端是舉兩頭以該中間言。自至淺。以至至深遠也。不是兩件。

鳳鳥章　按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借此以寓意耳。君。得伏羲舜文之君。即鳳不至圖不出也。說已。正見其不已處。

子見節　許敬菴其作與趨無非天則。惻隱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惟聖人能全之耳。　按見之是我生而彼過于前。過之是彼生而我過其全前。看兩必字。其必然處。正見自然處。

仰之章　按首節朱子中庸不可能句。是總三項說。緣顏子已見得大。段。處。故極口稱贊。道之高。妙。非說用工錯了路徑也。次乃稱教之有序。循循善誘。是說聖人教人大概。下二句。纔是顏子自家体貼。如此。末方自述其學之所至。以用力之盡。到得見道之明。而道終不能與為一也。

仰之節　按仰鑽瞻忽時。雖未見得親切。然與他人之茫然自不同。故註着深知二字。而弥字。非謂道因仰而益高。因鑽而益堅也。只。極。擬。其。至。高。至。堅。耳。註無窮盡。點弥高弥堅。無方体。點在前在後。此一節。見。顏子。初。間。不。能。循。循。意。

夫子節　按循循善誘者。若升高必自下。不使窮于仰也。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使不困於鑽也。遠而跂之之叙。不如近而就之之切。不使勞心于想像也。不曰以文博我。以禮約我。可知我先有個談博。談約。底。緣。故。節。候。在。而。以。文。禮。博。之。約。之。正。見。循。循。善。誘。之。妙。若曰。換我之耳目。惟文是賴。來我之身心。惟礼是資。而夫子則以是矣。

欲罷節　按通。節俱。要。跟。上。博。約。來。如有句。不是恍忽語。蓋至欲罷不能。而吾才既竭。則道之散見于文。而統會于禮者。已無淺。高。深莫必之。形。而。有。視。聽。著。明。之。象。大而文云。無一物之不格。以盡其心。而。萬。物。之。大。原。以。著。無一事之不体。以盡其性。而。萬。事。之。大。本以。凝。此最着實。欲從末由。只是神不可致思。化不可助長意。又云。幾非在我。非甘自。畫。于。窮。神。達。化。之。境。而過此難知。將終無與於。義。精。仁。熟。之。境。欲從末由。即善誘之夫子。其謂我何哉。四亦終身於博約焉已矣。

子疾章　体註此夫子行素之道。次節言臣不當有。末節言臣不必有。既責之。復曉之。

子疾節二　体註久矣哉。猶云甚矣哉。輕看。行詐只指為臣一事。言天者。理而已矣。理不當有而有。便是欺天。

且予節　按此與不肯厚葬顏子。同一念頭。蓋君道師道不同。何必復借君道以為重。臣之手。二三子之手。極有味。　翼註末節上二句。見有臣不足為榮。下二句。見無臣不足為辱。

美玉章　翼註子貢設兩端以問。意重在沽。善賈亦說得好。但病在

一求字則于沾似急了於玉似輕了夫子以待字換他求字何等從容何等自重

子欲章 按此因道不行於中國故托居九夷以傷之須玩一欲字

子欲節 按註化字要看得活須與大行其道有別方是不然便碍了中國

反魯章 續困勉錄樂正則詩正詩正則樂正此只可作審意正意白兩平說 按此須從大註道終不行句討出消息見得正樂刪詩正是道不行後一大因緣關係天下萬世是亦不負吾道于窮居之事也豈不行可而後為得志哉 汪大全程泰之謂自邶至豳無一詩入樂蓋二南雅頌為樂詩而諸國為徒詩蓋詩有入樂者有不入樂者南雅頌皆詩之入樂者也然二南為鄉樂為房中之樂不若宗廟朝廷所用為大故此獨舉雅頌言之至雅頌之別則鄭氏六經奧論章氏考索皆謂此作詩之体也正如後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其說最精而考索所載尤明其略曰風雅頌者直古人作詩之体何以嘗有天子諸侯之辨耶謂之風者出於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者也謂之雅者則非淺近易見其辭已典則醇雅故也然雅有大小小雅之雅固已典正非復風之体然其間語有重複雅則雅矣猶其小者耳曰小雅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於渾厚大醇也至于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与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之得失有美有刺曰頌則無有諷刺惟以鋪張勲德耳夫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當聖人未反魯之時雖古詩之多風雅頌皆混淆無別逮聖人而後各得其所也今夫田里婦皆能言鄉土之歌此即古風之遺体也唐人作平淮夷雅漢臣作聖主得賢臣頌之類此即古之雅頌遺體也而何用他說乎

出則章 按此見孔門之學平寔中最精微即如飲酒他人必待沉酣顛仆方謂之困聖人在心上看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何有於我若曰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錯差如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 按此正在日用細微處自家檢點此與庸德之行不敢不勉之意同

川上節 按此章當与中庸上下察及孟子忽忘勿助參看如斯二字即水也聖人分明謂道体不息若斯水也撫欲者學察其著見之迹反觀而默識之也 呂晚村夫子之旨在不舍不在逝者 翹齋謂此兼体用言蓋小德川流者如斯不舍大德敦化者亦如斯不舍一故神者如斯不舍兩故化者亦如斯不舍

好德章 按兼人己言天下不少浮慕乎德之人但誠心者少如好色不大十分粘帶只重在最真切的念頭

譬如章 困勉錄此章只重進止字及兩吾字論止則不特始基之時不可止即垂成之時亦不可止論進則不特垂成之時當進即始基之時亦當進大意只是當進不當止而進止之机總決于吾 按其止也誰為阻撓即有之而其受人之阻撓者即吾也其進也誰為誘勸即有之而其受人之誘勸者亦吾也

語之章 困勉錄所謂不惰者當其聞教之初即有莫遏之勢及其力行之時始終一莫遏之象二意須兼說至大全朱子謂不惰惟於力行上見蓋心解不可見而惟力行可見非謂不惰只說力行也心解當在力行之前

顏淵章 困勉錄止是怠弛之意不是成就之意 存疑語之而不惰正見其進未見其止處

苗而章　按此是學必期于成意要歸重到實上兩不字俗曲人力未到不兼天時言兩有字謂其出于常理之外嘆其不肯有此以令人思其所以有之故

後生章　按此總是激勵後生語只作一人看四十二句就後生當下說不要說得遠要說得快無聞是無善可聞不如今謂將來不可量意註我字帶言可畏處可畏處即不足畏處豈但不是而人亦非不是而俟

法語章　按此為聽言者發法巽概指君友言理無可逃故大逆情無可拂故必說然說而弗繹猶弗說也且甚于不說從而不改猶弗從也且甚于不從何也不說不從者即敵錮之甚然此念一轉其奮發猶可望至不繹不改全是頑皮心性如何着手曰吾未如之何不重吾說之勞只重彼不可救正上

三軍章　按此以工句形下句須于可奪處說得甚難方顯得不可奪意出可不可全在人己二字志字不必高指綱常名節大率是者不奪于非正者不奪于邪之意不奪亦不限定死生之際凡利害皆是匹夫對三軍看猶言一人也

衣敝章　按此是始終勉子路以臧也前二節因其可進而与之末一節因其不求進而抑之前後總是一意

衣敝節二　按與立不恥是極形子路胸次之高明非實有是事也恥從心上發出見其真心不為富貴所動也遇如等處切不可將求句倒提又忮求總跟上恥字來貧富相形且不以動其心此心最精明強固此心進道無所為而不善故曰何用不臧用字不可重拈

子路節　按臧之分量無窮學者既有所至之善則當由所至以求進不當以有所至而遂止故忮求既去時存一不忮求之念即此是仍有一忮求于心也故曰何足以臧終身字誦字俱要活看

歲寒章　按此不必在然後知三字上作抱膩感慨語大意只重在歲寒後凋勉人不可不為松柏邵康節云磨礪須如百煉剛是也　于忠肅松柏後彫不徒是明一己之節有輔化以獨留造化之春點綴乾坤之色

知者章　按此章三平說俱以成德言序在言外註明足以燭理解知者二字以心體言不惑以外感言餘倣此

可與章　李毅候共學只是他質地好或意向好姑且與之共學見非道不同不相為謀之人只淺淺說至適道便學有定見不惑于他岐此使是志于道所謂知之者立使學有定守卓然有以自立此便是據于德所謂好之者到權時便神明變化從心所欲不踰矩此便是依于仁所謂樂之者一節題畢竟以三平為正格　按朱程之意俱以權為守經權為違變其意甚精三可與不是終不可與謂徐以俟之可也　困勉錄立與子莫之執中有別立內亦自有權蓋權自有淺深子莫所無之權權之淺者也未可与立之權權之深者也

唐棣章　翼註詩本是思人夫子則主思理說但理字亦不宜樞露只暗暗切理上講為妙

唐棣節二　按詩人原是因思而見遠非不思而見遠也原是因遠而愈思非因遠而廢思也不必說壞詩人須知夫子只要人于當然及所以然之理錯綜參伍探賾索隱熟思深思近思慎思不要泥定詩人之詞耳何嘗謂詩人不是耶　呂晚村思与情不同情無

窮則輒思無窮乃精思中境界閒闊無窮夫子借詩言以反之就思人教思理離却思人固非粘定思人亦非

鄉黨

鄉黨章　吕晚村兩者分記是聖人之中禮兩者類記又是聖人之不測須說得聖人中禮之難又能寫得聖人不須之妙乃得　翼註此章只重言不重貌註云言貌者言之貌也

孔子節　按恂恂只是朴实的意思似不能言連上讀口氣猶云恂恂乎其似不能言也恂恂虛似不能言实故存疑云似不能言對下便便言恂恂只作詞氣說而容貌在其中

其在節　徐自濱於鄉黨則敎退讓於朝廟則示是明其隱默于鄉黨正以唯謹之心而默養其能言之氣其發舒于朝廟又正展其能言之似而自致其忠孝不容已之思上下相形只一意

朝與章　張彥陵侃侃是明行其直誾誾是婉行其直總是一直字踧踖是步趨不違與與是踧踖處中適總是一敬字　按朝字提起作總冒上節是接下之言下節是事上之容恭而安

朝與節　按聖人豈以勢分之崇卑而異待蓋下大夫分等而人衆非直敎且開衆訟之門上大夫權一而望隆不與語始臻和衷之獨因人而施無非忠於國意　按諸侯有上大夫有下大夫無中大夫而鄉即上大夫也夫子位在下大夫之列

君在節　翼註從足旁踧踖是心惧而立亦不寧也然看來不當指足還包一身儀容言與與註訓中適中是不爲已甚之恭還是安適而無拘迫之態二句文平意串

君召章　張彥陵首節是被命之初次節是主賓方見之時三節是君迎賓以入之時末節是礼畢之後各節俱重下半截蓋始終一于敬而已　朱子賓主相見主有擯賓有介賓傳命上介上介傳

次介次介傳末介末介傳末擯末擯傳次擯次擯傳上擯上擯達之主人然後相見

君召節二　按夫子時為次擯末擯在其左上擯在其右左右手凡為擯皆然不重々揖如上揖如非但衣整而美觀全在手動身不動上蓋揖左人傳君命出若轉身向左則內背君揖右人傳賓命入若轉身向右則外背賓今但右左手故衣不動揖如正身不動之驗身不動正不背君之意

趨進節二　按揖所立而揖如是手雖動而身容自肅趨進時而翼如是手雖動而手容自恭張自臂不貼身而張開如翼拱是手不下垂而高拱如翼　又退字送賓就館非辭歸其國也必反命以紓君敬是聖人極精細處

公門章　按此章以出入二字為關鍵入有入門過位升堂三節事出有降階沒階復位三節事上是君漸近而敬有加下是君漸遠而敬無已自始至終只是一箇敬

公門節二　按鞠躬二句連看下句是形容上句　或問中門之說饒雙峯曰中間有闑兩旁有棖々是大門兩旁之木如今壁尺相似闑是中間兩扉相合之處又有一木常設而不動東西兩扉各有中君出入則皆由左出則以東扉為左入則以西扉為左士大夫出入君門則皆由右出則以西闑為右入則以闑東為右然雖由右而不敢正當棖闑之中蓋避君出入處也

過位節　存疑屏是小墻當門以蔽內外者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門在路寢門內則竚立之處天子當在門外屏內諸侯當在門內屏外此謂門屏之間者是屏之外門之內也

攝齊節　四書家訓臣北面而見君原在堂下而此云升堂者何乃

君出相見正禮已畢而或特命夫子升堂咨詢政事也　按人無不息之理但敬至而氣肅氣肅而息微故曰似不息

出降節　按出是自堂而出不是出公門逞顏色怡々如者非以君不見而有肆心乃深幸升堂之餘得以自放不覺其和悅耳怡々如也正形容逞顏色處趨字連上謂沒階而趨也沒階翼如是行容之敬復位踧踖是立容之敬

執圭章　按此章以聘為主享與覿皆敬中事聘以敬為主容與愉特敬中之少舒敬以成其禮和以達其情　又聘則執圭是初見享是第二次見覿是第三次見

執圭節　按執圭提起非彼命之初乃在鄰國行禮之時如揖如授須玩註中不過二字只極言不高不低手與心齊耳足縮々如有循是接武而不布武也　附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執諸侯之器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註平衡本也

享禮節二　按行聘禮畢而後行享禮聘是命圭通信少間仍回還命圭享是獻其圭璧綵幣非命圭也圭璧即琮璜之類庭實即皮幣輿馬之類以其皆陳於庭故曰庭實　禮記惟君觀來其臣不敢私見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非特來故不用焉　蒙引私覿亦有及其大臣者然此專指獻其君者言

君子章　按孔子之服吉凶有等邪正有辨寒暑有宜內外有辨公私有別衣裏有稱長短有度厚薄有宜其動必正則皆聖心化裁之妙用也

君子節　按紺深青揚赤色揚浮也浮赤色于深青之色即今之鴉青也緅色即今之水紅也齋服用紺飾喪服用緅飾非是齋服純用紺也與緅一例看

紅紫節　朱子青黃赤白黑。五方之正色也。綠紅碧紫騮。五方之間色也。

當暑節二　按當暑不重袗絺綌。重在必表上。此當兼公私說。許氏以此為常居之服。太泥。　又夏葛有裏衣。冬裘有外衣。衣與裘稱。古制原如此。意當時有參錯用裼者。惟夫子則內外相稱。三句馮氏分屬朝。聘。蜡。是皆公服。宜重各句上二字。　孔氏裘外有裼衣。裼衣外有襲衣。襲衣外有正衣。裼衣裼袒之意。裼裘者。裼裘外雖加襲衣。猶開露裼衣。見裘之美以為敬也。　存疑按諸說裘上外衣尚有三重。裼衣一重。襲衣一重。正服一重。襲與裼之異。只在第二重上分別。第二重衣。直其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曲其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

褻裘節二　按此言其制長短。皆以意裁。以之安身。亦以之利用。狐貉即上褻裘。出以輕裘為便。若居則不厭厚也。

去喪節二　按佩玉以象德。佩觿以備用。重在必佩上。　輔氏禮服取其方。故裳用正幅。而人之腰小。故於腰之兩旁為襞積。即今之摺也。　存疑非帷裳若深衣之類。陸幅斜裁。為十二幅。而倒合之。取三分之一。在上。三分之二在下。使上狹下濶以貼腰。　又不敢以私服。而混于朝服。可見。尊祖。敬宗之心。非止為省費。

羔裘節二　按上節重辨服。不重哀死。下節不重在月吉。而歸重在朝服二字。朝是朝于君。亦兼北面而拜于家言。

齊必章　体註此重四必字。齊字提起。人心習而易玩。故衣食起居從新變易。庶可提醒此心。　蒙引前二段就衣服上說。見其致潔敬。後兩段就食息上說。見其變常以盡敬。

翼註亦非尚儉。取其純素。所以表誠朴之意。　按齋不以衣致嚴也。長一身有半。因是而言寢衣之制也。

變食節　按變食不飲酒茹葷。加牲盛饌。二義可兼用。遷坐。是處靜以澄其思慮也。

食不章　此章在不多食上斷。上是因飲食之節。下是因飲食而類記之。首節善其養生。次節戒其傷生。三節雖不傷生。亦不苟食。四節雖當食當飲者。亦有酌量。五節衛生之嚴。六節養生之周。七節泛說。八九十節就飲食而推其類。報本而通誨。無非見聖人之謹數不字。見其節欲。嚴數必字。見其自然合節。

食不節　按食之精膾之細。膏梁者所深嗜。矯情者所必卻　而子則不厭。一以見聖人之無異情。一以見聖人無口腹之欲也。

食饐節　按此節一步深一步。饐是飯初盛而濕熱氣盛時。餲是飯已久而味變也。餒自內出。敗自外入。因字。不必限定魚。餒色惡臭惡。困勉錄從吳氏廣言眾物之說。看來即指上魚肉說為是。

割不節　翼註不得其醬。非無醬也。不得所宜用之醬耳。

肉雖節　按此節見養氣養性之妙。肉雖多。謂所設肉品之多也。無量不自為量也。如我為主而客能多飲。我亦須多飲陪他。若限量則不能勸客。如我為客而主人飲歡多。亦須與他飲。若限量則無以盡主人之情。亂兼內昏心志。外失威儀。惟無量矣。又不及亂。所以為難。

沽酒節三　大全沽酒市脯不食。非徒疑其不潔也。酒脯非若穀食為不可少之物。有則食之。無則不食可也。何為必徇口腹之欲。而沽之市之乎。蓋以禮義防嗜慾也。　又薑味辛。得天地之義。又性溫得天地之和。故不撤。　又不多食。槩言不貪多也。把上面零星多收拾在此句內。非只承薑言。

祭於節　蒙引出三日者是記者推夫子之意

食不節二　按食謂正含哺時非謂終食都不食語也食是正意寢只附言　又雖字即易忽者言之必祭明無不祭之日必齋明無不敬之祭　重在必齋上

席正章　張彥陵此須活看勿泥坐位一件特舉此以見其無往不正也　葉少蘊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

鄉人章一　困勉錄王道之行也以禮教始禮教之行也以居鄉始此二條正聖人敦禮教事所謂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飲酒節二　按禮記飲酒義此是州黨長正之事是公酒須燕伯炒揚野歲時相聚之和酒言方完　茅鹿門始之旅而進也因曰長者位上少者位下所以習齒讓于始也繼之旅而退也亦曰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所以謹齒讓于終也　二以妨用補法　按古者一歲三儺季春命國人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儺以達秋氣季冬天子命有司命鄉人大儺以逐役以達陽氣此是季冬事　翼註事雖迭一戲却以嚴肅臨之方見古人敬古礼處

問人章　按上節是誠見于己之交于人重拜送上下節是誠見于人之交于己重拜受及直言上而謹疾意輕

問人節　按拜而送乃送拜兩交之人非拜使者

康子節　朱子古者賜之車則乘以拜賜之衣服則服以拜賜之食飲食則嘗而拜之蓋今未達故不敢拜而嘗耳已而達焉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況無田未達不敢嘗蓋嘗其味以求達非終不達嘗也

廄焚章　按廄是國廄不當從吳氏家廄之說問人不問馬要在倉卒不及即較時者何暇計及于貴人賤畜

君賜章　體註總是事君之禮首節受君賜之禮次節侍君食之禮三節答君顧之禮末節奉君召之禮

君賜節　翼註此節以敬君賜榮君賜仁君賜立意而餘官領賜及孝先享物俱是餘意　按正席以致其對君之肅先嘗以歆其休享之誠腥必熟薦使君之逮下者得以上逮于祖宗故曰榮君賜生則必畜使君之推恩者得以推及于禽獸故曰仁君賜

侍食節　按敵客則先自祭降等客則後祭臣侍君而賜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礼待之命之祭乃敢祭此言君祭先飯恐君之客己而以宰夫自處也　又殺牲盛饌曰舉此處是舉之飯也故有祭

君視節　按東首謂首在東非向東也平時之東首主受生氣君視之而東首者作陽之意也但東首亦極輕只重在朝服拖紳不敢以褻服見君意

君命節　王宇泰荀子謂諸侯召其臣不俟駕顛倒衣裳而走礼也此說看禮字最活尋常大夫不可以徒行及至趨君則徒行乃更為礼而至于顛倒衣裳不為過儀文逐境而移由心而變豈有常乎

朋友章　翼註上節義重而死生不二下節義重而財物為輕

朋友節二　按瘞于野曰葬殯于堂曰殯此節獨記一曰字必嘗有是事人莫知處而夫子有是言也然至無所歸而曰於我殯亦見不為佚烈意　又大意只重車馬不拜非祭肉不拜陪說雖字極言其重意拜友即是薄友

寢不章　困勉錄首二句是敬以處己見齊衰至有饌盛數句是敬

以待人。迅雷風烈。句見敬以事天。都要見容貌之變意。然其變也乃所以不失其常。又惟首一節似不見得變意。然與常人不同。亦即是變也。

寢不節二　馮氏寢而尸則過于肆。居而容則過于拘。二者俱非道心之道。按狎是親狎。非押侮也。褻以地言。謂非公所禮法之場。與稠人廣衆之中也。變是蹙哀意。貌是加敬不敢忽意。

凶服節　體註上句是哀人之死。死然下車而泣之意。下句是重人之生。儼然拜登而受之也。附周禮秋司官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登于版。即今戶籍是也。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民數詔司寇。司寇獻其數于王。王拜受之。登于天府。

盛饌節　陳氏主敬客。故為設盛饌。客敬主。故變色而作。若不敢當也。怡然當之。則為不敬不知禮矣。

迅雷節　按迅雷風烈。天之威也。天子當察于天下。諸侯卿大夫當自察於國。士庶人當自察於身。故舜之歷風雷雨弗迷。見知天之至。夫子之迅雷風烈必變。見事天之誠。大全三必變所謂周旋中禮發皆中節。皆夫子之大常。而非變也。大常者禮也。

升車章　按此想見聖心安于至正。上下兩節可以正字作關鍵。

升車節　按升車方升車也。立是暫立車下。綏是挽以上車之索。非僕人所執之綏也。當此將升未升之時。其立亦暫而易忽。而必正立以執。即此便見得聖人造次不離于正意。

車中節　按聖心安于正之妙。莫可形容。特借此以形容之。若实說他目容端口容靜手容泰。這是說得聖人如泥塑木相似。而不得其神。非記者立言本旨矣。

色斯章　按色舉二句即是夫子語。但夫子意是指雉而口中未說出是雉。竟是說時。口中未說出時。故下文云云。時字註指飲啄言。看來當兼時飛時止二意說。三嗅而作。下當補出既作之後。亦必翔而後集。蓋色舉翔集。夫子歎時之得其時也。三嗅翔集。夫子既嘆後之得其時也。

色斯節二　按斯字而後字使含下時字意。當重看。山梁是寂靜之所。雌雉有隱伏之意。共是共而問之。若有取之之意。三嗅而作。指雉言。謂三鳴而舉也。二句不重。只帶說。沈無回自鄉黨至升車敘夫子言貌交接衣服飲食行止。可謂曲折詳盡矣。然終是有形之可見者耳。恐讀者泥之物而不神。故于末處拈出一時字。見夫子隨其日用活潑潑地。初無毫意必固我于其間也。鄉党得此一節。便都活。不然只是死板。此記者善于點化處。

戊辰巧日錄訂于飛仙閣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先進章　按此是夫子矯時論而酌禮樂之中。通章重中不重文。夫子從先進。從其文質得中耳。正指周初禮樂言。禮樂不可斬須去身。只就日用平常處說。故用字用以淑身。亦用以淑世。當向切實處言。非見用于世之謂。

先進節　按先後二句原屬夫子指陳野人君子四字。乃是時人評斷。夫子述之。便寓感慨微意。

如用節　按天下有雖世道之君子即不君子也。可故後進斷然不可從。天下有存風氣之野人即野人也。可故先進斷然必可從。則字下得斬截。須發得先進之禮樂實實有切于身心家國意方妙。如字張太岳作若字看。

從我章　徐玄扈唐虞之際有君臣。成周之家有父子。夫子陳蔡之阨有師弟。皆千古奇會。

從我節　困勉錄合陳蔡而因及從我之人。合從我而有不及門之歎。總是不忘其相從于患難也。蒙引謂重在上句極是。

德行節　按聖人之思重在情。弟子之記重在道。玩其口氣若云夫既相從于患難。即不必有德行有言語政事文學而可念也。而況乎其皆有之也。此本困勉錄。彼于此一條下尚有教成諸賢兩意。緣係旁解。故删之。

四也章　呂晚村無所不說即是非助我處。今人每分作兩截講。便似上句貼憾下句貼喜。神理索然矣。　按本文二句俱是若有憾之詞而深喜意在言外。故註中默識心通二句意當補在無不說下。又助有二。其一聞吾言而有所作見也。則驚喜生而證問從茲起矣。其一聞吾言而有弗順也。則疑義生而辨難從茲起。知是皆助我者也。而回則非然。

孝哉章　呂晚村之言二字連其父母昆弟五字。蓋先有父母昆弟之言。而人皆信之也。故當提言字說起。轉出人不間來。方是一氣串下。至其所以能得人之不間者。只是孝有其實。父母昆弟之言朝夕浸潤洋溢。以至鄉邦翕然無異詞耳。非謂父母昆弟之言不足信。以他人之評讚為定論也。　按子言孝而註則兼言友。蓋孝者必友也。此友字從白文昆弟二字生來。集註積於中而著於外。蓋推原所以人不間之故。蒙引云積於中就閔子身上說。著于外兼父母昆弟外人說。不可以中為家以外為外人。此節當依集註解。

南容章　按此章只重謹言。擇配意帶說不重。三復只是常常体玩念念思維。分明借篇什為治心之箴。

季康章　按此處好學渾說。不當添入不遷怒二句。顏淵死而聖學絕。通節都是嗟嘆口氣。

請車章　朱子孔子君有財必與顏淵為椁。所謂喪具稱家有無者。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陸稼書有棺無椁見可以無椁。吾不徒行以下見命車不可鬻。又通節夫子只是自言其所以處鯉者。即可明夫子所以處回者。即可明顏路所以當處回者。後二意皆在言外見。

天喪章　按通章只重夫子二字。有慟乎二句見為道而慟回。道即予。道故喪回即喪予。

厚葬章　按門人是顏子門人厚葬不止是有禮有來門人亦未必有財而委曲以為之也知夫子責之不然顏路雖貧而門人之有財者以師弟之誼而厚葬之亦何不可

季路章　按此章見窮理之學貴乎反本循序漸進着一毫性急不得未能焉能未知焉知以反語當正語語氣怪而不發註誠敬及原始反終是朱子推出夫子口中却不露朱子人且從分明處去理會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具無欠缺須盡得這道理到死時乃知生理已盡亦安于死而無愧矣　呂晚村夫子此兩答極平實固云人鬼一理生死一原然其吃緊為人正要人於事人知生處着力

閔子章　譚梁生三子或和中有諍或直中有和而子路則純任剛健四子皆剛毅任道之器　按上節是記者描寫英才氣象兼容貌詞氣而言末句是指過剛之弊無非欲其變化氣質以歸于中和也

魯人章　沈無回凡敝政之興有其幾而未有其形者君子言之太早攻之太急不足以止之而反激之使行閔子不斥改長府之非而但言仍舊貫之不必改夫子亦不必深言閔子之意而但云夫人之有言必中老成謀國憂深慮遠固如此

魯人節二　按時政不在國而在家曰魯人賤之也如之何不是商量未定之詞抗云有何不可也言必有中還指平日魯事在言外見二句只說閔子而長府不當改作之意在其中想見聖人婉諷語氣

由之章　困勉錄子路稟負兼人地位儘高但病在任氣質用事故夫子摘鼓瑟一節微之令變化氣質以入道之室原不重鼓瑟也下節固是為門人致解亦是許子路有可以入室之基使不懈于進耶終始無非造就之意

由之節　舒碣石夫子別其瑟為由之瑟咬其門為丘之門只以由字丘字相照不必增入北鄙中和等語異為二字乃詰其聲而自來使由知所自悟原自微省語非鄙薄語

門人節　按子路德性有餘學問不足致廣大而未能盡精微極高明而未明能道中庸者也但此為門人言當重在升堂上若重在入室反似貶抑子路了

子貢章　按道貴得中是此章骨子首節提破中字過不及方有着落麟士以不說破為下留地晚村滄柱非之甚是蓋愈師一轉子貢未嘗不知中字但謂過中與不及中者較似過中者差勝故愈字與賢字不同夫子說過猶不及是只以道為歸言過者之不能加於不及也倒說不得

子貢節二　按過不及就學言姿稟是追上一層說若作文須以姿稟作出脫此二句只應兩開說不可較量愈師一問明明道是過中者猶愈于不及中者也有蒙引存疑便知

過猶節　按此句只就道理上論不粘定二字過者如疾足的人力可兼程然其所見尚偏未免窮大失歸而不得其歸務遠而不致其精則已離于道之中彼不及者所循循然若前若卻而不能遂者原非過者而已經閱歷之途乃過者所將來退處之地也故其失均也

季氏章　孫淮海冉有聚斂非如後世聚斂之臣只緣他學術未純從仕季氏便以政事之才施之即為處置調度以為職分當如此

不知季非可附益之人，不但富於周公不可附益，雖不富亦不可附益也。故夫子責之。

季氏節二　按冉有之罪，從不知大義，呆老實做官得來。夫子欲小子攻求，皆以為攻季氏也。

柴也章　困勉錄句句要見當學意。能學以變化氣質，則拘攣能通，遲拙得敏，誇誕反真，粗俗成雅，何氣質之足累哉。

柴也節四　按愚是知不足，不知通變之意。魯是見性遲鈍，渾厚質朴的人。辟以容言，設施潤飾外面，而真實不足者。喭訓粗俗，粗是不細膩，俗是不文雅。大槩兼容貌言語說。四字好處病處都有，三子終於病，而曾子竟以魯得道之傳，可見人不能無氣質之偏，顧其變化何如耳。

回也章　按此章只宜兩兩開說，而言外自見誘勵之意為妙。上節註云，言其近道，又能安貧，則如困勉錄以造詣操守分看，固的確不可易矣。惟看下節，尚有可商。愚意謂不受命而貨殖，是一串事，與下屢空反，是言其所短；億中見有地聰明，亦可進道，與庶乎對，不與庶乎反，是言其所長。

回也節二　續困勉錄賜一進至于回，回一進至于化。此章不是專為賜而發。

善人章　按上句是善人所以為善人，下句是善人所以止於善人。首句道字虛說，不踐迹，不必模倣古人，而所行自與之暗合。此正其天資之善處。但其善者不過出於一時之偶合，如欲涵養從容，造乎精微之域，則猶有待於學。故曰亦不入室。

論篤章　按此節上下截發，兩者乎語氣易緩。惟從論字總提。清君子色莊以下，總自與其篤者者，以君子作主，側出色莊，畫押入與字中，神理方洽。衣凡凡人知浮言不可信，不知論篤亦不可盡信。此夫子切警之詞。

問聞章　按夫子此節，是為由求各展一步，進者進其退，退者退其兼人，皆治病之良劑也。又聖教只一，加行過退，固不及行過銳，亦容有行非所行者。夫子以微權抑揚之，其要歸於使之行其所聞耳。

子畏章　困勉錄子在回何敢死，依朱子所引解，是不輕死之意，何等切實。不當如借解云，回預知夫子必不死。

季子章　按此章見聖人阻僭竊、扶綱常之心。上四節，子然欲借由求以誇人，夫子極言其失大臣之道。末二句節，子然欲資由求以助己，夫子又言其有人臣之節。首兩問答，都着在季氏身上，特把由求作話柄耳。

季子節三　張彦陵時解錯會異字，使以帝臣王佐入解，不知此異字照下道字看，正謂其挺然自立于朝，不黨同混俗是也。按道字儘受鋪張。然必於不從君欲處，講出學問本領，方是大臣身分。其學問本領，總不出正心誠意功夫。胡凝初先持個不可則止之節，斯符得個以道事君之忠。

今由節三　按具臣不必無才畧，有才畧而仍謂之具臣，切由求講方是。又二子既不從弒逆之事，緣何又事弒逆之家？只為其昧了不可則止之義，故於弒逆未著處不能決，所以為具臣。然又須知非必到弒逆時然後決也。

子路章　呂晚村理屈詞窮，而禦人口給，其病又比肯道理不明深

一層故夫子特斥其佞而不辯其説之非二罪並發從重斷非機
輕例以曲出之也
子路節二　按子路以費邑難治子羔厚重有德足以化民故舉之殊
不知未學之人其於政事之設施必至廢古佳意而名實俱喪
註未學二字未可明説下節子路方會意説出
民人節二　按有民人則經畫區處無非窮理盡性之功有社稷則昭
事感格無非誠意正心之處只謂人情物理上可做工夫咕嗶章
句止成迂語但子路舉羔本意原非欲其節仕爲學今諱其本意
臨時撰出話來正是佞人口快處是故二字承子路來惡佞是泛
指平日言
侍坐章　按聖賢心性功名同出一原通章固重在酬知上但觀哂
由與點則礼讓二字尤属通章點睛處　困勉録大抵聖人之道
充塞天地至大至寬自聖人而下或見其一節而不能見其全體
則擴而充之使極其大或見其全體而不能不疎于一節則反而
求之使極其實
侍坐節三　蒙引毋吾以也是教他忘分盡言尚未説入志字　呂晩
村聖人引三字言志以觀其設施底裏不我知也句是撫發其情
不是譏其躁妄下二句是激令其傾吐不是笑其無具
率爾節　註掲子路言志直視天下無難事是何等才氣夫子窺見他
有凌厲一時之意故以一哂折之千乘句提起拜是鈐制意見勢
之難師旅二句見時之難逐句逓下見得一節難似一節爲之包
善政善教在内有勇本善教政來知方本善教來而政字内又兼兵
政養兆
求爾節　按求也爲之内亦要暗藏足字根子如開源節流意通章
節只重可使足民句礼楽帯言既富而教就化民上説　倪滄柱
足民不言礼楽亦是王道教養規模與後世務耕戰盡地力者不
同
赤爾節　體註非能願學口中是謙意中是任下正是願學禮樂處
存疑宗庙之事指諸侯祀其先君天子宗廟則大宗伯詔相王
之大礼未有諸侯相君行禮者會同是諸侯会同于天子故註云
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馬氏謂當時朝王礼廢此指兩君相見
言未是諸侯朝王常礼也聖賢道其常或疑諸侯朝會不得用相
贊禮然周禮朝覲會同則大宗伯爲工相諸侯則有介如上公九
介之類明有相贊禮　蒙引考諸侯有四時之朝春見曰朝夏見
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四時之外又有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會
者諸侯有事而會不以當期同者十二年王如不巡狩諸侯既不
得就見則六服一時盡朝王合諸侯以命政　註衆即殷也頫即見
也端衣名其衣正幅染玄色故曰玄端　輔氏章甫緇布冠也夏
曰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皆以漆布爲之　按小相擯蒙
引相無大小之名只與從大夫之後一般邢疏謂相爲主君擯者
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詞耳入門當以礼詔侑也卿爲工
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此云
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
之大夫士耳
點爾節　按諱説子問赤時點猶撫瑟而未鼓也藉一堂之上三子
言志點鼓瑟以間之則非礼因知曾點鼓瑟盖至赤言畢而始鼓
也何如之問至點瑟終而子始問也　又記者叙舍瑟一段煞有
深意夫子与點即在此不專爲暮春數語此數語獨認道体如何

聖人之體道如何曾點之見道如何 續困勉錄莊列之徒看得兵農禮樂等於春風沂水曾點看得春風沂水等於兵農禮樂真是民胞物與氣象莫春數語一部西銘在內比三子有大小之別不止是有待無待之分

三子節 按點胸中先自有一哂為邪之意蓋彼是高談性命謂為邪之事自可一以貫之不必沾沾講求區區自負故疑夫子之哂由者在此且并疑赤亦在可哂之列夫三子者之言何如稼書先生謂有下視三子遺畧事為之意極是末句重志字見三子各吐一番經綸俱非空言分明是兼與了

夫子節二 翼註為國以禮此礼讓在設施上見其言不讓此不讓在言論上見省一言序字便見是小疵了 陸稼書為國以禮句評者曰猶云用世者當以禮耳即在本身之氣度上言若實指着為國講便從治國上生情此最說得好 宗墨云禮者君子所以治心即君子所以經邦浮而易竭者才充而難馴者氣禮則自有心和而形和者無論安危文武俱不可少此涵養人知則才大出之小心人不知則厚蓄戒其輕發此說得明 又觀點前後四問便見他行不掩言處若凡得春風沂水氣象此處當不復更疑此亦是記者極仔細處

唯求節二 按此二節則即求赤之為邪而見由之可哂不在為邪即即求赤之皆可為邪而見其志之未可盡非前後總是一意 吳因之宗廟會同二句就着為邪意講言赤志於宗廟志於會同則其所任者非諸侯之事而何彼不曰願為邪而曰願為小相特謙詞耳使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上二句正說他為邪下二句又破解小相以應之

顏淵章 按克復是指發微一問處索性与他淨盡到顏子地位方可用着此語只第一句已了下雖有放與發而頗然一日克復天下歸仁語意仍是即上句來益見克己復禮之為仁耳末句便就為仁兩字反覆咏嘆以決之即至第二節亦只是指點隨處是此句不是另生枝節

顏淵節 續困勉錄朱子云克己者是精底工夫到節文欠缺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己只去私意未能細密入他規矩則復礼乃是粗處 愚按此說最精動容周旋中礼盛德之至到得粗處皆盡方是工夫到至精處 呂晚村克即是復然克必須復礼非即仁然禮復即仁二義要並看得透 附時文張作粹然者性無邪正之可知雜然者情有公私之必辨仁感物而漸離者己為之蔽也己則易縱安肆日偷己則易私作偽日拙故必奮吾嚴厲之氣戰而勝之而幾微務絕其緣仁体物而咸在者礼為事之用也礼主於敬嚴以制心礼行乎義精以飭事故必用吾擴充之力養以得之而天理勿還其則 又云己自定其從還人何得分其功罪己自有其智勇人自得依其進退說理可謂明朗

請問節 按勿視四句須各兼大小合內外以立說方於聖門敬義養察之學說得周密完全至四勿字固是緊要然在克字內已包得不應至下節始提此為主腦此承上曰字言當重在視聽言動上請事斯語蓋言擇之精而不昧于所從守之固而必要其所立便是他下手處 附鄧文自物感于心而所謂視聽言動者緣心而起是心之所不能無也自心涉于感而所謂非禮者又緣視聽

言動而起。是心之所不可有也。又云。天下之物。日與吾心交。而常。以其心宰之。故物至。而心不累。吾之心。日與天下之物交。而常。以其理御之。故物化。而理自酬酢。按請問其目。是問切己條目。非泛問也。

仲弓章 按仁之理具于心。任吾心而縱之。則吾心已流。屈吾心而私之。則吾心已滯。惟敬則有以逆持之於中。惟恕則有以順施之于外。斯則去私以存心。心存而可以復仁之體。邦家二句。与天下歸仁境界不同。是在敬恕上用力。充積就必到此方見敬恕之量足耳。呂晚村顏子本原不動。但微有感湊未淨。只須決去便無事。仲弓病痛似輕。而本原不足。虛邪深錮。故必當峻補。敬恕是仲弓峻補方也。

司馬章 按牛多言而躁。則心不存。子以訒言告之。亦是對病良方。上節就現成者說。已包得全体。末節只是推出所以言訒之故耳。晚村云。心常存。是朱子于兩句中体會得之。喝破直抒。未為不是。然于夫子点綴不盡。今躁人尋思得語氣之失之遠矣。

司馬節二 呂晚村全在第一句說得好。曰仁者其言。則不在言上究竟可知。曰其言也訒。則不是訒言可知。曰仁者其言也訒。則是仁者自訒。非訒言即仁可知。但道理要包籠得盡。語氣又要含蓄得不盡。按此註心存不放四字。且勿徑露。

其言節 按為指事言。泛說難。是其難其慎之意。此三字頓住。心常存即在此三字裡。註故字勿泥。得毋二字說得極自然。蓋人只一心。難于假。自不易于此。心存不放四字。原貫此二句。

君子章 呂晚村不憂懼句說得圓。圓方生出司馬一問。何憂懼句說出工夫。精嚴方是成德君子。其用工正在乎素也。按朱子于上章為之難前。補出心常存。此章內省前。補出平日所為。皆從語意中探本窮原。越顯得聖言神味無窮。欲其深思而自得之。

君子節二 呂晚村此憂懼二字專指禍患言。雖其有可憂懼之事。而自省平日無愧。則自無憂懼之心。須切向雖之乱言。方有着落。內省者省其平日所為也。不疚在平日。內省在臨時。按憂自內生。懼自外入。不必分當事未事。

人皆章 呂晚村為夏憑人開釋。易落曠達家言。有子夏急下敬而無失二句。方見死生二句不是付之命數。此所謂知命立命也。

人皆節四 按天以一定之數言。命以不齊之遇言。敬在心。恭在容。重在無失有禮上。無失是常常敬意。故曰不間斷。有禮是不足恭意。故曰有節文。李表一大抵牛處兄弟之間。決有未盡道處。子夏此言。分明欲牛自盡以感其兄。原不欲牛把自己兄弟置了。認別人兄弟也。意謂君子能盡恭敬。雖四海之內都是兄弟。疎者尚可親。況親親者乎。何患無兄弟。當泣自己兄弟者。不當泣四海者。翼註皆兄弟以愛敬我言。我無往不復敬。誰人慢我。無往不恭。誰人侮我。

問明章 按張之問明。其意要從遠處求明。夫子言汝欲求明。只就人情物理上明得便是明。即此明之盡量處便是遠。何必遠求。然其所以不行處。全在平日居敬窮理。不在譖愬上料理。又譖是不干己的事。惟浸潤故緩不易覺。故易疑。愬是切己的事。惟膚受則急不暇詳。故易信。不行則人自勞擾。我自從容。所謂先覺者是也。呂晚村說明便是遠。即混說明更有遠。亦離。須知夫子舉此兩端。最是極切近而易蔽者。于此能察。便不第為明。而為明之遠。正指點于張反求于近耳。

問政章　按此章說得常變說不經權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
正是立萬世之經如何可說權又須知孔子此章之意自重在信
而今說者之意反重在兵食大謬
問政節　困勉錄首節只重信蓋借兵食以衛信非以兵食而輕信
也　附楊文惟王之政願於民之相足而藏于民之相愛惟王政
之及民其和在兵農之間而其精乃在於孝悌廉恥之際然則民
不可以不識信也起而視之足食足兵而民信之矣
又不節二　按看明子貢兩問是于未能全備三者之時商其緩急去
字猶云且丢下那一項先字猶云該重那一項非是原有三項時
裁去那一項之謂如此看則夫子之去兵去食以所去明所先正
是施為次第末二句打穿後壁更無展轉我足去兵去食歸重忠
字不単粘去食說明乎此則聖賢舉事雖萬难措手處必不以衰
世苟且之法與之漫嘗夫而後可以足兵亦可以去兵可以足食
亦可以去食而政無不可為矣　又末二句獨揭信字以明其不
可無非徒申明去食意也民無信恐註寧死云云最要于使字上
着加政行于常兵食与信俱存政行于變信不与兵食俱去故信
為國之大寶
子成章　李襄一章內君子二字重看君子者主張風教維持世道
之人也子成之去文存質是不特為質勝文之野而直為異端非
禮非樂之說子貢之斥在兩猶字蓋即云文質相稱亦必質多而
文少此章有字須兼本質之質与質朴之質言
子成節二　按意主救世故日君子言過于激故云失不可追惟有此
意而乃為此言所以可惜　又上二句只泛言文質之不可分乕
豹二句方破文之不可去是以体不是喻體　又文質以時言則
不特後世用文即古帝亦未嘗全廢文以人言則不特君子宜文
即小人亦不得全廢文以地言則不特治外宜文即治內亦不得
廢文以事言則不特文事宜文即武事亦不得廢文此首二句意
是論其理如此下二句是言廢文之弊原不独君子小人無辨
註特舉以示例耳
年饑章　按哀公忘却百姓但為吾計有若云若為吾計正當行徹
以為百姓計孰與不足正見君與民實實有相關切處即对副用
不足實際
年飢節二　存疑註云公之意蓋欲加賦以足用夫年飢民之正賦且
不能辦如何又欲加賦乃是欲今後加賦使國有餘積以備凶年
不致臨時缺乏不是目下便欲加賦也　又盍字宜玩如云昔也
徹行而足今也廢徹而不足則權之足與不足之間何不依舊去
行徹法語意虛活要他想那行徹法的好處出來
曰二節兩　按公言猶不足止見得君一邊竟忘却百姓了故有若說
百姓說百姓之足不足跟徹之行不行來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一
來君民關切財用自互相流注君即不足民自有以供之二來惟
正之供畢登自可以給國家經制之用三來家給人足民歌樂利
無戾氣以干和則風雨時而歲無不登下二句反看便見　又註
補節用二字最精蓋行徹愛民必恤民財而節用民益不忍坐視
其不足也此意亦要補說
崇德章　按崇德辨惑俱是治心工夫德本之性當還其所固有惑
生于情當究其所本無高從卑處做起明從暗處撤開子張高明
故造以近裡切己之功
崇德章　按人心之不变不化者是忠信義即此心之萬变萬化者

也而須對說爲是蓋忠信與義總是德主與徙總是崇德工夫崇非有所加增只是不流于汚下意　又易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于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也蓋忠信是個本基徙義又是進處無本基徙進不得無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　又忠信是內之治心義以事之宜言故徙義工夫專指外說

崇之節　按不必好惡之辟也即其人本自當愛當惡加一毫意思便于心体有累便是惑上二句開說不必專指一人既欲二句方專指一人言　徐自濵要四個欲字上見惑只是個欲心所蔽耳祛惑莫先祛欲

齊景章　按翼註謂此是正名意　刁蒙吉謂此是核實意看來景公之君臣父子不比衛輒特不能盡其道耳應從刁說

齊景節三　刁蒙吉春秋于臣子弒逆者必重其責於君父君惟不君臣故不臣父惟不父子故不子端本窮源之道也詩書於君父頑悖者必重責其臣子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負罪引慝之道也四件平看　附張文踐君君云威權振而分守明號令爾而群心攝踐父父云遺以安而不蹈以危制于義而不牽于欲踐臣臣則云善則稱君過則歸己踐子子則云喜而不忘勞而不怨句句對針景公妙極　又不知即其所行之得失而大體已有可現此是讀書人語　按景公之言不協頭腳而歎大家分任其責故終不能以君而制其臣以父而制其子

片言章　李毅侯忠信是本明決是用子路片言折獄全在忠信上人心各有良知道德齊禮而有恥且格君能以禮讓爲國則可以無訟矣而況于折獄乎片言折獄全是未言之先有以取信於人故如此其去無訟者不言之化亦只在升堂入室之間耳　程子所謂達卻便道是氣象也

片言節二　黄勉齋人惟忠信也不惟可以通天下之務而又可以釋天下之疑苟無忠信誠慤之心以莅之則吾心膠擾昏惑既無以察人之情僞吾以詐御彼彼亦以詐應之又安能片言而服人哉故云片言折獄而實之以無宿諾也　呂晚村此是贊片言不是論折獄是贊片言之本于明斷不是論折獄之貴于片言總說片言便有下節在句裏折獄只極其用耳

聽訟章　翼註聽訟兼明與斷說使字最重全是平日道德齊禮潛孚默奪若或使之但此意亦未說明正欲爲治者悟于言外

子張章　朱子若有頭無尾的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個無倦盡截他　按此論爲政之心只重無倦以忠不重居行　又論常理以忠宜屬居無倦宜屬行而夫子轉似四五言之者兩之字本是虛脚不得既言居之則忠自不待言所慮者倦耳既曰行之則不容于倦可知所慮者不以忠耳子張是個有銳氣的人初時來些銳氣做去做到下稍都無結束故孔子告以無倦下句說行之是即行其所居耳人固有平日居心如是及行出政來卻又不如是者非苟且未成即粉飾爲治都是不能表如其裏故朱子云裏面如此外面便也要如此也註中始終如一重終字表裏如一重裡字

君子章　刁蒙吉誘導引也在未成時言　翼扶翼也在將成時言　奬誘許也在正成時言　勸勉勵也在既成時言　既成而又恐其一善自阻也故勉勵之　四字四樣意思皆所以玉人于成也　困勉錄君子時借人以私便似乎導欲而長邪然其意歸于成美如好貨

好色無傷是也小人時絕人以正理似乎擁良而誘良然其意歸於成德惡如樓薮議論常依名節表盡引義慷慨是也

政者章　吳因之此与大畏民志同上下之道交相畏也上有畏其下之心所謂赫赫具瞻是也然後下有畏上之心所謂有恥且格是也孰敢二字可玩存疑首句只解政字且虛說子帥二句方是就自己身上說

患盜章　莊忠甫上不欲而下不竊非獨感化之說也多欲則重斂重斂則民窮民窮則不得已而為盜不欲則藏富于民民富而礼義生焉孰甘棄身于不義故雖賞不竊

如殺章　楊殺字深看起念方寸盟心幽獨皆安於天理之粹然則意念所到之處即提醒開悟民心處況欲善而躬行以率故自有風草之應風草是借言不是喻言

問士章　按此章即是為己為人之辨但子夏則防其於謹嚴處有箇為人之意子張則防其於廣大處有個為人之意闇然而日章的然而日亡確是此章註腳

問士節四　按何哉句為一章精神發出他病痛然後下藥達是我這裏達將去聞是要他那裏聞知我是截然兩意是聞非達是說聞與達名義之不同夫達二節是說其所以致聞致達者須辨

大達節　按質是質朴無粉飾直是正直無邪曲雲阜云以天性自遂不諧于俗而心則有自居卑以无妄与人縱無可歡而情不至於獲戾此質字在性上說直字在事上說極是質直固有觸只人的意思至好義雖已合宜然亦是當然而然非圖[illegible]之謂故小註云質直而好義便有觸只人意也觀察下人作兩件看應是時時以此為念也此二句易說向周旋世故上去必要收拾歸於己實際方是對付子張語以下節反照看觀察是疑不自居意下人與無忌憚相反

夫聞節　按上節說義此節如何又說仁蓋仁者善之長仁統利物之義達者義不敢以能取聞者仁亦將以偽為色取仁而行違朱子云不惟虛有愛憐之心如正顏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內荏皆是行違金正希云精神有限既飾於外復顧其內此兩失之事矣此極肖聞者心事此句總對上質直好義居之不疑有不自知其非而居之者亦有自知其非恐人有破而先示以不疑者二意兼說方究此句總對上觀察下人

從遊章　按遲于遺情處不忘治性工夫故夫子既善之而又告之末一節因其病而藥之正是樊遲最切己工夫三非字與字正要他反己自思　又事得俱兼知行說

樊遲節三　按聖賢無在不收其放心故無在不深其學問之思舞雩之遊問及此三者是遊亦無非學也故夫子告以切实工夫汪大全言崇德而告以先事後得者一以見無所為而為即是崇德處故朱子云一有計獲之心便是人欲脩德者方循天理做去纔襍以人欲其便缺了一兩分只德便消削是也一以見無所為而為則功專而德自崇故朱子云一心作事一心計得則作事之心必不專如何積累得高是也按首段必兼此二意方完悪與慝有微顯之分然微必至於顯故遲以為慝而夫子以為悪無攻人之悪正以足攻其悪之力二句當回環說一朝言其忿不崇朝暫時之忿也忘其身正是不顧慮其身意分明是見理不透輕重倒置註中知字正是辨處註中懲忿字与辨惑畧有先後蓋必辨其惑方能懲其忿也

問仁章　呂晚村此章疑辨處都在知然其所重都在仁疑知疑其礙仁也辨知辨其正為仁也知原從仁生而其用乃所以成仁

問仁節三　按唱出兩人字便含下直枉兩種知而愛並舉便見不相妨了樊遲未達是疑知妨于仁只在他氣象上見得夫子告以舉直云云是寬見他未達而告以知之可以成仁也然此處只宜渾說故舉直二句作文最難措手總要得隱躍釋疑之意絕不露一仁字而仁字在內方與下一問不礙

鄉也節三　按汪大全云遲之問于子夏只是疑化枉之無與于知註又未達三字對上未達說蓋謂前既疑二者相悖而有所未達此則又未達化枉之何以為知耳不是謂遲此時有二疑既疑舉直一句不應專為知者事又疑枉者何以能化為直也此最說得直截明快富哉句註不止言知句最重人只說得所該者廣殊欠分曉舜有天下節不過咏嘆以足其意耳上下原一串說非上節尚為答知者一疑下節答所以能使一疑也按此節仁字亦是暗合以上遲未明言耳須于言外見得方圓

問友章　按忠是一段真懇忠愛未有此言先有此心善道只是善用其忠不可則止非棄之也機未投且俟之尚可後圖亦是善藏其忠處故此節分之有三項合之只一項

君子章　按此節愚向來中無的解今合諸說參之知此二句可矣可串只要說得取友之益意思透徹君子以文會友是言君子固歡講文以會友也會友講學彼此兼資互相啟發則未知者求其知未真知者求其真知則其益于聞見者大矣而又不特為聞見之資也即為仁工夫全是自己實實做的然氣質賴以薰陶德業賴以認告過失賴以箴規亦是友以輔之則取友之益為何如哉

刁蒙吉謂涇陽云自古無閉門閉戶之聖賢聖賢無孤立無與之時學問可作此章注疏

子路

子路章　翼註首節言政本于身下節言政要之久先勞要根心說到身上　張彥陵無倦意已包在先勞內因子路請益故又抽出言之要之上下只是一意曰先必無一息之可後曰勞必無息之可逸無倦非益也乃明所以為先勞也

子路節　饒氏先是先其行勞是勞其事是又分政之本末而言行者政之本孝悌忠信之類是也事者政之末農畝師役之類是也

困勉錄先勞無時無處不然先之於隱先之於顯勞于處常勞於處變要如先勞不專為民而設寔是自家該盡的道理若云我先而民不敢後我勞而民不敢逸尚落後一層

請益節　按倦不特在既成之後也當勇猛之時精神須自有節程伯淳曰這一點意氣能得有幾

仲弓章　按此章大意見道之要者無不公心之誠者無不達又須知論政者貴識大体

仲弓節　按能先則衆人職詳一人職要力不勞而功可底能赦則寧脫桎梏無察淵魚斯刑措而無冤民能舉則懸天下之爵祿待天下之賢才斯人之能不異已之能也此揔見為政者不得以綜覈為能以法令為師以一己為賢于人末句兼已用未用兩意

焉知節　按焉知一問當下使以賢才為一體此其中心之好可知第賢才之生無盡已之知不若人所知之多也而賢才之舉至公舉之之心即人所不言而同然之心也故不必以一人之知盡天下而一人之知可維以天下人之知不必以天下之賢盡吾舉而一人之舉可公之為天下人之舉夫子此言真是採約而用宏又人其舍諸或指觀感說或指秉彝之好說看來秉彝之好是正意觀感是賓意只應帶說

衛君章　按正名二字是通章主腦必也正名尚指衛輒父子之名名不正三節泛言君臣父子之名而衛輒父子在其中末句而已矣三字與必也相呼應

衛君節二　蒙引為政二字屬衛君不屬夫子若屬夫子不用而字只曰衛君待子為政可也　又正名一各非但奚先一問亦示以不肯仕衛之意也當時若仕于輒如何廢了輒而請命立公子郢于既要廢他又如何仕他　按立郢避父是一意立郢是國人事避父是輒事

有是節二　張彥陵子路以輒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以子為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為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　翼註野是粗心浮氣思慮欠沉潛識見欠精密談話欠從容

名不節二　按此二節申言名不正之弊正由所不知處名不正三字提起下五弊一齊都到言即指稱名之言名不正則出口便逆稱之有適詞當之有愧色故曰不順事是一身所行之事右下註中政事字不同事不成言事縱成就亦不成箇事体也禮樂只據本身說即教化之本如君臣父子之間各有條理便是禮無所乖戾便是樂禮樂不興就害及自身言刑罰不中不必說到刑不當罪即當其罪亦是不中何則上失其道而民散也以下就害及民言政事不獨刑罰而但言刑罰不中者蓋無禮樂之親必妄加誅戮以屑服人心悪者倖免善者反懼民将為悪而悪不可免欲為善

而善又不免舉其手足用之於所避所趨而有不可故曰無所措
張彥陵子路者得名是虛的夫子卻步步說到實事上去禮樂刑罰皆政之極大處一步緊一步正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

君子節 吳因之必可言者斯名之正其慎于名也就指名之時說必可行者斯言之正其慎于言也就指言之時說若說使其後可言可行則于正名意不緊切了 按名必可言對上言不順說言必可行對上事不成已禮樂刑罰在內末句本重名上獨舉言者以言即稱名之言也苟者假借糊塗之意一事苟指名不正餘皆苟指言不順以下 又明文許作云別嫌明微必稽于天理人倫之至慎終慮始必要於人情物理之歸講末句最有意

樊遲章 按躬耕畝聖人亦常為之然聖賢素位而行志在于道初非屑屑于細事而必欲為之末一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不得但講上下感應話頭

樊遲節二 困勉錄云蘇子由以許行看樊遲甚妙則似不當以近利目之但究其實則亦是近利而已 按小人對下大人者只當以位言之

上好節 翼註三好字照兩學字三上字對上小人字礼義信代稼圃字俱兼本之身心而達之政事者說 按上三箇民字即兼遠近四方之民亦兼遠近襁負而至只作必為之耕稼看

誦詩章 按今人講此章專以圈外註為主着重在誦詩者身上見學貴有心得以為實用意愚看朱子一部四書依文訓詁何等謹嚴獨此節註論詩極詳末結云必達于政而能言可知此章是夫子刪詩後誘人學詩之意蓋古詩多至三千夫子刪之而存三百五篇恐人有見少之心言此三百中天道備人事決更何政之不全何言之非法其有政未能言達對未能專者是必其未嘗誦詩者也否則徒誦焉而無得三百者也至徒誦而無得于三百雖多至三千亦奚以為也雖字及奚為字只是抑揚其詞以明其為達政專對所必由耳多字宜指古詩三千而言不然朱子註書何為作此不了語耶 又外註重在誦詩者身上正註則重在詩上困勉錄載譚梁生說已見及此而言之未詳近日惟王雲衢依註作文大暢厥旨因備論及之

其身章 按人見為人上者無可寬假之身故令亦自不可少但要靠自家身上做箇準則行字內有默驅于無形意從字內有強制於有象意正不正俱兼內外而言

魯衛章 困勉錄世解兄弟處都把魯衛不好事較量不知夫子本意正為魯衛多君子周公康叔之遺風猶在而無人振起之故嘆其衰有惜之意有望之意有憂之意孫邾夸宋之禍將不旋踵而朝歌曲阜之墟不復永存子蓋先覺之矣

子謂章 按稱子荊以風有位其善處全在三苟字三矣字嘗始有時不暴少有少有時不求富有隨時自足不假營求三日字是形容他心裏的口氣非子荊實有是言也須知居室本於居心而寡營由於寡欲

適衛章 張彥陵此聖人仁天下之心特因衛而發不粘着衛民上富教總是保庶只是不去峻削他元氣殘壞他本心即所以加之也

適衛節二 按衛民之庶賴先公之教養以有之夫子庶哉一嘆口雖不言富教而無窮心事已於一嘆中洩之想他出口時直是經綸

滿字留

冉有節二 按陳云生食則人衆者先貧力作則人衆者先裕又云爲不善者固富者有其勢爲善亦富者有其資四語的是名論 續困勉錄 富教之權必操自上富之權不自上操則黠者必挾奇贏以謀利強者必恃豪暴以恣取而愈富愈不可言矣教之權不操自上則君子與君子必以學術相勝負小人與小人必以意氣相倚伏教愈久而偕愈敗矣須看聖人兩之字

苟有章 陸稼書此因當時天下人皆以爲極重難返三代之治不可復見故夫子云然實見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乃所以破江河日下之勢說非但爲當年累世莫殫莫究解嘲也若徒慨無人用我便涉自誇 湛甘泉何以朞月已可治法立也何以三年有成治化行也三年所成即是朞月所立之治法法可以速去而化不可以速行也

善人章 按夫子以當時專尚殘酷慘然有痛于心故遐想古人言合謂不必聖王制世使得善人以盡其用一善人而更得善人以繼之積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此一字一滴淚也誠哉句一以逆折夫世之言刑名法術者一以見必擇善人而使之爲邦且善人之後必更以善人代之也

如有章 按以大學賢親禮樂利及孟子不怨不庸等合看便得此仁字注腳在上本于誠意在下各以誠服朱子所謂自一身之仁舉一世之人皆淪灌透徹此宜可以速而致故祖宗之成模必遲之子孫而收其效一日之風雨必要之百年以待其成

苟正章 按此章專爲大夫而發所謂正其身者法守循紀不敢妄有作爲是也

退朝章 按此非責季氏之僭是責季氏之專冉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實對夫子乃佯爲不知者而曰其事也只一事字國截然分別与聞之說蓋發其所私議于家者而以當公議于朝也

定公章 按通章見天下之大攝於人主之一心人主實坐其難安之勢而常臨乎易逞之機故邦之興喪總以心之敬肆爲之

定公節三 按興字兼創業守成言幾訓期云一言力微未可期必也爲君爲臣二字重見君非徒養尊處優臣非徒食租衣稅已也言知而爲在其中註戰兢二句意即補在知字內知難處就是爲難處亦即就是興邦處不幾乎亦即在知上決之

喪邦節二 按不亦善乎言言之善而莫違方總不致喪邦則猶庶乎其可也精神正與下句相呼應須知執定莫違豈惟言之不善者足以喪邦即其善者不免剛愎自用亦非開誠布公

葉公章 按葉公佐楚只是以力服人不知政本在得人心故因人心以驗政体近說遠來爲政之效也然必有所以致之者故註曰被其澤聞其風但只當于言外含蓄發之

子夏章 按政亦有當速當不遺小利者弊在欲字見字欲速則銳於進而不精不詳必至前後兩壅故不達見小利則或以小利既得而忘其遠圖或惜小利之失而疑其宏算故大事不成夫子因子夏規模狹隘故以王道之悠遠博大者期之

吾党章 呂晚村父子相隱是一定不易之理非義本當隱諱而又曲取相隱以全之也證父是本心喪失相隱正得本心之安蓋父子是至情直是天理天下安有人情外之天理故晚村此論最允

吾黨節二 芑山張氏相隱內寓義方之訓幾諫之道須想見積誠感

怡父子一體閑切的意思相隱自不能已其自不能已處即直也

居處章　按居處是靜時執事是動時與人是物我相接時居處執事與人各有其理恭敬忠不使是理乃所以存心以求夫理也恭敬並言則恭主容敬主事若單言恭則該得敬如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得恭如脩已以敬是也　陳氏敬與恭不是二物如形影然未有內無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恭而內無敬者　朱子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　按末句只是恭敬忠無間斷意

問士章　按說統云此章重行己有恥一句孝悌信果俱行己有恥中事斗筲不足算亦是行己有虧即有他才能亦不足觀其重行己句固是然首節自應乎獻至下三節方重在行己邊

行己節　陳介眉常人之恥恥在事後君子之恥恥在事前常人之恥恥自外至君子之恥恥自內生　語類有恥則不辱其身使四方能盡其職則不辱君命　附潘文處已益高而恥之數亦隨而益殊落落俊偉之槩翻借人世溦暱之私以反觀而內鏡而恍恍易屈欲欲易汙必不以末路而遺清明之累治已愈嚴而恥之數亦隨而愈密閑深扃固括之學長借下流失足之恐以謹小而慎微而居處不深飲食不瀆斷弗以細行而貽背越之羞　又云己無易就其所暱而恥則堅護其所明已無樂趨其所便而恥則力制其所逆

宗族節　按孝弟之道通神明而光四海而此特宗族鄉党見其無不孝不弟而稱之則感化有限而施布未光故為士之次

必信節　按信果二字無病病在兩必字註識淺以所知言量隘以所守言　宋潛溪以賢智之圓通視之則此不免為小人以末世之放誕觀之則此猶不失為君子而其浮慕大人之變化而失之鄙孰若守小人之志操而失之硜以小人而猶列于士則以士固不在浮僞故也

從政章　附張孝陵斗筲主器量容受說蓋其胸中所容受者止有世味更無道味德止有俗情更無名節故以斗筲目之

不得章　按孔子所謂中行即洪範所云平康正直狂狷即洪範所云高明沉潛指出狂狷收盡世間有這種子又絕世間假冒種子狂者有氣魄擔當得起狷者有筋力撑持得定只在他志節上見註激厲裁抑合狂狷言進取二句須句句是與狂狷都句句是思中行方妙中行狂狷俱以資質言

南人章　按方言與文言並舉以見無恒之不可意思俱在善夫不占二句見之須抑揚頓挫以出之方為神肖　翼註恒是常久不變要看得精觀下易辭則恒是恒德即恒心也一切妄念俱無常惟真心可常

南人節　按無恒則誠不聚故不可以交神明技不精故不可以寄死生善夫句要得儆惕人口氣　王漢階云巫醫其小者也而南人且如此鑿鑿乎言之也善夫最得口氣

不恒節　困勉錄不恒其德即是可羞不必外至之羞而後羞惟不知此而為可羞則必至於或承之羞矣或承之羞外至之羞也

和同章　困勉錄和而不流威而不猛是一類就過不及上論和而不同泰而不驕周而不比是一類就公私上論兩邊各無相似相反說然論過不及則相反意重而相似是餘意論公私則相似意重而相反是餘意如此章語氣當云君子于人是和不是同不必論到有可否而後為不同方其和而無間之時原不是同何也公也小人於人是同不是和不必論到有爭奪而後為不和方其同

而無間之時亦原不是和何也私也總之以理相合便是和以私相稱便是同按此論剖析較諸說最精

鄉人章　按好出于善是順而觀之之法惡出于不善是逆而參之之法然鄉人之善不善又將何以定之此在吾心先清好惡之源而何如俱就好一邊說而未可俱謂不足以定其賢末二句要合看本文不好如二字須知原非定法不過謂此善於彼若後章衆必察一察字便入微

易事章　按君子小人俱指在上位者言易事難說非有心於難易也但自事說乎君子者見以為然耳君子只是一個無我不求順己而求順道不以道與君子秉道之心自然不拔不自欲阻奔競至以此道任人人苟以道事我則一才一技皆得自効亦不要開張賢路他心裏廣大自然樂取若小人則反是而已　又註公恕私刻乃約其大意如此不是推原不說非道由其平日致知誠意清心寡慾原無可說之根在裏兩而字兩及其字最得相形互見之妙　事說要合併說

泰而章　按泰從敬來驕由肆得故君子小人皆有充然自足之意然君子循理理得則心曠故心廣而体胖不必於謙謹處始見其不驕也小人狗欲欲滿則溢故志盈而氣驕不必於憂戚時方見其不泰也此皆在氣象上見而本原則在心之敬與肆而已

剛毅章　按剛是強勁的意思毅是堅忍的意思木指容貌無粉飾也訥指言語無巧捷也四者俱以資言有此資質不屈不撓未彫未琢本真全不受傷故日近仁　仿案剛毅與色厲內荏相反木訥與巧令色相反正為以色取仁者於仁甚遠故以此為近仁仁者一片真性剛毅得乾之健木訥得坤之貞四字俱要淺看

子路章　按切切偲偲怡怡如只是一句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氣象來涵養工夫却在前一層獨外於言見得君以此鋪張便索然無味蓋非說不出善說者自不消說也　徐敬菴感人以心而猶恐其情有未孚則積吾誠以動之若是其切切如諭人以言而猶恐其心有未悟則多其說以道之若是其偲偲如至若情有所當加言有所不當盡則又和其顏色戰其詞氣以感孚之若是其怡怡如此等氣象與行行如迥別　按此六字獨還疊字語氣氣至此直是物我形骸之見有所不設而天地萬物之情究然在抱矣末二句是養成後觸處咸宜之妙不重

教民章　按此是夫子重言兵意蓋善人教民原非專為即戎而教然教以孝弟忠信則民知尊君親上教以務農講武則民且足食足兵此皆即戎之本也故善人愛民心切本不欲使之即戎然教以七年則亦可矣

不教章　按此為輕用其民者發教民亦是教以孝悌忠信非如後世之以兵法也

問恥章　張彥陵有道無道夫子原只兩平說　按註倒重有道上時說倒重無道上俱偏然音意只重有為不重有守以守非憲之所難也　周季侯恥在惜情中者易見恥在名節中者難知　困勉錄邦有道非全不要守邦無道非不全要為但舉其尤重者言耳

克伐章　張南軒克伐怨欲不行亦可謂能制其私欲者矣然克伐怨欲之根猶在也若夫克伐怨欲仁者之心無自萌焉故制私之於流未若澄之于源也　饒氏拔去病根有兩說一是積漸消磨一是勇猛決去平居莊敬涵養此積漸消磨法也臨事省視克己此勇猛決去法也

克伐節二 蔡晉江 克伐怨欲之私藏於杳然冥然之中而發於忽然卒然之際最難制的今能致之而使不行是其用力之難有甚於激湍之隄防奔馬之馭駕者故曰難 續困勉錄 用克己工夫尚憂其復發況制而不行如罨而云耶 汪大全 克復者如拔腕而不使之留者也敬恕者如防賊而不使之來者也不行者如藏賊於家不使出而作惡者也

士而章 按此章見名爲士必須有高明廣大一念不染的意思曰懷居便有物累便非洞然高朗的心胸了安所稱士懷字要透發有留戀不能割舍意居字說得廣凡吾所有而處其中者皆是不足爲爲士即就懷居上斷之

有道章 姚承菴 危言危行不意意氣用事只是當言當行的意無所顧忌人見以爲危君子止以尋其常耳言遜只是遜于理而不直遜此正善行其危處 副墨 君子立身持世止有一危意若曰君子處有道固言與行而俱危即無道之世行亦危而不必特言則孫以出之耳真是中流一砥

有德章 按此章欲人致養於內不當徒飾于外也要重德仁邊緊要在脩己上德与言是華實之辨仁與勇是理氣之辨必有是決詞不必有是疑詞不得徑作無字看蓋德信其言是蘊積中自然之發洩即悃愊無華而精神自在言不信德其中有君子有色莊故不可概以爲然仁信其勇是天理中自然之剛健即純神歛氣而強毅自存勇不信其仁亦恐血氣之勇與德性之勇相混清也蓋不本於躬行即是便佞口給故無論言之強辯者也即言得合理亦是便佞不出于無私即是血氣無論勇之適當者也即當勇而勇亦是血氣

南宮章 倪滄柱 福善禍淫天道從來不爽現夫子贊以君子嘉以尚德則适之言實屬不易之論理此理信得真樂天知命皆由此出聖賢只論理之常不論數之變不各之故斷主禹稷以當時尚稷比孔子照註自確 又言禹稷之德而獨稱躬稼只從當軒舉其行事之實說爲是

君子章 按此論仁不是論君子小人語意似爲易言仁者而發仁不仁俱以一念言不以全体言 又佐業 使小人乍見入井亦必有怵惕之心然善念乍動而納交要譽之私已紛起故雖行好事亦是私心其未有一息之仁

愛之章 按人但知拈能勿二字耳須知此節應拈勿勞勿誨說入言慈父忠臣本意原欲勿勞勿誨而一不勞而此至愛之心轉不可解一不誨而此誠懇之念抑而不伸即欲勿勞勿誨焉能乎不必說到不勞則子不賢不誨則君不聖也

爲命章 呂晚村 春秋時詞命原重然只是爲國之一節在鄭却全賴以此立國 按章意重在四子和衷爲國上草謂畧寫大意創謂造立体制討謂尋究典故論謂講論得失脩謂去其大繁飾謂增其太簡潤色謂易徑直而使之委婉化鄙俚而使之新雅也裨諶謀野則獲世叔美秀而文子羽能知四國之爲而辨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

子産章 按隨問隨答而三大夫之孰優孰劣自見以內夏外夷立論直是不通

子産節 按子産治能節義刑必懲奸亦非一於愛者要其用心則專主于愛在位而愛歌歿世而思子産其有遺愛乎

子西節 按子西爲人雖事有矯情名亦要譽而要之無以議爲也

夫子只着一彼字既跡而外之復推而遠之子西之為人蓋在不論不議之列矣

管仲節　按人也二字語意連下虛說為是夫子本意只是欲明管仲為有功之人却不直說特舉駢邑一事為言最是善形容處蓋仲之功非人情之願而與奪有榮辱之分是恥能終奪之而終無怨者今伯氏有然此雖其恬退守義所致然非仲之功深豈以服其心安能沒齒無怨若此

無怨章　按二句平說俱就常情言無怨與樂漸近無驕與好禮尚懸其難易之故須就時勢透發若云無怨甚難無驕特視無怨為差易此意亦註中所有以為意則可若專以此立解未免顧奴失主又若樂與好禮使分不得難易若有道者不知有貧富那無怨無驕一也此又當別論

公綽章　按老字及大夫字是實字趙魏滕薛俱要活看註大家勢重并國小政繁只是順文解釋非指定趙魏滕薛也亦要活看高中玄云若使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若使他做大夫即滕薛且不可況大於滕薛者乎此說得極活言外有公綽任職不稱之意有譏魯失官人之意

成人章　按上節告子路以人道之全下節告子路以人道之重首節下截是中行次節是狷

成人節　呂晚村云至聖人方可為成人雖程子推原說然却是第一節亦可二字意思此處托起一層兩個亦可方有分寸　按註才全德備二句承四子之長粹中正和樂二句承文之以禮樂言和禮樂兼本末言文之斯不見有智廉勇藝學之所以孫於化文之方為智廉勇藝學之所以致其精　困勉錄智廉勇俱是德藝是才如此則與下節註才智禮樂有所未備句為合蓋思義見危授命是勇而知藝則未備以才字代藝字註自明

今之節　按而見字一不忘字要玩利害未見人多義命自安一當其前不覺貪畏始要之日人多慷慨期許久之不覺頓忘此皆念頭不真實之故能思能授能不忘則已有忠信之實了然是勉強意居多故曰亦可以為成人　按平生之言是平日期許之言不在然諾上論大約即是上文義命蓋利害乃人道大關頭始終乃人道大操履久久要不忘方守得義命定打得關頭破

公叔章　按文子是寡言寡笑寡取的人註所云廉靜寡欲是也夫子以不言不笑不取為過而問之賈賈亦知告者之過而不知時措之宜稱許已過故夫子疑之

公叔節　按人見他沉靜便以為不言不笑人見他廉靜便以為不取信乎一問夫子已早疑其不情非欲得其恬靜之實以為世之巧令貪冒者風也

公明節　按言笑取之發固有使人遊其中而不厭者亦有使人見其約而不厭者是不厭之言非以時也不厭之笑非以樂也不厭之取非以義也今曰時然後言樂然後笑義然後取此非聖人烏能一一各中如此

武仲章　按臧氏原有後于魯至武仲之身作不順施不恕以自取戾倘其出奔之後以身待罪于邾而為之請孰得謂之要君至求為後而如防是以防求也言稱先祀明予魯以可從之名身反故邑寔要魯以不得不從之勢使告在後示魯以請命之迹據邑在前要魯以不待命之權

晉文章　按王道出於正至王降而伯君論心則桓文俱不免于譎夫子此論特就其行事言耳　按晉文當楚圍宋時則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援至楚圍宋則復曹衛以携二國之交如干出之會以臣召君翟泉之盟以下攻上無非陰謀取勝而不知尊王若桓公於楚未服時則責包茅而伐之至楚既服則釋曹衛以待之如葵丘之會明王禁首止之盟定世子無非仗仁義以尊王故曰正而不譎　吳因之此夫子賤伯之意和非訝其懷欲權以濟事曰譎晉文創伯于桓公之後此時緣人心已識破伯者机關不可再哄故其取威定伯多譎而不正若桓公初做這個事業緣人心尚愚王道仁義二字尚鼓動得他起故以正出之而人心即服夫子言此正見伯道之不足尚晉文已不及齊之所為了況其學之公而又甚者乎

桓公章　按此章子路疑管仲之未仁在心術上論夫子之許管仲以仁在事功上論

桓公節二　困勉錄以夫大義大信服之看了多少戰爭　呂晚村九合諸侯此是桓公的志事然桓公只靠兵車以合之耳不以兵車而合諸侯此方是管仲妙用仁者之功也

管仲章　呂晚村聖人此章義指甚大君臣之義域中第一事此節一夫雖有勲業作為無足以贖其罪者只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義猶有大於君臣之倫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原是論節義之大小不是論功名也

管仲節三　四書脉又相二字極重見得北面事他何顏自立其昧心一至于此　吳因之夫子稱管仲之功正叙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到今受賜止是言後世被澤而當時之意便已在內不可以一匡受賜作天下後世兩平對看　呂晚村朱子云召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亦未嘗害義而其功有足稱此條並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所謂匹夫匹婦之諒亦以其淺之功較之則此一死直小諒耳故下箇豈若二字謂其不死又過於死也非指當時原不可死之即匹夫匹婦之諒也

公叔章　呂晚村是美文子之事不是辨文子之謚若認真舉与僎同升事牽合文字謚法作一篇駁義覆議豈聖人立言意乎萊公被薦而不知師德及門而終抑寀相須其此罷識記同升而不記其薦賢正見文子大臣作用大臣風度

文子節　湯賓尹使文子有娼嫉之心而見不逵則才露而恐其形己僎必不能以臣役之身而自奮於上使文子有推讓之心而見稍不廣則收而為己之私廣以成己之重亦必不能以我所臣服之人而共之于上

子聞節　按此借謚法以見文子之進賢心地俊偉光明即此一事便無愧為文此句當重可字至惜史臣之累大而舉小意只帶說

子言章　按此就衛靈之不喪而推論其用才言尚賴此以不亡非謂得人便可無道也衛多君子靈不能用正坐不能脩身飭行以知人而其所用止此三子也三人又非仁賢即謂公明于用人其明幾何謂三人盡其才其為才又幾何然而可以不亡者各當其才故也重在當字

子言節二　按無道指彝倫紀綱大槩言之上如是指無道說下如是指用人說

其言章　按無志而言是為不欲不能而言是為自欺即肆而卜其

息欲欺而斷其妄此不待後日不踐而始知也、

陳成章　朱子夫子初告時本是欲然討陳恒及後不從目見夫子之言亦可以做三子若竟說託討陳恒以做三子聖人决不若是迂曲　張彥陵孔子請討秉然正君臣之義若云借以正魯反小而不欺不告一是背後說是欺卻一是當面諫是做卻一見吾大夫且不敢不告況君乎一見吾為告老之大夫且不敢不告況在位之大夫乎

勿欺章　呂晚村事君有犯無隱犯非人臣所諱也但以欺而犯則不可耳子路勇于義見犯非其所少正恐犯之時恃其義勇有不盡合理盡誠處即不失愛君之意而已不覺入于欺意原重欺一邊　按勿欺工夫在誠意

上達章　按大全辨惑君子時時存此天理如登層臺然其可大〻可聖而神其進自不能已小人縱動念於欲此凡欲皆呼群引類叢至沓來其進亦自不能已故此節當與孟子利與善之間參看理欲初分只在一箇念頭上分别　又此全是要學者謹幾意不上達即下達無不進不退不升不崩就中可息肩住足之地上達下達是中間語不是兩邊說

古之章　按兩為字是學的主意為己則天地萬物皆屬之己為人則形骸耳目皆屬之人故稼書先生云此章是務名務實之分不是成己成物之分為己為人俱兼成己成物說但其所以要成者不同

伯玉章　按人知此章重在寡欲句是矣然專言學問則虛但言交情則泛惟於學問上見交情見聖賢用功只在自己身心上而聖賢相契亦只以心非世人泛交可比

使人節　按夫子之問是問其所為非問其所欲是問其所能為非問其所不能乃使則以所欲告一若未有為而早傷之已為而旋悔之者惟得過之為裁〻且以其所不能告一若不為之而過在於不為輕為之而過入中于為者惟未能寡之為耿〻只此一語把伯玉克治之嚴檢身不及之衷一齊都到此不但得伯玉之心并得夫子之心矣使才一嘆嘉使也更嘉伯玉也

曾子章　呂晚村位字是指身之所處與所遇之事而言不出位是止而不越之意句〻從曾子分上體認親切才見得他平日有學思誠之學　按君子有事一之思有順應之思蓋思一於位〻外不分是何等專一身無定位思與之俱是何等順應

恥其章　按言易有餘留之以口不若怵之以心恥其言使覺一矢口間具有無窮之指視故恥字比謹字尤深切行易不足防其不足務求有餘過其行使覺息皇中獨有羞人之勇猛故過字比敏字尤精深銳

道者章　按此章夫子實見得於道有未盡而子貢則知夫子之已寵道字虛說下三句正是道三者字不是三樣人即于會聚於君子之心者名之也故其純然處即是仁洞然處即是知浩然處即是勇究全此心之本体使是不憂不惑不懼

道者節　呂晚村上論知者不惑三句與此迥別此章是就考驗言重在下半截上論知者章就成德言重在上半截

自道節　呂晚村自道為謙詞即文王望道未見之意非虛詞遜謝之謂此正是聖諳高深處不覺流露出來

方人章　按方人亦不是不好的死註專務二字子貢之病在把做學問內一件事看賢字以自治有餘言不暇字以自治不足言夫

我則不暇非諸語是寔話夫子一生好古敏求下學下達安得有暇苟自以為暇便是學人大病痛

不患章 按凡世之以不知為患者類皆有自負其能之思殊不知重遠之任學之而後難該畧之故及之而後知雖有令名不足以補吾之不逮即有渺聞不足以寛吾之隠憂思在不能全是求其所以能處此為已之实功并求為可知念頭一齊都掃了

逆詐章 存疑 逆億是把大去炤物先覺是大在此物來自然聖人此語是說非逆億之知乃明炤之知耳億度之知有心明照之知無心 張彥陵 不逆不億主虛説不主誠言蓋靈是無意必誠是有寔理自有分別 按此非謂不逆不億即是先覺謂不逆億而又復先覺也非謂惟其不逆不億所以先覺謂惟其先覺所以不逆億也先覺工夫全在平時窮理格物蓋理明則感而自應觸而自知也逆有未知鑒説者亦是

微生章 按此章見道不可以委蛇權不可以執一是故佞者忘身聖人不敢為固者忘世聖人不忍為

微生節二 按無乃二字假非直指夫子為佞乃設此以探其栖栖之意 孫淮海 微生畝徒泥于無道則隠之説而不知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此便是固處

驥不章 張彥陵 驥所謂德亦在加處見之善用其力便是德若含德而言力此與凡馬之別良者何異故德力兼方謂之驥然驥之所以見称於世者却在德不在力則君子之所重可知 按称以驥之得稱言若人之稱驥只是餘意

或曰章 按通章重報怨上報德帶説報怨以世人有心於薄或人有心於厚聖人無心而各得其平 仇滄柱 報與復仇不同仇関君父之重怨屬一人之私

或曰節三 高中玄 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為悳置之不聞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醯可以為直乎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為不當報則不報無遷怒為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為直而已

莫我章 按莫知即含下學意下學自兼内外説專以堕黙見聞獨持心体為解者俱下學從不怨尤始不怨尤便是下學上達處不作兩層看下學上達朱子云不是下學外別有箇上達須自下學方能上達也

莫我節二 按知是心契之謂與不患莫知之知大別子貢平日却在高竒炫赫處求知聖人而平淡精微之妙尚未能知故夫子自嘆以發其問何為言何所為也與他處為字不同註此但自言三句直貫至其天乎住不是止截到上達住各何為一闋不尤從不怨尤説起者蓋怨尤之念抑不過不懈於闇修處着力下學是即事即物探討尋驗即下學處有融會貫通之妙是為上達斷宜從存疑 邇郎説此天字指蒼蒼之天但天者理而已知此理与之相契故天獨知之註人不知而天獨知之妙是朱子深味其語意如如此非夫子自譽也

伯寮章 巢睨子 達人安數壯士除妬各成其是而已力是植加道之將行四句泛説末句方着伯寮身上説

賢者章 按此嘆世道之衰致賢者不容于天下不容于邦國所謂賢者是時中之士貫下三句避世亦是舍則藏意不是沮溺一流避地避色避言總要見賢者自有安幽行道之心至不得已而出於此則世道之衰可知

作者章　按此章須知作與辟不同。避只是回避。不是斷然不出。作是翩然遠舉。已無意人世矣。夫子非與他見幾。玩一矣字。有無限憂世憐才之意。

石門章　笑亭知其不可而爲之。不過爲之志。未嘗休也。猶子路所云不仕無義。君子之皇皇歟仕所以行義也。席不暇煖。即所謂爲。即所謂仕也。其實何嘗爲何嘗仕耶　按晨門雖是譏孔子。然於聖人心事却一語道破。自是春秋知己。

子擊章　侃無回當時如何蕢楚狂一流人。亦非無心於當世。但其分量。未到得無治無亂地位。故決然長往而不返耳。驟聞磬聲不覺打動熱腸。忽然嘆曰有心哉。旋轉一念。又曰鄙哉。始之嘆。即夫子之心。既之鄙。即與荷蕢之心也。夫子嘆其果而曰末之難。足見夫子一生心事只是爭爲其難。

擊磬節　按擊磬亦是偶然。但夫子一副憂世心腸。不覺于磬聲傳之。鄙是鄙其識之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知以下。正說他鄙而硜硜處。引詩。只是言涉水者。尚知淺深之宜。用世者何不自量度如此。末之難矣。只是自明心事。不重譏荷蕢。

高宗章　按既是己職。何謂總攝。此已通大小官員自己言。如錢穀兵刑之類。都總來一聽冢宰處分。處分之後。仍命百官分理。而冢宰考其成。

好禮章　存疑禮不過是日用當行之禮。節文儀則。散見於日用事物間。如子當孝父。弟當事兄之類。好禮者如自己躬行這禮。既見爲體認地。又立條教去率人。見無禮者則懲之。有禮者則獎之。如此方是好禮。由是禮教風行。達于四境。民皆知事父事兄而若定。之故易使。

脩己章　按此章只重脩己以敬一句。敬字内即寓安人安百姓之理。中和位育。不過一戒慎恐懼而已。下二層雖愈推愈深。外面遠一步。止總本處深一步。安人安百姓。在脩己外推擴。固不是。謂一敬便了。更無次第。亦不是。　按如斯而已乎。兩重問答。不要鋪排安人安百姓。總要收到脩己。安人安百姓之已。非有二也。而脩則有淺深之不同。到安百姓。是安之盡。實修之盡也。堯舜猶病。是以己未盡脩爲病。不在安百姓上發念。正是脩己以敬處。

原壤章　按夷俟不是故意慢夫子。只放於禮法之外耳。昔人云禮豈爲吾輩設。即是此意。

將命章　按通章以禮字作主。童子不循禮。故夫子欲使之習禮。習禮内有抑其虛憍。反其德性。意不徒以儀文爲重。

將命節二　王觀濤成字乃成人之成。對童子奮非學問有成也。只據他以成人之禮自居。故曰欲速成。兩章合看。上章是愛人以德。此章是教人以禮。

衛靈公

靈公章 按上節是行之決下節是困之安捴見聖人之窮于遇而遇然不足以窮聖人也

問陳節 按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对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公深思而自悟之耳事字包得廣凡一切礼文皆是故祭祀不止俎豆礼又不止祭祀俎豆之对有二意一欲其畧折衝于樽俎一欲其先樽俎而後折衝

在陳節二 按慍非為絶糧為道窮也窮是阨而未通之意固窮作固有窮時看方與上亦有字相呼應而固守意補在後恰与下濫字相對

賜也章 按夫子所謂一只是誠敬到極熟處便能以一心而貫萬事非先有此一而後去學識一貫原從多學而識来亦非一貫後遂把學識抛舍但與平日聞見覺有不同處耳首尾指點字字親切

賜也節二 董思白學惟從博然後到要約不是起初就不要多故云女以予為多學而識否語須有斟酌 呂晚村然字銜口而出非字接口而出然字穩根深非字轉頭快

非也節 按一貫貼學識說心得則理無不得心存則理無不存此是一貫真冥處 李安溪從来講者只說得貫之以一未嘗說出一以貫之貫之以一者如孟子所謂及說約朱子所謂豁然貫通義非不是但一以貫之者是學問頭腦不是極其究竟處也惟當先有此頭腦故後来能到說約貫通的地位中間須歷多學而識博文詳說許多工夫蓋雖聖人不能無所謂貫之者此也即或知此意矣又不知一是何物所以有此一者從何而来蓋令人措意

寘默之郷聖門实學奚有哉

知德章 按夫子蹤水曲肱頻于簞瓢陋巷方知是知德知是真知全從沉着体認而入非執意見任意氣者所能得故以為鮮

無為章 按舜所以能無為者兼德盛紹尧得人三意若云本盛德去紹尧去得人則融三為而矣此意當補在其前也與下上二句已經說盡夫何為哉二句只是申說上意恭己指容言是形容無為之象非追原無為之本也

問行章 按上節是論行之理下節下手工夫曰立曰在輿亦即兩者以示例耳推之而出入起居動静語默無不然也

問行節二 按行是行去不阻滯故曰猶問達意忠是言符其心是不欺信是言践其事是不食言篤是待人不刻薄敬是戒惧不放肆博學二句是致知之鞭辟近裏着己忠信二句是力行之鞭辟近裏着己

立則節二 按此節言理本無間故心不容有間必持以不懈之加密以至一之表使忠信篤敬之在吾者常昭然于動静不分久暫而身若與之接目若與之謀故當其未立未在輿之時而所謂忠信篤敬者未嘗往即當其既立既在輿之時而所謂忠信篤敬者仍自存兩則字見得形與道俱实有持循之意夫然後行見得行之難意書紳者是欲其觸目而儆心也

直哉章 翼註此見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是不拘時而易其節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俱切衛事上兩節有道俱浅看 困勉錄二節看来俱重無道一邊但夫子口氣只是平說在看書者於言外補說二子優劣則于無道邊見耳 按有道無道只作有事無事看邦指衛邦伯玉卷懐只就他作用韜晦不露鋒穎以攖禍患便

是他涵養處二節通体俱是贊詞不重分二子高下

可與章　按可與言是靈而能覺聞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之而不覺語之而不達者亦字極妙合二句看方見知者施教如良醫用鍼鍼鍼入竅故下二句平敘截做拙不如合做為得

志士章　翼註志士是利仁者仁人是安仁者不重分優劣宮仁成仁只在心之安不安上　朱子只是義當殺身即是成仁若能為成仁而殺身只便是私心　袁峨陽有殺身亦非取必于殺也但無求生之心則殺身不殺身俱是仁如有一毫私意於其間則貪生妄死而不足以言仁也

為仁章　呂晚村上器字对下大夫士上利字對下賢仁于貢結駟連騎所少非大夫士也未必事賢友仁耳故夫子以此藥之重在賢仁上兩之字極着力先正了自己去事友的緣由事賢友仁便有嚴憚切磋之心有此心便是心存心存便是存仁

為邦章　袁了凡有天德然後可語王道顏子天德已具故於問為邦但告以四代之禮樂使無三王之德而但襲三代之禮必不可以復致雍熙之治無虞舜之德而但用九韶之舞必不可以復致鳳凰之儀　按斟酌前代只是舉一以槩其餘

為邦節二　翼註時以歲言四時以春為首時之正也令以節候言陰陽春司令氣始和物始生令之善也　劉川殷之建丑月窮而星回制非不善也周之建子剝盡而復返義非不精也轉與夫人紀之建而以終天地之終功惟得夏時以出明堂以頒正朔無非後天而奉天

衆殷節三　翼註殷輅樸素渾堅質也等威已辨質得其中也周冕華而費文也不為靡不及奢文得其中也不為靡承加于衆体之上不及奢承其為物小韶是總名言舜則聲在其中玩一則字分明在治定功成後了鄭聲淫是聲音淫佚放蕩佞人殆亦指佞人心術危險言若淫人心志殆人國家尚後一層

遠慮章　按此示人思患預防以為彌憂之道人是指當世道的人遠慮兼時地說是慮理不是慮事以其經畫周雖可使當里之遙百年之久保安無事故謂之曰遠以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忽一是浮躁禍机每乘人精神不到處入必有近憂何以必之必之於其疏忽焉耳

好德章　陳氏已見子罕篇此加上三字徵人之意愈切

竊位章　艾千子文仲豈排擠柳下惠哉特不竭力薦之耳當時固由魯不賢用而文仲不竭力引薦其罪自見竊位蒙輕講不與立處婉刺方得聖人責備賢者之意

躬自章　按聖人不教人避怨亦不教人任怨只要我無可致怨之道　又首句困勉錄云要說得廣極是蓋躬自厚不但我所施于人者如謀欲其忠交欲其信一一要求盡其道即我之所以自修者亦一一不放寬即己薄責於人不但人所虧於我者如愛人不親而不責其親禮人不答而不責其不答全不求全責備也即人之所以修己者不念舊惡不急求使知亦隨在存體量寬容之意如此說方完　劉存尚只說得一邊

不曰章　按兩個如之何乃心與口自為商量之詞　朱子云率意妄行這等人有兩種一是躁妄不肯如之何的一是愚鈍不曉得如之何的吾末如之何云雖言亦無由入也　四書講夫人無自籌畫之心則其心已粗夫人無自逼迫之心則其心已安

羣君章　四書鏡此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群居的子氣象不可出尖

丁群居的好光陰 按言不及義雖就言上說好行小慧雖就行上說然有大全朱子意似側重在下句末難矣哉註入德見患兩意並重

義以章 合參義以方外是義為用也而此章則以義為体義者宜也如橫劍利刃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是剛決的意思須是萬事俱靠他做骨子然剛斷足以成務而品節又要詳明君子於敬樽節來身子軌物者嚴矣而義即以是行焉相其輕重而次第之急而不遽緩而不迂彬彬乎肩有其文而義乃不嫌於徑情直遂也然禮仍是嚴的濟之以遜則柔君子之柔易弱文宅衷于和粹者已久而義即以是出焉言無暴戾動必謙卑而義之失於作意矜情者鮮矣弟文勝盛者真意易漓衰曲多者中情或薄君子去偽存誠天懷固極其肫篤由是以成吾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雖其品節退讓之文無非真懇純一之意事以信始亦以信終義之所以無輕發無遂敗也要之禮即義之度數遜即義之和順信即義之貞固三之字俱指義說君子哉見義以為質何等正當禮遜信恭又何等純全

無能章 按此是發明君子心事無能者不能知不能行也君子只求其在我非以為我有能而人自知之也如此則亦是正義謀利了

沒世章 按此聖人勉人及時進修意當與後生可畏章參看齊氏云求有為善之名固君子之所羞然無為善之實亦君子之所惡張氏云名者名其實也終其身而無實之可名君子疾之非謂求名于人也二說可味 蒙引疾自疾也厚齋之說不可用 翼註疾是愧疾之疾預計如此非至沒世方疾也

求諸章 按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然學問與涉世說學問則君子小人有為己為人之別涉世則行有不得者又有自反與不自反之別

矜而章 按此見君子正直和平之養當作矜而不至于爭群而不至于黨解相似意只帶言蓋此四字須要辨得清矜以理勝而爭則以氣勝群以和衆而黨則以私比

不以章 困勉錄此章是君子小人聽言之道而言字不必專指好一邊而人字不必專指不好一邊大旨謂君子之於人也何嘗不與言並舉但吾之舉之者自有故而初不以言舉之也蓋以言舉人則人之不賢者飾空言以進而用人之途混矣即人之賢者僅以空言見知而用人之途亦混矣故君子不然君子於言何嘗不與人並舉廢但我之廢之者自有故而亦非以人廢之也蓋以人廢言則言之善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不服矣即言之不善者亦僅因生平之行而見棄而言者亦不服矣故君子又不然

一言章 按一言之問子貢要得切要之圖從此身体力行只是言學問未曾有身世人我意行字不是子張問行之行之字指一言以終身之行而要於一言之可則必立少觀多可以綜得聖人賢人經緯萬端之由可以統得萬事萬物參伍錯綜之分而乃非偏而不舉捨而不精也舍恕寧復有一言乎舍恕之不欲勿施寧復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者乎其恕乎三句說來只似一言方妙 附近見時文二比真見徹上徹下可供註疏云即至刻薄寡恩而苟于一言一事之間偏忘乎哉吾而於是一言也數不見其不足何也不欲者隨分而盡即勿施者亦隨分而盡也即至恒久不已相禪于十世百世之遠以多其積累而於是一言也數不見其有

餘何也不欲者接時而生勿施者亦接時而生也

吾之章　按此是夫子欲挽斯民于三代意以直字作骨大意云直道衰而人之于人也久以毀譽行之矣吾之無毀無譽者豈衆人之所行異亦以斯民也其性本直三代之君所不敢枉其公是公非之理而以直道行之者也吾之無毀譽吾竊以此自附于古之遺直云

吾之節　按毀譽不必盡是和意有嫉惡太嚴而流為矯激者有崇獎情殷而許為許可者兩誰字言有毀譽必有受吾之毀譽者試問受者誰耶有試後譽〻且無之況於毀乎

斯民節　說繳三代之直道而行三代之無毀無譽也吾之無毀譽吾之直道而行也所以二字屬在上者說　穆書此節推原上節欲見聖人自明其直道欲天下共遊于三代也數虛字宜着眼

吾猶章　按此章感慨全在吾猶及三字蓋吾生之初先王之政教已無復存然大綱雖歎而細者或守其常王澤雖微而餘風不至盡泯如史之闕文豈但一事之不失其官即先王正性命之理以養人心之直於此而微有馬借人豈但人心之好行其德即當時因物力之豐以成習尚之厚於此而驗今則併此亡之故曰益御及三字見文武周公之遺烈經數十王之所蕩猶有一二之存今則流失敗壞掃地已盡及今挽之已不及前之易為力亦可憫之于後耶此是言外微旨

巧言章　按此為立德立功者言見乎素貴有明理養氣之學人有所得守之於己巧言說得一團道理使人惑于是非而無定守故日亂德小不忍是小仁小勇也或以優柔養奸或以輕躁速禍故亂大謀

衆惡章　按此亦不是衆論全屬無憑但人之愛好愛惡必有其因而其人之可惡可好必有其實我不之察即衆人之好惡自真而我之惡衆人之惡好衆人之好者自妄如此講必察二字方是虛中無我且見聖人用心微細處

人能章　呂晚村道字只就人身上說如性命事功人倫物理之類弘是擴充展拓之意人與道本不可離但欲擴而弘之其責却在人弘字地步亦不同由賢而聖由聖至化神人做得一步道弘了一步非人何從見其境界道加非道弘人句正是聖人重加鞭策處使人不敢希冀道之亦有功于人

過而章　王觀濤是謂口氣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時遂不妨於過也

吾嘗章　按學字正為苦思者指點頭路呼他即以其所思者學也不是呼他廢思首二句須從別人身上說來吾嘗二字方醒無益不如須味註勞心不求二句蓋思只懸空思索便要入理終無自得之益學則循〻理會深造以道而自然得之遜志猶云耐心也益不益只在自得不自得上

謀道章　朱子君子謀道不謀食是掙一句統說中又搭說耕也二句分兩脚說又恐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繳一句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耳非憂貧而學也　按謀以功言憂以心言憂是謀的主意

知及章　按此章見君子為學知行于涵養交進先涵養其大原而後可以致知而力行者學之而以基其始既致知而力行而又涵養以歸于純粹之域者學之而以善其終　章俊元知及是格物致知事仁字是誠意正心事莊蒞動禮則脩齊平治事此章是一

大學的明新工夫。

知及節首　按持其志而不紛。主於一而無適。此致知涵養工夫也。有此工夫。而於吾心所具之衆理。有以究極其表裏精粗而無不貫。則知及之矣。然由知至之功。尤有反身而誠之。苟智足以察其幾之動。識足以辨其己之私。而心之所以謹幾克己者力不負而操不固。則不能存之熟之。使心與天理為一体。而人欲遂得而勝之。此其所得非真得也。安能勿失。

知及節次　按惟雖得必失。故學必守之以仁。然後可人欲淨而理天凝。有以得其本然之性。々定而天下之動一矣。然動容周旋無一時而非仁。々無須臾之可離也。苟非莊涖而民不敬。是即吾心戒懼之偶歎。而所以養吾仁者未純也。蓋說民之不敬。是言我心之敬。不能與民相欽意。見無仁人流露之精神。不重民不敬。只重在不可不莊上。

知及節三　翼註 動民。主化民說。凡化民者。條教號令皆有大中至正之則。是之謂禮。々字。要看得細。如一條教也。張施寬猛之合節。一號令也。緩急輕重之得宜。寔皆本仁中之天。則所表見。礼字屬我不屬民。不是使民循禮。只是我循禮以動民。不以禮。只是小々舛錯。當急畧緩。當緩畧急。亦無大害。但終未全善。蓋是即吾心操存之偶畧。而所以養吾仁者。未精也。　劉大山 非擇善無以為固執之基。非持守無以充精義之寔。不主敬於博學篤行之先。無以存之心而培其本。不完養于真知寔踐之後。無以成之性而暢其支。所以學貴止於至善。而化氣習學問之小疵。以造于天德王道之極致也。君子為仁之學詳矣。

君子章　按大受小知。俱以事功言。知就外所著見說。受就中所承當說。不可小知。君子原不是小處不全。只不可以此知之耳。小人只是瑣々之輩。材德器量。總一樣。不必分配君子小人。此見觀人者。大小並用。而後盡天下之材。知受殊觀。而後辨天下之品。

民之章　按此為下等人提醒。上截較緩急。下截較利害。是步々追出仁之無尚意。　沈無回 仁者人也。無物可與之較。緩急即以緩急論。而至切之水火。猶為未甚。蹈仁亦不當以利害論。以利害論。而仁又往有利而無害。

當仁章　按當是擔當之當。々仁便是不讓處。下四字不過足上之詞。不必泥師字仁字。須指大處難處說。

貞而章　按貞而不諒。義無兩層。然却是貞疑于諒。而世有以諒為貞者。故特別而言之。貞者。無私。以天下之理為主。諒者。有私。以一己之見為主。君子於一事之立。揆其道之所從出。無倖志亦無就心。即兩可之事。驗其事之所要歸。不畏難。不以苟屈。有養正而無拘私。貞而不諒。是乃君子之所以為貞也。

敬事章　按事君則必有事。君之事。一日之事。有救世之治亂以副聽之。有萬民之名義以居之。此安得不敬。能敬則得食于君而無慚。然事與食。却未可並念而存。後是置而不顧。非隨後之後也。

有教章　困勉錄 人之始原無類。其有類者。非其初也。故君子有教。其心仍以無類者待之。大意如此。至君子道大。而神有教則激勵裁抑。可合智愚賢不肖而皆歸于善。此意亦補說方完。

道不章　困勉錄 善惡邪正。新安以君子小人吾道異端分貼。極是。然君子中又有異同。吾道中亦自有異同。此不謂不同。

辭達章　按未達要達。既達則不可以復加而已矣三字。所謂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也。註不曰理達。而達意者蓋詞只

當对意說。若意人須合理自有層次
師冕章 按道非有名可示。有法可取。遇師即有相師之道。子。自。率。
其。不。容。已之心。曲盡乎。自然。而然之。道。通章重一固字。子張曲心
觀察。與師一問。最為切。是夫子應得甚平易。猶曰道理固如此。
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也。
師冕節 按子之詔師。極其詳盡。此其矜不成人之意。有感即通。殆
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記者意會斯旨。故描寫曲盡。
與師節二 錢龍門 道。從聖人見。非從聖人出。見之未見。相師原自有
道。而夫子隱而忘之。見之方見。相師隨有是道。而夫子顯而設之。
困勉錄 此節有三層意思。道無往而不在。人當無往而不盡道。
聖人則無往而非道。然口氣則只謂道無往而不在。相師則有
相師之道。我但盡其道耳。若無往非道之意。則見于言外。按固
相師之道。與然字不分兩層。然是也。固相向。亦只是足上然字之
意耳。
季氏章 翼註 首節提起。下分三段看。一段何以伐為止。正言顓臾
伐之非。下二段相對。一固冉求歸過於主。而責其過之不可辭。一
因冉有文過於己。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伐顓臾之非。無非正
季氏之僭。而為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伐顓臾事已
斷盡了。下文特憂因冉有解釋。又再申其責之之意耳。 姚承菴
季氏伐顓臾。只是一箇欲字。欲便患寡。患病貧。無學。無先王。冉求
以子孫之憂。又季氏之欲。夫子明大義以止其欲。直從欲字推究
到他蕭牆之憂。見欲之必不可肆也。
季氏節四 張彥陵 將者謀已成而事未發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伐
者征有罪之詞。此以伐書。猶曰季氏以彼為有罪而伐之耳。 按
夫顓臾節。重。先王。句。邦域二句。根。先王。說來。主祭東蒙。則非後世
私封。在邦域。則非敵國外患。社稷臣。則非季氏私屬。何以伐為言
師出無名也。
夫子節四 按欲字。猶今人言他要如此耳。與下文欲字指貪利言者
不同。周任二節。不。重。當。去。乃責其居位而不救正也。陳力二句最
重扶持。是陳力處。專就言上說。陳力五句。皆周任之言。二節不對
一直說下。總見不可歸咎季氏意。 又夫子欲之。是求自解。今
夫節。又為季氏解。實因以自解也。下一取字。飾上。伐字。下二憂字。
并沒上。欲字。隱然分解先王教句。
君子二節 按舍曰猶云諱言也。一節一氣直下。決出欲之二字。已為
下患貧寡張本。丘也節。本先王之制來。提出均字作主。均以分言。
安以勢言。均字要見得國不下替。家不上陵意。安非安危之安。乃
彼此相安於無事也。蓋字推原所以患不患之故。下文添出和傾
二字來。蓋和即寓于均。安故併及之。傾更甚于貧寡。故寬言之。要
之國家本無貧寡。特因患而見貧患寡。
如是節 按此只承上節之意。言均和安如是。則無求于分外。自不
至利人之有。故遠人即不服。而本均安以脩禮樂法度之文德以
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既來之。或內附。或外屬。以安之而已。不利
其所有也。既來之二句。正照顓臾。蓋顓臾而既為社稷臣。則是遠
人之既服者也。
今由節二 按顓臾而曰遠人者。對蕭牆而言。則邦內之國亦遠也。分
崩謂四分公室。離析謂家臣離叛。不能來不能守。語勢雖兩平。看
來責內治意重。觀下註只承不均和可見。蕭牆明其近也。憂在蕭
牆。變生肘腋。正所謂傾也。

有道章　陳氏此章從有道而及無道。又思無道而及有道。全欲挽今而反古意。　按有道是脩齊治平之極致。權歸天子只是有道中之一事耳。蒙引云只作世治世乱看不是。

有道節二　按無道只說諸侯。下大夫陪臣俱自此推出。可見總是諸侯之罪。而天子亦不得辭失敗之責。首節結處。當補一句云如是則庶人之議不得不起矣。下二節口氣。言天下有道。則政且不在諸侯。而大夫可知矣。又何論乎陪臣。上既無失政。則庶人咸遵道從王耳。安得有私議乎。總是感慨世變而深致意于有道意。

祿之章　翼註此章論竊權之必失。惕權臣也。三桓之子孫微作已然說。此時桓子已爲家臣陽貨所執。孔子之言正發于被囚時。但作文不必明點。須暗說必有效尤而奪其柄意。故夫二字猶云耳乎也。

損益章　按損益並陳。見取反之當慎。益有薰陶漸染。日進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直就言上論說。諒就立心制行上說。多聞就學問上說。便辟便于辟。是足恭。善柔善于柔也。是令色。便佞便于佞也。是巧言。

三樂章　朱子君子於禮樂講明不置。則存之熟。是非不謬。則守之正。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寔。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節奏之文。與夫道人善而悅慕勉強之意新。多賢友而真諒多聞之士集。樂是三者而不已。爲雖欲不收其放心以進于善。亦不可得矣。　按此三句當從樂字看出。禮樂之節。道人之善。賢友之多。求樂是於悅心之中。有篤好之意。驕樂者恃氣以凌物。則不復循蹈規矩矣。佚遊者怠惰而自失。則不復志於爲善矣。宴樂者多欲以求安。則不復望人之規正矣。此其所以相反也。

三愆章　按此與失人失言章一例看。但彼是見言。當因人。此是見言。當因時。三愆之失。亦只是平時無治心檢身之功。而臨事又無審己識時之智。所以及之如此。言未及之言及之。猶云時未可以言。時可以言云爾。兩言字俱屬侍者。與未見顏色一例。言須于受言者之色相當。其間剛柔抑揚。真有不可預先打点者。于此不見。則所言不至。必不能中肯。

三戒章　按三戒只是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血氣未定。有以正之。血氣方剛。有以和之。血氣既衰。有以振之。此君子所以檢束身心。變化氣質。而盛德大業。皆從此出也。

三畏章　張彥陵吾心常惺惺一念。即是畏。君子小人品格何等懸絕。而聖狂分界。正在敬肆之間。信乎此念不可一時不提醒。稍放逸。便自墮落。吁可畏哉。　按三戒是遏欲。三畏是存理。

三畏節兩　按天之命人也。即此知能易簡之撰。故其源愈遠。而其道彌近。近則不容以忽。而人之受命于天也。即在日用飲食之常。故其理彌精。而其事彌顯。顯則不容以跬步越。君子審此至悉。故凜此至嚴。大人聖言。就其中抽出最大者言之耳。大人兼德位言。凜不倍之義。非止于懷刑存服膺之心。不專於誦讀。誠畏之也。

莊忠甫狎聖言以自恣者。侮聖言之淺者也。借聖言以自飾者。侮聖言之深者也。

生而章　張彥陵此夫子勉人爲學之意。二次字。非言其相遠。乃言其相近。大意謂生而知之。是上等。學而知之者。即次之。困而學之者又次之。皆可與上同歸。惟不學而後成其爲下。則人可以自諉乎哉。　困勉錄此章即人之學不學。以分氣質之高下。能學即

是其氣質之高不學即是其氣質之下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
次字下字俱以氣質言

九思章　按無思而無不通者惟聖人下此而欲盡其通微之力惟
恃心之充殫其識故思為聖功之本君子之九思于動而未形
之初則知幾之哲也思之於有感將應之頃則慎動之功也思之
於于隨事省察之時則思不出位之學也由思誠之力以復其何
思何慮之天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可致焉故思曰睿睿作聖
也　又感物而動視聽為先故首以思明思聰明聰則無知誘物
化之慮乃從而持養于容貌之間故思溫思恭次之溫恭則有涵
養純粹之美乃從而致謹于樞机之際故思忠思敬次之言行謹
矣然尤悔之萌其端實萬必析疑去蔽而後義可得而精即審問
之後自明而誠而尤必懲忿窒慾而後德可得至故思忿思難
思義又次之

見善章　按此見人品不以潔身為高而以經世為大以見引起末
見抑揚重下節善不善只就自家所欲為之善欲去之惡言志與
道合一的志道二字甚大不沾沾為功名也看孟子廣土衆民章
其蘊自見

見善節　因勉録而見字補出真知意方見而如字直遂無疑之妙
即誠生于明也此等處人多畧過　仇滄柱好惡只在自己身上
着力尚未透出萬物一体源頭其實求志達道只如輩人作根基
此節亦不得首輕

隱居節　按當其隱則道蘊而為志當其行則志顯而為道念隱居
時學之淺深即以分異時治術之純疵故求之不容不加而求志
時吾所得于聖賢者如斯則行義時取之懷抱間而甚易而達之
何容稍懈下一也字有慨慕願見意

齊景章　仇滄柱死之日到于今正相對一則隨死而泯一則千載
如生誰榮誰辱當下令人插省

陳亢章　按聖教大公陳亢始疑有心私其子終疑有心薄其子總
是私意蓋自其非義者而論不特所聞止詩禮而非異即所聞進
於詩禮有如顏曾之所聞者必是因其質學之所近而仍非異自
其非遠者而論不特聞詩聞禮而非遠即併無詩禮之訓亦必因
其質學所未近而仍不得謂之遠

陳亢節五　按當獨二節只閑閑敘去言外舉無異光景若講烈無異
聞便索然無味　又有意遠其子則不能無意于異其子矣遠與異
同一私心也陳亢到底不曾明白

邦君章　此章南軒以正嫡妾之分言蒙引謂未見得是者未有而
意一是僭婢妾不得上僭一是僭夫人不得下替擬見在邦君身
上邦君不得輕夫人而使有白華之怨亦不得縱夫人而使有牝
鷄之晨　按王文恪以邦君之妻四字為綱下以君之稱與夫人
自稱作對謂其稱于宮中者以下分稱于本國與夫人自稱于異
邦及異邦人稱分三段看其文起處邦君之妻所以聽一國之
内治掌斯民之陰教風化存焉者也其稱名之法宜何如哉結云
此皆緣情而定因理而起者也此最參差而整飭

陽貨章　按通章大旨只孔子不見一句已盡蓋可以時亡可以塗遇自可以互相問答孔子自是孔子陽貨自是陽貨即謂陽貨未嘗見孔子可即謂孔子始終不見亦可

陽貨節　存疑註欲其相稱非謂彼以瞰來此以瞰往爲相稱也蓋不仕則失己之禮往則墮彼之計瞰亡而往故於事爲稱

謂孔章　蒙引貨兩問俱答夫子身上夫子兩答不認在自家身上只閑閑評論　翼註日月二句當見速仕孔子不日即不仕不日即仕而日將仕將字甚活即我待賈之意貨不能復置一詞矣　呂晚村似解若不解似許若不許隨問隨答神味雪淡中見光明正大不惡而嚴之妙

性相章　呂晚村是從相遠之後逆推其故而論之如堯舜之與桀紂其性亦未嘗不相近也但習則相遠耳相遠之人性仍相近即此便是孟子言性善張本　陳氏性者心中所稟受之理也總說性字則已寓于氣質中矣非氣質則性安所寓于性善以天地之性言非天地之性雖空不着氣質而自爲一物也就氣質中指出天地本然之理不雜乎氣質者言之耳然天地之性雖不雜乎氣質亦不離乎氣質孟子之言性善指其不雜乎氣質者言之也孔子之言性相近以其不離乎氣質者言之也乃是兼言氣質之性也兼云者言本然之性夾帶言氣質之性也朱子有云孔子以離雜乎氣質言之雜即兼也

惟上章　按此又從相近中抽出二種不移來雖說不移意全重在可移上言惟上智不移則未及中上智者可移惟下愚不移則不至如下愚者可勉　按下愚存疑謂本文是說不可移程子是言不肯移故置圈外要其不肯移者亦由氣質昏庸之甚故也唯其不肯移故終不可移耳愚謂二說可通

子之章　按此章總見治必以道意前半截喜其能行是道後半截嘉其能信是道在莞爾而咲分嘉子游又以勉二三子也此意兩截俱有

子之章　按註禮樂不專弦歌絃歌特禮樂中之一事聞聲而喜者子之心其詞若有譏焉者乎特反言以觀其信何如耳不是空戲言

昔者節两　按子游口氣只云牛刀之喻是偃今日聞之夫子者也若以昔之所聞而思夫子固明明以學道望之君子小人而愛人易使皆由學道得之學道固如是其隨在可用也此節只要見子游篤信之意耳若多作証辨殊非面質神理且子游能用夫子昔日之言何嘗不解夫子分曰之意須知子游之對與夫子之莞咲只一个鼻孔出氣末一節不過爲二三子說法耳故註云解門人之惑則子游胸中原不介介於牛刀之說而是偃每前言之戲亦並不爲子游特地分疏也

公山章　按行道爲夫子素心聞召欲往夫子胸中別有寄懷如有用我句直將往不往付之不論公山自召夫子自思東周神情寄托甚遠

公山節三　按何必公山氏之之言叛臣不足行吾道意非況己之謂也如有用我句即貼公山說亦不妨吾爲東周非欲使魯爲天子也使文武之道得行之魯便是東周即魯一變至于道意

子張章　按子張病痛只是務外，夫子因病立方，故教以五者之施行。五者，是存心之功，求理之事，不得認五者為心與理。五者從仁而出，此以成功時言。仁從五者而出，此以用功時言。此處正論用功，則是仁從五者出也。此句能行字固重，而於天下三字正是鞭辟子張，欲其處處勘驗也，正宜着眼。五則字正，亦以能行五者於天下之寔言，必到這地位，方謂之能行，所謂以致自考也。又仁者心與理一之謂，五者是存心之功，求理之事。於天下，是言存心之功至密，而求理之事至精。

佛肸章　按子路以公山之召，恐其無益。夫子謂我固隨在而有功。佛肸之召，恐其浼己。夫子謂我固無往而可浼。匏瓜節緊跟不磷不緇來。不磷不緇而不往，便是匏瓜。若未能不磷不緇而不往，則亦未為匏瓜也。

佛肸節　朱子不善不入，以其能浼人也。往也如之何，恐其被浼也。按然者，是然其不可往之言。有是言，是指不善不入之言。不曰堅乎四句，時解動云知有一說，不知其又有一說，是自案自翻也。聖人必無此游移鶻突語。須知不入二字，看得深細，知其能磨涅我也而去之，是不入也。試之磨涅而不磷不緇，是入而不入也。不曰二字，不是轉語，乃是為子路申言不入之旨也。

由也章　按此見人不可不好學以成其德意。蔽如目前有正經大路，當面被物蔽了，却走旁邊去。

田也節　按言字內，就含有美意，方對得蔽字。然不曰六美，而曰六言者，有蔽尚未為美也。居字非徒因起對而命之，緣他粗率少精細，要他靜坐潛思，聞所未聞也。

好仁節　困勉錄云：力行愛人，俱屬仁說。愚看註中若可陷可罔之類，明指愛一邊，非兼指心之德言也。翼註學凡考之師友，求之方冊，皆是。註云好學以明其理，明字對蔽字說。然所謂明其理者，如好仁又好學，則認得仁真了，便是明仁之理，非仁外又有理也。餘做此。作文用真字作骨最好。又愚是昧理拘物，蕩是窮高極遠，賊是執自家小信，不顧他人利害，絞是急迫而犯人情，勇就作為果敢上說，亂者越理犯分，剛就本体堅強上說，狂者率意無忌。如要言即言，要行即行，不沉靜也。

小子章　按此條言學詩之益，以見詩之不可不學也。興觀是詩之有益于身心，羣怨是詩之有益于性情，邇之三句是詩之有益于倫物，句句要跟學來。

小子節　按學字是體驗工夫，要深省，非口誦之謂。興則有以感發其志意，而為善不懈；觀則有以考鑑其得失，而于理無惑。詩于性情尤切，所謂發乎情，止乎義理。一言最得其要。發乎情故有群有怨，止乎義理故不流不怨。

邇之章　困勉錄玩其文法，上面說四可以，即接以邇之遠之云者，則知事父事君，須上四可以來，正是興觀群怨之寔際處。呂晚村二句，就倫理中舉其大者而言。邇遠二字包括甚富，事父君非期于詩，詩不盡于事父君，亦不必執詩之事父君者而學詩自足以事父君。　按多識句，若仍以為興觀群怨之資，則此語為贅。蓋此格物內一件事，天下鳥獸草木，欲盡格之，必無是理，而詩之所引，則皆耳目之所及，不可不知者。

伯魚章　呂晚村正牆面，指至近之地一物不見，遂至一步難行，故二南之當為，從切近道理說，不用恢張宏濶。　按此為字，兩上章學字，俱有身体力行引伸觸類之妙意。　姚元素凡人所能行處

全是人情物理上通透此處不通透雖家庭間尚多窒礙註不可行根無所見來不平

禮云章　按敬在鐘鼓玉帛之先亦在鐘鼓玉帛之內但玩兩云字及乎哉口氣亦非竟抹煞鐘鼓玉帛只是引而不發要人尋思而自得之

色厲章　按此章爲飾貌者儆色厲有確然有守毅然有爲意內荏是甘于利而怵于害也

鄉原章　翼註德指正理言如忠信廉潔是也似忠信亂了真忠信似廉潔亂了真廉潔把真正的德都被他混淆了豈不是賊勿作自賊、人看只重賊理　又須知鄉原之原非真原中行章註謹厚之士乃指真原而言真原猶不可進于道况鄉原乎

道聽章　按德由聞見入要在潛心体既以蓄之方爲吾有入耳而出口究竟于身心何益蓋其所急欲收者博聞欲捷之譽而不知收其名者喪其實其所急欲炫者才辨議論之華而不知外愈逞者中愈涸

鄙夫章　呂晚村國家當覆亡之運不必生奇奸大惡但所用無非鄙夫便足令神州陸沉生民塗炭一時爲君子者受其牢籠或取其幹才或信其小節或因依門第世講遂不惜爲之援引此輩得志但知爲身家祿位未嘗一念及于君國天下也只看一个與字便具千古朋黨傳論在內　按鄙夫天下足貴：：正在與之共事者故賢者當辨鄙夫于早

古者章　按此章是嘆氣習非論氣質與氣數三項是鄉原之變局民字只泛作人字解　困勉錄肆之爲蕩廉之爲忿戾是已甚意直之爲訐是相反意曰肆曰廉曰直則成其爲古之狂矜愚曰蕩曰忿戾曰詐則成其爲今之狂矜愚非狂矜愚之亡乃古之狂矜愚亡也

古者節二　蒙引狂矜愚是疾之名肆廉直是疾之寔蕩詐忿戾是疾之流弊有此流弊雖就今人名爲狂矜愚而寔則已非故曰或是之亡　按肆蕩註已明廉是廉介廉之廉乃方無圓守固無通露圭角立崖岸故曰廉：只是守己忿戾則與人爭如執己之是教人之非意直屬行事上說愚者見理不明但據所見一直行去全無委曲故曰徑行自遂詐則又不甘于愚強作機械以自遂其私故曰伏私妄作

惡紫章　按此以上二句引起下二句紫必奪朱鄭必亂雅不必待相亂倒置而後惡也利口即不覆邦家亦可存乎　胡氏佞訓辨給利口訓捷給捷即顛倒是非于片言之頃令人不暇致詳視佞尤甚故覆甚于殆

予欲章　按此章要人于躬行處体認道理不必專求之言語之內本節不是爲自己分疏正指妙理與彼看註中莫非天理流行發見之寔、字最要體味時行物生則其所以行者即于行生上早已寔、的顯露更何待言

予欲節二　朱子此句從聖人前後際斷言語不着處不知不覺地流出來只是不消說得蓋已都撒出來了若是言不能盡便是有未盡處聖人言處也盡做處也盡動容周旋無不盡所以不消說得

天何哉節　按此節只是表明道無不在不消說得不是表明己之無不發也　困勉錄曰天之行四時則仍重在所以行處而四時之行不足見天矣曰四時行焉則即重在四時之行而其所以行處即見于此矣　按即其行生處天之理已至著至顯如面相語不

從隔壁聽得　伔滄柱　時行物生正見大道無往而不着人當隨處加察中庸鳶飛魚躍說得活潑、地即是此意　呂晩村　禪家指點只要觸處識得此心聖人舉示正見隨在是此實理正要學者就地體認至理不是聖人以天自況也

孺悲章　按聖人于不屑教誨中曲行其教誨意欲見是悔悟之机子以辭疾絕之正、迎、机、敞、動、之妙取瑟而歌是教之也將命者是夫子達人

宰我章　因勉錄　此章提出仁字最重指不忍之良心說凡人心不安處即是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夫子提醒宰我處只在于女安子四字上

宰我節三　朱子　禮樂無所不在喪固有喪之禮唯樂無用于喪然當喪而不樂是乃樂之所以為樂也若富喪而王帛陳焉鐘鼓作焉則其壞禮而崩樂也甚矣此其言之失有不待言焉故夫子不荅而直以不忍之端告之　按崩壞只是生疏意凡木皆有燧、者火之所在也鑽燧謂鑽取那燧以改其火故註云取本之木非取火于木也說改火便兼四時

食夫節二　存疑　食稻衣錦是指期年外說蓋宰我既說期可則期年之內已知不可食稻衣錦矣　按兩女安字最重而則為之顧輕全要激發他使不自安耳不為與為之俱指食稻衣錦說只首句是絕之之詞夫君子以下又提起說註所謂發其不忍之端而儆其不察也

子之章　按君子之於親每事惟恐其不足故衣疏食穢雖明知無益於親而為此無可奈何之計聊以自盡其心耳今乃計時論序為之斟酌其中將此安心放損何處耶此心既失又豈復有禮樂耶故夫子不暇顧其礼崩樂壞之說亦不與細論三年期月之是非只反覆就他不能自安處挑責之到末後方點出子生三年一語以見先王制喪初意使宰我聞之惻然不寧怵然欲涕當有自覺其本心難遏者本心之外何禮可論何樂可談崩壞之論不攻自破矣此聖人之善于以仁牖人也

飽食章　按所用心指學術事業之類終日云者猶幾其詞云示心雖一息不用不可况終日乎末句只帶言難矣哉者危之也惜之也實儆之也

尚勇章　按此是君子以理制氣之學勇與義俱就作事時說義以為尚除去了勇說不必說勇合于義為尚只專說義合義則勇亦在其中上兩君子以德言為亂以逆理言為盗以肆欲言皆從無義以制之來

有惡章　按夫子所惡者敗常乱俗之人子貢所惡者欺世盗名之人聖賢皆有維世深心上節亦有承愛字說來下節亦有則是対君子說也

有惡節　按訕上與稱人惡俱兼有過無過說勇屬血氣果敢屬氣質果敢而窒是不度理勢自己心上窒塞不通不是行去見窒然行亦是不通

賜也節　按徼非知不遜非勇許非直此三等人却認煞是自家好處有僞托者亦有不僞托者上是惡其悖德下是惡其亂德聖賢之惡總合着天下人之公惡

難養章　按此論御臣妾之難在御之有道蓋女子小人多忍之而不知其難故夫子提出示人欲人思所以善養之道非謂難而諉之無可奈何也養之本在脩身不在用情近之二句合看方見其

難莊以蒞之。則禮有以消其不遜之心。慈以蓄之。則仁有以彌其易怨之意。

四十章　按此章一則對未四十者言。不可不勉。一則對既四十者言。不可不懼。見惡則不止于無聞矣。

微子章　按此是夫子原心之論。或去或奴或死。總是一副心腸各分頭去做。爲感悟獨夫。以存宗祀地。故夫子稱其仁。仁指愛之理。言三子愛君愛國。不拂乎愛之理。便全其心之德矣。二句不平。

微子節二　按書云。吾家耄遜于荒。則微子之去。只是遜于荒野。爲感悟君心地。非便是歸周。抱器歸周。是克商後事。奴猶云囚犯也。是對囚箕子以爲奴。爲之二字。則屬箕子身上。至誠作無私者。惻怛作當理者。曰仁。則忠與義不足以略之。以其非徒慷慨激烈。自表暴而已者。

柳下章　翼註　言人情好枉而惡直。直道則雖處去無益。若枉道則又不必去。須抑揚看。上重下輕。方見必不肯枉道之意。

齊景章　析疑　齊之陳氏。即魯之季氏也。以季孟之間待之。即是陳氏之下。諸卿大夫之上矣。尚爲薄乎。記者載此。正見齊待孔子如此之厚。而只爲一言不用遂行。可見孔子只要行道。全不顧祿位。

齊人章　呂晚村　女樂歸定公則受之者定公也。而特書季桓子。孔子之得政也。以桓子。其去也。亦以桓子。魯之不足以有爲。桓子之不足以有爲也。

楚狂章　按鳳正所以尊夫子也。非時而見。故爲德衰。而用一何乎。則有不宜衰意。故下遂以來者可追諷之。已之一字。正見是可追處。從政者殆而。則今語拖說。此節意聯而語散。乃歌體。　按孔子未與之言。何從知其欲與之言。此從孔子之下車知之。趨辟以示不欲聞之意也。

長沮章　按此見聖人以道易天下之心。重一易字。誰與易。不與易。兩相呼應。

長沮節三　呂晚村　將一是字。換却魯之孔丘。是耳中極熟。心中極厭者。下桀溺之言。則知長沮猶是也。但沮明知孔子。視之無益。故下此截斷衆流句。是他極妙机鋒。若徒作冗傲語。失其旨矣。　翼註　滔滔以下。一譏夫子濟世之難。一譏子路所從之非。要之譏子路。正以譏孔子也。

行吾節　按斯人人字。兼君民言。天下無處非人。無處非吾所與之人。即欲避之而不得。與字自情之關切言。此正與避人二句相反。天下二句。反滔滔二句。是見易之不可已。上三與字。作相與之與看。下一與字。作用字看。

丈人章　按上章見聖人救世之仁。此章見聖賢出處之義。全重在不仕無義句。

丈人節三　按丈人之言。其意是責子路不務農耳。其待子路。無非倨侮之狀。見子路拱立。而止宿殷勤。抑又恭敬之甚。是欲動子路。而不知隱然已爲子路所動也。若謂其以田間況味挑動子路之心。失之遠矣。

明日節二　張考陵　不仕句提起。下皆發明此句意。長幼之節五句。就丈人身上說。是責其忘世之非。君子之仕四句。就君子身上說。是明其用世之志。通節重一義字。　按長幼之節句。緊根見二子來。君子之仕。指欲仕之心言。不拘定在朝。如惓惓于世而不肯已。便是行義。行義原總去就說。但此對丈人言。則重在就一邊。行義與行道不同。行道在君。必待遇而後行。行義在我。無論遇不遇。皆當行的。

故道行則此義説見于吾身國行義之事也道不行則此義昭揭于天下亦行義之心也

逸民章　姚承素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遺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此意胸中便有可不可非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逸民有心避世聖人無意終藏故詳列逸民而以己終之見惓惓不忘用世意

逸民節　按不曰隱者而曰逸民見其各出手眼自成一持世分量其逸皆有関于世風与絶人逃世者迥別

不降節　按不降不辱提是一事志以立心言身以制行言先下評語辭措出兩人想見一時神往慨慕無窮意

析下節　按倫是義理之次第則慮亦人之正思慮也人之公心即義理所在故曰中慮其斯句應上降辱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同滌倒不知名節道理為何物二子雖降辱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理中倫中慮是面志潔身之派也所稱逸民其在斯乎而已矣見二子無別行外此不足以見二子也

虞仲章　按隱居是以隱為高也放猶置也謂胸中所欲言者始置不發如不復言世務意非猖狂自恣之外譏註獨善自廢乃自隱居放言中推出他意思如此不是隱居就是独善故言就是自廢也清權二字讀得要有分寸品在他逸處拳曲便是中清中權品是合得二者內一端不可謂全是清權　又道雖以致用為貴然然時不可出亦有獨善其身特立于污濁之世而合乎道之清者道雖以正言為常亦有經不可守而絶口不談世務亦不失用晦之宜而合乎道之權者故上節就中倫中慮上見雖降辱而非污下節即中清中權上見雖隱居放言而非誕　困勉録隱居放言與不降不辱同但不降不辱則風節外露而隱居放言則光芒盡歛矣于前以清而剛清而柔分之甚明

我則節　困勉録可不可以跡言道則必從其可惟以道為可則是無可無不可也　按此節只是聖人自有独見處不可訛壞逸民

太師章　茅鹿門魯自三桓以來國之不競久矣聲音之道與政通則魯之樂其政散其民派所謂君臣相陵國非其國矣向也樂官不容猶宴然安于其位而不知去及夫子反魯之餘而雅頌已正國審其音魯之寢微彰彰矣典樂者寧能一朝居乎

周公章　按開國之初子孫觀法所係周公之訓誡如此是何等忠厚氣象人或狃于尊親哀之説歸咎于貽謀之過不知皆其子孫不能世守典型之故記者于魯事曰非賢人散亡之後特誌此一節以見魯亡非貽謀之過以是尊其權久其任意故旧即賢親之世好者無求備是用其長而舍其短也絶非罷使之意

周有章　按魯為文之昭周初忠厚若偽達後賢人隱淪正士放逸一至于此故慨想當年人材之盛以見今之不可復得着眼在周有二字上周室人才不至于此則萃于一家者尤見其為盛矣

士見章　翼註此章見士當立其大節可是大節不虧意已是語助詞不作止字看　按思義思敬思哀不是臨事思索一富此事心即于此向往也致命独不言思以思固不待言也

執德章　按執德在体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弘篤猶弘毅相似縱有片善便自矜見人之善必不喜人告以過亦不受不篤是心上自疑初既見得少間又被人搖惑或移于是非利害皆是此雖托身道德之林寔于身心無所体驗非大受之器真寔務之品

故曰不足爲重輕

門人章　按夫子過猶不及之論都是此節論交昕崇子張容字矜字是破子夏一拒字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何夏暇拒人一也人自遠哉無勞我拒二也即令拒人反幸我之拒謂与不賢者遠三也　朱子初學大畧當如子夏之言然於其不可者但亦疎之而已拒之則害交際之道成人大畧當如子張之說然于有大故者亦不得不絕也以此處之其庶幾乎

小道章　呂晩村不爲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所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若將小道盡情抹煞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　按遠指天下國家言君子不爲要發專心致志于大道意

日知章　按此就日知無上見他精神念慮無頃刻不在學所謂須臾不可離者曾子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便是這箇工夫所亡所能俱兼知行言知字對無忘說非知行之知日月二字亦要活看

博學章　按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適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尚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而仁向內也博學是徧習乎詩書礼樂多識乎前言往行也就所學而志焉趣向望慕之專而積累凝思之至是爲篤就所學而問焉所講明者無益之事所辨析者皆至要之言是爲切且就所學者而思焉內省於精神心術之微而實驗于人倫日用之際是爲近如此則所學無務外徇人之病爲己以求心得則真知即可實踐窮理即可盡性故曰仁在其中此節子夏之意要人從實學以求仁也

百工章　按註有二說還以前說爲正學字全要發務不分意方与居肆意對致有二意道有不能自致者用勇往精進之學以致之道有不容強致者用涵泳從容之學以致之

小人章　按必字是小人自欺之心緣憚改而文飾緣文飾而憚改二意微別寔相發明

三變章　羅近溪君子一心倫中和之理其容貌詞氣之常皆自心體流出自觀者見他各中其節故言變其實君子只是不失其常　呂晩村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剖析看來方活画出聖人一箇全相溫字即從儼字中想出厲字即從溫字中想出

信而章　饒氏本文信字指人信我說註誠意惻怛是君民所以信之之由惻怛爲愛大抵君民間皆當以愛爲主　續困勉錄信非在旁所能合作在旁所作合者以一人之言見信亦可以一人之言見疑此韓非所以死于說難君子不出也信非空言所能感動也空言感動者有時因言而得信亦有時因言而得疑此眉山所以終于擯斥君子不出也　張氏信非以厲謗而設只爲忠愛之念須求使君民共信方得行其志耳此中関係君德民義者不小

大德章　按此爲人務小節而忽大體者言非謂小德竟可出入只要形容大德之必不可踰耳然言已不能無弊

子游章　按此見教必因材意于御見本末不可偏廢于㞑見始終不可或紊　蒙引大學小學可以分先後不可以分本末子夏以始卒二字替本末識見高于子游首節註仍用本末亦援子游之意解耳

子游節　困勉錄子游只說子夏門人有末無本不知其意要本末

之並進乎抑先本而後末乎抑務其本而末自舉乎抑務其本而末可棄乎者來四意俱有本末並進是其主意後三意是其旁意後三意總是重本輕末之意蓋既謂之末便有輕之之意了子夏之言與程子第一條是破其本末並進之意程註後四條是破其重本輕末之意是發子夏所未發故雲峯專以後條為矯子游之偏須知第一條亦是矯子游之矯偏但是子夏所已發耳

子夏節 按兩君子之道言君子教人之道也兩孰字即指本末言君子教人之道孰是末之粗淺者為先而傳焉孰是本之精微者為後而倦焉此二句是言洒掃應對中原寓精義入神之理以破子游分本末之非下四句照註用但字轉下言學者之天資學力不特幼學之時未能即事於深造即及夫成人之日亦各有所至而不容以强而同如草木之限于區而材有逕固之有別焉是以君子之道所以有先有後而不容誣也末二句見先後一貫之難指出聖人正與門人小子對看重惟字

仕而章 按晚村云當時原有仕而不學學而不仕兩種人子夏此論為救正而發則知上句見仕宜進德意下句見學宜及物意兩優字要看得好上優字不必至功建名立而後為優也即朝考其職夕序其業之後或有可用之一時則亦優也則亦可以學也下優字不必至明体達用而後為優也即自度其才德或可為士以事人或可為大夫以長人也為則亦優也則亦可以仕也如此看兩句省却多少周折

喪致章 蒙引子游蓋亦激于當時之節文習熟而哀戚之不足者而言 合問孝章觀之如子游之事親養有餘而敬不足子游之喪親哀有餘而禮不足皆足以見其任情自遂而脫畧細微

吾友章 李毅侯兩章雖只一意但曾子之詞直子游之詞婉為能正是未仁處看然而二字則諷体也 存疑是心之德惻怛是愛之理少誠實虛偽也少惻怛寡情也

堂堂章 按上章見仁要求之至近此章見仁要脩其在內堂堂不是贊詞只堂堂便難與並為仁二句一氣說 存疑人必近裏着己方老實下工夫去為仁若務外自高于己無体認察之功而人難輔彼之仁于人無切偲觀感之助而彼難輔人之仁

吾聞章 按此當重致字不重自字自致自然而盡其情也而當然意只于言外見之乎字有感動人意思

莊子章 朱子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則其臣必賢政必善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同朝宿父文子忠于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曾子之所謂難也若不善而不能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烏得為孝 按難能在不忍忘親上見

孟氏章 按通節重哀矜二字民散是不親不遜意非散之四方情是犯罪之情所謂罪狀是也非迫于不得已陷于不自知之情也哀矜勿喜繫根上失道來固是斷民之言兼有罪己之意通節須切士師說

紂之章 按惡居下流不是惡人乃自家警戒之詞

君子章 呂晚村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度而為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即復圓非更改其本体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体光明無疵亦如日月但為所遇時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然不自諱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中權道合于心体亦非有悔厲處易也故人皆仰之

仲尼章　呂晚村　此章文武之道四字猶云國朝典故名耳物耳全要他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為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為仲尼師究竟何常師之有

賢子章　呂晚村　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較聖賢分量也美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牆分別不關牆事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異　按數仞及肩以造位高卑言室家美富以蘊藉淺深言美是充輝意富是充足意

毀仲章　按仲尼不可毀也此句兼無損于仲尼有損于己意說他人亦不可低看如伯夷伊尹之類皆是猶可踰無得而踰就賢者與仲尼說不帶在丘陵日月上說其何傷于日月乎此日月就作仲尼字面

子為章　按通章只重夫子之不可及上其得邦家等語不過就中抽出冒子禽識見淺故指功業之可見者以示之不可以德與業作兩平看

子為節三　閻石菴　子貢說天不在形體之高遠蓋天原是一個大靈之氣無安梯處故不可升夫子之德妙入無形渾然無迹所以如天之不可階而升不可階三字可玩　按為恭指數仞日月之說知不知就品別人物上見一言二字最重慎字正根一字來不可及拈生知安行講正方有根據

邦家節　侃滄柱　此從事功上見聖化同天意觀如之何其可及與上文不可及緊相呼應便知是申明上節非分言德業也　按立之斯立言上方鞠謀下已樂生也指養言道之斯行謂董戒不勞人已共率也指教言綏是立之固綏之斯來言人思攜附版圖日廓也動是道之深動之斯和言黎民於變兵革不試也其生也二句亦只就上四句見得所謂二字總貫六句此二字最宜着眼

堯曰章　存疑　中即是理帝王總合乎天理之當然不必節節把堯舜之中來做骨子

堯曰節　張彥陵　曆數在躬有授大遺艱意中字在政事上看執與守不同守字元無執者隨時隨物而執其中也不徒曰執而曰允執蓋必隨時處中圓融不滯方是信能允執中四海困窮二句不過反言以足上意以見中之不可不執也

舜亦節　按舜命以執中為主雖加惟危惟微勿詢勿庸之詞總之發明此旨蓋中外無道也

子小節　徐敬弦　此節總是既伐桀而告諸侯之詞簡在帝心以上卽自述其初請命之詞于天而伐桀之詞也予小子履六句見上帝命討之嚴而既然無利天下之心朕躬四句是在己寄託之重而凜然有任天下之懼　按朕躬罪以施為過舉言萬方罪以不能遷善改過言簡在句以承上二句來

周有節　張彥陵　大賚五節記者零星收拾湊成武王一段事實或舉其詞或述其事句句要見反商之政　按此節在方伐紂後大賚二句只一意謂大賚之所富者皆善人也

雖有節　按此節又在方伐紂時據蔡傳言百姓皆咎我不伐紂故下文曰今朕必往乃一時之言

謹權節三　淺說　謹權量三節根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來總是武王以天下為己責之實　翼註　此与下節以行政得民乎亦上節紀綱嚴肅森然一統規模下節恩澤浩大藹然太和氣象　按謹權量

合在官在民言法度是礼樂刑政審其因革損益之宜廣官兼非人則去訪人則補言四方政行言四方之政次第舉行也不作放說興滅是已滅者復之也繼絕是無後者續之也逸民大率皆紂所放廢者不止商容箕子上節是仁知之盡下節是仁之盡所重節見太平之後礼教興焉可想見休息氣象食喪祭最切民生日用故以民字抵之

寬則節　按四者是言治法非心法也只重各句上一字不重得衆等效寬信敏公不必以中字貫要句　見得歷聖同然意

尊五章　翼註夫子告顏淵示以法戒吉子張問政兼言美惡蓋惟戒而後法盡善惟屏而後尊無弊也　按五美從道心上運用五惡從人心上恣肆

尊五節　按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著慕必欲出乎身四惡下一屏字視若茶毒蛇蝎必不使加乎民惠而五句只舉其目言之且虛說君子二字貫下句　要點美字美全在五个而不字上見惠勞是施於人者欲泰威是存乎己者

何謂節　按因字及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畧處田疇樹畜士女蒸嘗是王政之利絶大本領此段重因字勞一段重擇字欲仁仁字兼內外說仁者心之德欲仁則保合其心之德是出政之本也仁者愛之理欲仁則推廣是其愛之理是行政之寔也　摘訓君子泰而不驕是相近之意此章泰而不驕是泰易至于驕意惟其泰出于敬則雖易至于驕而亦不驕矣此泰之所以為美也　按正與尊須本心之恂慄出現不在外面矯強儼然屬君子不屬人威而不猛只從上兩其字來

四惡節　按上三項是急迫之惡下一項是怠緩之惡不教而殺、之蝕嗇亦謂之靈出納者出于我而納于彼止言與也有司之吝是本職若出自為政者便是惡了

不知章　按此章以三乎者為主知命則在我者有定見知礼則在我者有守知言則在人者無遁情　又此章主腦在知字知者聖學之始事也不應以君子作貫

知命節　按命指氣數言即所謂吉凶禍福也知命即有居易以俟意亦非全據之氣數惟知命乃可以為君子者蓋趨避之念銷斯進修之志決也　呂晚村綫知窮達有命則凡事到面前便自己有箇把捉必不妄為机巧趨避乃可以為君子

知禮節　按禮桿外誘亦固內守故立字當兼內外說不知礼以治心則德性不能堅定而物誘易奪不知禮以治躬則品節不能詳明而怠肆易乘

知言節　按知言者知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詞多之類不知言則無以知其人實情之所在其將何以知人乎故知言則取友可不差矣

見梁章　徐敬綺　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雜霸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大學一書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呂晚村　仁義貼在人主心上說方是推本之論但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者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之傳其生平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首尾仁義全提而中間單舉義字正此理也

見梁節三　按惠王有厚幣之招則於禮有可答之義廣於道有可行之機故孟子不遠千里而見之惠王始見孟子即以利吾國爲問他只曉得有吾便沒有大夫士庶了故孟子急以仁義挽之仁義原人性所固有故亦有二字可味除仁義更無可言故曰而已矣此二句且只就理欲上看

王曰節　按此節以首句爲綱王爲大夫士庶之表帥利風一倡不至攘奪不止可見利之禍即王啓之利之害亦即王受之利之不可言如此萬取千千取百只以君十卿祿概言此三句只承上泳歎以起下義字後義先利雖指下之心說而其源實由於上之好利

未有節　按本文仁義二字雖指下之人說卻本人主先躬行來仁主於愛愛莫切於親義主於敬敬莫先於尊君不遺不後皆即仁義真切中一念流出遺後二字輕看見利在那裡弒奪必至仁義即遺後亦無兩下緊相照應二者字正應大夫士庶說

王亦節　按此總結上兩節前節爲擲截語且含蓄說此爲實証語在利害上分析出來因此緊接仁義之欵未說故用前語倒轉

沼上章　按此見人主當公其樂於民指出偕字正賢者所以能樂處指出獨字正不賢者不所以不能樂處

沼上節兩　呂晚村　下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有言也賢者亦有此樂句正是顧字神理王之諱王之愧俱從此看出　存疑　王意賢者未必樂此而已有慚於心孟子不說賢者不樂此也不說賢者樂此只說賢者而後樂此見得樂非人主所禁但看能享與不能享耳

詩云節　困勉錄　經之營之不對經之承上經始來言既經之而即營之也　按許氏因魚鳥上看出文王德被萬物此非正意正意只是民樂其樂古之人即指文王與民偕樂是平日仁政不是以臺池之樂偕民即此偕之一念胸中之天地自舒目前之境界自活偕樂處正是能樂處

時日節　困勉錄　民欲與之偕亡二句似亦當貼禁說註引此明云云亦當補在言外　按民情到偕亡地位滿目皆愁慘之象君心自是不樂豈能晏然樂於臺池鳥獸之間況此臺池鳥獸亦終至覆亡而不能保耶

盡心章　張彥陵　通章以盡心二字爲主蓋王者之政王者之心爲之也有他許多經制區畫那一件不從不忍之心做來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惠王自謂盡心乃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耳況不知檢不知發忍心極矣安得云盡耶孟子抉出源病源以動其不忍之良

盡心節　張彥陵　盡心就救荒上說河內四句正盡心事移粟比移民更重移民以就粟復移粟以就民委曲區處益見盡心處何也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

二字見得人力無如之何便含罪歲意

好戰節　存疑棄甲曳兵不能行王道之喻或百步猶鄰國不恤其民或五十步猶惠王能行小惠察鄰國無如寡人猶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是因其明通蔽處

不違節　呂晚村當法制未備時即撙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災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不違三段責歸君心方是儒者至論　按農時當兼四時農隙講無憾二字最重王道本乎人情使生計林立人心不至觖望然後可以創制立法以圖經久

五畝節　困勉錄上節雖云民生已植民心已得然法制未備則民生植而猶未盡植也民心得而猶未盡得也此可以粗安而不可以長治也故此節遂詳言立制之法　按勿奪不違無甚分別其分別處在百畝之田四字耳謹字有屏邪說黜異文意申字與教字有別當從庠序既興之後人受庠序教之餘着想有提醒意有激發意有使之習熟意有使之晝一意不徒一番訓迪上三可以字須重制法者身上看

狗彘節　張彥陵不知檢既有以致民之死不知發又無以救民之死其罪全在我了無罪歲內便含罪已脩政意此二句通章歸結在此與上文何也二字相應王道上已說盡此節直打破後壁抉出不盡心真情分無躲閃處

願安章　黄貞父此章提醒惠王處喫緊在爲民父母四字而無後二字尤極痛切凡人主雖至愚不肖莫有不思利及子孫者借是以動其不忍之心此孟子極善開導處

願安節五　按此只舉上章末節意以申儆之欲行王道在先除虐政

孟子恐王狃於故習猶未知所爲之病民至此極也故以挺刃二端先發其本心之明庖有四句相形說去不言率獸而率獸即在其中獸相食二句承上率獸食人推進一步起下曰爲民父母正見一體相關切處

仲尼節　按以作俑無後相形見實使民飢而死不惟有媿於父母且將流毒于苗裔註實字正對象人象字

晉國章　張彥陵通章以百里可王句爲主以施仁政三字爲綱以省刑薄斂爲眼目而精神轉折處全在暇日仁字上看彼奪其民時句自見

晉國節三　按惠王急於報怨孟子救急於救民蓋救民正所以即強即以報怨地字一頓方字連下讀曰省曰薄全要發他不忍的念頭方切仁政刑罰七句惟省薄二句君自制之以下皆民之所效然飲射讀法庠序學校之設亦必上有以導率之非徒任其自爲而已也孟子曰脩其孝弟忠信曰事其父兄事其長上數其字最可玩蓋此是民所固有之良使其先有暇日而徐思自得固有油然而動不知其然而然者脩不但講明便有身體力行意

彼奪節三　按奪民時只是以嚴刑重斂奪之不必開說上可使制梃言在我有必勝之形彼奪二節言在彼有必敗之勢勿疑是勿疑百里可王之言

襄王章　按通章大旨只重不嗜殺人四字然要得必旱易爲雨勞民易爲仁意

襄王節二　按惡乎定蓋謂列國兵爭天下當待何時而後定也定以勢言兵革寧息也一以權言政歸一統也

孰能節四　按不嗜殺人已得處如刑罰稅斂皆能殺人不但梃刃也

世豈有嗜殺之理人豈有嗜殺之心只緣嗜利故嗜殺興兵搆怨是也嗜欲嗜殺如狗彘食人食是也人主能回殺機為生機則能轉不一為至一

齊桓章　統說齊王病根在大欲二字故開口便問桓文下文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正桓文事志向桓文則悖其真心興兵搆怨以戕民生皆不暇顧故孟子以王道奪伯霸功而以保民不忍之方藥之

齊桓節二　朱子事者營伯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文伯諸侯匡天下其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記也

德何節　按德字輕看只言人君之德當如何乃可王耳不必云王道本於德此處保民且勿露心字保有養保意含下衣食保有保全意含下老幼教育保有保衛意含下出弃死亡保有保護意含下興兵搆怨

若寡節　按胡齕一段孟子只因不忍二字便以之証保民當以聞字領起方得轉述口氣

有之節　按此所謂察識孟子之意是要他認得此心既認後遇善心發時皆可識而後有以為擴充之地論擴充心上事上及由心而達之事俱可謂擴充然此章只重在心上有其心斯有其事也亦有有其心而無其事者只是其心未至耳蓋心與事不分兩項也但此是須透通章之意此處且勿露　附震川文此心也言乎遠而不禦言乎迩而靜正言乎天地之間而備以此齊家則雍睦之風也以此治國則和平章之化也以此平天下則於變之休也舉明君於三代可也此以心也際乎天蟠乎地散於鬼神以此立政則脩身之本也以此制禮則大禮之節也以此作樂則大樂之和也

復斯世于唐虞可也

王曰節　按然字雙頂愛與不忍來所字謂即如夫子所言之意看他答語只求解脫個愛字全不覓個不忍之心出來

王無節　按是誠何心并為愛為不忍自家都不知了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是反詞不是直詞言我若非愛其財何故以羊之小易牛之大正所謂是誠何心宜百姓謂我為愛也　翼註古人文字意在筆先先有仁術一解乃有何擇一難

無傷節　按無傷句言以羊易牛無傷於不忍之心也不忍一牛是仁曲全不忍一牛之心而不為礼所妨碍是為仁術心即出于仁非以術行仁也見牛未見羊勿平說所見只一牛故不忍之發獨注一牛若羊則未見不妨以代其死只重在見牛上說　統云易牛時全不曾打點若一打点又有一個不忍出來此說得活庖是宰處厨是烹處庖厨之遠君子知其生也不知其死也所以止吾心之殺機而非以全殺也　張侗初雍訓孟子打動人都在本心上透入不忍觳觫即所謂乍見孺子入井之一念也這謂之仁然不忍孺子入井畢竟當下千思萬想要尋個方法去救他决不至淪就過了只此便是個術此術就不忍入井一念合併來的不忍觳觫以羊易牛也就從不忍一念合併來的直截發生處即有一個神明區畫這謂之術若說個羊小牛大此是愚人在牛羊上起見不根天性發生只就是納交要譽惡其聲念頭了所謂術者非委曲周旋轉移計較之謂也孟子曰德慧術知有此德慧自然有此術知有一種真念頭便有一種真妙用莫為而為莫致而致連齊王自已也不覺

王說節　按不得吾心謂不明以小易大之故也戚戚即不忍觳觫

之心也。但昔日得於傳觀而不覺，今得於開啓而認取爾。又齊
王止見得一牛之不忍耳，而不能自見其不忍之量。故開曰此心
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不知以此不忍之心，去保民而王天下，與
易牛豈無二法。

有復節　按用力用明用恩，此用字最好。人皆有力有明，但自不用
耳。爲不用恩，正見獨何與之故。下文推恩推字，是用中之次第。

不爲節　姚元素孟子既要王擴充，何不就把老老幼幼與他說明。
只緣齊王認保民而王甚難，故先分疏其難易緩急，使之了然於
心而後可告以用力處。

老吾節　按此節是要王擴充，正答是心足王之寔。大意謂王道甚
易，不過在推恩。但施之要有序耳。何難之有。故通節只是一意反
覆。　又老吾老四句，意當承上不用恩來，謂保百姓惟在用恩，而
恩之用則有序。老吾老以使人各老其老，幼吾幼以使人各幼其
幼，即其序也。天下可運於掌，即其效也。引詩只是明此意，以舉斯
心加諸彼句來照，看則老吾老四句即舉斯心加諸彼也。斯心即
不忍之心。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
之人老人幼也。故推恩二句是結首四句意，言自寡妻而兄弟而
家邦，不外一心之推，則老老幼幼以及人之老幼，亦此心之所推也。能
推則如此，不能則如彼。考之古人，其功業所以大過桓文者，豈有
他奇異處，只是所爲必推，所推必善而已矣。心之所加者即恩，以
其見於行事，故又謂之所爲，非有二也。以上答此心之所以合于
王，意已盡。又把功不至于百姓處重詰之。前是詰其難易倒置之
故，以起下不能不爲。此是詰其先後倒置之故，以起下興兵搆怨也。
困勉錄看來老吾老三句，意思已盡了。有倫序意，有不難意。言
倫序而推之甚不難也。引詩只作一証。故推恩至而已知倫是妙
上。詩推恩兩句結老吾老三句，古之人二句結詩。古之人即指文
王說，不是另尋一証也。故曰只一意反覆。

權然節　困勉錄上文既言此何與，則宜緊接興兵搆怨，却又說
權度一節者何故。蓋先言民物之不可倒置，然後指出倒置之故
也。又不忍之心方發，則欲其察識；不忍之心既蔽，則欲其量度。
按心之應物，其輕重長短不在心，亦不在物，在心之應物上。心爲
甚者，言一物不度，失止一物；若應物之心不度，所施顛倒，其失無
窮。故言心之當度，甚於物也。非謂心之難度甚於物也。王請度之，是
欲其自家稱量，夫民與物孰重孰輕，仁民與愛物當孰長孰短，庶
吾之權度不差，施恩有序耳。

抑王節二　按然後快於心句，又挑動他不忍之心，見得愛民之心亦
所必有，但爲欲所蔽耳。　又桂曰欲其以此而度之，非即上節之
度也。蒙引云：此又是一重度了。最是。求大欲，正是問桓文本意。

王之節　張彥陵孟子亦知王之大欲，不在肥甘五者，只借此以形
出他好大喜功之心。王之諸臣二句似冷寔熱，觀齊王口氣，盡在
廷之臣，不過順指氣使，供耳目口体之欲，可謂齊無人矣。

若是節　董思白鄒敢與楚戰，便見鄒有不自量之意，分明道着齊
王，倒轉便不是。　按方千里者九，此是大略說。新安陳氏以九國
寔之，不是。

今王節　按發政意重，施仁字輕，根本於仁心而發政以施之也。四
欲字正與大欲字相應，要見得合天下之欲以爲欲，方是大欲。
此只就士農賈心上說，至孰能禦，方說他歸附。

吾惛節　徐敬絲孟子畧道幾句，便能使王笑，又能使王悅。又道幾

動王却笑而不言。又道樂動王，即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皆精神鼓舞處，亦一篇中之機關也。

無恒節　說挑：此雖有士与民兩樣，只重民上。言無恒產之弊，至於罔民，可見士既不可多得，而民又易于犯刑，此恒產之所以不可不制也。罔民二字，又打動他不忍之心。

明君節　張彥陵：此節制字重，看有畫一之意。揆周詳意思，在必使字貫下四句合看，總見制產之妙。　按：明君即上仁人，行仁有術，無隱不察。是故明君，明字正与上惛字机鋒相對，驅即教也，有安驅使意。

今也節　按：從救死不贍看來，此非百畝之田之制也。因其所制之產，而立為厚斂之法，以病民，安得謂之恒產。上善字虛，此礼義字寔。禮義、要对、上放辟邪侈說。

王欲節　按：此本字是指發政施仁之大者，以為之本也。大士文云：天下之本，夫豈一端而已。大歡不可以力爭也，於是有年計焉，而欲王之反之，知其不在外也。仁政不可以虛顧也，於是有年計焉，而尤欲王之反之，知其不難也。

五畝節　張彥陵：此節正是制民恒產之法。五畝、百畝、蚕桑、雞彘，是一定之制。其區畫之妙，全在樹畜以時，勿失勿奪上。可以衣帛食肉，正與仰足以事父母應；可以無飢，正與俯足以畜妻子應；庠序一段，正與驅而之善、民從之也輕應。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也。老老幼幼，各得其所。此等作用，俱從不忍一念區畫出來，所謂仁術也。

莊暴章　張彥陵：試觀常人之情，獨樂不若與人之甚，與少不若與衆之甚，而況為民上者乎。故觀疾首蹙額之民，則知獨樂之效；觀欣欣色喜之民，則知同樂之效。夫好樂之公私係異，而民情之向背係殊，可見樂論公私，不論今古，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何論先王與世俗哉。

莊暴節三　按：何如之問，暴疑樂之有妨於治也。庶幾即可王意。　湖南講：樂有情有文，若論文，則一代有一代之制作，迥然各異；情則樂不過導和宣鬱，今古有何不同。

可得節　翼註：此節且從就常情言，未說到人君身上。與衆衆字亦不指百姓，只是多人也。二段不是問他，全是啓發他一段公心，以為言樂張本。　震川文：指事直陳，則王以身與其間，蔽于私意而難察；從容泛論，則王以其身處事外，迎于人情而可思轉移化導之機，其在是乎。

臣請節四　按：上兩節是設兩個情景如此，非齊王實事，亦不論今樂古樂。一不與民同樂，便是好甚樂未甚，民便疾首蹙額，則雖好先王之樂，何補于治；一與民同樂，便是好樂甚，民便喜色相告，則雖好世俗之樂，何妨於治。　又上兩節，只言甚不甚，末方勉齊王，應轉齊其、庶幾、句。

文王章　按：齊王就制度上說大小，孟子就民心上說大小，上下相形，全要得引誘齊王意。

文王節二　張氏：意當時王欲廣囿，左右必有借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若此，蓋亦寬四郊，以民為王之囿耳。此以為雖得往知之，不可誤作靈囿之囿。　按：民以為小，不是嫌他小，只是不覺其大。蓋若己有之，惟其大，亦忘之也。

臣始節　翼註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以四十里為囿、未足為大以四十里為阱、焉容如此之大而宜乎皆情理所必然者

交鄰章　按通章雖分智仁勇三段合之總成交鄰之道其意在師重安天下蓋仁智與勇理無二致而交鄰除暴事不相妨苟仁專恤小而不顧養亂以殘民智專事大而不知自強以自立則仁必貽害於人智必受辱于己及為不仁不智矣故湯事葛而征葛勾踐事吳而謀吳則勇以濟以仁智之不及者也

交鄰節　胡氏大事小猶未足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爭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事大猶未足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礼尤不敢廢乃見小者之智　蔡引仁者忘其勢之在己智者順其勢之在人一忘一順樂天畏天之分已在此湯事葛四句是引証言古人有行之者今當取法也

以大節二　按以大事小四句說他這等含容是樂甚麽乃樂天者也這等敬畏是畏甚麽乃畏天者也天即理也我為大理合當含容我為小理合當畏敬蓋樂天畏天上文事大事小內已含此處只點出天字以顯仁智之妙耳不是推原所以事大事小之故也按下節畏天之威天字指上天言此處兩天字是指理言保天下指小國受庇言非群黎戴德之謂保天下保一國俱有寔效寔事不止在氣象規模上說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了引詩只証保國而保天下在其中

大哉節二　按敵一人當活看蓋勇之大小不爭所敵之多寡即所敵者多亦豈不是小勇大字意雖在下三節然如淺說講云勇之大者據義理之當然發吾心之正怒敢誅天下之所當誅不避衆人之所畏避出其鋒刃雖千萬人不可得而當也王請大之如此說與下三節固是不碍也

王赫節二　按此文王之勇也氣脈從寡人好勇來言王以好勇為疾如詩所云這豈不是文王之勇但文王之怒實得見侵阮不已則其害滋蔓無已亦天下之憂也故一過密人而有以荅天下之望豈惟阮民安天下之民舉安此文王之勇也未可露大字下句方見其大武王亦然　張彥陵天降五句推上立君師之意有罪無罪二句言已必盡君師之道一人二句是孟子釋書詞　焦漪園文王大而密人小文王當事小矣密人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仁是其勇也仁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樂天者矣武王小而紂大武王當事大矣紂終不可化則一怒伐之而亦不害其為智是其勇也智者之勇也而奉天討者亦畏天者矣

今王節　李衷一一怒安民非即併鄰國而有之成鄰人悔禍可與更新則元兇既除依旧和好如初吾不殄彼之祀便是仁吾得固吾之圉便是智小大咸獲其安便是天下之民舉安以此言一怒之勇亦交鄰之道也

雪宮章　按大意在不自樂而與民同樂上樂民之樂句是一篇要領前三節以同樂之效廣其志旨意已盡下不過引齊故事欲王納諫以與民同樂也其關係寔事在補助其打動齊王處在君臣相悅上

雪宮節二　按賢者亦有句是自誇其能待賢也有字言賢者所宜覺不為泰也非上之非是非議非也之非是非理

樂民節　呂晚村樂民之樂二句四樂字各有義民之樂猶指富教其樂指遊觀樂民樂有仁政在樂其樂是婦孺之應以天下即是

上四句非民字外又推進一層說天下也 張彥陵按以天下二句言憂樂之大同要摹寫一段渾融浹洽的光景然此二句不是另一層就在上四句看出兼君民言而以君作主言人君以己情通於民因使民情通於己是人君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也蓋民之樂君憂君皆君以之憂樂通于天下此全是一團太和景象故謂其可王

昔者節二 按述景公只是要他法先王遊觀之樂亦雪宮之屬款比先王使有及民之意要乎作對如巡狩述職事其意較補助更大但補助之惠顯而易見故民之所歌在彼不在此省耕二句重上二字以此處重在觀故也遊豫只是一意自巡狩而行謂之遊自暇豫而出謂之豫休助亦是一意自上所與曰助自下被惠曰休觀夏諺所云安有不得而非其上者 又度非以遊豫著為令甲民飢已飢日切不安雖一遊豫間亦使諸侯見一人之德意而欽承之也 倪滄桂春秋之省意在通問民情恐其失時而已然補助施恩以及杜兼併絕侵漁無不具備可見先王立法之善

今也節二 按誤是謗慝是怨因其謗言而知其怨心也方命虐民言彼既方命以虐民而飲食之若流又為小國之侯憂也從流四句不但釋其義是他寔事兩忘反兩無厭最重

先王節二 按惟君所行不是聽他自擇分明要他決意從古

景公節 按大戒三句重在補不足上樂所以名徵角者只取其切于民切于事意畜以言〻好以心言君之欲最難畜止若非真有一念懇切忠愛至意欲致主于王道誰能攖人主逆鱗畜止其欲是孟子借晏子采表己忠愛之意正欲動王心處

明堂章 按此章以行王政為主首三節因問明堂而欲其法文王以行王政末二節因其自諉而欲其推好貨好色之心以行王政至明堂之當毀不當毀與齊王之可毀不可毀俱不論而但言行王政則不必毀總是誘進之詞

明堂節三 按此王者只以位言行王政就平時出政說非指居明堂朝諸侯事者治岐節須想文王仁心之流動充滿如此 呂晚村先四者為四者尤窮急不及待分田制產養老慈幼之政一時並能遷及稍後卻無及知方見王者用心直是以天即恩 附饒跳澤水所都處梁水所通處

善哉節二 四書脈孟子謂王之好貨何妨昔者公劉亦好貨但據詩所稱公劉非好寶財賄也好百姓之有蓋藏又謂王之好色無妨昔者太王亦好色但據詩所稱非好柔曼豔冶也好百姓之無怨曠 按居者二句點出民富足意而公劉好貨之能與民同即在其中點出內無二句則太王好色之能與民同亦在其中

王之章 按通章專為四境之不治而發然此句亦只是大縣名諷他不着實王身上

王之節三 張彥陵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縣士掌一縣之獄而士師為之長不能治士指刑罰失宜說 附名文錢作其中心之慚不容自已也乃左之左之惟旋視以自解右之右之徒回顧以求安難和必有可顧之形而內省多疚不敢直視孟子以為容則不能不假之以辭矣然猶懼孟子也說後及之也乃釋此不答而別舉一事以開議論之端舍此不言而遠更其端以塞咸規之口雖未必有當言之急而忠言逆耳將因其言而止之則不容不假之以為言矣二比寫得齊王髣髴如生

故國章 張彥陵此章要發故國係于世臣而今日當預養親臣為

世臣也精神全在如不得已上下數然後字正其不得已處

故國節　按兩個之謂自國脉所係之輕重上論非徒論故國之得名也世臣不是世官乃賢臣而任之久者所謂元老舊臣也然但臣必自親臣始親臣即所謂腹心之臣不是倖臣昔者二句不必擬昨日今日字面只是謂進用便亡去耳此正是無親臣親處

吾何節　司馬溫公為治之法莫先用人而知人聖賢所難故求之毀譽則愛憎競進而美惡混淆考之功狀則巧計橫生而真偽相冒要其本在至公至明而已　存疑此不但自解不知其亡之失亦欲得其才而用之以免向日之弊意

國君節　呂晚村如不得已只形容一個慎字就心上說其所以慎者正為鄉識也慎便是識之：道此外別無知人之法緊根識字立論方是當時對副道理　存疑須先看不得已三字有着落然後看如字明白如有人焉我本不欲用他此得已也却有人焉要用他我不能主張不得不用此不得已也今欲得其才審之又審亦似本不欲用逼于人而不得已用之要看如字卑踰尊二句不必說推原不得已之故只言不能如不得已都其勢而至于此要模寫他欲進未進之際預先計較懲戒如此玩將使二字可見

左右節兩　呂晚村語意專似重在國人但國人之稱賢雖無宄同作好之疑而其人之得衆或有違道干譽之寃故又須察而後用之乃是致慎之意非疑國人而為是也兩個然後字接連叠用俱從國人皆曰賢句生出以見其慎之至也　李表一進賢而及殺人不是把命對並論蓋人命至重國家所不得已而後為者無如殺人一沖三番四覆憂不敢慢今進賢時用心亦如此慎可謂如不得已之至矣須要得他借影相形意

如此節　按君有用舍之權民有好惡之意本民之意以用君之權則君之權若即民之意獲仰方是父母亦即子撫恤之道方可以即結人心增權國脉以成故國玩然後可以四字正見其當慎也承上重用賢不重用刑

湯放章　按此章深為殘賊之君徵不重曰湯武無弒君之事　劉引仁就心上說故註云滅絕天理義就事上說故註云傷敗彝倫仁是天理根源處賊仁則大根大本斲喪了義就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如手足損傷一般天理猶未盡滅故賊之罪重而殘之罪輕

巨室章　高中玄齊王治國不知用賢故孟子設言以諷下節只即不任賢上見他不愛國也雖各為一喻意實相承上節重大本大木不重工師下節重玉人不重璞玉

巨室節　按幼字只是學之有素意講學字緊對功利之徒說欲行欲字要重講有不肯自以意舍非真欲其盡棄所學只不要心從之便是姑字明知其所學之大但我未之能行姑欲其舍而從我庶几畢而易就耳則何如猶言独何謂哉有不足他意

今有節　說統愛國不如愛玉是本節之反不任賢即必不能治國家是下節之骨須知前後一脉貫通則何以以字作故字看

齊人章　按宣王志在取燕故妄認五旬為天意不知天意在人心孟子不教他不取只教他審民心之悅不悅文武兩段正應他兩個或謂意最圓治末節說勝燕取燕之民情見得不是天意所在正答他取之何如一問

代燕節二　按五旬而舉亦未始不是天然此只是勝燕之天若取燕之天則猶未可知也故孟子欲其以民心決之悅與不悅非在既

一第99／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3　𠮷反外

取之後是未取時預先量度定他也引文武只做個証驗不必深
為別印

萬乘節　按此節分明齊未得燕民之悅未便有可取之理其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蓋已窺見他將有殺父兄等事了但方是始勝尚未有其事故此如字是假如之如即註中若字意

取之章　洗無四燕之亂生于子噲子之燕民原無罪宣王只合誅子噲置君而去之此是上着早不見此行了許多暴虐直至諸侯謀救方曰何以待之孟子於無所待之中代畫待之之策亦只有置君而後去之一策然昔日行之則時雨之師今日行之則脫稠之策相去千萬矣

取之節二　按湯之行仁全在誅君吊民然此四字不平誅其君乃所以吊其民也不止不變此二句即在吊民中抽出言其景象如此重在湯師不擾上怨与望只一意精神全在天下信之上信不在臨時須是此心正大光明為天下除殘無一毫貪利之念天下信得我過乃稱時雨之師

今燕節二　按若殺其父兄若字作已然看不可認作設詞天下畏不是好畏乃伺隙之心此即乎日言不行仁政在殺父兄等事上見來不曰天下之兵動而曰動天下之兵是兵在天下而動之者我也末節正答他何以待之一問言父兄之已殺者不可復續矣猶幸有子弟之係累者可反也宗廟之已毀者不可復完矣猶幸有重器之未遷者可止也諸侯之謀我者不可禁矣猶幸有燕衆之可共謀以立君也速字最重猶字與速字相應見得稍緩即無及矣意此是失却第一層着猶有第二着也

鄒與章　按孟子因有司之死而論其出亦反爾其言致為痛切然其意所指亦豈特有司而已看末節從有司推到君身上去打動處全在君行仁政句至于官民報施還是偏鋒借着

鄒與節二　按鄒與魯鬨見好戰在鄒不惜民而輕殘之意蓋爾小戰有司死者三十三人則小民之肝腦塗地不知凡幾乃僅曰吾有司死矣全不知有民矣　又章內長上字皆指有司惟上慢殘下然君及有司出爾反爾指怨一邊言夫民今而後得反有欣幸意有怨其反之晚意

君行節　按仁政從指厚下之政言不止是凶年之散財發粟親上指平時言死長指臨時言長上斷指有司不兼君說

小國章　按滕文求事強之策惟依勢之在人孟子告以自強之策全憑理之在我血脈只在與民死守上是則可為只說箇理之可為者在是非云爭之必濟聖賢於事變之際只論是非不論利害

小國節二　徐敬紘兼事不能不事不可因其事以自結而脩好則得免於事者之伐因其強以自庇而求援則得免於不事者之伐文公之謀專恃人也對以是謀非我所能及而是乃傚伸句兒之策不足言耳非卸謙迎于謀也與民守之是未有事時君率其民共守此城池致死是君守死弗去是民皆由平日仁政所感

築薛章　淺說上章教以效死此章教以遷國亦兼為善意一心為善所以愛民得民則守亦可遷亦可不得民則守不可遷亦不可　熊伯甘旧說滕無地可遷不知戰國時滕地東南接於淮夷徐夷當時必有甌脫地磽薄人民少為諸侯所不爭者滕亦未必不可遷

築薛章　四書脈非擇而取之二句意以人見岐山之下一傳而六州歸再傳而大統集以為太王有所擇而然不知當時只為迫於

狄人之難不得已在此國存耳

苟為節　按此節曲折委婉要細心体認苟為善數句是泛論道理畢太王在內言太王避狄遷都不忍殘民以與狄爭而積功累仁以有待于後苟能如太王之為善則以理而論後世必有王者然原君子為善之心固不計及此也善在今日為業善在後世為統但念業由宜于創統由宜於垂創垂由我繼後之繼而不繼君子亦不敢必而特盡其我之所為且無害我之所為可而已若夫拮据戎馬之間別起一方以成一統之功則天之所助非可逆料也君如彼齊何哉急國之所依者民民之所歸者善非得民無以遷國非為善無以得民只有勉彊修德行此幸而成功則為可王之太王即不成亦不失為可繼之君子而已矣　呂晚村時移勢變創垂中事正不同總歸于善但盡本分不求意外而道自已舉正天德王道之極

竭力章　按此章設此二策見能如太王則國亡而身在固不失為創造之君不能如太王則國亡而與亡亦無負於有邦之責兩策並陳效死固是正策即遷國亦豈空談少康一成一旅之故事可學即衛文楚丘之事亦可效也

竭力節二　按事之六句正太王幾敵之策預定遷國于胸中而以空國委之要從事狄處想出攻守机權總抹倒南渡議和諸臣屬著老而告之謂願從者從願留者留也蓋太王固不忍棄之亦不欲強之也仁人之稱兼平日仁政今日仁言二項或曰二字意從遷國側下重在效死所不待言

君請節　按以勢論若去之為便以理論又守之為是總聽他自為審度二者竟平說為妥讀荊川先生文便知偕解之謬總由眼孔不大之故

魯平章　王鳳洲以與公伯寮愬子路章同意聖賢于此不但是以天命自諉乃揭出天命所關之大見小大之無能為也正是儆制奸邪之意

魯平節　按將出二字便開倖人窺伺之門輕身匹夫自是闇主所愧臧倉一言便已合拍以為賢者四句說得賢者一無足取禮義已是迂腐但賢者尚頼有此不是認真講禮義只是借端責備語言中兼有輕侮訕笑意

入見節　按前以士四句不是問辭乃是折倒平公語三鼎五鼎正填實士與大夫之禮不平末二句見因貧富為厚薄正是順理之禮御宜之義暗與臧倉所訕相對

克告節　困勉錄當時魯侯即見孟子亦未必就行其道于臧倉固可無憾也即使一見關係于行道而為倉所沮亦有天焉于臧倉亦無憾也孟子只欲發明天意故以行止言之不可即以一見為行　陳百王謂遇字比見字較深得之矣　張孝陵行止主道言而或字就人言二句不平重止一邊

當路章　翼註以齊王猶反手也斷上是斥霸功以崇王道下是明
易王以時勢也　沈無回德是根本時勢是其所乘孟子之能王
齊者以德其反手處是時勢有德然後可以論時勢不可以時勢
德三平看

當路節四　按先子所畏只是不敢忍他非謂曾子不及子路也兩貌
皆都論人品不是論事功管仲得君三句把專與久兩路相形見
得無解於功業之卑曾西不為不可云我又賢於曾西只說我與
曾西同一源辯意言管仲以該晏子

以其節二　按前可復許是疑其不能此猶不足為是訝其不屑始終
一齊人之見而已下節以字即承上兩以字說來以字內大有作
為說出王字形得霸顯二字一些不值大意只重在能以上正吞
猶不足為之跡

若是節二　按德兼政教說大行即上治字意然後二字要味合文德
之盛百年之久又必待繼後行方見其難非專承上句也　又朝
諸侯即是有天下非既失而復有之也只是根起之耳商家代有
賢聖之君已是難變又加之武丁中興故其德澤愈未易衰況紂
去武丁未遠兼以諸侯夾輔故雖暴虐亦未遽至於亡所以文王
興起之難耳皆反覆發明文王何可當也一句以上俱以時言
說統故家以勳舊言遺俗以治習言流澤之在下者流風以脩齊
教化言善政以紀綱法度言流澤之在上者　又是以難也句只
承上尺地言二句是以勢言須知此百里亦是商之地與民

齊人節五　按齊人節借人言點出時勢今時：字今時作今日看包時勢
言夏后殷周兩節雖分勢與時然玩下節一且字文勢却是一直
貫下孔子節要從意脈上酌量蓋均之言德前以為難此見其速
此只在時勢合看離看討分曉耳劉克猷云觀商之立國賢聖代
有積德六百年然而我周父子曾不數十年而有之以德若此毋
亦不已太速乎且是時勢而論德矣只此數語題環已解末節古
之人正指文王是總結王齊之易與文王之難兩件事理合一處
若泛論古今事功便不着閒目矣

不動章　王觀濤通章在必從吾言斷上是言已不動心之學與於
告子者在知言養氣二腳下是願學孔子而推尊之以見不動心
之所自來前段吾嘗聞大勇於夫子一語便埋願學根腳後段充
拜百王等語亦與大任相應　張孝陵通章以不動心為主知言
養氣為羽願學孔子為宗

加齊節二　困勉錄當大任只似乎常應酬一般方是不動心註恐懼
是埋養氣根腳疑惑是埋知言根腳　呂晚村四十以前有工夫
四十以往亦有工夫四十以前規模基址已定四十以往打磨磡
煉愈精　按是不難者言不問所以不動者何如而但曰不動則
是不難也即告子亦先我不動心

有道節　許白雲有主二字兼下五人北宮以必勝為主孟舍以無
懼為主曾子以理直為主孟子以知言養氣為主告子以其悍強
制為主皆可以不動

北宮節　按此與下節不是實叙當日行事是述當時口氣極其形
容語頭北宮黝宜從翼註說一步進一步都不膚撓為膚不被人
之刺而撓不是被刺了仍然不撓也下句亦然思字管到不受萬

衆句一毫至小褐市至大視至小若至大也寬博至卑萬乘至尊視至尊若至卑也視刺三句正不受惡聲之惡惡聲二句通管上寬博萬乘言不但辱來必報即言稍不善亦必報也審合註要摹寫他不勝意孟賁撓目逃非勝也不撓不逃便是必勝受挫不刺非勝也不受必刺便是必勝惡声不及非勝也必反便是必勝

孟施節　按此節是想像他無懼爲主而代爲口說如此視不勝只是逆料的話量敵慮勝正与視不勝相反末二句又自解其視不勝猶勝之意

似曽三節　按似曽子似子夏只在人已二字彷彿相似未知孰賢直說二子之勇一般未有一賢者自反者臨時自反其平日所爲也自反不縮不惴設言以起下文耳重在縮一邊說曽子守約處全要緊根反身循理意蓋理者至當不易隨他天翻地覆古往今來便搖動不得曽子一以是爲主則是心中所見與其所執持已把握那萬及不揣的事物了疑惑何由起恐懼何由生雖當大任何由動心豈不独得其要言外便見得不動心有道者此正其道而凡不動心者當以此道爲準矣

敢問節　李表一告子初間用工猶見有不得便猶動心因此遂劃絕使一理俱不出不入後來亦無復不得知到無不得時便成箇告子之不動心　按存疑云不得於言者如言性而不達性之理言事而不達事之理此由心中義理不明正宜反求其理於心不得於心者如應一事差失或接一人差失于心有所不安也此由氣之應接失其道正當更求其氣今告子概曰勿求一味撇開不令擾乱吾胸臆此明與老莊虛無相似今較而言之不求于氣者

視之勿求於心者稍爲僅可而亦豈通論哉蓋氣非甚輕而可幾擅神明之牢而以率百体志固氣之帥也然放旋轉之務而以接萬感氣亦体之充也夫志而曰帥凡氣之以形用者莫非志之以令行者而志之爲志甚重也志固至焉然氣而曰充凡志之以神用者莫非氣之以力加者而氣之爲氣非輕已氣即次焉故有求不動心之源者固必曰持其志静而存養之惟密使清明之不奪於次取焉可也有求不動心之輔者亦必曰無暴其氣動而滋息之有方使運旋之不撰于遏抑可也苟志而不持則本原一乖而内外遂已兩失故知告子勿求之于心之說妄也不待辨也氣無暴則存主愈湛而本末可以相資故知告子勿求于氣之說亦妄也非誠可也

既曰節　按志壹則動氣者爲其不持志而無以内直則志之專壹於忿好愛惡閒者常乘權而輕用其氣則氣乃于是乎動此則譬如剛愎之將失律于上并以撓敗乎師徒者也氣壹則動志者爲其即持志而氣或無以方外斯氣之專壹于視聽言動者常竊權而逆驅其志而志專於是而動此則譬如驕悍之卒潰圍於下因致震驚乎中軍也故志壹二句斷宜專主不好一邊說玩一也字急帶下三句說

惡乎節　按此處須勘得言與氣皆心而知與養即心之所以不動處爲妙知言養氣是講明踐履之事告子正從事于操持而無講明踐履之實功故孟子言我所以長於彼者在此至其根本則豈能離于持志哉故講知言養氣歸于窮理闢邪而又極探源本以涵養操持爲先也

浩然節　馬潤圍難言不是真無可言學者須工夫到頭方此氣充

滿方識得此氣方可與言稍不到頭縱與他言亦不省得故難言二字謂須是實体而自得之也

至大節　按註中體段二字猶云形像模樣非体用之體也至大至剛是狀浩然之本体要本源頭說來蓋天地之正氣而人得之以有生故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人能直養無害則天地與我共攝於一氣之中即微外于天地之間者亦無不攝于一氣之中自覺高厚之內惟吾之所運量舒而無處可以限我可以屈我故曰塞乎天地之間非把吾身之氣去充塞之也時文鄭作云天地純而人襍天地之間有純襍而氣之賦于人者有純而無襍又云吾惟全其純爲者而天地亦若虛其位以聽吾氣之善入吾惟全其守純爲都而天地之間亦各去其形以待吾氣之偏繞此寫塞字妙之間二字亦有着落

配義節　按剛大之氣充塞天地必有道義以行之下節持即明上節耶非塞天地之外又有配道義也配是一滚出來意平日直養無害未感時道義已渾全于腔䏆之中到遇事時一觸之道義即而全体之氣以應之一息之道義皆有生卒之氣以貞之而道義遂見功于天地若無是浩然之氣則血氣易盡所以不能配道義而餒蓋氣與道義固同爲吾身心所固有但氣不浩然則吾之道義亦不能行即行時或得半而中間消沮氣衰颯乃所謂餒也

是集節　按此節承上言養之既成正理固藉正氣而行養之方始氣壯必即理直而得蓋是浩然之氣皆由乎日用工有一事合義積而至於不使有爲所不爲欲所不欲者而義於是乎集義集故不至仰爲而愧俯爲而怍以消沮乎一注不慊之神而氣乃不期而自生此非可以一端一息之義而襲取其剛大也是何也天下容有可襲之氣吾人必無可襲之心。正則氣順必慎于心而後氣可充也理得則心安必集于義而後心常慊也若行有一端一息之不自慊而氣爲其虧且屈則此至大至剛者且欲然靡然而無以充于体也由是觀之心即氣之帥義即心之制以吾心之義養吾体之氣豈求之在外者乎今告子既不知義內則自不能集義以養氣矣總之此節自則餒矣以上是言氣之生必由于義我故曰以下是推究出告子不求氣病根由於以義爲外非辨義之內而非外也

必有節　按有事勿正勿忘勿助長俱就行事上說心勿忘句心字不動言其心勿忘其所有事正欲就行事上着力也首四字是三句總綱勿正即緊根有事說而字一轉是找足語非平舉也心勿忘二句又從首句中說如此而猶未充則又但當如此：然註可從宋人一段只言助長之害而舍正之意宋人閔苗即是正摠之便是助天下句只借苗言氣非復以苗言也無益而舍及助之長者亦俱以氣言

知言節　說此四言皆說道之言四病皆見道之掰其材之有故言之成理非止以空言惑世然毫厘之辨若不從根源處討個分曉世必以爲確不可易之論而見之行事其爲害不小矣知之便有以息之距之放之使邪說者不得作直是孟子承三聖作用故曰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知　四書脈詖辭雖偏見然猶依傍名理及其陷溺既深純是一片邪說暴無依稀近似矣　胡氏吉乎於已之言且不能反求其理如何能于天下之言而求其理孟子於天下之言能究極其理則於已之言可知　蔡氏上四句是因外而

知其所由來。下四句。是即始而知其所究竟。淫邪遁皆起于詖陷離窮。皆由于蔽。四者各相因。一步深一步。

宰我節　按在宰我子貢。兼不得德行。在冉閔顔淵。兼不得說辭。惟孔子都兼有之。善言德行。不重善言。只重德行。既聖口氣。亦不是實話。只因孟子勇於自任。故借聖字翻局。特是驚駭之詞

曰惡節　呂晚村非即以不厭不倦盡仁智也。以其不厭知其智。以其不倦知其仁也。字語氣。見得仁智之體。有分毫未盡。有不覺厭倦之忽生者。然則不厭不倦。不但智仁之一端。實智仁之盡頭處也。

昔者節二　按一體具体。是借身體二字講。聖人之道渾然全體威儀文學。得其一體。是聖人之分派源流最親。已不是小可了。具体是具聖人全体。但未能変化無方。微字只輕帶說。大約且意。俱作贊詞。舍字對安字看。姑字甚婉。只不欲以此住足意。願學孔子。已在言下。切勿貶諸賢。

伯夷節　按不同道。是言與己不同道也。就志行上說。此節且勿露孔子勝二子意。方不礙若是班乎一問。四可以字。即天道之本然。乃見權度之精。智之事也。仕止以出處言。久速以去就言。四則字。乃時中之妙用。聖之事也。四句須一氣併讀。顧學依倪槍柱專就出處上說。依翼註要與不動心相關。看來二說可兼。

班乎節　陸稼書若是班乎。與然則有同與。俱從皆古聖人來。後敢問其所以異。是從願學孔子來。　說統未有孔子。不是說凡民中未有孔子。自天地生人以來。聖人不知有了多少。皆未有如孔子者。賢合註未有孔子。含下宰我曰三節意在此。當以道德事功入講。

有同節　按上句論力量。註德之盛德字。即大學明德之德。以其為事之本。故曰根本。下二句論心術。註心之正心字。即大學正心之心。以其為明德之一節。故曰節目。

敢問節　按敢問其所以異。是從生民和有句生來。是問孔子之所以異于夷尹者何也。

以予節　倪槍柱三賢知聖。一節淵一節。舉堯舜見孔子之異於帝。舉百王見孔子異于王。說到生民以來未有之盛。則前古後今帝王師相。俱不能及。　按聖則不易。以德言。事功則有異。以垂教言。

子貢節　按四箇其字。明明實指百王。與孔子分賓主。如何述人及說已有孔子在內。末句不重百王賴之以傳。謂夫子斟酌其禮刪定其樂。有以垂法萬世。不但如前王之德政僅行一時已也。

有若節　按三子所言意旨各別。孟子倫列之。無非見其異于夷尹而表已願學意。豈惟民哉句。興起含同類意。出類以並生言。拔萃以並處言。拔萃是形容出類意。二句可平。亦可側。如說凡聖而言。末二句見得孔子併出乎凡聖之類。拔乎凡聖之萃。

以力章　按下節只足上節之意。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云云。旣不待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云云。又何待大哉。說王說伯。忽然以孔子作比方。亦只明要發明王不待大之意。行仁之德至孔子而極。力之不大。亦至孔子而止。百里七十里。尚有力可待。孔子則併無待矣。全章亦只註王不待大。

以力節兩　按以力假仁者。伯之字連上。不可于者字下一讀。此是泛御說。推其所為皆假仁耳。若謂以力假仁可以伯。則是教猱誨盜矣。此章在語意離合。節仁指事功說。德在心。以德行仁。即是以天德行王道也。譬與引詩。總是申王者以德服人之意。非兩層語。

仁則章　張彥陵　好榮惡辱，人之常情。然榮辱之機，自人心之仁不仁。決之人心之仁不仁，又自閒暇時決之。孟子提醒世主處，全在及是時三字。　呂晚村　通章只寫聖人一段憂勤惕慮之意。此是周孔相傳心法，所以治國家之道，不外于此。後世人主，只是般樂怠敖，與憂勤惕慮正相反。究其所以然，只看得侮字不着痛癢。

仁則節　張彥陵　仁與不仁，就行事上言；榮辱，就國勢上言。榮即人畏，辱即人侮。而則字、使字，含自求意。

如惡節　按　如惡之三字，正借他只點羞惡之心去踈動他。莫如字直貫至政刑。貴德尊士一直說，尊士即是貴德。賢能即是仕。驗位能職，便是尊國家之事。一日二日萬幾，那得有閒暇？謂之閒暇者，蓋指無敵國外患而言耳。

迨天節　按　迨字正與及字應。知道是知治國之道。全要發出一段惕慮憂勤患預防之意。能治其國家，亦是孔子語要見得防于未然意，方與詩應。徐云：宴安靜好，萬物之所貪，而有道之所畏；憂危惕厲，物情之所避，而天道之所居。此說最暢。

今國節　按　上閒暇是明盛之閒暇，其閒暇可幸。此閒暇是叢脞之閒暇，其閒暇可危。禍福句總結上三節，以其防於未而所以得福，以其怠於閒暇所以得禍。可以明自己求之說。此之謂，從頂詩書。

尊賢章　呂晚村　戰國時諸政弊壞已極，孟子就其最大者斟酌以行仁政，耶仁政固不止此，然王者規模大略已具。五節只說感應之情理如此，顧者未即是實事也。其勢側重下，信能行至無敵而王，方是實效。

尊賢節　按　所謂賢能，固非當時憑軾結靷之流；所謂尊使，亦非當時黃金百鎰、綿繡千純之謂。王虛舟云：先王之于士也，建學明倫，漸摩既久，其養之皆有腹心手足之資；尊賢育才，選舉無方，其登之皆有堯舜君民之用。又云：與之共天位，與之食天祿，以天下之事與天下之人共之，為天下得人，而無所私于己，光明正大之意，人人而共見也。三德而有家，六德而有邦，以天下之才與天下共用之。天工代人，其代而不敢與之以輕心，務慎詳密之衷，又人人而共仰也。

市廛節　蒙引　市字與下關字、耕者廛字一樣論。廛，市宅也。本是死字，今作活字看。　按　商賈惡其盛，盛則人供逐末；又惡其衰，衰則財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精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二句串說，重不征上。總之，法是常行的，廛是因時的，征是決無的。

關譏節　按　衆途所會之地，立關以限之，但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以防奸宄，而不征其往來之貨稅。

玩註市宅之民二句，則壬廛字同為以市之廛，非左右三區之民廛。據揭所知，就市中交易之日為就市中店文于日。張子稿文先生譚我二主治市。存參

耕者節　按　稅即履畝之稅。又上文兩廛字指廛稅言，此節一廛字指廛居言。工是市廛，此是民廛。市廛以處商賈，乃王宮後一區，所謂前朝後市者是也。民廛以處百工及遠方來歸之民，此在國都內左右三區者。蓋國中居室，亦如井田之法，畫為九區，王宮居中，前為朝，後為市，左右各三區居民，雜處其中。故廛有不同，而取廛之法亦不同。朱子云，既賦其市地之廛，亦承上文而言，是戰國時概取廛稅也。其實本文廛字，例照上文耕市字，只當作寔字看，不當作活字看。

信能節　張彥陵　信能二字重看。謂寔寔落落，能行不徒虛文粉飾，惟信可動人。民字包士農商旅，即之若父母，從上五顧字生來。天吏，專以征伐言。民之父母，天之吏也。

人皆章　按　大意為當時殘忍之君而發。首二節是綱，中三節申說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末二節申說人當師先王以充不忍人之心重在擴充上　語類人皆自和氣中生出天地生人物須是和氣方生人自和氣中生所以有不忍人之心說皆有不忍便見殘忍刻薄乃吾生所本無

人皆節　張彥陵曰人即無古今爾我曰皆即無彼此異同曰有即非本無加益

先王節　按此節只是見心之無外意步、要見得人皆有意方為得音有一斯字何等快便　震川云仁者之心王者之政通体用於一原此最見精義以行二字即包下擴充意先王不待擴充自然能行衆人必待擴充方能行得此三句是衆人與聖人交接處孟子就上人指出示人最急　震川云是非聖人之能張之也心之体本如是其大也是非聖人之能益之也心之体本如是其全也親此知本節只是指點全理非補量事功　困勉錄註察識而推之政事之間此推字與下文擴充意不同此是以由心而達之政言下文擴充是以一端而達之全体言

所謂節　按下見二字卒然而感正是本心發見處曰今人正見不忍之心非先王而獨有内交等本不是惡但從軀殼上起念則已雜人欲之私了

由是節　按惻隱羞惡等多是即逆其理而兆惟有所可傷這裡惻隱之端便動惟有所可惡這裡羞惡之端便動若是事親從兄又是於自然處見之須知惻隱羞惡等皆不忍之別名不是有四箇心非人也只是（惻隱等）決言其必有與可離非道也一例

仁之節　湖南講指為仁義礼智之端者此不是把情來証性端者端倪之謂此心下見時方有豈不下見時便無言此乃端倪見端可知要定有個全体在内連下文擴充意已寓在内

人之節　審合註首二句結上文必有意以起下文自賊、君與下節當擴充意自賊與賊君重在自賊邊謂其君二句帶看　翼註四体不但喻人之必有正見不容缺一若缺一便不成人故緊接人不當諉于不能意

凡有節　按此節知字最重口氣連下是知去擴充不當察識察識其端又在此知字前而能充是承上面知擴來上充字帶知皆擴說只要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此充字說是充滿此心之量了保四海兼仁無不愛義無不宜礼無不敬智無不明言

矢人章　按此章見擇術莫如為仁為仁決當由己末節重在己字内含天德王道如射之内志正而外体直

矢人節　翼註是首節是破陣才爾術之意蓋觀矢函巫匠非人品有高下而心之慈忍損異可見心非無定惟以習移也術字承上推廣言之不可不慎言當就其全吾仁者去其累吾仁者

里仁節　按里仁節只言仁道之大而為不可不為至下節方論到禁辱然總為莫如為仁張本註得之最先字犹云第一件也不是先後之先　張彥陵仁義礼智有則俱有無則俱無　吳因之莫如者兩相比較而見其不若為仁正孟子為人擇術處

仁者節　翼註射者始而正己既而求之己皆由己不由人之意由己與慎術亦相應蓋術者已所自擇人莫之禦

子路章　按此章總論聖賢取善之誠則同而分量自異隨文敘去而優劣自見由禹取人以成己舜則取人以成人見得由禹已是大了舜又有一種不同處不可聯由說

子路節　按過在子路亦不負氣一往之誤豈有人所不可知者乃

子路或不自知而人已先言則欣然承之而幸其改之可以速至所告之人亦非必先生長者之列豈必大有裨益于子路乃子路不惟其人而惟其過之聞也則歡然納之而幸其過之可以補

禹聞節　按善言亦豈必盡如皋陶之昌言而自禹聞之真心喜愛而降体以受則其行之勇決不待言矣

大舜節　吳因之大抵由禹樂善與舜樂善亦無甚異但由禹多了人已一層意見大舜全抹倒這意見便是大小之別　劉研善與人同是太之實蓋舜視善是太極渾然之体不做在己的亦不做在人的乃人我公共之理如一池魚共一池水魚有分別水無分別故曰公天下之善而不為私　姚承菴舍己取善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為一方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舍也又安知其取　楊畫樂取內可想見舜之心至精至一至虛至實相遇以天相通以性

自耕節　晚村樂取句在上推論意在下本節雖槩舉生平又無實跡可指只是上下過渡語

取諸節　按天下有善的以見取為榮自然益勵于善天下有未善的以不見取為恥也都勉而為善是乃助人之為善也莫大雖有上大字相應然一是說取人之大一是說與人之大不可于第三節大字內即兼與人為善意

伯夷章　姚元素夷以世不足與而明絕之惠以世不足較而姑置之皆持一點遺世之心如世道何學者須識孔孟濟時行道心之始得　陳伯玉君子暗照孔子君子不由與孔子自異逸民同意
此章大旨非論夷惠乃所以發明願學之意

伯夷節　按此節一步緊一步逼出個隘字事君交友常也立朝與言暫也不立深于不爭不言深于不反鄉人冠不正未為甚惡而必去至於辭命之善無稍少禮而不受不受也者二句原不受之故亦結得上三段意蓋視之為非君即之為惡人之朝等之為塗炭之浼也

柳下節　按此節一步寬一步逼出個不恭字不羞六句相連看惟有不羞不卑之心故即遭遺佚亦不怨阨窮必以道即是不隱知二句反正相足遺佚根必以道來阨窮又遺佚後爭由由與偕故句雖概自家衆言然當時之所以不羞不卑不怨不憫正是此意

君子節　按隘與不恭即清和而見非清和之流弊至此也其病甚輕微亦甚重大說得輕微方切夷惠說得重大方見君子所以不由之故　又由夷惠之行以之矯末俗則有餘以之適中庸則不足故曰輕微由夷之隘或至忿激以成其和由惠之不恭或至狎侮而喪其德故曰重大惟以民胞物與之量矯夷之隘以戒慎恐懼之心矯惠之不恭斯得之矣

天時章　陳氏當時用兵者止以天時地利為務而不以得人心為本故發此論人心得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本末具舉如此

天時節　按此舉用兵所恃者而第其輕重示人當知所重也兩不如俱在用兵時較量且重說疊下重人和上

三里節　按此申天時不如地利以攻者驗之全在環而攻之上見環攻句須襯入曠日持久意

城非節　按此申地利不如人和以守者驗之全在委而去之上見兵革以衛此城池米粟以實此城池故亦屬地利必兼言之方成個完全可守之勢

故曰節　困勉錄此節是言人和末節是言天時地利不如人和
呂晚村封疆正所以域民山谿正所以固國兵革正所以威天下
不以云者非弛閑去險銷兵之謂只要人和得道乃可耳以不忍
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則所謂得道說人和處已含得道意不
是推原人和之在於得道也
以天節　按天下順之不是民歸只是人心悅服意以天下之所順
不是率天下所順之民乃指自家言云以我為天下之所順攻彼
為親戚所畔的則戰自必克矣此正在人和上說之要見得彼雖
有天時地利亦無足恃意
將朝章　吳因之通章是托疾以辭而又欲自表其辭召之意其立
言根子只在以賓師自處上求朱註孟子之于齊處賓師之位數
句要看　按通章詞若激烈然其身重處都是敬王不是慢王重
故將大有為二句
將朝節三　按如就見如字作欲字看為要出弔在明明則疾之非真
可知弔於大夫之家全重在因臣慢君上孟仲子之對孟子所極
惡者在昔者有王命二句若趨造于朝及請必無歸等語孟子只
是不理他便了
景丑節　按要字只是迎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故不得已三字非
逼于所要只緣孟子本意為仲子權辭所誣無由做悟齊王耳之
景丑氏宿亦主悟王說內則二句重君臣邊君臣主敬又重臣敬
君邊非堯舜不敢陳是下之人不敢楊桓之不敢召此是上之人
不敬正是君臣主敬處
否非節二　按引礼重不俟駕句正明未見敬王意仁義富爵還主仁
不啻富義不啻爵說不但僅僅相當而已是或一一道不是疑詞

寔作自重之道者輔世長民在事功上說　附時文王作性德能
以知其身為仁義凡取無非有殺無不辜生平之節已有以大服于
當時而及其履籍居高乃以盡其正育必無苟且功名之歆性德
能以君為堯舜凡有善必陳有邪必閑咸望之重已足默制于一
人而及其施仁發政拯以躋于熙華必無偏安補苴之治　吳因
之景丑責孟子不應召孟子不說已之不當應召只詳明齊王不
當召已而我之不當應召不待言矣此處正好得賓師意此若非
賓師縱有齒德敢與爵抗乎縱不為管仲何独不可召乎
故將節　呂晚村不召之臣乃師傅非佐相功臣也大有為之君其
所謀即王道仁政非陰謀秘計也就之乃尊德樂道以師礼事之
非畧貌儀節以示契厚為英雄作用也　吳因之其尊德二句雖
說賢者自重意仍歸重在警君身上言尊樂不如是賢士猶以君為
不足有為而不肯來君焉得驕傲而不就見乎
故湯節三　張彥陵學而後臣非是截然先後只把學做第一件而以
委任继之也　翼註管仲且猶不可召主桓公不召管仲說　徐
岩泉孟子既引了成湯与桓公伊尹與管仲恐落了自己地步至
此却又別出王伯之佐見已非管仲之比又以終非堯舜之道不
敢陳于王前之意
前日章　按此章見辭受一當于理問答俱為齊發
前日節四　按陳臻之問專為不受齊餽而借宋薛形之疑其不與宋
薛同受也皆是不可說皆是義蓋惟其皆達於義故得為皆是若
臻只執是非不見有義字有遠行有戒心俱是有處之餽故可受
兩辭曰反不甚重
若於節　說叢未有處全重自家說不重他人蓋小人儘有貨利來

交。假托名義者。若只靠他有詞。使墮小人之計知不可不知例

疑似貨與人。而日貨之者。貨本死字。今却作活字看。　按貨取是

被籠格之謂。人。取。貨而。反。爲。貨。取。猶魚。貪。餌。而。反。爲。餌。取。也。

乎陸章　張彥陵此章與士師不能治士同一機軸。提醒他。使臣不

諉罪于君。々不諉罪于臣。然後其言可入也。

乎陸節四　張彥陵前二節。諷距心處。見責不容辭。非諷之去。後一節

諷齊王處。直欲其行興發之政。以濟溝壑流離之民。非徒博罪己

之一言而已。惜乎。無悔過之寔。孟子望齊之意孤矣。　呂晚村反

之一法。先塞其避罪之路。視其死視字。則直抉其隱情罪案也。

子之章　賽合註上二節。蚳鼃感孟子之誠。因可以去而去。下二節

孟子因或人之譏。明可以久而久。見守官守道之不同。守官去就

聽命于官。守道進退。聽命于道。

子之節五　按鼃(辭)正。非辭命(尊)居卑。所以爲蚳鼃爲字。只是別人事。指在

自己身上。見得極閒極冷。尚且如此。何至自爲而獨不然。豈知寔在

即從容規諷以勸而入。孟子於齊畢竟是去。但寬得些子不比有

官守言責者。然不得合下便休。

爲卿章　按孟子之待王驩與孔子之待陽貨同一家法。與之同使

不惡也。不與言嚴也。反字中無往字意。

爲卿節二　按既日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當着行事二字。是末

嘗與言出使事。以示不與小人共事意。夫既二句。是托言勿作呆

寔語。蓋縱使不治。孟子亦不與言也。

自齊章　按當時厚教盛行。世風趨薄。木若以美。隱然有惜物儉親

之意。孟子舉其心之不容已者示之。然後盡于心句最重。恍字恔

字。總形容箇盡心。須從々破他木美之疑。

自齊節三　按止於嬴。勿作觀望看。只是四顧。正墓。不能遽前意。人心

是人子之心。非他人之心。何爲々字。要說得分曉。言爲無財耶爲

不得耶。恍即是盡心。古之人。指周公制礼以後之人言。獨字緊對

皆字。

且比節二　按且字是發語詞。不是更端語。於人心句。言人皆欲盡此

心。而吾獨不。以此爲恔乎。對人而言日獨。與吾何不然相應。末節

是反言以結上文。

沈同章　張彥陵此章當以天字爲主。燕之私授受。是不奉天命。齊

之擅征伐。是不奉天討。非堯舜而揖遜。故召齊之師。非湯武而征

誅。故致燕之畔。孟子說燕罪可伐。又說齊非伐燕之人。未嘗輕貸

燕。亦未嘗輕與齊。此處最識得聖賢大公之心。

沈同節二　按有仕于此。謂有出仕者于此也。齊非伐燕之人一句亦

要活看。假使齊如湯武。則齊便天吏了。安在非伐燕之人哉。孟子

以伐燕爲可。即孔子討陳桓意。但不是這樣伐耳。

燕人章　翼註此章意有兩層。前三節是論周公處。見齊王之慚無

可自解。末節帶上過字來言。今古之處過亦不同。見陳賈爲君曲

解之非。　賽合註賈之言。雖並提仁智。其意重在不智。遂蓋緣當

時議王併燕爲不智。賈以齊當時取燕時。豈知今日燕人之畔。亦

如周公使管叔時。豈知後來以殷畔乎。

燕人節三　按王之慚於孟子。此正其愧心之萌。賈乃爲之遂其惡。以

周公來比。不知公與叔係兄弟至親。便有不容逆料其畔的心處。是

天理人情所宜有者。若齊與燕。非有兄弟之親也。隱々照見周公

之過。與齊不同。又安得援周公爲解。上節言智仁處。此々要歸重

智上。下有過。亦指不智言。

且古節　翼註古之君子泛說。不指周公。末段人皆見之。固不肯為之辭。更也人皆仰之。又不必為之辭。如此看。方與下面關照有情

致臣章　翼註首二節。婉答齊王。見行道之心。下面深拒時子。見守道之義。　訊統大旨重市。朳。二字。齊王留之之詞與累之之法。全無好賢實意。只以利留孟子。而時子陳子。俱不悟其非。君臣師弟閒有市心矣。故孟子詳以利之一字曉之。而道之行不行。俱置不論。

致臣節二　四書脉不敢請者。恐有干進之嫌。見無枉道之意。固所願者。此於愛君之誠。見有行道之心。兩句俱承經見來。

他日節三　按我欲二字貫三句。三句中以養弟子句為主。時子必因陳子以告孟子者。以陳子為弟子。欲其言之易入。而早圖之也。因猶托也。然是然其留行之言。非許其說之是。惡知句意雖指道不行。郤又難于顯言。故把不可留一段。置之不論。只借他萬鍾一句言之。俱是對借人話頭。

季孫節　按辭王之意。上文已盡。此下只發明欲富二字。孟子辭此而受彼。叔疑失此而求彼。壟斷得此而兼彼。其為利一也。故引之　又壟是斷。斷斷絕也。謂斷壟之絕高處也。使己使字是君使之也。不作如使看。蒙引說非是。又使使字是叔疑使之

古之節　翼註子叔疑其是容。賤丈夫是容中之容。　困勉錄孟子之于梁也。始見即斥其言利之非。於齊也將去必自表其無欲利之意。其于利一字嚴哉。

宿晝章　張彥陵通章重在無王命上。

宿晝節三　翼註客欲留行。當先言于王。而得其悔悟。因奉王命來留。孟子方可留也。　張彥陵看泄柳申詳三句。要看得好。非謂二子之賢倚君側之人也。二子當時亦只見魯君信用他。故樂為之留初不知中閒維持調護之故。而究竟魯君親用之故。則以有人為耳。　丘月林一則君使人留賢。一則人勉君留賢。皆非無君命而私留者。　按二段重子思一邊。有下便見。

子為節　陸稼書繆公本自能留子思。齊王不能如繆公。如何責留行者之不及子思。曰繆公自能尊子思。不待有人為之維持調護也。齊王不如繆公。則必維持調護之而後可。故為客計。當以留泄柳申詳之法。而責王以尊禮子思之事。上文所以必帶說泄柳申詳者。蓋為此也。其意實重在子思邊耳。

尹士章　按尹士譏孟子。與孟子自明。俱重在濡滯一邊。　又孟子濡滯心事。蓋在王猶足用為善數句。

尹士節三　彙合註尹士之譏。為其三宿而譏。雖或言不明。或言干澤不遇。即前日來齊之失。以形今日濡滯之失。　張彥陵看千里見王。是予所欲。即迹涉濡滯。予皆不計。至於不遇故去。予不得已。則心誠不忍速去。敢以濡滯為嫌。

三宿節三　按此承上不得已。明未出晝時心事。速字正反他濡滯之意。下三句正解猶速意。改是改其功利之習。用是用孟子之王道王。如用予。至舉安。非自負語。正見王之足用為善也。小丈夫亦不要看低了。亦是要好君的。但主意只為自家一身。所以過激。君子心予天下。連自家濡滯之迹都不計較。

士誠節　翼註小人即小丈夫。但上以量言。此以識言。略異。　按千里見王。是予所欲。此汲汲之本心。三宿出晝。予日望之。皆悻悻之餘意。

充虞章　翼註通章重此一時句。章內憂世樂天。雖分兩項。總因名

世主求憂者憂名世之不用。樂者樂名世之不終。豈然意重在憂世一邊。

充虞節二　按孟子不豫。原非怨尤。充虞誤認不豫爲怨尤耳。引君子爲言亦是寬解語。不是諷詞。　濮貞菴　彼一時此一時。非謂前日是平居論道之時。今日是不得行道之時。謂前日所論之時。爲君子脩身者言之。凡有不得于天。不合于人者。只反求之已而已。今日所遭之時。則天命人窮。于此而欲止一身之事。吾安得不爲吾道悲乎。然此。亦憂時之歎。原非有所怨尤也。　又須知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擔當。時分彼此。亦姑就充虞所見言之。原非兩時事。

五百節　呂晚村　義重名世。不重王者。名世或先王者而生。或與王者同時而聞道。先之。故曰先。又其間。蓋王者所從學而後臣之者也。非王者興而名世爲之應也。孔孟雖不遇王者。亦何損名世之寔。

由周節　按時數只平說自妙。不必事。其數指五百過矣指七百餘。時可如禮樂久衰則必振。民生久困則必復。詐力久用則必熾戰爭久用則必息。就戰國時勢着想方合。

夫天節　按夫天未欲句。根上時可來。含我其誰。從上句看下。重遇合不重抱負。方不涉矜誇。　困勉錄註　聖賢憂世之志三句有二說。一說彼一時當樂天。則不怨不尤。此一時當憂世。則有不豫色所以爲並行不悖。一說樂天即在憂世之時。二說可兼用。

仕而章　按次節明不受祿之由。末節又言所以不速去之故。總是發明不受祿之意。

仕而節三　翼註　仕而不受祿。指定孟子。非泛說。過至第三節。止用但因二字。不必云乃所以去。齊又何故哉。　張彥陵　志不欲留齊。而復受其祿。便是苟祿。所以不受。非但是恐受祿便爲他羈縻也。況無回聖賢之救亂世。如慈母之伏死子。有一分未絕。不肯去乎。此便是孔子知其不可爲而爲之家法。

滕文章　困勉錄道性善三節。通是要世子知堯舜可為。然堯舜可為處。却在言外。白文只是說性善。其稱堯舜者。所以實性善也。其言道一者。即稱堯舜之意也。其引成覸三人之言者。所以發明道一也。　翼註以性善為主。前二節啓世子以性善而定其心。後三節決世子以性善而勵其志。

滕文節　按滕南與楚鄰。苟有事於楚。一舉足則已入其境。何必西南行五十餘里。過宋都乎。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爲。往如是。反亦如是。不憚其假道於宋之勞。則其賢可知。厲士謂非迂遠。此不通地理之論也。

孟子節　按孟子言性。爲學術治功之本。領方不是迂談。　張彥陵道性善。與稱堯舜二句正相表裡。言這性充得去時。便是堯舜。蓋堯。舜與人同。是一。性即做到唐。虞事業。不曾於本體上加得分毫。可見人人此性。人人此善。即人人堯舜矣。語意只要世子以堯舜自期。不重堯舜能盡性上。

世子節　按世子復來。坐立未定。不曾開口舉似。從何見得他疑。劈頭一句喝破。直令世子汗流拜下。此是孟子知言窮理盡萬物之情處。說道一。便是說性一。非有二也。　陳潛室當時學聖不明。人但知功利之可求。不知己性之本善。聖賢之可學。聞是說者非惟不信。往往亦不復致疑。文公雖未能盡性信。而已能有所疑。是可與進道之萌芽也。

成覸節　按此節總為世子決道一之無疑。只引証三段。不下一指點語而指點已在言外。覸之言為景公發。勿慢吾我字是自道丈夫。只作人字看。畏從疑來。是不敢播當意。舜何人。言舜是何等人。而遂不可企及。予何人。言我又是何等人。而至不能及舜。全在想像模疑上着。加有。敢作敢為氣象。我師謂我可師而至之。非為我之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兼周公固能師文王。吾人亦能師文王意。

今滕節　翼註恐世子以弱小自諉。既歆動之。又援書以激發之。善國蓋先善其身。因推之以善其民。陶成美俗。便是善國。為字重看。乃勵精以圖意。　摘訓厥疾不瘳。且只此不足去惡意。為善意尚稍在淺。為善國又在為善之深。蓋既不足以去惡。則不能為善。而善國亦終不可為。故再加為善字。方可搭到善國上去。註最精細。　姚承菴性統天下之同。本非我所獨有。善其身善天下。總是我性分內。吾由道以盡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此。故說猶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二字。

定公章　吳因之於心終不忘。便隱然有盡性希聖之想。故欲問孟子而行事。問之者意謂喪禮當何如乃為順人之情。而合聖人之道耳。孟子告以自盡其心。而行三年之喪。見此乃所以順人情而合聖道也。大抵世子志于喪禮。全本性善堯舜之說來。孟子告之仍不出性善堯舜之旨。

定公三節　按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于心。曰自。見不可一毫外求於人。固所二字。見人子自然之心。未着世子身上說。盡心在盡禮。故引曾子四句。以起下喪禮不可不盡意。三年之喪句重。齊疏二句皆在三年內。此三句正告世子處。

反命節　困勉錄志言先祖是指立法者說。父兄百官所認之先祖指壞法者說。吾有所受也。是父兄百官解志之意。即体先祖的口

點謂先祖教人之從其禮者其意謂吾上世有所傳受此其意未
嘗不是但誤處在錯認壞法之祖為立法之祖耳
他日節　按父兄百官皆不欲皆緣世子真心未韜故又以不可他
求打動他恐是世子自認其格于衆議而不能盡心于喪禮也子
為我問孟子求所以息衆議而使已得盡心行礼意孔子曰半節
雖是言上行下效然与他處不同他處是泛說此處只就心上說
蓋百官之沮喪禮也只因他良心汨沒世子自盡其心之良而彼
之心動矣彼之心動則自不来沮我之喪礼矣玩註亦是主哀說
但哀亦即行於礼之中非哀自哀禮自礼也
是誠節　按前三年之喪三句重一礼字孔子曰云云重一哀字故
反命而定為三年復古礼也五月居廬云云未葬而致其哀也顏
色之戚云云既葬而致其哀也終行喪礼以致人心悅服世子真
無負于性善堯舜之說矣　又悅是人心自盡之暢枇心之盡處
人人悅瀞此正孩提親愛之初心無不具足者也如止云喪禮从
廢復行人心悅服者猶粗
為國章　徐敬統通章大意只歸重急民事而行助以養其民上前
段論制産說到明倫後段論正界扠到百姓親睦摠見助法之善
若以養與教對說則大本枝之辨若以給野人養百君子对說則失
賓主之辨若以助對貢說則又失立言輕重之辨　張彥陵通章
以不緩民事為綱而行助則不緩民事之実用處正經界則又行
助之寔用處
為國節二　按民事二字近則農功遠而制産取民井田學校通章都
是民事即國事只緣人君視為二事幾不為計故民失其所而國
非其國不可緩是教文公不緩為民事非謂民自緩不得　蘇紫
溪七月之詩周公欲成王知稼穡之艱難而作也即其詞而玩之
則知有周盛時臣所以咨嗟而告戒者惟此民事君所咏嘆而固
維者惟此民事古人急之而今可緩耶全是要文公以此為法民
急其事意却輕
民之節　徐敬統為有仁人在位先發出他不忍人之心以為行政
之地孟子說話必有一個根本着実處若無恭儉一節便是徒法
不能以自行了　按此節正申民事不可緩之故民之為道猶云
民之為民也道字輕看
賢君節　倪滄柱恭儉以持身言禮下二句以處物言故朱註承恭
儉到下二句各加則能以三字便見當作兩層看凡将礼義二字
項作恭儉之實者与註不合禮下已世祿圭田等項取民有制已
下貢助野國等項
陽貨節　張彥陵此摠結上文兩節以起下文重在為富不仁上
夏后節　蒙引五十七十百畝是制常産貢助徹是取民之制但言
貢助徹則已該制産之義故此節只重取民有制上　呂晩村三
代校田多寡之數不同耕斂賦税之法亦異但是取於民者其実
同是什一実字对數与法言不與名字對要之三代數法之异本
是理勢不得不变非謂更姓開國必改民易號以新耳目也　朱
子三代田制漸増則田間疆界都無更改恐無是理陳氏徐氏有
說焉陳氏謂夏時洪水方平可耕之地少至商而浸廣周而大備
徐氏謂古者民約故田少而用足後世用廣故授田之制隨時而
加　蔡氏謂徹者二句不徒解其義要主聖王精意上說見徹何
等公溥助何簡便欲取民者奉為良法以起下行助張本
龍子節　翼註龍子曰三節摠見得助法之當行　按貢法不善乃

當時行貢法之弊非爲貢之舊樂歲非寡取只是拘于常數凶年非加賦只是必欲滿其常數爲民父母以下单就凶年說不得以養其父母承取盈來轉乎溝壑承稱貸來盻盻然連着不得養父母說非因終歲勤動而盻盻也

世祿節　張彥陵此不重世祿上只舉世祿之既行以見助法之當行也　吳因之滕行世祿夏實當不得制祿不可使謂厚君子益必以公田所養乃爲制祿乃爲厚君子若滕行世祿特取民無制以給之者耳

兩我節　按此節只是明助之莫善非脫周田制考也引詩只爲公田二字以証周亦助明文王作云見於詩則知周之有公田矣觀於公田則知周之用助矣觀周之用助則益知助法之善矣向使助法而不善也周人豈輕蹤夫苟簡之規使周人而不用助也詩人又安道其見聞之所不及哉奈之何滕莫之行也此結面面俱徹

陸稼書雖周亦助講家云二法名異實同窮所未安愚意周雖定徹法大抵亦隨地所宜有行徹之處亦有行助之處且助之弊也奸民匿力而惰于公徹之弊也猾吏行私而濫于民故二法並存使後世因時之所宜而行之故詩有公田之名

設爲節　按此見行助處後使有可設教首句提起庠者三句申其義夏曰四句只要見三代莫不有鄉學亦莫不有國學意皆所以三句申言學校關係民風而人君不可不設意人倫明於上只是明之以教人非人主躬行也人倫一明小民自相維係而不可解如此以視無恒產而放僻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于恒產之立此民事之所以不可緩也　按凡鄉立庠凡州立序凡黨立校党近於民故主于尚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于國故摠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將賓于鄉故脩乎礼樂容節而以射爲義夏之時鄉爲之置校而已殷之則莫不有序爲周人党庠以偏而鄉則立庠自古迄今其制浸廣者然也

王者節二　按上節言勢下節言理摠是多方鬼之使不安于晚近不阻於卑弱也言王者師見王道之粹而可師以歆動之言新子之國見天命亦有可帰之漸言有斟酌

畢戰節　按仁政即指井地言界是溝塗封植之界經界者謂取其界而經之也戚价人云經其水道畎小以深經其徼道畛廣以平下至園廛桑柘之屬亦必行疇乎畫而重明其禁又云經我近郊限以溝遂經我縣都城以成周細至漆林瀉鹵之區亦必巡方布算而畫一其塗此發得最精切不均不平雖分貽田與賦但不均領着不正不平領着不均語意相承穀祿即田賦中撥其穀以爲祿也汙吏是貪官非祿吏制祿承分田來重分田上

夫滕節　四書家訓此節承上言君子小人不能相無則分田制祿不可偏廢此經界所以當正也

請野節　按此節正答井田之問請字貫下二節九一以田之區數言什一以田之畝數言九一而助者謂商之法以井爲主則九者形之自定因其形之九而以一自爲俾民爲之代耕也什一自賦者夏之法以畝爲主則什者數之大全約其什之入而以一奉上俾民之爲輸納也野所以用助法者以野無城郭之限園廛之間其地皆可以井自當以九夫之法爲大常推之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凡行助者視此矣國所以使自賦者以國有城都之限園廛之間其地勢惟以井難井則有百畝之地即可授一夫積之而十夫爲溝十溝有洫十洫有澮凡使自賦者視此矣什一句

不是勸滕行貢此乃以貢而濟助之窮也但此處都有經界正經界就在這裡正　呂晩村此二句是周徹法却不純是徹法故下箇請字周助亦井田九一但公田斂法不同故下箇而助字徹兼貢法貢只是十一後來加重為自賦故下個什一字助法善必當復貢之名必不可復故下箇自賦字

卿以下二節　按此乃從上節兩項内抽出零星錯落者言之以明合中分〻中合而經界乃大正也須布算畫一歸併上節乃得

死徙節　按此節承上来言井地之法既行則不但有以善民生而又有以善民俗也鄉字不可作鄉遂之鄉看猶言一方耳鄉田同井句是一節之綱百姓親睦句即就上三句中帶出不是效驗

方里節　按此是經界處方里二句是經界之大綱其中為公田三句是經界之細目公事畢以下則因上文井田形体而又帶言其中寓有別野人之意也

此其節　按此字統承夫仁政以下說大略依註対詳細看不對潤澤看講潤澤句當云縱使古法詳明猶不可不潤澤況其大略乎　賽合註前七節皆是叙治法此則歸重治人未有無治人而可以行治法者也與孔子荅哀公人存政擧同意

神農節　張彥陵通章分三大段落自並耕而食至亦不用于耕耶是闢許行之並耕自用夏變夷至亦為不善変矣是責陳相之倍師末因陳相節外生情為許行辯故又闢許行之治市然三段落中復逐段分領首段至通義也截是就許行身上所不能兼者而明治之不能耕與不必耕已折到並耕之說次段至而暇耕乎截是言堯舜所憂民之切而不暇耕三段至不用于耕截是言堯舜所憂之大而不必耕然二段相承皆足上文之意至若責陳相之倍師從並耕生来而末段同價之說特因其所適而闢之不得並重

神農節　按許行所言皆是神農之道見神農在二帝三王之上則已之學亦出于孟子之上総欲以是竦動人聽耳曰衣褐見不用尊貴章服意曰捆織為食便見自食其力意此其並耕意已隱然寓於衣食之間

陳良節　按叙陳相与弟辛而必提出陳良之徒来已伏後罪他兄弟倍師一案既為陳良之徒不負詩書而負耒耜便與衣褐食力之人已有相入之机故見許行而大悦

陳相節　按並耕是与民各自耕非耦耕之說並耕二句串說以並耕作主食字牽連饔飱作過接而又以兼治民事作尾

許子節　㨿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于日然此作一頓孟子非不知許子種粟但以此開辯問之端耶下文衣冠作一脚釜甑鐵作一脚皆種粟之身所不能兼者以粟易械器節則総承上節說来另作一段　又自織之與害承衣褐冠素説冠素只是無文飾不限定是白色

以粟節　吴因之以粟易械器四句全從害於耕意来言自織自為有害于耕而不免相易則是以粟易械器者云〻厲農夫哉且先用此四句了却厲民自養之說然後再生詰難引他不可耕且為之句出而因以独可耕且句闢到並耕之非要之闢並耕亦以見滕君之非厲民自養也前後総一意

然則節〻　四書家訓有大人之事至路也言勢不得兼故曰以下言

理不必兼或勞心二句只重不必兼上說相濟意在其中　四書
脉或勞心六句只做四句讀或勞心二句見勢無心力俱勞之理
下四句每二句相連勞心者非無濟于人立綱陳紀以治人彼勞
力者不過奉令守法見治于人而已此二句重在君子治小人上
治於人者非無所濟于人輸貢供賦而食人彼治人者不過坐享
玉食〻於人而已此二句重在小人養君子上末句是斷語

當堯節　蒙引五穀句總承禽獸草木言而偏人二句又承五穀來
相承說下　按堯獨憂之二句是堯勞心而擇相舜使益以下是
舜勞心而擇群有司九河濟漯是北條之水汝漢淮泗是南條之
水瀹是合衆水以厚其力排是東水使不他邊以分其力此二句
如濬李剛之以水刷沙是也可得而食是有田可耕尚未耕也八
年二過不重在禹之仁上重不暇意若多引幹蠱忠君等語只是
好看話耳與題旨何涉

后稷節　按命稷一段接上中國可得而食句來以引起使契一段
種曰稼斂曰穡后稷教民耕耘收穫高下早晚之宜也父子五句
正教以人倫之實父子教以有親君臣教以有義但重教已親義
序別信皆本謂性中原有之道也教之特從而發明之耳然其教
之之方則何如哉放勲所命乃施教之方也勞來是勸善匡直是
懲惡輔翼總上四項說振德〻字屬在上者說即教民之德意也
根之只是無倦意思如此二字總頂上來言洪水方和又憂五穀
五穀方熟又有人倫命曰命益禹命明曰命稷契那有工夫去並
耕

堯以節　按此節只是承上起下之詞曰舜曰禹皐陶只承上禹益
稷契來曰不得只起下得人意此處惟註中非事〻而憂之急先
務二句為本文正解至下節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方言得人所係
之大為天下得人難方言堯舜所憂之大以鮮明堯以不得舜二
句意

分人節　按分人教人亦是為天下故此三字不重只重在得人為
天下而得人非一官一方之寄則其人必大聖大賢未易識拔者
故又曰為天下得人難以天下與人只要舉一件至難者以形容
得人之尤難耳故只應虛說不專指堯舜為天下得人難亦是說
不專堯指堯舜

孔子節　困勉錄引孔子之言只是極贊其功業之盛以起下堯舜
之治天下三句意見得堯舜之巍〻蕩蕩如此然其治天下亦只
用心於得人而未嘗並耕則為君者洵不在並耕矣　四書家訓
用心就指堯以不得舜為已憂二句說講用心全要根那憂字說

吾聞節　按孟子責陳相之倍師正闢許行之並耕不可學也前後
只是一意陳良楚產六句不重揄揚陳良之為人只要見陳良不
可倍而倍之者重得罪于名教耳夏以礼義之教言夷以風俗言
此句為陳相不善變張本非即指陳良也

昔者節　徐岩泉門人尊有若自言行氣象上說曾子直指心体說
濯以江漢無一毫污濁也暴以秋陽無一毫障翳也總是一疵不
存萬理昭著明淨故曰皜〻乎不可尚此是承上結語　按本文原
不以江漢秋陽喻聖德而以江漢所濯秋陽所暴言聖德言濯而
必兼以暴者正恐欲去而理猶未昭外醇而中猶未實也

今也節二　按非先王之道言本非先王之道不作非詩解吾聞節只
就鳥言而正意則補在言外下喬木而入幽谷是言去高明而就
卑暗也

魯頌節　按昔者孔子節應上仲尼此節應上周公末以亦為不善
反結局可知此五節只是說他反得不好耳非有別意
市價節　張彥陵曰中為市始於神農故許行倡齊價之說正欲舉
世只為其粗不為其精相安太樸巧偽不生与並耕之說只是一
意無非欲混君子野人於無別耳通節以市價不貳為主此不独
為許行置辯且見已所以從學之故似有可原
夫物節　按許行始托並耕之說欲齊人也而不知人有大小之別
不可以相兼繼為不貳之說欲齊物也而不知物有精粗之殊不
能以同價物之不齊由造化所生有參差人力所成有工拙也相
率為偽正反國中偽無之說悪能治國家只就相率為偽上見得
獨言屨者緣許行捆屨故就其所明者而通之
墨者章　按人以本生愛因本立本一則愛自不能不差等此人心
自然不容已處故孟子以親其兄之子五句解書詞非愛無差等
之說又以天之生物三句破墨者愛無差等之說下節又以上世
埋葬之礼言者正就人心之不容已者挑動之使知本之至一而
無二也一本二字通章骨子仁孝二字通章關鍵
墨者二節　按我且直之且字对未還見者夷子葬其親厚是他一點
良知不泯滅處孟子却以所貴所賤顛倒詰之正欲發其良心而
動以一本之思使知兼愛之非耳
徐子節　按若保赤子便要露愛無差等意在下段始歸重施由親
始句云施由親始則略有親疎之辨與所謂兼愛者矛盾也云施
由親始亦施其無差等者耳如何便宜泛身則又與厚葬者矛盾
也二說宜兼用　朱子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于父母無血氣者
本于根荄皆出于一而無二者也惟其本出于一故愛亦主于一

蓋一体而分眷戀之情自不容已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
近而愛殊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于愛物而無不各
得其所也今夷之謂無差等則不知此身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
異路人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則亦不
知愛之所由立矣非二本而何哉何止二本且千萬本也　賽合
註且天之生物且字跟上來謂書之所言吾固不暇詳辨且以天
之生物言之本者物之所從出也待其親如路人則親是一本路
人又一本故曰二本惟其二本故忍以薄為道耳如違一本之說
則其用愛必有兼分矣
上世節　四書脉上天之生物三句是從人生之始說起以天理明
一本之義此節是從葬親之始說起以人情明一本之義故按此
則蓋字從一本來言吾所謂一本者何以見之蓋上世云云　按
墨氏以禮為忠信之薄而聖人之偽故孟子舉上世礼教未起之
時人心本然之仁孝以曉之見禮之非強作也他日過之非偶然
經過分明既妥後不忍復往過低細即此便見天性之切非為
人泚此一本之情誠發於中下歸掩之者一本之事速盡於外使
非一本則乍見之初胡為有是泚既見之後胡為有是掩耶
憮然節　按憮然為間四字有昏暈初醒稍定始能言之意命之矣
須要摹寫恍然悔悟深以孟子之言為然意若直說教我云云便
不得憮然光景
陳代章　按通章見孟子守身之義陳代欲孟子枉已以有為孟子
詳言已不可枉而枉已不可以有為也齊景節告以不可枉見意
下三節申言枉尺直尋之非內作三轉一步深一步且夫節言利
必不可為以勢言昔者至何也言即有利亦羞為以守言且子二

句言枉者必不利以理言

陳代節　按小以儳、自守言從下王伯形來今一見內便有不待招意兩以字俱指孟子把貟言宜若句是代解志之意

齊景節　按此節引虞人只剔發不待招而往句以破他今一見之意未及枉尺直尋之非志士二句寬說不指定虞人而贊美人意自寫兩不忘活看是撩了死不顧利害非必定要死

且夫節　按此節提出利字極言義之不可少屈利之不可或徇枉尋直尺如大壞名節小就功名之意亦可為与還是不義而不可為非不利而不可為也

昔者節　按不失其馳御之道也良之可重正在於此請復強可權諸以伸道也引意不重此且亦不得高者王良竟如孟子自比只將王良與簡子嬖奚諸人寫得相去無多然且如此而況其不為王良者乎

御者節　按枉已未有能直人言非但枉尺直尋亦非但枉尋直尺其勢必至徒枉而無所直蓋枉原無直之道理且枉已即能直人於理義尚不可況枉已必不能直人則利之不當言益明矣直人如伊尹之伐夏救民以正天下如管仲之一匡天下皆是直人處

從彼、字指諸侯言

景春章　按孟子之斥儀衍全在以順為正句儀衍所恃在權勢必以順窃之孟子所恃在道德独以正持之

景春節　四書脉一觸其怒即以稱兵說進而他國諸侯懼一有安居之心則以罷兵說進而天下爭戰禍息以一人而係天下之安危春稱二子為大丈夫正為此也

見為節　翼註引礼只重女子上以順為正是孟子解礼之言但就女子說言外補出儀衍　呂晚村妾婦而順道也儀衍而亦如妾婦之順此非道也故妾婦而順或有合於大丈夫儀衍而亦如妾婦之順必見恥于妾婦

廣居節　按仁義禮俱是本心而達于事者然分言之則有存心持身處爭之別大道、字作路字看下独行其道、字是道理兼三者言居天下之廣居五句是真道德功名不淫等是真氣節功名氣節二者從道德中出便是真丈夫不從道德中出便是偽丈夫與民由之難說是與民共居廣居共立正位共行大道只推其所居以涵育天下推其所立以範圍天下推其所行以化裁天下即是與民由之、意　四書家訓得志二句見他受用此三者處富貴三句見他受用此三者雄壯不可磨滅處

周霄節　呂晚村急仕雖仕兩意相資惟其急仕所以難仕周霄不解此意故將急仕層出翻駁誘令孟子深入被孟子點出一道字便如神龍蜿蜒不可捉搦須知急仕難仕本是一意霄自打作兩橛耳

周霄節三　合註出疆就是失位之初不可認作三月後事惟其三月無君則皇、如也所以出疆必載贄庶不至于三月無君矣無君只指先有位而後失位言見已仕失位尚且皇、而弔則未仕者豈不為見用囿也　張彥陵諸侯耕助二句是札文出記祭義下四句是孟子解札惟士無田二句是札文出記王制下又是孟子解禮無田不祭亦仕中之一義非君子之急於士專為祭也孟子特引禮文証失祭之足弔而道不行之弔又可知也亦不足弔乎亦字最字可味　按仕亦不止為親弔亦不止為祭既道不行乃至不可為人為子則此心益切耳

出疆節三 按胷問總出疆便載贄亦是急於仕了前問同意士之仕
也二句且虛說宜為句先言農夫正意補在後 合註未聞仕如
此其急如此二字兼則弔載質言君子暗指孟子難仕暗指不見
諸侯古之人孟子自寓
彭更節 按通章總明士有功而當食意重有人於此數句後特因
其適詞而反覆以折之只要歸到食功上
後車節五 按後車三句雖泛言之其實暗指孟子非其道四句當抑
揚重舜適泰猶通分也 又於此有人為句極重此人是不忍置
千秋之緒於時艮時盛之遠然而欲挑一綫之傳于若存若沒之
冀擴者先王之道即上文舜受堯天下及下文為仁義是也不單
指孝弟而言守有闢邪衛正意守正即所以為待也 按何以其
志為哉三句指定君子說勿泛且子二句又就平日泛論以詰問
之毀瓦畫墁非故意為此乃拙工所致其初本欲求食何以為之
蓋甚其詞以見志之不可拘也非食志二句歸結上文末須照註
找還正意
宋小章 体註總見同一用兵也用以除暴為王用以爭衡則為伯
宋原只欲伯不曾欲王孟子不與他分辨只極言王政無敵而引
湯之弔民武之取殘作行王政實證至末歸到不行王政本旨使
已了然 四書脉此章主意只在不行王政勿以末節為望宋行
王政
宋小節三 按此行王政在征伐上說遺牛羊及往耕不重湯之事草
葛所以正葛之罪而見征葛非無名之師葛伯率其民半節全要
發童子無罪故行暴虐以殺之〻意有童子以黍肉餉重在体君
之心說匹夫匹婦或專指童子父母或不專指童子父母俱說淂
去
湯始節 按上曰為匹夫匹婦復仇此曰不止不变曰誅君弔民皆
湯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內望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者也
有攸節 張彥陵有攸不為臣指助紂為虐而不為周臣者著其茶
妻士女之罪見我周興師之由 按綏我周王係士女之言曰綏
士女曰救民水火曰取其殘皆是武王行王政處故四海之內皆
望武以為君而大國無有惡而伐之者也
太誓節二 按引太誓只重則取於殘句所以証上取其殘之說於湯
有光言武王弔民伐罪于湯之心為益明白於天下也不行王政
云尓是直斥之詞齊楚雖大句正是抹殺他那小字
不勝章 按此章大意只要他廣進善類以成正君之功非訊其薦
居州為無益也
不勝節兩 按首節設喻以起下文專與久並重下文一薛居州見專
且不能何況於久在王所兩段還是泛論其理到一薛居州三句
方歸責到不勝身上長指老成幼指新進
不見章 按此重不見諸侯古者不為臣不見句是一章骨子干木
節言其過曾子節言其不及陽貨節言其中當依註作三平看雖
上下文勢相承却不得節外生枝
不見節三 按且之問暗指孟子見是往見古対今遊士言是皆已甚
勿太眼二子見士必過如此之君則不見方為已甚大夫有賜於
士三句是陽貨見得礼之所言如此當是時是孟子斷其可見
曾子節 按此節總收到不見上二段不必指定見諸侯大抵是趋
權勢者一則側媚一是強合俱極形容其醜態以發士人羞惡之
心病是深情之非所知是深惡之所養指持身正大立心光明言

不肯往見意補在後
戴盈章　張彦陵通章以非義二字作斷案而知字速字意俱重盖
因其明而激之以勇也
戴盈節三　按以草槩為主勿以興利並説復什一者革履畝之税以
仁農去關市之征者革為暴之害以仁商何如亦自謂更張有漸
意孟子下箇如知二字謂盈之原不曾知也什一去征説來一句
做時有幾許經營次第本末利獘在盈之如何知得不知而曰以
待來年無論未必已也即果已其如目前非義何
好辯章　按不得已三字是大一章大旨天下之生二句又是不得
已而好辯之由中間歷叙治乱昔者節方就上文總旨結歸重在
我亦欲正人心一節末只公其責于人不重
好辯節二　按不得已在維持世道上見故下緊接天下説天下之生
久矣如云自有生以來非一日矣一治一乱雖是兩平説意則重
在不能常治上正見其不得已處言不幸處其變而坐視之將無
以撥亂為治而天下之生類盡絶矣　存疑氣化人事原不相離
如堯之洪水雖是氣化亦由前此人事未脩是未嘗無人事孔子
之作春秋孟子之息邪説雖是人事亦由天生大聖大賢以開萬世
之治氣化實未嘗無
當堯節兩　按為巢為窟正是民無所定洚水者洪水也不徒訓字盖
云所謂警予者即此則其為害之大可知使禹是舜承堯命以使
禹也掘地二句是用功水由地中行以下是成功水由二句本掘
地來江漢南條之水河淮北條之水是也二字是指今日安流言
以見當日禹功之大險阻二句本驅蛇龍來險阻句只是過接語
不重然後句總承上二段但當以治水為主而蛇龍帶言勿平看

附胡文酌天地之盈而佐之以虚者其勢不得不分掘地者固所
以分之也酌天地之虚而佐之以盈者其勢不得不合注之海者
固所以合之也分則相審而止合則相守而固矣
堯舜節　按聖人即堯舜道即仁民育物之道良是不明不行首三
句為一頓此時只有暴君之害尚未有邪説暴行也暴行指在下
者言壞宮室四句又為一項此時只有汙池園囿之害尚未有禽
獸也然暴君代作由是澆風相扇世道日汚而詖淫邪遁之説遊
俠悖乱之行又作於下矣有園囿汙池則沛澤多而獸禽至矣人
害物害以漸而深也然乱猶未大也及紂之身人害益熾而夷狄
且亂華矣物害益熾而禽獸且偪人矣故曰大亂
周公節　按誅紂作一頭奄是紂之助飛廉是紂之倖五十國是紂
之黨作三平看誅紂至五十國是除人害下句是除物害但驅而
遠之者此聖人並生之意天下大悦悦其無人物之害也引詩言
文謨之顯武烈能承之而佑啓後人者皆周公之力也總是説上
文戡乱之功
世衰節　按曰微則聖道之所存者無幾且不止于衰矣道微世便
衰不平邪説暴行有作與上又作不同彼從暴君代作説來此從
周公一治説來弑父弑君正是暴行然必造作一種行權通變的
説話此便是邪説
孔子節　摘訓孔子作春秋便是一治了又説春秋天子之事三句
何也正以表孔子不得已之意也言孔子俱作春秋然其作也豈
得已哉春秋為天子之事而天下後世又未知必皆知我之人夫子
乃身任天子之事而不避其嫌明知罪我之故而不辭其咎其亦
有大不得已于此者矣

聖王節　按禽獸也以上是斥楊墨立教之非下着楊墨為害之大
聖王不作故無以肅王綱而諸侯放恣惟諸侯放恣故無以維世
教而處士橫議處士句是通節之綱議橫与孟天下且就楊墨倡
議說歸楊墨方是天下之人靡然從之孔子之道即作春秋以正
君父之倫者故因楊墨而不着不息不着見得彼此勝負關
不容髮處是邪說二句即申辭上二句非深一層語充是徧滿塞
是妨害率是楊墨率人中之獸以食人之心也人將相食與上食
字一例作相戕相賊意看與上文誣民不同誣是誣民惑此由誣
民而推其害之至此也

吾為節　按先聖指孔子道即君臣父子之道楊墨指其人淫辭指
其言作于上須云設使不為之距與放而使二字之說行則人心
惑於為我兼愛之說而作于其心矣作心字為害事害政皆本心
來聖人復起二句見聖人決不以吾言為無益之辯也與養氣章
不同

昔者節二　按此是結語為下承三聖句立案昔者对下我亦二字不
是憑空追叙引詩不重周公只重楊墨之當膺見已亦不得不膺
意

我亦節　張彥陵孔子以前的禍乱都在人身上孔子以後之禍乱
都在人心上故孟子曰作於其心曰欲正人心要從他根本處拔
除得盡　困勉錄亦欲二字從三聖來四句以正人心為主而正
人心又以息邪說為綱人心不正所以邪說得間而入邪說既入
行必從而設矣設行既行于是互相倡和又有一段淫辭成一篇
說話　吳因之據本文口氣當把正人心另提起言因為正人心
故欲息之距之放之蓋上文仁義充塞率獸食人所謂人心不正
也惟人心不正故欲距楊墨而放淫詞使邪說者不得作惟意在
正人心故欲息邪距詖放淫此正前後相應處觀此則息邪距詖
放淫為正人心而設彰彰明矣

能言節　說叢言當此之時能立言以距楊墨的人即是此心有主
張即此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此是惓惓屬望于處士橫議
之日正不必看得太深按此節只是公其責於人

匡章章　說統此章原不責仲子以中正之廉亦不責他廢母兄之
倫止就仲子一偏之操而推極言之以見其決非人之所可為耳

廉士節二　按於陵是廉其君三日、下是廉其食將字或作遲回不遽
取說尤妙於齊國之士三句是欲抑先揚法則蚓後可縱然如得
蚓來亦於世何補而況于必不能也此孟子嗤之之意

夫蚓節兩　按夫蚓節正明其不能如蚓處伯夷盜跖不可混但合義
的便是伯夷不合義的便是盜跖是未可知重在跖一邊以易之
也只以食言必補出居來方為完足

世家節兩　按世家節是全是叙事勿斷刪仲子他日之歸固是思念
其母或不忘其兄亦未可知不宜偏說是覬之而也固是訛他亦
有感悟他意末節孟子非欲其如蚓也見人必不同於蚓而甚言
其不可行也

離婁章　按此章以當時諸侯蔑視井田學校等法故别處論政多重心此章独重法當分四段看自離婁之明至徒法不能以自行言舍法無以成治自不愆不忘至可謂智矣言治法所當遵自是以惟仁者至喪無日矣是責其君當行仁政自天之方蹶至謂之賊是責其臣當輔君以行仁政

離婁節　按二段借制器審音引起堯舜道字對仁政說指其蘊蓄運用于心者心言須知堯舜亦是借說言雖堯舜不能外仁政為治極見法之不可廢也　又師曠之能正五音自其聪來師曠之得擅其聪又自其能以六律正五音來也

今有節　按上言治不可無法故此緊承不能平治者正以不行先王之道故也以証上節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二句意　又仁聞本于仁心詞意不平

徒善節　蔡氏此總上兩節而断其舍法無以成治意重在上句見徒善之與徒法等章内故曰皆從上面断說不拘古語

不愆節　按有下節推言先王立法之善處此節只宜在後人遵法上說若極贊先王之法若何盡善便碍下文愆就太過遺說忘就不及遺說過字分應上愆忘引詩正取不愆忘以見遵法者必無過耳

聖人節　按此節不止言聖人立法之善是言聖人立法之意也此聖人又在離婁師曠堯舜之上三段有大小無賓主　慶源謂皆聖人所作是一統說也但心思既竭從何見之只就政之委曲詳盡處可以使千萬世見其心思此正继字之妙仁覆天下註補後世尤于上下文緊切

為高節　翼註可謂智矣在勞逸上見因先王則逸而有功不因則勞而無成此之不辨焉得為智

是以節　翼註宜在高位自仁覆天下句來有臣民胥被其化意思對善言即不仁也以下文現之臣民胥化而為不仁即是不仁之惡流布於衆處

上無節　按此節正是播惡於衆之实上無道揆一句是通節之綱兩無字非無道與法也是有而不依也兩不信字由無道法來謂其昏玩視而不信也　又上是君下與君子是臣朝是朝廷之上指内臣言工是各衙門指外臣言無法守是法度紊乱無所遵守若說放縱而不守法則與犯義相碍君子若兼指君言則犯義又與無道揆相碍矣　按下無法守五句總因上無道揆生來但工不信度小人犯刑二句則又自下無法守生耳又道外無法義即道度即法刑亦法度中事也

城郭節　按當時不行仁政之故病根在圖富强故言此以破之此節上下與上節上下不同上無礼兼君臣下無學是小民上不知礼則無以教民下不知學則易与為乱故賊民與賊民即奸民　又只是一箇先王之道就他斟酌出來曰道揆其合天理人情之宜曰義中間有條有理度曰礼皆有繩尺可守則曰法曰度

天之節　按泄泄者怠緩而不真切悦從而不敢直也泄泄猶沓沓不徒訓字正引時俗所共惡者以深着其怠緩悮事之罪也義主断主宜若違迎若沽名皆非義也進而或營求或畏避退而或依四或悻悻都是進退無礼處

責難節　按陳善與責難共是一事而何以分恭敬蓋以其所陳者而致其所責是望之大的意思故曰恭以其所責者而細密開陳是小心謹密處故曰敬恭與敬乃大綱細目之分　張侗初急緩恍從未嘗積誠盡力而遽棄之但知歸過于主上而自居於無可奈何此不但謂之不恭不敬而直謂之賊詩曰泄泄沓沓還未痛切

規矩章　吳因之欲盡君臣之道者須取法堯舜若不法堯舜便流入於不仁其禍便不可勝言尚可不惕然而知所法乎通章雖迹說下提只歸到法堯舜上故上章只言以仁心行仁政此章則專欲以仁心行仁政者之法堯舜

規矩節　困勉錄聖人人倫之至不要將聖人說得高遠亦不要將聖人說得平庸只要將聖人說得中正不易以勉人法聖故至字須以無私當理立說　按至字只是的的確不可移易之意言外便見人當法堯舜意

欲為節　按欲為君二句猶云為君而欲盡君道為臣而欲盡臣道也而已矣三字是一章血脉下四句正足而已矣之意堯舜而下不少賢君賢臣如何便說慢君賊民蓋賢君賢臣雖非慢君賊民者然僅以是為法即是慢君賊民了故人即未能如堯舜而志不可不法堯舜也

道二節兩　按前章及下二章仁字俱是愛之理惟此三仁字似是心之德然孟子引來之意亦仍是欲明愛之理耳　又上文兼言事君治民此專指賊民者而言省文耳名之而幽厲遂是泛說而周幽王厲王亦在其內

殷鑒節　按此節註中幽厲則專指周之幽厲言

三代章　按此承上不仁之意而推言之雖從天下說至庶人却以諸侯為主三以字最重正得失興亡關係處上二節復提仁不仁下二節單就不仁發發論提醒全在惡死亡三字是因其所惡而進以強仁也

三代節四　按仁不仁各兼心與政說以仁以不仁是已然效驗次節所以內亦含仁不仁是將來勢所必至廢興存亡連說正見間不容髮意天子不仁節是承上文說仁而不仁而天下之得失興國之廢興存亡恒必由之則可見自天子以至庶人一出于不仁則皆可以致死亡可懼之甚也

愛人章　按上章專為不仁者發此章則為畧能仁者發治效未臻而徒責望於人要之非人之過必己之有未至也惟反其仁智敬而已矣能反則身正而天下自歸與其責望于人而無益孰若求之己者隨感而隨應哉

愛人節　按此非惟不尤人且若借以為吾之砥礪而所以勤施之者不倦此是何等心腸　又知明處當之謂智即在立綱陳紀上見得三反字不徒空空自反便有愈加愛治禮意三人字指臣民言

行有節二　呂晚村其身正即在反求內天下歸即在身正內節節要倒縮上去方得立言之意引詩只重自求不重永言　張彥陵行有不得雖是推開其實不過即是三者中無時無處不反求故下一皆字天下歸者以仁智禮原在人心心同此理故可必其歸然亦不重在致只見不外一身而可管攝天下深明不必外求意

恒言章　呂晚村此章原承身正而天下歸說來三句魚貫而下身字本粘家說但一氣讀下則盡是皆以身為本意已隱然在言外

按恒言是常言不是恒人之言上二本字乃是末中之本特以
引起下一本字
爲政章　按巨室當與有世臣之謂參看就世萬惡貞公尓忌私者
言人主惟不得罪于天地不得罪于祖宗不得罪於羣臣百姓是
爲不得罪於巨室故既能服巨室自能服國人况國人又探討於
巨室之消息乎德教只是以德教人意非躬行心得之德也
天下章　張彦陵此章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是激發人之不
受命者當師文王以爲政于天下耳通章重畏天不重順天　呂
晚村孟子得力皆天之説極精天有理有氣有道之相役天之常
理也無道而順強大天之氣運也天心固以理爲主然有道無道
是在人爲人失其職天亦無如之何但存氣運之治乱而已者三
代以後之天下皆以強弱大小爲斷可見孟子之説精　翼註小
德小賢指諸侯大德大賢指天子大小強弱通指諸侯説德以所
蘊言賢以其人言大小以土地言強弱以甲兵言
天下節　翼註斯二者天也見得運鍾其泰而以德相役者爲理所
當然運值其否而以力相役者亦爲勢所不得不然　蒙引此節
總論理勢以見人當聽命于天上三句提起倒重無道一邊　按
天心仁愛原要有乱治無乱的不論有道無道能盡人事以自強
便是順天此暗伏通章意
齊景節二　按引齊景雖証無道之天亦見徒恥不能自強以起下諸
侯不能自強者絶物即是逆天涕出句只爲下恥字作引耳　按
此不是要他不恥受命全要他恥受命而自強不恥受命似順天
而實逆自強似違天而實順蓋天兼理勢受命順勢之當然自強
順理之當然先師作先輩看

如恥節　按師文王句尚虚仁字在下節必爲政於天下不惟化小
爲大化弱爲強抑且化無道爲有道此善於奉天者也此文王所
以不可不師也
商之節　張彦陵仁不可爲衆猶云衆者遇之失其衆耳此指文王
説國君好仁二句則是因文王而泛論其理三句皆孔子之言
呂晚村此章原爲當時諸侯恥見役而不能自強者言故無敵二
字須照侯國講不指民下歸往也
今也節　按今即就小國言引詩只重誰能二字以見不可不仁意
不仁章　按通章言敗亡之禍皆不仁者之所自取揔要激球他受
言聽諫意
不仁節三　按首節言失其本心而不可與語忠言使含自取意下四
節乃承言之也孺子之歌全是無心可以二字是水之可而非孺
子之可也孔子不是解説孺子之歌乃就其歌而指點之二斯字
重看便見自取之意
夫人節二　按此兩節揔發明自取意曰自侮曰自毀曰自伐見世主
不得歸其咎於人曰自作孽見世主不得諉其教於天
桀紂章　吳因之此章是以歆動之詞感發諸侯之爲仁故主意全
在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四句上前三節詳論民心歸仁以起其
端後二節申明好仁當速以足其意講所欲與聚二句須体貼得
至誠惻怛真寔爲民意思出
桀紂節　按失天下還輕借以引起得天下耳與聚勿施即仁也王
道也須説得醇細勿似啚爲得民心而設同於伯主固結民心之
術玩尓也二字有惟其如此但要如此必須如此之意
民之節三　張彦陵三節相連看俱重歸仁意水就下獸走壙是状其

歸仁之勢歸則不待毆而況又有不仁者為之毆其歸豈不益速耶今天下三字正民欲避之時見不可失此機會好仁即上所云與聚勿施是也

今之節　按今之欲王者是慨嘆當時好仁之說意七年之病喻暴虐不喻民困三年之艾喻至仁不喻深仁志字有力人主若立志専確仁心便不肯歇息行仁政便要徹底即此便有致王之理引詩只證苟不志於仁三句

自暴章　按此總為暴棄仁義者徵重兩自字見總註道本固有而人自絶二句可見次節兩人字正明其所自有意自有而自失之所以可哀

自暴節三　按自暴者是剛惡一邊嘆不轉的自棄者是柔惡一邊激不起的不可與有言有為是絶之之詞礼義猶云道理是通套字仁義二字乃実落故下只申言仁義安宅正路对上文說要見得仁義本至美而無可非亦自有而必可能如此曠之舍之者所以為可哀也蓋論仁義正以重暴棄之罪

道在章　按此章是為立教擇術者言上二句是喚醒他歧途下二句是指示他寔地人人便是天下親其親長其長便是天下平道以本体言事即体道工夫大旨謂親長便是道親之長之便是事而天下之平即此而在何必求之遠且難哉不是以天下平為遠且難也　翼註人人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天下皆孝子悌弟道德一風俗同此即是天下平非由此而後可平也　徐敬絃天下平不是遠且難親親長長而天下自平見不必求之遠且難　按此對致治者言不對學者言

居下章　按通章以誠身為主首節見凡事必本於身之能誠次節是原其身之當誠末節決言誠身之必動物以終首節之意誠身属在悅親是步步迹下的文法其實各件都本於此而明善又誠身的工夫天道指天道之本然乃萬物皆備於我之意非指聖人至誠是即思誠以極其誠由人合天如中庸致曲之至誠一般

居下節　翼註此節獲上治民悅親信友總先要明善以誠其身須以誠身作主　朱子誠身是能寔踐其所明之善而有之身之謂明善只是誠身工夫

誠者節　按此節總是言理本実而人當實之也思誠二字内亦有明善工夫蓋下一思字將中庸博學一節已括在内但思誠既兼知行則脩己工夫已盡于是乃又曰思誠為脩身之本何也按困勉録曰曰脩身則兼内外曰思誠則專指内而言也此說得之

至誠節　困勉録誠不誠之驗首節内已有但末節則又推極言之誠之效則至於無所不動極不誠之效則言其斷斷不能動然意則歸重在誠一邊不誠非全然不誠只未到至誠境界耳　胡氏此所謂思誠即中庸所謂誠之其工夫皆兼知行思誠者脩身之本是脩身以知行為先也明善又為思誠之本是知行之中又當以知行為先也

伯夷章　按此章不為文王說是勉之行文王之政以收天下人之望重在末條且亦不專重養老一邊

伯夷節三　按有仁天下之心有治天下之學有超越天下之才識有歷練天下之精神方承當得天下之大老五字天下之父從天下之大老來大老名盛德之盛民望所歸故如父之統子而大老之歸又從文德之至皆天理無私自然感化工事故末節行文王之政當泛說而包養老在内

求也章　翼註通章以强兵作主上二節即富國之罪以甚强兵之罪下一節即連諸侯辟草萊之刑以甚善戰之刑
求也節三　按引孔子言只引起下節不重强戰甚於富國者全在殺人二字爭野爭城一人如何抵得罪故曰不容於死率土地率字作由字看兩個次之云即次之也第二個次之亦是次於善戰者
存乎章　按天地通竅於日月故陰陽薄蝕則日月代著其昏明人心通竅於兩眸故邪正未形兩眸預呈其瞭眊　又此章爲徒以言觀人者發
存乎節二　按不能掩其惡是不能掩其心之惡也正不正兩項重不正邊人焉廋哉亦重不正邊不是說人不能廋說我如此觀人定不爲人所瞞過耳聽其言也〻字語氣注下不平　按自然而然真而無僞故曰良〻訓善非謂眸子最善觀人也又須知真僞對照處必須以吾之胸中爲主
恭者章　按此爲時君竊取恭儉之名而發不侮人不奪人是恭儉之寔惟恐不順一恐天下信我恭儉之迹而不能順我侮奪一恐天下窺吾侮奪之隱而不肯順我侮奪此只是侮奪之甚不是欲掩侮奪之迹聲音是僞爲恭儉之言笑貌是僞爲恭儉之態
淳於章　按此章礼字只作一經字看權者稱量輕重以取中之謂也援嫂溺避嫌爲輕極溺爲重出處時守道爲重濟溺爲輕孟子之不輕援正其知權處也首節借事引起下二節是正意歸重在道字上
淳于節　張彥陵曰意不在問礼只要討出個權字爲下諷言張本
困勉録註權而得中是乃禮也即程子權即是經之義論語主言經權之二則於程子之說補其所未盡此處言經權之一則全用其意集註之精如此
日今節二　按從權不但見諸侯使有舍所學之仁義而從當時功利意援之以道句重道不外仁義嫂溺援之以手亦是道之所在不可云嫂溺不須用道只須援之以手蓋援天下者以不失己爲道援嫂者以手援爲道如說之所云則是欲以援嫂者援天下也故曰子欲手援天下乎　吕晚村所以不援即是以道惟其以道故人見爲不援耳以道不援作兩層說便隔大士云天下無道故溺也此真透闢
教子章　按此章爲常人之父子言重勢不行也句教必以正一段正見勢不行處易子而教正以通其勢之所不行也末節申明所以易教之故正見君子善成其子之術爲獨得
教子節二　按勢不行也見非心不欲教亦非理不當教也反字從夋字生來惡字猶云非天倫美事也
古者節二　按易教只重以己子而教之於人不必泥相易意責善即教之以正離即相夷不祥即惡但上俱反說此節重首句正論其理而下二句帶說責善重父責子邊
事孰章　按只緣事親守身便包括得許多事守在内所以爲大〻字以道理言下節幾講到以事親爲事之本以守身爲守之本方是以其功用推暨而言也末二節引曾子固是能守身者然孟子之意只是要爲養志之証不重在守身意謂曾子不徒守身而又能養志也
事孰節　翼註事非行事之事乃承事之事不失其身要根體親心來說蓋身乃親之身也戰〻兢〻惟恐有失將一身精神念慮無一息不通乎親方與下養志相關　吴因之謂之能事親還有許

多順親于道的事不是一守身便了都事親但事親緊關處全在
守身一着故特歸重不失其身上

孰不節　翼註本字與大字有辨大是一件最重的本是諸件皆自
此一件而生　呂晚村此節似只申明上節大字意然界限要分
明大字只講包括本字乃推究其實止其所以為大處須從事親
守身推究到凡為事凡為守者無不貫無不盡中間次第周通方
得本字之義

曾子節三　按養志不止酒食一端特舉以見例耳故須將上文渾融
統括說為妙養志兼親志未形而曲以探之親志既形而曲以体
之言

人不章　按人適政間不可謂不忠但救之于末流不若從本原做
工夫則用人行政皆舉之矣首二句便觀着格心說雖是以心格
心必先正己心而後君心可正然亦須默默用些力一正君一字
要提起是不必紛紛遣閒意一正君承上君正說國定承上莫不
正而推開說

有不章　按二有字大有感慨見人情意料之外更有如此不可知
者蓋譽已作好況復不虞毀已作悪況復求全學者須要自信得
過註觀人一層只帶言　朱子天下事只有箇是與非吾人行事
只揀過是的行去便是若必要回顧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

易言章　按此為易言者發見人當致謹於言不當待人之責而始
悔也　直解戒於人之善悪妄有褒貶戒於事之得失輕為論斷
遂至於憤事失人興戎召辱者此是為何只因未遭失言之責而
無所懲創故也

人之章　按誨人不倦是愛人之心好為人師是上人之心故此章
不是論人為師只是戒人自滿患字從好字生來

樂正章　張彥陵孟子責樂正子全在失身于匪人既從子敖來齊
就是今日來今日見亦無辭於罪孟子特就不早見長者上使他
自悟從子敖之非玩未見口氣言外若含別有所為而來意

餔啜章　按正子豈有因子敖而干進之意豈有意藉其資糧輿馬
之便只是偶然不謹與之同來孟子亦儘諒得他過纔思其故殊
是無謂故曰徒餔啜耳　又從來權奸得志小人多輔而佐之者
其初不必有深謀陰用恣行其悪之心不過餔啜始焉耳

不孝章　翼註此章專為舜而發上節引起下節非泛論事理而以
舜為証也

仁之章　按此章見天下之道原於孝弟下三段示人以体道之功
蓋孝弟切於人仁義由此而出則所謂智禮樂者凡以体之而已

仁之節　仇滄柱此章之意是勉人孝弟而發言仁義之實在事親
從兄正見孝弟之為重時解多作辨明仁義說未為得旨實字當
對用之虛言不可單对用言蓋事親從兄本亦用也但是用中之
實耳　歸震川謂事親從兄非仁義之用不可謂事親從兄之同
於用而泛焉視之亦不可

知之節　按上文言仁義已包得知禮樂在內次節特抽出言之以
見仁義之實所由全而孝弟之不可不務也　又知即知愛知敬
之良知常常知孝弟而良知不蔽便是弗去弗去註解守之固須
知守之固處正見得透處總屬知上說節是有箇品節可循如昏
定晨省一定之格式是也文即所以行乎此者有箇自然的文章

不至直率粗鹵是也若以節文二字分貼過不及尚未容樂之寔
樂字不是聲音之樂此處只以孝弟與他事論華實原不曾比到
音樂上樂到別樣事為樂之實華樂斯二者方為樂之寔天性中
心安意肯不見苦難是謂之樂生惡可已正是形容的光景手舞
足蹈是形容惡可已的光景故樂之寔只到樂斯二者住以下又
是從樂斯二者上說不可把下文通做樂之實看不知手舞足蹈
者言從心所欲不踰孝弟是樂已到忘處樂至於忘始為真樂故
曰至樂無樂震川先生于節末繳云仁之至義之盡最有手眼
天下章　按此表舜之孝以立子道之準上節言舜輕天下而重事
親下節言其善事親而因以化天下　摘訓天下化天下定正與
天下悅相形說其始也親未能順則悅者有所不屑其終也天下
亦皆化而且定則悅而歸己益無足言矣
天下節　按三句只懸空說下方指出舜來得是偶得其悅順是渾
合不違註曲為承順與諭親於道乃所以得順之故在言外
舜盡節　按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不可以得親順親作柱蓋
得親之事淺未可與言盡道與底豫也故註只云順親曰化曰定
特借天下以顯舜之盡道耳自人見之謂之底豫謂之化謂之定
舜只盡其為人為子者而已化以心言定以分言兩項雖子與父
並言其實重在子一邊
舜生章　按此見聖人心源不約而同舉舜文時地之最遠者以例
其餘此即孟子自信道統意全重末節
舜生節四　按生遷卒概一生履歷雖止言地而時在其中　蒙引非
舜文行中國同而所以行乎中國者無不同不曰道而曰行者蓋
指行事之措於天下者言　按先聖後聖就舜文推開說其字屬

聖人言迹雖不同而聖聖心極所在其揆度事理無過不及者則
一而已孰有不如舜文之如合符節者哉
子產章　徐儆絃子產當日乘輿之濟亦似出於一念惻怛百餘年
後世猶傳為美談其究將為效伯者之驩虞失王政之大体故孟
子借此一事以示訓
子產節三　黃淳耀政以利生欲生人而當謂之仁殺人而當亦謂之
仁政以別上下上勞而下逸謂之義上逸而下勞亦謂之義此有
為政二字妙　按註雖云時將寒冱水有橋梁則不患於徒涉此
亦舉其甚者言耳非謂本文民未病涉只是不病於冬涉也杠公
也衆所共由也詩云造舟為梁是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之浮
橋也
君子節一　翼註平是極其平安之意凡當行當止當輕當重斟酌平
安如權衡稱物而無不平也　辨志民不病涉言不用乘輿濟人
行辟人可也言不必乘輿濟人焉得人人至末言乘輿亦不能盡
濟人
君之章　按此章總是儆齊王當厚待其臣意若忠臣又當別論
君之節二　按視是心相視重在君一邊視如手足愛惜之任用之也
視如腹心推戴之捍衛之也如寇仇即舟中皆敵國意齊王引礼
見君之尊大意
諫行節二　徐敬絃諫行言聽宜無可去之理然亦或有故而去義也
諫不行言不聽宜無可留之理然亦必待有故而去情也　呂晚
村諫行言聽膏澤下民與臣似無干涉然得行其志不負所學受
恩正是不同　張彥陵只是重重疊疊有加無已之意
無罪章　按士夫固當見幾而作有國者尤當怵然自惕不可失士

大夫之心

君仁章　按上章莫不仁義就君心說此章君仁君義就君身說而莫不仁義主民感化說

非禮章　湖南講非禮之禮非義之義雖說箇非禮非義畢竟是禮義與似是而非的不同以大人対看乃是小禮小義大人者大而化之已造到聖人大賢地步他的識見大作用大故小礼小義在賢人君子所必為者大人却弗為此如魯男子之閉不納宜不是礼然設使那女子遇着強人失節了何如柳下惠之坐懷不乱所以說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子路之死於孔悝宜不是義然衛已無父子之倫何如栄也其死所以說是非義之義　困勉録中庸所謂智愚賢不肖之愚過不及者皆兼不能中不能時者在内此謂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專指不能隨時者說即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也若其不能中者與夫子莫之似乎中鄉愿之似乎庸無忌憚之似乎時則直謂非禮之非義而非此章之所指矣

中也章　按此章本爲父兄知教而子弟不賢因而棄之者說中是德性温良才是其氣發露養之者寛厳並用但寛之意居多樂字正從養字來養字與棄字相反照

人有章　吳因之程註知所擇非以決擇正解不爲意蓋有不爲操守定也是他胸中抉擇明乃能如此故云然　王恭簡凡昧道犯義的人其於義所當爲或顧私而止或狥人而輟未有能有爲者也若事有是非則知擇其是而從之不敢快一時之欲以犯天下後世之譏心有安否則知擇其安而處之不敢狥時俗之尚以拂吾心理義之安則其於所不當爲者既不以歆於欲而動則其於所當爲者必不以牽于欲而止於其心之不可者既不以拘於人而作則於其心之所可者必不以沮於人而輟縱或守有餘而才智未及然志節既定則識亦自此而可進才亦自此而可充而有爲固未可量矣

言人章　張彥陵發人之私。攻人之短。本非厚道。孟子特借後患以惕之。若有言責者。又當別論。

仲尼章　按此爲好高之人而發爲字泛就行事說不專指學術註本分字正解已甚意本分者當然之理于當然之理有所越便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一有所加便是已然甚不爲已甚蒙引所云依乎中庸者是也

言不章　張彥陵信果無病〻在兩必字無必心便是惟義所在無兩層意　吳因之論語義之与比是把義对已見說言不以已爲主而惟以義爲主也此惟義所在是把義對拘滞固執者說言不取必要如此而惟視義以活動也義之與比私心盡化惟義所在拘執盡融

不失章　按此不是說大人方能不失赤子之心却是說赤子之心自能做得大人有者也句法是指示誨人使近其字即在大人身上說而不失二字中藏有擴充知能實際此指大人之平実非揚大人之神奇也

養生章　按此非以養生爲輕正甚言送死之爲大耳當字作去聲猶今把他當事也者字猶養生之事言

君子章　按深字對浮浅說深造者言探玄極奥直推究到理與一毫不肯放過意以道是循序漸進無欲速無躐等意深造以道有兩層意而意則重在以道上此是自得自字根由自得是效居安資深逢原就自得中詳言其妙不可更云自得之效数之字俱指

理言而理皆具於一心理得於心而藏之甚固終身不失是為居
安理得於心而充足有餘平時已有其不窮是為資深理得於心
而觸處洞然臨事泛應曲當是為逢原〻〻是萬物各有一原之統
體一原也

博學章　按此節要省註中非誇多而鬬靡一句意蓋學必至於反
約乃為自得然非博而詳說不能詳說已得審問慎思明辨工夫
故用力全在詳說〻〻之會通處即是約非博之外別尋箇約也理
本約先博了仍回到約上來故曰反

以善章　按此章人字應指諸侯言善原人所同有以善服人便有
以我形彼意思以善養人是化導乎人而同歸于善有涵濡之大
度有漸摩之久道故有服不服之分末二句見必須以善養人切
不可以善服人正與上未有能服人意相應

言無節　按此章示有國者信謗之戒凡言之足以致不詳者皆實
也曰無實不祥甚蔽賢者之詞也兩實字相應

仲尼章　按此章指出有本二字只要學者務實意在可立而待也
截以上通就水說末二句方就人說不必於是之取尔之下補出
人有實行反至隔斷語氣使章末二句反贅

仲尼節二　按混〻二字連下讀混〻不舍是出之不窮盈科後進是
進之有漸放乎四海是会之有歸有本者如是水惟有本故悠久
到底如是不作人之有本者如水　附震川文天下之水凡皆有
從出之地其來也必有所自以洪其流于先而後極其所至之塗
而其去也必有所歸以瀦其流于後

苟為節　按無本与原泉相反七八月雨集與不舍晝夜相反溝澮
皆盈與盈科相反涸可立待與放四海相反故字緊承無本来聲
聞過情雖是說虛名之無實其實是說偽行之無實君子恥之不
是空〻恥使有急〻務實意　張彥陵使浮名可繼君子遂不恥
乎況其必不能繼也

幾希章　按人字包庶民君子在内幾希是所性之理人獸只爭些
是危言非輕言也庶物作庶事者人倫乃庶物中之切要者仁義
即倫物之理之在心者君子兼帝王師相說　孫淮海幾希之理
在事則為物理在身則為人倫在道則為仁義曰明曰察曰由只
是精一執中

幾希節　朱子飢食渴飲之類是人與禽獸同者有親有義之倫此
乃與禽獸異者存是存所以异於禽獸的道理今人自謂能存只
是存其與禽獸同者耳　按存字着力全主以心存性說君子有
惟恐不存之心有不自見為能存之心有與庶民並存之〻心不
論前聖後聖不論在上在下亦不論為安為勉

舜明節　按不俟格致而表裏精粗一無所疑之謂明不俟推測而
親跡上下知無所遺之謂察即其心之肫〻於倫物之同源者便
是仁即其措之秩〻於倫物之散殊者便是義仁根于心而非利
于仁義根于心而非慕乎義凡舜之為仁為義者皆由之而不自
知故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禹惡章　按歷聖道統之傳在心不在事但心不可見因各舉一二
事以見其心

禹惡節二　按惡旨酒是遏絕之嚴以峻人心之隄防好善言是延訪
之勤以開道心之扃鑰　又虞廷執中以傳心言此只指湯之行
政說行政用人是兩項平說俱要收拾到上心去方合本旨　又
敷求哲人而帝臣不蔽賢如仲虺出自奚仲之後可也賢如伊尹

出自草野之微可也

文王節三　按註中兩已字兩猶字見文王經營企慕之心即是純亦不已處迹遠俱兼人與事言聖人德盛仁至精神自然周洽朱子所謂聖心如潮水上來無處不到是也須從心体上推勘昆湖文云雖耳目習見而此心之慎以察者惟恐細行不矜以累乎大德又云雖事幾未形而此心之重以周者惟恐先事失圖以貽乎後悔總拇入存心之敬故於三王從文武層貫禹湯不可併講兩思字境界不同不可混講不合從思無處看出三王時勢互異方見精細非理有不合也須用另頓不可牽說繼日極形其思之勤待旦極形其行之急須用憂勤惕厲大意不可呆講思不是懸想便有斟酌變通在

王者章　張彥陵此章敘孔子作春秋以繼羣聖之統吃緊在末句義字　邵二泉天下有王者則此義著為王者之迹而播為詩歌天下無王者則此義寄於伯國而聖人因定為筆削

王者節　按此節大意云羣聖之道悉統於孔子而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何為而作也以王者之事不行其是非得失無復著於天下而雅詩因之不復作也詩亡是迹熄之証作春秋所以存王迹之熄非以繼詩教也曰春秋作者非魯國元日之春秋乃孔子所筆削而以隱公元年為始之春秋也然此節只推明作春秋之故其所以存王迹處則在末節義字上然後字見孔子原非樂於作也使王迹不熄大義見於王者之政教號令而孔子與天下相安於無事固所甚願至詩亡然後作則孔子之心固有大不得已者也

晉之節二　按晉之乘節須以春秋作主言春秋未經筆削之先與晉乘檮杌一樣無關王迹之存亡也其事盡屬於桓文正為王迹降為伯功此句最重文即載事之文義字撣括全經之旨　附顧文有陽興伯國以寄王迹而姑存一時之空名者有明黜伯國以尊王迹而特立千古之大義者有時中王於伯令東周衰覓之主不至退而與臣下並有時屈伯于王令吞弱併強之君不得進而與共主衡此數語最見本領　又義單事文兩項說其事則齊桓晉文至於褒貶其事者孔子也桓文不得而與也其文則史至於筆削其文者孔子也史官不得而與也

君子章　按從世運論之帝降而王王降而伯其勢如江河之趨下而孔子生於周之後其勢愈難其責乃愈以重從道統論之由君而相由相而師漸無權位之可恃而孟子承于孔子之後其權愈輕其脉乃愈不可混私淑二字分明要表章捍衛以待後之學者非止善一身已也

君子節二　按君子小人以有位無位言重小人邊澤如手澤口澤之澤其人已沒而風味猶存猶水之餘潤而為澤也孔子萬世不磨豈止五世況猶在五世之內則傳道之統可知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無非明王迹意也而孟子承之以闢楊墨不過推明仁義以衛聖道此其一脉相承處

可以章　按此章就事之介在兩可者以明過猶不及之意照註重下二段取與生死之間貪夫以之徇利烈士以之徇名二者取舍之清濁有別其於傷義則一也　又廉惠勇俱屬義中事傷字只畧有玷缺要看得細

逢蒙章　按此為取友而發前後只為羿說首節斷羿之罪下節借形只重在端人取友上端在心術上看

逢蒙節二 按罪羿是罪其無知人之明立已不正意又是深一層語非本文正意次節是罪羿斷案重在孺子身上然孟子亦只取其不背師耳未可云合於義也 歸熙甫自孺子言之則為得友自庾公言之則為欺君時則為庾者當何如曰受命而出無君于上無敵于下殺其為冠者非殺故人也如必故人可全推轂之際以誠誠告為使他人將之可矣不然雖世關可也此說雖是旁論解非本文所重然洵為別解

西子章 按此總勉人自新意西子不潔人猶掩鼻惡人齋戒上帝居歆然則美不如西子而負俗之累甚於不潔醜不至惡人而自新之誠虔于齋戒則過者豈徒掩鼻格者豈惟見神哉

西子節二 翼註此章重在倏忽轉移之意西子一旦而蒙不潔人便掩鼻惡人一旦而齋戒沐浴上帝便居歆可見人之善惡不待積久而移 困勉錄君子之不敢為惡必欲為善者非徒歆求合於天人也此此言善惡感應之速特為下等人說法耳

言性章 呂晚村從來言性者皆因用智穿鑿而錯孟子言四端便是故言乍見入井便是利乃所以為大智也故程子專為智發之云正对告子及荀楊之徒言耳不得看作兩橛按智是性智而鑿則性惡矣孟子惧用智者之自私而性之不明于天下也故言此

言性節 按故字兼善惡在內蓋故之因物以見則者其于性為有功而其逐流而忘源者其于性為有罪首二句是從故字尋討出利字來乃其發端語也本即主字意言以利為主也蓋情由性發而情之所動亦有拂其性之自然而愛惡相攻因感而异或相倍蓰而無算者此豈得謂人之性本如是乎蓋言性而驗之故者必以善端在我隨感而見非有所為而為者是則性之自然也利也以是為主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何性不明

所惡節 按過至次節當云天下之理本皆自然人之處事但順其自然而已 又所惡於智二句是本旨緊承上利字來最重本節三智者俱是小智鑿对渾淪者事物之理本無處可容私智今乃妄生意見決舆剖微自家開闢一番功業創造一番議論如一物渾淪從而鑿破之也禹之行水不是譬喻蓋此是古今一大智之事疏瀹決排何嘗無事但因水性之就下而導之雖有事而寔無事也若禹之行水句恐碍下且虛說下四句且方實解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二句

天之節 翼註天與星辰其運有常如一日一周一月一周之類自古如此更無後來遷換者故只言利故而利在其中 按日至冬至之日也凡造曆者必據曆原而以千古歲月日時皆甲子者謂之上元以為曆始蓋以建子月為歲首算之則甲子歲為氣候之始十一月為甲子月冬至為甲子日夜半為甲子時此際日月為合璧五星為連珠皆會於子無有盈虧至極也日短至此而極自此一陽生而日漸長治曆者先就今日逆到起初源頭推其未來者始不差千歲指已往說上古日至不止千歲此則大槩言其久耳

公行章 體註通章重礼字上是為吾身守礼下是為朝廷明禮佔地步者以此絕小人者以此

公行節二 按有子之喪不是喪子乃有子職之喪耳礼父母死赴于君君吊之 又右師往吊當時必先有先右師而在坐者故有進右師就右師兩項二句已寫盡趨利醜態孟子不與言兼不進不就說衆人與言驩不為意孟子是驩所敬重而樂其親已者故不悅

閒之節　按位是站立位次階是班行階有許多衆人位只已一人故有同階而異位者朝廷二句是礼文踰階兼揖者與言者必先之以揖也

君子章　吴因之此章全在首節分仁者愛人五節正見君子以仁禮存心有終身之憂節正見君子異於人蓋以首節為總冒而下則詳言之也仁礼只在用上看非以此為存于心下方施于用過至次節云君子之以仁礼存心者何如

君子節　説統以其存心謂心中常有所存主也仁礼亦是行之於外以待人者不可把以仁礼存心説到本原上去　又存字不對放字看猶云其處心處與人不同耳以仁礼存心正是异于人處

四書脉以仁礼存心即是常存此愛人敬人之心非謂仁礼存於心而施於人則愛敬也

仁者節五　吴因之仁者愛人五節勿以愛人敬人為仁礼施於常三自反為仁禮施于变作兩項平看語意乃是一節深一節以形容君子之存心耳　按仁禮之施是对下驗字説不对上存字説蓋存即存此愛人敬人之心也施是我去愛敬人驗是人来愛敬我一施一報本理之常有人於此〻字指我愛敬之施言〻有人烏乃我素所愛敬而施以仁禮者也乃有横逆云〻此物不宜至其至烏者必仁礼之未盡耳忠不出仁礼之外仁礼無一毫不盡便是忠妄人三句非但置不校也不忍校也自脩之意原不住手蓋不責人正所以專責己也

是故節　按終身之憂二句是總括上五條之意不是又進一步的工夫乃若所憂則有之言有所以用其憂者在也舜人也以下要句〻在君子存心上講法天下傳後世不惟要本仁義礼来且要見處变而不失其常意方與上文相関如舜而已矣不是三自反便盡了分明欲到聖人地位如舜之底豫尤若一般横逆都忘了方是擇憂曰子君子不患正引之以歸於憂非置之度外也

禹稷章　體註此章見顔子可同禹稷即陋巷中具有唐虞事業以富自負之意首二節是叙事孟子断以同道正推孔子同賢之意以断之禹思二節正發明同道處末二節特設喻以足上文

禹稷節　按禹稷所處之時洪水艱食天下雖若未平而君明臣良天下已有所賴以平故曰當平世曰過門不入則非過門之時可知三過三不入則以於其外可知孔子賢之者以禹稷所行之道即孔子之所欲行而禹稷所遇之時即孔子之所欲遇也

顔子節　按陋巷簞瓢重退處不重安貧要想他閉戶獨樂光景王觀濤時當平世便見禹稷當救民時當乱世便見顔子當脩己孔子聖之時者也故兩賢之

同道節三　按禹稷顔子出處不同孔子何以均賢之蓋以其道之同耳道公之可以濟天下私之可以樂一身私非聖人意也地也故禹稷急於救民而顔子不然地不同也易其地則皆然矣出事尭舜之君顔子豈憚于勞入閒夫子之道而悦禹稷豈不能樂此節發明文三節大意已括

今有節二　按聖賢易地皆然只是各當其可兩妙可字最為圓妙上文且勿露此意　呂晚村被髮纓冠只喻急字是以如是其急上已説明二節正喻顔子之是以知如是其不急總結明大意耳

通國節　体註此見衆惡必察意重設心二字律其罪於世倫之外原其於自責之中所以解通國之議所以解其父之怒所以免章子之孝無限妙用

通國節二　摘抑三箇不顧父毋之養要分别情四肢則不能顧博弈飲酒則不暇顧私妻子則不肯顧

子父節三　按子父責善是子責父善此是正言匡章不孝處爲父所逐不敢歸家便是出妻屏子非休其妻而逐其子也是則章子已矣揔承責善自責而意說　吕晚村末一句正對通國皆称不孝說上文反覆辨白其不孝之冤却說他欲孝子不得此是述他本等是不斷之斷而孟子之与遊禮貌是不絕他不是取他亦已不容之答

曾子章　張孝陵居武城是居鄉居于衛是居官兩句便不同與當平世當亂世一樣當重因人地殊之意与地以人重之意無干先生字君字亦属下文論斷眼目

曾子節二　按忠在心敬在貌兩或曰亦可味皆無定見君子可去則去可守則守內斷于心而已人言不足憑也　又上節摹他遠害情景一去一反有漠不相閑意下節見一去之間所係之重如此

同道節　按父兄只當一尊字对下微字看師則有父兄之尊臣則處微賤之分下二項承上二項說曾子理不當与離子思理自應守死心中從不存利害而見各行其是而已

王使章　按此是視吾道過高非覈其真僞意ゝ此是孟子初至齊時　翼註堯舜与人同蓋堯舜不過盡得人道人自於人道有虧故不若堯舜而見堯舜之異耳堯舜实不遠於人也

齊人章　按此隗求富貴者情狀之可恥指出所以求三字含無限醜態在內又不实説破他只借齊人作一樣子一箇人幻作兩個人刻畫如画由君子觀之句重是於熱閙場中以道眼喚醒他

齊人節二　挨當時鷄鳴狗盗之徒皆爲上容如齊人一輩与富貴往來者不少故齊人終日妄想　晚村驕字從他妻妾眼中看出未覩之驕滿面都是富貴相既覩之驕通身都是乞兒相矣富貴之与乞人其情形敗露有何分别迸来直以乞驕又驕術之一变也

翼註妻妾必羞而相泣似不消由君子觀之蓋羞者人之良心今人迷于貪求良心盡泯縱可羞泣亦不知了唯輊勢利而無苟求之君子方看得透耳

舜往章　翼註通。章以怨慕二字作主。次節辨其怨已而非怨親。三節四節極言其怨慕。末節斷其為大孝也。

舜往節　按看未慕而不得則怨〻而求得則仍慕二意本當兼用此二字已盡一章之旨然此處且莫說明是怨已故萬章誤認以為怨親

父母節　按父母愛之四句重不怨邊長息則云吾不知亦是疑其怨親非爾所知專重聖心深遠人莫能識不重長息不足以知聖人孝子實指舜說供為子職緊根着竭力耕田說言子職多端耕田乃子職中之一事耳我之供為子職也何嘗他有所能哉不過竭力於耕田一事供為子職而已耕田之外子職之未供者何可勝計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蓋得於耕田之外者甚多無從而猜度此所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也

帝使節　按上文只說往田此又說到九男二女等處見得舜之怨慕不惟號泣於往田之時一生遭遇即無求不得且若可以自遣矣而亦未嘗不怨慕也事舜畎畝之中非事於歷山耕田處也舜自徵庸已在位為其自畎畝來故云然胥天下是與之相視天下使為相也遷之是天使之為君順於父母即前言諭親於道四岳薦舜瞍已底豫天又何以云不順蓋此自四岳之心視之耳舜之心不然舜視頑嚚有一分未格便不可以為子故有如窮人無所歸歸即歸根之根人本乎父母不順父母便無歸着此最形容舜迫切之至情出

天下節　按上節說舜之事寔此只就上覆說一番以推舜之心定有如此蓋舜之憂因不順父母而生則必因順父母而解此處已見得終身慕了末節不過因此贊為大孝耳

人少節　吳因之末節贊其異于衆人如此而其始之非怨親益明要之孟子許多說話只發明初荅怨慕二字之意　呂晚村少艾妻子仕君大孝亦有之不是屏棄一切專去慕父母也語語正要從少艾妻子仕君中勘出更親切

娶妻章　翼註此章總是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前二節以父母為主後二節以傲象為主前面不得娶者變也而處之以權後面謀殺兄者变也而處之以誠權與經合誠與明合此其所以為聖人

娶妻節　按告則不得娶正荅不告而娶之問不詳所以不告之意見告之不必泥也仇怨謂為父母所仇怨非仇怨其父母也

舜之節　張彥陵瞍之不可告就是帝亦曉得帝不患瞍逆已之命只恐舜不敢逆親之命不若大家相安于無言反是兩全的道理委曲以為舜地古聖人成人之孝如此　程竹山瞽瞍之令不行於君而得行于子舜之孝必從乎父而不從乎君故告則不得娶在舜不在瞍也

完廩節　翼註象憂亦憂二句寬說泛就平日休戚相關意言勿以謨蓋為憂鬱陶為喜講完二句方我去今日鬱陶之言是象之喜舜而臣庶之治正舜之喜象者耳偏重喜邊与下文偽喜相應　陳大士象憂而舜死矣舜非憂其死憂象之死其兄象喜而舜生矣舜非自喜其生喜象之生其兄也

然則節　晚村於子産口中要見得校人摹寫之真於校人口中要

見子在聽信之易翻覆看來只是可欺以方一句耳　馬君常象
雖非愛兄之弟也而弟原有愛兄之理彼以愛兄之道來是非以
象來乃以弟來耳天下無真人情而有真道理此要看出聖人一
種真切念頭有感即應之妙

象日章　按通章総見舜愛弟之仁封之者固是親愛之仁使吏治
者亦是善全其親愛之仁外註仁至義盡不並重

象日節二　按四罪而天下咸服只要説舜之有罪必刑〻必當罪以
啓封象之疑耳誅不仁也要見除民害意方与有庳之民奚罪句
相对仁人固如是三句一氣讀意雖重在流毒有庳然語氣却是
説他不仁公仁人之於弟也六句且泛説以下方明舜處弟之厚
親之欲其二句自是合下如此至封之有庳方斟酌出曲全之法

敢問節　徐岩泉舜處象最厚當時一切政事皆吏代治固是使不
得肆悪亦是保全他況無事権羈絆又得時常來朝欲其時常來
朝者亦有意在不但是欲展親〻之情盖朝廷礼法所在忠孝誠
敬俱見於此舜不忍置象於不足計較之地欲藉此以冩薫陶之
意耳　按故謂之放是辨其非放豈得暴彼民哉正答有庳之民
奚罪句雖然一轉見舜不特為民計者甚詳而其為己之欲見其
弟計者亦至切及貢以政即五年述職也五年是常期述職是政
事舜欲常見象故不拘此限

語云章　説统此章首節下半段辨無臣君之理重尭老句下三節
辨無臣父之理重以天下四句上是據爭而斷其誣下是原心而
断其妄盖曰揖則尭還為天子舜只代他行事安得謂之臣君曰
尊之養之則瞍之分更隆于舜安得謂之臣父

語云節　蒙引盛德之士至岌〻乎皆是時人語盛德三句古語本
意是言盛德于臣即君父亦不得以不善及之正末節孟子之意
時人錯解引來為責舜彖本言士雖盛德必不得屈君為臣屈父
為子見德不勝分都是説舜不是處若説德盛雖君不得而臣之
雖父不得而子之則与下有變殆哉俱冒不去　按尭老句已断
盡非臣了尭典以下只是證此一句三年二字宜連上句讀尭老
舜揖如代之主祭代之主事之類

舜之節　按此莫非王事下點居王土者為王臣者當均任之何独
使我以賢才而劳苦乎方與咸丘蒙所引相應賢子不重意非意
想之意逆非億逆之逆朱子所云将自己的意思前面去等候是
也或置身于異代以俯仰其景槩或移事於今日而想像其情懷
或於言之中探討其所已迷或于言之外推廣其所未發乃是一段
真精神默相迎合處　吳因之是詩也半節承普天率土説孝子
之至節承既為天子説然辨舜不臣瞽瞍其最著實處全在孝子
一節

孝子節　按此節大意云以舜為天子可臣其父吾以為舜為天子
正所以尊養其父耳孝子之至四句泛説為天子父四句就瞽瞍
説　吕晩村至字須從無準則處看出準則〻〻要放得活到到
底有未盡慊之意乃佳　按尊養皆從大孝得來其至德協帝處
便是尊養之至處尊養俱是一段真精神故曰孝思引詩只重則
字此之謂也言下武之詩即舜為天子以成其尊養之孝之謂也
不必韜永言話頭不必靠着武王

書日節　按祇載以平時言見瞽瞍夔〻齊慄以見時言末句緊跟
上一句説言制令者父而斡旋在子非父不得而臣何巧語翻案
猶夫子之求伊尹之要也

尭以章　按此章揔發明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意而詳其所以與則帰之天寃其所以為天則聽之民蓋天下能與則能取能取則能奪故孟子就不能二字反覆分剖全把天下結到民帰上故以太誓終之

尭以節二　麟士當時以傳子為徳衰傳賢為盛事皆借禅受爲口実故孟子直断其無此理而歸之於天豆杜奸雄窺窃之心矣　按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不能二字内便含天與人與意註天下之天下即是天下人心之所在但未明言耳

天與二節　按天非諄〻之命章豈知之此乃寃天與為何據也以言授為示以示字代命示字甚明以下主事主祭觀之俱屬事上但事莫不由身而出則行固在其中所謂出身加民也

以行節　按本説薦舜于天而弁曰暴之於民正泣民心驗出天意天受民受謂受尭之薦暴非受舜也暴之即使之為相揖政顕示斯民將君臨之意也

敢問節　四書脉所謂薦暴而受事屬渺茫故復寃其実人臣唯有助祭趨事而使之主祭主事儼然謂其可為神人之主而昭告於天顕於民正是薦暴處二使之重看是尭薦之尭之能也至於神享民安是舜之得天非尭之能也　按主祭主事正舜行事所在而所以神享民安者正天所示与之之実也

舜相節　困勉録朝覲訟獄之帰本于二十八載之久其理固然〻此節都分為二節意対説二十八載之久是就氣数上説朝覲訟獄之帰是就民心上説不必合為一段若下章則就民心上推原到天命又稍不同

泰誓章　吳因之以民帰為天与其説似渺茫而難信故引証泰誓而申明之全要見得民帰為天與乃鑿〻可據之理若第言天似涉矯誣實証之民則確有可據此正聖人心事光明正大處

徳衰章　翼註此章以禹為主而尭舜傳賢与仲尼伊周不有天下皆客也天与賢四句乃一章之大指昔者至吾君之子也只叙事而未斷剖丹朱之不肖節承上斷其天意也此則正意已畢而下四節仲尼有徳無薦而不有天下伊周雖有徳有薦而遇継世之君賢亦不有天下皆是餘意末節総結上文正与天與賢四句相應　徐自溟唐虞三代雖有傳賢傳子之異要之皆是傳賢也蓋傳子亦視其子之賢耳舜能継尭之道禹能継舜之道賢之賢也如啓能継禹之道子之賢也故子有賢者啓是也成王是也子有真不肖者桀紂是也子有不賢而賢者太甲是也子有不肖而非不肖者朱均是也太甲始而顛覆已幾桀紂之倫旋而怨艾則亦敬承之啓此不賢而賢也朱均能退處不与舜禹争而上承父之譲下成相之賢則特不肖父之神聖而非桀紂是比也此不肖而非不肖也

徳衰節　按否言無是事也不然、則為此言非也天與賢四句重與子邊　高中玄尭舜傳賢非視天下重于已子之説天下與已原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与也故可與則与子以為天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亦以為天下也　困勉録禹與舜之避朱子謂其未嘗有取天下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我釋此無庸議矣但亦縁當日天下既治朱均至此亦必稍変其舊習非必不可以承天下者況在廷諸臣如皐陶稷契之徒皆有君天下之徳故舜禹欲避之耳假使

天下尚如洪水之時而朱均有桀紂之惡在廷諸臣又無可君天下者舜禹一去則天下必乱彼舜禹即不為一身利害計獨不為天下利害計乎況此又難以夷齊之遜國為律也夷齊當日実有不可立者故雖社稷有所不顧舜禹則無不可立者吾知其必不以一避釀天下之乱矣　又自昔者舜薦禹于天至下節施澤於民未久皆不當天字

丹朱節　四書脉丹朱至未久此兩章段只宜在民心上說舜禹並二句揔括上来作過文末方露出天字而不肖只不如堯舜勿太說壞啓賢稍斷能敬承繼就是賢只重敬上帝王心法相傳只是箇敬奐之為而為又推開說為是作為致是招致以氣數言謂之天以人皆限於氣數謂之命以天為主命字正見天之実落在人處故朱子云天如君命如命令

匹夫節二　按此二節須連絡說下去匹夫而有天下必是有舜禹之德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若有德無薦亦不能以有天下仲尼是也然則益是有德而又有薦者何以不有天下乎蓋以遇繼世之君賢耳仲尼伊尹周公特以為益之例不重　又必若桀紂句要見得不輕廢意揔要見得自古不有天下者不独一益言外便見得自古傳子者不独一禹蓋引商周相類之事以推明之益見禹德非衰也

伊尹節　按相湯致王言其德可有天下嗣君顛覆言其勢可有天下而天意屬太甲則丙壬之二年四年天若促之三年聽訓天若啓之句〻要見天與大甲意二年四年還指各立年數說典型即仁義自怨是追咎已往自艾是修治方来

周公節　唐士雅伊尹述其事周公言其意此虛実相生法且伊尹二節本借客形主而猶之于夏又借主形客可見古人文法变幻處

孔子節　徐儆絃天無心也惟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聖人亦無心也惟承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揔是一般心其以天下與賢與子揔是一般事故孔子以一箇義字斷之　張孝陵義者宜也繼合于禪可見繼之心不殊於禪之心守也禹非德衰明矣重繼邊

割烹章　按此章樂堯舜之道固是頭腦自辭受取與直到致君澤民皆是樂道作用然不可以首節槩堯舜之道一句包下數節蓋首節是就窮養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自湯使人至況辱已以正天下乎是就達施處說其樂堯舜之道聖人之行以下乃是餘波而末節復引伊訓為証見得伐夏救民在所必有則割烹要湯事在必無　吳因之孟子辯割烹全把堯舜来壓倒好事之口蓋道莫大於堯舜而尹樂之正見其抱負之大道莫大於堯舜而尹行之正見其事業之偉

割烹節二　呂晚村伊尹以割烹句有兩層時人撰此語專為自已卑污苟賤解嘲萬章述此言又為孟子守義不見諸侯規諷　按耕於有莘節首二句見他祈嚮之正下二段是即其樂堯舜之道之心以想像他行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　附明文萬作前幅云堯舜可治世亦可治身無二道也堯舜得道而達吾得窮道而窮無二樂也雍容揖遜有餘適也安知世有寵辱之端俯仰日用有餘閑也并忘身在夏殷之世　後幅云流俗之所素驚賢智之所忽動常在天下千駟而尹以道義畀之賢智之所不屑庸愚之所敗壞常在一介而尹必以非道非義防之蓋道論其非則天下千

駟不大於一介道蕞其是則一介取與不軽於天下千駟

湯使節二　按上節觀湯之誠否正所以重始進也惜然亦不是敢湯聘之殷盖度湯之必可為堯舜而已之道必可行於湯也豈若三句伊尹止為堯舜之道轉計非為身与君民事業功名起見

天之節　按此與上節俱是一時之言斯道即所樂之道知字淺覺字深尹樂堯舜亦居知覺之後但对堯舜言則為後對湯言則為先也予天民三句是聖人一片赤心本天直下不徇己私并不徇天下是何等擔當何等敬畏若一涉矜情浩氣便是後世英雄自負大言與聖人分上無涉

思天節二　按思天下之民五句因其言而推其心故就湯二句是因其心而寔其事總為下況辱己以正天下張本就天下中舉出匹夫匹婦見一民亦所矜憐真是萬物一体之心自任天下之重言其身任世道真切如此不是言其所任之久大　按孟子以世之有大抱負者必不肯為辱身賤行而始進不正者必不能建奇績於天下此孟子一生得力處亦其維持世道處吾未聞二句要重看聖人之行數句見自古聖人無有不潔身者何独于尹而疑之重與不去上

吾聞節　按前路節節可證無要湯事却無一語說明至此承認要字正是辨白要字

伊訓節　按引書正見尹正天下大閒節處這等功業豈割烹者所能愈可証其不要　又放伐之事湯猶自知有慚德而尹直任之如此可見他膽極大力極確唯其見得極到故敢如此

於衛章　按通章斷孔子不苟主重義命二字次節處常三節處変末節舉觀人之法見必無苟主之理然大意只重次節

於衛節二　按孔子主癰疽侍人盖謂其主之以求進也次節首句提起引弥子正與癰疽相形此有命專指衛卿之得言後有命泛指爵祿之得不得言、由孔子之言有命者觀之可見孔子之為人於凡進退之際必以礼義惟知盡其在我者而已至於位之得不得則曰有命盖進退决之于己而得失則付之命如此三句語氣一直說下見凡人以氣數為命聖人以礼義之合不合為命苟不合礼義便是命該退与不得矣

不悅節　按不悅於魯衛指女樂驂乘二事微服正聖人達權處亦正聖人安命處當阨句重主司城二句言主於曾為宋之司城而謚為貞子者而其時則貞子適為陳侯名周者之臣提出臣字使見非癰疽侍人之倫

吾聞節　按所為主即遠臣所主即近臣註中類字最妙以觀近臣之法推之則知癰疽侍人必不為孔子所主以觀遠臣之法推之則知孔子必不主癰疽侍人

百里章　按通章辨奚無干主之事議論都是無中生有中節叙事末節斷語其斷案只在百里奚不諫一句內看出智又從智字上推出賢字賢智二字是通章眼目

百里節二　按此是戰國時人之言為此說者必謂恥辱之事賢者不妨為之乃欲借奚以自附會非為奚惜也孟子開口只虞人也三字抵得多少辨难蓋追溯流寓人来歷下文多少事故都要於此三字中見之方妙不諫句見得百里奚之忠与宮之奇同而見幾明決又高一着

知虞節　按智見其知所不為賢見其品行必不為須直提賢智二字破空立論　又通節六段文字當以首一段為主次段三段四段

以知默知發知興分後二段以末一段為主上一段只弔起以存其業耳　晚村出脱百奚只在知虞公之不可諫一句下面只反覆推明此一句耳須要頓跌得此句透

伯夷章　張彥陵通章以孔子為主前歷叙羣聖而斷其異歸重聖之時又後明孔子之所以異歸重智字上

伯夷節　按聲色二句是耳目之所接不苟非君二句是身之出處不苟横政二句是處常之不苟與鄉人三句是處暫之不苟當紂三句總承上文頑者貪昧無覺以知言懦者委靡不振以守言此數段只散散說去不必如上孟一段淺一段

何事節　按何事二句是述其言治亦二句是因其言而狀其行天之五句又述其言而推其故思天下五句又即其言而推其心語意一串　說既何事非君猶云那處君不可事見得一事是君即使之為堯舜之君意也何使非民亦即是使民為堯舜之民意總是見他自任

柳下節　翼註首六句是事上之和次六句是衆處之和鄙寬以量言敦薄以情言鄙字他處只訓陋此對寬言故訓狹陋是不能容人之意　說既此由立朝說到居鄉總是不分尔我不惧世浼之意此正惠之寬處敦處

孔子節　按叙述三聖語無低昂至此独以孔子也三字縣之便含三聖不可語此意久速處仕四可以字時也四而字因時也故上孟用四則字有決斷意此處用四而字有圓活意

聖之節　按上文只是叙事至此方斷其聖有不同人惟於天理人心無毫末未當處故謂之聖聖是造其極而無所勉之意聖之下加清任和時四字正見孟子辨析之精盖聖所同也清任和時是所独也倒說便非時字要分看合看合看者千古只如一時而元會運世春秋冬夏無所不有分看者一時各有一天而治亂寒暑晝夜呼吸無所不分須知聖心只緣有未發之中所以有中節之和彥陵云時妙於循環者大德之敦化時乘於各正者小德之川流

大成節　按自其出之而無不宜者謂之時自其兼之而無不偹者謂之集集雖承三子說来要亦其大處自能包得非必合衆人小以為大也集大成也者至終條理也俱就樂上說勿夾入正意金聲玉振重在金聲上金聲也者八句先要把金聲也者玉振也者看得重下文智之事聖之事方得力金主於發揚故樂之初作藉之以開其始則凡以詠以間而十二律之度數所以宣天地之和者自此以交作而倫條理始矣玉主於斷制故樂之終闋藉之以收其韻則凡既和且平而十二律之齊量所以盡性術之變者自此以畢止而條理終矣始條理者樂之事而夫子知周萬物在于未應事之先者亦其事之所由始終條理者樂之事而夫子行無轍跡在於既應事之後者亦其事之所由終智字要見全覺意聖者字要見全体意方與三子一偏之聖相照此節竪智字說下節方說得聖由於智　又條理各有始終惟金玉又總始之終之猶三子各有智聖而孔子能包舉之也

智譬節　按此節智聖二字尚是平說到其至二句方說出聖由于智意須於首二句下先補說必知之眞乃行之至必造其理方履其事然後接下方順智聖始終亦非真有先後但就一時俱到之中微有開端詣極之別耳

周室章　翼註天子一位至五等是班爵之制通於天下君一位至

六等是班爵之制施於國中天子之制節是班祿之制施于天下天子之卿五節是班祿之制施于國中天子之卿一節則施於天子之國中下三節則施於諸侯之國中末節輊省特因庶人之祿而帶言之當以公天下之利嚴天下之防二意貫之

周室節二　按通章以略言爵以位定祿以田分設爵而祿因之爵祿君臣言班字有等級分明森然不敢僭意當閑其略見王制雖滅清議犹存猶可黙持天子之統于不墜

天子節　按天子一位句提起天子無爵而爵之所尊也天子高拱六服承辟于是有公侯伯子男之各一位焉使之錯壤以居以大衍成之義此先王所以聯屬天下而盡其大者也君一位句提起君詔爵是爵之所先也各君其國即各統其臣于是有卿大人上士中士下士之各一位焉使之分職以治以盡協恭之責此先王所以經理一國而盡其細者也此本震川先生文

地方節　按天子之制二句亦提起曾曰千曰百曰七十五十總見不可增減意民功曰庸以治民之功附諸侯以達于天亊子即述職意也

之卿節　按此節内外一体見先王公天下之心卿之上有公而此只從卿始者蓋与天子坐而論道者為公而官不必備則祿宜無定制故断自天子之卿始　附說道安文内之卿大夫士身居天子左右不獲出操統御之權其勢親而不尊等以公侯伯子男尊之也使知天子遇我与蒲穀躬桓同貴所以絶内臣觖望之私外之侯伯子男職任天子蕃宣不獲入参宰執之列其勢尊而不親等之卿大夫士親之也使知天子遇我実与耳目股肱一体所以杜外臣猜嫌之漸先王封建初心如此

大國節三　按祿寢厚而不敍則地之所出不足以供祿寢薄而不敍則臣之所養不能自給至身不能自耕而凖之以祿必使其足以代耕而可此先王恤下之仁也語類君十卿祿〻者猶今之俸祿也蓋君所得為私用者至於貢賦賓客朝覲祭享交聘往來又別有儲財為公用非所謂祿也　說約府如今斗庫吏如今吏書胥如今承發徒如今承差　孫疏王制大國三卿次國三卿小國二卿大夫各五人上中下士各九人　蒙引註中田數人數皆以百畝食九人推算上去士与庶人在官者必食九人不可無百畝之田以養之大夫上士中士亦然若君卿人數或可稍減故君卿之祿可殺大夫以下不可殺也

耕者節　四書脉末節發明祿足代耕之義只因上說同祿而未明說同中有不同處故又有此節　困勉錄所謂同祿之中有不同者蓋庶人在官雖去与下士同祿然下士之祿無差而庶人在官之祿有差非指九人至五人之不同也　按章内祿足代耕凡三見而此以耕例之隱然見封建始于井田之意故以此結通章不僅解在官一類也蓋代耕之義上通君公直至天子亦不過代耕之極地耳

問友章　說統此章論交友之道只一箇友德而不可挾本文友其德也一語是通章大綱末節把尊賢貴〻並言正見得尊賢之義同于貴〻則貴之不可挾明矣孟獻費惠晋平帝堯正以古之不挾貴者立箇尊賢樣子不重分人之優劣

敢問節　按萬章一問似因孟子友諸侯而發蓋疑是体敵之事上下不得交相友也長以齒言貴以位言兄弟以勢言挾是不是挾以驕人即一念自負俯下賢之意即是挾

孟獻節　蒙引此條不必泥張註以獻子之忘勢與五人忘人之勢
相对説盖獻子之所重五人者在於忘人之勢此正所謂友德也
按下半節四句一正一反俱說五人之忘勢而意實重獻子樂與
忘勢者友則獻子之不挾貴者自在言外人多混看
非惟節　按師友總是友德不敢蹐王順長息於師友之中正是尊
子思類殷處
小國節　蔡氏入云六句正平公之不挾處最重以下斷其未至是
總一章轉關語于不挾貴更進一步與共天位等正友德盡頭處
非恥平公也
舜尚章　按孟子本意是以貴爲差等非於不挾貴中分優劣也過
至舜尚節不可云王公之尊賢何如只當云非惟大國之君爲然
也雖天子亦有之
用下節　按此節等上下之交而一之所以明士之重也明文翁作
古之明王有以一人臣天下而不爲泰又有以天子友士而不爲
屈者矣彼明王者有見於義之一也古之賢士有時乎事天子而
不爲屈卑亦有時乎爲天子事而不爲傲者矣彼賢士者亦有見
於義之一也
交際章　四書脉此章以事道二字爲主意孔孟之時侯王不親若
過爲峻厲天下終無可交之人吾道如何行得故孟子受交際之
心就是孔子從獵較之心無非委曲爲行道之兆論交際處要時
時顧爲道意思始得非區區在交際上論也
交際節二　按交際暗影諸侯下交說恭就賜者之心言何哉一問章
之意以爲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如何卻便爲不恭此是疑其
當卻意尊者賜之五句須要說向心上去見卻之卻之者其念頭

來得不好卻之爲不恭就別人說他如此以是爲不恭就卻餽者
自家見得如此
請無節　按交際照取字看不必計昔之取者何如但看今之交者
按者何如以道是有名礼即其中節文一事說二句通章斷案在
此斯字直截正对心卻者許多曲折
今有節　張彥陵引禦以爲例只爲下諸侯猶禦句埋脚亦可受禦
句是倒跌語不是疑詞　翼註衍文十四字趙氏說以辭字應教
字以周字應康誥字亦細
今之節　按猶禦數句是章發問本意指諸侯暴征橫斂說予以爲
有王者五句不是諸侯分解只是原理原法見得諸侯非禦得之
貨不害爲可受耳法与義雖是兩項卻相承說書以法而例論之
固未可同於盜以義而極言之方似於道盜若從常論之畢竟諸
侯不是盜也　徐自濱義之爲理至密故君子以之律身也不可
不嚴義之爲用至活故君子以之律人也不可不寬　四書脉獵
較魯之舊俗孔子亦獵較只是隨他去不禁止他講獵較見是取物
不以禮者方与受賜有關若但云同俗便不切
然則節　按非事道與跟上獵較來且混混說曰事道奚獵較見獵
較非事道也曰先簿正祭器云云且無妨於事道也曰奚不去見
行道之難如此何故不去亦疑其非事道也曰爲之兆也三句亦
見其爲事道也大抵萬章終以爲非事道孟子終以事道此一節
大旨　又爲之兆就簿書推開說凡孔子三月大治內所行者皆
欲試行道之端以示人使因獵較一事不合即去則人知聖道之
不近人情而益重疑畏故不去而留於魯正欲以隨試即效者示
人以吾道可行之兆也蓋正祭器只一事他所行以示行道之兆

者不止此變至道為東周皆兆於此兆足以行言人已知吾道可行而不行是知而不竟其行而後二字正應〻事道不重决去意是以句總承上四句采若海使非事道矣此就上仕魯而概推所仕之國如此

孔子節　困勉錄通章以交際為主上文即獵較以明交際之不可郤此節合孔子生平之仕以見交際之不必郤際可見主行可公養是賓　按見行可亦是委曲之仕不可說得太好際可公養俱是萬一其道之行俱是事道　張彦陵論仕之義即行可已非正局乃孔子在當時則行可之外有際可又有公養若是乎委曲以行道則今之諸侯苟善其礼際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故郤之以絕夫行道之机也哉

仕非章　倪滄柱艾千子論此章謂乱世之君子而言最為卓識若泛立朝而道不行發論則前數節便贅士餬口一官或見公卿祿祿即慷慨高論或出其才智博取富貴皆不可　按此則通章口氣當云士君子主當晚近抱道野處而貧無以自存則亦有為貧而仕者為貧而道既不行必辞尊富居卑貧安抱關擊柝易称之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可也何也位卑則以出位為罪而無行道之責此見卑貧之可安立朝則以廢道為恥而非竊祿之官此見尊富之難居大意歸結到君子處乱世知道之不行不得已而為貧而仕只宜辞尊富而居卑賤也

仕非節　按非為貧暗照行道講為貧見道与時違意註曰有時乎便見非仕之常下二句伴說

辭尊節二　按居貧是薄祿与為貧字不同惡乎宜乎是於卑貧中又要擇其所宜居抱關擊柝亦不是限定此官只是舉例之詞耳

孔子節　按而曰字是孟子度其意而言之會是總算計是分算而已矣三字言即此亦不可曠職然吾之職不過如此外此別無行道之責此其所以可居也　吳因之要看称職与行道异處盖職有大小隨在皆可以自盡道必大行須事成濟康乃為行道故委吏乘田職已盡而道不行

位卑節　朱子位卑者人責不加言高則罪矣故可以姑守其職此為貧而仕之法也若夫立人之本朝則當以行道為仕道不行而竊其位君子之所恥也　晚村孟子此章專為為貧而仕者發即章末一句亦是從為貧者意中惟恐有曠官覆餗之恥故寧辭尊富而居卑貧耳

士之章　按通章大意言士止受餽而不受賜但就是受餽亦須餽送有道乃肯受之不然將如子思麾之大門之外矣豈得謂為能養乎夫能養者必如堯之於舜不徒養而又舉斯為尊之極即為悅之極耳

士之節　按諸侯失國四句言天下不可一日無者礼也所貴乎士以其有礼而已而敢以託于諸侯哉夫託於諸侯是失國之諸侯也非士也此不敢以名分言

君餽節二　按餽與賜異者餽是餽送如餽膳餽蒸豚之類本文又轉出周字益明賜是賞賜即常祿也与尋常餽送不同託与賜相近總是食其祿故不受賜于上正見不託諸侯處此不敢以職分言

不識節　按引子思見士雖可餽亦要人君餽之有道子思不悅照下僕〻亟拜但此處宜含蓄無餽雖是悔悟却又并廢其礼總是不能養悅賢所重在舉不徒在養下二節方說明

敢問節　張彥陵章疑不餽不可而常餽又不可然則人君致餽于賢者必何如而可初以君命將之所以重賢後不以君命將之不敢勞賢子思三句是推當時卻餽之意以見所為養賢之道

堯之節　吴因之繆公問兩節不重貶繆公之非只因繆公以示養賢之則王公節亦不重贊帝堯之盛只因堯以示悅賢之極　按使其子數句前章不同此處句句要照養字上位是上相之位能舉方見能養能尊方見能悅悅以心言尊以礼言　蔡氏此示人君養賢的標的見士不過此只合守為氓之礼

不見章　按通章總發明不見諸侯之義以往見不義句為主禮義二字是與眼目意只重士之所以自處而君之處士帶說玩總註可見即上章亦當如此看

不見節　四書脉不見諸侯兼未仕不求見既召不往見言二臣字輕只是庶人自稱之詞蓋率土皆臣此則未荷明王之汲未起槀征之選者礼只是安為民之分若遽說自重之道便侵下往見不義意了

庶人節　存疑上節問義孟子答以礼此言不義而註又云士之礼者蓋不守礼而往見便是不義失禮故不義不義因無礼而生下文俱是明往見不義之意　翼註章旨不重守分只宜在自重意上發揮

且君節　按欲見之三字跟上君欲見之句以反詰之為其賢二句章所見亦高多聞以所知言賢以所行言德字兼多聞與賢說而多聞與賢只就一人身上說

繆公節　說統豈不曰以下是孟子推子思之意重在以德上千乘以下是就上文斷之已放開一步曰况可召與是回顧召之則不往見句勿再粘子思繆公說

齊景節二　按虞人是旁証對子思不過兩段引証歸重而况可召与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二句餘俱輕帶　又招虞人何以通章以虞人為主偹言之明旌不可槩用須云招虞人唯以皮冠外此庶人不過以旃士不過以旂惟大夫然後以旌旌豈可招虞人自宜虞人不往也

以大節　按大夫二句緊接上文提過下又從虞人推出庶人演說二句跌入况乎甚有力　說約招之便是以不賢待之矣故曰不賢人之招

欲見節　張彥陵所謂道即礼義是也引詩只重君子所履句發明上文唯君子三字　翼註義者事之宜如路之平正通達礼有節文如門之謹嚴端直此四句泛說不專指出處引詩只証由路而不及礼者舉此以見彼也

孔子節　焦漪園礼義無定体無定用為士時則以不赴召為礼義居官時又以赴召為礼義孔子當時居官了君以官召之孔子亦以官赴之此正是時中之道禮義之所在乎士則未有官職矣可以此相律乎

一鄉章　按此章廣友善之量一步進一步是正意進善無窮故其取善亦無窮又是其中小意思取善無窮則其進善愈無窮又是言外意須分別　說統不徒盡應求于一世尤當即契合於千古重後節提見善無遠近古今之隔故取善亦宜如此

一鄉節　張彥陵三斯字不可作當字看又不可作彼自來友我蓋友字還是我去友彼但先能進善故氣味相投一求便合耳此是應求的道理

以友節　按又尚論古之人達下頌讀頌讀在反天下之善士後亦不是尋常頌讀論世亦在詩書頌讀上審究只是教他於頌讀時加一番揣摩工夫工夫不離詩書亦不泥詩書頌讀論世總以求古人之善耳非謂通達上下時勢也即格物窮理与身心性命關通處曰尚友不是小可須心与古人為一方可云尚友此非一世之士所能也

齊宣章　按君有親疎之異故道有經權之殊孟子所对一出于正所以動驕主虛己受善之心

齊宣節四　按問卿是問為卿之道同姓之卿其權重情親原有宗社之責者故大過則諫不聽則易位蓋以宗社為重君為輕故行權異姓之卿其位尊其情疎原是以義合者故有過必諫不聽便去蓋以道為重位為輕故守經　四書脉既謂之卿須有格心工夫格心不得又須有斡旋調護之法心力盡竭無可奈何方盡反覆之義到此不聽田地天命已離人心已散我雖不易天下人人起而易之易之不但全我國亦以全我君也異姓之卿至反覆諫之不聽則天命人心到此有非卿一人所能為者去則尚可冀君之悔悟回復非悻悻而去漠不相関也

告子

杞柳章　按性者人生所禀之天理也非人生所禀之氣也告子只認性為氣見人初生時只知覺運動未必就善須拗他方善故有杞柳之論以杞柳喻性以義喻桮棬桮棬而輕輕下一為字亦自已裹得好孟子從為字中抉出戕賊二字使罅漏百出不攻自潰

杞柳節　按杞柳是一物桮棬是兩物　吳因之告子認性為氣認仁義為理認性在有生之前認仁義在有生之後是把性與仁義分作兩項看了故有以人性為仁義之説上一句単言義字當依杯棬一義字解

子能節　翼註子能二句非兩問之詞言此豈能如彼必將如此也是決詞禍仁義是言天下之人皆謂性中本無仁義而不肯為是使為仁義之禍也　吳因之杞柳章只辨得一為字湍水章只辨得一決字蓋搏擊正在決上生論也白之謂白只辨得一生字白馬白人章只辨得一義外字

湍水章　按告子既屈其説而病其説之偏於悪也謂習善則善習悪則悪故又為湍水之喻看告子立論處全要摹想性無定体處意者孟子闢他處全要摹想性有定体處意

湍水節　蒙引波流滚回波流之勢滚回也滚水勢旋轉未有所之也曰決東則東決西則西見水非自為東西也以此喻性則善悪皆自外来矣

水信節　按告子言東西孟子言上下便已折倒了他蓋決則水可東亦可東西而要其所決之方其地無不下者只就下處便是水之

性人性二句只渾淪說下無有不三字是決詞蓋叫做人性決無不善叫做水性決無不一只就性之本體上論不是人人皆善之說

今夫節 按天下無不善之性容有不善之人故須此節說破搏擊二字就他決字而甚言之過顙在山則不特東西矣此正於性惡處就出性無不善來 又性本定於善則不待決知其不善則必待決也搏擊者決之謂也

生之章 按生之謂性是他立論的本意專以氣言性而不知卻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處故孟子以犬羊之性折之使無可解須知生之謂氣生之理謂性朱子剖析最精孟子固未暇與言也又知覺屬心運動屬身

生之節 按告子以人之知覺運動者即是性若善不善是後面人為依旧是無善無不善之說主意皆原於此然專論知覺而不論知覺中之良知專論運動而不論運動中之良能只見得生一邊耳不知生處非性生之所以靈妙處方是性故形色天性雖未嘗離氣但借以顯性則可執生以當性則不可

借曰節二 按以生謂性便泥於物孟子即可以末段辨意折之但恐其遁詞故以有形之生喻無形之生氣又恐他說未定故再問以寔之白羽白玉白雪連讀不必以上曰字作稱許看告子再問然是徒泥其色之同而不思其質之異故以犬牛折之不重犬牛無別只重犬牛之不可與人無別耳 朱子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体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蓋自大本大原上說大化流行賦予萬物何嘗分人与物此理之同也人得其氣之正且通者物得其氣之偏且塞者此之异也人物既得此氣以生則人能知覺運動物亦能知覺運動此又其氣之同也然人得其氣之全故于理亦全物得其氣之偏故於理亦偏則人與物又不能不異矣理同而氣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初說氣同而理異是從人物有生之後說

食色章 按此章只論義未及論仁析義外之說全在長之者一句已極明白了下二節因告子強辯故即所明者通之只辯倒箇外字至食色非性處全未論及中間以白辯長從色字生以炙辯長從食字生

食色節 按知食色之美而甘之悅之即知覺也甘之悅之即運動也告子之意以凡出於心之所欲不因于外而生者是謂仁故曰仁內凡事宜在外而強我以從者是謂義故曰義外二句不離食色亦不抑食色不知單就食色上說言性粗言仁義亦粗蓋仁是心之德愛之理今只以心之愛言仁德字理字都無了義是心之制事之宜今只以事之宜為義心之制都無了況彼所言仁愛又指愛欲而言見辯尤謬

何以節 四書脉何以謂仁在內而義在外重闢義外邊 按我長之且只說以彼為長勿露敬字直至長人之長方可露敬字故謂之外也指義字遂承長之：非也按白之：白也長與白告子俱指人言

白馬節 按白馬四句是折其以白喻長之非以白喻長所以為非者蓋白馬白人不異而長馬長人則必區別於人与馬之際其權度悉由中出便可見義之非外所以謂以白喻長為非闢其白喻長之非即是闢其外義之非也且謂二句言我不必問義之內外而且問子以何者為義知何者之為義則其內外不待辯矣白馬之白下白字是白色上白字是稱謂餘倣此

吾節弟 按此節分明再伸義外之說必帶仁說者特借以我為悅

形出以長為說之在外耶。大意謂不必說甚長人長馬。只就人之中。而長亦有兩等。我一概長之。初無分別。非若愛人者。有愛有不愛。我自做得主張。一是繇、不、得、我、之、愛。一是從、不、得、人、之、長。故有內外之分。

耆炙節　按孟子亦言不必說吾長楚長。只就飲食之中。亦有兩等。物字指炙。亦字對長人。然字指耆之同。炙在外。而耆之者由心耶。其甘。則長在外。而長之者由心。酌其等則義之非外明矣。義既非外。則仁、孟、非、外。仁、義、非、外。則、性、固、善。而食、色、不、可、為、性、矣。

孟季章　按通章只重一吾字。蓋說箇在吾。則義內。說箇在人則義外。故下文因時制宜意雖重。然亦備到吾字上。蓋、指、因、時、制、宜、亦、是、吾、也。所謂皆由中出也。

孟季節三　按公都子行吾敬之言。雖已得其意。然至不能答。畢竟是認不透。蓋但知敬由於吾。而不知因時制宜之敬。亦由于吾也。又鄉人伯兄之辨。依然長吾長楚之說。正破他一吾字。季子料定公都子必先敬兄。又出酌則雖先一句以搖奪之。可見自家憂無主張。安得謂義內。

公都節　吳因之彼將曰在位故也。雖指弟言。却要見得弟若不在尸位。叔父之敬為不可易。子亦曰在位故也。雖指鄉人言。亦要見得鄉人若不在賓位。伯兄之敬為不可移。庸敬斯須隨時斟酌。所敬所長。非胸中漫無主張。而徒因人轉移者。義之在內明矣。

季子節　蒙引季子只認得叔父與弟重。以為吾之敬由叔父與弟而生。孟子公都子。只認得敬字重。則、本、在、吾、之、敬、施、之、叔、父、与、弟、也。按冬日當飲湯也則從而飲湯。夏日當飲水也。則從而飲水。湯水之。宜因時而變易。正如敬叔父。敬弟。數敬之節。因時而化裁也。

今曰敬在外。而不在內。然則飲食之宜。亦在物而不由我。豈知湯与水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冬夏之宜。可飲則飲者。皆由我心也。叔父与弟雖在外。而所以斟酌常暫之宜。可敬則敬者。皆由吾心生。也。義可外謂在外也哉。

性無善章　李表一通章只情性才三字。惻隱四端。是情。仁義禮智。是性。情之能運夫性。曰思曰求是才。詩之則字彝字德字。是性。好是情。能好是懿德是才。　張彥陵引詩提出天字。即天命謂性之說。并性善源頭指出。

性無節三　劉詁三說一言性之渾淪。一言性之無定。一言性之有定。語類言性三說。雖同。說氣質之性。然兩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惟告子無善無不善之性。最無狀。他就此無善無不善之名。渾然無所分別。雖為惡為罪。總不妨也。与今世之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

今曰節三　按今曰節。公都子。但要尋箇的確根由。非異衆論有是處。而反疑孟子也。其情其字。指人言。乃若二字。要見孟子一段確有證據光景。性原是無聲臭的。隨人体認。故有紛紛三說。孟子獨言性善。把甚麼來作證佐。專就情上見得情乃人所共有。數乎性而未離乎性。於此認性。最為切近。而若夫節又以才證性善者。蓋情善則性無不善。而亦有為不善者。遂歸咎於才。不知此由物欲之陷溺而然。与才固無干也。此節只帶言不与上節作對。才即是浩然之氣。專指其自理而發者。但此處不但指良能。并兼良知說。

惻隱節　按惻隱等四心字。是已發出來的。即此作情字看。四個人皆有之。只就分數少的一邊說。仁也八句。直指情為性。非由外爍句。只因上面言情。而情發于外。却像在外來的。故言雖由外見。実

非由外而得此与我有句是一反一正之辭思以心言求以用力言思則必求所謂知擴而充之也不能盡其才盡字見凡善皆所能到如盡惻隱之才而至于立人達人盡羞惡之才而至于一介不取之類　吳因之我有才無奈不肯求盡其才此二句道盡下半節的大旨

詩曰節　按此節大旨總見天下之情全出于性天下之性同出于天性善之說表于孔子則諸子百家之論不辨而明其理矣曰蒸民便見聖凡無異物以形言則以形中之理言　虞川先生文云漸而字面推之非物之象則不可而有不同然象者即物而各稟其質陰陽錯之非物之形則不可而有不滯于形者隨遇而付此精物則是一是二分際分明又云有一物必有一物之則天不變則道亦不變蓋有不与世而推移者矣有萬物必有萬物之則同此生則同此理蓋有不因時而汚隆者矣此講必有六精當　呂晚村立說主因情而見性引詩說詩俱重好是懿德句

富歲章　翼註首節非天下之降才不殊也一句是主下面同類同耆同聽同美同然皆自非殊意生出首節是總次二節即物類之同以見人類之同後五節即小体之同以見大体之同通章總重在心字上

富歲節　按此不是以富歲凶歲論人性只借多賴形出多暴者之由於陷溺其心以見心不陷溺決無不同故下歷言其同以明之而多字要活看講多暴且勿說出衣食不足意此意函在末句用然字指為暴

今夫節　按麰麥美種原含生意其種之美同故得地得時則其生其熟自同不當以地同時同作三平看雖有不同指所獲之多寡言究竟說不同處正要發明他同處地有肥磽三句則當作三平看土地同言同與種表之地也

故凡節　翼註同類以形言相似以性言聖人与我同是人類就形言而含性意　張彥陵吾人不肯合下承當只此疑根作阻孟子曰何獨至于人而疑之喝出本來面目何處更着聖凡二相

故龍節　按故字承上聖人同類來本欲以人身引起人心而引龍子則又以足之同引起下口耳目之同觀末節只言口耳目可見

口之三節　按易牙先得我口句要重我与易牙同意即為先得二字張本如使四句一氣讀是反言以見其同易牙師曠是聖人影子子都鄭大夫公孫閼也有寵于鄭莊公詩曰不見子都即指此

故曰節　翼註故曰六句乃孟子收上語醒出同字以起心之同意先字對陷溺之後言非是聖人先得此理義而人後得之也降才原無先後也故理義故字緊項上來不重悅之深只重悅之同此句皆要見得我自有而自悅之非悅在外者　四書脉先得句要剔一先字最人陷溺須醒此理然見其然便居後得聖人不為物溺未嘗以先原無不然即先得也總要見得人只先得非獨得意故理義故字項此句說惟人之心与聖人同故其悅乎理義者亦同此二句當重我字蓋理義悅心在聖人同如此而在我心亦如此是即所謂同然也

牛山章　按通章即山木以着人心失養之害而申言其係于養末引孔子之言難養者以見其心之宜養也

牛山節　按着一嘗字便含今有不然意邪近則伐之者易困大則伐之者多日夜所息此日與夜一般至下節方重夜字息以氣化言潤以天澤言牛羊句最重末二句決言山木必美以應首一句

雖存節　按雖字前有不但山木嘗有是意說良心須跟前定仁義氣根於理〻根于心惟主靜則理與心一故平旦之氣最清明好惡與人相近言好在仁義惡在不仁不義也幾希是見之非幸之也旦是早間晝指通日言反覆只是昨夜所息而今日梏之今夜所息而明日梏之〻謂夜氣不足以存謂不足以存此仁義之良心耳非謂存夜氣也就其無所生息處便是不足以存違禽獸不遠對與人相近看蓋禽獸有知無良心人無良心其所存者亦只是知覺運動耳與禽獸何以異哉

故苟節　按養字兼未失而保之既失而復之言物字所包者廣山木人心在內只虛〻渾說為是長不在維持之久消不在漸磨之久只一念自為轉移耳

孔子節　按孟子所言心字與孔子不同孔子是說心之為物是箇極圓活的孟子教章心字皆指仁義之良非虛說心也然仁義之所以放失皆因心之為物最活風吹艸動便已走作故不可一息不操此節引來只重一操字存便入亡便出

無或章　按通章都是論心作一意看末節即次工節之意言奕為小數而有精有不精者皆由不專心所致則王之不智信由于見之罕寒之多無可惑者矣故有國者之聽言也專一之心不可無而鴻鵠之心不可有

無或節　吳因之人心虛靈莫不有智惟王不智宜若可怪然據王所為自有所以壅塞蔽錮之者何怪其然此章陰諷微旨正欲齊王親賢遠佞以歸于智故首句就有諫動激發之意

雖有節　按吾見亦罕全重歸咎王疏君子而親小人有萌不必說孟子見王之時方萌是言王自有本心有觸即生即放失之後而萌芽不生蓋絕也

今夫節　按即王心亦有萌處便見非智之不若人專心者專於奕而不他致志者求至如奕秋而後已此節重學奕不重誨奕

魚我章　四書脉此章以本心二字為主上六節言人有本心末二節傷人失本心舍生取義乃人之本心本心不昧則此身且非我有何況身外物乎看得死生富貴關破便為切要之資　吳之因此論秉彝義理處必因生死推出者蓋生死人所極重且敵義理不過則良心人所固有益彰矣欲惡有甚于生死是他合下生來便有此秉彝之心欲義則甚于生惡不義則甚于死正所謂心之同然者理也義也指本然欲惡說故曰本心

魚我所節　說統舍生取義不是勉人之詞蓋人心自然如此所謂本然之良心也　按生與義何不得兼就處變生欲全生則害義欲全義則捐生如何兼得既不可兼則有舍取音度人心自然之願欲必舍生而取義

生亦節　按首二節重一義字註云秉彝之良心是也良心即末節本心也所欲有甚于生所惡有甚於死孟子亦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若是聖人之處生死自有何比擬如使節是反言以見良心之必有非反言以見良心之不可無　翼註弟三四節不過即次節之義而反覆言之

是故節　說統是故二字結上起下重人皆有之句賢者句帶說是見其同處不是見其異處　沈無回不受嘑蹴之心如電光忽過景不及停稍落第二念便未必不受矣不受不屑之心非指定行人乞人只是雖行乞且激于義而不茍受況非行乞者乎

萬鍾節　按萬鍾對豆羹看輕重不同何加對生死看緩急不同物

重則不當辭受事緩則不必苟受乃礼義則不辭而受之亦必有
所為矣於我何加言得失無係于生死不作性分之工不容一物
看末句與字(作)斷詞猶為今為只作一人看是字指萬鍾已是上面
不受此之謂是悲嘆口氣失字妙見非無欲惡之本心特自失之
耳正与前喪字相應　蒙引牛山章是存養之功此章是取舍之
分總註寅要玩危迫之際其天易審安之際其欲易昏可見省
察之功不可頃刻已也

仁人章　翼註此章以心存作主前兼言義仁固人心義亦根心故
後但言求放心而義自在其中　四書脉此章專是教人求放心
分言之有仁義合言之只是一箇心

仁人節　存疑仁雖人心所具之理实心之所以為心也以心所具
之理言則仁自仁心自心二者固有分矣以心之為心而言則心
即仁仁即心而实未嘗有所分也故謂仁為心之理可謂仁為人心
亦可翼註義人路將此惻隱之心行而宜之何等坦平豈不是路
外此皆荆棘坑塹非人着足之地矣

舍其節　按舍其路二句平說与首節一例放心加不知求三字便
見人心放逸都從昏昧不覺來着來只一知字便是求放心的機
括須知舍其路而弗由亦有知字在內又須知此知字猶淺只如
大學知所先後之知

學問節　翼註此放字是無形之放蓋天理是心之本体離了本体
便自放放不是放在身外求亦不是向外尋求迷則千里覺則見
在　湯霍林求放心之功有三未放而守之此存養之學問將放
而防之此慎獨之學問既放而挽之此善反之學問如此方說得
工夫全　呂晚村放心者心之仁放失也求放心者以學問求之
也故曰學問之道無他心便指仁求便指學問言人為求放心故
有事學問而學問之道總所以求放心而已(六)節推勉齋發得最詳
云言學問之道非止一端如講習討論玩索涵養持守踐行擴充
克治皆是其所以如此者非他不過求吾所失之仁而已此乃學
問之道也三箇心字脉絡連貫皆指仁言　困勉録此章見仁義
切于人之意末節亦是此意蓋學問之道所以求仁義也然謂之
求仁義猶未見切于人也謂之求放心則其切於仁明矣

今有章　按此總要人求心之意人心本伸於萬物之上今屈於物
欲而不得伸故以指之屈伸為喻而動其羞惡之心

今有節　按非疾痛害身事言於身非有疾痛之苦於事未為舉動
之害也心之若人只提醒方寸之間便是故以不遠秦楚之路影
說心若人人字指聖賢之心之不屈於物欲者言指不若人四句
要得竦惕口氣

拱把章　張彥陵此章喚醒人處全在一愛字蓋人雖至愚未有不
以身為愛者然往往置身于物欲攻取之場雖曰愛之其寔害之
矣孟子從愛字剔出一養又從養字剔出兩所以字正見養乃所
以成其愛也既昧其所以養矣又何以成其為愛哉人若思量到
此決不甘置其身于物欲故又以弗思二字指點他　直解內不
知以理義養其心外不知以中和養其氣致使良知萌蘖伐于物欲
之斧斤夜氣幾希梏于旦晝之攻取　按養身即是養心不必到
所以二字方見得是養心所以二字乃是愛身之工夫耳

人之章　吳因之通章重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下只發明此意大
人小人此對正見所以養之善否而已當自審後獨就養不善一
邊以垂鑒戒益申說養小之為小人而益見當審輕重于已也

人之節　按人之于身五句是概論人情愛以心言養以事言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必外身而他求哉已身之中輕重自別只就自已身上反看一看則輕重審而善不善照然於已取之是示以稽考不眩的方法非謂近取而有餘也蓋此是明其考之〻法不是明其考之〻易

体有節　按過至第二節當云何以見人當取之于已以考其善不善耶蓋体之在人非皆貴而可養也有貴亦有賤非皆大而可養也有大亦有小分稱獨尊為貴聽其役使為賤權無可不統為大各分一官為小無以小二句見當審其輕重養其小二句於為小人見養之不善于為大人見養之善

今有節二　按賤場師狼疾人都着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已不能考其善不善耳一指肩背乃就小体中又分大小以喻不是寔話

飲食節二　按飲食之人不定是就口腹之欲如飢渴為心害受萬鍾而失本心皆是末節設言若使養小而不失大則小體亦重何以養而取賤耶不但為尺寸之膚只明所係亦重是決言養小者之必失大耳

均是章　按此章以從其大體為大人句作綱着一思字亦是此章大關鍵先立乎大四字是下手工夫前均是人也言宜其成就同也後均是人也言宜其趋向同也從与養不同養以用功言從以成功言

均是節二　按為大人為小人為字作謂字看不着力自耳目至不得也二段只就耳目為小心開闊說不着人言不思不是人不肯思〻亦不是人去用力思乃是耳目與心大小之本体原如此蔽与引相連蓋為好聲亂色所遮蔽便從他去矣交与引亦相連交者耳目為主而聲色為客無来而不迎引者聲色為君而耳目為臣無呼而不出此字總須上心与耳目来要見天賦予之初原是以心為耳目之主耳目不得不從心本一定不易者謂之先立是于聲色未交之先〻有主張不是矜持把捉只是自強不息立字内有靜時存養動時省察工夫能立靜而遇如其無事之天而思其所不思動而各安其所止之則而思其所當思凡非礼之聲色無由奪之而能盡乎此心之量所謂致中和者此矣其心為致中致和之心其人為能位能育之人矣非大人而何

天爵章　說統此章借一爵字分別天人正欲人轉人爵之慕而為天爵之脩也曰惑之甚曰終亦必亡都是点醒世人語此正從正學術維世道勘出孟夫子立言儆世本心方見其大

天爵節　翼註人性之德莫大乎仁義而忠信即仁義之有寔處至於樂此仁義忠信之善而不倦只是秉彝好德自然之情切勿涉工夫故曰自然之貴

古之節二　困勉録人爵從之下當補云惟其若是是以人爵既得而其脩天爵者自若也而人爵亦永享勿失矣方與下節对　呂晚村古人始終只脩天爵從字輕今人始終只要人爵脩字輕即其脩亦非古人之脩也為要人爵而脩便已不渠安得不倦此棄字病根早伏于此

欲貴章　按此因人多求在人之貴故以弗思二字喚醒之次節言人貴不足貴末節言良貴真足貴両所以字正要人思

欲貴節二　按欲貴本指下人之所貴說不曰已之貴而曰貴於已惟其於已所以可貴对下人字看此正是良處弗思非慨人不思正

喚人去思全要得警醒人的意思人之所貴与下人之膏粱人之
文繡兩人字俱指操爵人之柄者言如趙孟之類
既醉節　按此節正言良貴之可貴不主得良貴者言在我者耿不
盡用不竭淡泊固足明志而紛華亦非棄心不必膏粱文繡亦不
必不膏粱文繡孔之曲肱舜之袗衣同一不願而已仁義本德字
說来聞譽又本仁義說来
仁之章　按此為有志于仁而未力者言仁不仁只指一心理欲說
謂之水不勝火是他人謂之如此非自諉之詞自諉意當在亦終
必亡句內玩註自見
仁之節　按此節自不勝火以上是言其無益末句是言其反有害
此句要說得重把別人的不仁都歸到他名下無非罪之也亦終
必亡即指今之為仁者說姚承菴人心只有一箇仁人若全体此
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了說仁勝不仁就理欲爭勝處言
亦終節　直解過至第二節云非但有害于人就是自己也信之不
專為之不力將并其裝布之仁寖消寖微而終至于亡矣此說最
明
五穀章　按通章只重末句。仁、是理之最先者。五穀、是種之最正者。
孟子以此為喻。正欲學者先辨種。而後論熟也。仁到熟處。固已德
性堅凝。天机暢茂。然着一之字。雖有工夫在。有耘耔之功。克復是
也。有栽培之功。存養是也。然用此工夫。可不可間斷。不可急遽。不可
怠緩。不可助長。註又不可以仁之難熟二句。是餘意。不重。　困勉
録荀為不熟一日至到一月至焉。或原之不逆。用而有扞格之勞。
或居之不安。處之而有轉退之路。
羿之章　按此章見教學相成之妙。四必字最重。只就射匠上說。正
意在起来補出教學並重。
羿之節二　輔氏射者志于彀。而其積力久。則善中矣。工者守乎規矩。而
其積力久。則能巧矣。學者教者舍彀而言中。舍規矩而言巧。皆誣
也。然則吾道之彀与規矩。惟致知力行是知。
任人章　翼註此章見理欲之辨當論其大分不當論其一偏擄一
偏則常屈于变而礼之重者反輕食色之輕者反重論大分則不
但常非变所能敵即变之中而常自在食色縱一時非輕而終不
重于礼、誠萬世為重而終不輕於食色孟子豈徒以闢任人直
欲以嚴理欲之防也　呂晚村礼本天来情本心来礼未嘗不合
于人情然必合于人情至善之則乃所謂天也因人情而權衡輕
重其等殺節文經權正反皆天也故明礼則情得其宜任情則天
理可悖此聖道与異端分界源頭此處一差以下更無是處
任人節四　翼註首節禮重須要見礼所以品節乎食而使不至于貪
饕次節礼重須要見禮所以品節乎色而使不至于淫佚不親迎
是貧不能具禮　又於荅是也何有孟子意中早有往應之曰一
節在了
不揣節三　按此節先為屋廬子開明一番不揣節順任人之意而喻
之言有意偏較者輕重可使倒置金重節反任人之意而喻之言
不可偏較而節應乎說取食之重者節即上兩節之意而明言之
奚翅見食色之礼直是可廢不但有輕重已也
往應節　按孟子借紾兄臂破他飢而死之說借摟處子破他不得
妻之說是在变時言方得令任人心服　蔡氏以為軀命重于縟
節乃又有重于軀命者以為人倫重于儀文乃又有重于人倫者
使天下凜凜自持至于不可紾不可摟者此礼之重焉何如也

第16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返正內

曹交章　按通章重亦爲之而已矣句孝弟正爲的下手工夫末節
而求字正從爲字來
曹交節三　按交有諸一問是問堯舜可爲与否不是問有此言否也然不徒然其有是言真然可以爲意如何則可不是問爲之法只是愁不勝意不勝与舉總在一人身上言力不仝科如何人〻能爲獲此意只要破其形体之拘言〻要其人能舉烏獲之任便是烏獲不必形体似烏獲也

徐行節　贅合註此是約堯舜之道以見其易爲意不可云道由堯舜而推亦不可說到功業上須將堯舜二字畧斷言堯舜雖至聖其道不過孝弟而已矣　按孝弟是仁之實弟是義之實仁義智吾性中所有堯舜亦不過盡得性之分量故曰而已矣

子服節　按服言行不必跡合只合于孝弟之良心便是故服堯之服三句全要在原頭上看原頭合則件〻合原頭差則件〻差原頭者孝弟是也

文得節二　按說得見鄒君有扶貲意說假館又有求安意玩註中性分之内萬理畢具二句見本文道字應承孝弟開說大路喻共知非喻共由故只是現全明白意歸字對上留字有餘師謂行止疾徐隨所寓而皆道衣冠言動隨所覺而皆師只在隨處發見上見

小弁章　張彦陵通章以仁孝二字作主。高子在怨上疑其小人。孟子在怨上見其爲仁孝。凱風是借来比例。通章只重小弁。　呂晩村只論詩不論人。只論理不論事。處平王之地。只有一怨字。此論理也。小弁之可取。正在怨。此論詩也。平王非能怨之人。其傅亦未嘗導以處怨之事。此又當別論

小弁節三　按小人忖仁人孝子都怨是公孫丑述高子之意如此。抗一不通曰固越人与其兄所射總屬有人于此之人而已字作旁觀看道之是理諭勞禁以止其射也仁是一事之人非全体之仁何以一節非疑凱風之不怨。正見小弁之不當怨也。

過小節二　一按凱風之怨在一家。小弁之怨在天下。故下以當怨不當怨發明仁孝之苦心。磯是借字。水之行處有石。水行不去遂激而怒。本文不可磯。只說得一半意。故註補曰言微激之而遽怒也。不可猶云不容。謂水不容磯也。末引舜之慕。只借来作怨字証。例慕即在怨中。只見怨之不妨于慕耳。非謂舜之怨已慕親同於小弁之怨已而亦怨親也。

宋牼章　按世主連兵結禍其初只起于計利一念若但說之以不利是以不利罷兵必且以利興兵矣孟子雖抹倒他利字究竟亦未嘗除却利害不道但策士就利害論利害孟子則就仁義論利害王伯之辨所争在此故通章只重仁義二字

宋牼節三　按宋牼亦是有志用世者与平常遊說不同故問其何之搆兵只言相侵伐且漫說兵連禍結恐使下不利意秦楚不平以楚作主當時併吞者秦可以敵秦者楚二王之遇亦言非楚必秦耳勿倒說遇以言聽計從說

軻也節　說統志大謂其志在安民与從人之志在爲楚衛人之志在爲秦者不同故孟子因其志而思以正其號末何必曰利結上王与士兩條

先生節二　按師即士也勿分將帥卒徒懷字根悅字来最重是以心術言心中下此種子一時不見火之畢竟發出毒来故曰終去仁義利說秦楚利字以息兵言懷利〻字寬說是一點私心有爲而爲之意仁義說秦楚仁義字以不殃民爲仁不踰制爲義懷仁義

仁義字亦寬說是一點公心無爲而爲之意
居鄗章　張彥陵首節爲相處守四字及居鄗平陸是伏案不成享
三字是斷案得之鄗不得之平陸是結案
居鄗節二　按而不報雖同而所以不報之意則不同但未可道破見
即是報不見即是不報達得問矣喜其有隙可問耳謂此中必有
箇義理不可認做作破綻爲相之問渠亦曉得孟子意不在此特
設詞以相探耳不是以俗心窺其師也
書曰節二　按儀是禮意即下志字曰不享言是謂非享也非云我不
享之也惟不役志于享是書自解曰不享意爲其不成享也又是
孟子解書不役志意須深一步說言既不役志於享則所享者名耳
寔則不成享也上句重志字此句重成字
屋廬節　按二句亦是道出自家的解悟來季子不得之鄒有居守
及他國二意儲子得之平陸有爲相及境內二意
名實章　按首節名寔二字便是戰國人氣習全以功名爲重下文
云無益于人國又云有諸內必形諸外皆不出此意然皆所致疑
者迹孟子所自信者理與心故通章以心理迹爲眼目以用不用
爲關捩而以仁字爲骨子賢字亦在仁字中討出不並重
名節節　說統名寔即功名二字名生于寔者也先後作緩急解爲
人自爲說雖並言意重爲人邊　參存淺說意出處各成其事方是
仁若既出了未能成事而又去之既不成出又不成處只便不得
爲仁、在出處上說下仁字照註就無私心而當理言上仁字淺
下仁字深
居下節　按上言仁者不如此先後而截此節辨仁者正如此不必
先後一截道字輕當迹字看趨則其去就之心也　困勉錄君子
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是言君子一人之先後不必同不是言君子
與古人不必同承上三聖來言以三聖而不必同者則君子一人
之先後亦不必其盡同也
魯繆節　四書脈若是乎句不專指公儀子等言正暗寓譏孟子意
按說始以名寔未加責之猶寬此云雖不去亦無益語意漸漸
較緊來
虞不節　按節意用不用上見虞一伯佐且有關興亡如此況不爲
虞者乎下句下當找云魯之得免於亡賴有諸賢然其終于削者
則以用賢之未專也
昔者節　四書脈引王豹諸人則以爲賢者在人國即不用亦當有
表見其自負識賢然以事功論而不原其心也　按變國俗以國
人化之皆篤于夫婦言以勝註內以抱負言外以功業言是故句
暗指今日齊國言有則上能致君下能澤民而名寔之顯者自有
功可見也故必識之
孔子節　四書脈此節亦重爲魯不用工不重以微罪行此二句特
明託膰之意大意孔子以不用其心之仁人不能識影自己去齊
以王不用非皆所能識其仁也　按從而祭當女樂時隨後即有
郊祭之事非孔子往從祭也冕非行旅之服不脫冕而行言去之
急也此亦見孔子名寔未加于上下而去之也乃孔子二句言燔
肉不至便行似無含蓄其意欲人咎其以細故去國則在孔子不
免有微罪也但細故亦是故非全無可去之故而苟焉以去也故
又曰不欲以無故而苟去二句只作一意看
五伯章　按通章以王字立案五伯已無王然猶知假爲尊王之舉
今諸侯則求其假尊王而不得今大夫甚且導諸侯以僭王犯而

今字重責今諸侯大夫而責大夫意尤重
五伯節　張彥陵曰王道衰伯圖盛故談五伯則以為功之首談今之諸侯則誇富強以為盛談今日大夫則侈功利之謀而以為忠世皆誦其功不知實所以成其罪、在無王處見之此處且未露
天子節　按此節總見賞罰征伐之柄皆出自天子諸侯不敢自專光景而緊接是故五句以立五伯罪案五伯之違王法不止摟伐一事蓋舉重以該輕也　又說天子慶賞便可想諸侯之職了故下文不論述職如何單以朝不朝言之是故二句總承重天子上五伯不奉天子命亦自知不可故合諸侯之殘并諸侯之功以為事出於公此正假仁義處實違其法而猶竊其法雖竊其法而實壞其法故曰王之罪人
桓公節　按初命是齊家之事次命是責德之事三命是撫恤之事四命是馭臣之事五命是境外之事五禁俱天子戒諸侯之詞桓特申明之耳葵丘之會諸侯為一句諸侯二字不連下賢是德之全才是德之用尊以位言育以祿言總是彰有德事老幼是本國者外國卿大夫至此為寓庶人至此為旅取士必得是未仕者士無世官是已仕者曲防兼水旱言國利在有水則壅之使不出激之使東而不惜鄰之旱國利在無水則壅之使不入激之使出而不惜鄰之澇通節總是薄責桓公以私盟而厚責諸侯以犯禁重罪今之諸侯上　呂晚村若云五伯桓公為強則抹却桓公之功若云五伯桓公為盛則掩了桓公的罪妙在落一盛字則功首罪魁皆在其中蓋孟子述葵丘一會只取五命尚合義理耳不是贊其功之盛亦重責其取信諸侯
張君節　張彥陵惡即指犯五禁言長惡豈是小罪所以甚逢惡之罪也　吳省菴通節要見傷時意五伯者律之三王則有罪比之今時則有功今之諸侯皆犯五伯之禁而大夫又甚其君之過故王降而伯、降而今須歸重大夫身上
慎子章　按中間雖只申明遵制發明然且不可一句意然開口便說殃民又後繳到殺人可見違制殃民二意並重
慎子節四　翼註教民註只言禮義者以兵法之教固戰國時所同有也焦漪園天下事論利害又要論是非不教節是以利害論見齊不可伐一戰節是以是非論見齊不可伐不可之故下文始發明之此則字單承不可邊來
吾明節　按此節舉先王建國之初志雖併天子說重在諸侯上宗廟典籍典常法也籍冊籍也諸侯祭祀會同之制受之天子載之方冊藏之宗廟故曰宗廟典籍非以宗廟為祭祀而帶言會同也
周公節　呂晚村儉非嗇陋也註云止而不過之意最善摹寫足字之義賈長沙衆建少力之說非王道也且說到周公太公意中只合如此方是見本之言
今魯節　焦漪園齊魯之地俱非始封之舊而田齊亦非復太公之齊但孟子方欲責魯故未暇論齊耳云以一人擅五國之封以諸侯當天子之半已有之土地且在所損未有之南陽奚無可益重損邊
徒取節　存疑自吾明告子至仁者不為所不可意方盡殺人句只帶上殃民意說仁者循天理故不為苟取俱在違制上論不可云此節只應上殃民
君子節　翼註前八節是論魯事此節是訊慎子、按困勉錄云殃民踰制以事言則皆非道以心言則皆非仁則以不殃民為仁以

不踰制為道非矣然當道志仁註中分明兩項却合併說不得蒙
合註云委曲引導其君教他事事在正路上走念念把正理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非惟不見之行事亦非其心之所存此之謂當道
志仁而引君之心始畢南陽之從道即仁即此將道與仁分說而
以不殃民不踰制兩意兼說在道字仁字中尤穩
今之章　按此章雖罪人臣正為人主信賊為良自取敗亡之禍故
以末節徵之
今之節二　按盡地力則有財故辟與充一串事合與國可決勝故約
與戰一串事道與仁俱就愛民上說而求字屬臣正賊臣干計百
較為國家之禍者　四書脉要看民字國家富强都從民起民生
一戕要富强何用
由今節　按由字變字俱指君說道與借俱以富强言朝廷倡之則
為道草野效之則成俗
白圭章　按此章見中正之法不可廢第二節言子之道唯貉可行
第三節借陶之一事以明中國則不可行失貉節言貉之所以可
行中明第二節意今居中國二節言中國之所以不可行申明第
三節意
吾欲節二　困勉錄主意只是欲儉以足用註中樂覩時變人棄我取
等語帶說不重　因之李論稅法便說到華夷界限此處關係乾
坤混沌民物腥羶裂冠存衽直令聞者心怖膽悍不敢置喙
萬室節　四書脉以萬室之國喻中國之用以一人之陶喻二十取
一竊不足用正見不可意
夫貉節　說統五穀不生二句是所出之少不可多取無城郭三句
是所費之少不必多取　翼註諸侯字總管幣帛饔飧既無諸侯
因無諸侯交際之幣帛饔飧百官是大者有司是小者
今居節　按今居中國要見五穀皆生意去人倫朱子添訓無君臣
者以祭祀交際皆有君臣且于人倫相屬也　徐儆絃君子既不
可無則所以供君子之用者其可缺哉
陶以節　四書脉前一人陶對稅法言此陶以寡對君子言
欲輕節　蒙合註論輕賦帶桀言者借重以明輕也人知重稅之為
桀道而不知輕稅之為貉道其失均也　按矯重為輕勢必因輕
復重此是餘意只帶說
丹之章　按圭以愈禹自負全在饔堤激水是從逆而不從順也逆
之使足為害故末一節特為拈出重一道字　又子過矣二節見
得他不智後一節見得他不仁而不仁皆由于不智
丹之節二　淺說于過矣只作子之言過矣說　按只說水之道亦便
見是順水之性然註中下一順字尤明
是故節二　家訓惟治水以道故禹以四海為受水之處惟治水不以
道故丹以鄰為受水之處惟以四海為壑故水以順行而由地中
流當日洪水之害悉除而萬世仰其仁惟以鄰國為壑則水以逆
行而洚洞無涯當日洪水之害復見而仁人重其惡不重仁人用
惡只重洪水害人
君子章　家訓君子定是能亮說不亮惡乎執者是反言以決其能
亮也此示人不可不亮之意　倪滄桂云亮與諒同然論語中諒
字單就小信言此處兼有貞字意知明守定所以能亮即能執也
又亮主心言是平時素定工夫執主事言是臨時決斷工夫惟
心信於理則遇事執持得定非利害變故所能奪如實意定力致
心正學不拔之操不回之念發亮字方精確

魯欲章　按此章總見相天下者不在才而在量前六節只重其為人也好善一句孟子喜正子為政以此其許正子優于天下亦以此末二節申明好善所以優於天下重前一節下只反言以決之輕看

魯欲節六　四書脉為政是舉國以聽故孟子喜其道之得行須知此道是公共之道不必說克之道即我之道　賽合註強者于政能揣當有知慮者於政能圖謀多聞識者于政能通達皆以才言曰否者言非其所長也　按好善全要在虛受之量上說即休休有容意善字廣不止強識多聞優字本好字看出言其心量之併包宇宙即好即優也且渾說優字與足字不同足者僅足優則有餘裕矣　仉滄柱好善則羣策群力皆為我用以強識多聞不必自己出而治天下有餘也

夫苟節　張秀陵好善之心虛心順理善不必出于已人有善亦不疑其勝已未得則樂求既得則樂用四海之人孰不樂告以善　按此正優于天下處夫苟夫苟字不可忽言好善之心極其真懇而毫無滿假也四海言其廣千里言其遠遠在廣內

不好節　按人將曰三字是從旁摹擬之詞訑訑句是旁人口裏說不好善的人如此予字指不好善之人說予既已知之有見於聲音者有見于顏面者訑訑總形容予既已知之之貌勿以顏色貽訑訑以聲音貽予既已知之諛是間賢意諂是媚上意面諛是順旨意之意

古之章　按陳子考仕于古亦疑孟子難仕之意孟子乃合去就以明之大都君子本心全是為行道計不執一途而後就不執一途而概去總見君子委曲為道之意　又大抵就以此意者則去必以此意貴不負其初心不可每降以狥人也

古之節　四書家訓君子行道之心固切而重道之心亦不輕惟欲行道則不忍以道自私苟可以就則就了而不輙去惟欲重道又不肯以道狥人苟可去又去了擇其可就而就之總是抱一道為去就而不失其仕之正也

迎之節　按迎是迎接致敬以心言有礼以文言兩言字皆君子之言勿以首言字作君子許他說將行其言句極重言行道亦行也

其次節　按未行非不行也就之亦冀其或行也良是少間其初意蒙引上行其言即是行道末節言字是因事納忠之言可受處全在悔過上　困勉錄免死而已矣翼註以此句作去看不是去意自在言外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

舜發章　吳因之通章不重天心仁愛聖賢全重困之所以成之工以見困窮非不幸全上智下愚皆有所儆省

舜發節　按此節要發未發未舉時冷落不堪光景見困之能亨人發者奮自已舉者拔自人　人物考膠鬲鬻販魚鹽文王舉之于殷及武王伐紂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覘此則其始末自明

故天節　按此節原聖賢之成就由于困窮之故必先字及所以字俱跟天說大任兼君相言為是經營運用行是據現成行去心是仁義禮智之心性是声色臭味之性動心忍性是成德增益不能是達才又一說云動与忍俱是所以增益其不能此亦可從　羅念菴聖賢居危臨變莫不省躬改過霜雪不凝則生意不斂精神不固則作用不力然于此却有深辨由道術中料理則為聖賢由時態中料理則為俗情不可不自察也

人恒節　按此節首二句虛下正言其寔也全要在中人身上形容
蓋上智之人不待過而後改下過愚雖有過而不能改心與慮屬己
困衡是過覺於己作則謹乎日之所不能謹聲與色屬人徵發是
過彰于人喻則覺乎日之所不能覺作屬行喻屬知困衡徵發正
是過處作與喻正是改處

入則節　按出入只作內外看法家是大臣拂士是諍臣敵國是與
我相爭敵者外患如楚有巫臣在晉子胥在吳之類作四項看無
字指人君言

然後節　按然後知三字是就上文以明立言之旨生死二字只作
成敗看憂患安樂指心不指境憂患未必使生、其有憂患之心
安樂未必使死、其有安樂之心全要得徹悟人意

教亦章　此不止是表明君子有無窮之教乃是要人曲体君子不
教之教方有進益處　按不屑之教誨只是不屑教之也以不屑
為教意尚在末句首句虛言君子之教有多術下正見其術之多
術字從心來有箇經畫區處在內不屑教尚是教誨非多術而何

盡心

盡心章　按天下之理。具於心。根于性。而實出於天。其理原無二致。
是故盡心必始于知性。能知性即所以知天。豈徒知之而已。存養
所以自脩。能自脩即所以事天。然智以知之。已有貫通之功。而知
必要於至精。仁以行之。已有体驗之實。而行必要於無間。只把這
箇工夫做到盡頭處。即所以立命。學至立命。則付畀之重。初無虧
缺之虞。學所爲以人合天矣。孟子主意只是欲人於心性上着力
徹始徹終。無少休息。

盡心節、按何謂盡心。朱子云盡心就見處說。心無限量。如何盡得。
物有多寡。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貫通處。統括來。便曉得。是爲盡
也。何謂知性。蓋陰陽之氣。聚乎氣機。一中之理。散於群動。反現焉
而有以得其大原。博究焉而有以得其會通者。是也。何謂知天。謂
其於天命之粹精。超于形氣之表者。無不契。於天道之流行。貫乎
品類之繁者。無不徹也。而盡心必由於知性何也。震川文云。析之
無不精。故合之盡其大二語。最可參。知性即所以知天何也。離性
無天。天非渺不可求。即在我之皆備。有以通乎生物之始。本文盡
心知性。俱屬現成說。即云知性前有積累工夫。亦屬推原。至不惑
知命。論語截然分曉。而此處則併言之。蓋分言。則知性者。知其理
之所當然。知天者。知其理之所以然。是截然兩様火候。合言。則當
理時。必然窮到所從來處。故一知則無不知。然知天即在知性中。
而盡心却在知天後。故末須找轉盡心。

存心節　按過至次節。當云心非徒盡。而性非徒知也。盡心知性。是

一件工夫存心養性是兩様工夫存養俱兼動静言静時默存動時惺存是謂存心静時寂養動時順養是謂養性能存養而于其心之既盡者又謹其出入謹其出斯存于内而敬以奉天知于其性之既知者又隨在順而無害防其害斯養之直而義以合天矣故晚村云所以二字是直指合一語非進一步推原語

殀壽節 按此承上兩節而進一步説身即心也性与命即天也命字不指殀壽言立字須帶殀壽不能奪意來至於不貳俟命則知之必精行之不懈天付我以心性而我有以完全其天之所付所云無忝所生者是也震川云妙道流行而心与之一神易在我而身与之俱此最透得命俟字源頭

莫非節 蒙引註此章命字雖以氣言然曰順受其正盡道而死皆以理為主与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相發明即所謂立命也故曰發末句未盡之意乃以順受發立命之意非以正命發上章命字之意

莫非節 困勉録莫非命也泛指吉凶禍福言則正命与非正命皆在内故朱子小註謂此一句是活絡語最是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力的所以要立這箇命是由不得我的所以要順受不重順受只重正字正字含下盡道意順受是不怨不尤意

是故節 按立命是已造聖賢之域者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者巖墻不立震川云非苟欲生也誠以人事既得而後所俟者可委之命若臨不測以取覆壓非所以安命也舉一而餘者可推

盡其節二 震川云人道已盡而惟命不常是天也非人也其為正命可知天命未絶而自速其亡是人也非天也其非正命可知

求則章 按天下事有當為有不必為當為而不為是自失也不必為而為是自疲也總深著我之當知而外之不必求也

求則節兩 按求使得舍方知可見求在我者當其未知偶忘之取之於己者原無窮也是求則未有無益者也既已有益何憚而不求、則有箇義理以為制縱求得之亦有命在未可必得是求之与得不相實既已無益何為而不止

萬物章 按皆備者性中所具之生理也生理是仁定有此生理便是誠反身而誠則是有此生理盡己性以盡人物之性而仁矣其或氣拘物蔽如有一分残忍心使不誠由是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物一膜之外更推不去推之須用恕而恕在行上見行恕將以吾心之不平者而逆以矯之使之悉出于平此最難事故須用強能強而行則仁自此近由近而純乎仁即全乎誠又何患萬物之不備乎故困勉録云此章依總註不當以仁字貫徹當以首句為主其意謂誠身而樂或強恕行求仁總求無負於我之本然而止

萬物節 按此物字指有物有則之物言我指人身言人有身便有此理萬殊具備無一欠缺是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曰理而曰物理皆在物物莫非理

反身節 按此節是舉功之已成者言見得道理本備于吾身撿点自家身上無一毫不實則仰不愧俯不怍是何等快活非以行之不待勉強而樂也註不待勉強句是对下強恕強字言故此句是誠字内意

強恕節 按此節就用功言從工未有誠時下是原不曾恕的恕正是用力處而恕之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不以責所期人之事至已而倒其施不以責所不昧之情欲出而雖其施如是以行雖未能廓然而大公然私由是而漸克雖不

能與理為一。然理由是而可從。其于仁不亦近乎。能仁則萬物之皆備者。渾全於我。而理無欠缺。是亦可以誠身而樂矣。學者可不由恕以求仁。無失皆備之体哉。此兩節總是責成于人意。

行之章　按此章是欲人之由道者如著察功夫也。暫涉曰行。久玩曰習。著是曉得大槩。察是洞悉全体。末句總承言不著不察。是人都向外面做工夫。不曾向心工体會。所以至于終身不知也。夫豈道之難知哉。

人不章　陸象山人惟知所貴然後知所恥。人之所當貴者固天之所以与我者也。而或至于顛迷于物欲而不能以自反。則所耻者莫此為甚。不知乎此則其耻心將有移而動之物欲之間者矣。其用恥也不亦悖乎。由君子觀之。乃所謂無恥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以此　按人字着重看

耻之章　按開口便說恥之于人大矣。見得未有人而可無恥者。天下惟用巧者最可耻。而用巧者都無所恥。〻心一喪。豈復有人理哉。章內三人字宜玩。一巧字最重。蓋此章特為儀秦輩發也

恥之節　輔氏存之則有所不為。故可進于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入于禽獸。讀之使人凜〻

為機節　按机械有制服人意。变詐有誑誘人意。机变是巧。大病在為字。無所用三字下得妙。人一去足机变。日用日熟。久之反以為天理人情之所宜然。即有恥心亦無處用得着

不恥節　吳因之人惟自恥其不善。還有悔悟自新之日。他做歹事恬然不以為恥。越發要去做了。凡敗名喪節皆將不顧而冒為之只消無恥一件不如人件〻都出人後

古之章　按在上者忘其勢。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惟義是從。此為兩得其道。畢竟兩平看為是。致敬以內言。盡礼以外言。曰致曰敬盡。不但有挾心者不亟見。即敬賢加禮而未致且盡。猶不亟見

句踐章　按至戰國遊說之士。但知有功利。其術揣摩似乎驕亢。其寔可待極卑賤。孟子以囂〻語句踐。正是義利王伯之辨。總註內重而外輕句。屬可以囂〻。以上無往而不善句屬。故士窮不失義三節

句踐節〻　按好遊不能無歆囂〻。全從無欲得來。二字正点破他病處。有所欣則心累于富貴。有所戚則心慕乎富貴。均不得為囂〻囂〻二字欲其先存此心。非于知不知時始有也

何如節　按斯可以之問見囂〻之不易。則可以之答見囂〻不難德義本一物。由賦畀而言曰德。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磊〻落落處曰義。德與義有体用之分。尊楽是平日用功處。德本可尊。吾一心尊之則天下之至尊在我。不必顯榮而後尊。義本可楽。吾一心楽之則天下之真樂在我。不必顯榮而後樂。豈不可以囂〻　家訓說到可以囂遊說之道已盡。下文本尊樂囂〻之意而究極言之見士持此涉世窮達咸宜。而時之知不知不足言

故士節　翼註義与道非二。道之守于己曰義。〻之推于人曰道。不失不離。是平日尊樂已深。自有定守。而無变塞。非貧賤富貴所能易也。　賽合註此條註中寔字重。見于行事上。下條註中實字是詳言其寔也。稍別。

窮不節　家訓士之所以為己者義。窮不失義即不失己。了。故曰得己。有自得其得之意。民所仰望于士者道。達不離道。即不失民望乃有与民共由之意

古之節　按古之人即尊德樂義之士也志是行道之志澤自道出而注於彼故曰加脩身而曰見于世者即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之意窮則独善獨時善不曾減達則兼善濟時善不曾增二則字有旋隨時旋轉意任其窮達変遷境界而吾非獨善即兼善無所不可也此二句只申明上二句

待文節　按徐自溟云凡民豪傑其品局皆由心自造孟子此語以興不興分凡民豪傑之品非以凡民豪傑分興不興之由此說良是但細玩語意孟子有直任見知意在　又性善者興之有情善者興之机人豈不能興特有待耳豈不欲興待文王而後興耳然文王不世出即有如文王其人而権不若文王無壽考作人之類天下不知其即為文王也將終無一人之興已乎抑尚有待乎然則其有待而興也直不欲興不能興之凡民耳非豪杰之士並聖人而興則仁義道德之旨聖人先得此心此理之同者人之所疑我篤信焉則狂与狷俱可為夾輔之資代聖人而興則詩書礼楽傳于今寔係吾性吾命之故者人之所謝我力任焉則見与聞俱可作後學之倡以上棣録楊作其見地特高

附之章　按此為溺情冨貴者發附益也亦寄也冨貴原是外物故謂之附欿然非歉視冨貴習自視二字謂其不從韓魏起見也特直是無加損地步過人遠在識上見得我本無物〻本無加于我謂其于物我上見得分明也然亦必兼定識定力言方完　翼註此冨貴亦是道所當得者若不當得則辭之不但自視欿然矣　張氏過人遠不是就此而止是言内重外軽可与進道耳

以佚節　按道即此心之天理全在愛民之実心上看出註不得已三字盡之事雖出于勞与殺而心則主乎佚与生則民雖被勞被殺而何怨

伯者章　因勉録此章自王者之民至不知為之者只是言王民之氣象而含有王道之大意末節則直指王道之大須知是言王道之大不是言王道王道在至誠無心上而至誠無心意在言外故中朱子云自王者之民至末皆說王者功用甚明

伯者節　按王民皡〻久道也故曰必世而後仁若初政則雖王者不能使其民無驩虞之意商師弔民而天下大悦周反商政而天下大悦及其久也則相忘而仁矣　翼註廣大是自得的規模自得是廣大的趣味總是一忘字意

殺之節　翼註此正其皡〻處註中非有心及使自得之見上之忘也本文不怨不庸不知為之者下之忘也合之上下兩忘也

君子節　按所過者化一段只就不怨不庸者贊王道之大如此所過者化言聖人政教所經過即人無不化如遠罪蒙利遷善是也此黎民於変之意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化是人化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此從欲以治四方風動之意也有是心便有是政恭黙於廟堂而風行乎海宇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賽合註說神字最徹二句總見化神之速曰同流則王者與天地直渾作一片并無對待之迹了小補如衣服有破綻從而補之故謂小補若是重製一件則不得謂之小補矣通節要說得与皡〻相関莫脱了忘字意

仁言章　按善政善教原是仁言仁声之寔事此論理固然但此章口氣只宜並擧閒說不得牽纏其弟釋以政教而不釋言聲者以言聲不待釋也

仁言節　蒙引仁言發于已而未必然仁聲傳于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于一時仁聲著于平素此一句就指入人上說

善政節　巽註政雖是法制禁令然謂之善亦說壞不得但不及善
教耳法制政之本也禁令政之行也道德教之本也齊礼教之具
也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勿用
民畏節　按善政善教俱兼教養但善教以槩入耳畏字不可說嚴
刑峻法使民凜凜恐惧只是遵其法制禁令而不敢玩忽意子産
之火烈是善政民畏也愛是感于其政而愛戴不忘得心是化于
其教而回心向道得民財只是生之有道取之有制用之有節百
姓足而君亦無不足非由横征暴歛得之也畏愛在政教之初得
財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
不學章　按此章是欲人察識其良心而擴充之以全仁義之意蓋
良知良能揔是良心良心即是仁義不可泥性情之說作推本于
仁義說
不學節　困勉録學慮不可無此是論義理如此若論此章語氣則
與性善諸章一例仍宜着眼在不學不慮上　顧涇陽孟子以不
學而能為良能不慮而知為良知吾以為不能而學亦良能也不
知而慮亦良知也何也知能之入處異而知能之究竟處同非學
不學慮不慮之所得而歧也　按良知良能俱在用上說学是修
習慮是思慮
孩提節　按兩良字只在無不二字上看出且照達之天下意愛親
只是眷戀而不忍違意敬長只是後先追隨而不忍慢意須淺看
其单承知字者以愛親敬長内已有良能也
親親節　按親親敬長須緊跟孩提稍長說達之天下即處處是愛
敬也　困勉録麟士謂既出乎人之本然必通乎人之全然最妙
蓋達之天下句只是應轉上二節語無二意也　按親親二句是
直指愛敬為仁義達之天下正應上兩無不字此正見人決不可
失其良心也
舜之章　按居深山說得虛活孟子特偶借深山一事以形出聖心
之空洞耳與木石居相忘於木石直与之同居也鹿豕遊亦然不
重所居之陋意註渾然之中萬理畢具在上半節已含得而必至下
半節方露与不違如愚章同例　困勉録要見舜与木石居與鹿
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
江河之時所以與木石居与鹿豕遊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
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于萬世　湖南講上半截虛虛說箇無
異于深山之野人跌入聞一善言處及其二字方有情
無為章　按此是對既知者言与誠意章同但亦不可泥意上蓋
正心脩身亦是無為無欲内事也無為在躬行上克治無欲就萌
念克治擴充工夫即在此二句内要見無為所不為則所為者皆
所當為無欲所不欲則所欲者皆所當欲故曰如此而已矣
德慧章　按此章是增益其所不能意而集註南軒兼引動心忍性
者是又推本言之其實動心忍性意在言外
德慧節　按在心之理謂德以理燭事是德之慧處事之方謂術因
事察理是術之智不是小慧私智可比德慧術智原人所自有但
不磨練則不出耳疢疾是人之有疾常苦在身不去者
獨孤節　按疢疾非一端孤臣孽子情義隔于君親勢分制于近嫡
欲効其悃款而類于要將安于義命而近於怨故其心常恐惧不
敢自安而又非徒恐惧已也又必慮及未然之患而設策以處之
故操心只是恐惧意慮患兼有備省意不必分先事臨事　晚村
此節專在事理上說事理皆自心出孤孽處萬難之地不得不将

此心通擬聚會起來真要照顧得到其揆度事理每在數層之後
故于人情世故無不通達

有事章　按此歎臣人者以容悅爲戒而由忠以進於大由大以進
于化總要人取法乎上之意

有事節　翼註各節上句且虛講下正見之　徐自溟容悅之徒不
可列于臣數只可謂事君人耳如隸役等類　按容悅二字兩開
說容是使君容我悅是使君悅我爲是專務意

有安節　張彥陵此悅字借上悅字來形容忠臣殉國之念見得以
安社稷爲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有所不顧也　呂晚村安社稷
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從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安
處見其以此爲悅

有天節　困勉錄天民所以未得爲大人者存疑謂孔子委吏乘田
可爲而天民不可行天下而後出輔氏謂終有仕的意思在二說
不同可兼用　晚村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
吾之道而後出若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不是現成天民達可
行之道理

有大節　按註云上下化之則物字應兼君民講物正是世道自我
主張亂化自我挽回而字中有無心成化神速不測二意天民是
未出者大人是已出者

三樂章　按此章首尾俱以王天下相形見得吾性中自有真樂原
與勢分毫無干涉。王天下是名世。不是王者一樂天倫二樂成身。
三樂傳道。要把可樂意思發得痛快。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王樂節　尤西川中天下。定四海。其道大行。正君子所樂。但不在此
三樂之中耳。故曰不與存焉。猶云不在其數也。

父母節　蔡氏父母俱存。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得以致吾友。須閱
到君子身上來。才見可樂。　馬世俊父母之愚。亞非人子所敢言
也。故明發之恭。但祝其存。兄弟之友于。則吾身所自感也。故敬恭
之爭。所原其故。

仰不節　江月林天之所付者無不全。則于天無愧。人之所同者無
不盡。則于人無怍。即大學所謂自慊是也。　馬世俊對天而以人
之道自處。雖三才可並。不能無仰首之處。對人而以天之道自予。
雖萬類可同。不能辭俯滋之責。

得天節二　按英才以姿質言。不兼學加。　馬世俊天下有英才不可
遽見於天下。有以教之而後成。天下有英才。不可散寄於天下。有
以育之而後聚。　又末節須將上三節相形說。與首節虛念不同。

廣土章　吳因之此爲不得行道而發。不是爲推明所性而發言道
之大行。雖亦是君子所樂。然畢竟行與不行。無關所性。只消聽其
自至便了。豈足爲欣戚。此亦吾何爲不豫之意。但彼以道不終窮
說。此以所性足言。

廣土節二　按廣土衆民。是澤及一國。定四海之民。是澤及天下。都是
性分內事。故君子欲之。樂之。欲字狹而淺。樂字廣而深。中天下而
立。要見不偏安於一隅意。定四海之民。與上廣衆字對。只是歸其
統御意。註無一夫不被其澤意。自在言外。

大行節　賓合註此論性體本無加損。非是君子之性不加損也。
翼註得位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
用。如燈之有光耳。光雖炤一室。燈體不加。雖藏于櫝中。燈体不損。

仁義節　賓合註此與上節非有兩意。上只指其體。此特言其上之蘊耳。
呂晚村心是虛體。性是實理。仁義禮智。正是性之四德。有是體。

即其是四德之理但性屬理故不雜心屬氣便有清濁理欲之雜唐虞所以言人心道心也此理本人人具足然有人心之雜理便喪失故君子復性之功正爲培植此理于心耳根於心三字兼生質工夫說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見根心滿足處所性到此方盡

按根心須照行定說惟合下便分得來故四處德便含在這裏觸之而生意滋滋欲流故曰生色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是所性之英華發外根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睟字盎字不當着在面字背字上論須把德之生意寓于形者講註中蘊字作寔字看非韞藏之蘊也

伯夷章　按此章專重養老与前二老章泛論來歸不同首節述二老之歸以勉人次節述文王治岐之政正爲下節張本末節是詳言其養老不待家賜人益以見養之善也

伯夷節　按來歸是就其養也二老稱仁以其以天下得失爲念非止爲一身計也末二句推開對當時諸侯說

五畝節　按此似与養老無與不先着此一節者正爲下制其田里三句伏根樹墻下以桑專重文王說言文王因墻下可桑而令民樹之桑以備蚕之用五母鷄二母亦重在文王上

所謂節　按此即所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也全要靠着非家賜人益意發揮方合本旨蓋此節是言其別于小惠耳非言其政之易行田里樹畜妻子民之所有制之教之導之使養其老所謂非家賜人益者正在此見得五十非帛四句又泛論老之失所以起文王之民之無失所極輕末句謂字打轉節首謂字此字指制田里四句

易其章　翼註此章只論養民未及教民言足民即以仁民耳

晚村聖賢論治有舉其全有舉其要如對梁惠齊宣滕文所論舉全也此章所論舉重也下仁字只當有恒心三字三節只一意

易其節　按田疇荒蕪則難易常耕耘則易治故以治爲功易薄斂只是什一非再減也

食之節　按食以時重在（非時者）不妄食用以禮重在非禮者不妄用此是上之人教民如此然亦上自能節儉方能教民節儉

民非節　翼註至足矣矣字作故也二字看下當接云夫人不私水火而獨私菽粟者以菽粟之未足耳如此方起得下文　晚村民富則性良而俗厚此仁字只在菽粟中推論見民富之妙如水火之求無弗與即是仁仁字不得深看

孔子章　按此極形孔子之道見學聖者眼界欲空脚跟欲實首節見道大而聖人能盡次節教人於本處尋也末節見學者當循序而進三節一串說下

孔子節　按通節不是實著其大乃是形容其大也上二句就本身所處而上見其大下二句就人身所見上言其大但玩本字文故字惟聖人所處之高故人之見之者自然不同耳須將言字撞高則合到聖言難爲言乃見其大

觀水節　按瀾非本其瀾之來處是本明即本照及于地謂之光容光必照者言有一隙可容其光亦必照也　淺說人徒見其道之大不知其所以大者蓋有本也大德敦化乃小德之所以分一理渾然乃萬理之所自出

流水節　翼註志于道道即大而有本之聖道也志字亦不可忽末句成章二字是就其所造地位成一段精彩其本猶未祝而大猶未完也譬如由賜成其爲由賜冉閔成其爲冉閔皆可言成章只

必如孔子方可言大。雖曰本猶未化。而可以漸化。雖曰大猶未完。
而可以漸完。此與中庸致曲而形著明意正相似。水之盈科滿一
坎進一坎亦是如此。故達字不可死煞。說達於聖道。如善信美大
聖神六箇階級。善成其為善。方達於信。信成其為信。方達于美。此
皆可言達也。若說漸達於聖道便不妙

鷄鳴章　吳因之　天下道理只有善利兩端。天下人品只有舜蹠兩
途。而相去之遠。所爭只在毫末。　按分別聖狂之界。總要人慎所
為意

鷄鳴節二　按鷄鳴而起。指未與物接時言。已舍日夕不舍意。為只是
念頭所叢發。善字說得廣。善心即聖心。利字說得細。利心即盜心

欲知節　家訓　無他。非不在他事也。言不在利與善究竟處分。而在
利与善間處分也。　翼註　分字正應間字。分兩路分開也。間者。兩
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最懇切。作文當体此意。
人心本有善無利。不必是善與利兩念並發于心。而兩持未決。方
謂之間。人豈無一直向善者乎。又豈無一直向利者乎。但纔善端
初起。微別于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
善與利之間。　按此間原是中間之間。但不可泥為善利未決之
時也。

楊子章　統說　孟子之闢楊墨屢矣。此獨兼言子莫者。楊墨之害道
易見。子莫之害道難知。玩此章之旨。似闢子莫意居多。

楊子節兩　按為我兼愛及不為為之。俱是孟子斷之如此。言楊墨一
主為我。一主兼愛。使不復及人。不復顧己。正說他執一處。要与猶
執一也相閑。　又楊子以人人自為。則天下治。墨子以人人不自
私。則天下治。俱亦有見。但其見偏執耳。兼愛非博愛。合親与疎一
様用愛也。

子莫節　按近之謂近似於道也。不作猶賢於楊墨說。　困勉錄此
章權字與論語未可与權權字稍異。論語權字对經字說。此章權字
對衡字說。雖皆是隨事仕理之心。然對經字說。則只在處變上說。對
衡字說。則通常変在內矣。　附時文　王作　中非可以執迹求也。吾
人身世之間。與時偕極。而循事勢以為之相御。則中為變化之幾。
而非凝滯之物。執非可以成心據也。聖賢緩急之故。易地皆然。而
因運會以身與之相協。則執為移推之用。而非意必之私。

所惡節　按執一兼楊墨子莫言。賊道字是中而合權之道。註道之
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為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為中。未
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也。

飢者章　吳因之　此章是就世味中推究人心受害處。蓋人心之初
本是湛然無物。澄然不累。能不以貧賤之故動心。則此心仍舊是
太虛清空。此是一聖賢無欲之心。心聖賢之心。豈不為聖賢之人。
故曰不及人不為憂。蓋通章總是論心。

飢者節　翼註　飲食之正。只淺淺說。如不以不甘者為甘。即正也。人
心亦皆有害。照註作貧賤為是。但雖未貧賤。而窒重貪富貴意。註
云于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謂不當得而得。与上不甘以為甘
甘相配。須寫出一箇垂涎富貴的情狀。方應得甘字。

人能節　按飢渴即當貧賤看。能字着加言人身處境外。空說箇能。
有何難處。惟是落置身貧賤。而此念淡然。不生覬覦。此非識見涵
養俱到。不能。故曰不及人不為憂。此正是刀鋸鼎鑊學問切勿輕看。

柳下章　按得三公時。取其介以取三公。既居三公時。遂改平時之
介以取祿位。俱是以三公易其介。介字訓有分辨之意。寔主守言。

蓋惟心有分辨。故以正自勉。必如此。必不如彼。雖于其不可勝

有為章　按此做為學者當要其有成意。正意在有為者三字內。已包得掘井內。須見得必要及泉意。猶為棄井。猶字見九軔猶然。況其未至九軔者乎。

堯舜章　按此章舉帝王之誠。以別霸伯者之偽。當以有字作實。堯舜所性而有。湯武能復其有。總是能真有者。獨五伯非有而託為本。併忘其非有。故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堯舜節兩　按三之字俱指道。把性之身之與假之對。則性與身隱，有誠實的意思在。曰性則自天帶來。曰身則在自己身上着實做。非若假之者都在外面粧點。　四書脈　初猶知其非真者。久則謂堯舜湯武亦不過如此。併不自知其非真有矣。

伊尹章　張彥陵　此借伊尹立論。以立人臣不軌之防。

伊尹節三　按伊尹言止不狎一句。下五句敘其事。看次節賢者二字。可見此章是即伊尹以泛論人臣。可照伊尹例否也。故末節可不可俱泛說。志字重看。即所謂無利天下之心是也。然此志亦非臨時辦得。全体精神正在不与不取弗顧弗視中培出。

不素章　翼註　此章深著國家陰受君子之益。見非無故而食之意。蓋仕則經綸事業。其功易居。未仕則在國勢人心。其功難知。用之用其訓從之從其教。俱作已然事。方見有功非擬度也。

何事章　按舉世溺于功利。而士獨以仁義為志。志者事之本。事者志之用。志之所向既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不必待事迹可見。而後見其有所事也。通章以尚志為主。

王子節三　按王子何事之問。亦不耕而食之意。志即隱居求志之志。尚字蘊許多窮理實踐工夫。方能如此。如伊尹耕莘樂道。顏子陋巷而問為邦。都是尚志處。有識起流俗念出塵表。不肯淪此志于卑污處。非隱居高尚之謂。

何謂節　按何謂尚志。問尚字意居多。答以仁義。要見得仁冒天下之道。義仲萬物之上。方切尚意。殺一無罪四句。是反說。居惡在四句。是正說。俱君体士之志而代為之言。大人之事。事字與士何事事字相應。見得尚志已預備大人之事。便是士有所事。勿謂士無事而惟有志也。

仲子章　按此斷仲子廢倫之罪。借矯廉小節以形之。所以立天下好惡之防。仲子二字畧頓。不義二字連下讀。人莫大焉。焉字作於字看。連七字一氣讀。信其大者。其字改作為字。意方融。奚可句當靠定七倫意發揮。

桃應章　按此章是論聖賢用心之所極。全重在心字。未說到事為委曲處。若說到事。周官八議。自有議尊議親二項。皐陶不成執天子之父。舜終不成竊負而逃。

桃應節三　按首節則如之何。無問舜與皐陶。講執之而已矣。不可直說皐陶去執瞽瞍。是孟子模想當日守法之心。言皐陶惟知有法。雖執之且不顧矣。講末節不可着實看了。是孟子摹想當日愛親之心。言舜止知有父。即以天下之大。且不暇顧矣。說到有所受之方是郤皐陶一案。

舜如節二　四書脈　執瞍法也。然但執之。未去時不復窮之。既去後則法中未始無情。竊逃情也。然寧使身失天子。不欲使撓國憲。則情中未始無法。　翼註　遵海濱而處。去之遠。是於法無所觸。非法不能加之說也。

自范章　沈無回　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衆人中。精彩自覺不

即因見王子觸處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歎王予寔則語、歎廣居不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

自范節　按属居位養属体而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如氣象之氣、即体之充也体如体態之体、乃氣之寓也居養不兼廣居意蓋此句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而大哉居乎言所關于氣体不小非贊詞也上三句泛說夫非以下方就王子說

王子節而　按此節語脉緊与上連多與人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别度華美之同廣居是以天地萬物為一体為天下極廣之居寔有一段精神手段起出尋常氣体之外者况字乎字全要得形容不出意末節雖証王子寔重明廣居意呼照誓君命今守者之言足詩詞不是疑詞

食而章　翼註言待君子者不貴徒食徒勞而貴於敬下此首節義也下二節恐人認幣帛作敬又言敬貴實而不貴虛敬字一章之骨寔字又敬字之骨然寔字即在敬字内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寔者言特未抽出耳非兩層

食而節　按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以情合敬以道合愛止親暱敬則崇重

恭敬節而　翼註此當用何也申接上敬字蓋恭敬二字無兩意故首節只單言敬幣之未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申上起下耳　又虛拘猶言把空套子拘留他拘是羈縻之意不可拘虛不是說君子不當留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

形色章　按此章示人盡性之學把聖人做箇樣子此因人之不求至於聖而言也　高中玄踐者踐其寔也恭作肅便是踐貌之寔從作乂便是踐口之寔明作哲便是踐目之寔聰作謀便是踐耳之寔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實然則一一踐之乎非也性具于心心具而衆体從之斯為踐形而已矣蓋聖人以性而踐其形衆人以形而鑿其性形色雖具實空虧也震川文最宜參玩

短喪章　按通章以註中至情二字為主大旨只是說為期非所以教短喪全重責公孫丑不重責齊王猶論矜兄全重教矜者不重矜之之人論王子重傳之為王子請者不重王子終喪

短喪節二　按着一欲字王自有不忍遽短者孟子責丑緊要在孝弟句蓋人方悍然矜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矜是以我之說勝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之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矜矣

王子節二　按王子二句是記者之言若此者何如不是問數月之喪是非何如乃是問傅之請數月者何如及蓋欲託傅以自鮮耳故下文欲終之而不可得二句斷請數月者之是謂夫句斷教短喪者之非亦慎重且身上去講謂夫句要緊跟註中我前所說意發揮乃於謂夫字面有着落

君子章　說統通章現所以字見得因材而施其機權中有多少委曲成就的意思在　翼註五段平列只重君子教人不重人能受教上五者字皆指教言、有如此一教又有如彼一教也

君子節

附陳文人之維道也如股肱耳目之具于身大者固獨牢其官小者亦各成一体而中行狂狷皆有所就以肩大道之傳而教之及人也如規矩準繩之垂諸世一時則因心以制器後世則即器以

傳心而鐘鼓管弦常有所寄以永斯文之澤
時雨節　按時雨都是天姿學力俱到的人只重教者点化他不重學者能化上聽受之餘終日忘言俛傾之間迎机立解化字固重時字尤重
有成節二　按成德達材重成字達字上此二項諸家俱專就天姿言看來即兼學力亦無碍德以立体成其德者謂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也材以致用達其材者謂兼之以正爲之矯其偏而救其失使其用通達無碍也　翼註答問者姿學俱劣無德可成無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　家訓疑而問者爲之決其疑蔽而問者爲之開其蔽問以求知者則牖之使知問以求行者則翼之使行
有私節　按此一教人品高下俱該淑是進善意艾是去惡意註云以善治其身只是治其身善其身也善字治字當兩開講
此五節　按找此一句見誨人不倦者君子之心曲成不遺者君子之教在受者之自得何如耳
道則章　翼註此章以教作主不以道字作主道字提起作原委惟道有定体故教有成法耳欲孟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故引繩墨彀率爲喻總是發明教不可貶意
道則節二　按道字泛說不明指孟子高美即下註得之之妙此二句不平宜重高上与下句承接蓋美即在高處見得也宜若上當補一句云但就由教入道者觀之方与下彼字相應　家訓繩墨匠之法彀率射之法此羿匠教人所必不能改变意講此便要合法中之巧俟人自悟意兩箇彀字與下節能字相反至君子教人正意尚在下文不得不于此節先透出

君子節　按引是引弓發是發矢俱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全要影躍字義不可誤認引爲引誘發爲發明不發註明言授以學之之法當非徒啓其端而已蓋亦既講講相示但其得之之妙不能言此即謂不發也不發何以能躍如震川文云其所示者言也而言所不能盡者自可會其意於不言之餘其所言者机也而机之所不能藏者自可通其机于所言之外是指達天理之功不在下學人事之外言也然但言躍如而不言中道而立則學者便誤空說妙無所歸着中道而立猶論語所云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立有决不可違就意然曰中立豈若登天註中非難非易四字意當補在中道而立之下不得即以非難非易爲中道而立也能者從之能即是悟對上拙字看從之對工不可幾及看從之即及之矣言外便見不能者亦無如之何只重教不可貶意
天下章　焦漪園殉道殉身是以己爲主也殉人是以人爲主而依附之也以己爲主進退之權在我以人爲主榮辱之權在人註中身出在有道內道屈在無道內
天下節二　按此章上節爲下節而發有道無道當側看引起未聞字如云天下有道君子固以道殉身即不幸天下無道亦以身殉道而已殉身者固不必殉人殉道者亦不肯殉人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人在無道邊多未聞口氣有太息當時意在
滕更章　按此見受道以虛心爲本五問字俱指問道但他心中都挾了貴賢等項不是以貴賢等項蹈之於問也
滕更節二　按禮字即指答問言不答其問即是不在所禮了賢字淺看長非必長於師只是年之大故指故旧言皆所不答要看註有所挾則求道之心不專意非吝教也

於不章　張彥陵此章大意只就人情所必至者以示戒已以處言
見該做的决已不得薄以待人言見該厚的决薄不得進以脩爲
言見該從容的决性急不得　四書脉此處以處事待人脩爲三
者開說以急心忍心躁心貼之
於不節而　四書脉不可已乃事之最急者於此而已其他當次第而
及者可知故無所不已所厚乃情之最切者於此而薄其他當錫
類而推者可知故無所不薄　按進銳原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簡
浮氣故不耐久且人止有此精神精太用則竭神太用則疲
君子章　倪滄柱此章教只重在客當其施不重在推恩有序　摘
剔上二句意尚混淪下二句正是申明上意謂仁之而弗親者非
故疎于民也蓋以民視親而厚薄分焉君子於親則親之民則不
過仁之而已使於民而亦親之則是以待親者待民矣將何以待
吾親此所以仁之而弗親也愛之而弗仁者非故忍於物也蓋以
物視民而貴賤分焉君子于民則仁之物則不過愛之而已使於
物而亦仁之則是以待民者待物矣將何以待吾民乎此所以愛
之而弗仁也
知者章　按此專發爲小智小仁而發重務字當務親賢所以盡知
盡仁之方非示以去煩就簡之法堯舜只借來作証下節是不知
務樣子　翼註務者急務也故首節用四急字
知者節　按此章主人君圖治而言重一務字上四句只論仁智之
理非論兩等人當務要見是最當知之事方与智字相應急字重
看聖人惟日不足之心即既務既親之後而其心之急急無已時
後把堯舜提醒處見得知仁至堯舜極矣然亦不過急當務急親
賢乃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所不
必務哉
不能節　淺說智急先務仁急親賢是謂知務也苟或舍重務輕如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舍大務小如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
是之謂不知務　陳氏末句総結上文當務爲務二務字
不仁章　賽合註此舉惠王之不仁以爲戰征者儆
不仁節而　翼註首節仁不仁重不仁邊俱泛說末方補出惠王　張
彥陵仁者所及是推及之及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之及　賽合註
何謂也是問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非問何謂不仁也民与子弟總
屬愛土地屬不愛
春秋章　按此章意重在因當時用兵不休而有感于春秋之戰見
春秋之戰尚未至如戰國之甚然已爲聖經所深斥如此次節只
是推原所以無義戰之故由於僭王
春秋節二　按春秋二字一頓是言其經非言其時無義戰是孔子書
法彼善于此亦是聖經品第不是孟子泛論註擅與二字宜渾上
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俱指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征只是命
方伯以伐之耳
盡信章　翼註此章全爲武城不可盡信而發特以首節引起耳非
泛論讀書之法而證以武城也　家訓孟子全爲當時好戰嗜殺
往往以武城血流漂杵一言藉口不但使仁人之心不白耳以滋
後世不仁之禍故發此論
盡信節　說統書非真可無只是見得盡信之不可也蓋爲泥經者
發　按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盡信之反有借爲口実以文奸
者其貽害於天下後世不小
吾於節　翼註奉天伐暴之義屬未伐紂時反政施仁之法屬既伐

紂時而已矣三字重見其餘不可盡信以帶起下節

仁人節　按仁人句泛論其理至仁至不仁方屬武王与紂說何其字言當時必無此事但史臣欲鋪張武功故其詞云爾讀者不以辭害義可也若盡信之豈不為後世塗炭生靈之所藉口陸稼書血流漂杵乃商人自相屠戮孟子非不知之但意以爲仁人用兵不但我之兵不待血刃亦必不使敵人自相屠戮至於如此故以為武王當日必無此事夫使敵人自相屠戮猶非仁人所為而況親自屠戮之乎孟子所儆至深切矣

我善章　體註此提醒人君勿為強兵者所惑意重好仁二句下三節引湯武為好仁無敵之証末節又推好仁無敵之故而結以焉用戰總見強兵者無用處

有人節二　按以善戰陣自負者必謂舍戰陣無以敵于天下不知國君特患不好仁耳好仁則天下自不与之敵戰雖善安所用之好仁兼平時脩德行仁及一旦弔伐言但不可乎耳若單指弔伐言恐未全

南面節四　按湯武平看俱是好仁無敵者革車載輜重之皮車虎賁執射御之親軍此二句只言不尚兵威未說到無敵直到若崩句方見得無敵若崩句雖是闡王言而然却由乎日王仁所感末節緊承湯武事以決言其無敵不重釋征字之義正謂以仁字正不仁也

梓匠章　按此見學貴自悟蓋巧即在規矩中是規矩熟後自得之妙与人規矩正與人巧處但使之領悟則不能所以必貴心悟即是巧不悟則仍是規矩也

舜之章　翼註無慕于外不更慕他日之富貴也無動于中不覺有驟得之富貴也舜之心亦不自知其無慕亦不知其無動自孟子形容之則若終身若固有存疑看來看去只是不動心

吾今章　按人主養全仁心自不須論到報復戰國之君難以語此不得已以禍福之理惕之親即父兄殺人親之重言殺人親所係之重也下正推其所以重處一間猶云隔一番手耳即假手于人之意

古之章　按此專為借法以行私者說重今一邊將以二字原設關之意　又即存古法者亦失古意況其變古法者乎

古之節二　周用齋會暴桀閒而害民猶恃上之禦之也君上橫征而自為暴使誰禦之哉

身不章　按此以化人使人兩開平說上段當重身字下段當重道字此道字應屬我看如權使旁使役之以不堪施之以不恕是也暨妻子則外而天下國家可知

周於章　按此章是勉人蓄德意德命于天本至足而無歉周于德是舉聖賢至正之道寔得於己且極其周徧而無滲漏極其周密而無間隙也邪世与亂世有別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不能亂分明有轉移世道砥柱中流的手段不但不為所惑

好名章　按此為欺世盜名者說發其病全在一好字以名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不在則爭見色者得失分而喜与慍即見也蓋其讓國原非真顧道義所謂非其人其讓則是其人則非其人人字乃承能讓國之人人字來非承好名之人人字來

不信章　按此見為國之要道作三平看畧重仁賢邊

不信節　翼註信仁賢信其真有益于國也信其真有益于國則必

用之矣　張彥陵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于詐摶之謂信始終如
一之謂信或外親而內疏或始用而終疑則賢者亦膺猶之乎無
人耳故云空虛

無禮〻節　按禮必有義、即禮中裁制之宜照下文上下亂者專主
名分上說政事所該甚廣不止理財而理財亦在其中周禮九職
任(萬)民王之有道也九賦斂財賄取之有度也九式節財用、之有
節也三意總不出開源節流二意

不仁章　按當時互相吞噬目謂力可經營天下故孟子抑揚其詞
以喚醒之有之是吞有之詞未有是決斷之詞註髈其私智兼愚
美人制服人二意如田氏厚施而取齊是愚美人者如三卿藏智
范中行而分晉是制服人者得國得天下俱以土地言但得国猶
易得天下則難

民為貴章　張彥陵此專為輕視其民者發全重民為貴一句社稷為
君都是借來形民為貴也下三節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若將君
与社稷平較便失本指

民為〻節　按民為貴只是匹夫匹婦或能勝予之意孟子此言見得
貴賤有常而無常賤不敵貴則貴者貴矣貴不敵賤則賤者貴爲
但貴之貴易知而賤之貴难知也故特明之是故節要体貼貴字
意出首句是一節之綱下把諸侯大夫配說者只見丘民之權即
天子不能與之抗耳

危社〻節　按危社稷要跟雲民說來變置是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又水旱便為害于民此变置是變置其地以示更新也此二節總
見諸侯社稷有變而民不變也　張彥陵純色白犧全体曰牲成
者肥腯之意

百世章　呂晚村當時楊墨鄉愿陷溺頹靡非得一番振興不足以
救之夷惠風之所感致速而及廣故專舉以立之表姜桂大黃雖
非中和然其去病最捷　附王文人類不齊耳目之間有以擢之
則頑懦有共見之柴故惟事之以奇著者其教彌廣人心多秋血
氣之隱有以動之則沉痼有立開之效故惟道之以偏至者其入
人愈速　按聖人二字一頓是聖之以奇著者以偏至者師字亦
在聞風興起上見故聞六句正解師百世處舊乎二句又申贊其
風之遠以振起下聖人親炙句不過極形其百世必興之意不重

仁也章　按此章講家或重人或重道或人与道並重甚有重合字
者其支離尤甚惟稼書先生專指勉人求仁說其說可從困勉錄
所載甚詳然不若此通節題文之言之尤明白簡要也因撮錄其
文於後　天下群生者人也人知有形有氣有知有覺者為人而
不知有仁為是宰乎形氣知覺之先而亦主乎形氣知覺之中者
也不得乎此則形氣知覺虛(守)是仁則所以為仁(人)也自人与仁分而
言之仁離于人而仁之理虛而無所寄固無以為道人離于仁而
人之身虛而無所本亦無以為道自人与仁合而言之合于靜存
之時見仁(人)不見道而道之体以立合于靜(動)存(發)之時見仁即見道而
道之用以彰故君臣父子之交無非道即無非仁之著見也一違
乎仁則綱常皆具文矣動容周旋之際無非道即無非仁之流行
也一違乎仁則節文皆偽飾矣、又劉作仁者性也率性者仁也
理不能離氣以孤行性不能道形而獨立惟合仁于人之身言之
哲謀肅乂之理仁無不渾然而畢該然必人体之于貌言視聽之
際則仁之理顯然發見而敬用五事之道彰為慈孝令共之理仁
無不挈然而統貫然必人踐之於父子君臣之地斯仁之体燦然

般列而克懷五典之道行焉

君子章　翼註尼陳蔡即絶粮時勿依史記發兵圍之説上下指蔡
君臣無交是君不下賢臣不薦賢並際可公養之礼全然不暁意
如此方切絶粮　按孟子此言其發于去齊梁之日乎

稽大章　按此言人當盡其在我説一士字正責他為士意引詩一
以慰他謂聖人尚不免遭謗一以勵他謂德如文孔而後不愧為
士而後可以無卹乎人言

稽大節二　按理訓頼如云吃他虧的一般稽謂不理于口便有尤人
并自疑意無傷也二字要理會若不願在我者為士何如任他非
議豈為無傷增益也德愈高則知之者愈希行愈卓則嫉之者益
衆故比常人更多訕此句當着眼士字

憂心節　按引詩提出二慍字正見士不理處文孔古今莫大之士
有憂心不隕四字見謗毀不惟不為士累正為我做有進脩之地
通節總要見得無傷意

賢者章　翼註二段抑揚不平看明不是知識之明是吾性全体大
用吾復吾性因率天下各復其性　按昭昭者明而又極其明也
兩使字不同上使字是引導下使字是驅廹此節是明德新民的
註疏

山徑章　張彦陵提醒高子處在介然為間四字總見心學不可少
有間断意　家訓山徑之蹊間是山上小路可為人行處小路蹊
心之幾希人行處喻此心幾希中一点靈通總見道心惟微也為
間不用是既用之後復不用也　按此不是専責高子茅塞正要
他有介然處蹊間易塞亦易開不用則塞戒之也去塞之功何如
只在静存動察

禹之章　按高子執器當樂樂中精意不必深言故孟子姑以易曉
者通之　若文王在千餘年後其追亦如禹耳

禹之節三　翼註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凡樂可知城門之軌黏轍跡
深意在内喻鐘之蠡也兩馬之力與踫日久車多所致在内喻禹
在文王前千餘年之前也日久故車多四字不平　附城門之軌
二句文物之党攻也蠹煩者先敗對云踫之相磨也無間者受損

齊飢章　按此見孟子可止則止之義蓋孟子始至齊而請發棠此
特一時權宜之術原非經久之規以補助收一時之民心而以冨
教定他日之國計此孟子始請發棠意也設不自量而援故事以
請是非沽名即為市徳此陳臻之所以為不可復也王既不用孟
子而復請發棠是救一時之人而屈萬世之道此孟子所以為不
可復也因以馮婦為喻善搏虎二句是喻始請有衆至笑之是喻
今之復在孟子亦姑就他不可復之意明之

口之章　李安溪此章是詳性命之辨性也命也之性命是世之所
謂性命以氣者有命為有性為之性命是君子所謂性命以理言
者有命為非但貧賤者有定分不可強求即冨貴者亦有定分不
可踰越此之謂理也性之不与命二命之不与性二是性命之真
也以窮其欲者託之性而已非命矣以盡其理者帰之命而寧有
異性乎須將性命看得合一則不惑于嗜慾氣質之説而性命之
理明矣　翼註性命本是合一的不謂性非説全不是性但所重
在命耳不謂命非説全不是命但所重在性耳總註重字是通章
肯于

口之節　按於字俱作扃字看也字俱作不了語句句要照下性命
二字不謂性不肯任性自恣要見安命意　張京江云寧以休咎

之說防天下之淫不以恍倖之謀開天下之欲蓋審量于性与命之間而知有任命之理無杜性之理也斷〻乎其不謂性也

仁之節　按此聖人兼性反言聖人之於天道兼祭之由之言智之於賢者即以者字作否字看亦不妨聖人句統上仁義礼智言不謂命重在薄而濁一邊要見盡性意上節矯世之言性而遏其縱欲之思下節矯世之言命而作其盡性之念

浩生章　按此章重擴充意以善信為主尤以善為主蓋美大聖神不過自善信充之又不過自善而充之善者人心之天理信者善之寔是初下手工夫美即善之積大即善之發聖即善之安神即善之至是究竟地步揔完得継善之本体而已語雖答浩生已寓激進正子意

浩生節　按何人是問何等人品善人信人要照下二之中却不可侵下二之中第去據今目而論正子固全乎其為善人也則亦可全乎其為信人也只用字句抑揚乃為得之

何謂節　翼註此兩何謂是問善信名義非問正子何以謂善人信人也

可欲節二　賽合註可欲二句雖答善信之問却已泛言充寔四句俱不就正子說但因論善信而推其極耳　存疑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蓋其處心制行都在義理上故人觸着便可欲但善人或天姿偶合或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真實有諸已必用力之久實有此善而無一毫虛僞然後可謂之信〻已到誠意地步註凡所為善皆實有之此實字是堅寔之實与下充實〻字不同註凡字皆字切泥着恐占下句地步

充實節二　吳因之可欲二句只平什善信之義若充實四句有一步未了又有一步之義隱〻見正子所缺尚多此等處最要細心理會　蒙引充寔二字平看連看言充滿而積實非充之以至于實也　朱子有諸已就心上說是心裡都理會得充寔就行上說是事〻都行得盡　按美是純懿無瑕疵無間雜也光輝即美之不容掩藏處在身則睟面盎背在事則德普化光規模不小樹立甚宏故謂之大

大而節二　蒙引化与不可知不同化自我而言謂不勉不思也不可知自人而言謂莫測其所以然也大聖神俱兼德業言　附繆作以生知者為聖而此已造於不思以安行者為聖而此已造于不勉以自誠明者為聖而此已純乎天道以自明誠者為聖而此已馳乎人道蓋合善信美大之名層累而幾此也莫神乎覆載之功而茲与天地合其德莫神乎二曜之用而茲与日月合其明莫神於陰陽之代嬗而茲与四時合其序莫神乎体物之不遺而茲鬼神合其吉凶蓋從可欲之善遲之又久而乃極此也

樂正節　朱子二之中是餘于善不足于信意四之下見善信而上正有無限地步使含勉正子意　胡氏須看尹氏上下一理句始為人所可欲者此理終為人所不可知者亦此理善非粗淺神非高虛惟在實有此信而力行以充之耳

逃墨章　張彥陵異端之与吾道抗固是道相左然其中豈無自悔其非病在吾黨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發得歸斯受之〻說非徒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為用意

逃墨節　按二句串說歸到儒上逃墨歸楊亦歸儒之漸不是楊為近儒亦不是墨之歸儒必待歸楊後也歸字承歸儒來兼楊墨說受有質之大道意而已矣者受之外無他說也

今之節　説統此節要看辯字吾儒不可不与楊墨辯然宜辯在未歸之先既歸則當徐以俟其自悟若既歸而辯便使彼窮而無所入矣　吴因之孟子平日闢楊墨放淫詞何等嚴峻得此章方見仁義並行之道然闢之衛道也受之則与共任斯道也總一為道之心而已

有布章　按此見上之取民非但不可為非制之取亦不可為非時之取全要用一緩二句上緩原要征然一調停間已保全了無數身家性命故為人牧者不必有他惡也只急公奉法四字已足殘害生民　織麻曰布析絲曰縷

諸侯章　張彦陵論人主之身必託之土地人民政事而始得安故致理民和土地闢何寶如之而世主乃以身殉珠玉孰知珠玉乃殺身之具也　又人指在上者民指在野者

盆成章　按此為恃才者戒凡人無才者即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又自不妄作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悖道妄作矣妄作非一端凡机械変詐為禍之媒者皆是

之滕章　按此重斯受之句或人雖厚誣從者猶能諒其曲成後學之心故記之

之滕節二　按館于上宮作滕君館之或人別一人非即舘人也來者不是將來謂來學者也來者即是至者不拒即下受字

人皆章　吴因之孟子教人盡仁義只達不忍達不為便都説盡了恐人不知所以達故有次節云云又恐人不知所以充故有三四節云云總不出首條之旨

人皆節　按緊要在兩達字其提醒人處在人皆有三字達者自此而通之于彼非是從忍處為處遏抑之直從不忍不為初机時時提醒自不至有為有忍不落專念工夫直德直截仁也義也云是乃仁義之全德也

人能節　按此節是実工文非中上文達与充有別自其端緒之引伸曰達自其分量之滿足曰充仁不可勝用是民胞物与無所不愛意義不可勝用是踐行立節無所不宜意

無受節　翼註不忍之心易充故仁不復言不為之心难充故復舉類以示言尔汝則凡稍涉貪昧隱忍者俱不可以其微而忽不可以其暫而施此之謂能充尔汝之稱不是与己平等之人乃貴勢者加之于微賤甘受之者資其勢利其有耳一有此念便非不為之本心

士未節　按士字不可忽既謂之士必素講于語默之宜以言餂之者我餂言彼必餂答以露其情以不言餂之者彼不發彼必先發而露其意充字尚在言外須補出　又義之為理甚精而一念之私即非義也義之為類甚廣而一念之非義即穿踰之心也此本明文馮具區

言近章　按此為窮高極博者示以言道之準言与道平看末節例不善道之病而言可推孟子旨意重近約邊

言近節二　按指是言中蘊含的旨趣施是守中發出的施為两字歸重在上截非謂近約貴乎遠博謂遠博即在近約也言是教人之言在學術上講道存道字要見高妙意方与指遠相貼言君子只論目前近事就此近事論得精切確當圓融透徹玩之有不窮之趣便是道存守字有見得到持得定不泛用其精神意天下平即在脩身中礼楽刑政亦不過完脩身的分量天下平無化之處之説玩工施字不過舉而措之耳處處收合到脩身内方合本旨

人病節　吴因之不脩己而求治平意就講在舍己之田二句内求人輕求己重特點出輕重倒置以見其非善道耳　按引喻与興題相似下二句是正說自任輕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也

尭舜章　張彦陵此章以性字為主把尭舜湯武做箇様子一性一反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　又下二節是因言尭舜湯武而泛言性者之德与反之〻事非専指尭舜湯武說

尭舜節　按此節當相承說尭舜乃天性渾全的聖人反之〻字即承工性字言見湯武合德于尭舜意　朱公遷性者与性之不同自其率性言曰性之指其人言曰性反与身亦不同身自其用功言反自其成功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之

動容節　按此節作四平看四段俱重自然意須把性字貫入動容以身之容貌言周旋即動容中之細微曲折處有將此四字平看者亦可從中礼不是禮在而聖人中之乃[礼]句性中流出也德即性禮即德礼自性中流出便是盛德之至了不作推原說哭死而哀雖無心于哀而未必無心于礼聖人性情之發惟知當哀而哀非為生者有義起之礼而然也経德猶云庸德回訓曲天理自是直致畧有一念回曲便不自然必信非期必之必只是無不信也因正行而信初非不好但多了照管念頭三非字正摹性字

君子節　按法即性中自有之準繩㸃法有経常而不易亦有時勢所宜通君子遵而行之不敢以意為出入亦不敢以迹為拘泥至于禍福所在無所狃亦無所避而已矣承俟字来是全不計較意法之不能行者以其感于命也行法以俟乃可以復其性也

大人章　按此指說大人者言藐處全在我所不為處見而所不為之故全在古制上若我無古制自然壓他不下勿視不在眼裏常為不在心裏

大人節二　朱子勿視其巍〻即巍之也不是礼貌上倨傲待也按堂高等是大人[宮]室食色娶遊之巍〻三不為是鄙之〻詞制不是制度只理之當然處若有成法耳總不出居仁由義四字吾何畏彼非傲倪王侯但此心坦然無拘無迫得以自盡便是無畏處正与藐之勿視句相應

養心章　說統首句提起下四句存不存相形正見寡欲所以為養心之善處　吕晚村此欲字即口之于味也一節道理孟子所云性也尭舜所云人心也乃凡人之与生俱生雖聖人亦不可無故為謂之寡〻便不為其誘溺沾恋則道心為主而仁之于父子一節道理不走作乃所謂存焉者也存不止是虚灵不測之物存有與之存焉者也　按寡欲者謂察之于内欲之萌而謹其所自出撿制于外欲之交而防其所自入也養对戕賊看養心者養之使之存也寡欲就是心存不[恥]逐欲上去便存在腔子裏

曾晳章　按此要味不忍二字下皆發明所以不忍之故全從獨字上見得諱名不諱姓是借言以喻同独之意只泛說不指親之姓名存疑說未是

曾晳節二　家訓自来孝子之心只無之而非不忍親存則有存時之不忍親没則有没時之不忍故曾子思其所嗜孝子之極思也下羊棗所独〻字正是曾子不忍之故同独二句不可単在曾晳身上發揮全要透出曾子不忍之心来盖周則不忍之心無觸而未現獨則不忍之心有觸而即萌

在陳章　翼註此章以中道為主中道即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于中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寔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絶

之欲絶鄉愿只在反經則思狂狷者亦欲進之于中以傳經常之
道于不謬耳　又中道者無過不及有狂之志狷之守而并融其
偏者也
在陳節二　按狂者必簡只重狂字進取正見其狂不忘其初即不忘
其狂之故習正見其止于狂非以進取申狂字不忘其初申簡字
也此萬章引孔子之言只宜影响說何思魯之肉含有不足意次
節其次二字專指狂者
敢問節二　翼註何如斯可謂狂是問當日魯士中如何人可謂狂也
下何以謂之狂方問狂者為人之寔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
何以節二　翼註嘐〻從口旁屬言供多註云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為
言大也不是西平話動稱古人有學自期待意要平也不是平〻
不責以過高之意只據他動稱古人却將其言与其行比並要他
言与行一般高大他便有不掩其言處節末找孔子思進之于中以与
之傳道意
狂者節　按狂者不可得只是難得而不可多得之意非死亡離散
不可復得之謂也不屑不潔四字不平言不屑為不潔之士也
又其次其字指中行不指狂者狂固中行之次狷又中行之次也
過我節　吴因之萬章此問是因上生来蓋以狂与狷之可取以其
可進于中道也而鄉愿非中道之可取者故有此問言孔子何以
惡之哉是深以鄉愿為無可惡意　翼註何如斯可是究他為人
之實故下文亦因問荅之而未詳其賊德也
是嘐節　四書脉何以是嘐〻五句訊狂行何為句訊狷生斯世三
句是鄉原楤承狂狷而自言其志可矣二字正与上何以何為相
吽應閹然句又是孟子判断鄉原的公案　翼註踽〻是立已嚴
峻凉〻是待人踈薄踽〻即獨清獨醒意凉〻只是不諧俗非刻
薄也善是稱其長學許其圓通之意　按鄉愿是一人不敢得罪
者如何却又訊狂狷蓋訊狂狷之詞只推其意向如此耳何敢明
目張膽訊議狂狷乎
一鄉節二　翼註一鄉皆稱原人方是問鄉原何以賊德故下文乃詳
言他賊德處無舉非真無可舉也無刺非真無可刺也只因掩護
之工蓋藏之密耳此二句以處巳言同流合污言其巧為迎合也
此二句以處人言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方実落忠信是心不欺
廉潔是事不苟此即中道之散見處大奸似忠大信詐是詐信大貪
似廉大污似潔正是說透鄉原之誷病　又此与下節孟子即發
孔子之意而引孔子之言為証也原是一意上節當重居之似忠
信二句即下文似是而非也衆皆悦之自以為是楤不過極言其
似是耳非又深一步意也而不可入堯舜之道看一而字乃轉語
口氣若云衆雖皆悦之彼雖自以為是而実不可与入堯舜之道
其所以不可入道者病根亦在似字上蓋假不可以為真自然之
理直非單承自以為是一句也至于賊德乱德分巳之德人之德
尤為不通蓋德是道理懸空說不屬人巳所謂賊德者只因他似
德非德將此正理妨害了使之不明不行耳乱德亦此德也若謂
亂德是乱人之德則如乱義乱信豈亦是乱人之信義乎二節必
須一意看始得
惡似節　按真是固為盡善真非不能惑人惡似是而非者以其最
易惑人也恐字皆是自推其惡之心使似所言有理故乱義利口
似所言無疑欺故乱信通節重在惡鄉原句乱德〻字據註即是
中道而工文忠信廉潔亦巳了但此孟子語不入孔子口氣中

君子節　按君子是主張吾道的人在上如堯舜在下如孔子皆是經即上文所云德堯舜孔子所傳之中道也此道在宇宙為常行之道在人心為真是之理反經只在人心上發明躬行化原脩明政教以一天下之道德同天下之風俗且就君子身上說下民興方是化之反復也常道原在天地間只因鄉原障蔽君子率之為躬脩彰之為教化故常道復行而已矣言惟此可以勝得他邪慝泛言不專指鄉原所謂庶民興而邪慝自無者以人、明于是非而不惑于邪說則雖有如無耳

由堯章

由堯節三　按千古聖道相傳只是一知、便能徹始徹終徹天徹地不離聞見亦不泥聞見如禹有執中之命皐有典禮之模湯有制事制心之學伊尹有一德之訓萊朱有建中之誥文王有緝熙敬止之學太公有敬義之戒散宜生有彝教之迪孔子有識大識小之學此等俱是實事其實道統相傳自有心契神領處不專在實事上論也五佰餘歲大概以常數言卻不重在此只見歷世之遠而以道相接不能無待於人耳六個若字雖是平、開論而孟子之意已隱、重在見知一邊凡以前三節謂見聞平看者俱不合本旨

孔子節　按此節口氣作驚怪而不自信之詞世未遠居甚近分明直以見知自任下二句如何又推開只是反言以決其必有耳若曰難道數世相傳至今中斬了不成　陸稼書然二無有二句當與上孟吾為此懼一句同看有不敢不任之意非泛然作大話也倉佳謂見知聞見當平看者不知此耳　摘訓說箇五百有餘歲正是要趂那見知意謂堯舜至湯五百有餘歲其中之遠如此蓋難乎其道之傳矣而湯乃得之于堯舜是無所自哉按此則彥陵張氏云大抵見知者各節語次之所重而聞知者尤通章脉絡究竟之所重也此說最允

乾隆庚午十月小雪日録畢

乾隆甲午年新鐫

新安江慎修編

四書古人典林

集道堂藏板

四書古人典林序

嚮刻四書典林三十卷謀為當道鉅公許可序而傳之十餘年来四方雕板相踵遂風行海宇家有其書書摽近不足當大方目經生顧不鄙焉者菽粟布帛資口體金木竹箭供日用

故也四書古人有典故可考者二百餘人宜倣前體薈萃成完書藝林有四書人物備考昉於薛方山迭相鈔録增損不一事無提要既不便學者觀考徧閱諸本大都排纂無法擇言不精往往拾瓦礫而遺金玉事詞蕃

蕪不知芟薙其有節目關要者又或遺刊落也古人在集註當考其事者又未經纂錄也經傳原文臆為改竄文不連屬妄為牽引書無其語漫爾標題事在四書猶煩贅述此皆書體之病至援引之跡謬如以衛公南楚

為公子荊衛公子朝為宋朝漆雕馮為漆雕開而南容非南宮敬叔左邱明非左氏不能訂也政逮大夫四世專政始季孫行父而季悼子未嘗在位不能考也子貢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霸越出戰國策士之談不能削

也敘顏子則及心齋坐忘敘閔子則及為費宰問政敘公冶長則及鳥語食羊此可謂知擇乎至聖孔子事迹尤當敬謹纂述俾歸實錄而史傳牴牾者甚多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有問答語本書先游梁後游齊而

史記傎其先後梁惠王有後元之年史記失實遂分惠王事於襄王而喪地辱楚之言不相應并孟子應聘至梁亦非其年若此類者又皆不能考覈辯正夫鈔錄故籍不自具眼其賢於鈔胥者幾何矣茲編體裁一新力

繙前獘事之隱僻未經蒐羅者尚有之若其著在簡冊昭如日星者固可一覽瞭然足資學者無窮之取材矣爰援諸梓以續前編

乾隆己巳仲秋婺源江永慎修氏序

四書古人典林目録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卷之一

帝王部上

神農　堯

舜　禹

啓　桀

湯　外丙仲壬

太甲　太戊 出註

祖乙 出註　盤庚 出註

高宗武丁　紂

卷之二

帝王部下

附 公劉　太王

王季　文王武王

文王　武王

成王 出註　厲王
幽王　平王 出註
卷之三
古臣部
后稷　契
皐陶　益
伊尹　萊朱
傅說　微子 微仲附

箕子　比干
膠鬲　周公
召公奭　太公
畢公榮公太顛閎夭 並出註　散宜生　南宮括 即伯适
八士　君陳 出註
卷之四
古賢部
老彭　伯夷叔齊
泰伯虞仲　周任
夷逸　朱張
柳下惠　少連
卷之五
聖賢部上
孔子
卷之六
聖賢部下

顏淵　曾子
閔子騫　冉伯牛
仲弓　宰我
子貢　冉有
子路　子游
子夏　子張
有若　南容
子賤　原思

子羔　曾晳
顏路　漆雕開
公西華　樊遲
澹臺滅明　公冶長
巫馬期　司馬牛
琴張　鯉
陳亢　子思
泄柳　申詳

段干木　公明儀
曾元　曾西
孟子

卷之七
諸侯部上
魯公　隱公（出註　但錄始隱）
文公（出註　但錄不視朔）　宣公（出註）
成公（出註）　襄公（出註）

昭公　定公
哀公　穆公
齊桓公　齊莊公
齊景公　齊簡公
宋襄公（出註）

卷之八
諸侯部下
晉文公　晉平公

秦穆公　虞公
楚莊王（出註）　衛靈公
蒯聵（出註　後爲莊公）　衛出公輒（出註　孟子作孝公）
句踐　梁惠王
齊宣王　宋王偃（出註）
子噲（子之及註　太子平附）　鄒穆公

卷之九
大夫部上

臧文仲　臧武仲
季文子　季武子 出註
季平子 出註　季桓子
季康子　孟獻子
孟莊子　孟懿子
孟武伯　孟敬子
孟公綽　孟之反
叔孫武叔　子服景伯

卞莊子　公儀子

卷之十

大夫部中

管仲　召忽 公子糾附
晏平仲　崔子
陳文子　陳恆
舅犯　趙簡子
甯武子　蘧伯玉

史魚　顏讐由
公子荊　公叔文子
孔文子　王孫賈
祝鮀　桓魋

卷之十一

大夫部下

子產　裨諶
世叔　行人子羽

百里奚　宮之奇
令尹子文　孫叔敖
子西　葉公

卷之十二

雜人部

離婁　共工　驩兜
鯀　瞽瞍　象
丹朱　舜之子

羿 逢蒙附　奡
飛廉　管叔 註武庚蔡叔霍叔附
師尹　子都
易牙　盜跖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華周　杞梁
亥唐　師曠
擊磬襄　原壤
子桑伯子　孺悲

陽貨　公山弗擾
佛肸　彌子　癰疽
宋朝　公輸子
王良　接輿
楊朱　墨翟
孟賁　烏獲
張儀　公孫衍
淳于髡　宋牼
白圭　匡章
陳仲子

列女部

二女　姜女
邑姜 出註　華周杞梁妻
吳孟子　孔子兄之子
南子　齊女
西子

四書古人典林目錄　徽婺東溪游允芳男梓行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一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及門諸子校閱

帝王部上

神農

厲山氏〔祭法〕厲山氏之有天下也〔注〕厲山氏一云烈山氏炎帝神農也

先嗇〔郊特牲〕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神農也教民始爲稼穡謂之先嗇

火德王〔司馬貞補史記三皇紀〕炎帝神農氏姜姓感神龍而生長於姜水因以爲姓以火德王故曰炎帝

以火紀〔左昭十七〕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炎帝神農氏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

始教耕〔三皇紀〕始教耕故號神農氏〔淮南子〕古者民茹草飲水採樹木之實食蠃蜯之肉時多疹病毒傷之害神農乃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之宜燥溼肥磽高下〔漢食貨志〕炎帝教民植穀故號神農氏謂神其農業也

制耒耜〔繫辭傳〕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耜所以起土以鐵爲之耒者耜之柄益卦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於此

爲市〔又〕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亦神農爲之日中爲市上明而下動

耨耰〔三皇紀〕以耨耰耰草木耨赤色象火德蜡祭後川亦耰耰草木使萌動

始爲蜡〔郊特牲〕伊耆氏始爲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疏〕蜡者報田之祭神農始作耒耜故說者以伊耆爲神農

伊耆樂〔明堂位〕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注〕土爲鼓以土塊爲桴葦爲籥如簫三孔

制醫藥〔三皇紀〕始嘗百草制醫藥以療民疾俾無夭札

神農之法〔淮南子〕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

神農之教〔通鑑論〕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

封神農後〔史記周本紀〕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　宏農陝縣有焦城故焦國

堯

陶唐氏〔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帝王世紀〕帝堯陶唐氏祁姓也母慶都堯都平陽於詩爲唐國　一云堯年十三受封於陶年十五改國於唐合而稱之曰有唐氏又云姓伊祁氏

代摯立〔史記五帝本紀〕帝嚳娶陳鋒氏女生放勛娶娵訾氏女生摯帝嚳崩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勛立是爲帝堯〔帝王世紀〕帝摯之母於四人中班最下而摯於兄弟最長得登帝位封異母弟放勳爲唐侯摯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諸侯歸之摯服其義乃率羣臣造唐而致禪

放勳〔堯典〕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放勳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敬體而明用文著見而思深遠安安無所勉強

平章協和〔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傳〕平均章明也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時是雍和也

命羲和〔又〕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註詳典林時令

咨登庸（又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註詳丹朱

咨若采（又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註詳共工驩兜

試鯀（又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九載績用弗成　註詳鯀

垂衣裳（繫辭傳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聖神文武（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廣者大無外運者行不息

舍己從人（又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帝堯也

如天如神（史記堯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形車乘白馬　舒慢也收冕名純讀曰緇

就日望雲　上見

茅茨樸桷（通鑑前編堯茅茨不翦樸桷不斲素題不枅大輅不畫越席不緣太羹不和飯於土簋飲於土鉶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爲也　茅茨以茅覆屋題桷頭也枅音雞雕刻也越音活越席草席緣飾也鉶羹器也

仁昭義立（說苑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廣故不賞而

民勸不罰而民治

作大章（路史堯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谿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樂記大章章之也

康衢謠（列子堯遊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擊壤歌（高士傳時有壤父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　壤未詳何物一說以木爲之

華封祝（莊子堯觀華封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多事壽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修德就閒何辱之有

朱草蓂莢（備考景星耀甘露降朱草生鳳凰至嘉禾孳醴泉湧焦僥民來貢沒羽又有草莢階生隨月生死以占日月之數名曰蓂莢沒羽美蓂莢十五以前日生一莢以後日落一莢若月小則一莢厭而不落

咨

岳試舜（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註詳舜

命舜陟位（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註詳舜

以義終（祭法堯能賞均刑法以義終　以義終禪位得人

殂落（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百畢一年

神宗　堯廟　詳禹

封薊（樂記武王封堯之後於薊

歌唐（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觀周樂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

舜

姚墟〔帝王世紀〕舜母名握登生舜于姚墟因姓姚氏**顓頊之裔**〔史記〕虞舜者重華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窮蟬以至舜皆微爲庶人　按昭八年左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國語云幕能帥顓頊者也故有虞氏報焉杜預以幕爲舜之先而路史謂幕生窮蟬然則史記缺幕一代也賈逵韋昭以幕爲虞思誤矣**順事父母**〔史記〕瞽叟更娶後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家語〕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捶則待過大杖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負罪引慝**詳後

耕稼陶漁〔史記〕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　歷山在河東雷澤兗州雷夏澤河濟陰定陶是也　苦音古麤也窳音庾病也謂人皆不爲濫惡之器也什器人家常用之器壽丘在魯就時逐時求利也負夏衛地〔家語〕舜陶漁事親〔路史〕編蒲結罟每從而民歸之**成邑成都**〔史記〕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四岳揚薦**〔堯典〕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四岳官名一人總四岳諸侯之事巽遜也否不也明明謂明顯其已在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同辭以對也克諧能和也烝烝乂進進以善自治格至也所是州法也二女娥皇女英釐理降下也媯水名媯汭舜所居地治裝下嫁使爲舜婦欽哉戒二女之辭**觀刑二女**上見**賜絺衣雅琴**〔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路史〕作雅琴　絺衣綃葛衣**塗廩穿井**〔又〕堯爲築倉廩予牛羊瞽叟使舜上塗廩從下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去使舜穿井舜爲匿空旁出既入深從匿空旁出去**重華**〔舜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堯有光華舜又有光華其日浚沈有哲文理光明和粹恭敬誠信篤實元德幽潛之德**歷試**〔又〕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愼徽五典使爲司徒百揆度庶政賓于四門兼四岳也納于大麓堯使舜入山林相視也〔左文十八〕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五典克從

無違教也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命陟帝位**〔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底可績致可有功**受終文祖**〔又〕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堯終帝位事舜受之文祖堯始祖廟**齊七政**〔又〕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璣衡窺天之器**祀神祇**〔又〕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臣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此祭告攝位**覲岳牧**〔又〕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輯斂也五瑞五等諸侯之玉**巡守**〔又〕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八伯樂**〔尚書大傳〕

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壇四奧沈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正定八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爲東嶽陽伯之樂舞侏離其歌聲比余謠名曰晳陽儀伯之樂舞鼚哉其歌聲比大謠名曰南陽中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爲夏伯之樂舞謾彧其歌聲比中謠名曰初慮羲伯之樂舞將陽其歌聲比大謠名曰朱干秋祀柳穀華山貢兩伯之樂爲秋伯之樂舞蔡俶其歌聲比小謠名曰苓落和伯之樂舞元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貢兩伯之樂爲冬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縵縵冬兩伯有鉠文

朝羣后 舜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封山濬川 (又)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十二州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幽并營也

制刑 (又)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誅四凶 (又)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告即位 (又)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舜服堯三年喪畢至文祖廟告即位

詢四岳 (又)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開四方門來天下賢俊廣四方視聽決天下壅蔽

咨十二牧 (又)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足食在不違農時允信也元仁厚之人難拒絕也任包藏凶惡之人

咨禹 (又)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註詳禹

命棄 (又)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命契 (又)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命皐陶 (又)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註詳皐陶

咨垂 (又)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也垂有巧思殳斨伯與三臣名諧和其職也

咨益 (又)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虞掌山澤之官

咨伯夷 (又)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命夔 (又)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命龍 (又)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殄絕也殄行傷絕善人之事師衆也納言官名

咨二十二人 (又)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四岳九官十二牧也

大功二十 (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敱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皥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

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八愷垂益禹臯陶之倫八元稷契朱虎熊羆之倫渾敦謂讙兜窮奇謂共工檮杌謂鯀縉雲黃帝時官名饕餮謂三苗 **考績黜陟** (舜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背三苗 **禹陳謨** (大禹謨)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稽于衆以下惟堯能之舜之謙辭 **益儆戒** 詳益 **立木設鼓** (路史)立誹謗木設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章 總章明堂也堯曰衢室 **以簡以寬** (大禹謨)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臣鄰弼違** (益稷)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而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鄰左右輔弼也違戾也 **侯明撻記** (又)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時是也不在是謂不忠直也侯射侯射以觀德明其果須讒否撻記扑之使不忘書識錄其過惡也工樂官承庸薦用也 **鳳儀獸舞** 詳典林樂律部 **如天如地** (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矣 **喜起賡歌** (益稷)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

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賡續載成也叢脞煩碎也 **歌南風** (樂記)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家語)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 **歌卿雲** 卿音慶(尚書大傳)卿雲見於時百工後乂相和而歌帝乃倡之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于一人帝乃載歌曰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已竭褰裳去之 糺同糾鼚音昌 **垂衣裳** 見堯 **見羹牆** (後漢李固傳)舜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 **禘黃帝** (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顓頊黃帝之子帝嚳黃帝之曾孫 **上庠下庠** (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 **貴德尚齒** (祭義)有虞氏貴德而尚齒 **憯怛忠利** (表記)子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心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未施信而民信** (檀弓)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 **命禹陟位** (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詳禹(又)帝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詳禹 **格有**

苗【又】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師舜之文德非自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蒞威武尚德敷苗至適當其時耳

舜年【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陟方猶言升遐三十堯召用歷試三年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年百有十歲【史記】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爲零陵　按孟子言卒于鳴條東夷之人竹書紀年云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註云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爲今海州此說與孟子合然則蒼梧之野在海州非零陵也九疑之冢蓋傳疑耳又湯攻桀於鳴條括地志云安邑有鳴條陌此又一鳴條非舜卒處有引此者誤

封虞【通典】禹封丹朱於唐舜子商均於虞皆有疆土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禮不臣也

虞思【左傳哀元】夏少康逃奔有虞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　虞舜後諸侯思虞君

陳胡公【又襄二十五】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閼父舜後胡公閼父之子滿恪敬也

百世祀【又昭八】楚滅陳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蒜舜之先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廢絕者遂舜後蓋殷存舜後而封遂胡公滿遂之後武王賜姓媯封諸陳紹舜後【又按】昭三年晏子曰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註箕伯四人皆舜後陳之先

禹

宅百揆【舜典】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庸功熙廣帝堯載事宅居也亮采明庶事惠疇順庶類也　使禹仍作司空兼行百揆之事

作司空見上

敷土【禹貢】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分土爲九州各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

甸山【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　甸治也

禹績【大雅】豐水東注維禹之績

敷下土【商頌】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

脩鯀功【祭法】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成考功【楚辭】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洪淵極深何以寘之地方九則何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寘同墳九則猶九等應龍佐禹畫地泉流

灑沈澹災灑音師澹音談【書】司馬相如傳昔者洪水沸出氾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洪水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胼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於茲　分散滔水安定其災胼胝音駢支皮厚也胈音拔股上小毛

手足胼胝【史記李斯傳】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犂黑辭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

沐風櫛雨【莊子】禹湮洪水九雜天下之川沐甚風櫛疾雨

乘四載【益稷】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
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
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
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四
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輴音春史記作橇
漢書作毳音蕝以板爲之狀如箕擿行泥上樏音累
史記作橋丌遥反一作樺漢書作梮音拘鐵爲之似
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上山不蹉跌循山刊除木通蔽
隘開道路也而食曰鮮畎澮田間水道也
播布種五穀也是時民尚艱食懋勉也　**度土功**【又】予創若
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
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　禹自言懲丹朱之惡不敢慢遊
娶塗山氏女四日即往治水生子呱泣不暇顧惟大
相度平治水　**九州攸同**【禹貢】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
土之功爲急　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成賦中邦**【又】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
則三壤成賦中邦　三壤上中下三
等　**祇台德先**【又】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也禹平
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定功成惟敬德
以先天下天下自不違　**錫圭告成**【又】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
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
圭告厥成功　禹以元圭
爲贄告成功于舜元水色　**地平天成**【大禹謨】帝曰俞
地平天成六府
三事允治萬世
永賴時乃功　**主名山川**【呂刑】禹平水
土主名山川　**錫九疇**【洪範】鯀則
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治
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列於
背有數至九禹因
而第之以成九類　**賜姓氏**【周語】伯禹念前之非度釐
改制量象物天地共之從
孫四岳佐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
山決汩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

隩合通四海故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
災燀神無閒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莫非
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胙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
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　堯賜禹姓曰姒
封之於夏　**明德遠**【左】昭元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
于洛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
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
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　**陳謨**【大禹謨】曰若稽古
大禹曰文命敷于
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政乃乂黎民敏德　禹既布其文教乃陳謨　**言影響**
【又】禹曰惠迪吉從逆凶
惟影響　惠迪順道也　**政在養民**【又】禹曰於帝念哉
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
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　**拜昌言**【皋陶謨】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
弼諧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

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興昌言　見前乘四載條　**安汝止**【益稷】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
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
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止者所當止之地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
以著其
事之安　**俞帝言**【又】帝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
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
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
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
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口然而心
不然之辭謂庶頑讒說加　**戒慢傲**【又】無若丹朱傲惟
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
慢遊是好傲虐是

作渕冉後衛衛刑水行刑明辟於家用珍厥世　命
渠如舜禹猶戒以刑朱處崇尚之位微成當如是
大禹謨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　讓
總師　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　師眾也
皐陶〔又〕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
再命陟位〔又〕
日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
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
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
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
愛非君可畏非民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
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
志定謀同〔又〕
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
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

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也蘇氏見後漢志也
受命神宗〔四〕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命徂有苗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訓邦本〔又〕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戒荒淫〔又〕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貽典則〔又〕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百二十斤爲石三十斤爲鈞
絕旨酒〔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惜寸陰〔晉〕陶侃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於眾人當惜分陰
鑄九鼎〔左〕

〔三〕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
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
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須夏時〔論〕行夏之時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
勤而不德〔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聲律身度〔家語〕禹聲爲律身爲度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
懸鐘設鼓　禹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銘於筍簴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以義者擊鐘告以事者振鐸語以憂者擊磬有獄訟者搖鞀
一饋十起〔淮南〕一沐而三捉髮一饋而十起以勞天下之民
車泣罪〔說苑〕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曰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百姓各自以其心爲心吾統治水土

調民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罷去
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
百姓以仁遂〔緇衣〕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
萬物咸若〔伊訓〕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
合塗山〔左〕哀七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戮防風〔魯語〕禹致羣神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　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爲羣神之主
黃龍負舟〔紀年〕附錄禹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養一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於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　云生寄也死歸也吾視龍猶蝘蜓　蝘蜓蜥蜴也
宗禹〔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　史記謂鯀之父爲顓頊而漢書云顓頊五世而生鯀索隱謂鯀既仕堯代系殊懸班氏之言近得其實

啓

呱泣〔益稷〕禹曰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

持禹功〔路史〕禹娶塗山氏生啓塗山氏能明教訓而致其化故啓王埤遠君臣之義抙禹之功禹崩繼世以有天下知

從子保〔君奭〕稽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天固啓迪禹又從其子保佑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禹而考天心敬順無違

代益作后〔楚辭〕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禹爲益而啓爲君是代益也蠥憂同孽言雖於不祥能拘是達言不拘於禪而達節

享鈞臺〔左昭四〕夏啓有鈞臺之享〔竹書紀年〕帝啓元年即位於夏大饗諸侯于鈞臺諸侯從帝歸于冀都大饗諸侯于璿臺

征有扈〔史記〕啓立有扈氏不服伐之孔疏甘誓序堯舜受禪相承啓獨繼

父以此不服〔書序〕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怠棄三正不用正朔也孥戮非常之刑〔路史〕謂戰不勝班師反損修政而有扈服遂滅之未必然也今不錄

九辨九歌〔楚辭〕啓九辨與九歌兮〔路史〕啓奏九辯九歌舞九招中繁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九年崩

桀 一名履癸

昏德〔仲虺之誥〕有夏昏德民墜塗炭

矯誣上天〔又〕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

滅德作威〔湯誥〕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

率遏衆力〔湯誓〕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遏絕也桀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亦怠於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欲與之俱亡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

慢神虐民〔咸有一德〕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

流毒下國〔泰誓上〕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左河右華〔史記〕吳起對魏武侯曰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

苞有三蘖〔商頌〕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既伐昆吾夏桀苞本也蘖旁生萌蘖本則桀蘖則韋顧昆吾三國皆桀之黨

寵妹喜〔通鑑綱前編〕桀伐蒙山有施氏進女妹喜嬖之所言皆從自是殫百姓之財爲頃宮瑤臺瓊室玉門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

人妹喜笑以爲樂

殺關龍逢〔路史〕關龍逢諫曰今君用財若無窮殺人若不勝惟恐君之後亡矣人心已去天命不祐盍少悛乎桀曰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矣遂囚龍逢而殺之湯聞之歎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

終古出奔〔前編〕繫池爲夜宮男女雜處三旬不朝太史終古執其圖法泣諫不聽出奔商

伊洛竭〔周語〕伊洛竭而夏亡

走鳴條〔史記〕湯伐桀走鳴條遂放而死

放南巢〔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

則遷〔左宣三〕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湯 主癸子一名天乙

居亳〔史記〕自契至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梁國穀熟爲南亳河南偃師爲西亳湯放桀都南亳

後從西亳 **囚夏臺** 路史桀殺關龍逢湯闕而歎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 **祝網** 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秉鉞** 商頌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虔敬曷過也苞本也蘖萌蘖也一本生三蘖本則桀蘖則韋顧昆吾皆桀之黨湯征不義三蘖皆不能遂其惡天下截然歸之 **伐昆吾** 史記夏桀虐政淫荒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升陑** 音陑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 **伐夏** 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割斷也 **慚德**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天錫勇智** 又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苗莠粟秕** 又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予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言桀與湯有必不相容之勢 **寬仁彰信** 又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如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四書古人典林　卷一　帝王部上　桀　湯　十九

戴商惟舊 又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昭德建中** 又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誕告萬方** 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惟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布昭聖武** 伊訓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肇修人紀** 又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厥惟艱哉 **敷求哲人** 又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制官刑** 又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蒙士始學之士 **顧明命** 太甲上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昧爽丕顯** 又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

四書古人典林　卷一　帝王部上　湯　二十

迪後人天未明時大明其德**旁求俊彥**見上**子惠困窮**〔太甲中〕先王子惠困窮民
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懋敬德**〔太甲下〕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
配上帝**一德**〔咸有一德〕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
有之師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純一之德**齊聖廣淵**
〔微子之命〕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面**
稽天若〔召誥〕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天啟迪湯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
之湯亦而考天心敬順無違**順天應人**〔革〕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正域四方**
〔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正治域封境也**聖敬日躋**

〔又〕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　湯齊至湯而王業成
與大命會降生躋升也遲遲久而不息祇敬式法也九圍九州**受共球**〔又〕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
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厖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
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小球大球侯國所執之玉天子為諸侯所係屬如旗之縿為旒所綴藝何
猗通競強絿緩遒聚也小共大共侯國所共之貢或曰合珙之玉也駿大厖厚龍寵也敷奏其勇大進其
武功戁恐竦懼也**阿衡左右**〔又〕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
商王　湯之前世中衰懼業危也天子湯也降言天賜之卿士伊尹**經德秉哲**〔酒誥〕在昔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經德不變所以處己秉哲不惑所以用人**克用宅俊**

〔立政〕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曰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陟升為天子也耿光也三宅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有三宅之才者克即者克稱其職不替其
名**欲遷社**〔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夏社篇亡
禱桑林〔帝王世紀〕湯大旱七年齋戒翦髮斷爪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說苑〕祝曰政不節耶使人
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言未已而大雨**作大濩**〔左〕襄
二十九吳公子札見舞大濩者曰美哉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大濩湯樂按湯樂亦名
桑林**宗湯**〔祭法〕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

外丙仲壬

外丙〔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迺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即位三年崩**仲壬**〔又〕立
外丙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迺立太丁之子太甲　按帝王世紀竹書紀年皆有外丙
仲壬之年國語云商之饗國三十一王史記自湯至紂三十世蓋仍有一世史缺也若不數外丙仲壬則
止得二十八王矣孔安國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先儒誘之君子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者未必然
也

太甲

與伊尹事通看

祇見祖〔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
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詳伊尹**不惠阿衡**〔太甲上〕惟嗣王不惠于阿

衡伊尹作書惠順也詳伊尹
罔念聞〔又〕王惟庸罔念聞以伊尹之言爲常無所念聽
未克變〔又〕王未克變伊尹曰兹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桐湯墓之地
克終允德〔又〕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實有其德
復歸亳〔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自厎不類〔又〕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詳見伊尹**申誥**
王詳伊尹**戒一德**詳伊尹**無怨色**〔左襄二十一〕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

太戊
沃丁弟之子　出註

嚴恭寅畏〔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湯之元孫
伊陟臣扈〔書序〕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伊陟伊尹子贊告也告以改過自新二篇皆亡〔君奭〕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　臣扈巫咸臣名陟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
祥桑枯〔史記〕太戊立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帝之政其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拱二木合生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

祖乙
河亶甲子　出註

都耿〔史記〕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本亦作耿河東皮氏有耿鄉〔書序〕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任巫賢〔史記〕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君奭〕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賢咸子

盤庚
陽甲弟　出註

遷殷〔盤庚上〕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盤庚中〕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盤庚下〕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全文不備載蔡氏曰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大家世族安土重遷小民亦或于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利害作誥三篇蘇氏曰盤庚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逆命而終不怒引咎自責反復告諭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

高宗武丁
小乙子

慈良於喪〔喪服四制〕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免喪弗言〔說命上〕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玆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書
求傅說　**立作相**　**命納誨**竝詳傅說
學甘盤〔說命下〕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言其遷從不常歷叙廢學之因歎其學終無所顯名也高宗父小乙欲其知民艱苦故使居民間〔君奭〕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嘉靖殷邦〔無逸〕周公曰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

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未即位時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故於稼穡艱難備知之雍和嘉美靖安也

伐鬼方 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象曰三年克之憊也未濟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鬼方南方國

伐荆楚 [商頌]撻彼殷武奮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撻疾貌罙冒裒聚也湯孫謂高宗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叛之高宗撻然用武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所謂伐鬼方三年克之者蓋謂此

歲事來辟 [又]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 多辟諸侯也來辟來朝天子也適謫通言荆楚既平諸侯畏服

不僭不濫 [又]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賞不差刑不過不敢暇逸天命以下國大建其

福此高宗所以中興

赫濯聲靈 [又]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翼翼整敕貌赫赫顯盛濯濯光明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

作寢廟 [又]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特爲百世不遷之廟既成始祔而祭之

肜日雉雊 [書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高宗肜日]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祭之明日又祭曰肜雉雊鳴高宗祀豐于禰廟失禮之正故有雉雊之異

紂 按武丁之後祖庚祖甲廩辛庚丁武乙太丁帝乙八世而及紂

帝辛 [呂氏春秋]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又曰辛乃紂也紂母之生啓與中衍也尚爲妾已而帝乙立爲妻而後生紂帝乙欲置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是以得爲後 按史記謂微子之母賤不得立則是異母未知孰是

象箸玉杯 [史記]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距諫飾非 [又]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爲皆出己之下

嬖妲己 [晉語]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史記]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

作新聲 [史記]使師涓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

鹿臺鉅橋 [又]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沙丘苑臺 [史記]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取野獸蜚鳥置其中

酒池肉林 [又]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爲池縣肉爲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閒爲長夜之飲

炮烙刑 [又]重辟刑有炮烙之法西伯出羑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列女傳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醢脯諸侯 [史記]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爲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紂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

用費仲惡來 [又]用費仲爲政費仲善諛好利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

封雷開 [楚辭天問]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雷開紂佞臣

淫戲自絕 [西伯戡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訖絕也

格人至人也今饑饉荐臻民失常心廢壞常法摯至也

有命在天〔又〕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參列也

咈耇長〔微子〕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不畏其所當畏咈逆老臣而棄遂之

戕害萬姓〔泰誓上〕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

弗事神祇〔又〕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罪貫盈〔又〕商罪貫盈天命誅之

穢德彰聞〔泰誓中〕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罪浮于桀〔又〕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離心離德〔又〕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

毒痡四海〔泰誓下〕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洪惟作威〔又〕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

婦言是用〔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暴殄天物〔武成〕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腥聞在上酒誥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　衋痛也

王室如燬〔周南〕魴魚赬尾王室如燬、魚勞則尾赤王室紂都如燬酷烈也

彊禦掊克〔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德女興是力　此皆設為文王之言諮嗟暴虐掊克聚斂也服事也慆慢也言汝興起此人而力為之

作祝靡究作音詛祝之文及〔又〕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屆靡究　言女當用善類而反用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是為寇攘竊盜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侯維也

炰烋斂怨炰音庖烋音哮〔又〕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炰烋氣健貌為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為德陪貳也言前後左右公卿之臣皆如無人

湎酒號呼〔又〕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惟不義是從而用止容止

蜩螗沸羹〔又〕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蜩螗沸羹皆亂意奰怒覃延也鬼方遠夷之國奰音避

典刑莫聽〔又〕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本實先撥〔又〕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揭木根蹶起貌撥猶絕也

前徒倒戈〔武成〕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不挾四方挾音浹〔大雅〕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紂居天位為殷嗣不得挾有四方

孟門太

行（史記吳起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閈遷（左宣三商紂暴虐閈遷于周）社屋（穀梁哀四亳社者亳之社也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一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二

新安江　永慎修　編

帝王部下

附　公劉

篤前烈（武成我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　先王后稷公劉后稷曾孫）遷豳（大雅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厚居安康寧也埸疆田畔（又）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胥相也庶繁者之衆順安宣徧也無永歎得其所不思舊也巘山頂舟帶也鞞

刀鞘琫刀上飾容飾之刀言公劉至豳相土以居帶此劍佩上下於山原（又）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京高邱師衆也（又）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此言宮室既成而落之（又）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景考日景以正四方岡登高以望山夕陽曰夕陽允信荒大也（又）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即　亂舟截流橫渡也厲砥鍛鐵也皇過二澗名芮水名鞫水外也始來定居涉渭取材爲舟取厲鍛而成宮室既止基乃理疆埸田野日益繁庶有夾澗遡澗者復即芮鞫居之而豳地日以廣）豳風七月（集傳虞夏之際后稷封于

邰及夏之衰棄稷弗務后稷子不窋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閒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公劉能復后稷之業民以富實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其後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化作詩一篇以戒成王謂之豳風窋音竹

太王

自豳遷岐 [大雅]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

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瓜大瓞小沮漆二水在豳地陶竈也復重窰穴土室言周人始生如瓜瓞至文王而後大周地在岐山南膴膴肥美也地美苦者亦甘契龜灼龜以卜也捄盛土於器陾陾衆也度投土於版薨薨衆聲登登相應聲馮馮牆堅聲鼛鼓以鼓役事王之郭門曰皋門伉高貌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冢土大社戎醜大衆也

木拔道通 [又]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惟其喙矣肆故也太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己之聲聞是時林木阻湊人物鮮少其後生齒漸繁木拔道通混夷畏之而奔突竄伏喙息而已則已爲文王之時矣

上帝耆顧 [又]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莫定也二國夏商不獲謂失其道四國四方之國耆致也憎作增式廓規模也上帝耆顧西土以岐周地與太王爲居宅

帝遷明德 [又]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作拔起屏去也菑木立死者翳自斃者灌叢生者栵行生者明德謂太王串夷疑即昆夷載路謂滿路前其配賢妃謂太姜岐地山林險阻近昆夷太王斷闢闢乃上帝遷明德之君使居其地而昆夷遠遁天又爲立賢妃以助之是以受命既固卒成王矣

作邦作對 [又]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帝見其木拔道通則知民歸者衆既作之邦又與之賢君以嗣其業對猶當也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

肇基王迹 武成至于太王肇基王迹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基於此

克自抑畏 [無逸]周公曰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始翦商 [魯頌]后稷之孫

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王迹始著有翦商之漸

荒岐山 [周頌]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此祭大王之詩荒治康安徂險道人歸者衆有平夷之路

弛文德 [孔子閒居]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弛施也詩作矢陳也協作洽詩美宣王此取以爲喻

王季

勤王家 [武成]王季其勤王家

自抑畏 [無逸]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因心則友 [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對猶當也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大伯避王季則王季篤於孝友故又言王季友其兄因心自然既

受大伯之讓則益修德以厚
周之慶而與兄以讓德之光
貊其德音
又維此王季
帝度其心貊
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
順克比度能度物制義猶倚稱也類能分善惡順
慈和偏服比孔叢子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曰
為西伯
上下相親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
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
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

文王武王
二王之事經傳
有進言者別出

受成命
周頌昊天有成
命二后受之
典神天
多方惟我周王靈承
于旅克堪用德惟典
神丮文武善承其眾龍
勝共德可為神天之主
宣重光
顧命昔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奠麗陳
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文武宣布
重明之德定武所依陳列教條民習服不敢違
克知

立政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
灼見
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任人準夫牧三
宅之官也三俊康王之誥昔君文武丕平
底至齊信
來任以事者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
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溥博均
平薄斂富民不務咎懲輕省刑罰其務德
不務罰之心推行底其至兼盡極其誠
聰明齊聖
冏命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
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
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
克慎明德
文侯之命丕顯文
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武克慎明德昭升
于上敷聞于下惟時
西方美人
邶風山有榛隰有苓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云誰之思西方美人
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託言指西周之盛王
文治武功
祭法文王以文治
武王以武功去民

之
黃
耿光大烈
立政以覲文王之耿
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祖宗
祭法祖文王
而宗武王

文王

有聖瑞
史記季歷娶太任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
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按緯書有赤雀銜丹
書止于昌戶之詩文王在母不憂在傳弗
說不足信也
有聖德
勤處師不煩事王不怒敬友
二號而惠慈二祭刑于太姒比于諸弟事王謂華
王季二號文王子號仲號叔二祭文王于宮叔亦為
祭
事王季
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
雞初鳴而衣服至于寢門外問內豎之衛
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
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
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飭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

有原應曰
諸然後遷
小心翼翼
大雅大任有身生此文王維此
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
多福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
親迎大姒
又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
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有命自天命
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大邦莘國
于大姒也俔譬也文禮祥吉也卜得吉以納幣之禮
定其祥造舟為
梁比船為浮橋
咨詢賢良
晉語文王用四方之賢良
及其即位也詢於八虞而
若於二號虞於閎大而諏於附宮諏於蔡原而訪於
辛尹取之以閎啟冑榮億學百神而蒙和為民八
虞周八士皆為虞官南宮南宮适
士皆歸
史記文王
也祭蔡公原原公辛辛甲尹尹佚
遵后稷公
到之叢則古公公季之於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
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多歸之伯夷叔齊在孤竹聞

日歸之大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專征伐（又）紂賜弓矢斧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

囚羑里羑音酉（史）記殷本紀紂醢九侯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歎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伯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以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周）本紀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閎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物奇怪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況其多乎乃赦西伯一說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得犬戎文馬名曰雞斯之乘陳紂庭紂曰此何人也散宜生趨進曰西藩之臣昌之使者紂大悅釋西伯　按文王以文明柔順得釋因如史傳之說是其臣以非道悅君苟求免禍既益紂之過復損文之

德豈蒙難艱貞之道乎姑錄之不足信也又韓愈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蓋擬詞非實事先儒雖謂得文王心然天王聖明俗恐是進心之誠詞兮不錄

衍周易司馬遷書文王拘而衍周易　按衍周易謂繫象辭周本紀言益易之八卦爲六十四卦非也重卦不始文王

文明柔順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

德靡悔大雅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靡悔無遺恨

先登岸（又）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設爲天命文王之辭無離畔攀援舍彼而取此無歆勤美象肆情以御物岸道之極虛

伐密（又）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密姞姓國共阮國

地謂遏密人遂從阮疆以侵密所陟岡即爲我岡而人無敢陳兵飲水以拒我於是伺其高原徙都焉鄗侯邑也

伐崇（又）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不長夏以大無有侈大也兄弟與國鉤援鉤連臨衝衝車皆攻城具墉城也伐崇伐侯虎也閑閑徐緩言言高大馘割耳類禡皆祭名致致其至也附使之來附也茀茀強盛仡仡堅[illegible]也肆縱兵忽滅拂戾也（左）傳十九文王聞崇德亂[illegible]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壘軍壁也備不改前而崇自服

戡黎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西伯文王黎爲不道伐之

帥叛國事紂（左）襄四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

諸侯歸（史記）西伯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歸之　按陰修德行善史家之謀說

愛畏則象（左）襄十一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爲臣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爲法可謂象之

作豐（大）雅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駿大也求寧求安天下也烝君也豐即崇國之地淢城溝匹稱也作邑稱其城不侈大也棘急也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公功也濯指明也翰幹也

昆夷駾喙

〔又〕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兌通也混夷昆夷也駾突喙息也太王始至岐下林木深阻其後生齒漸繁木拔道通昆夷奔竄喙息德盛而夷自服已為文王之時矣

虞芮質成〔又〕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質正成平也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予詩人自予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文王有此四臣為之助毛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者四十餘國

大畏小懷〔武成〕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文王為西伯專征威德益著凡九年崩

日月

照臨〔泰誓下〕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惠神刑家〔大雅〕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恫痛也言接神人各得其道

雝雝肅肅〔又〕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疾不殄烈假不遐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雝雝和也肅肅敬也射厭保守也文王德純大難雖不殄絕光大亦無瑕疵事無前聞亦皆合於法度無諫諍亦未嘗入於不善

譽髦斯士〔又〕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人材長少皆有所成就由其德純不已故士皆有譽成其俊乂之美

令聞

不已〔又〕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文王純亦不已人見其若有所勉陳敷侯維也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其臣亦世世與周匹休

多士克生〔又〕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猶謀也翼翼勉敬也思語辭皇美楨榦也

左右趣向〔又〕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濟濟容貌之美文王德盛人歸祭則有髦士奉璋行則有六師追及

壽考作人〔又〕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雲漢天河也遐何通作人謂變化鼓舞之

綱紀四方〔又〕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相質也勉勉言不已綱總而舉之紀詳而理之

靈臺辟廱靈臺見流子〔又〕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虡業所以懸

鐘磬樅然有文章大鼓鏞大鐘論有倫理也辟廱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

明德慎罰〔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怙之如父冒之如母殪戎殷武王之事稱文王者不敢以為己功也

咸和萬民〔無逸〕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為西伯庶邦有常供

修和有夏〔君奭〕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克厥宅心〔立政〕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　宅謂君常伯常任準人之位皆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知之至信之篤也庶言號令庶獄獄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物用命違命而已

誥謹酒〔酒誥〕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言惟祭用酒

祀之思〔祭義〕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祀之忠也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其文王與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之必樂已至必哀　如欲色然想像親平生所愛之物如見親有欲之色

周南召南〔詩序〕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敎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

道王化之基　文王正家而後及國是正其始化南土以成王業是王化之基

桃夭〔朱傳〕文王之化自家而國男女以正婚姻以時故詩人因所見以起興而歎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

兔罝〔又〕化行俗美賢才衆多雖罝兔之野人其才之可用猶如此而文王德化之盛因可見矣

芣苢〔又〕化行俗美家室和平婦人無事相與采此芣苢而賦其事以相樂也

漢廣〔又〕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閒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

汝墳〔又〕汝旁之國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末章魴魚頳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朱傳〕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故汝墳之人猶以文王之命供紂之役其家人勞之曰汝之勞如此而王室之政方酷烈然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勞矣

麟之趾

〔又〕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起興

鵲巢〔又〕南國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齊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專靜純一之德故嫁於諸侯而家人美之

采蘩〔又〕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夫人能盡誠敬以奉祭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

草蟲〔又〕南國被文王之化諸侯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如此亦若周南之卷耳也

采蘋〔又〕南國被文王之化大夫妻能奉祭祀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

甘棠〔又〕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恐傷也

行露〔又〕南國之人遵召伯之敎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亂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禮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詩以絕其人

羔羊〔又〕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而從容自得如此也

殷其靁〔又〕南

國化文王之政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在外而思念之故作此詩

摽有梅〔又〕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

小星〔又〕南國夫人承后妃之化能不妒忌以惠其下衆妾美之如此

江有汜〔又〕是時媵有待年於國而嫡不與之偕行其後嫡被后妃夫人之化乃能自悔而迎之故媵見江水之有汜而因以起興

野有死麕〔又〕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有貞潔自守不爲強暴所污者故詩人因所見以興其事而美之

何彼襛矣〔又〕王姬下嫁於諸侯車服之盛如此不敢挾貴以驕其夫家故見其車者知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於是作詩以美之此武王以後之[illegible]之敎久而不衰亦可見矣

騶虞〔又〕南國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而其仁民之餘恩又有以及於庶類故其春田之際草木茂禽獸多詩人以述其事以美之

干祿

豈弟〔大雅〕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豈弟樂易也言文王干祿有道彼瑟然之玉瓚則必有黃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必有福祿下其躬

舍伯邑考〔檀弓〕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　伯邑考文王長子立武王權也按帝王世紀言伯邑考質於殷紂烹之

與三齡〔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對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　陳氏曰修短彙於生初豈能減己之年益其子好事者為之辭耳

頎然長〔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曰子於琴可以益矣孔子曰邱未得其為人也有問孔子有所謬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焉曰邱迨得其為人矣黯然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掩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如此　曠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

在帝左右〔大雅〕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不顯不時猶言豈不顯豈不時也帝上帝也

宜哲文武〔周頌〕宜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此武王祭文王之詩宜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故能安人以及於天而克昌其後嗣

宗祀明堂〔孝經〕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周頌我將篇宗祀之樂歌

儀刑文王〔大雅〕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天事不可得而庶惟法文王則萬邦作信之

武王

事文王〔文王世子〕文王之為世子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

受丹書〔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可為子孫恆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几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劍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

修緒業〔史記〕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

載木主〔又〕武王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據本紀言九年觀兵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於是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渡盟津此說不足信

告商罪〔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一月周之正月旁死魄月二日有道謂其父祖周王史臣追貽之也仁人太公周召之徒

犯三妖〔說苑〕武王伐紂至于

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曰不利以禱祀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擒紂于牧對其所見者精也　婿火滅也音失

孟津誓

〔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惟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與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河朔誓

〔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惟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勖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巡師誓

〔泰誓下〕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說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觀闕也天賜無降是我弋

魚躍火流

〔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

牧誓

〔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牧在

朝歌南屬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廬彭在西北八國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衞卑比並也先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戒其輕進又告以攻殺擊刺之法戒其貪殺勿逆克奔能來降者勿迎擊也

陳牧野（大雅）篤生武王保佑命爾燮伐大商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燮和也順天命以伐商也矢陳侯維也衆心猶恐武王有貳故勉之涼佐也會朝會戰之日（魯頌）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屆極也致天命絕商之祿其德也（武成）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史記）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諸侯

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從至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　按湯伐桀放之而已武王伐紂紂既自焚則亦已矣而本紀又言武王至紂死所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太白之旗不亦太甚乎汲冢周書亦有此說不足信且焚死則身燼而周書謂紂服天智玉身不銷亦妄說也楚辭天問云列擊紂躬叔旦不嘉周公既不嘉此事豈聽武王爲之乎蓋周人妄傳之耳懸首太白事不見經文家不可輕用　又武王告紂以甲子事見膠鬲

受天命（史記）及紂宮周公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天皆執劍以衞武王既入立于社南毛叔鄭奉明水康叔封布茲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皇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

順天應人 見湯

反商政（武成）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偃武修文（又）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受命于周（又）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朝見新君所以正始

追王三王（大傳）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設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逡奔走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　追王三王文王已備禮大王王季但尊稱其號若王者禮制至周公相成王而後備

祀周廟（武成）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衞駿奔走執豆籩

告武成（又）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燔柴祭天望祀山川告武功之成

告羣后（又）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垂拱而治（又）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遏劉（周頌）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遏劉止殺也耆致也

養晦（又）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介甲也武王有於鑠之師而不自用

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屢豐年

(又)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　傳謂周饑克殷而年豐桓桓武貌

敷繹思

(又)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此言大封功臣之意武王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諸侯受封賞者當繹思文王之德而不忘(按)此詩名賚序云大封於廟也

訪箕子

詳箕子

訓旅獒

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西旅西方蠻夷國獒大高四尺

箴王闕

(左)襄四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武王太史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

執競

(周)頌執競武王無競維烈　執競持其自強不息之心也

時邁

(又)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此巡守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言我以時巡行諸侯天其子我乎右尊序次也動疊懼懷來柔安也式序在位慶讓黜陟之典也肆陳也夏中國也

營洛邑

(史)記武王曰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粵詹雒伊毋遠天室

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　王城本郟鄏周公所築在河南縣北九里平王以下十二王皆都之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按)武王有都洛邑之志猶營之其後周公乃復作之也

宅鎬京

(大)雅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皇王武王也烝君也武王遷鎬在豐水來仕事也欲遺孫謀以安翼子故不得不遷

配于京

(又)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三后大王王季文王配對也武王繼其位以對三后于鎬京作求起而求之成王者之信於天下(又)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愛也一人謂武王嗣服嗣先王之事(又)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繩其祖武謂後世能繼其迹

大武樂

(樂)記賓牟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何也對曰病不得其衆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邱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武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作舞賈言武王憂不得士衆之心故久而後出戰聲長而連延者恐諸侯後至故長歌以望之初舞即發揚蹈地猛厲者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坐跪也憲讀為軒舞人有時跪以右膝至地而左足軒何賈言舞法無坐也武樂有貪商之聲似欲取紂之天下賈謂典樂者失其傳而為此也(又)賓牟賈起免

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之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子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舞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

武樂六成立四表由南至北復自北還南有所象二人夾舞者振鐸以為節舞者戈矛四伐擊刺象伐紂也分部分也舞者各有部分夾之而進象武士事早成也綴舞位相逃綴也

又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衅同釁建讀為鍵鎖也櫜韜也建櫜閉藏之

武有七德

謂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詳楚莊王

寧王

〔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當時謂武王為寧王以其克商綏安天下

成王 出詁

[illegible]保傅師

〔賈誼疏〕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德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

抗世子法

〔文王世子〕成王幼不能蒞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抗舉也

冠頌

〔家語〕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冢宰攝政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周公命祝雍作頌曰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是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袞職謂天子之職業

免喪朝廟

〔周頌〕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成王免喪朝廟作此詩

延訪羣臣

〔又〕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落始也昭考武王也悠遠也判渙分散也成王既朝廟作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

緝熙光明

〔又〕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　成王述羣臣之戒而答之佛弼通賴羣臣輔我所負荷之任示我以顯明之德行

親迎周公

詳周公

東征大誥

〔大誥〕王若曰猷

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武庚未叛龜兆已預告果蠢動〔又〕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武庚以小腆之國成大紀其既亡之緒知我有三叔之隙民心不安故攸言將復殷業而鄙邑我周邦也民之賢者有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繼嗣武王所圖之功戎事休美以卜并吉也〔又〕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言由三叔釁端小予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又〕肆予沖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誚責邦君御事之避事〔又〕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　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此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小毖〔周頌〕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翦名小毖誥之於小也荓使也桃蟲鷦鷯小爲拚飛貌鷦鷯化爲鵰蓼辛苦之物成王言予何所懲而謹後患予使蜂而得辛螫信桃蟲而不知其能爲大鳥蓋指管蔡之事

定鼎〔左宣三〕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　郟鄏今河南武王遷之成王定之

命周公治洛〔洛誥〕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留周公治洛

戒農官〔周頌〕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又〕噫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此皆戒農官之詩

征弗庭〔周官〕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弗庭弗來庭者〔書〕成王嘗伐淮夷踐奄滅蒲姑滅唐

蒐岐陽〔左昭四〕成有岐陽之蒐〔晉語〕成王盟諸侯于岐陽

作王會〔汲冢周書〕周室既寧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欽垂法厥後作王會

越裳朝〔尚書大傳〕越裳氏重九譯來朝曰海不揚波三年矣意者中國有聖人乎

鳳凰翔〔周書附錄〕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援卷阿詩言鳳凰是當時有此事而周公冒召公亦有鳴爲不聞之誥

游卷阿〔大雅〕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召康公從成王游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爲戒

刑措〔史記〕成康之世天下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

夙夜基命〔周頌〕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基命積累以承藉天命者宥宏深密靜密也〔周語〕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按〕此詩爲頌成王舊說謂文武自勤以成其王功者非是

顧命〔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侗成王自謂亂治也釗康王名

厲王 夷王子諱胡 殺戮無辜曰厲

監謗 (周語)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

用榮夷 (又)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今王學專利其可乎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于彘

汾王 (大雅)韓侯娶妻汾王之甥 厲王流于彘近汾水謂之汾王

幽王 宣王子諱涅湦 遏不通曰幽

三川震 (周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川竭山必崩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十一年幽王乃滅周乃東遷 三川涇渭洛

褒姒 (鄭語)史伯曰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女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天之命此久矣訓語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請其漦而藏之吉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元黿以入於王府府之童妾未既齔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婦哀其夜號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入于王王嬖是女也使至於為后而生伯服天之生此久矣其為毒也大矣 山桑木為弓箕木為服服盛矢者漦龍所吐沫龍之精氣 (小雅)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時周未滅以褒姒淫妒讒諂王戒之知其必滅周

豔妻 (小雅)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豔妻煽方處 豔妻褒姒言所以致變之由小人用事於外嬖妾蠱惑於內

哲婦 (大雅)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謂婦人與奄寺常相倚而為姦

黜申后 (小雅)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之子之遠俾我獨兮(又)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王娶申女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作此詩之子幽王也猶圖也

舉烽燧 (史記)褒姒不好笑王欲其笑故不笑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

攻殺驪山 (又)虢石父佞巧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犬戎攻幽王遂殺王驪山下

平王 出附

小弁 全詩詳典林文學部

立平王 (史記)幽王廢申后去太子宜臼申侯怒與繒犬戎攻殺幽王諸侯共立宜臼是為平王 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于申而立之

東遷洛 (又)平王立東遷于雒邑避戎寇(左昭二十六)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

第9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0　版反內

鄭　擒王註謂伯服竹書紀年伯服殺死號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攜是為攜王後為晉文侯所殺

依晉鄭焉依（左隱三）我周之東遷晉鄭晉文侯鄭武公也

命文侯（文侯之命）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義和音文侯字嗣造天丕愆嗣位之初為犬所大讎父死國敗也蘇氏曰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知平王之無志也

王風（集傳）成王周公始營洛邑為朝會諸侯之所謂之東周至幽王被弒平王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閔黍離（又）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其所見以起興

戍申戍許（王風）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又）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又）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　平王以申近楚遣畿內之民戍之甫許申之與國戍者不怨思作此詩申侯乎王不共戴天之讎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為有德而不知其弒父為可怨至使復讎討賊之師反為報施酬恩之舉其忘親逆理得罪於天甚矣且不能行其政令於天下無以保其母家乃勞天子之民遠為諸侯戍守則其衰懦微弱得罪於民又可見矣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不以此也哉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二

四書古人典林　卷二　帝王部下　平王

第166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0　版正內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三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古臣部

后稷

生后稷〔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姜嫄有邰氏女帝嚳高辛之世妃禋祀祀郊禖求子　弗祓也帝上帝武迹敏拇歆動震娠

也姜嫄出祀郊禖見大人跡而履其拇遂歆然如有人道之感卽其所大所止之處而有娠彌月終十月也達小羊如羊子易生無坼裂菑害之苦是顯其靈異不寧寧也不康康也無人道生子故棄之而屢有異始收養之〔史記〕初欲棄之因名曰棄

好種藝〔大雅〕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岐嶷峻茂之狀就口食自能向食也荏菽大豆旆旆揚起也役列也穟穟美好幪幪茂密唪唪多實也言能食時已有種殖之志其天性然也〔史記〕棄爲兒時游戲好種樹麻菽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

封有邰〔大雅〕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有相之道言盡人力之助也堯以其有功封於邰使卽其母家爲之主姜嫄之祀〔魯頌〕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有下國封於邰也〔史記〕堯舉棄爲農師　封於邰

命播穀〔舜典〕帝曰棄黎　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后君也稷田正官

奏艱鮮〔益稷〕禹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且血食及水患悉平遷徙有無化其居積民始得粒食

降播種〔呂刑〕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大雅〕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稷降嘉種於民秬秠黍也穈芑粱也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

封殖天下〔左昭九〕后稷封殖天下　修封殖殖五穀

天下爲烈〔表記〕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　不欲

以仁自居但自謂使習民事而已

建邦啟土〔武成〕惟先王建邦啟土　后稷始封於邰

祖配天〔大雅〕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我也尊祖配天之祭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

郊祀〔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周頌〕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立粒通來牟麥也稷之文德可配天烝民粒食莫非其德之至貽我來牟之種乃上帝之命以此徧養下民是以無有遠近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道於國中

祀稷〔左昭二十九〕稷田正也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司嗇〔郊特牲〕蜡之祭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神農司嗇后稷

契

元鳥發祚〔商頌〕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元鳥鳦也春分元鳥降高辛氏妃有娀氏女簡狄祈於郊禖見遺卵吞之而生契〔又〕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娀契之母家禹治水時有娀始大帝立其女之子而造商契

作司徒〔舜典〕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五品五倫之名位等級也

民成〔祭法〕契為司徒而民成成國語作輯和也

封商賜姓〔史記〕舜封契于商賜姓子氏以元鳥生子故

元王〔商頌〕元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元王契也王者追尊之號桓武撥治達通也言其無所不宏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既發以應之至契孫相土商益大四方歸之截然整齊

皐陶

列八愷〔左文十八〕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此卽垂益禹皐陶之倫庭堅皐陶也

作士〔舜典〕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士理官也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隨時制宜也服服其罪三就就刑有三處五流五等象刑之常有者也三於遠近之差允信服也

邁種德〔大禹謨〕帝曰禹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於民而民懷服帝當反覆思之無有易於皐陶者惟汝念其功而使之攝位

明刑弼教〔又〕帝曰皐

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正政弼輔也

四方風動〔又〕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此亦美皐陶也

昌言〔皐陶謨〕曰若稽古皐陶曰允廸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為君能信蹈其德則凡所謀皆明所弼皆諧修身永思篤親廸德之事也庶明勵翼謂羣臣勉輔

知人安民〔又〕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行九德〔又〕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載采采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驗也亂治擾馴塞實也浚治亮明也三德為大夫六德為諸侯君能合受布用則九德之人皆事其事百僚相師法也

兢業圖幾〔又〕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幾者事之微也

典禮命討〔又〕天叙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所謂和衷也

聰明明畏〔又〕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言底可績〔又〕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惠順於理也思曰當作日

象刑惟明〔益稷〕帝曰皐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明罰當罪可以良服乎人

颺言賡歌〔又〕帝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

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大言而疾曰颺賡續也

祗德［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士皋陶也教祗德所以儉其心

淑問［頌］淑問如皋陶　善問也

聽直［楚辭］命咎陶使聽直

皋陶之刑［左昭十四］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

不祀［文五］楚滅六又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六與蓼皆皋陶後

益

作虞［舜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

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也上下山林藪澤也虞掌山澤之官

烝鮮食［益稷］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　鮮食而食也

稱堯德［大禹謨］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稱堯德以勉舜也

戒怠荒［又］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征苗贊禹［又］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

柏翳［史記秦本紀］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元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爲輔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錫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爲柏翳舜賜姓嬴氏　索隱曰大費即秦趙之祖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也按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世家敘伯翳伯益爲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耶抑亦謬誤爾

伊尹　一名摯

適夏歸亳［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注］適夏湯進於桀醜惡其政不能用賢故還遇鳩方二人湯之賢臣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亡［疏］伊尹不得叛湯知湯貢之於桀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治不可匡輔乃始伐之［史記］方作勞　按割烹要湯孟子已辨之而史記猶有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之說呂氏春秋則造出說湯至味之言楚辭天問亦有媵有莘婦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之云今皆刪

求元聖［湯誥］聿求元聖與之戮力　元聖伊尹也

阿衡［商頌］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降言天賜之卿士伊尹阿衡尹官名

保衡［君奭］公曰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　即阿衡

恥撻市［說命下］王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

時予辜　見上

伊訓［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太甲即位之元年

監夏桀［又］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

哉自亳

嗣德在初

【又】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述湯德

【又】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厥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陳風愆

【又】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言災祥

【又】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左右宅師

太甲【上】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左右成湯以居民衆

祇厥辟

【又】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

欽厥止

【又】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于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止者至善之地也

營桐宮

【又】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言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近湯葬所令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

奉王歸亳

【太】甲

【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勉懋德

【又】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申誥王

【太甲下】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戒一德

【咸有一德】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一德純一之德

協于克一其本原統會者也

萊朱 即仲虺

為左相 【左定元】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奚仲為禹掌車服大夫仲虺奚仲之後

仲誥 【仲虺之誥】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又】佐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既釋湯之慙因以勸勉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無拂逆之謂也仲虺之論迴流而源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可為帝王之大法

傅說

夢良弼 【說命上】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其精神所格非偶然也築居也【史記】王恭默思道夢得聖人名曰說使求之野得說於傅巖中是時說為胥靡築于傅巖見武丁武丁曰是也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故號曰傅說 傅

巖一作傅險竹攘非人一說虞號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之說賢而隱居貧不能自給乃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見書號

命納誨 【說命上】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廸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說進于王 【說命中】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動動

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命交修 【說命下】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學古訓 【又】說曰王人求多聞惟時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法阿衡 【又】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

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比列星

莊子傅說得之以相武丁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楚辭奇傅說之託辰星尾宿有天策星一名傅說相傳說歿而神託於此蘇軾云生有自來逝有所為故申呂自嶽降傅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

微子

名啟　微所附　與箕子帝乙考

數諫

殷本紀紂愈淫亂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按微子之去殷本紀敘於前與論語合宋世家敘於箕子奴比干死之後而曰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非是　俗說

微子謀父師少師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微子紂庶兄痛殷將亡訓於父師箕子少師比干民無小大皆好為姦卿士亦相師非法上下容隱民無良懼又言紂發出顛狂吾家老成皆適荒野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隮之事將若之何

詔出迪

又父師若曰王子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其子言商若祀喪我無臣僕他人之理告微子以去為道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

商家宗祀隕墜矣

禮命微子

僖六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祓除凶之禮禁式曰投左傳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失其位而逃遯於外耳按史記言太師疵少師彊持其祭樂器奔周又言微子持祭器至軍門後遂誤以抱祭器奔周為微子之事又或疑微子無面縛銜璧之事當是武庚

投殷後

樂記武王下車投殷之後於宋投者舉徙之辭詩周頌有客疏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已言投殷之後於宋者以微子終為殷後作記者從後錄之其實武王之時亦封於宋宋為殷後也舉徙謂微子於殷先有國邑今舉而徙之別封宋

建上公

微子之命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

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象賢謂子孫象先王之賢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賓以客禮遇之左傳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焉者也按有事膰謂歸祭肉有喪拜謂來弔喪王拜謝之

有客白馬

周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客微子白馬仍殷之舊萋且敬慎貌敦琢選

擇也旅平大夫從行者也再宿爲信此微子來見祖廟先言其始來次言其將去後言其留之也淫威用天子禮樂也

振鷺

[又]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群飛貌鷺白鳥雝澤也此二王後來助祭之詩言其容貌修絜如鷺之白也彼其國也[按]客有振鷺之容謂車服尚白亦謂微子也

舍孫立衍

[檀弓]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衍微子弟微仲也立弟殷禮[按]宋皆微仲之後

箕子 名胥餘 與微子比干事互考

歎象箸 [宋世家]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今爲象箸必爲玉杯 詳紂

自靖自獻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

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父師箕子方興沈亂于酒此答微子沈酗于酒之語咈其耇長此答微子發狂耄遯之語攘竊犧牲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召敵讎不怠此答微子相爲敵讎之罰言商今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無臣僕他人之理告子以去爲道我舊言云立子者適以告于子若弗去商祀始顛墜矣此答微子淪喪顛隮之語又告以去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安以自達其志於先王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

佯狂四奴

[殷本紀]比干諫剖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宋世家]紂爲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泰誓]囚奴正士

明夷艱貞

[明夷]象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內難謂爲紂近親在其國內

釋囚

[武成]釋箕子囚

陳洪範

[洪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陳之 洪範發之於禹箕子增益以成篇數

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數有九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故帝震怒不以與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則之以爲洪範九疇 詳見尚書此不具載

封朝鮮

[前漢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蠶織作民犯禁八條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可貴哉仁賢之化也一說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

麥秀歌

[宋世家]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殷民聞之皆爲流涕

比干 與微子箕子事互考

少師 [微子]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少師比干[蔡氏]曰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之而比干獨

無所言得非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

剖心〔史記〕微子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泰誓〕剖賢人之心

封墓〔武成〕封比干墓〔尚書大傳〕殷人咸喜曰死猶封其墓況生者乎

膠鬲

鬻魚鹽〔呂氏春秋〕膠鬲遭殷末之亂鬻販魚鹽文王舉之於殷

報師期〔又〕武王伐殷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師將何之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膠鬲曰以何日至之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日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士皆諫曰兵且疲矣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

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因戰大克之

不對殷亡〔又〕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膠鬲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爲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以此告王矣

周公

壇墠禱疾〔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

多材多藝見上

辟居東都〔又〕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管叔名鮮羣弟蔡叔度霍叔處也武庚管蔡流言而不及武庚所以深著三叔之罪辟辟於東都也言我不辟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　王於地下二年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

作鴟鴞〔又〕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豳風〕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

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鴟鴞惡鳥比武庚既取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拮据手口共作貌取荼以藉巢蓄積租聚也譙譙殺也翛翛敝也曉曉急也

覯之子〔豳風〕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周公居東東人言此以比平日欲見公之難今得見之易

衮衣繡裳〔又〕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亦東人喜得見周公願其且留之也　公歸無所言公豈無所

德音不瑕〔又〕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周公雖遭疑謗所以

處之子不失其常孫碩大膚美也言公自讀大美不居其几几安重貌德音令聞也

成王迎歸

（金縢）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新作親

東征

（大誥）蔡傳成王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

東山

（豳風）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又）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周公東征三年既歸作此詩以勞歸士

破斧

（又）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歸士以周公勞己之勤故答其意威斧缺斨雖勞甚矣然公之為此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其哀我人也大矣

撻伯禽

（文王世子）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　士作之樂世子法於伯禽而善成王是迂曲其事（又）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

朝明堂

（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拔天于成王也家語孔子觀乎明堂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王肅註云世之學者謂周公負扆履天子之位失之遠矣

作洛邑

（康誥）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洛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復報也謂成王為予明辟者觀而尊之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瀍水東下都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史記）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也

遷殷民

（畢命）王曰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告多士

（多士）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尚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周公以王命呼多士而告之

告多方

（多方）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滅奄周公以王命告多方諸誥辭大略皆因殷人心不服而作慕殷七王之德澤是以天下之粗定人即念殷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莫能禦也

主陝以東

（公羊隱五）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

嚴父配天

（孝經）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嚴敬也

封魯

（魯頌）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敦治之也咸同也輔佐之臣同有其功周公亦與焉（公羊文十三）周公何以稱大廟于魯封

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爲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又左傳訂〕祝鮀〔按〕封魯因商奄之民奄都曲阜在滅奄之後成王即政之年有謂成王初立即封魯者非也

戒伯禽

〔韓詩外傳〕伯禽就封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汝無以魯國驕士吾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吾聞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此六者皆謙德也

作七月

〔豳風七月〕朱傳周公以成王未知稼穡之艱難故陳后稷公劉風化之所由使瞽矇朝夕諷誦以教之

戒無逸

〔無逸〕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

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告立政

〔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告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又〕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又〕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欲明農

〔洛誥〕周公曰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言欲退休田野惟明農事公有歸老之志

誕保受命

〔又〕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爾治洛之後七年而薨

明光勤施

〔又〕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

賜重祭

〔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魯於天下也〔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于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按〕記禮者之言如此先儒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而竹書紀年云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豈周衰而魯自僭用之與魯頌但曰錫山川土田附庸而不言賜祭是亦一證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觀周

〔家語〕孔子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

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周禮在魯

〔左昭二〕晉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今乃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周公之亂

〔又僖二十四〕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

六國周公後

召公奭 出詩

分陝

〔公羊隱五〕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召南〔詳典林文學類〕

甘棠

〔召南〕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

蔽芾盛貌茇草舍也召伯循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敗折拜屈說舍也

辟國百里

〔大雅〕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

文王之世召公治內周

公治外其化自北而南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益衆

封燕〔史記〕召公奭與周同姓武王封召公於北燕

訓旅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召公也詳武王

營洛邑〔召誥〕太保先周公相宅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告成王〔又〕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　碞險也〔又〕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又〕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卷阿矢音〔大雅〕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召康公從成王游歌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爲戒

周公留〔君奭〕蔡傳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

太公

呂尚〔史記〕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其先祖嘗爲四岳虞夏之際封於呂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字子牙後號爲師尚父

太公望〔說苑〕呂尚嘗屠牛於朝歌賣飯於孟津其窮困年老矣聞西伯善養老乃歸於周釣渭上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彲非虎非羆而王者之輔也遂出獵至于磻溪見老父釣西伯問之曰叟樂此耶對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吾非樂於此也西伯因載以歸與周論政事大悅之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眞是耶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史記〕大同小異

奉丹書〔大戴禮〕武王踐阼三日召師尚父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齊矣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爲子孫恆者此言之謂也　詳武王

誓蒼兕〔史記〕武王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檝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蒼兕主舟檝官

鷹揚〔大雅〕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　如鷹之飛揚涼佐助也

發揚蹈厲〔樂記〕夫樂者象成者也發揚蹈厲大公之志也　武樂初舞時手足發揚蹈地猛厲象太公鷹揚之志

謀居多〔史記〕武王討紂之罪散錢發粟封墓釋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

封營丘〔又〕封功臣謀士師尚父爲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賜履〔左僖四〕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之履所踐履之界史記索隱曰今淮南有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爲愛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按〕索隱說是

表東海〔左襄十四〕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太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繄伯舅是賴　胙報表顯也〔又襄二十九〕季札觀周樂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　爲東海之表

修政治齊〔史記齊世家〕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人多歸齊齊爲大國〔貨殖傳〕太公封于營丘地潟鹵民人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襁至而輻輳故齊冠帶衣履甲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魯世家〕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　詳魯公〔一說〕周公問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
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 **立九府** [前漢食貨
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
布於布束於帛太公退又行之於齊 周官太府玉
府內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
財幣之官圜謂均而通也刀泉布皆錢之名 **言兵者**
宗[史記]呂尚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
陰權皆宗太公爲本謀 按六韜陰府皆託太公
爲反葬於周[檀弓]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
之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
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 太公封齊
周爲太師死遂葬於周子孫五世皆從先人之兆
畢公榮公太顛閎夭 並出註 **散宜生南宮括** 出註 卽伯适
歸文王[史記]文王禮賢下士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輔文王**

[晉語]文王卽位詢於八虞而咨於二虢度於閎夭而
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 南
宮南宮适也畢榮畢公榮公 **修和有夏**[君奭]周公曰惟文王尚克
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
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文王能修治燮和諸夏者
有五臣 **學太公**[尚書大傳]散宜生南宮括閎夭三子
爲之輔 學於太公遂與三子見文王於羑里
獻寶以
免文王 **求名馬** 詳文王 **輔武王**[君奭]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
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虢叔先死故曰四人劉殺也四人能昭王遂覆冒天
下天下大盡
稱武王之德 **同心同德**[泰誓]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諫三妖** 散宜生事
詳武王 **執劍衛**[史記]武王及紂宮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 **釋囚表閭**

[又]武王命畢公釋百
姓之囚表商容之閭 **散財發粟**[又]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
賑貧弱萌隸命南宮
括史佚展九鼎寶玉 **封墓**[又]命閎夭封比干之墓 **爲東伯**[康王之誥]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蔡傳]周中分天
下諸侯主以二伯畢公繼周公爲東伯也 **保釐東**
郊[畢命]王朝步自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
釐東郊王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
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康王命
畢公保
治成周

八士

八虞[晉語]文王卽位詢于八虞[注]八虞周八士皆在虞官 **尹氏**[汲冢周書]武寤解尹氏八士太

師三公咸作有績[又]和寤解王乃厲
翼于尹氏八士[注]八士武王賢臣 **南宮**[周書]克殷解乃命南
宮忽振鹿臺之粟乃命南宮伯達與史佚遷九鼎
按此則八士爲尹氏又爲南宮氏尹其本氏南宮其
分族也南宮忽卽仲忽南宮伯達卽伯達尚書所謂
南宮括卽伯适是爲文武時人鄭康成以爲成王時
人劉向以爲宣
王時人皆非是

君陳 出註

尹東郊[君陳]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
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繼周
公治下都[按]竹書紀年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
治東都沈約云周平公卽君陳周公子伯禽弟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三 畢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四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古賢部

按左丘明非傳春秋者事無考故不入此部

老彭

好覽古籍〔呂氏春秋〕老彭陸終氏之三子至殷末年七百有餘歲而不衰少好恬靜惟以養神治生為事及為大夫稱疾不與政事好覩覽古籍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綏以德行不任以言 一云姓籛名鏗

伯夷叔齊

墨胎〔路史〕禹封怡是為墨胎湯初析封離支是為孤竹〔漢地理志〕孤竹城在遼西令支縣〔注〕蓋伯夷之國君姓墨胎氏

讓國而逃〔史記〕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昌善養老盍往歸焉

諫伐而餓〔又〕及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 一說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武王不聽去隱於首陽山或告曰亂云往邸父師在夷奄孤竹而君之以夷羈王耤為可復也伯夷叔齊曰此非吾事也曰然則叩馬而諫何為曰為萬世之君臣也曰然則今何為曰有死耳曰有死而何以采薇為天下周之天下則山亦周山也薇亦周薇也采薇而食無乃欲死而求生乎遂餓而死〔按〕舊云汲家書今汲家書無此文姑識之〔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

非遷鼎〔左桓二〕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注〕蓋伯夷之屬

得夫子名益彰〔史記〕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

泰伯虞仲

作邦作對〔大雅〕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 帝天也對猶當也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

大伯不從〔左僖五〕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 大王子以世次計為昭不從父命

俱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

奔荊蠻〔史記吳世家〕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王季之兄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荊蠻以立季歷太伯之奔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 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吳越春秋〕託採藥於衡山遂之荊蠻

端委贏飾〔左哀七〕子貢曰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大伯仲雍俱適荊蠻遂有民衆仲雍嗣立不能行禮致化故效吳俗言其權時制安非以為禮也端委禮衣〔按〕斷髮文身自是吳越之俗猶之蠻俗離題舊說人水避蛟龍害者非是故引杜註削以辟災害字又按此言太伯端委仲雍贏飾而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史遷之疎謬也泰伯不可用文身事

周任

立言（論語註）馬融曰周任古之良史（疏）周大夫與史佚臧文仲並古人立言之賢者　按論語所引外一見於隱六年傳云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一見於昭五年傳云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一見於家語云民悅其愛者弗可敵也是能立言者又或云商太史則疑盤庚所引遲任有言人無於水鑑當於民鑑恐或是一人耳

夷逸

輕身肆志（備考）夷逸隱居不仕輕身肆志或勸之逸曰吾譬則牛也寧服軛以耕於野豈忍被繡入廟而為犧乎

朱張

子弓（論語疏）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按王弼說未確荀卿論大儒兩以仲尼子弓並言亦不足信也荀子說今不錄但存子弓之字耳

柳下惠

魯公族展氏名獲字季禽無駭之後盜跖之兄食邑柳下諡曰惠

犒師受命（左僖二十六）齊孝公伐我北鄙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展禽柳下惠展喜之族（魯語）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對曰為小而崇以怒大國使加已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　病瘳不能為辭也乙喜即展喜

論祭

爰居（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而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海多大風冬煖文仲聞柳下季之言曰信吾過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以為三筴　筴簡書也三筴三卿卿一道

知弗忌有殃（文二）夏父弗忌為宗烝將躋僖公宗有司曰非昭穆也曰我為宗伯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逆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及其葬也焚煙徹于上

岑鼎不棄信（呂氏春秋）齊攻魯以求岑鼎魯與之齊侯不信而反之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鼎請與之魯君請於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臣亦有國於此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眞岑鼎往　一說齊求魯岑鼎魯與之贋鼎齊人知其詐也曰以柳下惠之言為信柳下惠曰眞

不以貞者與之曰吾所愛也惠辭曰吾亦愛吾門

嫗女不亂（家語）魯人有獨處者鄰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不納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嫗不建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善哉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文仲下展禽（左文二）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　文仲知惠之賢而使在下位

諡惠（列女傳）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其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彊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易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諡宜為惠兮

死士之壟（戰國策）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有能得齊王頭者封侯賜金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

少連

善居喪（雜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家語）子貢問曰諸晏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云云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按龍子事無考列子有龍子謂文摯愈已疾孔叢子有龍穆好飾非辭說與衛公叔戍友未必是一人且皆無與於孟子所述今不錄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四　終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五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聖賢部上

孔子

始生（家語本姓解）孔子之先宋之後也成王命微子國於宋弟微仲生宋公稽稽生丁公申申生緡公共及襄公熙熙生弗父何及厲公方祀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勝勝生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別為公族故後以孔為氏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睪夷睪夷生防叔防叔避華氏之禍而奔魯

按華父督殺孔父在魯桓公二年豈至曾孫而始避禍奔魯乎疑家語誤（又）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妾生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乃求婚於顏氏顏氏三女小曰徵在妻之徵在以夫之年大懼不時有男而私禱尼邱之山以祈焉生孔子故名邱字仲尼襄公二十一年穀梁傳十月庚子孔子生同年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史記孔子世家）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

按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公穀近孔子皆謂生於是年疑得其實經書十月庚辰朔日食則庚子者十月二十一日也公羊謂十一月庚子則誤矣司馬遷敘事外錯者非一言生二十二年者不足信孔子生年常以二傳為正月日當以穀梁為正論語序說生年因史記二十二年庚戌而以公羊之十一月庚子繫之則偶失檢而誤也庚戌歲十一月常甲辰朔無庚子先聖生年既參差後敘事有年可考者但紀魯公之年無者缺之又按陬邑者孔子父所治邑亦作鄒括地志故鄒城在兗州泗水縣東南六十里昌平山在縣南六

十里鄉以山爲名依闕里在縣南五十里而兖州曲阜縣魯城西南三里有闕里中有孔子宅史記正義云夫子生在郰長徙曲阜仍號闕里也又按孔庭纂要等書有麟吐玉書二龍繞室五老降庭許祥及三十九表異質今皆不載〇附載〔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詩序〕微子至于戴公其閒禮樂廢壞有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爲首〔鄭箋〕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故餘五耳〔檀弓〕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父卒

〔家語〕孔子三歲叔梁紇卒 按是時孔子父殯於五父之衢後乃與母合葬於防刪葬於防三字說見後〇附載〔家語〕陬大夫身長十尺武力絕倫〔左襄十〕諸侯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 紇郰邑大夫言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

陳俎豆

〔史記〕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

娶亓官氏

〔家語〕十九歲娶宋亓官氏

生伯魚

〔又〕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

爲委吏

〔史記〕孔子貧且賤及長嘗爲季氏史料量平 〔索隱〕曰有本作委吏趙岐曰主委積倉庫之吏

爲乘田

〔又〕嘗爲司職吏畜蕃息 職見周禮牛人讀爲樴義與杙同蓋繫養犧牲之所此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母卒

〔歷聘紀年〕二十四歲母顏氏卒

合葬于防

〔檀弓〕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人之見之者皆以爲葬也其慎也蓋殯也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于防 按不知其墓殯於五父之衢十字爲句殯淺而葬淺孔子父墓殯魯城外五父衢孔子不知其爲淺葬見者亦皆以爲已淺葬孔子於是審慎而不敢輕啓蓋意欲從周人之合葬如其葬已淺則不可輕動也後乃知其爲殯而非葬由問於郰曼父之母而知之

於是啓其殯與母合葬於防記文本如甚[illegible]儒訛謬不知其墓四字爲句遂生安說且被慎爲引後人淺駁記文此句讀不明之過也近世高郵孫氏濩孫著檀弓論文始得其讀先聖之誣始釋〔又〕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不應三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既祥

〔又〕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學官

〔左昭十七〕郯子來朝叔孫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詳見典林官職部

學琴

〔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爲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有閒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得

其志也有閒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爲人也有閒孔子有所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曰丘迨得其爲人矣黮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爲此師襄子避席葉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黮黑視聽用志廣遠望羊遠視也葉拱兩手薄其心

仲孫

學禮

〔左昭七〕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

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二十四年孟僖子卒傳終言之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邢父何適嗣當立讓弟屬公俯其於偏偏其於喚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按]史記不考傳子卒在後此傳為終言之而適敘此事於十七歲諸書皆承其誤今以杜註正之

周問禮訪樂

[家語]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矣對曰謹受命遂言於魯君曰臣受先臣之命云孔子聖人之後也少而好禮汝必師之今將適周觀先王之遺制考禮樂之所極斯大業也君盍以乘資之公曰諾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　老聃老子萇弘周大夫[按]昭二十四年癸未二月孟僖子卒五月乙未朔日食孔子適周在敬叔學禮之後而曾子問有從老聃助葬過日食之事則適周宜在此年三四月閒但敬叔

有父喪家語謂與俱往疑未必然耳問禮老聃曾子問篇言吾聞諸老聃者四章是其遺言若史記老子傳所謂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多慾態色淫志世家家語所謂好議人發人之惡此益所以告夫子哉歸老子猶龍之歎疑亦爲老氏者增飾之詞今皆刪訪樂萇宏孔子與賓牟賈論大武有問諸萇宏之言○附藏家語素十事道萇宏語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也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非聖人之興者乎

觀周

[家語]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又]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其所以安存而忽怠所以危亡是猶卻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孔子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緜緜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或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於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反魯

[史]自周反魯道彌尊

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又]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適齊

[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　[按]世家叙適齊於昭二十五年是也謂爲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則來必然歷鞅祀年蔣此無適齊之中宿二十年十二月齊景公田於沛招虞人不至有論虞人語蓋在魯問而論之而家許正論解謂孔子在齊非也年謂於三十一歲當昭二十一年書齊景公遺使來聘孔子適齊三十二歲在齊辭蘇所三十三處在齊對蓋王廟災燕四史記而誤也世家叙事錯謬既以適周事叙於昭二十年之前又於昭二十年云孔子蓋年三十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問秦穆公齊以聘孔子對之而景公說年諸逐意明年有來聘適齊之事老之左傳所二十年齊侯於遂蛙興而不穆十二月疾療而川沛何嘗行適魯之事皆齊餒來而於秋不背乎家語亦哉此事今蓋制之

聞韶

[儀]禮[遊]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過一嬰

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謂御曰趣驅之趣驅之韶樂方作於是至而聞韶學之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此也

對廟災

家語 孔子在齊舍於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左右曰周適至言先王廟災公覆問災何王之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釐王變文武之制作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也故天殃所宜加其廟俄頃左右報曰釐王廟也公驚起再拜曰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按此事姑臧之釐王至敬王十世廟當已毀如未毀宜言親盡不毀之當災方勝為之說何也且億中之非聖人不貴私論或一及之豈以此炫明於君前疑後人因在陳聞桓僖廟災之事增飾為此耳○附載家語齊有一足鳥舒翅而跳齊侯使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童兒有屈其一腳振訊兩眉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水泛溢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徵矣

辭廩邱

又 孔子見齊景公公悅焉請置廩邱之邑以為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君子當功受賞今吾言於君君未之行而賜吾邑其不知邱亦甚矣

尼谿沮封

史記 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曰政在節財公說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異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按孟子言未嘗有所終三年淹而歷聘紀年謂西齊七年非也昭二十七年吳季札聘上國反於齊子死贏博間而夫子往觀葬蓋自魯往觀贏博間近魯境也然則有齊不過一年耳

辨羵羊

魯語 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邱之所聞羊也木石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　按地生羊後世亦有之見本草夫子雖不語怪因問而答可也或疑此事可不必○附辨 按定公五年丙申季平子卒桓子立年譜叙羵羊事於昭公薨之年已謬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見左傳而家語云孔子初為中都宰聞之歷級而救焉年譜進叙宰中都於四十七歲是時陽虎方張豈夫子仕之時且陽虎塗中之語又何為也其謬甚矣今削救璵璠事而叙宰中都於定九年乃得其實

不仕

史記 桓子嬖臣仲梁懷與陽虎有隙陽虎執懷因桓子與盟而辭之陽虎益驕季氏季氏亦僭於公室陪臣執國政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衆○附載家語 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欹器焉守廟者曰此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主以為至誡顧謂弟子試注水焉注之中則正滿則覆夫子歎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損之又損之道也

公山召

史記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齊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說然亦卒不行　按不狃與陽虎共謀失三桓故論語以為畔其實未嘗據邑興兵也論語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因此為文其實非共執也不狃自在費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為前驅以臨之耳虎奔在九月不狃之召蓋在其後明年為中都宰矣

為中都宰

（家語）孔子初仕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塗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爲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而已哉按世家叙于陽虎奔齊之後歷聘紀年在五十二歲是定公九年也

爲司空（又）於是二年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魯三卿而孫爲司空此司空之貳也在定公十年

爲大司寇（又）由司空爲大司寇設法而不用無姦民按大司寇下大夫也亦定公十年

溝合昭公墓（左）定元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按闞魯羣公墓所在季孫意如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家語）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已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

相夾谷（左）定十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犂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旣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旣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按夾谷事以左氏爲信穀梁史記家語皆有斬侏儒事穀梁云以是見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於頰谷見之矣此腦儒之見也夫子以

言辭卻萊兵對載書其辭享禮亦所以破其兵劫之故智其義勇不可當矣必以斬侏儒爲武哉且聖人不爲已甚果斬侏儒則爲已甚卽不生意外之變齊人未必肯服義也諸家無載捨左錄史今正之

齊歸田（春秋）定十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而歸魯田（史記）世家公歸告其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奈何有司曰君子有過謝以實小人有過謝以文於是歸所侵魯田以謝過　按此齊人服義而踐夫子載書之言也

斷獄訟（家語）孔子爲司寇斷獄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曰子以爲奚若某以爲何若皆曰云云如是然後夫子曰當從某子幾是

誅少正卯（又）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兩觀之下子貢曰少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爲政而誅之或者爲失乎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險行辟而堅言僞而辯記醜而博順非而澤少正卯兼有之此人之姦雄者也不可以不除　按朱子不信此事序說獨存誅少卯傳疑也今姑節錄存敢信其必有

赦父子訟（又）魯有父子訟者夫子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赦之季孫不悅曰司寇欺余曩告余曰國家必先以孝今戮一不孝以教民孝不亦可乎孔子喟然曰上失其道而殺其下非理也不教以孝而聽其獄是殺不辜也今世俗之陵遲久矣雖有刑法民能勿踰乎

墮都（春秋）定十二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羊）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無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墮費（左）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

誅跡獲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鄣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孔疏昭十三年南蒯以費叛連年伐而不克定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再圍而不克由其城險固家臣數叛仲由進計季孫防其後患介毀壞其城左氏不言孔子之計當是仲由自立此謀但傳稱費人襲魯仲尼在爲是孔子如其事謂與之爲是故不禁也

政化大行

〔家語〕強公室弱私家尊君卑臣政化大行初魯販羊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爲政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塗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不求有司皆如歸焉○附辨按家語史記皆云爲司寇攝行相事其實攝相乃是相禮如夾谷相會論語趨進翼如賓退復命是也若魯相自是三卿執政自是季氏夫子是時但言之而從公羊所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者耳未嘗攝政事也今攝行相事亦削之

國人誹誦

〔孔叢子〕爲司寇國人誹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政化盛行國人誦之曰袞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　韠音畢蔽膝也戾罪郵過也俗本韠作韠釋爲刀朝者誤

齊歸女樂

〔史記〕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爲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　家語作舞容璣討舞而名

去魯適衛

〔又〕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

止桓子卒受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師己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己反桓子曰孔子何言師己以告桓子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遂適衛主顏濁鄒家　按孔子世家誅少正卯三月大宿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叙於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築蛇淵囿大蒐比蒲皆非時勞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聽其行之則何以爲夫子考十二諸侯年表及魯世家皆於定十二年書女樂去魯事年表及衛世家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三十八當魯定十三蓋女樂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閒去魯實在十三年春魯郊常在春故經不書嘗以衛世家爲正夫子春去魯而夏魯閒蒐比蒲諸桃政即作尤可見聖人在位之有裨也

龜山猗蘭

〔琴操〕孔子去魯作歌曰予欲望魯兮龜山蔽之手無斧柯龜山奈何又作猗蘭操曰習習谷風以陰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何彼蒼天不得其所逍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闇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致粟

〔史記〕衛靈公致粟六萬居十月去衛　按史記謂有讒孔子者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以兵杖刻之孔子恐得罪而去不足信

畏匡

又將適陳過匡顏刻爲僕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爲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　缺謂昔所被攻缺厥之處也家語匡簡子以甲士圍之子路將與戰孔子止之曰夫詩書之不講禮樂之不習是邱之過也若以述先王好古法而爲咎者則非邱之罪也命也夫由歌予和汝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解甲而罷　按匡圍從史記解圍從家語史記謂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大謬

反衛

〔史記〕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按

此當在定十四年○附載[附考]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孔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見南子

[史記]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弗見見之禮答焉

去衛

[又]居衛月餘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去衛

適宋

[又]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按去衛過曹適宋地相接也然史記云是歲魯定公卒則是十五年矣不然據年表及陳世家孔子至陳在湣公六年當定十四年則此當是十四年又年表宋世家孔子過宋在宋景公二十五年當魯哀公三年又不合疑三年在陳非過宋時又莊子言伐檀於宋則所謂大樹也○附載[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適鄭

[史記]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人其顙似堯其項類臯陶其肩類子產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然哉 舊解為有喪家之狗不見飲食纍然不得意今按喪當讀去聲言周遊四方若失家之狗無所歸也

至陳

[又]至陳主司城貞子家 按孟子言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而史記陳湣公名越春秋作陳哀公所記異也據年表陳世家至陳當定十四年於是子貢反魯十五年春有觀邾子執玉之事五月公薨夫子言賜不幸言而中在陳責之也史記云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趙鞅伐朝歌楚圍蔡蔡遷于吳吳敗越會稽魯哀公元年丁未卒

辨骨節

[又]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矣吳客曰誰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綱紀天下其守為神社稷為公侯皆屬於王者客曰防風何守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為釐姓在虞夏商為汪罔於周為長翟今謂之大人客曰人長幾何曰僬僥氏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之數之極也客曰善哉聖人 按此事魯語家語皆載皆言吳使使來聘且問史記與羵羊事類聚於定五年今據越棲會稽在哀元年移於此魯語家語皆作汪芒氏漆姓

辨楛矢

[又]有隼集于陳廷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道通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業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肅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 按魯語家語皆作陳惠公是時未嘗至陳今從史記作湣公楛木名以石為鏃長尺八寸

去陳

[又]孔子居陳三歲吳侵陳陳常被寇於是去陳 按吳侵陳哀元年八月事也定十四年至陳至此是三歲矣去陳當卽在此年史記云會晉楚爭強更伐陳是時晉楚未嘗更伐陳又以孟子所記歸與之歎在此時朱子辨之說見後今皆削

過蒲

[又]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孺有勇力曰吾寧鬭而死鬭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

適衛

[又]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云云 按此適衛在哀元年二年間史記此下有

孔子行三字又叙佛肸尚賛事非也是時夫子未行

佛肸召

〔又〕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云云

臨河不濟

〔又〕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濟此命也夫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而殺之邱聞之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尚知辟之而況乎邱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　此陬鄉非魯之陬邑家語作槃操琴曲名〔家語註〕其詞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卒我將焉師周遊天下靡邦可依眷焉顧之慘焉心悲升車命駕將適晉都黃河洋洋悠悠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陬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翱翔于衛復我舊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反衛

〔又〕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去衛如陳

〔又〕他

日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云云翌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復如陳夏衛靈公卒哀二年也朱子曰據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又後孔子如蔡及葉史記云於是楚將王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而陳蔡大夫發徒圍之故孔子絕糧於陳蔡之閒朱子辯之曰按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且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今按〕朱子之辯確矣然論語雖記絕糧於去衛後亦非初至陳之時論語云從我於陳蔡孟子云昔子之阨於陳蔡之閒言閒者兩地相接之處蓋哀四五年閒自陳如蔡之時此當以陳蔡之地望及時事參考之陳即今之陳州蔡始封在今汝寧之上蔡縣其後平侯徙汝寧之新蔡縣皆與陳相近哀二年夫子適陳而是年十一月蔡昭侯畏楚遷于吳之州來州來之蔡城在今鳳陽府壽州北二十里與陳相距五六百里中閒隔絕

不得言陳蔡之閒也昭侯既遷哀四年二月被殺於公孫翩放殺其黨公孫辰公孫姓公孫霍是時蔡方有亂夫子嘗不至其國且自陳至州來又自州來折而西北至蔡相距甚遠何爲僕僕如此然則夫子未嘗至州來也其自陳如蔡自蔡如楚指故地上蔡言之耳蔡既遷則故蔡地皆屬於楚是時楚昭王賢葉公亦賢夫子欲用楚從如蔡如葉救哀四年傳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十六年傳云葉公在蔡蔡故蔡邑葉公兼治之夫子自陳如葉亦就葉公與蔡國無涉也州來距上蔡七八百里而謂陳蔡大夫發徒圍孔子眞傳聞之妄矣今絕糧事雖不從史記家語而猶叙於去陳如葉時故詳考之如此

知桓僖廟災

〔春秋〕哀三夏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左傳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家語陳侯曰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僖之親盡矣功德不足以存其廟

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魯使至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對曰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

魯召冉求

〔史記〕秋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歎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不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云云　朱子曰史記以論語歸與之歎爲在此時又以孟子所記歎詞爲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此一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遷蔡

〔又〕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哀四年也按此時上蔡已屬楚而史記猶叙蔡事非是遷蔡蓋就葉公說見前

阨陳蔡閒

〔又〕陳蔡之閒孔子絕糧召子路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爲至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

仁聖人之不我信也告未知聖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由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顏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笑曰有是哉家詬絕糧七日孔子愈慊慨講誦絃歌不衰明日免於厄　按史記叙於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父之後作哀六年史記家語皆謂楚昭王聘孔子陳蔡大夫恐其用楚發徒圍之故絕糧朱子辯其非分叙於自陳遷蔡時併陳蔡大夫之事蓋道途閒資用之絕不必有兵圍也舊註孔安國云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則兵圍之事孔氏已不信矣

自蔡如葉

史記齊景公卒明年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哀六年也按葉公所治地應蔡地亦其所屬夫子告以近說遠來其以是

與

去葉反蔡

又去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按論語先記楚狂次記沮溺丈人史記於此叙沮溺丈人而楚狂事叙於楚昭王卒自楚反衛之時不必然也如蔡如葉皆楚地何必不先過楚狂

子西沮封

又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輔相有如顏回者乎將率有如子路者乎官尹有如宰予者乎夫文王武王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按索隱云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然則此里非延長之里朱子疑書社地七百里無此理愚謂此史遷屬辭之不善耳當云書社七百如左傳書社五百荀子書社三百之云則無疑矣今存其本文論之○附載家語楚王渡江有物大如斗圓而赤觸王舟王使使問孔子子曰此所謂萍實者也昔過陳之野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是以知之　按商羊萍實等事文家道用今亦救之不必論其有無可也

自楚反衛

史記其秋楚昭王卒于城父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魯哀公六年也　按嘗衛出公輒將孟子所謂公養之仕也但孝公之論與史傳不合耳

論正名

又是時衛君輒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云云

幣召歸魯

又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康子遂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　按孔子世家以定十四年去魯至此十三年魯世家定十二年去魯則十五年

今此言十四歲是定十三年去魯為得其實　左哀十一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不對田賦

左哀十一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修詩書禮樂

史記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追述三代之禮序書傳禮記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云云禮樂自此可得而述　按夫子未嘗刪詩詩亦自有涯涘而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

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史遷之妄說

讀易 又孔子晚而喜易序彖辭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論司歷過 左哀十二冬十二月螽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邱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按此年未嘗失閏十二月火已伏其螽者時燠也火甾在明年季孫與夫子問答當是明年十二月螽事傳誤係之此年別有詳考此言其略

獲麟 春秋哀十四春西狩獲麟左傳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按泣麟之事杜預不取然或因傷感而出涕理亦有之朱子亦有反袂究迹洏之語今兼載之孔叢子乃作歌曰唐虞之世麟鳳遊今非其時兮來何由麟兮麟兮我心憂

作春秋 史記乃因史記作春秋十二公據魯周親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賤上之會實召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邱者以春秋而罪邱者亦以春秋公羊哀十四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杜預曰時無明王出而麟過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修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小邾射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所

修之經

請討陳恆 左哀十四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邱三日齊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孔子卒 纊稱哀十六夏四月己丑孔邱卒　按四月己丑當為十一日也時魯歷與衛歷不同衛蒯聵入衛事傳依衛歷在前年閏十二月而經書此年正月己卯是魯歷前年不置閏故此年正月有己卯四月有己丑杜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誤非也杜又云曾襄二十二年生至今七十三今據公穀二十一年生當為七十四先儒考核不精使聖師生卒年月日不明今正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邱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

哀公誄 檀弓哀公誄孔邱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　按此記者則改之詞原誄詳哀公

喪葬禮 家語孔子之喪公西掌殯葬焉唅以疏米三貝襲衣十有一稱加朝服一冠章甫之冠珮象環徑五寸而綦組綏桐棺四寸柏棺五寸飾廟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兼用三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於魯城北泗水上藏入地不及泉而封為偃斧之形高四尺樹松柏為志焉　按此觀檀弓加詳儀禮襲無冠珮而此有之此為可疑後人有疑兼用三王禮為僭者不然當時二代禮兼存未

嘗有禁令不許行川也其時門人必熟議而後行豈以僭事聖師哉〔檀弓〕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門人服〔檀弓〕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又〕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家語〕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弟子皆家於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畱或去惟子貢廬於墓六年

六藝折中〔史記〕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爲人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畱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五　終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六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聖賢部下

顏淵

庶幾〔繫辭傳〕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復初九能復於善不祇於悔

門人日親〔家語〕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益親

王者之相〔又〕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行不貳過稱言不苟顏回之行也若逢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以御於天子則王者之相也

農山言志〔又〕孔子北遊於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子

曰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而言志子曰勇哉子貢進而言志子曰辯哉回進而不對子曰汝獨無願乎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鬭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辯矣子曰美哉德也子路曰夫子何選焉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之矣　按韓詩外傳云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饘粥郭內之田四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於夫子者足以自樂回不願仕也此後人摹擬之詞顏子嘗問爲邦用則行舍則藏豈終不願仕哉又莊子心齋坐忘異端假託之說尤當擇

早卒〔史記〕回年二十九髮盡白三十二而卒

夫子喪顏淵〔檀弓〕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

饋祥肉〔又〕顏淵之喪饋祥肉

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以和平之聲散感傷之情

附驥尾

〔史記伯夷傳〕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　若蠅附驥尾而致千里以喻因孔子而名彰

曾子

問孝

〔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汝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詳孝經〔家語〕曾參志存孝道故孔子因之作孝經

論孝

〔祭義〕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又〕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於親敢不敬乎亨孰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君子之所謂孝也者國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所謂孝也已眾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安可能也卒為難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強者強此者也樂自順此生刑自反此作〔又〕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又〕曾子曰樹木以時伐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思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父母既沒必求仁者之粟以祀之此之謂禮終〔又〕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曰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內則〕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大戴禮〕曾子曰孝子無私樂父母所憂憂之父母所樂樂之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又〕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解怠孝衰於妻子〔又〕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

沒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

聞變禮

按曾子問一篇皆問禮之變難處之事

芸瓜受杖

〔家語〕曾子芸瓜誤斷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久之乃蘇欣然而起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援琴而歌欲令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怒曰參來勿納也昔舜事瞽瞍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陷父於不義不孝孰大焉參聞之謝過

出妻不取

〔又〕參後母遇之無恩而供養不衰及其妻以藜烝不熟因出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藜烝小物耳吾欲使熟而不用吾命況大事乎遂出之終身不取妻其子元請焉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庸知其得免於非乎

聲歌出

金石【莊子】曾子縕袍無表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屨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若出金石

辭邑【家語】曾子敝衣而耕於魯君聞而致邑焉固辭不受曰吾聞受人施者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有賜不我驕也豈能勿畏乎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又家語有不就齊聘事之疏非實刪之

執親喪【檀弓】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　詳子思

讀喪禮【韓詩外傳】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逮者親也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貢子夏三罪　詳子夏

襲裘而弔　詳子游

論出祖　詳子游

論負方　詳子游

論晏子知禮　詳晏平仲

易簀【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簀簀也華畫飾美好睆節目平瑩呼驚歎聲朱子曰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爲非禮或者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必舉扶以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處正在此毫釐頃刻之閒

閔子騫

諫留後母【孝子傳】閔損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以代絮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絮知之欲出後母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遂止其後母亦悔待三子如一　按此事亦見韓詩外傳

云

服事致仕【公羊宣元】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卽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　三年喪已練除首絰存要絰言古者不敢斥君卽近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喪畢哀未忘【家語】子夏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子曰君子也閔子三年喪畢見於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弗敢過也子曰君子也子貢曰二者殊情而俱曰君子何也子曰閔子哀未忘能斷之以禮子夏哀巳盡能引之及禮雖均之君子不亦可乎　按詩素冠篇毛傳亦戴子夏閔子事略同而檀弓云子夏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子張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孔疏謂當以家語詩傳為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為能使彈琴不成聲而閔子則至孝之人也今錄家語

貌黎色【韓詩外傳】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於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為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浸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問政【家語】閔子騫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善御馬者正銜勒齊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善御民壹其德法正其百官以均齊民力和安民心故令不再而民順從刑不用而天下治　按家語言閔子為費宰而問政非也

冉伯牛

有惡疾（家語）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仲弓

父不肖（家語）冉雍字仲弓伯牛之宗族生於不肖之父以德行著名**冉雍之行**（又）子貢曰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復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問刑政**（又）仲弓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用政至政無所用刑信乎子曰聖人之治化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導民以刑禁之化之弗變導之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用刑矣

宰我

利口辯辭（史記）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又）孔子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家語）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於師邪改之宰我聞之不敢見焉**言近類**（備考）宰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祭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嘗使於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遊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寖息志欲興而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尋君之既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問鬼神**（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問五帝**

德（家語）宰予問五帝之德及黃帝之年夫子告之既而曰予非其人也

子貢

有口才（家語）端木賜字子貢衛人有口才孔子嘗詘其辯**鬻財連騎**（史記貨殖傳）子貢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弟子傳）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家累千金廢著著猶居也廢舉猶廢著謂停貯也漢書作廢斷與時轉貨貲買賤賣貴也家語作轉化資**問禮**（仲尼燕居）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汝三人者吾語汝禮使汝以禮周流無不偏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

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問喪**（雜記）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觀蜡**（又）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若狂言飲酒醉其**疑說驂**說音脫（檀弓）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問宜歌**（樂記）子贛見師乙而問焉曰賜聞聲歌各有宜也如賜者宜何歌也師乙曰乙賤工也何足以問所宜請誦其所聞而吾子自執焉寬而靜柔

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

不譽仲尼〔韓詩外傳〕齊景公問仲尼其聖何如子貢對曰不知也賜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賜之事仲尼譬之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滿腹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子得無太譽乎子貢曰賜何敢譽尚慮不及耳賜譽仲尼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把泰山其無損亦明矣

說不若己〔家語〕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

言而中〔左定十五〕春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公薨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哀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是近亂而亡也

辭吳召〔又哀七〕公會吳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　道長言長大於道路

相叔孫受賜〔又哀十一〕戰于艾陵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　子貢衛人故稱衛賜州仇叔孫武叔

對尋盟〔又哀十二〕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尋鄫之盟尋溫也寒冷也

釋衛侯〔又〕吳徵會于衛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使齊歸成〔又哀十五〕冬及齊平子服景伯如齊子贛為介見公孫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況齊人雖為子役其有不貳乎子周公之孫也多饗大利猶思不義利不可得而喪宗國將焉用之成曰善哉吾不早聞命陳成子館客曰寡君使恆告曰寡人願事君如事衛君景伯揖子贛而進之曰寡君之願也昔晉人伐衛齊為衛故伐晉冠氏喪車五百因與衛地自濟以西禚媚杏以南書社五百吳人加敝邑以亂齊因其病取讙與闡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視衛君之事君也則固所願也成子病之乃歸成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　公孫成公孫宿也前年宿以成叛入于齊病之病其言也

聞歌泰山〔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　詳孔子

識誄　詳孔子

論衛出公〔左哀十六〕衛

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贛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于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于齊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他日請念〔左哀二十七〕越子使后庸來聘且言邾田封于駘上盟于平陽康子病之言及子贛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將召之文子曰他日請念　康子恥從蠻夷盟因思子貢傳言季孫不能用子貢隨難而思之文子叔孫按左傳所載子貢事如此家語史記有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霸越此戰國策士之談必無此事也今削之又家語子貢嘗為信陽宰附識於此

冉有

省物勤己〔家語〕子貢曰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冉求之行也

將伯高喪〔檀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攝貸也伯高非與孔子厚者賵之太過是不誠

申以冉有〔又〕有子曰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　使二子繼往欲觀楚之可仕否

康子召〔史記〕季桓子病謂康子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之公之魚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侯笑曰然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

帥左師〔左哀十一〕齊為鄙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于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師及齊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言子所問非己材力所及武叔知求非己不欲戰故不答師入齊軍求之師獲甲首亦

求所得義也言能以義勇又詳孟之反

言召孔子〔史記〕冉求為季氏將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性之乎學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之鬼神而無憾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閒之則可矣〔家語〕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反魯

訪田賦〔左哀十一〕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　詳季康子

弔景曹〔又哀二十三〕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使求從輿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　景曹宋景公母元公夫

入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肥康子名彌遠也康子父之舅氏故稱彌甥稱舅也繁馬飾繁纓也

子路

初見【家語】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對曰好長劍子曰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有益也哉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又】子路盛服見孔子子曰由是倨倨者何也夫江始出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非惟下流水多耶今爾衣服既盛顏色充盈天下孰肯以非告汝乎【史記】子路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後儒服委質請爲弟子

惡言不聞【史記】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聞於耳

傷貧【檀弓】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稱其財斯之謂禮

事親【家語】子路見於孔子曰負重涉遠不擇地而休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昔者由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不除姊喪【檀弓】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

笑朝祥莫歌【又】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　祥大祥也又多乎哉言自此去可歌之日無多

鼓琴【家語】子路鼓琴孔子聞之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制音也奏中聲以爲節流

入於南不歸於北夫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之音溫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憂愁之感不加於心暴厲之動不在於體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則不然亢厲微末以象殺伐之氣中和之感不載於心溫和之動不存於體乃所以爲亂之風昔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此化故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貧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六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知禮【禮器】子路爲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正祭事尸於室外人將儐至戶內人於戶受之既祭儐尸於堂堂下人送儐至階堂上人卽階受之子路權禮之宜略煩文而全恭敬故善之

墮三都【家語】孔子言於定公曰臣聞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　三都季氏費叔孫氏郈孟孫氏成定公十二年事詳孔子

去魯【檀弓】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謂子路曰何以處我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　顏淵爲行者言之子路爲居者言之

治蒲三善【家語】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

一第77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　版反卩

其民不偷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

辭要小邾射音亦[左哀十四]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　射小邾大夫句繹地名子路誠信故欲得相與要誓而不須盟濟成也

謂陳瓘善矜[又哀十五]齊陳瓘如楚過衛仲由見之曰天或者以陳氏為斧斤既斲喪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終饗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魯以待時不亦可乎何必惡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齊平　弟陳成子也

結纓死難[又]衛孔氏之豎渾良夫與大子蒯聵入迫孔悝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欒寧聞亂使告季子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

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為也季子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大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子路為孔氏宰食謂食其祿

孔子覆醢[檀弓]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不忍食也[公羊哀十四]子路死子曰天祝予　祝斷也

子游

偃之行[家語]先成其慮及事而用之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

問夫子何歎[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歎仲尼之歎蓋歎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歎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邱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英謂英賢

問禮[又]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夏時夏小正之書坤乾歸藏商易首坤次乾仲尼燕居言游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領惡全好猶云釋回增美質

問舍孫立子[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適子死立適孫為後禮也

問喪具[又]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　惡乎齊言何以為厚薄之齊

裼裘弔[又]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　喪禮主人未變服弔者吉服裼裘既變服襲裘加絰於吉冠曾子徒知喪事為內不知始死猶從吉

弔司徒敬[又]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

服識文子[又]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

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　惠子衛文子彌牟之弟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為非禮之服又就家臣之位以識之

論奠方（又）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　儀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奠又無席曾子為時如此將以為禮記者正之

論喪踊（又）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　有子言哀情之在於此踊亦如此孺子之慕欲去之子游言制禮節人情而為之節文微情者非其太過以故興物者不使其不及若直情徑行則非中國禮義之道猶讀為搖動搖身體也舞斯慍哀樂相生也皆同號病也

以禮許人（又）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禮襲尸當於牀子游不稱禮而專輒許諾如禮自己出汰誇其務大叔氏子游別字

言大功（又）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　親兄弟期同母異父者當降大功子游是也

言

出祖（又）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填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　祖為柩祖行也池棺飾也主人榮曾子之弔已祖鎮定棺飾復推柩而反以受弔子游言喪事一節遠於一節豈可推柩而反曾子始悟其非言子游所說出祖勝於我

言文氏中禮（又）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　無此禮而為之禮其舉動皆中節

擯由左（又）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　時相禮者多由右子游正之

知夫子有為言（又）子游曰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　詳有若

學得菁莪（宋）子游祠堂記吳公豪傑之士南方之學得其菁華者耶

子游吳人

子夏

習於詩（家語）卜商習於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

詠先王（韓詩外傳）子夏讀詩已畢孔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燦乎如星辰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子曰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然者見其表未見其裏也

讀書（尚書大傳）子夏讀書畢見夫子曰書之論事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商所受於夫子者志之於心不敢忘也

問五至三無

孔子閒居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

聞三無私〔又〕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

聞損益〔家語〕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嘆子曰夫自損者必有益之自益者必有缺之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道益之謂也道彌益而身彌損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哉天道大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之

義勝肥〔韓非子〕子夏家貧衣若懸鶉及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兩者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與賢已者處詳子貢

悋於財〔家語〕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商之為人也甚悋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

馬鬣封〔檀弓〕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封築土為墳也斧上狹如刃儉而易就俗謂之馬鬣封一發

業西河〔史記〕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又〕魏文侯受子夏經藝

論樂〔樂記〕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唯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脩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姦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為父子君臣以為紀綱紀綱既正天下大定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弦歌詩頌此之謂德音德音之謂樂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文侯曰敢問溺音何從出也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喪服傳〔儀禮喪服疏〕傳者不知誰人所作人皆云子夏所為案公羊高是子夏弟子其傳有云者何何以曷為孰謂之等今此傳亦有之必為子夏所作也

辨三豕〔家語〕卜商衛人嘗返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於是衛以子夏為聖孔子卒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諮國政焉

喪子喪明〔檀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

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疑女於夫子使人疑夫子無異子夏

石室 [水經注]西河有石室子夏讀書處

子張

資質寬冲 [家語]顓孫師爲人有容貌資質寬冲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

除喪而見 [檀弓]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

問政 [仲尼燕居]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

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爲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大平也

自信庶幾 [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

曾子哭 [又]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曰我弔也與哉

有若

言似夫子 [檀弓]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爲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爲石槨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爲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喪失位也

既祥變吉 [又]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　大祥後即以絲爲屨以組爲冠纓皆譏其變吉之速然蓋者疑辭恐記者亦是得於傳聞

欲去喪踊 [又]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　詳子游

論晏子知禮 詳晏平仲

與三百人 [左哀八]吳伐我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　微虎魯大夫於帳前設格令士試躍之卒終也終得三百人有若與在三百人中○[辨疑]按子夏諸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而曾子不可其事當止矣史記謂相與共立爲師他日以月宿畢不雨商瞿有五子事問有若有若無以應弟子叱避席其事誕妄今不載

南容

以智自持 [家語]南宮縚以智自持世淸不廢世濁不汚獨居思仁公言思義　按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言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遂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遂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可疑一适見家語一名縚是已有二名

矣而左傳名說桑隱又云仲孫閱豈一人而四名可疑二孔子在魯族姓顯微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兼家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禮記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可疑四此說有理凡書引南宮敬叔事今皆削之

子賤

爲單父宰【說苑】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子賤曰敢不承命遂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有釣道二爲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薄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

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父事兄事友事師事【又】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悅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是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二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事十二人可以學矣是士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孔子曰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邑也

鳴琴而治【韓詩外傳】子賤治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吾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力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百姓不忍欺【家語】宓不齊爲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

子大之

引善書肘【說苑】子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賤由是得行己志

原思

貧非病【莊子】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何病原憲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　一說華冠作桁冠應門下有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

不苟合當世【史記】季次原憲閭巷

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　季次孔子弟子公皙哀

子羔

高柴之行【家語】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禮往來過之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未嘗見齒是高柴之行也孔子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啓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

執親喪【檀弓】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

爲成宰【又】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　蟹背殼似匡范蜂也蠶之匡非爲蟹績蟬之緌非爲范冠以喻成人之服衰非爲兄而爲子

皋也〔又〕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買道而葬恐後爲例難爲繼此亦慮而過慮之一端然出於誠心非文飾之辭也〔按〕爲政有體不爲小仁不償正爲得體舊註謂恃寵虐民者過矣

對食祿〔雜記〕哀公問子羔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公七君

不徑不竇〔家語〕季羔爲衛士師刖人之足俄而衛有蒯聵之亂季羔逃之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季羔曰彼有缺季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季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季羔乃入焉旣而追者罷季羔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親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故刖者曰斷足固我之罪曩者君治臣以法臨當論刑愀然不樂君豈私臣哉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

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子羔乎

避難〔左〕哀十五衛蒯聵入迫孔悝季子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子羔遂出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

曾皙

倚門而歌〔檀弓〕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按季武子卒於昭公七年是時孔子十八歲論語序曾皙于子路後子路少孔子九歲則是時曾皙尚未及十歲豈有倚門而歌之事豈記者之失歟抑有此事而非季武子卒與

杖擊曾參　詳曾子

顏路

好學闕里〔家語〕顏由字子路回之父也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少孔子六歲

漆雕開

不樂仕〔家語〕漆雕開字子若習尚書不樂仕　按漆雕馮別是一人俗本備考引入誤甚

公西蒧

閑賓主儀〔家語〕公西赤魯人束帶立朝閑賓主之儀

篤雅有節〔又〕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赤聞何謂也子曰貌以儐禮禮以儐辭是謂難焉謂門人曰二三子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觀容貌而儐相其禮度其禮而儐相其辭

志孔子喪〔檀弓〕孔子之喪公西赤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

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　亦以飾棺榮夫子故爲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旣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樊遲

三刻踰溝〔左〕哀十一齊師伐我及清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　須年少也雖年少能用命與衆三刻約信如樊遲言乃踰溝　詳冉有

澹臺滅明

行不勝貌〔家語〕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辯孔子曰以

吾取人則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則失之宰予[又]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以取與去就為名[史記]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索隱曰家語言子羽有君子之容而此言狀貌甚惡則以子羽形兩也正與家語相反[按]當以家語為是

澹臺之行　[家語]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己此澹臺子羽之行也

父好王犯　[左哀八]吳伐魯貿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　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澹臺子羽武城人其父與王犯相善國人懼其為內應

公冶長

能忍恥　[家語]公冶長為人能忍恥孔子以女妻之

辯鳥語　[論語疏]公冶長解鳥語　按解鳥語如介葛盧之知牛鳴容或有之疏引唶唶嘖嘖之說不足信他書言雀呼得羊致訟縶獄齊人出師諸說尤俚俗今不錄

巫馬期

宰單父　[說苑]子賤宰單父鳴琴而治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詳子賤

司馬牛

適齊適吳　[左哀十四]宋向魋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奔齊陳成子使為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　牛桓魋弟珪守邑符信阬氏魯人錄其卒葬所極愍賢者失所

琴張

弔宗魯　[左昭二十]衛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宗魯驂乘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公孟衛侯之兄縶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

臨尸而歌　[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　按莊子寓言未必實然琴張狂士或有此意

鯉

賜鯉　[家語]伯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鯉而字伯魚

期而猶哭　[檀弓]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

伯魚之母出而死父在爲母期而有禮出母則無服伯魚乃夫子爲後之子則於禮無服期可無哭矣猶哭夫子所以歎其甚

陳亢

止殉葬〔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於是弗果用

子思

必誠必信〔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

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執親喪〔又〕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

母喪〔又〕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伯魚卒其妻嫁於衛之庶氏嫁母與廟絕族故不得哭之於廟〔又〕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

不喪出母〔又〕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之母子思出妻也[illegible]先君子謂孔子孔子父先娶施氏無子而出施氏卒孔子雖爲父後猶爲之服從隆也伯魚之母并官氏未嘗出舊說謂伯魚喪出母誤矣

論舊君反服〔又〕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言衛可興〔孔叢子〕穆公問于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脩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言苟變〔又〕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以二卵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國事日非〔又〕衛君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皆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泄柳

不家於喪〔檀弓〕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子碩子柳弟也具謂喪具何以哉言無其則有錢也

閉門不納〔說苑〕繆公

闕子柳賢往見之子柳閉門不納或曰子以匹夫而枉國君之駕何若是哉子柳曰吾聞君子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不然是徒徼國君之榮也

申詳

子張召語 詳子張

請償禾 詳子柳

謝公叔戍 孔叢子衛公叔戍奔魯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求吾祭也申詳以告曰人求親於子子何尊爲子思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己優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君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奈何曰有龍穆之徒好飾弄辭武觀於坐席相人肖呢以爲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畏脩實而不脩名爲善不求人知不攫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爲愛同己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按公叔戍奔魯在定公十四年是時子思方幼其親敬子思豈在魯既久之事與姑錄之

段干木

軾閭 呂氏春秋段干木晉之駔儈也學於卜子夏子夏居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之因是知段干木之賢過其閭則軾之其僕曰君胡爲軾曰此非段干木之閭與段干木蓋賢者也吾安得不軾且吾聞段干木未嘗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驕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其僕曰然則君何不相之於是請相之段干木不肯受　駔儈會合交易者也

偃不敢息 又文侯往見段干木段干木避之文侯立倦而不敢息反見翟璜踞於堂而與之語翟璜不悅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愛今汝欲官則相位欲祿則上卿又責吾禮無乃難乎

師事 史記魏成子東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文侯皆師之

公明儀

爲志 檀弓子張之喪公明儀爲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　志識也此殷禮士葬飾儀欲尊其師也

問孝 祭義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　詳曾子

按儀蓋師子張後師曾子也

曾元

辭易簀 檀弓曾子寢疾病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

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

語曾元 曾子曾子寢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女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爲淺而掘其中鷹鳶猶以山爲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大戴禮曾子寢疾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怠孝衰於妻子

曾西

傳詩 備考經典次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邱明作傳以授曾申　按註因舊說以曾西爲曾子之孫然春秋時名申者多字子西宜爲曾子之子曾申之字

孫子

母教子（列女傳）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為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宫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教子矣遂居之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為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者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曰汝之廢學若吾斷斯織矣軻懼旦夕勤學不息 按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故曰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孔叢子有見子思問答數章非事實今不錄

至梁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數敗於齊卑禮厚幣以招賢故孟軻至梁 按惠王三十五年周顯王三十三年乙酉也然孟子至梁非在此年竹書紀年魏惠成王三十六年丙戌改元稱一年是後又十七年當周慎靚王之二年壬寅而薨次年乃為今王元年今王者襄王也竹書出魏襄王冢故稱今王史記不知惠王有改元事誤以後元之年繫之於襄王襄王之後為哀王哀王乃襄王之誤耳魏實無哀王也然則孟子至梁當在惠王後元十六年當慎靚王元年辛丑次年惠王卒襄王立一見而即去耳惠王所以改元之故說見惠王

適齊史記孟軻傳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 按孟子實先至梁而後至齊觀其本書可見去梁在襄王初立之年壬寅適齊當在其後至周赧王元年丁未齊有伐燕之事通鑑謂在宣王十九年者是也史記謂伐燕在湣王十年與孟子及戰國策皆不合誤矣蓋史記齊威王宣王湣王之年皆有誤宣王侵威王之年湣王侵宣王之年故誤謂孟子先游齊

攻王邪心（荀子）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

擁楹而歎（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就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故年少則從父母出嫁則從夫夫死則從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

作七篇（史記）當是時秦用商鞅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六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七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諸侯部上

魯公

撻伯禽 文王世子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成王有過則撻伯禽　詳成王

命魯公 [魯頌]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左定四]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

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璜美王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醜衆也卽就也使六族受周公之法制陪增敎厚也典策春秋之制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伯禽命書篇名少皞虛曲阜也

拜前拜後 [公羊文十三]封魯公以爲周公也周公拜于前魯公拜于後拜於祖廟

戒伯禽 [韓詩外傳]伯禽就封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汝無以魯國驕士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　詳周公

三年報政 [史記]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曰何遲也曰變其俗革其禮故遲太公封于齊五月而報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爲也周公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征夷戎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善敹乃甲胄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斂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伯禽始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末更事且乘其漸進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除道路又次嚴部伍又次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豫

金革無辟 [曾子問]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魯有徐戎作難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

隱公

出註　但錄始隱

春秋始隱 [胡傳]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存鄭武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也晉侯捍王於艱錫之秬鬯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彝論爲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有蔦藟終遠兄弟之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譏至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三綱淪九法斁矣春秋託始于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文公

出註　但錄不視朔

不告閏朔 春秋文六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　月朔則羊告於廟謂之告朔君以此日聽

視此朔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其日又以禮祭於宗廟謂之朝廟歲首爲之則謂之朝正受公以閏非常月故闕不告朔猶朝于廟苹其不已也

四不視朔（春秋文十六）夏五月公四不視朔（左）疾也（公羊）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穀梁）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已甚矣　自是視朔之禮或行或廢

宣公　出註

殺適立庶（春秋文十八）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左）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惡公羊作公子赤殺適立庶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

即位（春秋宣元）春王正月公即位（公羊）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其意也（穀梁）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娶婦姜（又）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子赤齊甥仲遂殺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亟結昏於齊

會于州（又）夏季孫行父如齊公會齊侯于平州（左）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註詳季文子

齊取濟西田（又）六月齊人取濟西田（左）爲立公故以賂齊也

晉止公黜壤（又七）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

壤（左）鄭及晉平黜于黑壤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

初稅畝（又十五）初稅畝（左）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公羊）譏始履畝而稅也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公田之法十取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按井田之法自是始矣

蝝生饑（又）冬蝝生饑　蝝蝗子害稼春秋之冬夏時之秋也

逐東門氏（左宣十八）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仲遂居東門爲東門氏歸父字子家遂之子自歸父遂而三家之張成矣

成公　出註

作邱甲（春秋成元）作邱甲（左）爲齊難故作邱甲　周制四邱爲甸甸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今每邱出一甲甲士既加則長穀牛馬步卒之賦率加四之一

四卿並帥詳季文子

取汶陽田（又二）取汶陽田　臧丁　鞌勝齊晉使齊還於

欲叛晉（左成四）公至自晉欲求成於楚

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　詳季文子

歸汶陽田〔春秋成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詳季文子

會沙隨不見公〔左成十六〕戰之日公出於壞隤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秋會于沙隨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

晉執季孫行父　詳季文子

築鹿囿〔春秋成十八〕八月築鹿囿己丑公薨于路寢　許氏翰曰大夫擅囿威權日去而公務貪娛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李氏廉曰成公在位十八年自鞌戰以後事晉甚謹自汶陽歸齊之後與晉嫌隙已生然方其事晉也雖於齊屈於楚邱甲作而兵政變四卿將而公室弱及其得罪於

晉也會葬而見止來聘而及盟沙隨困苕邱執而辱於外僑如譏夫人失德而亂於內及其末年幸晉悼之興國家無事而又一時賢臣如季文子孟獻子子叔聲伯臧宣叔臧武仲皆賢智之資故能維持協贊以綏內難不然魯蓋不可為矣　出詳

襄公

城費〔春秋襄七〕城費〔胡傳〕行父卒宿遂專魯國之政聚小蜩之安與是役季氏益張

作三軍〔左襄十一〕季武子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詳季武子

入鄆〔春秋襄十二〕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公羊〕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悲季孫宿也

城防〔春秋襄十三〕冬城防備齊也　詳臧武仲

城成郛〔又十五〕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左〕畏齊侯圍成於是城成郛　黃氏仲炎曰雖曰備齊其實城孟氏私邑南孟氏邑而叔季城之何也三家合為一體只弱公室也

城西郛〔又十九〕冬城西郛〔左〕懼齊也

城武城〔又〕城武城〔左〕穆叔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如楚〔又二十八〕十有一月公如楚〔左〕為宋之盟故〔又〕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為一人行也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饑寒之不恤誰遑其後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

在楚〔又二十九〕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

欲無入〔左〕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　詳季武子襲

于楚宮〔左襄三十一〕公作楚宮穆叔曰若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于

楚宮　李氏廉曰襄公五年武子繼立專權肆欲城費而私邑張作三軍而公室卑入鄆而君命不行於是城成郛而孟氏強矣城防而臧氏亦強矣悼公既沒齊邾交伐不振益甚兵權分於三家故也至末年乃倚晉而朝於楚雖晉伯之失使然而魯之人望亦泯矣祿去公室政逮大夫自成以來已然而實成於襄也

昭公

有童心〔左襄三十一〕子野卒立齊歸之子公子裯穆叔不欲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

四分公

室〔又昭五〕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　國人盡屬三家，隨時獻公而已。

習儀以亟〔又昭五〕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往有郊勞，去有贈賄。民食於他，謂民皆仰食於三家。

如楚〔又昭七〕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薳啓彊聞之，見公。公語之，拜賀。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公懼，乃反之。　好，宴好之賜。大屈，弓名。

不思親〔又昭十一〕葬齊歸，公不感。晉史趙曰：必為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齊歸，昭公母。必為魯郊，言公必出在郊野。蒐謂大蒐于比蒲。

會平邱不與盟〔又昭十三〕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乃竝徵會，遂合諸侯于平邱。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

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晉辭公〔又〕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鸜鵒來巢〔又昭二十五〕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此鳥穴居，不在魯界，來巢非常。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

孫于齊〔又〕公若怨平子，與公為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

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冰箭筩蓋可以取飲　釋甲執冰言無戰心〔公羊〕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

齊侯唁野井

〔左〕齊侯唁公于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於從者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

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公於是噭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

子家羈不與盟

〔左〕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

叔孫婼祈死

〔又〕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

居鄆

〔春秋〕昭二十六公至自齊居于鄆　鄆魯地齊侯取之以處公

圍成

〔又〕公圍成〔左〕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　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以幣帛百兩一布言魯人買此甚多布陳之

以百匹爲數

會扈謀納公（又二十七）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左］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次于乾侯（又二十八）公如晉次于乾侯［左］公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於竟而後逆之

齊侯唁（又二十九）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公如晉次于乾侯［左］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公如乾侯平子每歲賈馬具從者之衣屨而歸之於乾侯公執歸馬者賣之乃不歸馬

公在乾侯（又三十）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自是三十一三十二年歲首皆書之［例］傳容寄乾侯非其所矣歲首必書公之所在者諸以存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晉將納公（左昭三十一）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氏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

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

荀躒唁（春秋昭三十一）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左］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於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

公薨乾侯（又三十二）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左］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

子家羈後逃之不入國

史墨論出君［左］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愼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定公

戊辰卽位〔春秋〕定公元年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卽位昭公薨于乾侯定公不得以正月卽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

雉門兩觀災〔又〕定〔二〕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

如晉復〔又〕定〔三〕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修邾好〔左〕定〔三〕冬盟于郯修邾好也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會召陵〔又〕定〔四〕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經書公會劉子晉侯等于召陵侵楚凡十八國

盟皐鼬〔春秋〕定〔四〕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公以不獲見于晉故因會而求盟

陽虎囚季桓子詳陽貨

侵鄭〔又〕定〔六〕公侵鄭林氏曰自宣之季年凡伐不言公魯無君將者八十年至是書侵鄭則以公

山不狃侯犯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三桓之子孫微

侵齊〔又〕定〔八〕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齊伐我傳云門于陽州〔又〕二月公侵齊未得志故傳云攻廩邱之郛

會晉師〔左〕齊國夏高張伐我西鄙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魯於是始尚羔禮卿執羔大夫執鴈尊則同之今始知執羔之尊

從祀先公〔春秋〕從祀先公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此陽虎欲去三桓順祀而祈以取媚

盜竊玉弓〔又〕盜竊寶玉大弓盜陽虎也虎欲去三桓將殺季桓子不克遂劫公國人與戰陽氏敗取寶玉大弓以出詳陽貨

得玉弓〔又〕定〔九〕得寶玉大弓陽虎歸之奔齊詳陽貨

及齊平〔又〕定〔十〕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侵齊之怨此孔子用魯務講信修睦也

會夾谷〔又〕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卻來兵對載齊止享禮皆詳孔子

齊人歸田〔又〕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三邑皆汶陽田會夾谷孔子相齊人服義來歸魯田詳孔子

侯犯叛詳叔孫武叔

及鄭平〔又〕定〔十一〕冬及鄭平平六年侵鄭取匡之怨〔左〕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今始叛

墮郈墮費〔又〕定〔十二〕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患其險固家臣恃之以叛亂故毀之其城時孔子仕魯因三家自欲墮故使之唯亦所以與公室詳孔子

盟黃〔又〕公會齊侯盟于黃結叛晉

圍成弗克〔又〕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成孟氏邑成宰公斂處父不肯墮圍之不克詳孔子

孔子與聞國政　**受女樂**　**孔子去魯**並詳孔子

築蛇淵囿〔春秋〕定〔十三〕夏築蛇淵囿書不時

大蒐比蒲〔又〕大蒐于比蒲夏蒐非時〔按〕此二事孔子去魯之後也

會牽〔又〕定〔十四〕公會齊侯于牽齊魯叛晉謀救晉范中行氏

又大蒐〔又〕大蒐于比蒲

受玉容俯〔左〕定〔十五〕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　詳子貢

哀公

三卿伐邾〔春秋〕哀〔二〕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見三家之專兵權也

亳社災〔又〕哀〔四〕六月辛丑亳社災殷社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

會吳于鄫〔左〕哀〔七〕夏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吳人弗聽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詳子服景伯及子貢

伐邾〔春秋〕哀〔七〕秋公伐邾入邾以邾子益來伐邾囚邾子皆季康子之意

吳伐魯 左哀八 吳爲邾故伐我吳人行成盟而還

會吳伐齊 又哀十 公會吳子伐齊南鄙師于鄎

齊伐魯 又哀十一 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于郊 詳孟之反

會吳伐齊 又 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

孔子歸魯 又 衛孔文子將攻大叔訪於仲尼仲尼遂命駕而行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詳孔子

孔子對問禮問政 哀公問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又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者之道可得聞乎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公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

又對哀公 家語 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孔子曰君子入廟如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爲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國門周章遠望覩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舟也庶人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

用田賦 春秋哀十二 春用田賦 詳孔子及季康子

會橐皋 又 公會吳于橐皋 左 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乃不尋盟 詳子貢

會黃池 又哀十三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獲麟 詳孔子

誄孔子 左哀十六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贛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爲昏失所爲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 天子稱一人非諸侯之名

盟蒙 又哀十七 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

責稽首 又哀二十一 公及齊侯邾子盟于顧齊人責稽首因歌之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唯其儒書以爲二國憂是行也公先至于陽穀齊閭丘息曰君辱舉玉趾以在寡君之軍群臣將傳遽以告寡君比其復也君無乃勤爲僕人之未次請除館於舟道辭曰敢勤僕人 皋緩也高蹈猶遠行也言魯人皋緩數年不知答齊稽首故使我高蹈來爲此會魯據周禮不肯答稽首今齊邾遠至所道齊地

立嬖爲夫人 又哀二十四 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無之公怒曰女爲宗司立夫人國之大禮也何故無之對曰周公及武公娶於薛孝惠娶於商自桓以下娶於齊此禮也則有若以妾爲夫人則固無其禮也公卒立之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如越 又 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而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于季孫季孫懼使

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得相親悅也季孫惡公因越討己故懼適郢越大子

宴五梧〔又哀〕二十五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于五梧公宴于五梧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有惡〔詳孟武伯〕

孫郲如越〔又哀二十七〕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閒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于孟氏之衢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辭不對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公如公孫有陘氏因孫于邾乃遂如越國人施公孫有山氏〔施施刑以公從其家出故於是〕魯人立哀公子悼公寧哀公卒于越

魯繆公

問魯國可興〔孔叢子〕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苟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疑子思〔又〕子思將去魯穆公曰天下之君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曰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己限天下之君臣竊為言之過也

問甯君服〔詳子思〕

見子柳〔詳泄柳〕

欲暴尫巫〔檀弓〕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

齊桓公　與管仲事通考

奔莒〔左莊八〕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按管子荀子史記皆謂子糾兄小白弟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程子朱子從之

先入為君〔又莊九〕春雍廩殺無知公及齊大夫盟于蔇齊無君也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史記齊世家〕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戰于乾時魯兵敗走　按晉語乾時之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則魯射鉤是戰乾時事又按公穀春秋公伐齊納糾無子字左氏經有子字先儒從公穀所書謂糾不稱子而小白繫以國明小白宜有國

殺子糾〔左莊九〕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詳召忽〕

管仲脫囚為相〔詳管仲〕〔史記〕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國政連五家之兵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

滅譚〔左莊十〕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齊桓之初滅譚滅遂降鄣與陽事以成力陵暴小國恐懼天下諸侯

會北杏〔春秋莊十三〕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時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修霸業諸侯主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四國稱人誅始亂正王法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

滅遂〔又〕齊人滅遂〔左〕會于北杏遂人不至齊人滅遂而戍之

盟柯〔又〕公會齊侯盟于柯〔左〕始及齊平也〔公羊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下與之盟已盟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

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曹子穀梁以爲曹劌史記作曹沫

伐宋　〔又〕莊十四　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單伯會伐宋　〔左〕宋人背北杏之會　諸侯伐宋　取成于宋而還

會鄄　音稍〔又〕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左〕宋服故也

復會鄄　〔又〕莊十五　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左〕復會焉　齊始霸也

同盟幽　〔又〕莊十六　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左〕鄭成也　先是諸侯爲宋伐郳　鄭人間之而侵宋　宋齊衛伐鄭　至是成　言同盟　服異也

伐魯　〔又〕莊十九　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魯公子結因送媵　遂與齊侯宋公盟　桓始窺　責魯不恭　伐之

伐戎　〔又〕莊二十　齊人伐戎　齊既伯七年　諸侯略定　始伐戎　戎近齊魯

陳公子完奔齊　〔左〕莊二十二　陳公子完奔齊　齊侯使敬仲爲卿　辭曰　羈旅之臣　幸若獲宥　及於寬政　赦其不閑於教訓　而免於罪戾　弛於負擔　君之惠也　所獲多矣　敢辱高位以速官謗　詩云　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　豈不欲往　畏我友朋　使爲工正　飲桓公酒　樂　公曰　以火繼之　辭曰　臣卜其晝　未卜其夜　不敢　陳氏後有齊國

又同盟幽　〔春〕秋莊二十七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左〕陳鄭服也　陳鄭有二心　今始服

王賜命　〔左〕莊二十七　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　且請伐衛　以其立子頹也　賜命爲侯伯　子頹莊王庶子　立子頹在十九年

伐衛　〔春〕秋莊二十八　齊人伐衛　衛人及齊人戰　衛人敗績　〔左〕齊侯伐衛　戰敗衛師　數之以王命　取賂而還　受命而不能伸天討　故貶稱人

救鄭　〔又〕荊伐鄭　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穀梁〕善救鄭也

與魯糴　〔國語〕魯饑　臧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　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詳文仲

降鄣　春秋莊三十　齊人降鄣　紀附庸國　齊遂以兵威脅使降附

伐山戎　〔又〕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左〕遇于魯濟　謀伐山戎也　以其病燕故也　〔史記〕山戎伐燕　桓公救燕　遂伐山戎　至於孤竹　命燕君納貢於周

獻戎捷　〔又〕莊三十一　齊侯來獻戎捷　〔左〕非禮也　凡諸侯有四夷之功　則獻于王　王以警于夷　中國則否　諸侯不相遺俘　〔公羊〕齊曷爲親來獻戎捷　威我也

城小穀　詳管仲

遇梁邱　〔又〕莊三十二　宋公齊侯遇于梁邱　〔左〕齊侯爲楚伐鄭之故　請會于諸侯　宋公請先見于齊侯　遇于梁邱

救邢　〔又〕閔元　齊人救邢　〔左〕狄人伐邢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　戎狄豺狼　不可厭也　諸夏親暱　不可棄也　宴安酖毒　不可懷也　詩云　豈不懷歸　畏此簡書　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請救邢以從簡書

省魯難　〔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左〕請復季友也　齊侯許之　使召諸陳　公次于郎以待之　〔又〕季子來歸　〔左〕嘉之也　〔又〕齊仲孫來　〔左〕齊仲孫湫來省難　仲孫歸曰　不去慶父　魯難未已　公曰　若之何而去之　對曰　難不已　將自斃　君其待之　公曰　魯可取乎　對曰　不可　猶秉周禮　周禮所以本也　臣聞之　國將亡　本必先顛　而後枝葉從之　魯不棄周禮　未可動也　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　親有禮　因重固　間攜貳　覆昏亂　霸王之器也　魯有慶父戕之　殷之難　〔左〕僖二十六　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　夾輔成王　成王勞之　而賜之盟　曰　世世子孫無相害也　載在盟府　大師職之　桓公是以糾合諸侯　而謀其不協　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　昭舊職也

遷陽　〔春〕秋閔二　齊人遷陽　僑從之

高子來盟　〔又〕齊高子來盟　〔公羊〕何以不名　喜之也　何喜爾　正我也　莊公死　子般弒　閔公弒　比三君死　曠年無君　設以齊取魯　曾不興師　徒以言而已矣　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　立僖公而城魯　或曰自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　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　魯人至今以爲美談　曰猶望高子也

戍曹　〔左〕狄人滅衛　衛人立戴公以廬于曹　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

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

救邢〔春秋僖元〕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皆擇其遷之無所私取〔公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實與而文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其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又〕僖二年城楚邱十四年城緣陵傳〔同〕

城邢〔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

會檉〔又〕楚人伐鄭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左〕盟于犖謀救鄭也　犖即檉

城楚邱〔又〕僖二年春王正月城楚邱〔左〕諸侯城楚邱而封衛焉　此會檉之諸侯城之楚邱衛地〔穀梁〕其不言衛之遷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胡傳〕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木瓜美齊桓而夫子錄衛之意蓋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為善衛人之情也桓公有功於諸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　按木瓜序以為美齊桓者亦可備一說今錄此〔左閔二〕僖之元年桓公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邱邢遷如歸衛國忘亡

服江黃〔又〕僖〔二〕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左〕服江黃也　江黃楚之與國此服楚之規模

寺人漏師〔左〕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　寺人內奄官豎貂也始攄寵漏洩軍事齊桓多嬖寵終以此亂國

會陽穀〔春秋僖三〕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左〕謀伐楚也〔公羊〕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穀梁〕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

四書古人典林　卷七　諸侯部上　齊桓公　二十一

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謂不須盟誓

伐楚盟召陵〔又僖四〕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左〕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包裹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公羊〕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怗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序績也

伐陳〔左〕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閒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伐陳討不忠也陳成歸轅濤塗

盟首止公穀作首戴〔春秋僖五〕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諸侯盟于首止〔左〕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

四書古人典林　卷七　諸侯部上　齊桓公　二十二

齊桓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穀梁)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爲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

伐鄭救許

(又)僖六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

修禮諸侯

(左)僖七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桓公欲聽鄭子華事詳管仲

定襄王

(又)僖八前年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春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會葵邱

(春秋)僖九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邱諸侯盟于葵邱(左)會于葵邱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齊侯盟諸侯于葵邱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靜亂無勤於行(公羊)貫澤之盟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邱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我若也(穀梁)葵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

伐晉

(左)僖九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齊

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

楚滅黃

(春秋)僖十二楚人滅黃(穀梁)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

平戎

(左)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 詳管仲

會鹹

(又)僖十三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城緣陵

(春秋)僖十四諸侯城緣陵(左)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爲惠不終(穀梁)其曰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

救徐

(又)僖十五楚人伐徐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盟于牡邱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齊師曹師伐厲(左)盟于牡邱尋葵邱之盟且救徐也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秋伐厲以救徐也 桓德衰救徐不力

戍周

(左)僖十六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會淮

(春秋)僖十六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左)會于淮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

易牙豎貂之亂

(左)僖十七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武孟 公子無虧 雍巫即易牙 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 明年宋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宋敗齊師立孝公

宜有國

(又)昭十三叔向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

以爲外主有國高以爲內主從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

大智大決大節 詳管仲

參國伍鄙

作內政寄軍令

竝詳管仲

反侵地足甲兵 〔齊語〕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審吾疆場而反其侵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而重爲之皮幣以驟頻聘於諸侯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爲游士八十人多其資幣使周游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以監其上下之所好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曰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鞼盾一戟小罪讁以金分宥閒以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對曰以魯爲主反其侵地棠潛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曰吾欲西伐何主對曰以衛爲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曰吾欲北伐何主對曰以燕爲主反其侵地柴夫吠狗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南至于岱陰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有革車八百乘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　主主人供車用也渠弭裨海言有此乃以爲主人軍必依險阻

稱順稱仁稱寬稱廣 〔又〕即位數年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汝山使貢絲于周而反荊州諸侯莫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西征攘白翟之地至于西河縣車束馬踰大行西服流沙南城周反胙于絳而大朝諸侯于陽穀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諸侯甲不解纍兵不解翳弢無弓服無矢隱武事行文道葵邱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命無下拜桓公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輅龍旂九旒渠門赤旂諸侯稱順爲桓公憂天下

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使高子存之翟人攻邢築夷儀以封之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城楚丘以封之天下諸侯稱仁焉桓公知諸侯之歸己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諸侯之使垂橐而入稛載而歸故大施忠諸侯稱寬焉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文事勝矣唯能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須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　反胙于絳謂討晉亂復其胙位兵車之會謂北杏兩于鄄于桎于鹹于淮乘車之會陽穀首止葵邱渠門兩旗所建以爲軍門三革甲冑盾五刃刀劍矛戟矣

信其信仁其仁 〔穀梁〕莊二十七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　北杏兩鄄兩幽檉貫陽穀首止甯毋葵邱皆衣裳之會洮鹹牡邱淮皆兵車之會不道侵楚伐蔡者方責其盛不道兵車也

存三亡國 〔左〕僖十九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　三亡國魯衛邢薄德謂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

庭燎百 〔郊特牲〕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　庭中炬火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始僭天子

齊莊公

崔杼立公 〔左〕襄十九齊侯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卽位　詳崔子

怠禮失政 〔又〕襄二十一會于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爲勇爵 〔又〕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爲雄誰敢不雄然平陰之役先二子鳴莊公爲勇爵

殖綽郭最欲與爲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爲晉君也對曰臣爲隸新然二子者譬如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十八年晉伐齊及平陰州綽獲殖綽郭最故自比於雞鬬勝而先鳴勇爵位以命勇士一云爵酒器設之以觴勇士也州綽識門版數亦在十八年

伐盟主 又襄二十三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爲右申驅成秩御莒恆申鮮虞之傳摯爲右曹開御戎晏父戎爲右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爲右啟牢成御襄罷師狼蘧疏爲之右胠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爲右大殿商子游御夏之禦寇崔如爲右燭庸之越駟乘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齊侯遂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先驅前鋒軍申驅次前軍貳廣公副車左翼

曰啓右翼曰胠大殿後軍駟乘四人共乘殿車傳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

崔杼弒 詳崔子

齊景公

立景公 在襄二十五崔子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 按襄二十七年崔氏滅二十八年慶氏滅

寵欒高 又襄二十八慶氏亡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爲忠故有寵欒氏子雅高氏子尾皆惠公孫

政將有所歸 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聘于齊謂晏平仲曰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

致少姜 又昭二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執諸中都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言齊畏晉改易禮制使上大夫送逆致此以執辱之非

民歸陳氏 又昭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前年少姜卒齊復請繼少姜餘許詳晏子

省刑 又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請更諸爽塏者辭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詳晏子

二惠弱一 又齊公孫

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惜也子旗不免殆哉姜族弱矣而媯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竈子雅子旗之子子雅子尾皆惠公孫競彊爽明也

伐北燕 又昭六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晉侯許之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二年燕簡公出奔齊七年暨齊平

陳鮑伐欒高 又昭十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弱孤寡者私與之粟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欲與晉代興 又昭十二齊侯如晉朝嗣君也晉侯以齊

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儁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齊侯出　嗣君晉昭公新立

寬政

（又昭二十）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請誅祝史晏子曰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詳晏子

招虞人

（又）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按此與孟子不同蓋所聞之異

侍遄臺

（又）齊侯至自田晏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　詳晏子

飲酒樂

（又）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　詳晏子

牛山泣

詳晏子

唁野井

詳魯昭公

欲封尼谿

（史記）昭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景公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不可　又家語有請置廩邱來就　詳孔子

將納魯侯

（左昭二十六）齊侯取鄆公至自齊處于鄆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受之言於齊侯齊侯從之　詳昭公

禳彗

（又）齊有彗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乃止　詳晏子

歎路寢

（又）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詳晏子）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

女吳

（越絕書）吳闔閭伐齊取齊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　一云女所嫁乃闔閭長子終累與早亡

結

叛晉

（春秋定七）齊侯衛侯次于沙　結叛晉也衛侯盤公

伐晉夷儀

（左定九）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犀軒卿車直蓋高蓋　景公辱禮無存以勵死事

會夾谷

歸田

並詳孔子

盟黃

（春秋定十二）公會齊侯盟于黃　結叛晉

伐晉河內

（左定十三）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攝代也　傳言齊侯輕所以不能成功

歸女樂

詳孔子

救范中行

（左定十四）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　齊魯叛晉故助士吉射荀寅

景公卒

（又哀五）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茶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茶寘羣公子於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鬻姒景公妾茶安孺子公欲立茶而未發故詐言羣大夫請師衆也黨所也之往也（按）明年陳乞召陽生弒茶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孺子茶也景公嘗銜繩為牛使茶牽之茶頓地故折其齒

齊簡公

寵闞止（左哀十四）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 簡公悼公陽生子壬也闞止子我詳陳恆

宋襄公　出註

讓國（左僖八）宋桓公疾大子茲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伐曹（又僖十五）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得諸侯不終（又僖十六）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

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叔興之對蓋以政刑吉凶他占知之

納齊孝公（又僖十七）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襄公以諸侯伐齊齊人殺無虧立孝公而還

執滕子（春秋僖十九）宋人執滕子嬰齊（左）執滕宣公

盟曹南（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曹雖與盟而猶不服故及秋而見劇

用鄫子（又）鄫子會盟于邾邾人執鄫子用之（左）宋公使邾文公用鄫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之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 殺人以祭若用畜雖然二國之君謂滕子鄫子

圍曹（左僖十九）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欲合諸侯（又僖二十）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盟鹿上（春秋僖二十一）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左）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楚執公（又）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左）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伐鄭（春秋僖二十二）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左）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敗于泓（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左）楚人伐宋以救鄭宋

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 二毛頭白有二色儳儳巖未整陳也

齊伐宋（左僖二十三）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 十九年陳蔡楚鄭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

襄公卒（又）宋襄公

率傷於泓故也。宋襄内不修德，外不修政，國人不允，諸侯皆貳，乃欲速圖霸，卒至兵喪身傷，鬱鬱以死，愚甚矣。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七畢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八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諸侯部下

晉文公

生重耳［左莊二十八］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

居蒲城 又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晉之啟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言二人共恐傷晉室。○附錄［左僖四］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晉語］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爲猾，戎夏交捽。且懼有口，攜民，國移心焉。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爲夫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又曰：亂本生矣。

驪姬譖［左僖四］將立奚齊，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縊于新城。遂譖二公

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檀弓〕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曰然則蓋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

奔翟〔左僖五〕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又僖二十三〕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出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辭里不納〔又僖九〕晉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殺奚齊卓子〔晉語〕里克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語詳舅犯〕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

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酒埽之臣死又不敢蒞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

對秦使〔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子顯以致命於穆公穆公曰仁夫公子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　不私不再與使者私言也〔晉語〕秦穆公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

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于梁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重賂配德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若求置晉君而滅之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猾其中且可以進退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

去翟〔左僖二十三〕狄人伐廧咎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

諸公子公子取季隗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翟十二年而行　以魯僖五年奔翟至十六年而去○舅犯勸適齊之言詳舅犯

過衛〔又〕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　得土有國之祥

及齊〔又〕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晉語〕姜氏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民無成君天未喪晉無異公子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其勉之公子弗聽

及曹〔左〕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

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晉語〕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在此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多矣余焉能盡禮對曰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矜窮禮之宗也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公弗聽　三人狐偃趙衰賈佗

及宋

〔左〕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晉語〕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而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趙衰其先君之戎御趙夙之弟也而文以忠貞賈佗公族也而多識以恭敬此三人者實左右之公子居則下之動則咨焉　列有禮矣樹於有禮必有艾公從之

及鄭

〔左〕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啟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啟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天之所啟乎弗聽〔按〕晉語叔詹云晉公子有三胙焉天將啟之又云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詘軫車後橫木還軫猶問車周歷諸國遭離困阨

及楚

〔又〕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一舍三十里弭弓末櫜鞬盛弓矢者〔晉語〕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啟之心〔又〕令尹子玉曰請殺晉公子弗殺而反晉國必懼楚師王曰不可楚師之懼我不脩也天之胙楚誰能懼之楚不可胙冀州之土其無令君乎且晉公子敏而有文約而不諂三材傳之天胙之矣

至秦

〔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恢蘇懷公子圉妻擁瀠也○〔晉語〕公子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貞屯悔豫皆八司空季子曰吉是在易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安能建侯

入晉即位

〔又僖二十四〕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公子投其璧于河〔語詳舅犯〕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入于曲沃朝于武宮

寺人披告難

〔又〕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眾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呂甥郤芮惠公舊臣

見豎頭須

〔又〕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

見也枯者爲社稷之守行者爲羈紲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即位初政　晉語公屬百官賦職任功棄責薄斂施舍分寡救乏振滯匡困資無輕關易道通商寬農茂穡勸分省用足財利器明德以厚民性舉善授能官方定物正名育類昭舊族愛親戚明賢良尊貴寵賞功勞事耇老禮賓旅友故舊政平民阜財用不匱

好學不貳　左昭十三叔向對韓宣子曰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何以待文

知治國難　晉語文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爲易今也難對曰君以爲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其易也將至矣

祿弗及介之推　左僖二十四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是乎與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

定襄王　晉語襄王避昭叔之難居于鄭地氾使來告難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而未知義也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左僖二十五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晉侯辭秦師而下右師圍溫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殺之

翼戴天子　左昭九叔向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

請隧受邑　又僖二十五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宥以幣帛助歡也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周語晉文公既定襄王於郟王勞之以地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亦唯是死生之服物采章以臨長百姓而布之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僅亦守府又不佞以勤叔父而須先王之大物以賞私德其叔父實應且憎先民有言曰改玉改行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若猶是姬姓大物其未可改也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陽樊不服　左僖二十五陽樊不服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

示信原降　又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衰雖有大功猶簡善以進之示不遺勞按柳宗元謂不當問之於寺人

大蒐作三軍　又僖二十七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

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乃使郤縠將中軍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蒐順少長明貴賤執秩主爵秩之官

侵曹伐衞

文僖二十八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衞衞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衞取五鹿晉侯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

執曹君分曹衞田畀宋

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又)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衞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衞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衞之田以畀宋也

私許復曹衞執宛春

(又)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衞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衞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衞且私許復曹衞曹衞告絕於楚

退三舍辟楚

(又)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

戰于城濮

(又)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晉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輿人歌誦言安舍舊惠立新功公疑眾謂已背舊謀新盬咀也腦所以著物馬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曳柴起塵詐為眾走

命為侯伯

(又)晉師還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獻楚俘于

王王享醴命之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晉侯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襄王勞晉侯于踐土故爲作宮

盟于踐土〔又〕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

會于溫〔又〕會于溫討不服也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 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 討衛許不服晉侯大合諸侯而欲尊事天子以爲名義自嫌迹大不敢朝周喻王出狩因得盡羣臣之禮皆譎而不正之事

復曹伯〔又〕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公說復曹伯

釋衛侯〔又〕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僖三十年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 雙玉曰瑴

晉秦圍鄭〔又僖三十〕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文公卒〔又僖三十二〕晉文公卒 按晉語言文公生十七年而亡以此計之四十四而卒

晉平公 名彪悼公子

會湨梁〔春秋襄十六〕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諸大夫本欲盟高厚高厚逃歸故遂自共盟君在而但曰大夫無君也〔左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湨梁命歸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犁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晉侯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

同圍齊〔左襄十八〕晉侯伐齊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 諸侯同圍之

不徹樂〔又襄二十三〕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爲鄰國闕 悼夫人平公母杞孝公姊妹

失政〔又襄二十六〕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君子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

城杞〔又襄二十九〕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肆是屛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朝多君子〔又襄三十〕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趙孟趙武也伯瑕士文伯

政在侈家〔又襄三十一〕穆叔見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若趙孟死爲政者其韓子乎吾子盡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使早備魯既而政在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

一第77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經部

厭魯其懼哉及趙文子卒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爲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讒慝宏多是以有平邱之會文子卒在昭元年

內有四姬〔又昭元〕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此何神也子產曰實沈參神也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脩令夜以安身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

近女室〔又〕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爲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寵少姜〔又昭二〕少姜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少齊爲立別號所以寵異之

將失諸侯〔又昭三〕鄭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焉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火心星

公室卑〔又〕晏子受禮叔向相與語叔向曰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庶民罷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民聞公命如逃寇讎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政在家門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樂慆憂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晉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萌兆於衰矣新聲詳師曠

許楚求諸侯〔左昭四〕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乃許楚使

欒虎祁宮〔又昭八〕石言于晉魏榆師曠曰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竝作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又〕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按昭十三年傳云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杜蕢揚觶〔檀弓〕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左傳作屠蒯揚送也

秦穆公

用百里奚蹇叔詳百里奚

弔晉公子〔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詳晉文公

納晉惠公〔左僖九〕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

輸粟于晉〔又僖十三〕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

第19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4　反正向

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丕鄭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雍秦都絳晉都

歸晉惠公

〔又傳十五〕秦伯伐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乃許晉平改館晉侯晉侯歸

又餼晉粟

〔又〕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征賦也

享晉公子

〔又傳二十三〕晉公子重耳及楚楚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他日公享之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

納晉侯

〔又傳二十四〕秦伯納之使公子縶如晉師公子入于晉師朝于武宮

送衛於晉

〔又〕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弒晉侯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

杞子戍鄭

〔又傳三十〕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氾南鄭燭之武夜縋而出見秦伯曰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以陪鄰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三子秦大夫為鄭戍守此他日秦晉之兵端

出師襲鄭

〔又傳三十二〕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之所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閒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墓木拱言其過老悖不可用

滅滑

〔又傳三十三〕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揚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敗于殽

〔又〕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

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許之先軫怒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作秦誓

〔秦誓〕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

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穆公悔過誓告羣臣訖盡盤安也言凡人盡安於徇己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以其未就己而忌疾之今之謀人新進之士姑樂其便順而親信之番番老貌良士謂謇叔仡仡勇貌勇夫謂三帥截截辯給貌諞巧也諞言謂杞子皇進通杌隉不安也懷安也

不殺孟明〔左文元〕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帥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爲政

敗彭衙〔又文二〕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

猶用孟明〔又〕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脩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

取由余〔秦本紀〕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問內史廖曰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何廖曰戎王未聞中國之聲若試遺之女樂以奪其志爲由余請以疏其閒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閒乃可虜也繆公曰善乃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於是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閒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

公以客禮禮之

霸西戎〔左文三〕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爲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秦本紀〕秦用由余伐戎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

江滅自懼〔左文四〕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不復東征〔又文六〕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爲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爲盟主也宜哉死而棄民先王違世猶詒之法而況奪之善人乎今縱無法以遺後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難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復東征也　不能復征討東方諸侯爲霸主

虞公

出奔其池〔左桓十〕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周虞仲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爲三公故稱公虞叔虞公之弟　嘗

滅虢下陽〔春秋僖二〕虞師晉師滅下陽〔左〕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

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　冀國名鄍虞邑言虞報伐冀使病將欲假道故稱虞強以說其心〔公羊〕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於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為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穀梁〕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彊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

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執虞公

〔春秋僖五〕晉人執虞公〔左〕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詳宮之奇〕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將虢是滅何愛於虞〔詳宮之奇〕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詳宮之奇〕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詳宮之奇〕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虞公貪以自亡晉人之若執一夫故稱人以執一云稱人者罪晉

楚莊王

出註

出商密

〔左文十四〕楚莊王立公子燮與子儀作亂以楚子出將如商密廬戢黎誘殺之　傳言楚莊幼弱國內亂所以不能與晉競

滅庸

〔又文十六〕楚大饑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乃出師庸人逐之師叔曰姑又與之遇以驕之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遂滅庸　傳言楚有謀臣所以與

晉不競於楚

〔又宣元〕鄭受盟于楚楚子侵陳遂侵宋於是晉侯侈趙宣子為政驟諫而不入故不競於楚　晉侯號公

觀兵問鼎

〔又宣三〕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

晉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輕重未可問也　問鼎示欲偪周取天下

盟吳越（又宣八）楚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盟吳越而還　言楚強吳越服之

入陳（又宣十一）楚子爲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爲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許鄭平（又宣十二）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

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脩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

德刑政事典禮（又）晉師救鄭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　荊尸楚陳名蔿敖孫叔敖也右轅等解見孫叔敖

討國人討軍實（又）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討治也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篳路柴車藍縷敝衣

不築武軍（又）楚師軍于邲晉之餘師不能軍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

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爲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也京觀積尸封土其上也文字也鯨鯢大魚以喻不義傳言楚莊有禮所以遂興

伐蕭（又）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纊緜也言悅以忘寒

圍宋（又宣十四）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及宋宋人止之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楚子圍宋　窒皇寢門闕屨劍車皆追及之言興師之速

宋楚平（又宣十五）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

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

衛靈公

立靈公（左昭七）孔成子立靈公**齊豹之難**（又昭二十）衛齊豹作亂殺公孟縶公載寶以出如死鳥北宮氏之宰伐齊氏滅之公入　公孟縶靈公兄死鳥地名**長衛於蔡**詳祝鮀**盟沙叛晉**（春秋定七）齊侯衛侯盟于沙（左）齊侯鄭伯盟于鹹徵會于衛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于瑣　瑣即沙也**盟鄟澤挼手**挼子對反（左定八）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將

歃涉佗挼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挼擠也血至捥詳王孫賈**過中牟**（又定九）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齊侯致禚媚杏於衛　齊景公狃五氏衛侯將往助之怒晉甚不復顧卜欲以身當五百乘齊致三邑答謝衛意**次垂葭**（又定十三）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　詳齊景公**致粟孔子**（史記）孔子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夫人同車**（又）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醜之去衛**召宋朝**（左定十四）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　詳蒯聵**世子出奔**詳蒯聵**視蜚鴈**（史記）靈公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　詳孔子

子郢辭位（左哀二）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夏衛靈公卒　子南靈公子郢也詳出公

蒯聵

後爲莊公　出註

出奔宋（春秋定十四）衛世子蒯聵出奔宋（左）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齊侯宋公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大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大子則禍余大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爲以紓余死　宋公子朝舊通于南

子狂宋呼之盂邑名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老牡豕喻宋朝（胡傳）世子國本也靈公不能保世子世子不能安其身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納于戚**（春秋哀二）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左）衛靈公卒立輒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戚衛邑絻始發喪之服（胡傳）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緣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所以稱世子也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鐵戰禱**詳趙簡子**闉戚**詳衛出公輒**入衛**（左哀十五）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長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內大子在戚孔

姬使之焉大子與之言曰苟使我入獲國服冕乘軒三死無與與之盟爲之請於伯姬閏月良夫與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羅御如孔氏遂入適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與五人介輿豭從之迫孔悝於廁强盟之遂劫以登臺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孔悝立莊公駕乘車言不欲戰

告周王（又　哀十六）衛侯使鄢武子告於周曰蒯聵得罪於君父君母逋竄於晉晉以王室之故不棄兄弟寘諸河上天誘其衷得嗣守封焉使下臣肸敢告執事王使單平公對曰肸以嘉命來告余一人往謂叔父余嘉乃成世復爾祿次敬之哉方天之休弗敬弗休悔其可追○此後莊公事不錄後出奔復入爲戎州人所殺

衛出公輒

出註　孟子作孝公

立輒（左　哀二）初衛侯遊于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　三揖大夫士言立適當以禮與外內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異於他子言用意不同又言君命當以臨沒爲正

圍戚（春秋　哀三）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時蒯聵在戚（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胡傳）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篡之也（又）輒宜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爲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從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

出奔（左　哀十五）大子入召獲駕乘車行爵食炙奉衛侯輒來奔○後莊公死立公子起國人逐起輒復入後又出奔越終于城鉏

句踐

敗吳檇李（左　定十四）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保會稽

行成（又　哀元）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遂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

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弃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越及吳平　過夏時澆國少康夏后相子（越語）句踐即位三年而欲伐吳范蠡進諫曰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將妨於國王弗聽果興師伐吳戰於五湖不勝棲於會稽王召范蠡問焉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女於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人不許大夫種來而復往曰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君王制之吳人許諾王令大夫種守於國與范蠡入宦於吳三年而吳人遣之　宦爲臣隸也（又）大夫種行成於吳曰寡君

句踐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願以金玉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爲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沈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夫差將欲聽與之成子胥諫曰不可夫吳之與越仇讎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越人飾美女八人納之太宰嚭嚭諫曰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與之成而去之　三江松江錢塘浦陽江也

宦吳三年

越語見上〔越語〕句踐說於國人曰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於是葬死者問傷者弔有憂賀有喜送往者迎來者去民之所惡補民之所不足然後卑事夫差宦士三百人於吳其身親爲夫差前馬〔史記越世家〕吳既赦越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耶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

諸稽郢行成

〔吳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起師逆之江大夫種曰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于天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

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固貢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帚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辱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

子胥諫平越

〔又〕吳王曰孤將有大志於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威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人民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燼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爲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荒成不盟

子胥諫吳伐齊

〔左〕哀十一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弗聽反役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吳語〕伍員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

襲吳

〔又〕哀十三公會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越子伐吳爲二隧大敗吳師獲大子友入吳〔吳語〕吳王既殺申胥乃起師北征會晉公于黃池越王乃命范蠡舌庸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越

士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

誓國人〔越語〕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北至于禦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乃致其父兄昆弟而誓之曰寡人將帥二三子夫婦以蕃令壯者無取老婦令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將免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當室者死三年釋其政支子死三月釋其政令孤子寡婦疾疹貧病者納官其子其達士潔其居美其服飽其食而摩厲之於義四方之士來者必廟禮之句踐載稻與脂於舟以行國之孺子之游者無不餔也無不歠也必問其名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民居有三年之食國之父兄請曰昔者夫差恥吾君今越國亦節矣請報之句踐辭曰請姑無庸戰父兄又請曰越四封之內親吾君也猶父母也子而思報父母之仇臣而思報君之讎其有敢不盡力者乎句踐既許之乃致其衆而誓之曰吾不欲匹夫之勇也欲其旅進旅退也果行國人皆勸父勉其子兄勉其弟婦勉其夫曰孰是君也而可無死乎

申包胥問戰〔吳語〕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問焉曰吳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宗廟以為平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曰敢問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問其病吾寬和以子之忠惠以善之修令緩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稱其善掩其惡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

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王曰諾

敗吳〔又〕吳王起師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越王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攻之吳師大北三戰三北乃至于吳

滅吳〔越語〕越居軍三年吳師自潰吳王使王孫雄行成於越王弗忍范蠡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范子無助天為虐范蠡曰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黿鼉魚鼈之與處而黿黽之與同渚余雖靦然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諓諓者乎范蠡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左哀二十二越滅吳請使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為能事君乃縊甬東海中洲

稱霸王〔史記〕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諸侯畢賀號稱霸王

范蠡去越〔越語〕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遂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史記〕范蠡去自齊遺種書曰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後殺種

梁惠王

從大梁〔竹書紀年〕惠成王九年四月徙都大梁遂曰梁按魏始都安邑惠成王即惠王也紀年書出魏襄王冢紀魏事安得貲史記從大梁在三十一年與此不同

敗於齊〔史記〕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

黃徐子謂太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當不過有魏貴不益爲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太子曰請必從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可得矣太子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子果與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又〕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使齊兵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兵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龐涓果夜至木下以火燭書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

喪地於秦〔又〕惠王九年與秦戰少梁虜我將公孫痤取龐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三十一年秦趙齊

共伐我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用商君東北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又〕秦孝公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兵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衛鞅伏甲兵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魏惠王恐使使割西河之地獻于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按紀年魏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改元後十七年卒此後稱今王今王者魏襄王也而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是誤分惠王之世爲二王之年惠王與孟子語云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史記言秦取少梁東地至河則惠王時未嘗喪七百里至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于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秦取我汾陰皮氏焦七年魏盡入上郡于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三年秦取我曲沃平周此正喪地於秦七百里之事皆在惠王時孟子未至梁而史記誤繫之於襄王也

辱於楚〔又〕襄王六年魏伐楚敗之陘山十二年楚敗我襄陵〔又〕楚懷王六年楚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敗之於襄陵得邑八　按集註亦以與昭陽戰喪邑事爲辱於楚然以六國年表考之楚懷六年即魏襄十二年非惠王時事矣以紀年惠王改元數之襄十二年乃惠王後元十三年其時孟子亦未至梁也以此觀之惠王改元事是實錄

招孟子〔又〕惠王三十五年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按孟子至梁在惠王之末年故有見襄王事然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後又十七年卒則招賢事當在後元之十六年前於孟子事已辯之詳矣惠王所以三十六年改稱一年者是年與諸侯會于徐州以相王故也前此爲侯此年始稱王故別紀一年耳

史記相王之事係于襄王元年夫惠王已稱王矣其子又相王何爲乎史記之誤明矣史記又以孟子先游齊乃至梁不知孟子先游梁也

梁襄王

襄王立〔史記〕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　按紀年惠成王在位前後五十三年共後爲今王終於二十年史記不知惠王有改元事誤以惠王後元之年爲哀王年而襄王後有哀王乃紀年之今王今王者襄王也襄與哀相似故誤魏實無哀王其事無與於孟子今不錄

齊宣王

蘇秦說齊合從〔史記〕蘇秦爲趙合從說宣王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琊西有淸河北有勃

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太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之中七萬戶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三十一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鬭雞走狗六博蹹鞠者臨菑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慕揮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竊爲大王羞之王曰寡人不敏敬奉社稷以從

見顏斶〔又〕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王不說斶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

王斗見〔又〕齊人王斗見宣王曰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今王有四焉王曰寡人愚陋焉能有四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

不好士王曰當今之世無士斗曰世無騏驥騄耳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縠也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謝曰寡人知罪矣

稷下士〔史記〕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凡數百千人齊有稷門談說之士期會于稷下

宋王偃　出註

桀宋〔史記〕宋君偃自立爲王有鵲生鸇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諫者輒射之諸侯皆曰桀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

子噲　子之及註太子平附

讓子之〔史記〕燕易王卒子噲立蘇代與子之交齊宣王用蘇代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貴重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

不聽政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怨

齊伐燕〔又〕將軍市被與太子平攻子之不克市被及百姓反攻大子構難數月百姓離志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燕人畔〔又〕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昭王於破燕之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　後齊湣王時燕樂毅破齊在孟子後

鄒穆公

養鳥以粃〔國策〕鄒穆公有令食鳧鴈必以粃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於民二后粟而得一后粃吏以爲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與夫君者民之

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身尚食鄒之粃，不肯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聞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富邦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八　全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九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大夫部上

臧文仲

言宋典（左莊十一）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御說宋襄公

告糴于齊（魯莊二十八）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齊語）魯饑，臧文仲言于公曰：夫為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于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如齊。公使往。從者曰：君不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乎。文仲曰：賢者急病而讓夷，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天災流行，戾於敝邑，饑饉薦降，民羸幾卒，大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職貢業事之不共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唯寡君與二三臣實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讓夷謂讓於平時，鬯非鬯之圭

論宋襄公（左僖二十一）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

論焚巫

尪(音汪)(又僖二十一)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諫不設備(又僖二十二)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

對王告難(又僖二十四)王出適鄭處于氾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問展禽犒師魯語齊孝公來伐臧文仲欲以辭告病焉問於展禽　詳柳下惠

如楚乞師(左僖二十六)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罪以不臣事周室

請求晉釋衛侯(魯語)溫之會晉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使醫鴆之不死醫亦不誅臧文仲言於僖公曰衛君殆無罪矣刑五而已無有隱者隱乃諱也今晉人鴆衛侯不死亦不討其使者諱而惡殺之也有諸侯之請必免之臣聞之班相恤也故能有親夫諸侯之患諸侯恤之所以訓民也君盍請衛君以示親於諸侯且以動晉夫晉新得諸侯使亦曰魯不棄其親其亦不可以惡公說行玉二十瑴乃免衛侯自是晉聘于魯加於諸侯一等衛侯聞臧文仲之爲也使納賂焉辭曰外臣之言不越境不敢及君

分曹地(左僖三十一)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于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魯語)臧文仲曰獲地多重館人之力也請賞之乃出而爵之

勸朝齊(左僖

三十三)齊國莊子來聘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公如齊朝

祀爰居(魯語)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爲政也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使書以爲三筴　詳柳下惠

三不仁三不知(左文二)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君子以爲失禮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僖是閔兄嘗爲臣位應在下令在閔上爲逆祀展禽不用柳下惠塞關陽關之屬凡六所以禁絕末遊而廢之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作虛器謂居蔡縱逆祀聽弗忌躋僖公家語作置六關

不知禮(禮器)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于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奧讀爲爨家語作竈祭饎爨老婦主祭今以爲火神而燔柴

哀不祀　詳皐陶

求好於陳(左文六)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季文子聘于陳

言事君之禮(又文十八)季文子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旣沒言立(又襄二十四)穆叔如晉范宣子問焉曰古人有言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夫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

臧武仲

對師數(左成十八)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

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知陳必亡（又襄四）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後楚屢伐陳

敗于狐駘（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于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于邾臧紇時服狐裘襄公幼弱故曰小子紇短小故曰朱儒

城防（又襄十三）冬城防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防武仲邑

知衛君必入（又襄十四）衛獻公出奔齊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　子展子鮮衛侯弟二十六年衛侯歸　齊

圍防（又襄十六）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旅松近防地三子夜送臧紇于旅松而復守防齊失紇故去之

論作林鍾（又襄十九）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論詰盜（又襄二十一）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于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

稱聖人（又襄二十二）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　御叔魯御邑大夫　武仲多智時人謂之聖穆叔叔孫豹

為季氏立悼子（又襄二十三）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于申豐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室將行他日又訪焉

對曰其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訪于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其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喜使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　公彌公鉏悼子紇也獻酬禮畢而通行為旅使與之齒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失色恐公鉏不從也

奔邾如防請後（又）孟孫惡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弗應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戸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秋爲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羯秋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讎臧氏謂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有力於臧氏謂立孟氏之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戒爲戒備也辟穿藏藉除借人除葬道臧孫畏孟氏故以甲士從已視作者〔又〕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　宣叔臧孫許大蔡大龜自爲臧爲自爲請知不足言　使甲從已但慮事淺耳二勳文仲宣叔盟謂陳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爲戒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

四書古人典林　卷九大夫部上　臧武仲　六

作不順施不怨〔又〕齊侯將爲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武仲知齊侯將敗不欲受其邑故以比鼠欲使怨而止為季氏廢長立少是作事不順施事不怨　**論用**

入于亳　詳季平子

季文子

如陳脩好〔左文六〕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使晉求遭喪之禮**〔又〕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八月晉襄公卒〔注〕文子聞晉侯疾故所謂三思

城諸鄆〔春秋〕文十二冬十有二月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左〕書時也

賦采薇〔左〕文十三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於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之四章鄭伯拜公荅拜　四月義取行役踰時不欲爲還晉采薇四章取不敢定居許爲鄭還

如晉〔又〕文十五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知齊侯不免〔又〕齊侯伐曹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　十八年齊弒商人

會齊侯〔又〕文十六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

四書古人典林　卷九大夫部上　臧武仲　季文子　七

齊【春秋文十八】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　公子遂殺惡立宣公出姜大歸惡爲齊甥行父恐齊聽夫人之訴而來討於是議納賂而平焉

出莒僕【左文十八】莒大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姦爲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不度於善而皆

在於凶德是以去之舜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有大功二十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納賂請會【又宣元】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宣公篡立未列於會故以賂請之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故公與齊會賂齊以濟西之田而位定

逐東門氏【又宣十八】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自晉既復命遂奔齊　襄仲遂居東門故爲東門氏歸父字子家襄仲子時三桓強公室弱故欲去之以張大公室適謂子惡襄仲殺之而立宣公南通于楚既不能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臧宣叔許文仲子

四卿竝帥【按】成二年經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等及齊侯戰于鞌先儒謂四卿竝帥見羣不知有季孫不知有公室三家自是愈專而公室微矣

知晉侯不免【左成四】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十年晉景公陷廁而卒

言晉不可叛【又】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立武宮【又成六】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公魯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故立先君武公宮

懼吳伐郯【又成七】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吾亾無日矣君子曰知

懼如是斯不亾矣

私言韓穿【又成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二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于齊使歸諸齊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體解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爲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會伐郯【又】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曰不可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

言尋盟何爲【又成九】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于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

兢誇盟何為**晉執苕丘**〔文成十六〕公會諸侯伐鄭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故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晉人執季文子於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國之密邇仇讎亡而為讎治之何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僑如奔齊　宣伯叔孫僑如也僑如通成公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故讒於晉子叔聲伯公孫嬰齊也

德為國華〔魯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為上大夫　它獻子之子

虧姑成婦〔左襄二〕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齊姜襄公嫡母穆姜襄公祖母櫬親身棺

多行無禮〔文襄四〕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定姒成公妾襄公母季孫以定姒本賤議欲減其喪制匠慶魯大匠慢君母是不終事君之道請木為定姒作櫬不以道取為略御止也文子既許略取故不能止

忠於公室〔文襄五〕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宣之初仲遂執政宣八年遂卒始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按〕齊專政自文子始辨見季武子

季武子　出註

如晉〔春秋襄五〕季孫宿如晉〔左〕莒人滅鄫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文子為卿

城費〔春秋襄七〕城費〔左〕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于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　隧正主役徒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遂強

賦詩〔左襄八〕晉范宣子來聘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　賦摽有梅欲魯及時共討鄭角弓取兄弟無相遠彤弓欲使晉復役彤弓于王

作三軍〔文襄十一〕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

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政者覇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憂不能堪穆子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毁其乘者壞其軍乘分以足成三軍季氏設利病驅民入己民避倍徵故盡屬季氏孟氏取其子弟之半四分其乘之人以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盡取子弟以其父兄歸公

拜黍苗〔又襄十九〕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爲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

作林鐘〔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　因晉師與齊戰而勝詳臧武仲

聘宋〔又襄二十〕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南山有臺取樂只君子邦家之基邦家之光喻武子奉使能爲國光輝去所避席也

妻邾庶其〔又襄二十一〕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　詳臧武仲

立悼子詳臧武仲

取卞〔又襄二十九〕葬楚康王公送葬遲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公問公冶曰吾可以入乎對曰君實有國誰敢違君公與公冶冕服固辭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且無使季氏葬我　武子取卞邑以自益公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言叛益疏我

立昭公詳昭公

伐莒取鄆〔又昭元〕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于虢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楚告于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爲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趙孟聞之曰請諸楚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曾夭御季孫以勞之旦及日中不出曾夭謂曾阜曰旦及日中吾知罪矣魯以相忍爲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贏而惡囂乎阜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乃出見之　如商賈求贏利有不得惡諠囂之聲楹柱也喻季孫

享宣子賦詩〔又昭二〕晉侯使韓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緜之卒章韓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也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

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

葬叔孫使舍路〔又昭四〕叔孫豹卒公使杜洩葬叔孫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勳今死而弗以是棄若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三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襄二十四年叔孫聘周王賜之路車

舍中軍〔又〕季孫謀去中軍豎牛曰夫子固欲去之　詳叔孫以婿季孫〔又昭五〕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
使杜洩告于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敢告杜
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
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罷中軍季孫稱左師
孟氏稱右師叔孫氏則自以叔孫為軍名初作三軍
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公室已卑今舍中
軍四分公室國人盡屬三家三
家隨時獻公而已公室益卑
不立仲壬〔又〕仲至自齊季孫欲
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
知不亦可乎南遺使國人助豎牛攻之死壬叔孫豹
子
以成與晉又昭七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
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
言曰雖有挈缾之知守不假器禮也夫子從君而守
臣喪邑雖吾子亦有猜焉季孫曰君之在楚於晉罪
也又不聽晉魯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
與之閒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桃成反誰敢有之是得

二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
無山與之萊柞乃遷于桃晉人為杞取成
武子卒〔又〕武子卒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
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
乎君子表微 按昭十二年孔疏云悼子之卒不書
于經則是未為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
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按此則論語政逮於大
夫四世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為四世不數悼子
又昭二十五年樂祁曰政在季氏三世矣杜註云文
子武子平子又昭三十二年史墨曰季友受費以為
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
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公矣觀此則魯君失政始宣公而季氏惠
政實始文子論語古註孔安國亦謂文子初得政而
以文子武子悼子平子為四世此未考悼子未嘗為
卿而夫子之言發於桓子時不當遺桓子也集註謂
武子始專政歷悼平桓子為四世似考之
未詳今悼子但附見於臧武仲而不特出

季平子 出註

築鹿囿左昭九冬築鹿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
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
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
可乎平子意如悼子紇之子
伐莒取郠〔又昭十〕季
平子伐莒
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
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
南蒯叛〔又昭十二〕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南蒯謂子仲吾
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
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季悼子之卒也
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
叔仲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
子曰然故使昭子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

故婼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
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
無頗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
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
叛如齊子仲聞費叛遂奔齊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
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深思而
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將適費飲
鄉人酒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從我者子
乎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已乎已乎非吾黨之
士乎平子欲使昭子逐叔仲小小聞之不敢朝昭子
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 圃
生杞言蒯欲為亂如杞生於圃爾非安
平邱會執季孫〔又昭十三〕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遂合諸
侯于平邱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歸子服
湫從
歸季孫〔又〕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

一第991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 版反內

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欒之使巫齊楚何廖於晉穆子告韓宣子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曰不能鮒也能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於今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

南蒯奔（又）叔弓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又）昭十四司徒老祁慮癸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遂劫南

蒯曰羣臣不忘其君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子韓晳曰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齊侯使鮑文子致之

不君君（又）昭十七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平子弗從昭子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於周爲六月

怨平子（又）昭二十五初季公鳥娶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介爲雞著甲萬舞也庸用也謂不能用禮

昭公伐季氏孫齊 詳昭公自此至三十二年季氏事並詳昭公嘗於彼道者

葬昭公（左定元）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以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闞魯葬公墓所在季孫惡昭公欲溝絕其兆域不使與先君同

立煬宮（又）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

煬公伯禽子昭公死於外平子以爲獲福故立其廟

平子卒（又定五）平子行東野卒于房

季桓子

陽虎囚桓子（左定五）季平子卒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盟桓子于稷門之內詳陽貨

圍鄆（春秋定六）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鄆貳於齊故圍之

蒲圃之難（左定八）陽虎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桓子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陽虎伐孟氏陽氏敗公斂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公斂陽孟氏臣詳陽貨

三月不違（公羊定十）齊人曷爲來歸鄆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

受

女樂（史記）齊人選女子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遺魯君陳於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遊往觀終日怠於政事郊又不致膰俎孔子遂行師己送之孔子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師己反以告桓子嘆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　詳孔子

命藏象魏（左哀三）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為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象魏門闕周禮正月縣教令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之故謂其書為象魏

遺言召孔子（史記）季桓子病輦而見魯城喟然嘆曰昔此國幾興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康子曰我死必召仲尼桓子卒康子欲召仲尼公之魚曰必召冉求　詳孔子

季康子

奪嫡（左哀三）季孫有疾命正常曰無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季孫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乃討之召正常正常不反

辭吳召（又哀七）公會吳于鄫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　詳子貢

伐邾（又）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以邾子益來

脩守備（又哀十一）公會吳會齊戰于艾陵獲齊國書季孫命脩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召孔子（史記）冉有為季氏將師與齊戰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閒之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

用田賦（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不對私於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於是乎有鰥寡孤疾有軍旅之出則徵之無則已其歲收田一井出稯禾秉芻缶米不是過也先王以為足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　註以軍用加斂於田計田而出貨財大約稅畝多乎作一田賦又多乎稅畝春秋哀十二年春用田賦

朝服以縞（玉藻）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當用十五升布縞生絹蓋僭宋王者之後

賂越（左哀二十四）公如越得大子適郢將妻公多與之地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季孫懼使因大宰嚭而納賂焉乃止　適郢越大子名得相親悅也季孫恐公因越討己故懼

安五梧（詳孟武伯）

平陽思子貢　詳子貢

康子卒（又哀二十七）季康子卒公弔焉降禮

孟獻子

聘周（左宣九）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于周王以為有禮厚賄之

加人一等（檀弓）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　禫祭名大祥後加一月而禫縣樂縣也但縣之而不作比及也雖當御婦人而猶不復寢

諫不免（左宣十四）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乎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乎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

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賂楚請盟**（又成二）楚師侵我師于蜀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盟于蜀執斲匠人執鍼女工織紝織絍布者**言郤氏亡**（又成十三）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成十七年晉殺郤錡**朝王為介**（又公如京師）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伐秦道過京師因朝王獻子相公以禮故王重賜之**社稷臣**又成十六子叔聲伯曰蔑與行父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詳季文子**請城虎牢**（又襄二）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鄭久叛晉諸討之虎牢舊鄭邑今屬晉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故為諸侯福傳言荀罃能用善謀**相公稽首**（又襄三）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　言獻子能因事盟主**請屬鄫**（又襄四）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鄫小國近魯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比使助魯出貢賦明年叔孫豹覿鄫太子于晉以成屬鄫既而與莒有怨魯不能救復乞還之**諭卜郊不從**（又襄七）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

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啟蟄夏正建寅之月**用秦堇父**（又襄十）諸侯伐偪陽圍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　偪陽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堇父獻于家臣輦重步挽重車也郰人紇謂叔梁紇孔子父狄虒彌魯人蒙覆也櫓大楯**鬪臣**（晉語）趙簡子曰吾聞孟獻子有鬪臣五人　扞難之士**知鄭有災**（左襄十）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子耳侵宋北鄙孟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況鄭乎若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使半為臣**（又襄十一）季武子作三軍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　取其子弟之半也詳季武子**書勞于廟**（又襄十三）春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禮也　書勳勞于策**美其室**（又襄十五）宋向戌來聘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尤過責也間非也傳言獻子有子兄且不隱其貨

孟莊子

徼齊侯（左襄十六）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獻子之子莊子速徼要也海陘魯要道**斬橁**（又襄十八）諸侯同伐齊范鞅門于雍門孟莊子斬其橁以為公琴　橁木名音春**盟向**（又襄二十）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莒數伐

魯前年諸侯盟督揚以和邾之故二國自復其盟

伐邾〔文〕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立羯〔文襄二十三〕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孟孫卒公鉏奉羯立于戶側羯孟莊子之庶子孝伯也詳臧武仲

孟懿子

屬學禮〔左昭七〕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僖僖子卒在昭二十四年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詳孔子

伐公徒〔文昭二十五〕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弗許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

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

伐鄆〔文昭二十七〕孟懿子陽虎伐鄆欲奪昭公將公居鄆

患陽虎〔文定六〕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強使孟懿子報夫人之幣孟孫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

備陽虎〔文定八〕陽虎欲去三桓已更孟氏冬十月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將如蒲圃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築者闔門陽虎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陽氏敗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

不墮成〔文定十二〕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

伐邾〔春秋哀元〕仲孫何忌帥師伐邾按七年傳云季康子欲伐邾饗大夫子服景伯不欲而孟孫賢之川云魯德如邾而以衆加之可乎則伐邾似非懿子意自哀元年後經書何忌伐邾者三闔邾者一蓋政在季氏而懿子亦不敢違也懿子之不能為有以亦可知矣懿子卒於哀十四年

孟武伯

不欲戰〔左哀十一〕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

遲為右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武伯名彘又名洩詳孟之反

成叛〔文哀十四〕孟孺子洩將圉馬於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為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八月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於衢聽共弗許懼不歸十五年春成叛於齊武伯伐成不克遂城輸成孟氏邑孟孫以成邑之民貧困不養馬恐妨民孺子根悲故鞭成有司之使

執牛耳〔文哀十七〕公會齊侯盟于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魋武伯曰然則彘也執牛耳尸盟者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據時執者無常故武伯自以為可執

宴五梧〔文哀

二十五公至自越季康子孟武伯逆於五梧郭重僕
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伯爲
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季孫曰請飲彘也以魯國之密
邇仇讎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也肥
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公與大夫始
有惡　惡言不臣之言欲使公盡株以觀之足食言
多以激三桓之數失言也

三問不對

又哀二十七公患三桓之侈也欲以諸侯去之三桓亦患
公之妄也故君臣多間公游于陵阪遇孟武伯於衢
曰請有問於子余及死乎對曰臣無由知之三問卒
辭不對
許　哀公

孟敬子

居喪食食 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

之不能居公食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爲瘠則吾能
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　敬
子武伯之子名捷不能居
公室言不能以臣禮事君

孟公綽

知崔子有大志 左襄二十五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
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
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大志謂志在弑君不寇
不爲寇害也使民不嚴
欲得民心也徒空也

孟之反

郊之戰 左哀十一春齊爲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
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
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閒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
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
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
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
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
有違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
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
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
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
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
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
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
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
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

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
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
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
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
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
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
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
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
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　孺子孟懿子
之子武伯務人公爲昭公子保者保守城者事充孫
役煩重政賦稅多人齊軍冉求之師二陳齊大夫不
狃魯士獲甲首冉求所得銳敏言欲戰能默口不言
奔驅之言驅馬欲奔
無殤不以童子葬也

三人友 莊子子桑扈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爲友

許　琴張

叔孫武叔

圍郈（春秋定十一）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爲馬正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旣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爲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

聘齊（左定十一）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

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爲寡君賜言義在討惡非所以賜寡君

墮郈（又定十二）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詳孔子

蒐乘（又哀十一）齊師伐我及清季孫使冉有從於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詳冉有

拜吳賜（又）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戰于艾陵將戰吳子呼武叔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違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而事何也問其何職從司馬從吳司馬所命也言拜者受之禮

子服景伯

救火（左哀三）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愼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鬱攸火氣悛次也

對徵百牢（又哀七）公會吳于鄫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

止伐邾（又）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

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爲何如惡賢而逆之不樂而出秋伐邾以邾子益來邾茅夷鴻請救于吳大國吳也孟孫賢景伯欲使大夫不逆其言

諫盟吳（又哀八）吳爲邾故伐魯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于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載載書也釋舍也魯人欲因盟而累景伯爲質於吳又求吳王子交質吳人不欲留王子故遂兩止

謂子貢（又哀十二）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之舍以難之

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　詳子貢

黃池會兕囚〔又哀十三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于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祗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半邾三百乘如邾六百乘有職有職於祭事也吳人信鬼故以是恐之

戒恭〔魯語〕齊閭邱來盟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較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而為恭今吾子之請官寮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陷猶過也如有過寧近於恭

卞莊子

刺兩虎〔春秋後語〕莊子性好勇嘗刺虎管豎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鬭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一舉必有兩獲　莊子然之果獲二虎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　按魯大夫既沒而以謚稱子者皆三桓世卿之家若邑大夫不以謚稱子且位卑亦無謚此卞莊子疑即孟莊子左傳載孟莊子好勇有微齊侯及圍齊斬橁事此謂齊欲伐魯忌莊子不敢過則正襄十六年孟孺子速欲徼齊侯齊侯去之之事也其稱卞者豈孟氏先食采於卞後改食采於成與

塞三北〔韓詩外傳〕卞莊子善事母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魯興師伐齊莊子請從遂赴敵獲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止之莊子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焉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數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而塞責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按孟莊子亦以孝稱此言魯伐齊卞子三獲甲首疑即襄十六年孟孺子速徼齊侯之事而云赴敵而死則傳者妄耳孟莊子善終非赴敵死如卞莊子為輕生之勇夫子當不為子路稱之

公儀子

奉法循理〔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不受魚〔又〕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故不受也

拔葵燔機〔又〕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漢書董仲舒引此云〕吾己食祿又奪園夫工女利乎

以圃喻治〔備考〕公儀子謂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壤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薙藝植蒔窊隧疏瀹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

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后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充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於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為君憂之

閉心〔說苑〕魯君死左右請閉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何閉於門哉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九畢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

新安江　永愼修新編

大夫部中

管仲

奉子糾奔魯〔左莊八〕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無知弒襄公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

子糾生臣 詳召忽

堂阜稅囚〔左莊九〕桓公自莒先入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政事之才多於敬仲〔齊語〕桓公自莒反於齊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公曰若何曰請諸魯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施伯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群臣猶未得請也請生

之於是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

鮑叔知管仲

〔史記〕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又〕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不恥三行

又魯仲連傳管夷吾射桓公中鉤纂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

三釁三浴

〔齊語〕管仲至三釁三浴之桓公親逆之於郊而與之坐問焉以香塗身曰釁或爲熏之

富國彊兵

〔史記〕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愼權衡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輕重謂錢也

定民居成民事

〔齊語〕管仲曰昔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陵爲之終而愼用其六柄焉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國郊以內鄙郊以外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哤亂貌易變也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士鄉十五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國子高子皆齊上卿

作內政寄軍令

〔又〕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諸曰國安矣其可乎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若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公曰爲之若何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內政軍政也因治政以寄軍令措射

鉤〔左僖二十四〕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晉語〕管仲賊桓公而卒以爲侯伯乾時之戰申孫之矢集於桓鉤而無怨言｜申孫矢名鉤帶鉤

束縛立功名〔家語〕孔子曰管仲說襄公襄公不受公之闇也欲立子糾而不能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知權也桎梏而無慙心自裁審也事所射之君通於變也不死子糾量輕重也夫子糾未成君管仲未成臣管仲才度義不死束縛而立功名未可非也召忽雖死過與取仁未足多也

書社三百〔管子〕桓公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智也遂立以爲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爲仲父而貴賤莫之敢妒也與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少長莫不秩秩然從乎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

城小穀〔春秋〕莊公三十二年春城小穀〔左〕爲管仲也小穀齊邑公感齊桓之德故爲管仲城私邑

救邢〔左閔元〕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伐楚〔詳桓公〕

招攜懷遠〔又僖七〕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姦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鄭伯使請盟于齊

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辭上卿饗〔又僖十二〕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

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爲齊守臣皆上卿

謙受胙〔齊語〕桓公會諸侯于葵邱王使宰孔賜胙曰且有後命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謀對曰爲君不君爲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於下以爲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

舉盜〔雜記〕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爲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言所遊者邪辟此二人爲可

難爲上〔又〕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而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君子上不僭上

鏤雕鏤也紘冕之繫以組爲之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大夫士緇旅道也立屏當所行之道以蔽內外

築三歸〔說苑〕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富擬公室〔史記〕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

知與爲取〔又〕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

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

著書（又）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其言之也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問可相（又）管仲疾桓公問曰誰可相者對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公不用其言齊遂亂

召忽 公子糾附

奔魯（左）莊八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管召皆子糾傅杜預曰子糾小白庶兄（按）程子謂小白兄子糾弟

納糾 春秋莊九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按）左氏春秋作子糾公穀春秋無子字（左）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殺糾（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評管仲生竇魯地

死臣生臣（管子）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之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忽曰子固辭無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管仲曰不可持社稷守宗廟者不讓事不廣閑將有國者未可知也子其出乎忽曰不可吾三人之於齊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不立矣吾觀小白必不為後矣管仲曰不然國人憎惡糾之母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小白之為人無小智而

有大慮天不幸降禍於齊糾雖立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吾所立奪吾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管仲曰夷吾之為君臣也將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矣鮑叔曰然則柰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遂出許諾遂傅小白僖公卒諸兒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無道庶弟公孫無知作亂弒襄公鮑叔牙奉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就而雍廩殺無知小白自莒先入魯人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小白中鉤魯師敗績小白踐位是為桓公桓公問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得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遂遣使請管召於魯魯君乃遂束縛以與齊使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乎吾不早死將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伯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子其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晏平仲

節儉力行（史記）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行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

諫納欒盈（左）襄二十二欒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安用之小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告陳文子曰君自恃也弗能久矣

知禍將作〔又〕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不可以不懼　明年齊伐晉

知憂及君〔又〕襄二十三齊侯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

不死君難〔又〕襄二十五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弒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不與崔慶〔又〕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又〕襄二十八慶封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　告平仲欲與共謀子雅子尾

不受邶殿〔又〕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幅利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納政與邑〔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亂

知齊將爲陳氏〔又〕昭三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既成昏晏子受禮叔向從之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爲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　舊量鍾六斛四斗陳氏豆區釜皆加一則鍾八十

一言省刑〔又〕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景公爲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

湫下隘小囂聲塵土爽明塏燥也旅衆也言不敢勞衆爲已宅踊刖足者屨湫子小反塏音凱

更宅復宅〔又〕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爲里室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卜唯鄰是卜二三子先卜鄰矣違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之乎卒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　二三子謂鄰人

知姜危〔又〕齊公孫竈卒司馬竈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姜族弱矣而嬀將始昌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个焉姜其危哉　子雅公孫竈字子雅子尾皆齊惠公之孫競彊爽明也

不助四族〔又〕昭十齊惠欒高氏皆耆酒彊於陳鮑氏而惡之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

乃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欒高敗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 子旗欒施子良高彊鮑氏文子圖也虎門公門端委朝服何善為言無善義可助庸愈乎言罪惡不差於陳鮑

論誅祝史

（又昭二十）齊侯疥遂痁期而不瘳梁邱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君盍誅於祝史公告晏子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欲厭私不思謗讟不憚鬼神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

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斂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斂已責 衡鹿舟鮫虞候祈望皆官名聊攝齊西界姑尤齊東界已責除逋債

論和同

（又）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旋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子猶梁邱據

論古而無死

（又）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爽鳩氏少皞氏司寇季萴虞夏諸侯逢伯陵殷諸侯蒲姑氏殷周之閒（晏子春秋）景公遊於牛山之上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國子高子曰然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況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之遊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則大公至今猶存吾君方將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何暇念死乎公慙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止禳彗星

（又昭二十六）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公說乃止

論禮可為國

（又）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爲其民也是以先王尚之

贖越石父（史記）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子何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爲御者（又）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

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國奢示儉（檀弓）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一裘不易儉於已也遣車一乘儉其親也窆說郎選儉於賓也有子主經曾子主權是以論不合

隘而偪下（禮器）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雜記）孔子曰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下不偪下

章君之賜（晏子春秋）晏子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章君之賜乎

知飢知寒（又）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白裘見晏子曰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飢煖而知寒公悟乃脫裘發粟與飢寒者

親親厚賢（新序）晏子博聞強記通於古今事齊三君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於野用則必不屈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使諸侯莫能屈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內能親親外能厚賢親戚待其祿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齊人以此重之

補過（史記）太史公曰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詳孔子

孔子兄事　詳子產

崔子

立莊公（左）襄十九齊侯娶于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齊靈公卒莊公卽位　莊公大子光也

諫伐晉（又）襄二十三齊侯伐衛遂伐晉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

崔子言有急不能顧君弑之以說晉

將有大志〔又〕襄二十五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公患之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徙歸　志在弑君也

弑莊公〔又〕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取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疾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莒子朝于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子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大史書曰崔子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氏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

滅崔氏〔又〕襄二十七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于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于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且曰崔氏有禍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崔子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來奔慶封當國　終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尸崔杼〔又〕襄二十八慶氏亡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柩於是得之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以其棺尸崔杼于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

陳文子

謂崔子將死詳崔子

知齊將有寇〔左〕襄二十四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

子楚子使薳啓彊如齊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戢藏也取其族還自害

謂晉不可叛〔又〕襄二十八齊侯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　按文子是年已在齊則逆齊不數歲而遂反襄二十七年崔氏滅慶封當國文子之反其在此時乎

謂桓子可慎守〔又〕陳文子謂桓子曰禍將至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禍將至謂慶氏桓子文子之子無宇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善其不志於貨財一說此三言者陳氏父子為隱語以相諭也蓋木者作室之良材莊者國中之要路言將代之執政云爾

陳恆

執簡公（左哀十四）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竝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遂執以入陳氏方睦使疾而遺之潘沐備酒肉焉饗守囚者醉而殺之而逃子我盟諸陳于陳宗初陳豹欲爲子我臣使公孫言己言之子我使爲臣遂有寵謂之曰我盡逐陳氏而立女若何對曰我遠於陳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陳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在幄出逆之遂入閉門侍人禦之子行殺侍人公與婦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大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抽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陳宗所不殺子者有如陳宗

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失道於弇中適豐邱豐邱人執之以告殺諸郭關陳恆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　闞止子成也陳逆子行陳氏宗也懼聽政之處成子入反閉門不納子我除害言將爲公除害

弒簡公（又）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邱三日齊而請伐齊　詳孔子

舅犯

從重耳奔狄（左僖二十三）晉公子重耳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　奔狄在僖五年按國語云狐氏出自唐叔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伯行偃父狐突（晉語）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狐偃曰無卜焉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道遠難通望大難走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夫翟近晉而不通愚陋而多怨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爲其無不成乃遂之翟　監諸侯之爲視諸侯爲誰動也

辭里克召（晉語）里克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子盍入乎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喪亂有小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父母死爲大喪讒在兄弟爲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死又不敢涖喪以重其罪且辱

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

教公子辭秦使（檀弓）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恆於斯得國恆於斯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以告舅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公子重耳對客曰云云　詳見晉文公（晉語）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爲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

懷公殺狐突（左僖二十三）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則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乃殺之

勸公子行（又）處狄十二年而行僖五年奔狄至十六年去（晉語）狐偃曰日吾此來也非以翟爲榮可以成事也吾曰奔而易達困而有資休以擇利可以戾也今戾久矣盍速行乎吾不適齊楚避其遠也蓄力一紀可以遠矣齊侯長而欲親晉會其季年可也乃行戾定也

與塊天賜（左僖二十三）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得土有國之祥

醉遣公子（又）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晉語）公子以戈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之肉其知饜乎舅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余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甘食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從者足相國（左僖二十三）及曹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詳晉文公

卿材（晉語）僖負羈言於曹伯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三人狐偃趙衰賈佗

惠以有謀（又）公子過宋公孫固言於襄公曰晉公子父事狐偃師事趙衰長事賈佗狐偃其舅也而惠以有謀賈佗狐偃之子狐射姑賈季也（左僖二十三）鄭叔詹曰晉公子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

勸受楚享（晉語）如楚楚成王以周禮享之九獻庭實旅百公子欲辭子犯曰天命也君其饗之亡人而國薦之非敵而君設之非天誰啓之心

肅懋（左僖二十三）楚子曰晉公子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

納懷嬴（晉語）秦伯歸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欲辭謂子犯曰何如對曰將奪其國何有於妻惟秦所命也懷嬴故子圉妻與焉與爲媵也子犯怨懷公殺其父故勸之

不如衰文（左僖二十三）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不如趙衰有文辭

授璧投璧（又僖二十四）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于河羈馬羈絏馬繮

見利不顧君（晉語）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舅犯詐亡要君以利

勸納王（左僖二十五）襄王出居于鄭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爲可矣晉侯辭秦師而下晉文侯爲平王侯伯匡復晉室

使民知義信禮（又僖二十七）楚子圍宋宋告急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

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謂子玉無禮（又僖二十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詳文公

退三舍（又）子玉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勸戰（又）晉侯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

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盬啑也腦所以柔物

趙簡子

會黃父（左昭二十五）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王室有子朝亂謀定之

問子大叔禮（又）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詳世叔

叔向諷論鬭臣（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鬭臣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鬭臣抃擢之士

鑄刑鼎（左昭二十九）晉趙鞅荀寅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鑄刑鼎本非趙鞅意不得已而從之

哭子大叔（又定四）反自召陵鄭子大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杜註言簡子得用善言所以遂興　按簡子以私怒殺邯鄲午亂而入于晉陽以叛則始亂之戒已犯之矣其他所戒亦多不免杜說非也

受陽虎（又定九）陽虎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入晉陽叛（又定十三）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衛是以為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荀躒言於晉侯曰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荀寅士吉射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　先是鞅圍衛衛人貢五百家置之邯鄲今欲徙晉陽晉陽鞅邑（又定十四）梁嬰父惡董安于謂知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盍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安于則發之是安于與謀亂也晉國有命始禍者死二子既伏其罪矣敢以告趙孟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乃縊而死趙孟尸諸市而告於知氏曰主命戮罪人安于既伏其罪矣敢以告知伯從趙孟盟而後趙氏定祀安于於廟

納衛世子（春秋哀二）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戰于鐵（左）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之今鄭為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將戰郵

無恤御簡子衛大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衛大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大子救之以戈鄭師北大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志父簡子之一名簡子不讓下皆自伐

闉朝歌

〔又〕哀三趙鞅闉朝歌荀寅奔邯鄲趙鞅殺士皋夷惡范氏也

闉邯鄲

〔又〕哀四趙鞅闉邯鄲

邯鄲降荀寅奔鮮虞

尹鐸保障晉陽

〔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誡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繭絲賦稅保障蔽扞也襄子簡子之子無恤〔按〕後知瑤帥韓魏攻襄子襄子走晉陽曰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三家圍而灌之民無叛意與韓魏反滅知氏

尹鐸增壘培

〔又〕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曰必墮其壘培吾將往焉若見壘培是見寅與吉射也尹鐸往而增之簡子如晉陽見壘培怒曰必殺鐸是昭余讎也郵無正進曰昔先主文子少釁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爲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業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相子今吾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之以師保加之以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尹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爲師保吾何爲不增是以修之庶曰可以鑑而鳩趙宗乎若罰之是罰善也罰善必賞惡臣何望矣簡子說曰微子吾幾不爲人矣以免難之賞賞尹鐸　寅荀寅士吉射闞趙氏所作壁壘也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也言見壘培戒懼足當師保鳩安也

殺竇鳴犢舜華

〔史記〕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詳孔子

竇犨論人化

〔晉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爲蛤雉入于淮爲蜃黿鼉魚鼈莫不能化唯人不能哀夫竇犨侍曰臣聞之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夫范中行氏不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於齊宗廟之犧爲畎畝之勤人之化也何日之有　宗廟犧喩貴畎畝之勤喩賤

甯武子

盟宛濮

〔左僖二十八〕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取五鹿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楚人救衛不克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

此盟也而後不貳叔武衛成公弟諡夷晉以叔武受盟于踐土故聽衛侯歸

從京師

又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會于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櫜饘焉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　甯子患公之欲速故先入欲安喩國人衛侯逆驪袘甯子未儀訟罰爭殺叔武事坐者與元咺對坐也大士獄在設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櫜衣囊饘糜粥也甯子以其責爲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

貨醫衍

又僖三十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僖公爲之請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

冶廑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晉侯實怨衛侯故使醫加酖甯俞視衛侯衣食故得知之

請改祀命

又僖三十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閒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　相夏后啓之孫居帝丘

不答賦

又文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愾恨也覺明也戾罪也

蘧伯玉

從近關出

左襄十四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誰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　孫文子孫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戚孫文子邑伯玉懼難作欲速出境於是孫林父殺三公子獻公出奔齊

又從近關出

又襄二十六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　喜甯殖子於是甯喜攻孫氏弒其君剽獻公復入

季札說之

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

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史魚恥不能進

新序史魚曰吾生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當置尸北堂　詳史魚

晉不加兵

說苑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默往視之還曰蘧伯玉爲政未可以加兵也簡子遂寢兵不出

至闕下車

列女傳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

外寬內直

韓詩外傳外寬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　隱括正物之器

五十知非

淮南子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六十化

莊子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　**孔子主**史記孔子去衛過蒲月餘反乎衛主蘧伯玉家　**孔子嚴事**又孔子之所嚴事於衛蘧伯玉　**瑕邱諷文子**詳公叔文子　**言觀發知**知禮器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　發發動舉措

史魚

季札說之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史鰌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詳蘧伯玉　**謂公叔戌必亡**又定十三年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戌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戌必與焉　十四年靈公逐公孫戌　**尸諫**家語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病將卒命其子曰吾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則死無以成禮汝置尸牖下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之怪而問焉子以父言告靈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進伯玉而用之退彌子瑕而遠之孔子曰古之烈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之尸諫忠感其君者可不謂直乎　**君子之道三**說苑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顏讐由

孔子主史記孔子去魯適衛主顏濁鄒家卽顏讐由也史記謂子路妻兄乃因彌子之妻而謀

公子荆

季札說之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公子荆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詳蘧伯玉　按昭二十年齊豹之亂公南楚為驂公驂乘齊氏射之中背者別是一人杜註不言是公子荆舊以公南楚為公子荆今不從

公叔文子

季札說之左襄二十九吳公子札適衛說公叔發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按公叔文子名發禮記註作拔集註名枝字之誤也　詳蘧伯玉　**諫追陽虎**又定六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輦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之為質此羣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棄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始待之若何乃止　舒鼎衛文公之鼎昭兆寶龜鞶鑑鞶帶以鏡為飾蒙覆也　**樂瑕邱**檀弓公叔文子升於瑕邱蘧伯玉從文子曰樂哉斯邱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　請前行而去惡其將欲奪人之地也　**諡貞惠文子**又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　有難昭二十年靈公如死鳥班制尊卑之次多寡之節因舊典而修舉之以三字為諡惟稱文子者文足以兼之　**成驕**

而亡〔左定十三〕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戍必與焉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以其富也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戍來奔請享欲令公臨其家子臣言能執臣禮

孔文子

奪大叔疾妻〔左哀十一〕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于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

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遺疾之弟孔姞孔文子之女疾之

訪攻大叔〔又〕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

勤公家〔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乃考文叔興舊耆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此衛莊公賜孔悝之鼎銘文叔孔文子也言孔氏先世皆以慶君憂國爲嗜欲文叔能興起之慶士卽卿士

王孫賈

叛晉〔左定八〕晉師將盟衛侯于鄟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也焉得視諸侯將歃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如衛君其敢不唯禮是事而受此盟也衛侯欲以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詬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非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往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絏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晉士鞅侵衛捘擠也捥手捥衛恥也賈言工商皆行欲以激怒國人

祝鮀

長衛於蔡〔左定四〕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皋鼬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

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宏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

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陪增敦厚也少皞虛曲阜也少帛雜帛也綪茷大赤旒大呂鐘名畛涂所經也略界也有閻衛所受朔宿邑近京畿相土之東都為湯沐邑助王東巡祭泰山柔法也疆理土地以周法密須國名闕鞏甲名姑洗鐘名大原近戎故自以戎法惎毒也蔡放也素達反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

桓魋

景公嬖魋(左定十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公子地出奔陳

害孔子(史記孔子去衛過曹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為石椁(檀弓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

魋得罪(左哀十一衛大叔疾出奔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入曹以叛(又哀十四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使夫人驟請享焉而將討之未及魋先謀公請以鞌易薄公曰不可薄宗邑也乃益鞌七邑而請享公焉以日中為期家備盡往公知之告皇野曰余長魋也今將禍余請即救司馬子仲曰有臣不順神之所惡也而況人乎敢不承命不得左師不可請以君命召之左師每食擊鐘聞鐘聲公曰夫子將食既食又奏公曰可矣以乘車往曰迹人來告曰逢澤有介麋焉公曰雖魋未來得左師吾與之田若何君憚告子野曰嘗私焉君欲速故以乘車逆子與之乘至公告之故拜不能起司馬曰君與之言公曰所難子者上有天下有先君對曰魋之不共宋之禍也敢不唯命是聽司馬請瑞焉以命其徒攻桓氏其父兄故臣曰不可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遂攻之子頎騁而告桓司馬司馬欲入子車止之曰不能事君而又伐國民不與也祇取死焉向魋遂入于曹以叛使左師巢伐之欲質大夫以入焉不能亦入于曹取質魋曰不可既不能事君又得罪于民將若之何乃舍之民遂叛之向魋奔衛向巢來奔宋公使止之曰寡人與子有言矣不可以絕向氏之祀辭曰臣之罪大盡滅桓氏可也若以先臣之故而使有後君之惠也若臣則不可以入矣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向魋出於衛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后氏之璜焉與之他玉

河於齊陳成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焉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葬諸丘輿左師向魋邑於[illegible]巢也子頎子車皆魋弟牛亦魋弟阬氏魯人[illegible]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終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一

新安江　永慎修新編

大夫部下

子產

論侵蔡有禍〔左襄八〕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

焚書安衆〔又襄十〕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子孔欲使諸大夫皆受執政之法

爲卿〔又襄十九〕鄭殺子孔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爲卿

對晉徵朝〔又襄二十二〕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於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晉是以有戲之役楚人猶競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爲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遂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於楚者子侯石盂歸而討之湨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

君見於嘗酎與執燔焉間二年聞君將靖東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荐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爲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少正卿官晉鄭同姓故曰吾與昧差池不齊也傳言子產有辭所以免大國之討

告范宣子輕幣 又襄二十四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子產寓書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德國家之基也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毋令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輕幣浚取也

伐陳數俘 又襄二十五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

獻捷對晉 又 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問政然明 又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爲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然明名蔑前年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

辭邑 又襄二十六 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展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請印堇父 又楚子秦人侵鄭印堇父與皇頡戍城麇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令正主作辭令之正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故大叔辭不得堇父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得之傳言子產善辭

不禦寇 又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

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楚師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數勳齋食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皆好勇貪名之人

七子賦詩〔又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蟋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若保是言也欲辭福祿得乎桑義取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趙孟受卒章欲子產之見規

舍不爲壇〔又襄二十八〕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爲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爲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

吳公子贈答〔又襄二十九〕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愼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吳貴縞鄭貴紵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爲彼貨利

裨諶言將知政詳裨謀

與叔向論駟良〔又襄三十一〕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矣

葬伯有〔又〕鄭伯有耆酒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推亡固存國之利也罕駟豐同生伯有汰侈故不免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爲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或主彊直難乃不生子產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行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受盟于子皙氏伯有晨入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時謂子皙直之家彊徒黨也子產言不以駟良爲徒

子皮授鄭〔又〕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

賂伯石邑〔又〕子產爲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爲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爲人也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之

爲政〔又〕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廬井使五家相保

復豐卷〔又〕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

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 請請於公不沒入也入謂田里所收入

與人誦 (又)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奢侈者畏法故畜藏衣冠

壞晉館垣 (又)襄三十一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

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溼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

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擇能而使 (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

不毀鄉校 (又)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吾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論尹何為邑 (又)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愼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辭衆逆女 詳子羽

放子南

左昭元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適子南氏子晳怒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執戈逐之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余不女忍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罪放游楚于吳

弗討子晳

〔又〕鄭爲游楚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罕虎公孫僑公孫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閨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強與於盟使大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

論晉侯疾

〔又〕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

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己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姒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禜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禜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愼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illegible]可爲也已四姬有省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illegible]肸未之聞也此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知楚靈數年後合諸侯

〔又〕楚靈王即位鄭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殺子晳

〔又昭二〕鄭公孫黑將作亂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不速死大刑將至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

死司寇將至子晳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

相鄭伯如楚

（又昭三）鄭伯如楚子產相楚子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

知晉許楚諸侯

（又昭四）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

會申獻禮

（又）楚子合諸侯于申王使問禮於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子產善相小國

作邱賦

（又）子產作邱賦國人謗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爲蠆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渾罕曰國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　邱十六井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

鑄刑書

（又昭六）鄭人鑄刑書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勸之以忠聳之以行敎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

不亦難乎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亂獄豐滋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子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立謗之政作邱賦也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

對黃熊

（又昭七）子產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私焉曰寡君寢疾夢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閒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熊獸名亦作能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

歸州田

（又）子產爲豐施歸州田於韓宣子曰日君以夫公孫段爲能任其事而賜之州田今無祿早世不獲久享君德其子弗敢有私致諸子宣子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任大國之賜吾子爲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埸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爲請宣子受之

立伯有後

（又）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吾爲之歸也大叔曰公孫洩何爲子產曰說也爲身無義而圖說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從也及子產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爲鬼乎子產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爲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冑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宏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

大所馮厚矣而強死能爲鬼不亦宜乎公孫洩子孔之子良止伯有子伯有無義以妖鬼故立之恐惑民故幷立洩使若自以大義存誅絕之後者以解說民心用物謂權勢

對晉問罕朔之位（又）馬師氏與子皮氏有惡罕朔殺罕魋奔晉韓宣子問其位於子產子產曰君之羈臣苟得容以逃死何位之敢擇卿違從大夫之位罪人以其罪降古之制也朔於敝邑亞大夫也其官馬師也獲戾而逃唯執政所寘之得免其死爲惠大矣又敢求位宣子爲子產之敏也使從嬖大夫

謂子皮喪焉用幣（又昭十）葬晉平公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

知晉不能救蔡（又昭十一）楚師在蔡晉謀救蔡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

不毀游氏廟（又昭十二）鄭簡公卒將爲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塴下棺又作窆

幄幕九張（又昭十三）晉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

傳言子產之適宜大叔之從善（又）甲戌同盟于平丘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　張幄幕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

平邱爭承（又）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於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承貢賦之次也鄭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又）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爲國基矣詩曰樂旨君子邦家之基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

哭子皮（又）子產歸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怒富子諫（又昭十六）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于客間執政禦之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子產怒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獄之放紛會朝之不敬使命之不聽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之而不知僑之恥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執政之嗣也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有祿於國有賦於軍喪祭有職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恥之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子寧以他規我

不與玉環（又）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鄭伯子產弗與曰非

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子大叔子羽謂子產曰韓子亦無幾求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間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而與之子產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僑聞君子非無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韓子買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爲請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

之蓬蒿藜藋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爲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亦弗爲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之

餞宣子賦詩

（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齹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弗禳火

（又昭十七）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鄭裨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瓘圭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又昭十八）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皆火裨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國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火政

（又）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火里析死矣未葬子產使輿三十人遷其柩火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客禁舊客勿出於宮使子寬子上巡羣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

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寘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列居火道行火所焮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元冥回祿祈于四鄘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

不毀大叔廟

（又）子產爲火故大爲社祓禳於四方振除火災禮也乃簡兵大蒐將爲蒐除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毀於而鄉子產朝過而怒之余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言其仁不忍毀人之廟

對晉責登陴

（又）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子大叔曰晉無乃討乎子產曰吾聞之小國忘守則危況有災乎國之不可小有備故也既晉之邊吏讓鄭曰鄭國有災晉君大夫不敢寧梏卜筮走望不愛牲玉鄭之有災寡君之憂也今執

事偪然授兵登陴將以誅罪遺人恐懼不敢不告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閒謀之以啓貪人荐爲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竟望走在晉既事晉矣其敢有二心

對晉問立駟乞（左昭十九）鄭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子瑕子產憎其爲人也且以爲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聳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邱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卽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爲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

龍鬭弗禜（左）鄭大水龍鬭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爲禜焉子產弗許曰我鬭龍不我覿也龍鬭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論政寬猛（左昭二十）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苻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乃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布政

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鄭人悲泣（史記鄭世家）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如亡親戚（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家語）子產死鄭之人丈夫舍玦佩婦人舍珠珥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

孔子兄事（家語）子貢問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可謂至矣敢問夫子所以與之者子曰子產於民爲惠主於學爲博物晏子於君爲忠臣而行爲敬敏故吾皆以兄事之 按夫子嘗適齊宜與晏子相見若子產卒於昭公二十年是時夫子未遊歷諸國安得見事之盡心敬禮子產而傳者失之耳

稱衆母（仲尼燕居）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家語）子游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曰愛民謂之德教何啻惠哉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春秋卿大夫未能及（備考）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爲卿明年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方其始也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爲矣子產於此從容周幹皆有次第其於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晳死豪宗大族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爲強考其所爲惟作邱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裨諶

知鄭禍未歇（左襄二十九）子晳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

其與幾何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 **知政必歸子產**（又）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不然將亡矣位班子產位次應知政戾定也 **能謀**（又襄三十一）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

世叔

立大叔（左襄二十二）鄭游眅奪逆妻者其夫殺之子展廢良而立大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

也不可以苟良游眅子 **戒宛射犬**（又襄二十四）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婁小阜松柏大木喻小國畏於大國 **問政子產**（又襄二十五）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詳子產 **爲令正**（又襄二十六）楚子秦人侵鄭楚人囚印堇父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叔爲令正以爲請子產曰不獲詳子產令正主作辭令之正受楚獻功大名也以貨免之小利也故大叔辭不得堇父 **賦蔓草**（又襄二十七）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大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賦詩取其相遇適願 **對楚人辭**（又襄二十八）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

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今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如晉**（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 **論城杞**（又襄二十九）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大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

比其鄰昏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夏肄杞肄餘屏城也云猶旋旋歸之 **美秀而文**（又襄三十一）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過鄭文子入聘子羽爲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詳子產 **不私子南**（又昭元）鄭放游楚于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子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 **料楚靈王**（又昭元）楚靈王即位游吉如楚歸謂子產曰具行器矣楚王汰侈而自說其事必合諸侯吾往無日矣子產曰不數年未能也 **送少姜葬**（又昭三）游吉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曰甚哉子之爲此來

第00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也子大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謀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不唯此行也張趯曰自今子其無事矣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子大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　識其無隱諱

對張趯

〔又〕鄭罕虎如晉賀夫人張趯使謂大叔曰自子之歸也小人糞除先人之敝廬曰子其將來今子皮實來小人失望大叔曰吉賤不獲來畏大國尊夫人也且孟曰而將無事其庶幾焉　孟張趯也庶幾如趙苛

賀虒祁

〔又昭八〕晉築虒祁之宮游吉相鄭伯如晉賀虒祁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賦褰裳

〔又昭十六〕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　褰裳言子不我思豈無他人

為政

〔又昭二十〕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盡殺之盜少止

言王室

〔又昭二十四〕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時有子朝之亂

論禮

〔又昭二十五〕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於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　性曲者以禮直之性直者以禮曲之

送頃公葬

〔又昭三十〕晉頃公卒鄭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蟜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閒共其職貢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

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叔敏**九言**〔又定四〕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行人子羽

不能對程鄭問〔左襄二十四〕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自降下之道**知子產將知政**〔又襄二十六〕鄭伯賞入陳之功子產辭邑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知令尹圍必代昌**〔又襄二十九〕楚郟敖即位王子圍為令尹

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昭元年圍弒郟敖**知伯有不能久**〔又襄三十〕鄭人殺良霄於子蟜之卒也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蟜卒在十九年以莠喻伯有知其不能久存**知四國之為**〔又襄三十一〕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四國之為諸侯所欲為也〔詳子產〕**辭楚以眾逆女**〔又昭元〕楚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人惡之使行人子羽與之言乃館于外既聘將以衆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墠聽命令尹使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櫜而入許之入逆而出　墠欲於城外除地為墠行昏禮也豐氏公孫段恃實恃大國之實而無備也言已失所恃則諸侯懲恨以距君命壅塞不行所懼惟此垂櫜示無弓**言以知物**〔又〕會于虢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楚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憂子皙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

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二子愍矣陳公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樂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設君服二人執戈陳於前以自衛楚公子弃疾有當璧之命圍雖取國猶將有難物類也察言以知禍福之類八年陳招殺大子國弱齊惡當身各無患

百里奚

事虞〔史記秦本紀〕百里奚事虞為虞大夫晉獻公伐虢道出虞境遂以璧馬賂虞公假道意在并虞

宮之奇諫奚曰是不可以不諫奚曰貪賂玩寇蓋不可與言者也奇曰然則將遂已乎奚曰子盡心者行吾志耳

相秦

〔又〕晉伐虢歸遂滅虞虜虞君及奚以歸晉繆姬適秦繆公將以奚爲媵奚恥之亡秦走宛 按此與孟子知虞公將亡而先去之不同左傳媵秦穆姬者虞大夫井伯亦非百里奚〔又〕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曰百里奚吾媵臣也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之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又〕商君傳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羊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 按此說卽萬章所聞者也與秦本紀說異孟子雖辯之而當時號五羖大夫意其有所由來或如本紀之說乎〔又〕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

薦蹇叔

〔又〕秦本紀繆公授奚國政奚讓焉曰臣不及臣之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食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是以知其賢於是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爲上大夫

對與晉粟

〔左傳〕十三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 百里卽

百里奚

扊扅歌

〔風俗通〕奚爲秦相妻在秦知之而未敢言奚於堂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因援琴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奚問之乃其故妻也遂還爲夫婦 扊扅門桄也音掩移

宮之奇

諫假道

〔左僖二〕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公羊〕獻公曰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於是終以往宮之奇果諫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穀梁〕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又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

復諫假道

〔左僖五〕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

寵偪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
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唯德是依故周書曰
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唯馨又曰
民不易物唯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
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
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 輔頰輔也車牙車也大伯
虞仲不從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
虞公其後也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盡殺之**以族**
行〔又〕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
更舉矣 臘歲終祭名晉語伐虢之役師出於虞
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
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
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
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已自拔其本矣何
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
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令尹子文

毀家紓難〔左莊三十〕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
申公鬭班殺子元鬭穀於菟為令尹自毀
其家以紓楚國之難 毀滅紓緩也〔又宣四〕初若敖
娶於䢵生鬭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於䢵子
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田
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
於菟故命之曰鬭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
子文 若敖楚君夢澤名穀奴口反於音烏菟音徒
滅弦〔又僖五〕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伐隨**〔又僖二十〕隨以漢東諸
侯叛楚鬭穀於菟帥師
伐隨取成而還**使子玉為令尹**〔又僖二十三〕楚成得臣帥師
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
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
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

靖者與有幾 成得臣
子玉也叔伯薳呂臣也**為賈不賀**〔又僖二十七〕楚子
將圍宋使子文治
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蒍終日
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
蒍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
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
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
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
而賀何後之有 時子文不為令
尹故云使其後子玉敗于城濮**逃富**〔楚語〕鬭子文
三舍令尹無
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
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成王每出
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
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
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
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

處郢為
楚良臣**憂勤社稷**〔戰國策〕子文因鬭般之殺子元也
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
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盈積自毀其家
以紓國難舉將以靖國盡力以制敵薄忠以撫下三
仕不喜三已不慍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於社
稷嘗曰廢賢者不祥專利者必害故為政度人以用
人溥惠以撫下凡以
自究厥心不遑他恤**若敖鬼餒**〔左宣四〕初楚司馬子
良生子越椒子文曰
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
敖氏矣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
可子文以為大慼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
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
餒而及令尹子文卒鬭般為令尹子越為司馬蒍賈
諸子揚而殺之子越為令尹己為司馬子越又惡而
設之將攻王楚子與若敖氏戰遂滅若敖氏其孫箴
尹克黃使於齊歸復命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

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
其所改命曰生。子文子良之兄

孫叔敖

虞邱薦〔說苑〕孫叔敖隱於民間令尹虞邱子見於王
曰臣之尸祿久矣妒賢害能臣知罪矣臣聞
下里之士孫叔敖者秀而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
授之以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
使為令尹　按孟子言孫叔敖舉於海註謂隱處
海濱諸書未見所出海去楚甚遠疑非其隱處

老父弔〔文〕孫叔敖為令尹吏民皆賀有父老後來弔曰
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
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
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
祿已厚而慎不取君謹
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施政教〔史記循吏傳〕孫叔敖
三月為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
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
其生

復市業〔又〕莊王以幣輕更以小為大百姓不便皆
去其業市言之相曰吾令之復矣言之
王曰前日更幣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
次臣請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民

從化〔又〕楚俗好庳車王欲下令使高之相曰臣請敎
閭里使高其梱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
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
民從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

城沂〔左宣
十一〕令尹蔿艾獵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
命日分財用平版榦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趾
具餱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
不愆于素　艾獵孫叔敖

擇令典〔又宣十二〕蔿敖
為宰擇楚國之
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
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　蔿敖孫叔敖也

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軍行前
以備慮有無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南轅反旆〔又
師救鄭楚子北師次于郔沈尹將中軍王欲還嬖人
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
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
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
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此行也晉師
必敗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　旆大旗也

請寢邱
〔呂氏春秋〕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吾不受
也我死王必封汝必無受利地利地者衆之所欲也
楚越間有寢邱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
人機可長有者惟此　拔寢邱今光州固始縣蓋吳
楚之閉是時越
境不能至此

子西

怒令尹〔左昭二十六〕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
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子建實聘之子
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子西怒曰是亂國
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
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
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子
西平王之長
庶子昭王名

諫封吳公子〔又昭三十〕吳子使徐人執
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
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將以害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
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
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
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
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
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
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　播揚猶勞動也

脾洩之事

〔又定五〕楚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及寧王欲殺之子西曰子常唯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于城麇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大小何知對曰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於雲中余受其戈祖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吳入郢昭王奔隨脾洩楚邑失王恐國人潰散故僞爲王車服立國脾洩以保安道路人

改紀政

〔又定六〕吳敗楚舟師楚國大惕懼亡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

言無患吳

〔又哀元〕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唯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宮室

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按〕楚語謂子西歎於朝而藍尹亹以此對子西與此不同今從左傳

沮封孔子

〔史記〕楚昭王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　詳孔子

白公作亂

〔左哀十六〕楚大子建與晉人謀襲鄭鄭人殺子木其子曰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焉葉公曰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勝自厲劍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女庸爲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西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白公遂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袂掩面慙於葉公〔按〕此事在孔子卒後

葉公

不義后臧

〔左定五〕葉公諸梁之弟后臧從其母於吳不待而歸葉公終不正視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不義之

襲梁霍

〔又哀四〕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

三子楚大夫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僞辭當備吳夜結期明日使襲梁霍皆辭子邑〔按〕是時蔡已遷州來其故地近葉方城山亦在葉疑皆葉公所治之地

攻白公勝

〔又哀十六〕子木之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爲不利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使處吳竟爲白公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厭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脩也而後入葉公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冀若見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

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
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
公奔山而縊沈諸梁兼二事國寧乃使寧爲令尹使
寬爲司馬而老於葉　二事令尹司馬寧子西子寬
子期子（楚語）子西子期死葉公聞之曰吾怨其棄吾
言而德其治楚國楚國之能平均以復先王之業者
夫子也以小怨寘大德吾
不義之帥方城之外以入

言伐陳帥賤（又哀十八）白
公之亂陳人
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大師
子穀與葉公諸梁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
令尹司馬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
不用命焉子穀曰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高曰天命
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亡之其必令尹之子是與
君盍舍焉王卜之武城尹吉楚公孫朝帥師滅陳王
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
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爲他日改卜子國而使

爲令尹　按記緇衣篇引葉公之顧命此周大夫祭
公謀父之言見汲冢周書祭公解作葉非此葉公也故
不錄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一　終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二

新安江　永愼修編

雜人部

離婁

察秋毫（備考）離朱明察秋毫
幽室之中能辨五色
索珠（莊子）黃帝遊乎赤
水之北登崑崙之
邱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
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
督繩（漢書）使離婁督繩公
輸削墨雖崇臺五層
延袤百丈而不混
者工用相得也
微睇（楚辭）離婁微睇
兮瞽以爲無明
膠目（莊子）駢
於明者
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
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

共工　驩兜

象恭（堯典）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
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若順采事也
共工官名驩兜與共工朋黨比周言其方且鳩聚而
見其功僝見也靜則能言用則違背象共貌恭而心
不然滔天
言其惡也
何憂驩兜（皋陶謨）禹曰能哲
而惠何憂乎驩兜
渾敦窮奇渾
戶
本反敦徒本反（左文十八）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
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
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
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
奇　帝鴻黃帝醜亦惡也渾敦不開通之貌謂驩兜
窮奇謂共工（按）史記正義引神異經以渾敦窮奇皆
獸名謂其
性似之
流放（舜典）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放置之於

此不得他適幽洲北裔地崇山南裔山

投裔（左文十八）舜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螭魅山鬼

鯀

顓頊孫（漢書律歷志）顓頊五代而生鯀（按）史記謂顓頊爲鯀父索隱云代系殊懸班氏之言近得其實 **崇伯**見後 **方命圮族**（堯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割害也懷包其四面襄駕出其上鯀崇伯名咈者甚不然之辭方命逆命也圮族敗類也异者已廢而復強舉之意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 **檮杌**（左文十八）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

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謂鯀（按）史記正義引神異經檮杌獸名謂性似之 **汨陳五行**（洪範）箕子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陻塞汨亂陳列也帝天也洪範九疇治天下大法其類有九 **障洪水**（祭法）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鯀之功 障塞 **稱遂共工之過**（周語）昔共工虞于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百川墮高堙庳以害天下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 共工高辛時諸侯與堯時共工異崇鯀國伯爵也舉遂共工之過謂障洪水舜承堯殛之 **殛鯀**（舜典）殛鯀于羽山 殛者拘囚困苦之羽山東裔之山 **化黃熊**（左昭七）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 熊獸名國語作能

一音奴來反三足鼈也羽淵羽山之淵禹有天下郊祀之 **婞直亡身**婞同悻（楚辭）鯀婞直以亡身兮終焉殀乎羽之野 鮌古鯀字 **永遏**（又）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曰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鴟曳銜鯀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汨治鴻洪水也鯀不任治水衆何以舉之既不以方命圮族爲憂何不先試而後用鯀葉跳鯀互若鴟龜曳尾相銜此同事者之謀鯀課聽之亦求成功堯何以獨加罪既拘囚之何以三年不加刑 **修太原**（禹貢）冀州既修太原 因鯀功而修之 **郊鯀**（祭法）夏后氏郊鯀以鯀配天

瞽瞍　象

頑傲（堯典）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瞽無目言舜瞽者之子舜父號瞽

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傲驕慢也舜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不至大爲姦惡 **允若**（大禹謨）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 雖頑嚚亦信而順之 **無違命**（左昭八）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 幕舜之先從幕至瞽瞍無違天命廢絕者

丹朱

嚚訟（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放齊言嗣子丹朱開明可用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以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禹所謂傲虐是也 **慢遊傲虐**（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漢志）堯處子朱于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也頟

領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孫盜舟之類堯不以天下與朱故曰殄世

虞賓德讓〔又〕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虞賓丹朱也爲賓於虞言韶樂作於堂上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之感人如此

不肖〔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女曰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路史〕堯之子監明早死不得立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史記〕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

放丹水〔竹書紀年〕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朱于丹水

舜之子

封商〔竹書紀年〕二十九年帝命子義鈞封于商是爲商鈞

喜歌舞〔路史〕舜二妃娥育無子女罃生義鈞封于商喜歌舞

民不附〔又〕禹服舜三年喪讓位商鈞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爲民不附商鈞追就禹之所

爲賓〔又〕啓以商鈞爲賓

羿

逢蒙附

學射弧父〔吳越春秋〕楚有弧父者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羿從之學盡傳其道又有吉甫者亦以善射著羿又學射於吉甫初堯時有名羿者善射夷羿慕其爲人因名曰羿

距太康〔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君名羿〔按〕夏都安邑在河之北太康立十九年爲羿所距遂居河南之陽夏今開封府太康縣是也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書註羿廢太康立仲康非也羿但據河北不臣於夏而太康與仲康立于

河南

羲和寒羿〔亂征〕集傳蔡氏曰羲和助羿爲惡亂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未足以制后羿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

恃射好田〔左襄四〕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悼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弃武羅伯因熊髡尨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爲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餘詳羿〕　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武羅四人皆羿賢臣寒國名夷羿氏也窮門殺之於國門〔又〕虞箴曰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冒

貪也羿雖有夏家不能恢大之〔楚辭〕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

封大也

逢蒙殺〔備考〕羿將歸自田逢蒙取桃棓殺之　桃木爲大杖

奡　左傳楚辭皆作澆

少康滅澆〔左襄四〕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娛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殪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殪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殪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寒國名浞因羿室就其妃妾也靡夏之遺臣斟灌斟尋二國后相所依過戈皆國名燼遺民也少康夏后

相之子后杼少康之子〔文哀元〕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　惎毒也女艾少康臣諜候也

強圉〔楚辭〕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

縱欲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強圉多力也

飛廉

有力善走〔史記秦本紀〕中衍元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惡來〔趙世家〕蜚廉後爲秦惡來弟曰季勝其後爲趙　按孟子言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而史記但言武王殺惡來至蜚廉則有天賜石棺以華其氏之說蓋秦史誕妄之詞史遷誤信之耳

管叔　註武庚蔡叔霍叔附

文昭〔左僖二十四〕管蔡郕霍文之昭也　文王爲穆子爲昭

封管蔡〔史記周本紀〕武王封弟叔鮮于管弟叔度于蔡　又霍叔名處

流言〔金縢〕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註詳周公

鴟鴞〔又〕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豳風〕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詳周公〕　鴟鴞惡鳥比武庚既敗管蔡不可更毀我王室

作亂〔史記衛世家〕武王已克殷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爲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作亂欲攻成周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

大艱西土〔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周公以王命討武庚大誥天下寧王武王也武庚未叛時適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今果蠢然而動

小腆紀敘〔又〕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以小腆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天降威于殷有疵謂三叔疵隙鄙鄙邑也

逋播臣〔又〕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逋亡播遷之臣

致辟〔蔡仲之命〕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致辟誅戮之〔左定四〕管蔡啓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　惎毒也蔡放也

作常棣〔小雅〕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此詩周公既誅管蔡而作

師尹

節南山〔小雅〕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用尹氏以致亂尹氏蓋吉甫之後惔燔監視也〔又〕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薦重瘥病憯曾也〔又〕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氐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眾也〔又〕弗

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言王委政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亞之小人乃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夷平已止膴厚也）〔又〕昊天不傭降此鞠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闋君子如夷惡怒是違（傭均鞠窮訩亂戾乖屆至闋息違遠也）〔又〕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為政卒勞百姓（成平也）〔又〕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項大也言無可往之地）〔又〕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言小人之性無常）〔又〕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又〕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訛化也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王心之蔽）

子都

不見子都〔鄭風〕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爭車〔左隱十一〕鄭莊公將伐許以授兵于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猳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公孫閼子都也棘戟也考叔顛墜而死）

易牙

蔿羞有寵〔左僖十七〕齊桓公多內寵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雍同饔調和熟食曰饔雍人名巫即易牙）

進味〔戰國策〕齊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辨淄澠〔呂氏春秋〕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二水名）

非人情〔又〕管仲有疾對桓公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何疑邪管仲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卒公逐易牙三年復召用之及桓公疾易牙與寺人貂作亂塞宮門矯以公令有婦人踰垣入公曰我飢欲食渴欲飲曰易牙作亂塞宮門飲食不可得矣公嘆曰死者有知我何面目見仲父乎〔又〕曰易牙殺子以適君非人情 · 桓公謂易牙子善調味乎吾盡嘗天下之味唯蒸嬰兒之味未嘗易牙遂蒸其首子而獻之自是有寵

盜跖

肝人肉〔史記〕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跖柳下惠之弟）

東陵〔莊子〕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

盜亦有道〔又〕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道耶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智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未之有也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射兩軥〔左襄十四〕衛獻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初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為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
佗與差爲孫氏逐公子魚庾公差禮射不求中軥車
軛佗卷者佗不從丁學故言遠反之還射丁丁射貫佗
臂（按此事與孟子不同此紀實孟子傳聞恐有誤也
庾公之斯當即庾公差公孫丁似子濯孺子庾公差
射兩軥與去金發乘矢相近而二子之學射相反尹
公佗還射丁而丁
射佗則大異矣

華周　杞梁

死戰（左襄二十三）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
于傷股而退明日復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
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
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
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且于莒邑杞殖即

杞梁華還即華周皆齊大夫莒子欲以盟要二子無
致死戰（說苑）齊莊公將伐衛及晉爲車五乘之賓杞
梁華周皆不與梁恥之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
而無名雖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
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周同車伐
晉遷襲莒梁周下戰獲甲首三百公止之曰子止與
子同齊國梁周曰君爲五乘之賓而臣不與焉是少
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
者臣之事也遂進鬬杞
梁殺二十七人而死

亥唐

平公與坐（高士傳）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
平公與亥唐坐有間亥唐出叔向入平公
伸一足曰吾向與亥子坐髀痛足痺不敢伸叔向不
悅公曰子欲富乎吾祿子欲貴乎吾爵子亥子乃無
欲也吾非坐無以
養之子何不悅乎

師曠

論衛人出君（左襄十四）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
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
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
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
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絶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
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
而爲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
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
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
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
察其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

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
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告齊師遁（又襄十八）同伐齊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
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　鳥烏得空營故樂

歌南風（又）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
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歌者吹
律以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
不競律氣不至故聲多死

知公室卑（又襄二十六）秦伯之弟鍼
如晉脩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
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
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能
御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
爭者大師曠曰公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

而爭善私欲已後能無卑乎（晉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脩詩以詠之脩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論石言（左昭八）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子野曠字

司聽不聽（又昭九）晉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聽也　工師曠也（檀弓）杜蕢酌曰曠飲斯平公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

濮水

新聲（韓非子）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晉見平公平公飲酒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即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終師曠撫而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不可聽平公曰何道出師曠曰師延之所作也與紂為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自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國削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涓鼓而終之

援琴而鼓（又）平公曰音無此最悲乎師曠曰有君德義薄不可以聽之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集乎廊門再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平公大喜曰音無此最

悲乎師曠曰有昔黃帝以大合鬼神今君德義薄不足以聽之平公曰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之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之大風至而雨隨之飛廊瓦平公恐懼晉國大旱

鐘不調（呂氏春秋）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師涓至果知鐘之不調也

多於聰（莊子）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又）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

擊磬襄

孔子學琴（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數也（詳孔子）

原壤

孔子故人（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此貍首逸詩女當音汝

子桑伯子

不衣冠（說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悅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弓曰太簡（燕）（辨）桑扈

贏行**琴張友**（莊子）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語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

歌哭鼓琴（又）子輿與子桑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子輿入曰子之歌何故若是曰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孺悲

學士喪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

陽貨

伐鄆（左昭二十七）孟懿子陽虎伐鄆時昭公出居鄆伐鄆欲納公

囚季桓子（又定五）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為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良懷殺公何藐盟桓子于稷門之內大詛逐公父歜及秦遄皆奔齊　東野季氏邑璵璠美玉君所佩懷亦季氏家臣昭公之出季孫行君事佩璵璠祭宗廟今定公立復臣位改君步則亦當去璵璠不狃季氏臣費宰子洩也桓子意如子季孫斯文伯季桓子從父昆弟藐季氏族歜郈文伯

怒衛侯（又定六）公侵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陽虎使季孟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曰尤人而效之非禮也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道之若之何乃止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

魯患陽虎（又）季桓子

如晉獻鄭俘也陽虎強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兼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　虎欲困辱三桓并求媚於晉故強使正卿報晉夫人之聘魯欲令晉人開虎當逃走故強設請託之辭因此言以入晉令晉素知之

盟詛（又）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

居鄆陽關（又定七）齊人歸鄆陽關陽虎居之以為政　鄆陽關皆魯邑中貳於齊齊今歸之不書虎尋之

欲陷季孟（又）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　處父孟氏家臣成宰公斂陽苦夷季氏家臣二子季孟傳言陪臣強能自相制

客氣（又定八）公侵齊攻廩丘之郛主人出師奔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曰猛在此必敗猛逐之顧而無繼偽顛虎曰盡客氣也　陽州之役猛先歸言若在此必復敗客氣言非勇

盜竊玉弓（春秋定八）盜竊寶玉大弓　盜謂陽虎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王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帶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

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
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
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
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
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
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
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
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
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
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
陽欲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
言辭舍爵于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
先公閔公僖公也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都車
都邑之兵車陽越虎從弟昨暫也徵召也虎召季氏
將殺之今得脫必
喜故言喜於召死

得玉弓 春秋定九得寶玉大弓左
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

器用也　無益近用
而祇爲名故歸之

奔齊奔晉 左定九伐陽關陽虎
使焚萊門師驚犯之
而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
鮑文子諫曰臣嘗爲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
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
其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
國而求容焉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
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
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
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鍥其軸摩約而歸之載蔥靈寢
於其中而逃追而得之囚於齊又以蔥靈逃奔宋遂
奔晉適趙氏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
鍥刻也刻軸欲絕追者蔥靈輜車名

公山弗擾 左傳作公山不狃

謂陽虎逐仲梁懷 左定五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
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
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
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於郊桓子敬
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
陽虎囚季桓子而逐仲梁懷　懷季氏家臣子洩不
狃字按論語公山弗擾以費叛即此事也因桓子者
陽虎耳弗擾未嘗與集註與陽虎共執桓子蓋考之
未詳然行仲梁懷之言出於弗擾蓋與虎素相比當
虎囚桓子時亦據費遂爲弊援故論語書叛也是時
孔子
未仕

因陽虎 又定八陽虎欲去三桓公山
不狃不得志於季氏因陽虎

襲魯奔齊

又定十二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
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
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
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

追之敗諸姑蔑二
子奔齊遂墮費

伐魯故道險 左哀八吳將伐魯問
於叔孫輒對曰魯有
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不狃曰
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
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
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
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
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
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
不救何爲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　輒與不
狃奔齊後適吳有名無情有大國名無情實不以所
惡廢鄉不以其私怨廢其鄉黨之好惡引導也以其
知魯道故子張輒也故
由險道欲使魯成備

佛肸

中牟宰 史記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氏中行氏伐中牟佛肸叛使人召孔子 備考有田卑就烹逃賞事列女傳有佛肸母免死事今不錄

彌子 癰疽

煬竈 戰國策靈公幸雍疽彌子瑕二人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偵謂君曰昔者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於君者乎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於是廢癰疽彌子瑕

驂乘 史記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雍渠驂乘詳孔子 即癰疽 說苑作雍雎

色衰愛弛 韓非子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刖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而犯刖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

史魚尸諫 以不能進伯玉退彌子詳史魚

宋朝

婁豬 左定十四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大子蒯聵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詳蒯聵按昭二十年公子朝通靈公嫡母出奔晉者別是一人衛之公子舊引入宋朝合爲一人誤

夫人之黨 又定十三公叔戍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十四年衛侯逐公叔戍夫人黨宋朝之徒

公輸子

以機封 音窆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歛般請以機封公肩假曰不可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 公輸若爲匠師年方幼斂下棺於椁也般若之族欲以機關轉動之器下棺假言爾以人母試巧而不用禮則亦豈不得以已母試巧乎於爾心亦有所病乎

爲木鳶 文選註公輸般爲母作木人爲御機關一發其車遂行又爲木鳶乘之自飛 墨子 公輸子削木爲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自謂至巧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鵲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爲雲梯 戰國策楚攻宋公輸般爲設機械以攻之墨翟聞之往見般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般不答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般請墨子見之楚王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盧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王曰善吾請無攻城矣

王良

御之上 左哀二郵無恤御趙簡子衛大子蒯聵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大子懼自投於車下子良授大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郵無恤王良也

諫殺尹鐸（晉語）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增壘培簡子怒曰必殺之郵無正曰委土可以爲師保何爲不增若罰之是罰善也〔詳趙簡子〕無正晉大夫郵良伯樂〔又〕簡子賞尹鐸初伯樂與尹鐸有怨以其賞如伯氏曰子免吾死敢不歸祿辭曰吾爲主圖非爲子也怨若怨焉〔伯樂無正字若如也怨自如〕故

接輿

歌鳳（莊子）孔子將適楚接輿歌而過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迷陽草名〕○莊子又有與肩吾語韓詩外傳有聘楚王聘事今不錄

漆身（戰國策）箕子接輿漆身爲癘被髮爲狂無益於殷楚

髡首（楚辭）接輿髡首兮

楊朱

不損一毫（列子）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又）禽子問楊子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莊列多楊朱語惟錄此〕

墨翟

兼愛（墨子）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illegible]所自起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皆起不相愛爲盜賊者亦然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

道大觳〔音確〕（莊子）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靡麗也暉光也觳無潤澤也〕

自苦（又）墨子稱道曰禹湮洪水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爲墨

儉而難遵（史記）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斲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若此則尊卑無別也故儉而難遵要其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

著書（漢志）墨子貴儉兼愛尚賢明鬼其命尚同著書六十一篇

墨離爲三（韓非子）自墨子之死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林氏之墨故墨之後離爲三

孟賁

拔牛角（帝王世紀）秦武王好多力之士齊孟賁之徒往歸焉孟賁生拔牛角

烏獲

舉鼎〔帝王世紀〕秦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張儀

學鬼谷〔史記〕張儀者魏人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秦自以不及儀儀已學而游說諸侯穎川陽城有鬼谷隱居於此因以爲號所著捭闔十三篇

嘗辱〔又〕儀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門下意儀共執笞掠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蘇秦激入秦〔又〕蘇秦已說趙王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

儀於是之趙上謁求見秦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不使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數讓之儀怒遂入秦蘇秦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能用秦柄者獨儀可耳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陰隨儀奉以金馬車錢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儀曰方且報德何故去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今君已用請歸報儀曰嗟乎此在其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

爭論伐韓伐蜀〔又〕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前錯欲伐蜀儀曰不如伐韓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斜谷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器必出據九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

敵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眾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錯曰不然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彼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矣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則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王曰善卒起兵伐蜀取之

說魏入地〔又〕儀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

魏因入上郡少梁惠王乃以儀爲相

秦取魏地〔又〕儀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不肯聽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儀益甚

陰令秦伐魏〔又〕儀畱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立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儀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 按魏無哀王哀王乃襄王之誤而史記言襄王事本魏惠王後元之事也說見孟子

說魏事秦〔又〕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二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強兵顯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

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攻梁韓怯於秦秦韓爲一梁之亡可立而須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之士莫不日夜搤腕瞋目切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說豈得無眩哉莫王於是乃背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

復相秦

〔又〕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

說楚絕齊

〔又〕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說懷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王大說而許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張儀乃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地不聞六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攻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遂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兵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儀乃請行曰秦強楚弱臣善靳尚靳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所言楚王皆從遂使楚懷王將殺之鄭袖日夜言王王悔厚禮之如故

說楚與秦親

〔又〕儀既出聞蘇秦死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天下有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群羊而攻猛虎虎與羊不格明矣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以秦女爲王箕帚妾

長爲兄弟之國王卒許儀與秦親

說韓

〔又〕儀說韓王曰韓地狹險九百里見卒不過二十萬[illegible][illegible]甲百萬虎賁之士貫頤奮戟者不可勝計大主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東取成皋滎陽則王之國分矣秦之所欲莫如弱楚今王西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計

說齊

〔又〕儀說齊湣王曰天下彊國無過齊者然而爲大王計者皆爲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利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入朝澠池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淄即墨非王之有也齊王乃許儀

說趙

〔又〕儀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敝邑恐懼懾服守四封之內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秦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有敝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會邯鄲之下凡大王之所信爲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天下之不可一明矣今楚與秦爲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爲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與人鬬欲毋危可得乎今秦約四國爲一以攻趙必四分其地爲王計莫如與秦王遇於澠池請案兵毋攻趙王許儀

說燕

〔又〕儀說燕昭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劾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今王事秦秦王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願王熟計之燕王聽儀

相魏

〔又〕秦惠王卒武王立不說儀群臣日夜惡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儀懼誅乃謂武王曰爲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王以其間伐韓臨周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乃入儀之梁

齊果興師伐之梁王恐儀曰王勿恐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謂之齊王曰儀之出因與齊王約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廣鄰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齊王曰善乃解兵儀相魏一歲卒

傾危之士〔又〕太史公曰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公孫衍

相魏〔史〕記公孫衍又名犀首與張儀不善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　按犀首衍官名

謂義渠君〔又〕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乃謂義渠君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杅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耶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掇馬籠杅冀箕君之國有事謂山東諸國共伐秦衍意欲令義渠君弗援秦也

相秦〔又〕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淳于髡

滑稽〔史〕記滑稽傳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　滑稽猶俳諧言諧語滑利加計疾出也

說以隱〔又〕齊威王喜隱好為淫[illegible]夜之飲髡說之以隱曰[illegible]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乃朝諸縣令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　隱謂隱語

大笑絕纓〔又〕楚發兵加齊威王使髡之趙請收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乃益齎黄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楚引兵去　窶音樓篝音溝甌窶謂高地得滿篝籠汙邪下地田

一斗一石〔又〕威王召髡賜之酒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

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帣音卷收袖也韝音溝臂捍也鞠曲也䠞其紀反與跽同謂小跪也

炙轂〔又〕孟子荀卿傳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騶衍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奭修衍之文飾若雕鏤龍文故曰雕龍過一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炙之不盡

猶有餘流言髡智不盡如炙轂

闢第尊寵〔又〕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齊宣王自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稷齊城門又山名謂齊之學士集於稷門之下

承意觀色〔又〕髡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承意觀色爲務

連語三日夜〔又〕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髡見壹語連三日夜無倦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謝去

見七士〔戰國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宋牼　莊子作宋鈃

華山冠〔莊子〕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　華山上下均平作冠象之

禁攻寢兵〔又〕見侮不辱救民之鬭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

[illegible]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又〕以禁攻寢兵爲外以情欲寡淺爲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白圭

善治生〔史記〕白圭周人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與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

行隄塞穴〔韓非子〕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白圭無水難

匡章

不欺死父〔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匡章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爲變其徽幟而使秦軍候者言章以齊入秦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王復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臣母也臣之母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命而死夫不得父命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

將兵伐燕〔史記〕燕大亂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大勝燕

陳仲子

辭相灌園〔高士傳〕陳仲子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子曰僕有箕帚之妻請入計乃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乃相與逃去爲人灌園

率民無用〔戰國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問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爲人也上不臣於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爲至今不殺乎

列女部

二女

觀刑〔堯典〕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試試舜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釐理降下也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也嬀汭嬀水之內舜所居欽哉戒二女之辭

有婦道〔史記〕堯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

死湘間〔列女傳〕二女事舜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慢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舜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間俗謂之湘君

吹參差〔楚辭〕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君謂湘君參差簫也思謂思舜

姜女

周姜〔大雅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思語辭齊莊媚愛也周姜大王之妃太姜也

立配〔文王〕立厥配受命既固 配賢妃謂太姜天爲立賢配以助之是以卒成王業

邑姜 出詩

修教〔帝王世紀〕武王妃太公之女曰邑姜修教於內生太子誦

華周杞梁妻 事詳前卷

弔杞梁妻〔左襄二十三〕莒子獲杞梁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殖即杞梁〔檀弓〕哀公使人弔蕢尚遇於道畫宮而受弔焉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

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

城隅弛崩〔說苑〕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 按左傳與禮皆無華周妻哭之事

吳孟子

不命天子〔雜記〕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 娶同姓不告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孟子卒〔春秋哀十二〕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 不稱夫人故不言薨以同姓故不成其爲夫人喪絻喪首服孔子以小君禮往弔季孫不服喪故出絰從主節制〔坊記〕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而傳昭公不諱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之

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弱其體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失國也及書孟子卒雖曰爲君隱而實亦不可掩矣

孔子兒之子

誨之髮〔側加反〕〔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曰爾毋總總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爲笄長尺而總八寸　南宮縚南容也髮婦人喪首服總總太高扈扈太廣笄簪也總束髮

南子

車聲知伯玉〔詳遽〕**見南子**〔史記〕孔子至衛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爲弗見見之禮答焉

靈公同車詳孔子　**歌婁豬**詳蒯聵　**逐公叔戌**詳宋朝　**立輒**詳出公輒

齊女

齊女齊景公女吳

爲質子〔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侯女爲質子爲造齊門齊女思其國死　所嫁乃闔廬長子名終纍俱早卒

西子

獻吳〔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維縠教以容步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使范蠡進之吳爲[illegible]後吳亡復歸范蠡泛五湖而去　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浣紗爲世絶色

美矉〔莊子〕西施病心而矉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閉門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　矉促眉也亦作顰

君憐〔王維西子詠〕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君寵益驕態君憐無是非

四書古人典林卷之十二　畢

四書温故録

清獻堂藏板
安溪謝氏刊

四書温故録自序

仁和趙佑

莫故於四書吾所最先習之者也五經則待四書畢而後習者也其在四書以五經爲故讀四書不逆之以五經不足以通四書也其在四書集註以古注疏爲故讀集註不兼之以古注疏不足以見紫陽採集之精體經明道之功凡諸儒之說勤于注之疏之者亦均自故出均有功于其間而所見之分諸不同故其所得僅止于膚末而至有紕繆顯然之失以俟學子善求故用故而不泥于故爲之云非存是旁羅眾說舉其大綱析其微奧而後稱集成焉故遵朱者不易之定典也世之學者或偶憑一隅之異同妄矣陋矣雖然凡故之異乎朱子而紕繆顯然者既非讀之不足以見其有同乎朱子而仍不及朱子或較過于朱子與夫雖異乎朱子而未嘗不足以備學者質疑析難參今註所不逮者則亦皆朱子所以俟學者之善求而自得之初無礙乎其爲遵朱者也佑讀論孟注疏越數四始敢稍點筆其中隨他見聞以時存記用乎免遺忘備質證廣啓廸久乃別録出之或篇或

段不拘章句節次不多分卷學庸義數篇末爲重輯趙岐孟子章指統名之曰四書溫故案溫尋也尋重也于文尋作㝷古作𢽟皆以寒更溫之于義取諸復天地之理莫大于復寒則閉溫則生故終則有始君子以之溫故而知新故無窮也溫亦無窮也特患乎知有故而不溫日求新而反失故則寒之矣寒未有能生者也奚新之足云學者其愼毋謂故可寒哉時乾隆五十二年太歲在丁未六月五日我生初之歲月日也書于保安寺街 五百九字

四書溫故錄目次六

趙佑學

學庸

大學古本說

親民解

親民解二

身命解

中庸總論

在下位解

屋漏解

錄孫氏近指

思孟授受考

計共五千六百字有奇

大學古本說

大學依古本讀講自順古大學一篇文理渾浩朱子
恐學者不易得其頭緒之所在故爲之分經分傳三
綱八目以次相從便于讀而易明非必有自我作古
之心學者讀大學不能不從朱子章句入門而至于
詳說反約則體會古本自然一貫豈可尤而效之復
爲多事此安溪李文貞所以有大學古本之釋也約
者何誠意是也誠則所以統明德親民而止于至善
之實也其體具于身而其用起于意人自有生卽有

知聖人因其知而教之學以廣其知爲行之地知與
行之交則意生焉知足以生意足以奪意知日多則
日岐而意因以雜知亦因以蔽將不能充其行無從
得所止矣故大學五所謂特于誠意首丁寧焉其不
釋致知格物者非亡闕也亦非遺之也蓋古者先入
小學而後大學自子能食食卽教之數與方名以漸
稍長成童凡所以閑習其耳目手足者莫不飭而易
詳而有法曲禮文王世子內則少儀所載末也有本
存焉粗也有精寓焉皆古人教學之權輿何一非物

何一非格卽何一非知何一非致是當其爲小學而
已具之及爲大學第因其所已知而進之以遂乎無
窮非有加乎其外也殊不煩別釋也故曰致知在格
物獨言在者一則變文以順理一則格致之學無窮
非直以爲先而已然而曰物格而后知至又結以修
身爲本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則先後之義亦
備擧矣後世小學廢讀書多倒小子初就塾啓蒙明
有曲禮諸篇不以授而卽讀大學則徒見其濶遠而
無序卽欲稍與講明亦茫然不識何謂此失通俗不悟村塾勐授

百家姓千字文之類更不知誰作偭不若三字經小四書稍近小學遺意也近嘉善周君著蒙術先以
左氏春秋亦過高總當以曲禮文王世子內則少儀爲正附識于此是以朱子特揭格
致一章爲大學始教以示學者門徑人見其補大學
也吾謂其補小學也亦在乎善讀者之觀其會通已
矣若孫奇逢曰格致無傳是大學最精微處蓋物不
可指名自誠意康誥盤銘邦畿以及身心家國平天
下章無往非物卽無往非格斯言亦足相發云

親民解

大學在親民古注闕竊以一親字義味深長最宜潛玩親民即萬物一體之意猶仁民愛民勤民獨言親者緊承明德入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是已夫民至愚賤也至渙散也其勢恒與上凋而不能相親端在上之人有以親之古之聖帝明王一民飢由已飢一民寒由已寒其視天下之人皆若耳目手足之繫于心而疾痛痾癢之相及爲之三推三纖以親其事春省秋省以親其地爲之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問百年

者就見之以親其人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唯恐民隱之未周知而吾行之一不當也使其民養生送死有恩有文相保相受習親夫上之所爲而莫不有以相親孟子所謂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也親于下而後有以親其上故能樂事勸功下令如流水趨義如子來至于效死而弗變此道得也天下之勢莫患乎睽睽則離離則背或同居而志不相得莫樂于比比則順從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焉親諸侯所以親民也大道之行也民不

獨親其親亦以上之親勸天下之親而已故曰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故可久有功故可大後世自廉遠堂高之說興而民之于上但見爲尊而不親上之人惟以民視民不復以親視民則愈不親不親之至將并忘其所爲尊而民以多所敢多所敢而民不可治矣先王知其然故爲道之以德而廣厲之于學夫士方在學猶是民也未有治民之責而往往自以國之貴胄俊秀薄齊民非吾與則有親而不親者幾日起而爲治其不病吾民者幾希是以大學之道

於其由小學而入也恐其視前日之春秋誦弦一切羽籥干戈洒埽應對進退節文爲之末迹而無關于性命之大也首示之曰在明明德使反而求其原于天焉則已統乎致知格物誠意正心修身矣恐其視吾學之第以爲已事而無與于民物也進示之以在親民使廣而觀其合于人焉則已統乎齊家治國平天下矣其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不言欲平天下者明德天下之民所同具也天下之民能皆明其明德則平矣然而天下不皆明以待君子之推其明君

子不必使天下之民之皆能明而常存此欲惟其有見于民之同一體無彼此遠近皆在吾明德中親之謂也未逝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則親之義益以切著而無可易矣

書金縢惟朕小子其新逆蔡傳從馬融以新爲親大學在親民朱子又因程子以親爲新其實古本並未確有訛失故論之者衆但不得如毛大可之長事爭攻先自貽人以口柄也

親民解二

治民之道在循其故而不在乎求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農桑衣食以養生喪祭以送死天之所與人之所同先王之所制也故也民莫不有其故者因而治之第使斯民有以安其故而無戾乎人道之常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質非所謂新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親長非可言新也夫明明德何以重言明言無以易乎本然也章句復其初是已則其于民亦猶是也故曰欲明明德於天

下言天下則盡乎民矣言明德于天下則推己之明與民共明之無所爲新矣且夫人之學道進德樂其日日新而發政治民無取乎日日新也日日新民無適從矣求諸六經都罕言新民者康誥作新民一語蓋以民去紂之暴亟罰之初而謂之新民新屬民言非主上言也在上者因其新而有以作之章句振起其自新之民是已則其未嘗別有以新之明矣夏書有曰舊染汙俗咸與維新亦以羿浞擾天紀之久人心風俗有爲所染而失夏先王本來者一切爲之禁

諭覽其既往導其將來與之新仍是復其初耳章句
因之既易親爲新而又爲之註曰革其舊染之汚夫
民自有生以來好是懿德何所得舊染之汚王者以
道宜民至于重熙累洽無秕政自無秕民更安所得
舊染之汚[illegible]暴亂革除之後乃有新政與民更始
湯武倘已然亦數百年而一遇且第革舊政之汙非
獨天下之人皆以爲汙而革之新之也聖王不忍以
汙視其民也故曰不易民而理曰因其道不易其俗
王莽唯不知此乃緣飾周禮盡變漢舊而以新號于

天下王安石唯不知此乃創爲新法以戕有宋之國
脈而諸儒爭非之然則何新之足言哉善乎鄭康成
之注六經其好改字亦甚矣而獨于大學在親民未
嘗疑而改之且不爲之注無亦習于漢令以長吏爲
親民之官必使久于其任所謂親民蓋即取義大學
中久爲當世所共喻是以不煩更釋也今之講書行
文者已無不遵朱註而言新要不如言親之無病而
有味其于古今治道之不在求新不可以不察也

身命解

身有所忿懥云云與舉而不能先命也今皆遵註讀
身爲心字命爲慢字竊謂二字只依字讀儘自通[illegible]
不必改也蓋人無不私其身者有身即不能無情累
故有忿懥四者其用在心實皆爲身而起身之所值
不同則心之所存各出累其身因以累其心而不得
其正故首句即順經文所謂脩身提一身字領起是
言身不修之爲心害君子所以欲修其身也下節又
順上節不得其正點明心字領起是言心不正之爲

身害君子所以先正其心也賢人有安命之學君相
有造命之權見賢而不能舉則見不成其見舉而不
能先則舉不成其舉以爲是賢之命如馮唐易老李
廣難封之類在賢者固當知而安之曾是操用人之
柄而第諉諸其人之命矣乎于賢多所失必于不賢
多所徇以至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則是明
明惡賢而愛不賢至終不能保我子孫黎民而始以
過期解免則何及焉命也過也皆庸闇之所爲藉口
而不知其菑之必逮者也

中庸總論

中庸禮書也禮本于天地殺于萬物而作于先王道在人倫君室之閒遠及天下古今之大百姓日用而不知聖人君子終身而莫能盡由其無形象言之謂之道由其有節文言之謂之禮一也先王之制禮非作而致之也根極于人心之所同體察于躬行之所得以爲教天下萬世之鵠其起教至渺其爲體至備依之爲君子反之爲小人世之人唯不知禮以禮爲僞以儀爲禮于是以無爲道道其所道而仁義忠孝之名皆起于衰世子思子憫之特爲推其原于性命極其量于位育約其功于知行自于卑邇証其用于鬼神遠乎天子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要其實于誠明無息而後一言以贊之曰大哉聖人之道贊道也實贊禮也曰洋洋乎發育萬物俊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聖人之本此洋洋之道以制爲優優之禮也記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行焉卽其註脚也是禮也達道達德九經之事具在其中至廣大也至精微也至高明也至中庸也有故焉有

新焉惟聖人能作之惟君子能崇之其作之也無其位者以待有位無其德者以待有德其崇之也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之而已矣敦厚者誠也誠者自成也不誠無物而禮不可以行矣敦厚以崇禮故時措之宜也合內外之道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君子不皆有其位而德性問學無不可自盡于一身爲法于天下若此者其唯仲尼乎仲尼是聖人之道之所待而爲天下至聖天下至誠者也然而仲尼不作也惟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曰君子中庸而已中庸者聖人之所以聖禮之所以行人之道而天之命也故終反而歸其至于天

在下位解

哀公問政章在下位節講家皆知從上豫字遞出誠字却遺經何以言在下位之旨蓋前言修身治人爲天下國家有九經終之以懷諸侯是即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已全乎周天子治天下之道矣而于此突提下位有謂爲人君爲人臣皆不可以不誠也理則是而語未析于是支家概以獲上信友順親若第爲當世士大夫責而不知其全不切對君蓋此節至末正聖人所以策厲哀公者特從在下位引起正謂

哀公爲一國之君其于周天子猶是下位也是時周室積孱無能修文武之烈諸侯久不知有上安知爲下魯政充事重哀尤闇弱而有此問方日虞其下之不可治位之不克終何期獲上是皆由其不明乎善不誠其身馴至于跆疚困窮廢非一端故子特爲提醒之而歸之果能此道公誠不辭困勉強擇善而固執之反諸身而無不誠則以其誠施于親即前所謂親親之仁而無不順矣以其誠之順乎親者施于朋友即前所謂尊賢之義而無不信矣由是三五行九

經舉文武之政舉即文武之人存周天子類之以振王靈而復周道其爲獲效必有不止如二伯之錫命爲侯伯者豈不上安而下全哉夫何民不可治之有聖人言政從未有如告哀公之備者他日告哀公亦未有如中庸此章者蓋即變魯爲東周之志盡發乎其中也夫聖人之言無所不徹往往乍讀若平易而熟復之乃見其渾穆宏大有如此若上下親友常誼以解孟子所述則可而固未足以語于此也

屋漏解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詩文本一串明謂屋漏中有神以戒君子而中庸兩引之章句義猶未備予讀鄭箋惟釋屋爲幄異耳其云漏隱也禮祭于奧旣畢改設饌于西北隅厞隱之處此祭之末也正義曰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屋漏之處有神居之故言祭時于屋漏有事之節特牲禮尸謖之後云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几在南厞用筵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注云厞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者遠人乎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是其事也佑按古人室多南向東陽而西陰西北隅又陰之陰故以爲屋隱暗處而神之所棲謂室神也此與室西南隅爲奧分上下皆有祭但奧向明人常居之故尊者主奧屋漏背暗人不居之獨以奉神故禮有設饌之事詩言相在尚不愧獨主屋漏而子思引以言君子之戒懼至爲警切其祭在正祭後與繹不同繹祭在次日屋漏之祭在本日久爲後世所不行說經者亦但知言祊繹耳今之八旗大家于旣祭之夕有所謂背燈祭者獨得特牲禮意于鋪疏適合見古道之猶存歎漢俗之不及矣向來講章分體物而不可遺爲氣機之鬼神使天下之人節爲祭祀之鬼神引詩爲屋漏之鬼神幾似鬼神有三誠知詩文本一串神即在屋漏中屋漏亦有祭事則神格自不妨以屋漏言而屋漏之神即祭祀之神原非有二特朱子于前章之神不言屋漏後章屋漏不言神耳

錄孫氏中庸近指

容城孫徵君奇逢以明末賢書隱居不應辟爲學綜貫經史所著四書近指十二卷多心得之言而無偏駁之習予從四庫書中隨筆散抄論孟諸段爲其與鄙說可參證既各間見之惜不能多也茲因所記存中庸數條復總撮如後稍具崖略

鄒潁泉曰喜怒一節不是原起說乃是說戒懼不睹聞愼獨後復本體也致中和不是又進一層工夫俱在戒懼愼獨中位育不可分屬中和亦不可以此位

天地育萬物只是聖人在天子之位天地萬物各得其常耳不是分外禎祥之類也書曰夏后方懋厥德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卽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于身一家中父母親族童奚相安耕織雞豚果蔬各遂其生亦可言位育湛甘泉曰中和者人所受于天與聖人同者也然必有戒懼愼獨之功方能復此本體李延平與文公說如此按湛氏據延平時中和大本達道就養成後言最是

陸象山曰名利如錦覆陷阱使人貪而墮其中到頭只落得箇大不惺惺去又云與溺于利欲人言猶易與溺于意見人言却難吾獲陷阱能擒取貪獸者何昏之也禍機能陷人者利欲昏之也隱怪能誤人者意見昏之也

遯世與避世別避必隱遯不必隱君子中庸之德不大聲色人自與之相違如天山之相望而不相親故曰遯佑案此義松陽講義同

一日有一日之位一位有一位之行自得則無求人之事不求則無怨尤之心

天下無二鬼神

武王憂在纘緒周公憂在成德

顧涇陽曰禎祥興兆也非興本也有所以興者矣妖孽亡兆也非亡本也有所以亡者矣鬼神于所以處知之故顯出禎祥妖孽來至誠于所以處知之無論在位不在位可爲不可爲到處有精神斡旋非但知之而已故曰如神又曰必有二字是從興亡分妖祥非以妖祥卜興亡也將興之國雖妖不爲災將亡之國雖祥亦爲異雉升鼎耳殷道以興鸑集朝堂隋煬

以己。豈不以人哉。蓋見祥而爲不善則祥反爲妖。見妖而爲善。雖妖亦爲祥也。
誠者自成。一句已盡。自原備萬物。一物有遺。卽己一處有缺。欲自之成也。得乎。然則道非自道而誰道哉。作參此于兩自字不分而解。最正。觀第三節。非自成己而已也。添一己字。則自之義更顯矣。蓋首言誠所以成己。次申言不可不誠。後更從成己推出成物耳。講章徒支離其見。謬以自成之自爲自然自道之自。方爲自己。與夫鬼神章之以體物節爲氣機之鬼神。使天下節爲祭祀之鬼神。無端界畫。皆橫生荊棘于本文之外。得先生說。可以不辨而明矣。然尤在善讀書者之知所推廣也。

思孟授受考

謂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此實錄也。自趙岐孟子題辭。以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史記索隱引王劭以人爲衍字。孔叢子晚出。其稱子思十六作中庸。已無是理。又載孟子與子思問答事。而程子中庸序亦云子思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是語也。據其傳述淵源而言之可也。謂其親相授受不可也。蓋觀孟子屢稱子思。或論其事。或述其言。皆從引古常例。絕無尊異之稱。至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人者衆詞。略詞。若果親受業子思。何難明切著之。計子思當魯繆公。孟子當魯平公。孔子卒以哀公十六年。而伯魚已先卒。子思度非甚少。哀二十七年卒。下傳悼公三十七。元公二十一。然後及穆公。自哀十六至穆公之元七十一年。是時子思已老矣。其卒于穆世可知也。穆三十三年卒。下傳共公二十二。康公九。景公二十九。然後及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孟子已老矣。自穆之元至平之元九十四年。平又三十二年卒。孟子之卒于平世又可知也。則蓋

穆公三十三年中孫子已生與否尚難確定子思子其時著書蹟成豈能以授孟子孟子何從與之親相問答是必盡削世家之牘縮諸君之年以就之而後可也故謂孟子非親受業子思前儒多有疑辨其間者良非苟矣愚更謂非但受業于子思之門人且或受業于子思再傳之門人且非止一人蓋所謂去聖人之世未遠者特以其願學之誠引而近之故約之以百有餘歲其實由孟子上距孔子卒時已百七八十年間矣則當孟子幼學時恐子思之門人亦多風流雲散也孟子惟其志在孔子凡有能言孔子之言者不憚廣諮而博識之以裒至正七十子之徒廣皆其所竊取也蓋孟子亦如孔子之焉不學而何常師之有者義不可有所偏屬故不專舉名稱而第渾其詞曰私淑諸人人者衆詞略詞其亦師不必賢于弟子者耶然要其淵源之實自在子思故七篇中述子思者獨多以詳于曾子亦然而史特繫之子思然則雖謂之受業子思亦無不可

四書溫故錄目次一

仁和趙佑學

論部一

論孟體例
魯論考
重出解
學辨
弟子門人辨
有子曾子
子夏
子張
左邱明
子產
甯武子
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
衛公子荊公叔文子
泰伯
羿奡
晉文公齊桓公

桓公子糾
錄王珪魏徵論
再辨弟子門人考
計共一萬二千九百零三字

論孟體例

論語、孟子。體例各有不同。入第見論語二十篇。四百六十二章。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文辭之繁簡。由風氣之升降。雖聖賢亦有不能強合者也。茲偶舉其一二。

論語諸賢之稱聖人曰夫子。亦曰子、聖人稱諸弟子則曰小子。二三子。其專稱則呼名。呼爾女。從無稱子稱字者。唯孝哉閔子騫。乃皐人言。非例也。諸賢自稱。皆以名。以弟子。其相稱于聖人前。亦必以名。從無稱子與字。與自稱吾我者。唯曾晳兩稱三子者。乃統舉之詞。專則仍名之矣。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二語、意爲較量人已。乃設事。非自稱也。漆雕開一稱吾。僅見而已。至七篇中。則諸人之稱孟子。曰夫子。不復稱子。而子。乃爲孟子稱其弟子之稱。無復呼名爾汝者矣。諸弟子唯自稱。仍以名以弟子。而相稱。則不復名。如公孫丑問樂正子強乎。公孫丑曰高子曰。公都子曰告子曰、是已。高子告子。宋時定爲孟子弟子。封爵從祀卽一師弟稱謂間。而升降懸殊如此。蓋子者男子之美稱。故春秋

襃則書子古者用之以稱所尊有天子而稱子者書之復子明辟詩則不如子之衣是也諸侯而稱子者公羊百姓安子諸侯說子又在喪稱子是也至大夫稱子爲衆著矣其又以爲男子之通稱則用之敵體尤衆著矣然未以爲卑稱流及旣降而子之稱積輕于是師弟朋友通用之其爲師稱也者則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重冠子以示別有不得不然者其爲弟子稱也者則孟子之書卽其例甚或自稱亦曰子諸子之書皆是也以逮秦漢間而師儒之稱曰生長老

之稱曰公迻其名者亦曰公皆風氣之轉移爲之也然而論語則自截然不混然則讀論語當知論語之體例讀孟子當知孟子之體例今乃有代聖人與弟子語而用孟子之稱不名之爾汝之而子之以諸弟子自稱相稱于聖人之前而肆然稱吾我稱字稱子豈不大相左哉又記者紀述各有體例凡書孔子對曰者皆以對君對執政而重其詞然于孟懿子武伯卽不然以懿子本與南容同受業而武伯其子也懿子不得如弟子之數蓋當時以其助季氏逐君黜之去今或一例而言對可乎甚

乃于諸弟子間用之有是理乎孟子稱梁惠齊宣曰王于齊宣又自稱臣以爲卿也其于滕文則初稱世子後稱君中間稱子旣葬未踰年之子也自稱止曰吾謚文公有師事之義孟子未嘗仕滕也今皆一例無別可乎此宜事之極淺顯易知而言之適遭訕笑者然而村學旣關于大較高明又以爲無關要領絕不顧其隨筆之失且如春秋戰國翦後入尚論借爲分別時代名目逝非孔孟當日有以其世爲春秋之世戰國之世者也而作者動以闌入本書語中不之

察夫先正之論制義斤斤焉以代聖賢立言與他體例不同故其辨至嚴雖有斷制非用我法也今將并八股之體例決裂而不顧又遑與論經書之體例哉則予益不勝風氣升降之感也

魯論考
陸氏邢氏皆以魯論語即今所行篇次是也以愚考
之今所行者亦第篇次從魯如齊論有問王知道二
篇今則無之古文分堯曰下章爲從政篇今則合之
是而其中字句讀解則或從齊或從古不復夏侯蕭
章之本矣即何氏序所云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
講齊說善者從之號張侯論包氏周氏章句出焉至
鄭元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而何氏又集衆
家之解頗有改易者也今人概稱論語爲魯論蓋未

審別云漢初傳經皆墨守本師各自單行不別通互
難免迴護牽勉而其用心甚專鄭氏學博好奇始以
多所改易亦尚不没本文何晏因之遂合衆本之異
同去之從之以翼成一家之善本其源蓋濫觴于張
禹而其流別則至于宋胡氏之春秋集傳而極矣然
魯讀往往不如古釋文云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
正凡五十事皇覽引魯讀六事今就釋文音義所載
尚二十餘事學者可以考見得失焉
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爲專今從古

可使治其賦也孔云兵賦鄭云軍賦梁武云魯論作
傳
崔子弒齊君鄭注云魯讀崔爲高今從古
吾未嘗無誨焉魯讀爲悔字今從古
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爲亦今從古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君子坦蕩蕩魯讀坦蕩爲坦湯今從古
冕衣裳者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爲絻今從古鄉黨篇
亦然

下如授魯讀下爲趨今從古
瓜祭魯讀瓜爲必今從古
儺戸多反魯讀爲獻今從古
君賜生魯讀生爲牲今從古
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今從古也
仍舊貫魯讀仍爲仁今從古
詠而歸鄭本作饋饋酒食也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片言可以折獄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謂之躁魯讀躁爲傲今從古

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饋爲歸今從古
天何言哉魯讀天爲夫今從古
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爲室今從古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
政者殆今從古
孔子曰不知命章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以上唯兩歸字之讀爲合餘皆絶異陸氏皆云從古
而不見有從齊者說者以季氏篇至末多稱孔子曰
爲齊人所傳也孔子曰不知命亦當齊與古同而今

本無孔字殆失按也瓜祭集註獨從魯讀並載陸氏
曰其實陸自從古不從魯注疏同又哀公問社注孔
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
妄爲之說云云卽集註所用音義云社如字鄭本作
主云田主疏言張包周本以爲哀公問主于宰我先
儒或以爲宗廟主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今所
不取則亦從古不從魯者述之以補釋文之闕

重出解

曾讀四書中重出之條唯中庸哀公問政第四節下
在下位三句是錯簡複重後文于前餘皆無可删置
也論語疏曰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爲義
例或亦以類相從夫既由各記自不免重複參差既
以類從卽非無義例蓋聖人原非一時一事之言或
前爲彼而後爲此無嫌重也卽如吾未見好德如好
色者也據史記爲衛靈公發也至後篇止多已矣乎
三字蓋所慨益深矣今飲並誦之其他皆此例也是

以古注未嘗言重出邢氏始間言之亦有不然者自
集註槩以重出置之而後人遂從删不復讀過矣故
爲次而解之論語六孟子一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疏此與學而篇
同當是重出學而篇是孔註此是鄭注案事父母幾
諫章疏曰此并下三章皆明孝也則本以類從而上
下兩章言事父母存時此專言歿後與前篇不同未
得謂之逃其半不當删置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疏此章戒

人忠信改過也學而篇已有此文記者并入故重出之案此非重出亦因上章而及之也人之所以說而不繹從而不改者由其素不忠信樂比匪而畏改過也聖人無忍棄人之心故雖至于無如之何而猶有餘望焉記者惜此以示勉抑或卽聖人之承上言而復言此未可知也不當删置

入大廟每事問案前子入太廟章記言也此紀事也鄉黨本獨爲一章而中分節次與他篇各自分章者不同安得以此六字爲前篇之重出乎故邢疏不言

重是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案此比前少君子二字蓋以教人皆當如是也猶之多已矣乎三字者皆另是一時之言不當以重出删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注孔曰不越其職疏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曾子遂曰君子思慮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案此以夫子繫易之言申釋平日之言也夫子繫易取諸易象有以字曾子引之非爲言易故無以字前泰伯篇其爲夫子之言此爲曾子述夫子之言而解之或記者之並記以相發明故爲一章足明上非重出上其位是人之位下其位是已之位謀非其位則必思出其位而人已兩失矣此卽中庸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孟子之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一章中兼具之更不當遵古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案此眞重出也然亦與下章惡利口以類從蓋記者有意義存焉還當並讀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注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矣此不復說竊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也案此章今以爲重出尤非去他國之道也前豈已有之乎前兼敘三聖此專論孔子前統論聖之時此專論去國之道也家藏先祖考手錄臧氏四子書臆言六卷于盡心章何下獨存去魯章其解如此臧氏明末老儒講書多心得之言惜其名佚云

學辨

聖人教人莫先于學故論語學而第一天下無人不當學禮王制文王世子是已無事不當學小學大學是已無時不當學疏載皇氏以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二年中時三日中時備矣孝弟不待學必資學以成之聖人不易學猶須學以幾之古者以其執業之名謂之學即以其所居之地謂之學明其無以易也未有文字以前聖人學于天地故曰崇效天卑法地既有載籍以後學者學于詩書故曰必則古昔稱先

王告言必有所效也故學必有師必擇師師之者將以效之師以其所教使人效之謂之教謂之斆書惟斆學半是也王其效邦君效即斆也教也乃汝其悉自教工大傳作學工言效天下之功也明斆與學皆得言效矣一是以效使效一是效其所效集註學之爲言效蓋出諸此古訓學爲覺是明學之意學之言效是釋學之事二者盡之矣不知毛奇齡何意必以學止是業而駁言效之非且謂近于百工匠作之爲夫君子之學與百工之學事不同而義本無殊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特舉之爲比儗奇齡胡不省諸且百工匠作正是以執業爲名安見言業之足以別乎蓋毛氏之說但知詆譏朱子而絕不自顧其觸背往往然也即如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以小學爲學之小者大學爲學之大者故有小節大節之說原不以人言然人莫不由小而至大即學無不先小而後大方小子時有小子之學自不可驟語大及漸長大則有長大所當學又不可囿於小此相因必至之理安見言大人之非且大人之名正

不專以年齒言也易曰利見大人子曰畏大人孟子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則帝王聖賢皆可以大人統之今以大學三綱八目豈非所謂大人之事備者哉吾故謂朱子之註義本圓胡渭作大學翼直欲改大人爲成人語反滯耳而奇齡必橫加譏訕若朱子于論語大學即發首一句一字已必不可通也者乃其稱學記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教學爲先而釋之云親人即親民也以証讀親爲新之非先忘卻學記本文乃是建國君民孔疏謂建立其國君長其民並

不作親人二字此鄭康成之所不敢改復來門有別
本指爲案據千百年來人人爲經生習讀熟用之文而
奇論一旦輙妄改之釋之以就其說以訓其六經爲
我註脚之能何道也蓋彼其所爲倚智辯恐何啻纍
多言之中卽可笑亦不盡若此覼已隨舉一端其卽
在發首一二頁間其他曷足深論也然且猶有從而
備其糟揚其波者也則吾所不能槩置之不論也

弟子門人辨

雅不喜歐陽公親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
門人之說然而邢氏之疏論語往往同之近秀水朱
氏全主之別爲仲尼弟子孔子門人二考按凡各章
之言門人而上下文有人可比附者輙強屬之子出
門人問曰曾子之弟子也門人欲厚葬之顔淵之弟
子也子路使門人爲臣門人不敬子路子路之弟子
也并門人治任將歸子貢之弟子也此其繆易睹殆
不勝辨而求其所以得間則因子夏之門人一語以

論語主于孔子故稱弟子之弟子爲門人明其淵源
孔子之門也夫謂淵源孔子之門可也而不明繫之
曰子夏之門乎曾子有疾謂門弟子何又不主于孔
子稱門人乎夫子夏之門人辭之明有所繫唯此而
已其各章門人皆非有所繫徒比附其上下文強屬
之然則互鄉章門人惑將誰屬檀弓孔子與門人立
又誰屬至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
之喪顔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
喪父而無服其文大明矣猶得以此門人例爲子貢

之弟子乎弟子列傳自吾有回門人日親將以此門人例爲顏子弟子也而子路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又得例以此門人爲子路之弟子乎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人謂其受業于子思之弟子非親受業子思可也謂其非親弟子而稱門人可乎蓋弟子門人一也以執禮之卑曰弟子以受業于門曰門人合言之則曰門弟子約言之則曰徒孔子之稱其弟子或以小子或以二三子而記者書之曰門人爲其不可悉名也何妄分而殊屬哉然而何晏趙岐之注則皆未有此說其于小子鳴鼓而攻之鄭曰小子門人也小子何莫學夫詩包曰小子門人也文無異辭可見漢儒質直至邢疏始曰使其門人聲其罪以攻責之一其字直以鄭言門人爲冉有之門人如各章例而夫子凡教人以弟子攻其師者亦太甚矣哉朱氏之爲考搜討綦勤亦徒爲廬陵役也

有子曾子

有子曾子皆名不隸于四科行無偕乎十哲有子更未闕一及聖人問答經品藻而論語紀其言即以承子曰之次又次以曾子然後次以子夏子貢皆稱子而繫氏如孔子例者獨有子曾子而已當時以有子似聖人而曾子爲傳道之宗門人服從者衆故用師稱而不名字之參乎參也厥惟聖人名之如諸賢例有若一書名則以對君也考諸史記列傳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家語作三十三歲凡諸賢年歲與史記互異者甚多今以家語後出姑從史記邢疏引史記作四十三歲蓋誤衍一字則在七十子中齒纔亞于子路計當孔子卒時已及六十蓋莫或先而禮記記其卒在魯悼公世悼公弔之不異哀公之誄尼父焉傳又稱孔子既沒弟子相與立有若爲師他日問以月宿畢不雨及商瞿事無以應遂撤師席則爲大詬病何也蓋觀孟子說此事以爲強曾子不可則已不果行明矣豈惟曾子知其不可有子早當知其不可豈有極抗顏之理諸弟子又豈有以一二術數小故爲此兒戲之理然則有子之學第繹論語所紀而可識其與

曾子不殊非他賢可過也然集註謝氏說則獨惜曾子嘉言懿行不盡傳于後世未一表章有子竊以論語所載曾子言行較之有子爲已多矣孟子禮記之述有曾亦曾爲多而曾子問獨以名篇孝經大學其又章已見諸賢莫盛于曾子者吾蓋獨惜有子之不盡傳于後世唯論語之幸存也宋世知尊諸賢崇世祀而獨遺有子顏孫子明立三氏學尙遺曾子其後始以子張與朱子並升爲十一哲仍遺有子至我朝大典叠舉粲然畢備于是有子祠墓裔孫並幸得以覈其實補其缺此大賢之靈所以千古不墜而聖治光昭益無復倘者哉

子夏

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朱子蓋從經文論次體勘而得之並非妄議故常以子張爲務外似也顧已不足以概其爲人矣乃若以子夏爲爲人不與篤信謹守云云適相矛盾乎此固朱子所未嘗正言惟于子謂子夏章一載程子曰君子儒爲已小人儒爲人而安溪論語劄記不甚以爲然者也蓋此說本出僞孫奭孟子疏子夏悅在于紛華爲已有雜于小人之儒教人以事于洒掃之

末悖戾顯然人所易見不足論吾獨怪司馬牛憂章註載胡氏說以四海之內皆兄弟一語謂之意圓而語滯既無謂矣又援子夏喪明事謂爲蔽于愛而昧于理不能自踐其言有不得不辨者夫以篤信謹守之儒孟子稱爲有聖人一體二十篇首末備紀其論學立教宗旨傳經傳道炳然千古乃卒之老而不能自踐其言徒責人以安天命敦敬恭而不自知其蔽于愛昧于理是直後世者書立說者流矜大言無實者所謂色取而行違居之不疑者也子夏其終不免

爲小人儒乎何以曾子當日之怒而罪之若獨不及此胡氏何以獨論子夏之深如是蓋觀古今之前輩無識而好輕議古人之短長其狂戇未有不至于是者彼蓋不察檀弓雖列禮經多難攷信前儒所爲致疑雖其中者非一端矣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蓋未必實有此事即有之自緣老眼就昏適值悲傷增重未必全因哭子今姑就所紀核之其誣尤顯不但誣子夏並誣曾子曾子曰吾聞朋友喪明則哭之夫曾子之弔自以子夏喪其子也古但有弔喪子之禮豈

別有哭喪明之禮誣一也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人疑汝于夫子此自人之尊事子夏未必夏之竊擬聖師果其爲罪則曾子早宜忠告如有若事之執不可以相戒胡乃匿怨而友直待呼天始發乎誣二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親喪固所自盡何必有聞毀不滅性禮也是徒以後事而并坐前罪耳誣三也喪爾子喪爾明果罪即無所用弔既弔且哭即未嘗罪徒因無罪一呼而怒及之是罪本在言不在事也因言及事則借因罪加罪則苟且人方老而遽遭不幸乃以怒詈爲忠誨聖賢豈有此情理誣四也文既近誣則事非徵實可見矣顧自檀弓有之而注疏皆以子夏恩隆于妻子鄭氏于疑汝一語謂其言不稱師殺梁疏至謂子夏匿聖人之論比諸伯宗攘重人之美且以伯宗見殺子夏喪明並出天之報施背誕不經已極若胡氏者儼然道學之林方當辭而闢之乃反因而甚之豈非無識趣而好短長遂不顧其毀及先賢也哉嗚呼安國之說春秋誣聖非法朱子亦嘗非之而卒誤爲元明俗儒所尊信此又明明詆毀先賢

而朱子取之以致數百年莫問其析言之罪吾嘗謂孔子未必有誅少正卯事而後世之爲少正卯者不少安國殆其魁也不知其儼然從食廟廡者何以逃聖門之斧鉞也

子張

史記家語之記仲尼弟子年歲多有異同蓋非盡確
姑以是考之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則于七十子中
尚爲少計當孔子卒時纔二十有五其髮其過甚少
年情性然耶傳又稱田常欲伐魯子張子石請行孔
子不許是時子路猶在則子張年不過弱冠子石者
公孫龍少孔子五十三歲更未及冠宜孔子之不許
也而自門行書紳諮歸實踐至其言執德不宏信道
不篤已非復務外舊習又言我之不賢人將拒我歟

然君子反求之旨以之成己以之誨人蓋當在聖人
旣沒後事然論語二十篇終述堯以來又特終以子
張問政孔子告以五美四惡帝王法戒詳哉盡之記
者蓋深有意于其問足以明子張之學體用兼備有
得于聖道之傳者大也豈可以辟過概其爲人乎予
嘗以子張學干祿當從史記問干祿者爲正蓋干祿
之譏他經所無獨見于詩大雅曰干祿豈弟干祿百
福張蓋疑而問其義也論語作學學乃問字之訛耳
或曰問仰是學則二十篇中何問非學而獨異于此

且聖門豈別有所謂干祿之學者哉觀集註不解學
字其載程子曰若顏閔則無此問三年學章又載楊
氏曰子張之賢猶以干祿爲問則亦逕作問言但必
以此問遂爲務外是周召作詩先教人以務外矣人
君干天祿士干君祿自是通義正經不爲非分妄覬
故詩曰干祿豈弟又曰求福不回古人原不諱言干
求但在豈弟不回孟子言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皆明白揭示端爲當時鑽營立戒不得
極致形容而幼學壯行之志自篤子張何獨不然夫

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乃教之盡其在我
寡尤悔亦卽古詩豈弟樂易之旨並未言其問之
非此亦學者所宜見其大揆其實而不在高談無用
之道學輕識聖賢之淺深者也

左邱明

左邱明不列弟子之數蓋史記家語有闕遺抑或本非弟子如遽伯玉之流後世以入從祀而當時固聖人友也故曰左邱明恥之某亦恥之語氣與唯我與爾有是夫者稍別顧已足見其是非不謬于聖人矣其又有所謂左邱明古之聞人也者正如稱子產爲古之遺愛叔向爲古之遺直皆同時而以古況之不必例以趙宣子古之良大夫而遂斷爲先後時也太史公曰孔子西觀周室秉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

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邱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眞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是原以左氏在七十子外孔安國注論語則云左邱明魯太史漢書藝文志同是左邱明猶之太師摯大子正樂必因樂師則正史必因史官一也故孔疏于左傳序又述嚴氏春秋（嚴彭祖傳公羊學者）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是實杜預之序左氏受經于仲尼身爲國史云云所從出而孫疏無與詞者也夫既受經而爲之傳卽以爲親受業弟子不爲過矣乃集註謂夫子自言某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若論語之左邱明自在孔子前與傳春秋者爲二人于是說者糾紛皆以仲尼弟子無左邱明至并左傳而疑之識之非但其人可以忽晉忽楚並其文其事可以忽秦忽漢若千百年史漢相傳之成說概不足信而唯藐焉之一知半解獨伸者斯豈暇與之深校哉

子產

春秋列國人物，以子產爲第一。其言其行無不有粹然聖賢氣象，蓋具王佐之才。而惜其處屑國，事開主不足以竟設施，顧已爲當時所推服，聖人亦極稱之。必非臧文仲管仲所可同日語。夫人至于不仁者三，不知者三，可謂不善之多者矣。雖有他善，不足稱矣。人至于有君子之道四，可謂善之多者矣。其所未至特去聖人一等耳。不知吳氏者奚以妄軒輊乎其間，而集註取之。其于問管仲末，又謂子產才不勝德。宋儒好雌黃前哲，往往欠公道。凡論語載諸高弟之言，有已見正于聖人者，有未嘗見正于聖人者，既一一指其疵弊，乃至并聖人之言而必反之，幾似聖人論人全無正實，專務隱善而揚惡，陽褒而陰刺者，殆非後學所能解也。

子產作丘賦，渾罕譏之；鑄刑書，叔向譏之。後儒因之不察，鮮不以變先王之法，非仁人之心，不惠不義。明[illegible]而諸人備稱其養民使民之有道，他日又曰惠人，曰古之遺愛，皆統生平行事而言，豈不知此二事也

者，則是不以此二事爲子產累也。豈唯不足以累子產，正足以見子產。蓋當時周禮紊亂不行久矣，自齊作內政，晉作州兵，轅田，魯則初稅畝，作丘甲，用田賦，猶以爲未足。鄭以小國屢困晉楚之爭，悉索敝賦之不暇，給其必積有暴征加派之事。在子產前，爲經傳不及書者，況復豪族橫行，淫風靡敝，獄訟繁而條例雜，小民尤易違犯，有司莫適重輕。子產蓋有不得已之心焉，毋亦唯是酌劑乎時古之間，寻之節制，勒爲章程，使變而不失其正，猛而適濟其寬，所謂吾以救世，必非苟焉而已。特惜其實莫詳，注家各以意言耳。彼渾罕叔向言非不正，而于子產之才本有未逮，于子產之心莫能深體也。然而仲尼則譏趙鞅之鑄刑鼎矣，譏季孫之用田賦矣，獨于子產無間焉，而亟稱歎之如是。聖人誰毀誰譽，豈有其作其鑄，猶是俗吏苟且之爲，明與仁愛之道反，而肯深沒之而輕阿之者哉。迂儒去古絕遠，無知人論世之識，漫徇一時之末議，爲口實，雷同膠固，遂以子產與管商申韓同論，及讀禮記子產猶衆人之母，則又以其惠鄭煦煦爲

仁而若聖人之具有不足于子產者不知此非實孔
子之言也能食之不能教已與所謂使民義矛盾矣
孟子之言乘輿濟人亦非子產實事非正譏子產也
鄭氏注禮猶據之皆不察也

甯武子

衛文公惟布帛開國初左傳紀其務材訓農諸大政
詩亦有定之方中諸作綽然中興之美厥後忘齊桓
之德乘喪而從不義之師狄讎也則比之邢親也則
滅之舉動背亂為春秋所貶而公亦殂矣又以失禮
晉公子致貽釁其子蓋不足以有道稱是時甯武子
即從父在朝本未得政如伐邢之役莊子實主之義
無可執咎亦未足以知稱成公立未終喪即遭晉伐
倉皇出走其失策全在即楚殺弟幾至覆亡不保亦

但可為無道而未得有道時自賴橐饘之從克濟大
難爰及返正而享祚三十餘年屢同諸侯之好卒獲
大國之兵先之卜遷避狄以定三百年遺讖至于外
平晉魯內返匡戚可謂轉寧爾邦家誠有道時矣誰
為為之皆甯武子力也觀經傳于衛侯歸後紀武子
兩大事皆有善無譏一則傳三十一年帝邱之遷公
命祀相武子不可一則文四年來聘魯人重其知禮
乃武子執政時實事所謂其知端宜在是聖人論人
必該始終有証實非但委蛇無事之謂然以其不祀

非鬼爲知足以經國家正鬼神而猶有諫殁於退笑
惑不藏復火不祀非罷者以其不答湛露彤弓爲知
足以明禮樂稱使命而亦有辭上卿之享不拜肆夏
之三者故曰可及而專難其愚武子蓋先處無道後
處有道實能易無道爲有道者人則第知其後此顯
著之善而不知其初隱忍之忠故特揭有道之知于
前以形起之也杜預所見本淺故以聘不答賦指爲
愚不可及之証若武子第詐爲愚者而邪疏浸襲之
集註始爲定旨誠得表微正旨然以文公時無事可

見爲知毛氏閻氏徒相爭辨蓋皆得其半而遺其全
善于抵虛而疎于考實云

令尹子文陳文子季文子

令尹子文楚之良也陳文子齊之賊也子文毀家靖
國忠莫大焉三仕三巳之實後世無考惟國語有云
鬬子文三舍令尹當時蓋得其全故備援立論足見
始終子之許之是就人論人若僭王猾夏巳非一日
旣爲楚臣止知楚事不必以此爲不仁罪累非如陳
文子去齊原僅一節其去而旋返絕無匡正之功尚
務陰深之術內傾朝列下惑民心卒移齊祚姜之爲
田實無宇啓之以視子文忠奸懸隔矣而子始許之

亦就事論事而已不屑及其他也至季文子初附仲
遂繼逐子家不成小君之喪多行無禮爲魯數世蠹
去政逮之罪魁雖死無私積小節可稱豈知度義而
世傳其三思後行蓋非實錄如求遭喪之禮一事杜
注因而附會其不足爲大臣謀國持身正術明矣聖
人論人有直揭定評者有微寄示意者此再斯可矣
一言則又因事衡理而其人之臧否言外見之皆春
秋之權所謂隱而顯婉而章者也

衛公子荆公叔文子
公叔文子純德也公子荆非純德也觀聖人之所稱述可以得其人之淺深何者古大臣以國爲天下培植人才汲引善類所以爲子孫黎民利而非爲一身一家之私也公叔文子與僎同升能忘已之勢而不抑其下之賢一事已足千古所謂時言樂笑義取豈人不即信之亦未嘗疵之彼既老矣猶葬而如公惓惓于君國檀弓備紀其三善明非一節之長矣而公子荆則第以善居室聞是固佳公子之能謹身保世

者視同埒秦鍼宋辰衛則公孟之倫胥壞絕遠然曰室而已無與君國之大計也其居本不貧未聞尊德樂義之實推己及物之量也世固有生長富貴性喜淡泊僅以自適而無遠志一苟則無所不苟者荆殆其人聖人不遺小善蓋與善晏平仲同爲取其一節乎仲處崔慶陳鮑之間介然不苟可謂能中立者然亦僅全其身而無救于齊爲大臣當國政孳斤斤與人交之見長乎言其善于此必有不善于彼者矣雖然鄭子張何人也生在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其言之親切如此晚而悔悟若豫而思則衛公子亘不可淺彼晏子之國奢示儉猶是道也吾豈不解夫世之營營殖貨以爲華者方且甘爲子荆之罪人而不辭又何足與公叔氏衡淺深哉

泰伯

讀集註有必不能爲朱子阿者莫如泰伯章蓋此章注疏本分明注王曰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于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爲至德也此即詩箋義疏載王肅曰泰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在文王故去而適吳者也是謂泰伯自欲讓并不用史記太王欲立季歷之說極其正大不刊邢疏載鄭注則仍用史記然云太王欲立季而未有命亦體貼穩切皆未嘗以

太王有翦商之志也詩之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特以周興于岐推本始遷而言之猶書之至于太王肇基王迹云爾太王于是時必不得有翦商之志也書之稱王季勤云其勤王家寧太王而有異乎史言文王陰行善一陰字說者猶疑之況太王所事非紂而遽包藏禍心窺竊神器乎果其有之泰伯方宜先意承志諭親于道而徒以不從逃去無是理也左傳言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亦謂太王歿時不從在左右非不從親志之謂也文王百年而後崩武又十

三年乃翦商後泰伯百餘年泰伯之時不得爲當商周之際借使不讓亦當如王季其勤王家不足遂有天下泰伯又無子其傳世當不過如吳世家太伯卒弟吳仲雍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而已更不足以有天下凡言讓者謂本已所有而不居也伯所得有國而已天下自商之天下非所有也非所有即非所得取何假伯之讓何從謂之棄不取是宜後儒所不能帖然者吾乎鄭氏之注曰太王疾泰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反

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是謂泰伯原祇讓國也史記正義則又載江熙曰季歷生文王有聖德泰伯知其必有天下故以太王疾託採藥于吳越而不反太王薨而季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薨而武立遂以有天下三讓也立意同王而分析所以言三讓言天下之旨尤精確勝鄭足爲此章書定案特惜疏之不知採朱子又不肯採也吾且謂泰伯之讓其不可測尤在乎與仲雍偕行何也伯不讓國

非季存國也伯讓而不與仲俱則以倫叙仍非季有而仲之子孫又不足以有天下則天下事未可知非伯之所以善達天命也是故伯必借仲伯之深也仲能從兄仲之潔也然而是矣詩不言仲夫子亦不言仲是伯民無得而稱仲亦民無得稱知伯則知仲矣伯不有其有故謂之讓謂之至德仲不有其所不有故謂之逸謂之中清中權

宋太祖之取天下不以正陳橋之役有慙德焉文公以本朝非所敢議而不能釋然于萬世之公故

託論語深託意于兩至德章若孔子之有不足于武王也者然而子固言周之德非獨言文之德曰漢儒謬以武王十三年爲上承先君之元始以服事專屬文王宋儒旣辨正十三年爲武即位後年數則亦可以明武非汲汲于殷與言周德之旨矣而猶必從舊說至泰伯則又不從舊說將文中如史逸裘三分天下節遞將德埈泰伯章題所以爲經義關係不小不研經固不可與爲文云

羿浞

孔氏書傳以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故于論語注言羿篡夏后相之位亦以相爲羿所立而篡之也此孔氏之謬而歷來諸家遵之華與百出朱子亦謂羿滅夏后相而篡其位其臣寒浞又殺羿而代之皆不考于左傳滅相者乃寒浞非羿也浞之殺羿在滅相前蓋不如邢疏羿逐出后相乃自立爲天子相依斟灌斟鄩夏祚猶尚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而生澆及豷澆已長大自能用師

始滅后相相死之後始生少康少康生杼杼又年長已堪誘豷方始滅浞而立少康計太康失邦至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有窮規切傳文先後分析斷制、俱爲詳審唯云羿逐出后相仍諸家仲康與相皆羿所立之說不如杜注不主廢立而以太康失邦仲康及相皆夏人立之其亦謂羿遂代相則以浞澆之事皆因于羿約總言之耳其詳具予尚書春秋說中羿爲始亂夏之人寒浞澆爲終滅夏之人故經對文立言細繹襄四年哀元年左傳備矣

晉文公齊桓公

齊桓公質地渾厚爲君寬而有體而乏深謀遠略隨機適變之才全憑任一管子信從其教以興伯業若昭烈之于武侯然管子亡而三豎用桓公之志荒矣管子之教桓公以正自定爵難封邢衛後莫如辭鄭子華一事於規利之中不失德禮之道言桓事者但知矜張召陵葵邱也晉文公天姿英果處危困時佩服于秦楚之庭不少挫所自負者本大不規規尺寸能籠絡人才狐偃趙衰魏犨臼季一時桀黠樂奔走

爲之用皆公之以術馭之非有專倚其居心甚猜忌而行事通達善轉圜蓋曹瞞一流惡莫先于納懷嬴莫大于圍溫原遷陽樊言文事者又但知敗楚召王也閻氏四書釋地又續曰王伯厚史記正誤可謂發千古之覆矣仍有一大誤未正者晉世家獻公卽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反國年六十二是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此則文公在翟娶犯狐亡人時年甫二十一歲入國時三十

六卽薨亦止四十有四耳故杜注城濮之戰云晉侯至此四十矣安得如陳際泰謂而不正交老而畢誤故慮日暮而計拙者耶案此論亦見考核葵邱傳稱伯舅耋老則齊桓乃是老而舉事人反略之讀書俱皆偏徇一說爲立言之蔽故不可以不知其人論其世云

桓公子糾

糾桓之爲兄弟左無的据而杜注以糾爲小白庶兄考史記齊世家襄公無道羣弟懼禍及故次弟公子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行次秩然穀梁傳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自存出亡亦先言糾次言小白又云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于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明糾有當立之道故獨言迎桓當有讓糾之道故斥言不讓則糾兄桓弟杜氏若然可信且以左氏經傳証之經書納子糾子者宜

君者也即公穀止作納糾而于齊小白則云篡辭于齊人取子糾則云貴宜爲君可概見矣傳記齊人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惟糾是兄故渾其詞曰親若是弟則當斥言示罪無庸諱也是即左之的据也故荀子仲尼篇齊桓公殺兄而爭國古說彰彰如此惟漢書淮南厲王傳文帝令薄昭與書乃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然韋昭注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愚謂亦非爲諱第取與上兄弟對文耳夫何宋儒必違衆書之明文而取偶訛之單說耶

程子始斷桓兄糾弟以糾之見殺爲當非仲之相桓爲得正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蓋發前人所未發而胡氏說春秋令至之朱子亦載入集註中竊以糾果不正管仲本不當死則子路子貢責之已妄子當先明其不死之義以示教未必葫蘆提儻以功蓋厥惟死在可否間而功爲獨大也善乎舊注載王曰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蓋不以匹夫之諒指忽言然即指忽言亦無惡乎其死何也忽之死特較之仲爲小耳仲之功聖人亦節取之耳必如程子言倒以王珪魏徵爲功不掩罪其猶可也而至以聖人之言爲害義不已過乎

錄王珪魏徵論

讀柏鄉相國魏文毅公介裔兼濟堂文集其王珪魏徵論有足與余說相發者曰王珪魏徵之事世多議之而程正叔之論尤嚴正叔語司馬君實曰魏徵事皇太子太子死遂忘戴天之讎而反事之此王法所當誅後世特以其立朝風節而掩其罪有善有惡安得相掩君實曰管仲不死子糾之難而事桓公孔子稱之與徵何異正叔曰管仲之事與徵異齊侯死公子皆出小白長而當立子糾少亦欲立管仲奉糾奔魯

小白入齊既立仲納糾以抗小白以少犯長義已不順既而小白殺子糾管仲以所事言之則可死以義言則未可死故春秋書齊小白入于齊以國繫齊明當立也又書公伐齊納糾去子明不當立也至齊人取子糾殺之復繫子者非齊大夫既盟而殺之也與徵之事全異蓋程子之言如此余嘗詳考子糾之事論語子貢子路皆言公子糾非但稱糾也再考史記襄公醉殺魯桓公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次弟小白奔莒小白母衛女也及

戰于乾時魯公敗走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詳史記之文則子糾乃桓公之兄矣左傳杜註亦曰子糾小白庶兄蓋本史記也程子乃謂小白長而子糾少豈未考耶至胡傳大略本之程子曰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為正一子字固不足深辨至引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此殊不足為據漢晉去春秋未遠其考證必詳豈有舍司馬遷杜預而反以泛引之文為據耶余謂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管仲之不死未

必是夫子第以其功而大之其曰匹夫匹婦之諒非指召忽也建成為兄為太子見殺於弟王珪魏徵從而事之於義安在以此責之自當有愧於心但紫陽綱目書法亦不深責之者正以徵之功德可比管仲糾未正其為世子建成雖為太子上有唐高祖則亦未正乎其為君也此與反面事讐者微有不同故應在末減之列耳功過既不相掩而功又大於過此春秋善善長而惡惡短之意也若乎尹起莘之言曰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致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

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又曰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諸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任是職者當以一人爲主不得以所事爲主此豈私於珪徵之言哉蓋其職義至精爲天下後世慮深遠耳故管仲之事桓公魏徵之事唐宗皆未合乎義也然責以必死如君臣之分則其理固有不同者矣余故曰王珪魏徵之事與管仲召忽正同而不在子糾小白兄弟之稱也假令仲無匡合之功徵無仁義之效謂二子品在召忽之上其誰信之若子糾建成既已爲君而管仲魏徵背之雖有匡合之功仁義之效則馮道范質之流當爲君子之所羞稱也余故詳辨之以俟有道者論定焉俗案此論詳覈後段引尹氏尤暢不厭備錄之程子胡氏全是據春秋事理乖謬可删也

再辨弟子門人考

曝書亭集之分弟子門人者非獨主歐陽亦以洪适隸釋隸續所言東漢諸碑例并廣韻注爲據今按氏碓琳瑯載漢太山都尉孔宙碑陰門生故吏名門生四十三人門童一人弟子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隸釋謂漢儒開門授徒親受業者則曰弟子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云云近觀妙齋金石文攷述之此體非一愚謂門生即門人自是生徒之稱弟子或其族屬或出校官弟子員其列在門生後轉未必是親受業之人即依洪氏所論蓋亦漢人之例有之未可執以爲孔門之例也此猶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何休以子冠氏上者爲本師單稱某子爲他師皆後人之隨時起例孔門曷嘗有是哉考漢藝文志孔子徒人圖法二卷今亡而言徒又言人毋亦取于孟子予未得爲孔子徒予私淑諸人二語以親及門稱徒不得及門槩稱人爲之區別義非不可而遂以槩論語諸章之門人則徒見其繁而難通矣是以鄭注小子門人也趙注小子弟子

也明乎二稱之本一未嘗拘當時風氣也若廣譜注之分併是非即其以離婁爲孟子門人可見一班髙足論哉二考中引援辨證如据禮補孺悲公罔之裘序點据孟子補牧皮据世家補顏濁鄒据家語補孔璇論左邱明稱左氏之爲避先師諱斥明人去秦冉顏何之非皆至正當乃若以秦丕兹爲首列而不顧史記家語之本無年歲以南容南宮适與南宮敬叔爲二人盡廢鄭康成以來之成說又增孟懿子于弟子而不察叻季逐君之久在所黜弟子考既載孔忠

去伯魚矣而門人考又獨列子思知曾西之即曾申矣而曾元又删不錄以及子游之子言思子張之子申詳並明著經典第附見而不正列其孟子弟子考既依朱子去季孫子叔告子而仍進盆成括滕更又据晏子春秋以盆成括與景公同時當爲孔子門人皆雜說迷離本不可爲典要而徒以溷見聞至于引孫奭疏而不察其僞則皆朱氏之疎也

四書溫故錄目次二

趙佑學

論語二

北辰

禘

反坫

桴

觚

黻冕　溝洫

執圭　享禮

裘

會同

諒陰

書紳

東周

問事鬼神問死

正名

中行狂狷

兩藝子瀆

兩焉字讀
三喟讀
其斯之謂與讀
計共一萬七百字有奇

北辰

論語爾雅二疏皆出邢氏而有互異處如爾雅北極謂之北辰疏極中也辰時也居天之中人望之在北因名北極斗杓所建以正四時故曰北辰論語疏亦載之少却人望之在北及斗杓所建二語人望之在北不可刪也斗杓所建則闌入北斗刪之較爲淨矣然訓辰曰時仍未切蓋北辰卽史漢並言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名曰紫宮是也索隱引春秋元命包曰宮之爲言宣也宣氣立精爲神垣又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運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則辰卽言宮言垣義與衆星之次舍謂之辰者不必有異特衆星無常北辰有常故經言其所言居集註釋以不動實原于此而後來說者紛然不一謾主無星爲辰旣失其一明者之義至以北辰亦動爲朱子攻瑕殊不思天體本動北辰何得不動動自不待言而謂之不動者動其運用不動其本體毋例昏輒見如是是不動矣抑雖動而其爲中宮自若也則所謂常居也所謂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也猶

之言無爲而治聖王之治天下豈果能無所作爲哉有爲者其迹無爲者其神也又邢疏所謂淳德不散無爲化淸而集註因之言其象如此者矣今徒執不動爲不動不知動之爲不動讀朱註先死煞句下滲添出動以求勝于是又有說者以言動爲背朱不可用皆不思也若陸堂經世驪珠仍主天體無星處謂之辰而以北辰居所謂統星之長只將下衆星句對看便見辰字本位自逮入北極添出動與不動摸擬遂多云云則似謂北辰且非北極尤支離背誕而作者誣者採之所不解云

禘

子說春秋爲禘說于五百餘言明大禘吉禘之爲二以漢儒混并禘祫始于孔安國論語注莫不誤于鄭康成禮注至朱子始用趙伯循及陸淳說明祫之爲合禘則止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其祖配之而不及羣廟最爲不刋若邢疏謂禘所以異于祫者毀廟之主陳于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而祭蓋襲孔穎達說于經傳全無可據不足云也安國之注惟不察魯禘本僭又不察大禘不及昭穆故謂

既灌之後明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案灌所以迎神既灌而往則爲迎牲獻鼎諸事其昭穆各主自應卽于灌時序之矣何待灌後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公羊傳言文公逆祀定公順祀穀梁言貴復正也則豈足援遠事以爲近證抑豈夫子言此時尚在定八年以前哉集註則皆棄而不用此其所以獨得精義也雖然集註精矣而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云云此一段猶有未安蓋所謂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或

有其事亦惟使其祀周公得用天子禮樂如六佾八佾之別耳並非羣公得皆用之更無郊禘在內明矣郊禘與周公何涉而魯君儼用天子車服徒黍生者之祟後更與周公乎何涉哉程子之以成王賜而伯禽受之爲皆非亦徒爲明堂位夸飾也魯惟因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遂浸尋廣及羣公之廟不知其始自何公然觀初獻六羽之書則其僭蓋在隱公前隱特以仲子之宮而疑其事耳若郊禘之僭則實始自僖八年之書禘三十一年之書卜郊僖以前未嘗有

以爲惠公請之者非也魯之有頌亦僖始僭之以爲季孫行父請之者皆非也故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而公羊亦載子家駒之對昭公明明以爲僭並未一及何王之賜其得輕以誣成王乎此予于廟傳聚正備論之者也乃自漢以來諸儒皆知明堂位未可信而卒不絕出入乎其間朱子亦未暢然辨之甚矣折衷之道蓋其難哉

最可怪者竹書紀年紀成王十三年魯大禘于周公廟成王二十一年周文公薨于豐則何得十三年先有周公廟日知錄引之以公字爲衍而拔襄十二年左傳臨于周廟杜注文王廟者當之可矣而不思是時周公方存成王未賜魯何以肆然得舉大禘將毋禮不王不禘之言妄耶既有周廟得禘文王何以後此傳頻書禘若禘于武宮禘于襄公禘于僖公不聞一及周廟耶顧氏不能是正反謂其可由是而知禘之說以聖人之所不知者而特取徵于雜亂不經之書是又明堂位所未及也彼陸氏謬謂周公未沒已用禘樂亦即從竹書出而不知其不可通故皆置之不辨

反坫

令十三經注疏每卷末各有考證若干條用校刊時諸人雜採爲之率淺陋求其實在裨助經義十不能三而無故求異者多有茲偶舉其一如論語有反坫注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臣宗楷按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反坫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外向室也黃震亦云反者向外之名坫者別設大門屏之名然則爲兩君之好有反坫者蓋欲容儀衛之衆以爲此向外之室耳據郊特牲以反坫與臺

門相聯汲冢書以反坫與四阿相聯本文以反坫與樹塞門相聯恐均是居室僭侈之事案此說似乎得間尚遺却明堂位以反坫出尊與山節藻棁複廟重檐刮楹達鄉相聯並爲天子之廟飾一語之更覺可據也然鄭氏注禮與此注無異詞孔疏以反坫亦在廟中故雜言廟飾則非有牴牾汲冢之四阿反坫相聯郊云爲宮室名而外向室之注亦非致確古禮名物儘有物異而名同者安見彼反坫之不與此反坫偶同一稱本文若止言邦君居室事則何不如郊特牲例即于樹塞門下並言有反坫而必別爲一條重言爲好郊特牲言大夫之僭禮恐正因論語此文類及之其下尚有繡黼丹朱中衣何必獨爲居室事足知集註從鄭之非漫然無取妄生支節矣始于管以三歸包曰娶三姓女者似較勝于臺名之解蓋媵雜二姓春秋所譏齊桓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姓雜姬嬴則管氏娶三姓或亦有之既而思之古事既無的攷舊注止屬模糊且若是則是非禮豈徒不儉而朱子獨据說苑改者正以諸侯有觀臺大夫有瞭臺則

有臺非管氏之踰分但儉者自當不肯爲此故以爲不儉証而或遂謂之知禮耳又如臧文仲事舊以居蔡與山節藻棁爲二事集註始并爲一說者疑之蓋不知臧氏世爲魯守龜之大夫不得爲僭近鄞全祖望申証其義甚明亦録入春秋案中凡集註不可妄議如此類學者正宜知所審別勿效毛西河諸人之多事也

桴

聖人道濟天下必無忽思辟世之理乘桴浮於海以質諸君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詩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桴即方也編竹木為之大者曰筏小者曰桴全與舟楫異用何可乘以浮海豈過激而為此言耶竊以此正狀道不行實在處海以喻滔滔皆是若涉大水其無津涯之意桴即欲濟無舟楫意言道之不行如乘桴浮于海然欲以一人之力濟天下之艱所托者小而所期者大鮮有不疑且沮者皇皇獨有一我誰與相從其唯由之忠信明决能之歟此亦惟我與爾有是夫之意故子路聞之喜喜其得為聖人行道之與也而子嘉其好勇正以力行任道之誠能出入于死生患難之中而不奪曰過我者深許之也又曰無所取材則就前言作轉語寄歎更深矣言我誠汲汲于行無如世事茫茫無之非海徒多望洋之思絕少可乘之具無論其大并桴亦無從假手其若之何蓋直歎其不得尺寸之柄而用之也材鄭注以為桴材極耐尋味惜其解上文為聖人微言以子路不解故戲

之則似聖人乃好作諧語者而疏因以浮海與欲居九夷同旨何注則以材與哉同朱子又以材與裁同竊謂如字解自合

子欲居九夷亦是聖人之道甚大育得六合同春無地不可居無人不可化之意豈謂中國不得行其道而反望之異域哉老子之跨青牛出函關世傳有所謂化胡經者非正實也但既千載因仍則于說亦姑存其異而已

觚

禮器。有一爵。二觚。三觶。四角。五散。皆以盛酒之數爲名。觚自當從酒器之正。漢以後木簡亦名觚。故文人有操觚之說。丹鉛録云。春秋時未有也。然注言一升曰爵。二升曰觚。疏。卽取諸詩卷耳疏所述韓詩說。觚。寡也。飲當寡少。皆釋其名而未詳其制。集註亦第言有稜而已乎。因校四庫書。閱明劉績三禮圖所記云。觚考古圖。高尺一寸。口徑五寸有半。深六寸有半。足徑二寸。深三寸。有容六合。足半之。李氏録云。此器口

可容二爵。足容一爵。禮圖所謂二升曰觚也。腹作四稜。削之可爲圜。故曰破觚爲圜也。足之四稜。漢宮鳳圜。取以爲角隅。故曰上觚稜而棲金爵也。博古圖。有容兩合至一升者。又云。古人恭愼。凡酒器執之恐墜。觚爲稜以礙手。狀如今之屋脊。故後人以屋脊謂之觚稜者是也。案此。則觚體本方有四角。又刻爲稜。腹足皆具之。如廉隅之象。以比人之耿介。故從孤名觚。夫子之歎不觚。度當時已嫌其礙手而削圜之。亦世道喜圓惡方之一端歟。其猶謂之觚者。蓋容二升如

故耳。至博古圖所說。又大小不齊矣。績字用熙。江夏人。所著三禮圖八卷。以漢唐人言禮器制度。不合經典古意。獨從鄭康成聶崇義後。舉井牧溝洫壇廟宮室車旂冠服諸器物。一一繪其體式。辨其名義。大要以博古圖爲依據。亦時出臆斷。瑣悉未必盡當。要之不失爲用心求古者。故偶就其一端存之。

黻冕

此黻與黼黻之黻不同黼黻字從黹黹干下黹者黹紩也刺也此黻冕連文別是古蔽膝之衣以韋爲之通謂之韠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字從韋亦通作芾與紱今則皆與從黹之黻并一矣唯禮明堂位有虞氏服韍此一字尚存古左傳袞冕黻珽與火龍黼黻二字全無别然孔疏自明析可考孔氏五經正義實經說之海藏邢氏往往襲其文以入論語如服周之冕即全寫左傳袞冕疏獨此黻冕則孔氏備言黻韠之異同以韠各從裳色無他飾黻則有文飾其引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注曰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山取其仁可仰也火取其明龍取變化也天子備焉諸侯火而下卿大夫山士靺韋而已是黻始制于舜增飾于禹正足爲致美切証而邢未知採若其述周禮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社稷五祀則希冕羣小祀則玄冕孤之

服自希冕而下左傳士會黻冕當是希冕也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蓋夏后冠制既湮禮所稱哻收毋追皆舉其名而亡其實固止得就周冕約略之且舜以作服命禹其後遂爲周服九章之祖則六冕等制自當依據久遠以周証夏非漫綴也

溝洫

陸清獻公松陽講義曰書言濬畎澮在艱食鮮食之前是治水時事此言盡力溝洫是治水後事蓋溝洫是隨時當經營者治水時自有治水時之經營即位後自有即位後之經營若認作一時事則是作司空事不是爲天子事矣又須知盡力二字內有許多斟酌在不然便如熙寧之農田水利不勝其擾案此論精切觀邢疏止載考工記匠人爲溝洫法未嘗闌涉治水一語殆與同見畎近澮遠畎小澮大溝洫在畎澮之中書畎澮是舉兩頭亦是治水時經營尚略到即位後更就中間詳悉區畫盡善遂爲三代不易故此獨言溝洫言盡力文家何可葫蘆提也

執圭

聘圭。非諸侯命圭。命圭。乃諸侯受封時所受于王者。謂之瑞。朝王則執之。以爲贄。書五瑞五玉。是也。于列國相朝。亦用之。左傳齊頃公朝于晉。將授玉。郤子朝聘有執玉高卑之譏。是也。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再就。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諸侯相見亦如之。儀禮。覲禮有侯氏奠圭。王撫玉之文。皆國君親執之。所以將敬。非卿大夫爲君聘問所得執。凡卿大

夫爲君聘于王。朝與聘于鄰國。皆有玉。則謂之瑑圭。亦名圭。而與命圭不同。又有璋璧琮之不同。圭以聘天子諸侯。而璧以享之。璋以聘后夫人。而琮以享之。典瑞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覜聘。是也。玉人亦有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之文。瑑。鄭司農謂圻鄂瑑起。後鄭謂文飾。賈疏。此遣臣行聘問之所執也。若本君親自朝所執。上文桓圭之等是。若遣臣聘。不得執君之圭璧。無桓信躬蒲穀之文。直瑑之而已。故云。瑑圭璋璧琮說甚明析。近婺源江氏永。

鄉黨圖考。言此特詳其案云。大夫聘執瑑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謂執君之圭。誤矣。集註偶失檢。遂亦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命圭之文。見考工記玉人。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言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則異于命圭矣。邢氏亦知者侯所執。皆朝于王。及相朝所用。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諸侯。聘王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然不能辨包注之誤。廣解執玉之禮。引大宗伯

文以亂之。永樂大全不知詳考。亦仍其誤。考朱子晚年修儀禮經傳通解。引典瑞玉人文。入聘禮篇。則圭固有辨。但集註未及追改耳。江字愼修。讀書博古。尤長于禮。所著非一種。予之掇之。非直以其與私見合尤尚其不涉詭解。迥叫數爲正也。

享禮

既聘而享。亦非概用圭璧。故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儀禮聘禮。享君以璧。享夫人以琮。與覲禮侯氏既見王。乃云四享。注。四當爲三

三據大行人文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聘禮亦言賓裼奉束帛加璧享禮器郊特牲並有束帛加璧之文而不言圭唯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注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以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是也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于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邢疏備引爲說江氏曰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此注云其于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無用圭之事乃鄭注鄉黨云旣聘而享用圭璧疏引小行人文不能排正集註遂承其誤

裘

鄉黨三裘說者紛紛聚訟皆各有考訂之長其實具在邢疏中無庸另說也今錄其略緇衣羔裘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素衣麑裘在國視朔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氏注此云視朔之服是也其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麑裘聘禮云裼降立注引玉藻云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又引此云素衣麑裘皮弁時或素衣則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黃衣狐裘謂大蜡息民之祭服也人君以歲事成熟搜索萬物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于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以其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郊特牲云皮弁素服而祭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旣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案邢疏每多詳贍此尤明析其必以

素衣麑裘爲視朔之服者。又具于下吉月節。注云。朝服皮弁服。疏引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是視朔衣素。蓋互相備。今人則又因聘禮注引此經而言聘服歟。蜡臘本不同。而周禮言蜡不言臘。月令言臘不言蜡。二祭相近。故鄭注臘先祖五祀云。即周禮所謂蜡。特爲通釋之詞。其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注。祭謂既蜡。三字本斷句讀。說者誤連下臘。遂多聚訟。今之考證。謬採陸佃之說。其前半截。皆即邢疏所已具。後乃妄攻鄭之混并蜡臘。而以月令祈來年于天宗。當蜡祭。不知蜡乃報而非祈。所饗八神。豈可言天宗。皆適形跡倍而已。疏先言羔裘。裼用緇衣。則其上正服亦是緇色。補出正服。今人所未知。又帷裳疏。謂朝祭之服。上衣必有殺縫。補上衣。亦集註未及。今人但知餘服耳。

會同

會同。與朝覲別。周禮謂之大朝覲。或在京師。或不在京師。有大會同。小會同。注疏皆以朝受贄于朝。享于廟。覲贄享皆于廟。會同則爲壇于國外。在既朝覲後。朝覲有常期。會同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于國外。合衆朝之諸侯而命事焉。所謂時會以發四方之禁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而命政焉。所謂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也。皆會同于京師也。其因巡守征討與田獵所至而行會同。如啓有鈞臺之享。成有岐陽之蒐。穆有塗山之會。宣王之會同有繹。晉文之築王宮于踐土。皆各在其當方之國。所謂大會同也。近秦文恭公五禮通考言之甚核。云周官所載會同之文不一。天官太宰春官肆師司几筵諸職。則名之爲大朝覲。蓋朝覲行於國中。所接見者不過一方一服之諸侯。會同則六服偕來。爲壇壝宮于國外。五等諸侯。同時旅見。又有祀方明及盟約之法。皆朝覲所無。故言大也。若在畿外。則六軍之士從行。馬牛輦

芟夷饁食畢具大率如軍旅之役故周官每以會同與軍旅師田並舉誠重之也若諸侯遣使來聘天子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則曰小會同故大司馬太祝太史小史諸職又稱大會同以別之春秋之世天子不行會同之禮而伯國大侯假行之并周禮之舊矣案此說詳盡由之以讀周官注疏所言會同諸禮可以瞭然朝覲于廟已統在宗廟之事中故獨言會同天子之會同時已久廢故言如大宗伯凡祭祀會同詔相王之大禮爲上相詩肅雍顯相相維辟公左傳踐土之盟鄭伯傅王注傳相也是相皆諸侯之事故曰非諸侯而何又曰孰能爲之大注疏但據司儀之交擯傳辭者爲說則止是相諸侯且止是諸侯相朝聘事與會同不切而宗廟亦止爲諸侯之宗廟又以端章甫爲諸侯日視朝之服皆不切也

諒陰

諒信也陰猶默也孔安國書傳與論語注同論語作諒陰書作亮陰禮記作諒闇陸氏音義于陰闇皆云如字後人讀陰從闇音字不同而其爲信默之義一也自伏書大傳作梁闇而鄭康成據以讀禮記有凶廬之說杜預孔穎達于左傳皆所不取邢疏亦云然唯蔡氏書集傳獨從之集註則云未詳蓋于孔鄭皆有疑焉竊以孟子滕文公五月居廬証之諸侯五月而葬故云五月居廬明非三年常在凶廬中又卽以儀禮喪服言之旣虞翦屏柱楣鄭云所謂梁闇旣練舍外寢鄭云所謂堊室是士喪期已有別安得天子獨居梁闇三年鄭說良不足從故杜以諒陰爲心喪終制之名其注左男生不及哀云諸侯已上旣葬則衰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孔疏備載晉書杜預傳文及預議云云甚詳邢疏全襲用之以信默也者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則亦足以定諒陰之義夫

晉書杜預傳云太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旣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

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説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

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于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諒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于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凷以荒大政也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

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自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案此孔邢二疏所述文同全不見于今晉書杜預傳中今條唯載元皇后梓宮將遷于峻陽陵舊制既葬帝及羣臣即吉尚書

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則似衆議應除而預特援諒闇正之者此所述則似衆議不應除而預議應除者故孔疏亦謂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説又言於是內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謂鄭人殷暢著論申明焉此亦古説之宜考者考晉書作者有十八家此所述其亦出自十八家舊本如王隱干寶之流非今所行晉書者歟故備録之以存異同孔疏又稱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于冢宰信默而

不言此數語與今書孔傳亦小異豈孔傳本非杜撰竊見之耶抑即取諸論語注以當之耶且不知于杜議中屬何段援其文理似當在周景王段前爲議首一段其文當云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孔安國傳云云然後接以周景王事故下即接以稱高宗云云與譏景王云云對也并論于此爲說古文書傳者添一間端焉

書紳

子張書諸紳疏述玉藻說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不朱裏而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并紐約用組三寸長齊于帶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子游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韠結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此紳帶之制也案此依玉藻疏載鄭讀之文也玉藻原文脫錯幾不可讀賴康成訂正而明其所改經字句以此爲最不刊故孔氏一依其注爲先後而邢因之茲復因而錄之足爲紳考然未詳書之若何古書未有紙墨玉藻記書笏矣笏可書帶將奚書玩鄭讀辟宗如裨冕之裨謂以繒采飾其側竊謂似可如宗作襞積之襞襞即襵音律謂褶絆也終辟者上下皆辟之大夫止辟其垂者即紳也士辟其垂之末而已此士乃仕列之士故下別言居士錦尙文縞尙質然則子張是時其錦帶歟紳之長三尺則書諸紳亦刺文于其上歟或曰紳有襞積書而貯之

東周

今論語注疏本有闕佚案詩黍離序正義曰論語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注云據時成周則謂成周爲東周者以敬王去王城而遷于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爲西周成周爲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于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于成周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言之時在敬王居成周之後且意取周公之教頑民故知其爲東周據時成周也此段疏予于讀春秋稿備論之而所謂據時成周之注不見于今論語本中其注唯有興周道于東方故曰東周二語即集註所用疏則云其使我爲東周乎蓋穎達所引注闕（或云鄭注）邢氏已不見之矣竊擬以據時成周四字補注下即以孔疏云云補疏焉今之講家但知毛鄭箋鎬京謂之西周王城謂之東周然不若公羊傳言之實出當時名目蓋即左傳所謂東王西王者平王之東周尚完敬王之東周益孱迨後復有東西周之分而周以亡矣宜孔子所亟欲爲者乎

問事鬼神問死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夫子所以正答子路之問也可謂至備明矣而注謬云鬼神與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此魏陳羣之說何氏採之邢疏遂謂聖人不道無益之事集註不免出入其說由輕畀事字若子路之空問鬼神也者然即空問鬼神子猶許以告宰我而何吝于子路又誤認問死爲死後之事則舍人道而涉鬼趣賢者豈由此哉蓋禮有五經莫重于祭古之所爲事鬼神者無不

至則子路之問不爲不切子曰先王之事鬼神莫非由事人而推之故生則敬養死則敬享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云事鬼也莫非教天下之事人也吾未見孝友不敦于父兄而愛敬能達乎宗廟者也則盡乎事鬼之義矣繼而問死欲知處死之道也人有所當死有所不當死死非季路所難莫難乎其知之明處之當然而死非可預期之事故爲反其所自生者求之窮理盡性以至于命歸于得正而斃其不敢以父母之身行殆不敢以匹夫之諒爲溝瀆

皆唯其知生欲吾生故甚吾死也否則生無以立命死適爲大愚而已則盡乎知死之義矣子嘗言之矣務民之義即所以事人敬鬼神而遠之即所以事鬼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所謂能事人能事鬼也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所以教知生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所以教知死也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知生知死也是皆不待求諸他經可得之者會謂其無益而不答乎又何有躐等之議也乎

正名

夫子既言名之不可不正而其正之當如何子路未嘗復問夫子亦不復言也于是宋儒者論有謂立公子郢者有謂使輒迎蒯聵者夫靈公之命郢不以正公又沒于郢手郢之義不肯立非矯也聖人何以必奪其節而強使之且以子之身無君甫得一衛君焉任以爲政而子必告諸天王方伯以輒爲不正繼之以與他人揆之事勢情理其爲不可何但于迂蒯聵不可以爲人子明矣在輒必無拒父之理在蒯又豈有當得國之理哉今謂輒能以政任子子固必將有所以格其非心使悔悟涕泣以迎其父然而蒯遂能泰然受之爲正乎抑又將移其正輒之爲子者以正蒯之爲子乎何輾轉之不憚煩然則正之當如何曰是其理自在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章中也蓋觀夫子以正名答子路則夫子不爲衛君明矣冉有子貢已心喻之而未得其道是時夫子方留衛未去亦未一白其旨故冉子私于子貢曰人皆稱衛君耳夫子豈爲衛君乎子貢應之曰諾則已與其言之近是

而又曰將問所以求其實也不為衛君則將為蒯聵故入問夷齊而皆以讓得仁則知爭之不仁知夷齊以兄弟讓而皆仁則知蒯輒以父子爭之皆不仁矣由曰不為非直答其不為衛君亦謂夫子之無所為也蒯輒知此而俱逃則名無不正矣然而此事固在蒯輒之能自求而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與乎其間也家國大故也骨肉天親也自求而得之則事在一日之間而可以立千古之命待正于他人其已多所黽勉假借矣他人復不量而輕與之辭有不為拔之忌器而斷之傷乎將故第言名之不可不正以明其理諭其人而不必及其何以正也

中行狂狷

松陽講義曰明季講學家惡當時之多鄉原往往謂中行不易學恐其流入鄉原不如且學狂狷狂狷雖有病痛却不失聖門氣味是因中庸不可能便不去求能也此大不然當日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者也學中行不成仍舊是一狂狷者主意只要做狂狷其病有不勝言者矣千古聖學只有求中一法案此淸獻講中庸不可能後一段語可移以入不得中行而與之章聖人之思狂狷是取其可裁以進于中行並非以狂狷教人即狂者狷者何嘗肯自居狂狷曰聖人別之為狂者狷者使其知去中行尚遠以求進耳然如鄉原則又去狂狷遠而偏自以為中行終無望于中行且將使天下不復知有中行此聖人所為深惡其亂德而有取于狂狷孟子又為之明辨者也陽儒之說亦非無見但其欲且學狂狷則失取法乎上之義故陸不然之謂聖門狂狷皆是學中行誠深識卓論足補集註竊更謂狂者進取是有為之意多未免入于浮狷者有所不為是退守之意多尚不失

為康誚後世人才且曰非但中行已成絕學今之狂並不足以語于古之狂是狂誠不可學求其庶幾厥惟不爲不潔無動心于貪競免失身于邪枉期以循本分而遠悔尤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亦教人之先知不爲而後言進取然則與其狂寧爲狷聖門之所謂又次其後學之進步歟淸獻往矣未由再覿猶願世之有志正學者有以益我

兩晝字讀

有援禮天子晝寢之文以宰予晝寢晝字乃畫之訛畫音話宰予嘗塗飾其所居如山節藻梲故事而聖人責之故言不可雕不可朽也說本昌黎集鈕玉樵觚賸載之不知晝寢偶然之事文將所有而已于護責見聖教之嚴若以士庶而僭天子之禮厥罪大矣豈聖門所敢出有之矣但鳴鼓之攻而第示以不可乎孔鄭諸大儒必不至顢頇無考而朱子漫從之也觚賸又以孟子宿于晝晝字亦畫之訛蓋音獲據

史記國策齊有畫邑人王蠋注畫齊西南近邑者案此音此注集註已載之予謂豈唯此注水經注之引孟子三宿而後出晝并于晝旁加水爲水名矣然今之讀孟子仍如字者以非大義所在也學者讀書于字畫音呼不可不加考訂者正以彼此出入之間有關經義得失若本文別無不安雖有他說可存亦第當知其然而不必過求異也

第166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2　反王內

兩焉字論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古注闕釋文焉如字衛瓘于虔反爲下句首疏亦先如字屬上讀而復述衛瓘讀解曰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乎言亦有如我之好學也義得並通故並存焉案衛讀絕佳深得聖人導誘人意不知集註何以不取今之作考證者亦引四書備考謂其不說殊不如可存參因憶壬戌前輩江西羅旭莊先生（諱春遇）嘗援衛讀此章例以論後生可畏章曰此章焉知之焉正可與十室章換轉讀之後生可畏焉焉如字屬上斷句與無聞焉句例配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八字句今字即謂後生不必無端另揷我在內凡言不如有以不及言者有以不同言者後生學業日進今日之後生輒當來之老成知其必不如斯已也案此說似新異豹之不說殊不如可存參公羊隱三年傳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疏以上不若爲不止如女而已言其賢也下不若方賢是

不如道其不賢是見古人屬語集註解不如諸夏之亡也亦不從傳作不及意鄭氏箋詩于焉逍遙讀焉于虔反今于何處逍遙乎請讀固在人善取也并述之以示後生好學者

又案以不如今爲遜如今本王文成之說然陸清獻則曰可畏者聖人自言畏之也我今所學幸而到此地步然年已大力已衰焉知彼後生不能趕而進趕着我乎我如何不畏他若到四十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異焉則彼之不如我決矣我何畏彼哉如今正是他有爲時我如何禁得他住料得他定甚矣後生之可畏也此所以爲誘進之也竟坐實註中我字作直詞解亦自佳焦袁熹此木軒四書說載之與今松陽講義頗簡有異故復別錄存之

三嗅讀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嗅嘎之訛讀爲嘎注疏拘于本字不復能如杜子春鄭康成之引經正讀並謂子路以爲時物而共具之孔子以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其氣而起此其鄙倍無理易見豈之可也集註乃載爲正說而附晁劉二說于後且于共爲拱執之義案共向也于衆星共之已有明訓無以異也忽別言執將爲巳執之耶則猶是共具意將爲方欲執耶則正是向之而雉旋作其爲色斯舉之義明矣本文神理甚活甚直何見其有闕文蓋此節書乃嗅字有誤非上下文有闕也晁氏据石經嗅作戞則從口當作嘎廣韻嘎嘎鳥聲也故謂雉鳴劉氏据爾雅鳥曰狊古闃反郭注張兩翅邢疏狊狊然搖動則不從口又從目不從自而相傳乃從口旁臭讀如臭音此正如春秋湨梁釋文湨水名古闃反而俗本多爲水旁臭皆加一撇於目上并爾雅狊字亦加一撇狊湨字之誤類釋文可見正之此嗅字之誤直自漢以來孔鄭包周諸家皆闕解故何晏得爲臆說陸氏第作許又

四書溫故錄　論語　三六

反邢氏亦謂舁歆其氣朱子蓋知其有誤而未能審定也晁劉二說皆切情理有來歷可並從第以爾雅不如石經之尤合今之爲講義者多主晁而共言色作舉與上山梁之言集以今爲時義蓋說經每有後儒較善于前者而或猶以集註之載注疏可並從固矣夫

四書溫故錄　論語　三七

其斯之謂與讀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本是德字與泰伯章民無得而稱焉句法意義迥殊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注王曰此所謂以德爲稱正義曰此章貴德也景公雖富有千駟及其死也無德可稱夷齊雖餓死民稱于今稱之以爲古之賢人其所謂以德爲稱者斂指以斯字即指德言直截自然本無疑異不知何時誤德爲得程朱殆偶憑誤本而多事揄揚乎其間至今村塾相沿莫敢他議猶幸監本之未失耳亦賴古說之大明也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呼可寶哉

或問誠不以富二句曰此自在崇德辨惑章疏云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人之惑也初未有錯簡之疑近安溪李文貞則又謂可移置柳下惠　士師章末以下皆有齊景公而誤也說見詩所然古說自順而改可不必而文貞于其斯何未嘗疑有闕文亦可見矣

四書温故録目次三　　趙佑學

論語三

學而十八條

爲政十五條

八佾十三條

里仁十一條

公冶九條

雍也二十條

述而十九條

計共一萬四百字有奇

時習

學非易至。必須時習。學又非難至。只在時習。集註時時。包得朞注之以時。以爲數飛解習字。本說文。亦是正月令鷹乃學習注。

有朋

注。包曰。同門曰朋。疏引鄭注。同師曰朋。同志曰友。朋疏而友親。蓋古說多如此分別。其實散文則通。故集註止言同類。蓋此與上節。卽學記所謂敬業樂羣也。學必有朋。是我所以樂取于人。朋自遠方來。又朋之所以樂取于我。註中信從者衆。且莫說太濶去。

人不知

此卽學記之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也。我之學。我自知之。何必人。朋尙有知有不知。何況人。此知字尙未論到功名用世上。不慍。只是篤信所學。不以人之是非毁譽爲憂喜。而後此處窮達之道。具見其中。此章三節皆以學字貫時習。乃徹始終事。首言習于己。次言與人共習之。末以驗其悅樂之實。時習之純。或分始中終與成己成物成德者。皆支離淆亂。不免鑿

其爲人也孝弟

天以仁之理生人。未有人。先有仁。人得仁之理爲人。未知行仁。先知孝弟。唯仁是性。孝弟同是性。故愛親敬長。謂之良知能。而可以達之天下。故曰孝弟者爲仁之本。今謂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更推上一層。可也。謂性中只有仁。曷嘗有孝弟來。直以孝弟在性外。何異杞柳桮棬之意。良非末學所能喩。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疑卽有子述夫子之言。當在上章末。爲一章。孝弟之人。不專務言色。卽柔氣婉容于父母之前。而不可謂之巧令。惟其誠也。故仁積于中。能行于外。巧令之人。惟其僞也。惡得仁。此與惡紫章前所記。彼是記者專記。有不同。猶之不在其位二句。一是專記。一是因曾子曰而記。則均無重出之嫌。但此未有成說耳。

傳

注。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疏。傳惡穿鑿。按此以傳爲己所傳諸徒者。亦一義。

道千乘之國

道字包許多經畫設施實事、敬信節愛時乃道之要領、先王以仁心行仁政、全部尙書周禮、本末盡揭於此矣、何云只論所存、未及爲政、敬信、有全體之敬信、有隨時隨事之敬信、經明屬事言、又言用言人言使民、明皆政之所及、何云未及、集註載楊氏失刪此二語耳、而明人譏也、學樂主之、

行有餘力

古者八歲而入小學、是謂學文、未入學前、無日非暇也、而已先以六者之教、此六者言之則有條目、行之

並無節次、安從分別暇日、蓋當體經力字、人方數歲時、不即責以讀書習藝者、爲其精神血氣未足也、漸長、則漸足、是謂有餘力、其于上六事、亦漸曉得做得來了、是謂行有餘力、而疏謂之閒暇、集註喩以猶言暇日、猶字本活、俗讀于此一字、多信口略過、遂致解說非某即混、

雖曰未學

此章、專爲世之言學者、尙浮華、少誠實、特揭四大端、以示學之在是、能盡是、方謂之學、經文雖曰未學、不過語勢借作然擬議詞、非正旨、自俗講誤沿、謂上四句只作低淺看、不可太深、那疏不免焉、而外註吳氏至妄以譏子夏之弊、試思子夏文學大賢、如何肯說廢學、又試思如上四事、古今能全盡者幾何人、好德如好色、聖人屢歎未見、與朋友交而不信、曾子且以自省、至竭力致身、兩能字所包尤廣、豈可假小孝用力、僅爲良臣之說藉口乎、大抵誠樸之人、恒少文采、或疎于泛應、或拙于詞章、不知者因有未學之譏、此即俗學所以不明、而自聖賢論之、則以爲正學之實

在有得處、深恐紛紛言學人、不能到也、夫不直糾浮議之非、而巽詞使悟、是大賢之立言與

學則不固

學字、重扼、註中所學、兼前後言、容城孫奇逢曰、固、竝一朝夕之故哉、見之于外者爲重厚、存之于中者爲忠信、然則主忠信、乃學之所以固也、

愼終追遠

此以教民言、民皆知愼終、而不能追遠、庶人無祠也、然禮不敢過、情無不及、故學之以厚而天下化、

以得之

時君徵信就而問之。卽是與。而言得。不言與。與之權在人。得之道在已。然則言與已非。況求耶。

父在觀其志

此一章之主句。志者行之本。爲人子。當以善承親志爲孝。而尤莫先于自立。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立身行道。揚名于世。以顯父母。行爲之。皆志爲之。未有志不立而行足觀者。志不立。則德不進。業不修。徒恃庇蔭之方長。幸朝夕之無過。優游焉。若將終

身由君子觀之。則已不待父歿。早知其行也。故特提策之以父在父歿。深警人子者在此。然人之性情識趣不同。雖父子時或不能強合。則有父在時。志實有餘。父歿時。行非不善。特不免急于自見而失之。故又期之以三年無改。夫事固有時異勢殊。宜于前不宜于後。父行之爲父之道。未嘗不以待子。子改之爲子之道。未必遂爲背父者。然而子之心。則知有父之道而已。是非無改也。無改於父之道也。父歿猶父在也。斯誠善承親志者矣。夫孝者。行爲之。皆志爲之也。

禮之用

用。對體言。禮不能自用。以人之用禮見之。曲禮曰。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卽是兩節詮脚。

因不失其親

有我之因人。有人之因我。因偶而親常。因疎而親密。因微而親顯。始于因成于親。終于宗。我因人。而非其親。則有誤縶援之傷。人因我。而非其親。則有誤汲引之悔。親所不當親。必反失其所當親。故言不失。亦就一邊見兩邊也。然惟能知人。乃能不失人。後章患不

知人。卽可爲此補義。亦有子言未到處。

敏於事而愼於言

此與他章通論言行者別。事者學之事。言亦學中之言也。故疏言當敏疾于所學事業。則有成功。學有所得。又當愼言說之。集註志有在。在學也。其所不足。其所有餘。其是非三其字皆謂學。今人都泛涉也。

告諸往而知來者

往來。所包甚廣。可也未若是子之告諸往。而因悟詩。切磋琢磨。亦詩之告諸往。而以證斯皆其知來處。大

語已言未言不活。末豁問答。糾纏境學。皆陋。

患不知人也

大全載東陽許氏說。詳哉盡之。但竟將兩句作平說。稍非語勢耳。愚謂不知人端由患人之不已知而生。蓋惟汲汲于人。則內既失已。而外不暇擇人矣。在上而有市恩要譽之心。則必有汲引非人之累。在下而有趨時干進之心。則必將失足權倖之門。故曰窮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君子以之正已。亦以之觀人也。

雲峰胡氏曰。始以不知不慍。終以此章。學而一篇終

始也。始以不亦君子乎。終之無以爲君子。始則結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以不知言無以知人。論語一書終始也。聖門論次。豈無意與。

思無邪

東萊呂氏。論桑中溱洧諸詩曰。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以無邪之思讀之。卓義可補今註。而文公不採。良由兩家意見多有不合。然固不能沒也。

吾十有五章

正義曰。此章明夫子隱聖同凡。所以勸人也。

子告之曰

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于樊遲。故告之。疏。懿子與樊遲友善。將使復告孟孫也。俱可補註。

父母唯其疾之憂

注。馬曰。孝子不妄爲非。唯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疏。疾病之外。不得妄爲非法。貽憂于父母。與今解小異。而意則一。然疾病亦有因妄爲非而致之者。此朱子所以渾融獨至。

左傳。哀十四年。初孟孺子泄。將圉馬于成。成宰公孫宿不受。曰。孟孫爲成之病。不圉馬焉。孺子怒。襲成。從者不得入。乃反。成有司使。孺子鞭之。秋八月辛丑。孟懿子卒。成人奔喪。弗內。袒免哭于衢。聽共。弗許。懼不

歸十五年成叛于齊武伯伐成不克及齊平乃歸成
公孫宿以其兵甲入于嬴則武伯純乎紈袴安爲不
知有父母不辨人之賢否甚矣問孝是懿子方存時
故警以父母之憂問子路仁是武伯已嗣爲大夫時
故告以三子之可使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注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疏犬馬無知
不能生敬于人俱明切集註不從殊疑竊謂古注如
此類自不能沒無待毛西河之爭安溪劄記及之

色難

注包曰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以色爲父母之色亦
切情但今註用祭義文尤鐵據耳

私

燕居獨處四字是正解非進見請問之時又推言以
盡其義大註意本周密講章徒多支離

周

注孔曰忠信爲周疏此魯論文案經書古注多以周
訓忠信不可枚舉朱子始易以普徧忠信言其本普
徧言其用然非忠信不能普徧還須兼言乃備

異端

春秋時雖邪說暴行有作尚未至如楊墨之橫觀後
十九篇注小道謂異端則所包者廣端之言緒言偏
凡非學所當務之急而泛獵旁涉皆謂之異端故疏
曰此章禁人雜學其又謂諸子百家之書粃糠堯舜
戕毀仁義亦推類言之耳集註非正道而別爲一端
殊有斟酌

由誨女知之乎

知者行之本子路有聞即行蓋有不揆知之明昧淺
深而失之者故特誨以知之道在先自審其所知所
不知知之道得即行之道得矣

聞見

以聞見分古今偏也聞亦有古今見亦有古今古事
明載詩書寧非見今事多未躬親寧非聞自當兩兩
兼說凡耳聞者是非多難定故言疑目見者得失已
較著故言殆言獨承聞者聞原從言來故即以聞於
言者愼已言行獨承見者見原從行得故即以見諸

行者愼已行其實理自互足
哀公問
哀公屢有問于孔子徒問而不能用問其所舉錯之道甚矣疏于時舉邪棄政民心脈渙故以是對之然夫子之所謂枉邪未必指三家假使子于時復用魯必非急于去三家哀公第以不堪季氏專權而求去之非能正君德求仁賢以自重是以終蹈乾侯之轍或謂魯是時舉錯之權已不在公者非也
書云孝乎
孝乎惟孝古讀皆如此斷句由狃于引經常例詩云書云皆斷讀而然也定從今讀非但與書本文合并于一時托詞權答指點神氣亦有體會聖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魯自不能用子子奚從得爲政或不失問大註蓋以語或意端在此觀其後季桓子召之遂以相魯猶是定公之年彼漫執昭無正終定無正始爲不仕解者徒迂而不切或更援禮記禮平禮之文爲孝乎雖孝論以肆其攻古文尙書之妄膽者皆果敢而窒也

人而無信
君子信以成德仁義禮智必要于信而後完其爲人無信則假仁假義禮僞智鑿自無一可故正義曰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或問專主誥言無實殆不如大註之渾淪
所損益
損益即在所因中文質是已疏以夏尙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尙忠而言尙文者蓋準白虎通書大傳王者必一質一文禮三正記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之說嘗論三王之道若循環其必以忠則一何獨夏后尙之書紀文命敷于四海六府孔修庶土交正以及致孝鬼神致美黻冕則堯舜之文實至禹稱備而殷因之周又因之後世定于建寅三統陳言已可無庸蹈襲聖人所謂可知者自不在此厥惟質文二者極則必反或一朝之內自爲損益或數世之間各分因創皆帝王所以隨時而制宜無非三綱五常之事得其道則治失其道則亂爲百世所莫能外也

辟公

辟諸侯通稱所謂百辟也公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注辟公謂諸侯及二王後與毛傳同唯鄭箋以辟謂卿士公謂諸侯異

大哉問

禮本于天殺于萬物其道甚大故曰大哉問蓋大禮也非直大其問大之者明其非言所能盡也空嘆惜林放者失之

季氏旅於泰山

此蓋季孫自至泰山祀也古者望于山川皆非祭于其地周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謂五帝及五嶽四鎮四瀆旅陳也疏云望爲遙望遙祭之蓋以其神之衆曰旅以其地之遠曰望魯望三淮海岱岱最尊唯天子東巡狩至于岱宗柴爲禮言升中史言封禪所主餘皆不得至而干焉魯最近岱禮止于望其或有事專告度亦命使而已未聞君舉者季氏始于其山行之僭名曰旅既非有故又非奉使不唯僭禮大而褻神求福實開後世奔走祷祠厲階故子以責

冉子之救

繪事後素

注鄭曰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案此即所謂後素功者非素質之素矣集注既改正不應又雜引考工前人有論之者是

夏禮吾能言之

有欲斷之字屬下杞宋爲句者援禮運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云云然中庸亦有杞不足徵也則毋輕議矣徵鄭注包注皆訓成今訓證與無徵

不信意合然證乃所以成也

奧竈

古祭于奧五祀皆然其迎尸求神則各于其所是奧無適主竈有專神喻行禮于公朝不如效勤于私室也猶以竈喻者所處隱蔽其祭以老婦主之禮恒簡褻于媚意近也

是禮也

知在平日是得之于閒問在臨事更證之于見正禮所不敢苟處

爲力不同科

注馬曰爲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等故曰不同科案此不以爲字讀去聲與上射分二事蓋一則教民以禮一則使民以義未始不可存疏言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同爲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爲力役不如今同科也然于三等之實惜未有以明蓋邢疏之闕佚多矣如下章告朔疏是用孔穎達頗詳洽可讀而學者又不知讀爾使人不勝惜也

人以爲諂也

以禮爲諂必將以諂爲禮則病禮而禮不可盡矣惟不知禮之爲禮也以盡禮爲諂必將以不盡禮爲不諂則病君而君不足事矣惟不知君之爲君也

君使臣臣事君

正義曰時臣失禮若不能使定公患之孔子言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云云也此即尹氏曰所由而較尹更明切大註各欲自盡義至精然爲對君言得非欲公之先自盡乎

關雎

以關雎之寤寐反側爲文王思得后妃而哀吾所斷不敢阿也李文貞曰關雎后妃求賢于内也鹿鳴文王求賢于外也千古篤論詩說已詳茲故不贅

木鐸

正義曰禮有金鐸木鐸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此言木鐸所以振文教是也補注甚好

韶武

注疏皆以征伐不若揖讓未嘗論及性反顧氏日知錄曰觀于季札論樂以文王爲猶有憾則得夫子謂武未盡善之旨矣猶未洽于天下此文之美哉猶有憾也天下未寧而崩此武之盡美未盡善也聖人之時遇亦心得之論可與大註備參

里仁爲美

一句。正說擇里當處仁。就人所易知者作引下二句推開另說。上仁字淺。下仁字深。不處仁則是不仁。而云焉得智。仍就擇里意言。其明于小而昧于大也。諸子引此。而申以夫仁天之尊爵也云云。是正釋下二句之義。即可爲本章正註。集註則從鄭康成及註疏子。始分兩截

造次顛沛

造。進也。次。止也。進易急遽。止易苟且。以處常言。顛如

木之隕自上而下。爲傾覆。沛如水之溢。自此而彼。爲流離。以處變言。舊注。造次急遽。顛沛偃仆。只說得一半。集註凡以兩字釋一字。四字釋兩字處。多精當。不刋。今人不加體貼。仍是囫圇吞棗。可惜耳。

其爲仁矣

特揭此句。見惡不仁與好仁同。一用其力于仁。大註此皆成德之事。不依舊分優劣。然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同一處仁。不必泥深淺之說。

觀過斯知仁矣

但言仁不更及不仁。所謂舉一邊見兩邊也。人固有同是過。而一則無傷于義。一則適見其全者。必謂添出不仁不得。則上明言黨。言各。又將何說

適莫

適。如何是厚。莫如何是薄。舊解糢糊不合。此類甚多。古集註之單行。竊以文莫吾猶人也。此莫字。亦可作不肯意。舊言無言不。均非至的耳。

懷土懷惠

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此所謂懷土。鄉土也。懷

與安實敗名。亦謂懷土。不必鄉土也。故曰溺其所處之安。睚眦之怨必報。壺飧之德不忘。此所謂懷惠。人惠也。施惠如出責。國語晉語注報也責古債字其亦謂懷惠。巳惠也。則不肯貪利。然沾沾于惠。而計利深矣。

多怨

衆怒難犯。專欲難成。怒從怨生。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從怨生。聖人言簡而意該。

忠恕

忠恕而已矣。正解一貫。所謂下學上達。是已講章强

分學者之忠恕聖人之忠恕皆說起大註一借字來免葛藤而或因以訛註則知言之難也

古者言之不出

莫說成古者之言不出當體味語氣上下相生

以約

定非專論奢儉得偏耳蓋論節愛以制節當位愛以學君子損益盈虛與時消息于謙得六爻之吉于豐屢日中之憂天道人事未有不始于約歸于約者約而爲泰則無恆泰而能約故可久曲禮曰敖不可長

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樂不可極皆言約之道也

事君數

正義曰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不專以諫諍言却好

可妻也

南容之可妻人易知公冶人未必知方以爲不可故特揭言之非其罪則全是無辜遭累見當時刑罰不中彼謂不以一眚掩大德猶不免眚仍是罪矣鄙有似然而不然者端在細心人善參之

屢憎於人

佞原爲悅人舉世皆好之當言屢悅何云憎悅者自悅憎者自憎也不才之所悅有道之所憎也詩云謂爾不信既其女遷卽悅之者未有不終憎之也至爲

所禦者之口屈而心讐更不待言示微深矣

吾斯之未能信

斯指此理而言卽舊注所謂仕進之道也並非泛說空理俗講自支耳

聞一知十

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本邢疏語集註用之始終所包甚廣並非以一事言如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止爲始能得爲終八條目格致爲始平天下爲終中間俱有許多節次豈得止爲一事毛西河云以

攻朱子謂徒知一事之始終轉不如知二毋乃癡見至說末句欲依舊作吾與女俱弗如益迷

棖也慾

有慾便不能剛無庸更言多也

蔡

注包曰出蔡地因以爲名長尺有二寸疏不能詳其實案史記龜策傳神龜出于江水中廬江郡嘗歲時生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適與廣濟縣蔡山出大龜書曰九江納錫即此此蔡名所由左傳疏亦未詳其皆偶失攷又臧氏有蔡又有僂句直見傳昭二十五年注僂句龜所出地名

不念舊惡

此正聖之淸處大註淸者之量是直下語不云淸而有量多費轉身往時陳何山先生嘗以評予文深佩其知言講家只緣認淸字不眞遂并量字錯會量乃分量之量非度量包容之謂也

足恭

注孔曰足恭便辟貌疏便習盤辟其足謂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一曰足將樹切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于人也今註從後說案體貌從足起故體每言足容行容鄉黨記聖人之恭亦恆及于足趾高貌踞則爲不敬而將進趨趨以言可恥則足字自可如字解然將樹切之讀亦有不妨存者今山東人語音猶然也

無施勞

以勞爲有功施爲張大則即伐善甲裏事依講章分善爲能在己勞爲功及人而伐與施仍無大別定當主舊注不自稱己之善不以勞事置施于人集註所載或曰是也此乃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于施字解亦現成上善字自可兼在己及人說也

南面

南面只是臨民之謂猶言諸侯今言人君特舉大耳凡官府聽事之處皆南向古今一也玩一使字可之具在雍使之責在人其亦爲當日人君致意與

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當闕所疑鄭氏以爲秦大夫公孫枝字子桑固不足據亦未見即莊子之子桑戶其人或出或處蓋必有言行表見爲當時所推重聖門所不鄙故仲弓特援爲問而子可之未見與上可懸殊簡自是一字之褒仲弓即因而論簡之得失乃是自抒心得之言非必有不足于他人轉似違言于長者古人之幸傳其名而莫詳其實多矣若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嘗譏其同人道于牛馬則既明明不可矣何云可是另而已耳何云簡仲弓乃先不消問何論太簡家語每多附會亦不爲實錄也

君子周急不繼富

此夫子所以教冉子不可謂自明其不與粟之旨也何也子華使於齊乃有事弟子服勞之常與受官不同夫子本可無與假使子華本急自在同人助之不足以煩長者故曰爲其母冉子亦自有分寸而夫子姑徇其請至于再而冉子悟矣其又自與之在冉子非必有見少于子之心原爲自盡其周之義却無解于子華富何是繼之矣故述君子以曉之然使子華急而同人助之斯可謂之周若出夫子與之果有不可不與則用其人而爲其人分所當得雖富不可謂之繼則急亦豈可謂之周乎第觀原思之事可見也此記者合敘之意也使齊不使原思而使子華爲宰不以子華而以原思又聖人所以體人情當于事外得之

犂牛之子

舊義雜文曰犂又耕犂之牛案耕犂之義似可存犧牲不取于耕牛也故得言勿用而其犢有中爲犧者則官選之矣此言其始服田野終登廊廟也并可渾夫父行惡意史記原止言父賤也但集註不取文獻通考田賦考載石林葉氏辨趙過始用牛耕事亦引此章證作耕犂解云

三月

正義曰三月爲一時天氣一變人心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雖經一時復一時而不變移案此較今註言其久三字加明析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

注孔曰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聞閔子賢故欲用之可補今註士各有志不可強合閔子與仲弓皆德行大賢一辭季氏一爲季氏宰未聞聖人有褒貶于其間當時滿地皆世卿公族選舉道塞寒畯之士不求仕則已苟仕舍私門下邑鮮可托身者要于人品優劣初不在此所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不必如外註因閔子之高而輕議諸賢之細也

自牖執手

疾家大都湫隘病次或缺掃除以尊者之來辭不敢延入而暫即牖間勢已垂危僅一執手此時情緒可想必待南北遷移乃過迂而據朱子作宮室考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戶牖之間謂之依註尊者及賓客位于此又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而未言北更有牖鄉黨疾君視之東首包咸注亦第云南牖之下邢疏始添出北而集註因之仁山金氏以註北牖牖字誤當作墉

簞瓢陋巷

有謂此只是設詞非實事猶之疏水曲肱也然觀屢空之言則于食飲有時不繼是亦可以概見彼簞于屢空不作貧解由失體下言貨殖則有對照意耳唯陋巷未必實在地名而今復聖裔請猶稱陋巷志兗州府城與曲阜俱有陋巷題額相仍迄無確定云

子謂子夏

子夏篤信謹守非務外爲人之學論語分別君子小人皆各有指實獨此第舉其名而渾之曰儒說者以爲偏僞儒立論則豈子夏亦有涉于後世俗學馳騖標榜色取行違一流哉竊以此小人當以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者爲之註挪彼不失爲士之次此言儒一也子夏規模狹隘蓋未免過于迂謹聖人因而進之以遠大註載謝氏較爲正義讀者審諸

子游爲武城宰

古者諸侯貢士于天子大夫貢士于諸侯皆出自鄉

舉里選端在爲之正長者平日作養之豫識別之公有以厚風俗起人才然後足以應上之求故子游爲武城宰夫子詢以得人其詒仲弓亦曰舉賢才蓋欲爲國興賢非私羽翼計漢世守令得自辟曹掾後有進爲三公者猶此意也曾自不能登崇俊良致子游不久于武城而子羽亦止爲吾黨之人說者謬以此下問有陰羅奇士之心豈不遠哉

偃之室

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則自有公所周禮州長黨正

之會民而射于州序飲酒于序是已以時而集成禮而退何必遂至宰室蓋邑大于鄉宰之下分理之人尚多滅明蓋亦有執事于武城得與宰料觀左傳紀王犯嘗爲之宰滑氏子羽之父好焉則是世負民望爲宰重宰衆開室待之而獨非公不至夫其父方以與宰好致爲國人爲耳目則子羽亦誠晢于審處非徒刻意爲高矣斯足爲搢紳枯鄉鑒乎

祝鮀之佞

文辭關乎氣運亦隨好尚有前所爭趨爲新而後厭爲故者一部左傳前半截使詞盟誓大都從簡直後乃漸衍漸繁及春秋末遂判若兩體假必依前之爲知其不能且不可也祝鮀人品卑下其詞令在昭定間獨另擅一種辭情口角觀卑貽長衛一篇微遠斷制排比開闔備極行文縱橫變化之妙若論事理蔡之先衛入春秋書法皆然踐土之盟衛子且列鄭下而一時瀾翻于道路間未有方策可憑對復無老成能折辯遂任其顚倒玩弄使人聽之不能不目爲後世誦之後不能不歎爲洋洋大篇眞絕世傑人之才

夫子慨世道而獨舉祝鮀之佞學者當知文爲立言之一由正大斯爲文競能巧卽爲佞也

祝鮀治宗廟所取于祝鮀之才者自非以其佞蓋古嚴祭祀其儀繁重皆掌於宗祝故太祝居六太之一其所掌贊詔償相出入始終最爲難稱非唯祝冊一事能必有獨嫻其任者佞第可借作論波耳倚以佞爲才豈謂鬼神亦好佞乎殊非立言之體也

史

儀禮云辭多則史少則不達注史謂策祝近松江焦

袁燕按以說文勝質則史正與此同註云掌文書者大史小史掌邦典邦志是也或云府史胥徒之史非也案邢疏亦言史官焦說不爲無本然史官之體最貴質直賤浮華古史尤備于後世尚書周官經豈可以辭多文勝言厥惟府史卑瑣專主簿書不厭煩複其文以求達本不足言文而有不能質之勢恐儀禮所言亦當指此而注謂策祝今註易以掌文書明示不同若史官則唯孟子其文則史是已

知之者

此章特爲知之者提策既知之即當知所好以進于樂方乎知不負好是知之實在用心樂是知之精進得乎皆知之者必歷之境到得樂自不能已却不可與未嘗知者評騭魚文最得之或呆分兩對甚有作始中終者皆謬樂又豈爲終事乎

中人以上

此章專爲激勸中人設故兩舉中人注王曰兩舉中人以其可上可下語最有體會人之天生上知者不數天生下愚亦不數故聖人教人大抵中人居多中人以上中人以下本皆中人之資也但視其能知上而勉焉以日進乃可施其導誘之力若安而惰焉以至漸即于下與上日遠雖聖人亦末如何故有可語上不可語上之別語上是教者用心本無厚薄以上以下是學者請力難免低昂語上之上是現成上字注謂上知之所知也以上之上是移向上去意音義別爲時掌反者也以上有漸次等級語上亦有漸次等級上得一步即有一步之上語之此之謂因材而篤此之謂不躐等今或專主質性將上四字讀作囫圇現成語則世安得盡中人以上之資語之而兩句止分得兩等人彼不上不下之中人又將何以語之此由讀兩上字未審死活虛實耳然時掌反之音固明存集註音中即下字並非現成之下夫子所謂不可者豈第爲下愚不移之徒示警哉

知仁

正義曰此章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好注曰進故動無欲故靜語簡至

齊解

周公之開魯太公之開齊皆以道爲治觀孔子之[illegible]
太公望散宜生並得湯文道統大哉禮哉丹書可識
本末而小戴補陋徒以備徵獻之彼戰國策六韜
太公陰符之書史記亦稱魯公太公以報政之遲速
斷後世之强弱者皆非其實也蓋齊之强于魯正齊
所以不及魯而其形勢風俗之分則全不在太公而
在桓公管仲齊當春秋之初與魯衞宋鄭相往來未
見能駕其上也自管仲相桓公制國爲二十一鄉制
鄙以三十家爲邑作內政而寄軍令輕過而移諸甲

兵國以富强南征北伐天子聽命遂爲周伯之倡其
名雖尊周室而先王井田學校之遺爲其所更張雜
亂實由之始其臣其民由是相習于狙詐勢至弑奪
頻仍上下如市當孔子之時而齊無復見先王之道
二百年矣濟之以景公之昏耄陳氏之陰深齊且不
保其爲齊而他何望哉故其變也難魯本非甚弱甘
爲齊弱耳其于先王之道始自宣公至定哀百許年
來稅畝邱甲田賦雖變壞非一而都鄙溝洫之舊猶
未盡湮失禮樂僭而猶可修明權臣橫而猶可裁抑
也故天下以爲周禮在魯其變之也易試觀夫子三
都之墮三月之治與子游弦歌之化即其明驗聖人
亦隨其受病之淺深爲施方之節次而已程朱之論
良不可易文家唯陶庵先生斯得大意

子路不說

案禮朝聘有享后享夫人之禮則仕而見小君于古
不爲過故魯莊公哀姜至大夫宗婦覿用幣杜注傳
不言大夫唯舉非常也子路不說自以南子淫亂耳
淫亂非可斥言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君夫人

乎然此與公山佛肸事皆特書子路宜聖人獨稱其
爲禦侮友哉

中庸之爲德也

中庸其至矣乎是以道言故下著能字此中庸之爲
德是以人之能中庸言德者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
也故下不更出能字

何事於仁

事借字讀言何必如此始爲事於仁下二語一句一
斷聖以地言是聖人在天子之位者舉堯舜以見湯

武夫仁者則通乎上下正示以事乎仁之實立人達人是恕之事而先之已欲則亦兼忠言之未有不先已而能及人者所謂無忠做恕不出當直上截不當空陳物我一體潤語末句以方字與上兩字對照生情此時文之俳巧項水心有之不可爲正訓也

述而不作

孔子刪詩書乃事理所無始自史記稱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三百五篇孔穎達詩正義嘗極辨其誣妄學者不可以不讀也至于書則世家第云孔子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並不言有去取夫方以其廢缺而編次之豈反嫌其繁多而黜去之儒林傳亦止言論次詩書明起禮樂可見龍門原不以刪爲定說也其振擬言刪厥

唯孔安國書傳序而穎達不免出入其間于說詩書屢辨之以歐陽文忠篇刪章章刪句句刪字之說最爲害理乃世儒動相沿襲集註亦所不免今遂矢口沙華習爲固然矣聊復言于此

凡我其人者皆引而親之之詞商賢遠矣孔子嘗問禮老聃有師事之義故曰於我老彭似疏載一云卽老子也者可從唯以堯臣彭祖歷虞夏至商爲守藏吏在周爲柱下史未免太奇鄭玄則以老聃彭祖爲二人然老子壽同彭祖無妨自有彭名也

默而識之
夫子屢言學誨。獨此先以默識。則作一頭兩脚。予謂
氣亦自有合。唯當湖定主三乎學本兼知行上識。已
是知上事。則此學應只是行上事矣。
束脩以上
疏引檀弓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並少儀穀梁傳文。
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爲禮。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
玉帛之屬。故云以上。以包之。解本明切。則有援束修
圭璧之說求異者。殊不必也。古脩修二字別。

憤悱
二字。皆從心。憤怒意。自激奮也。悱哀意。自怨痛也。爲
學求通而不得。往往有此。今人但知憤爲發憤之憤。
而不知悱即悱惻之悱。集註曰欲言。則專據說文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不云是日歌則不哭。坡仙眞解人。眞理學。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講家以懼謀成分三層。非也。惟懼故謀。惟謀乃成。然
非能取必于成。聖賢所得自盡者。惟懼與謀。謀而成。
理之正也。其不必成。亦數之變也。不懼不謀而倖成。
斯不足訓耳。諸葛公一生謹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至于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睹。是以爲聖人之徒。
樂亦在其中矣
所樂者何事。曰義而已矣。義者立命之根。君子樂義。
故曰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下二句。即萬鍾於我何
加之謂。富貴本如浮雲。不足言樂。況不義乎。
五十以學易
禮云。五十始衰。大都人至五十。識見學養可以觀前

加進而精力意氣不免漸就減退。故曰始衰。原非便
衰。予年五十二三。始覺得始字意味。歎古經字句。無
一可移撼者。古人學貴及時。所爲致警于不再來也。
夫子五十而知天命。確有年數。則其言五十以學易。
自當是未五十時語。蓋正欲及未即衰而益加精進。
故曰加我數年。與史記語可兩存。但注疏必指爲孔
子時年四十七歲。則泥而鑿耳。若劉氏所見作卒字
本。或是誤本。未可定也。加字亦不必作假
雅言

雅訓常亦訓正古注多從正雅之爲備鄭曰讀先王
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
故言執此則不如集註言何但以音哉禮何必不誦
特以行習爲主故言執耳于此見古說之拙而亦見
古人讀書極重音呼不似後人苟且也

吾無隱乎爾

乎爾語詞猶言而已與詩之俟我于著乎而孟子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俱齊魯間語詞詩嘗于
詩說及之詩爲刺不親迎故言俟我于著而已孟子

趙岐注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百有餘年適可以
出來爲遠而無有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
使我行道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
之辭是也此吾無隱乎爾是言吾之教人唯有無隱
別無他道耳下乃申言其實也或以爾字即謂二三
子則預躐下文

亡而爲有三句

大語皆虛夸之事從經三爲字體出只就事上見不
用更說深世間無恒之人亦多非必盡由此而眞妲

三者之顯然易見故又以凡若此者包舉之

弋不射宿

疏但晝日爲之不夜射棲鳥也爲其欺暗必中且驚
衆也與今解但分別飛止者不同

多見而識之

疏多見擇善而識之多見亦言擇善意以經文爲蒙
上省而補之也竊謂多聞闕疑多見闕殆各有所闕
亦當各有所擇矣

與其進也六句

舊依原文讀蓋先明所以見童子之意而繼因廣言
與人之道以教門人也分兩層解自得上下語勢換
轉似可不必蔡傳之改竄典讀亦然

爲同姓

音義爲于僞反疏爲是同姓諱之與陸讀同則當上
四字斷句三字自爲句與下連

苟有過

知禮是正答何過之有此與孟子答陳賈周公之過
皆非過而權作對付庸俗人因不直與饒舌也不比

觀過斯知仁矣之過是實在過了乃時文不察混援
周公孔子事以當之
文莫吾猶人也
文貴自抒心得故曰辭遂心以孤往灝衆慮而爲言
曰惟古于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曰欲語羞雷
同凡有所作爲而預存模儗前人依傍藩籬之見無
論其不工也即工亦第云似某某而已不足以吾自
見吾皆所謂雷同剽賊也有□者必無是何況聖人
聖人之所謂文非若後世之文務于矜長角勝也而

曰莫吾猶人可見文無古今端在自得其爲吾而已
夫聖人不肯爲猶人之文所以言立于千古而常懸
有不如君子之行所以道備乎百王
誄曰
注誄禱篇名案周禮大祝作六辭五曰禱六曰誄注
此皆有文雅詞令難爲者也則二事分體古人蓄名
有成文故子路述之未必誄即禱篇之名禱以求福
卅　生先鄭引鐵之戰衛太子禱後鄭引張老善頌
謂爾是也誄以作論施于死故謂積累生時德行而

賜之命引哀公誄尼父亦及論語此文疏以六辭者
爲生人作詞無與死者之事又云生人有疾亦誄列
生時德行而爲詞與哀公誄孔子意同則矛盾矣此
誄曰禱爾之文還當自爲誄篇于死後之誄而追述
其生時之禱耳然則禱之無益亦明矣故孔曰子路
失指
君子坦蕩蕩
此居易行險之分坦字着重包立心行已處事待人
言蕩蕩坦之形容長戚戚坦之反對

四書溫故錄目次四　　趙佑學

論語四

泰伯十五條
子罕十四條
鄉黨十七條
先進十四條
顏淵十三條
子路二十條

計共一萬七十字

君子篤於親四句

舊與上子曰四句爲一章。正義曰此章貴禮也。最明。蓋篤於親不遺故舊皆禮之事。無禮則不足以成已。而行禮則足以及人。禮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經有不應分章而誤分。如雍也可使南面一句半曰一節之獨爲章。有應分章而誤弁者。如唐棣之華論篤是與之述上爲章。皆得朱註而始定。若此章與柴也愚至屢中章。則舊讀自明。無假別致然疑于其閒。

昔者吾友

史記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顏子少孔子三十歲。則當顏子卒時。孔子年六十二。曾子年甫十六。顏子當與曾點敘輩行。于曾子在執友之列。不應直稱吾友。然古今注皆謂顏子。足明史記年歲之多不確也。

君子人與

此非空設問答。正就人言疑而未定處。點掇致意。蓋世俗論人。每無真識欠公道。以伊尹周公之聖而猶有議之者。殷三仁亦至聖論定之。後世如武侯。陳壽未敢滿許。且多微詞。此昌黎書張中丞傳後所爲憤

歟也一與字若予若奪含蓄多少唯松陽講義能體
會神理論事斟酌精切有餘足存

不可使知之

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情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
者爲治但在議道自巳制法宜民則自無不順若必
事事家喻戶曉日事其語言文字之力非惟勢有所
不給而天下且于是多故矣故曰不可詁則言不能
今人又多說成不必

使驕且吝

上如字領起之詞則使字不必作虛文讀當如使酒
使氣之使舊皆闕解故多誤會

不至於穀

舊訓穀爲善但于不易意不甚了了仁遠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言其至之易所以破人之畏難苟安三
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言其至之不易所以勉人
之孫志時敏集註始從鄭康成孫綽訓穀爲祿又讀
至爲志張南軒則猶從孔

不入不居

注包曰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語佳

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孔曰欲各專一于其職語約而盡

關雎之亂

鄭曰太師摯識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解亦可存

巍巍乎

大哉堯之爲君章四乎皆贊堯形容其大之詞讀宜
小頓而以兩巍巍乎領起俗以第一巍巍乎屬惟天
爲大作一句者誤又將成功文章兩乎說由未體兩

句中間也字神理文章卽從成功上見非二事也

五人十人

皋陶伯益非女子乃漢儒相承之妄說太公望非文
王號之亦史記誤傳而邢疏不能正予嘗于詩書
說辨之茲不贅

才難

焦袁熹曰唐虞之際乃盛于周見得才難十人之數
取足于婦人又難中之難時說以上二句專說盛下
二句方說難者非案此看唐虞二句從大註見商不

及意理會甚好唯說婦人欲依舊王文毋終覺可議
文毋于伐商時亦未知存否也

三分天下

分音問三分猶語云三停三股此與出師表今天下三分者彼是已經分裂當依字讀般之天下本一未嘗分不過就天下九州計數之詞有二亦非版圖之入也今皆口熟依字讀之非

周之德

非德不能用才故終言德周對唐虞以明征誅之事猶是揖讓大心定當連武十三年說

惡衣服

衣服可惡而不可卑惡如布素澣濯之意若其尊卑品制自有常度矣于此見孔蔡書傳以文王卑服爲卑其衣服之不審書自言文王之降尊就卑勤于民事耳故曰卽康功田功服事也

博學而無所成名

注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不言惜意而已二字可味也

子畏於匡

包曰陽虎嘗暴于匡夫子弟子顏尅時又與虎俱行後尅爲夫子御至于匡匡人相與共識尅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似故匡人以兵圍之此注較史記加明析史記第載顏刻語昔日吾入此由彼缺也而不著其昔日之卽與虎俱張氏正義引琴操語又誤爲顏淵

太宰

鄭云是吳太宰嚭疏以左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又子貢嘗適吳故鄭以爲是吳太宰嚭也引据好

固天縱之

猶言天縱大聖人之德似以大言將讀上六字句今釋將爲殆當上四字句下六字句聖不皆多能惟夫子聖又多能故曰固天縱之

吾有知乎哉

舊解有字如昔有其善喪厥善禮直而勿有之有以有爲私己意故孔曰竭盡所知不爲有愛疏言我有意之所知不盡以告人乎哉無之也明無愛惜乎其所知也并于第二知字作之字但不免預躐下意今擬爲吾但自有其知乎哉誠不自有其知也則自與下一貫聖人雖好謙然必下等無知而又高言誨人或不其然

空空如也

空空無知識貌猶前之悾悾包注悾悾慤也今註無

能親者鄙夫直是此中塞實聰明未啟以其是非可否茫無定主而謂之空空非空洞無物之謂彼釋老之所謂空聖賢不道也明人講學每墮禪機致將此空空說成贊詞則背近偶見學者讀本中有張瑚譬如爲山一段題文云天下之理多妙于空覔以外道語闌入聖經語中較諸明心見性之談加甚焉復不知其與題何涉亟爲斥止之而附諭于此以示立言之鑒云

顏淵喟然歎曰

首歎夫子之道次明夫子之教末自言其學之所至大註分析極乎實須知夫子之道始終是無窮盡無方體讀中庸言道處可見非至卓爾有立之後又有不高不堅專在前不在後也顏子正從卓爾時見道之深乃能言其如此仰鑽瞻是借喻字面並非用功實義自胡氏有先難後得仰鑽瞻忽未領其要之語後之講家遂誤以首節爲追憶初時用功事甚有以錯用徒勞爲說者此如大學平天下章之妄分理財用人中庸無憂章之王子述皆橫造章句之外自墮大全出始稍知取材耳

雅頌

詩三百之皆可入樂明矣此言樂而舉雅頌則以其用之多且大者言之程大昌創立南豳雅頌爲四詩以變風雅皆不入樂蓋不察于左氏所述列國燕享賦詩皆使工爲之而取于變風雅甚多甚矣宋儒之好憑臆違經也又按子之正樂專爲當時僭紊失所如衛甯俞之言湛露彤弓穆叔言肆夏文王之類又如大武聲淫及商鄭聲亂雅之類非但以詩之篇章樂正而詩從之則篇章亦在其中耳集註特就其易見而專言殘缺失次然殘缺既難悉攷今詩之次序又

非即得所謂定本論者不免泥而求之此予爲詩細
所不能無異同其間云

何有於我哉

此與默識章句皆當爲何獨有於我哉言非獨我有
之人人皆當有之所以勉人可共至也蓋聖人之道
猶是夫婦知能之道雖至于無所不用其極而祇若
適得其常此聖人之大非徒聖人之謙聖人惟酒無
量不及亂因未有爲酒困時曰抑爲之不厭誨人不
倦則可謂云爾已矣曰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未嘗

不屢自言之但舊注失體何字謬耳又金仁山說我
第如此而已外此何能有於我哉意亦佳

不秀不實

當兼天人說有因天時之不齊曰不幸有因人事之
不修曰自棄君子盡其人聽其天

無聞

集註載曾子年五十而不以善聞之語蓋以聞爲聞
於人故當洵詩義亦言四十五十而我曾不聞其有
聞焉則無聞乃無令名之謂竊謂聞當以己之聞爲

主君子莫大乎聞道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曰朝
聞道夕死可矣古人五十知非九十陳戒皆孜孜于
聞與年俱進如此然其基皆端自後生不及是時潛
心努力必至大惑終身已實未有聞何人之聞也若
第求聞于人則所謂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之徒優爲
之豈以是爲足畏哉

不忮不求

人生不過爲忮求二字忮則必求求則必忮輾轉乎
其中而終身無臧道矣吾獨歎雄雉之詩婦人作也

其致意于百爾君子不知德行言之切直如此會君
子而謂之夫子引以美子路明許其臧但謂未可自
足耳若論吾人詣力正須從兩不字體勘實際此兩
不字儘未易盡是以子路背誦之原思克伐怨欲不
行子亦許其難文家空談高妙過題輒裝一澗縛套
子全不從自己身心甘苦處體貼聖賢淺深誤認難
字作好爲苟難意幾若原子乃與於不仁之甚并何
足以臧直說成不臧不顧上下觸背戕之哉

可與立未可與權

何謂立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是也何謂權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是也權非聖人不能盡立則已到大賢地分立必衷諸道道必由于學學乃徹始徹終事故從學直説到權孟子則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守經只是立事不復言權者非經無權也孟子時人已多誤認權字故公羊春秋權者反乎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爲權董仲舒亦言權譎也直至程朱而後剖析大明程子權只是經專爲矯漢唐人之弊

而語意未足朱子謂其有辨蓋當云權是經之盡善處則無病矣故君子莫大乎能立毋輕議權

唐棣之華

唐棣常棣之爲二木孔穎達詩疏已据爾雅明正言之朱子或問并辨小雅常字無唐音則常棣止當如字讀而今猶讀如棠且通作棠與唐棣混并者誤由歐陽公以此唐棣之華四句即常棣詩之首章子曰二語即刪詩之本旨則不可究詰矣譬歐陽之所以誤則又由陸璣草木疏以唐棣爲薁李車下李與常棣通互釋之而不知薁李小郎幽詩之薁車下李大雅國語之鬱其花有赤有白或謂之赤棣或謂之白棣通謂之常棣宮園多種之詩疏歷載諸説記甚詳若唐棣則郭注云江東呼夫栘蓋所謂栘楊與青楊白楊同類而異名開花不成實亦有棣名致相淆耳此則集註猶不免有郁李之釋爲未精考也乎故于詩細析其異同而復贅于此至豈不爾思國風多有其語衛風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更與此室是遠而無異辭何見彼當存而此獨刪子曰二語其非爲詩駁

議可知善乎集註之云借云反爲獨至云

君召使擯

案此即定公十年夾谷之會傳紀孔某相而世家謂之攝相事者也相禮本執政之事是時季桓子以讓賢人故史言攝經言使擯擯其本職也集註兼言擯相猶所與立段是交擯事趨進復命兩段則相事非羣擯所得預趨進翼如其即退來夾事所謂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時乎聖人爲君擯相唯夾谷是其實事

行不履閾

正義曰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皆爲不敬可補今註

没階趨進

此進字只是往前行之謂故疏第云疾趨而出與上節趨進之爲入內自別不必以進爲衍文或有疑爲退字者亦非上言出即已退矣進乃前就本位

紺緅飾

注不以爲領袖緣今獨言領緣蓋脫一袖字以禮記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詩羔裘豹飾二疏合參之則古以領緣謂之純諸若準而飾自謂袖緣也

必有寢衣

注孔曰今之被也惜疏闕然竊謂寢皆有被何庸言必被之言衾亦罕言衣者還當是寢而易衣著衣而就寢其長及一身之半與常衣別耳前儒論之非妄蓋此與上褻裘之長短皆不見于禮經爲夫子私居特制故連類記之

布

凡着體之服止宜用布而不宜用帛非惟惜福亦以

便身聖人蓋常服皆然獨著此一字于明衣下者以明齊雖易衣猶無異用則他可知也古時未尙木棉所謂布率以麻與葛不若今布之溫然寧儉而不侈紈袴後生盍識此一字

齊必變食至不多食

正義曰自此已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爲不利人齊必嚴敬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然語亦有意義而集註改之者考周禮五齊三酒四飲皆未有言爲齊用者也則辨者其可已矣

焦袁熹曰諸言不食聖人則自不食而已若他人留意食味過有偏嫌甚至詰責紛然則以視夫饕餮而無擇者其爲心害不更甚乎哉極說得好

瓜祭

注疏皆以瓜與食羹爲三物引玉藻唯水漿不祭又云瓜祭上環尤爲鐵証竊謂古人每食除水漿外既無物不祭則原可無庸言必但不皆齊如故言必耳抑詩詠瓜菹之獻禮詳削瓜之儀瓜恒見重于庶品則其于食祭之特數及之無足異者宜前此通儒之

皆不從魯讀歟近則義門何氏已山王氏之說此節書云記此條于飲食之節之末正見飲食之節所自來語特精切足以補証然則苟得其意即小有文辭異同固可無深求也已

席

正義曰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凡此之類是禮之正也可補今註或說禮有變者側席而坐故席不正不坐雖于無故向隅也亦通但鄭孔俱不以側席作不正解

儺

正義曰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儺索室驅逐疫鬼恐驚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于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案此据郊特牲文注中五祀皆正神而祖爲親故彼言神此言祖廟可補今注

問人於他邦

正義曰此記孔子遣人之禮也問猶遺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

禮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可補今註

不問馬

不字亦可作一句讀否也前人有許之者

君祭先飯

儀禮公食大夫有賓祭之文爲聘客也此言君祭明不以客禮待夫故鄭注止言若爲君嘗食然今註葢以不敢當客禮者玩疏言敵客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賜食而君以客

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也然則此爲恐君祭已而命之祭仍是疑于客故言不敢當以申之非漫衍

東首

禮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則此二字止言其常下五字乃紀其變

凶服者式之

注孔曰凶服送死之衣物疏闕蓋當是賵襚之類而集註亦闕俗解遂誤與上見齊衰者相複疏解式字

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好

不内顧

注包曰前視不過衡軛旁視不過輢轂可補今註而明大全不知採以内顧爲窺人私則仍疏語晦也

色斯舉矣

突起此二語于一篇之末明示聖人動與時偕之意而以爲喻正義曰此言孔子審去就也甚好惜其偏指下一句之爲喻耳然固無闕文之疑彼新安陳氏謬欲移曰山梁雌雉五字于色斯舉矣之上豈知體

經若哉乃予尤怪陳氏既如此讀則子所謂時明是歎舉之得時集之得時即知子路必不至誤認爲時物而共具之如何氏邢氏云云可不辨而明其非矣陳氏乃又仍襲舊誤以說子路二句全不揆度事理文義而妄擬改經立說大全錄之均是憒憒可笑故謂漢人傳經而經存宋儒疑經而經晦然尤莫如元明儒者之甚也

先進後進

此仕進之進。舊注非無義。邢氏牽進下章。自誤耳。夫子蓋爲有位者勸。故言用禮樂。若齊氏無備禮作樂之事。一視在上以爲轉移也。禮樂原以別野人君子。厥初往往君子猶存野人之心。及乎制度既詳。風氣日開。等威漸盛。其端起自有力士大夫一二人。一二事之喜。厭求新。而其流被于庶人。于是先正衣冠。自爲田舍。後生言動競尚風華。變遷之甚。野人不安其野人。君子無以爲君子。此詩人所致慨于彼都人士

而晏子寧爲其隘者也。太史公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然非逢撥亂反正之後。容易斲雕而爲樸。夫子志從先進。亦存其說以資千古鑑而已。

孝哉閔子騫

三字定從述人言。故稱氏稱字與賢哉回也殊。人言間從其父母兄弟之言來。故曰不間

有顏回者好學

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不輕許人以好學。學以明道進德。變化氣質。涵養性情爲主。故必如顏子之不遷怒不貳過而後爲好學之實。夫子對康子。自當與對哀公不殊。特記錄非一人。非一時。故有詳略耳。注疏謂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康子無之。故不云者。固背誕。然必如范氏分別告君告臣。恐亦臆揣也。

顏淵死

四章唯中兩章爲實。前後二章蓋非實也。何則。顏路自不當請子車。門人方將厚葬之。何至聽其請子車。既有請矣。子自必有以處之。必不空言子事以相謝。厚葬亦出朋友至情。未爲深礙于義也。觀孔安國以

子見南子爲可疑。而王肅家語注亦謂伯魚死年之未可詳。則亦論語之宜闕疑者與。

子樂

定是樂下脫一曰字。彼以樂字爲曰之誤者非

閔子騫曰

國有大事。非儒生得輕預。此蓋閔子偶抒私議。或進質于夫子之前。或與同人商略。故門人記之。何非必向魯人言。夫子稱之。亦第衡其理。非遂欲使魯人聞。以春秋例參之。凡非舊而擬爲者。書作。邱甲三軍是也。

有舊而更新者曰新作南門及雉門兩觀是也此長府言爲又不書于春秋必是欲爲而中止其故不可考要非因閔子之言俗說徒夸均不足仍蓋觀傳紀用田賦季氏實使冉有訪于仲尼卒以不從而獨悬閔子乎其唯顓臾之存自由聖言之力耳越今顓臾子尙有墓有祠在東蒙亦莫知其人代云

夫人不言

疏言夫此人其唯不言則已案此卽中庸有弗學之不爲則已註例也不言二字自宜活看只作輕撥起

下語勢蓋此例經多有之有弗學外如孟子之故君子有不戰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皆是集註言不妄發發必當理八字皆爲下句設令或坐實不言以不妄發分屬之則不妄卽是有中且不妄言豈得爲不言哉

師也過

大註明言過中則不及謂不及中中字是一章定盤星先須認淸然後分還兩賢分量有着落俗講有以本文無中字宜渾淪說留下問者將謂子貢直認作師過商商不及師如此懞懂耶末句亦無中字藏却此一字則過者何物不及者又何事耶此等野狐禪論頭極害經旨文體予是以有松陽講義之錄也

子曰非吾徒也

子曰二字當在季氏富于周公之上三句皆夫子語求也之稱記者無此體也（憲問第十四胡氏疑此爲原憲所記是）猶之下章之脫子曰乃誤移在回也首耳

善人之道

夫子屢歎想善人故子張問其所行之道如爲邦教

民者皆是不當略置道字迹以行言乃前人已行之成跡如三代禮樂政刑是有必當踐有不必踐唯善人能得之注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于聖人之奧室不說煞不踐最好少卽稍字故下用然亦轉疏易然爲故則讀少如多少字矣此與史記其文詞不少概見今多誤用者適同

以道事君

身分在以道著眼在君字壓倒季氏惟君得有大臣大臣所重在事君蓋有事君不以道而不得謂之大

臣者未有事非其君而可謂之大臣者也下因言今由求不得君而事之僅臣屬于私家雖有能爲大臣之道僅可謂大夫之具臣而已具臣猶言陪臣大夫得具官屬故言具非貶二子正以明季氏之得具臣不得有大臣也子然遂以既臣于我應從我而不知二子雖所事非君明于事君之道方不肯從君肯從弑君乎兩君字緊相呼應也

沂

禹貢之沂在今沂州府世謂之大沂水此别是魯城

南沂水今謂之小沂河源出鄒縣西志云尼山下北流至曲阜城東南經魯諸王墓有子墓北迤西古舞雩臺址存焉沂水又逕其北過曲阜城南又西南入于泗所謂沂泗合流矣形家之言孔林有二西流水以此也疏引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大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大今作夫訛

詠而歸

舊注之不及朱註一覽可見者固多亦有乍讀似有意義細審乃見不然者如詠歌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是也此亦何必執着詠何物歸何處乎朱子以不解解之所以爲神解

爲國以禮

此聖門眞實本領禮之全體包羅處曾皙所言足啟其藴禮之實在設施處三子所爲足盡其才聖人相得而各有合也子路若非爲國以禮如何能使有勇知方夫子明許其能大註已足程子乃有子路只爲不達爲國以禮道理云云講家因之誤認四字只好合朝大概作爲國當以禮解又從禮出讓有似因其

言不讓而哂其爲國不能以禮者則全背矣記曰侍于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即引子路率爾而對爲說夫子之哂爲其係于自見故云其言不讓原與上句各開其在諸賢則仲氏齒最長有對必先固習以爲常不覺其不讓也故曾皙疑爲不讓爲國而問唯求繼又以不讓爲大國而問唯赤及夫子曉之記者體之以有率爾之紀則是以禮當讓不讓乃當渾說耳俗講都倒置明人大全尤草草也

天下歸仁

[illegible]天下皆入吾度量之中所謂納萬物于在宥也乃[illegible]後時意蘊境地如此未便說到人皆與夫便是聖人惟只知有己看得天下皆相隔閡誠能克己復禮則欲淨理融自覺此中高明廣大悠然一室之間具有羣生托命六合同春氣象故曰天下歸仁

大賓大祭

禮有五經賓祭居二焉故特舉以驗敬之大端而必言出門使民者古者賓至必迎于門公侯之賓則于

門外觀周官大行人及司儀職儀禮聘冠昏鄉飲酒士相見皆重言賓或迎于大門外或于大門內或于廟門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于客注下賓也則已不待入門升堂而後昭其敬矣古之使人以祭爲重郊廟之祭所使允爲其自尸賓祝史執豆籩駿奔走燔炰閑習之賤等事莫不慎選而宿戒之祭之日容貌必溫身必詘無或以疾言遽色加諸人者及祭畢咸畀之餘焉尚有暴慢使之者乎君子體是道以行于凡出門凡使民之際則有一衆足一處事而

不[illegible]考講章所謂無時無地不然也特不應徒作[illegible]義語也

請事斯語

兩稱斯語蓋古以遞傳聞謂之語觀左傳昭十三年紀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僖三十三年臼季曰吾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可見聖人之言亦必有本特因而點化之遂成不刊困學紀聞則謂左氏之引用輒有更易穆姜于隨舉文言亦此類左傳考證載臣照案國語曰教之語語者先聖

先師之嘉言也顏子請事斯語冉子請事斯語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語故曰請事斯語王應麟不本左氏以解論語轉因論語以疑左氏非也案此論甚辨講家特以非正解所置之前法語之言亦謂述古格言以相告誡集註略

其言也訒

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原是從仁者全體中挑出其言指示之仁者二字重頓便令得爲之難意君子不憂不懼亦然君子二字中包得內省不疚六字本涵成

司馬氏忽易聽去截划首二字纔一何便遂覺語病矣此由其思之不審也是以大儒師之顯吝言多變總病根皆坐此學者所宜深省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人生遭逢不幸至無可如何時唯有聽諸天命盡其在我之一法子夏之開司馬牛正四海之內皆兄弟非推同氣于途人以不入耳之議強相勸勉蓋敬恭與敬恭者遇則疏遜皆可相親不兄弟亦如兄弟理之常也敬恭與不敬恭者處則同室亦難相保有兄

弟至於無兄弟[illegible]之變也以明向魋乃自作孽君子所無如何徒患無益有何語滯處而胡氏輕議之集註錄之至今耳食之徒猶相沿襲其論喪明事尤無理前已辨之不複

兵

謂古稱師旅未以執兵之人爲兵經書言兵多是器械[illegible]始言既以披甲之士爲甲矣莊八年公羊書祠兵[illegible]殺牲饗士卒隱四年左傳諸侯之師敗鄭徒兵亦步卒稱兵 明文則是兵還當兼人與器也

文猶質也

一句正說首文字領起斷讀自爲一截下三句併爲一截言文之不可無猶之質也今若以質即當文則將如鞹之無別矣似可存參

徙義

注包曰見義則徙意而從之意字好

誠不以富二句

緊跟是惑也說富字即上崇德意言其不足以富已之德適取人之異而已必非錯簡詳具前條

必也使無訟乎

注王曰化之在前一語了當勝王弼易訟卦注

必達必聞

在邦必達二句注馬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在邦必聞二句曰佞人黨多

非惑與

是惑也非惑與皆單言惑與上例殊知其爲惑則知所辨矣

以友輔仁

語勢似以下句申上句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舊說如此知友之爲輔仁則文非浮華會非結納矣知輔仁之必以友則豈可不求友豈可不擇友又豈能以不文之躬而來天下之善乎哉然則友祗爲吾輔而所以會仍在吾不在友尤學君子者所當知也

先之勞之

注孔曰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不作兩平

先有司三句

四書近指載蘇氏曰有司旣立則責有所歸然當赦其小過則賢才可得而舉惟庸人與姦人無小過張禹胡廣李林甫盧杞輩是也若小過不赦則賢者避罪不暇而此輩入出矣按此以三者串說有理惟看先字稍略又似偏重次句耳集註有司皆得其人亦謂舉賢才爲有司愚謂小過賢才還當即在有司中

赦是無苛求舉是言于大夫或遷其任或升諸公蓋仲弓爲季氏家宰與邑宰治民事者殊而得統有司如孔子爲委吏世家言爲季氏史即其倫也當時世卿家大而事多故官多俊傑每托跡焉其秩旣卑務又冗常易見過難見賢則屈抑不少矣夫子告之則宰一家而宰一國天下之道具其中蘇氏因得推言後世宰執事要於行文宜無取廓落

樊遲出子曰

疏樊遲旣請而出夫子與諸弟子言好凡記出後之

言皆如此

始有少有富有

富有誠云美若始有未即合少有未即完而言已如此則其所謂美者非猶夫人之所謂美也或曰子荆何不絶計較所存則非不問家人生產者曰生產何可不問但不得如終日持籌之鄙耳吾見夫養尊處逸舉其家之取求出納一任諸其人而已絶無與焉以尋至不可收拾者多矣士大夫行已立朝自有本末未有處家事漫無條理無節制而能時措于外者

彼稱隨武子者首曰夫子之家事治而聖人善子荆亦獨表其居室有以夫

子適衛

松陽講義衛自文公遷楚丘其康叔故封已屬于晉左傳及漢書地理志可考時文漫指夫子時之衛爲邶鄘衛之衛者非案傳僖三十一年衛遷于帝丘卜曰三百年此衛成公事則夫子所適之衛幷非文公楚丘之都矣楚丘即今山東曹州城武縣帝丘即今濮州開州之間相去尚不遠昔邶鄘舊壤乃今河南衛輝府于古爲河内所謂淇泉沬土朝歌皆在其地厥後文公南徙盡棄諸狄後爲晉取故有齊侯伐晉取朝歌之書也陸公此論實爲學者考地按時之準于此等處留心庶免陳言不切之誚且如孟子時齊已爲田氏之齊非姜而動援太公桓公不亦左乎吾見論燕事或溯召公滕事必稱卜正者皆所謂遥遥華胄徒成老生腐套無當時務要籌也

善人王者

兩章只一章反復致意玩古語一亦字意固以善人

對王者言王者聖人也聖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自可以勝殘去殺善人不及聖然得爲邦至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明乎殘之非不可勝殺之非不可去端在爲之以善是古人期天下之心論爲治之理也無如東周之天下殘殺成風相尋日甚善人既不得見爲邦誰與假手百年又非可預期可久俟當此之時唯有亟望聖人興而爲王者修其禮樂征伐命德討罪庶幾撥亂世反諸正善人力量小必待百年王者力量大可以無待百年然猶必世而後仁仁即勝殘

去殺也又以明予殘殺之爲害深而勝之去之之非易也夫百年遥矣世亦非近聖人蓋深望之亦早計其必有六國秦項之事而歎其不得躬覩太平也夫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

此章與前其身正章集註並闕讀者鮮不以爲語意無別孫氏四書近指曰政者正也對康子爲正卿執政者言故曰帥大臣表帥也其身正不令而行爲人君至政者言故曰令君令臣共也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爲家宰而同升諸公及士初試爲大夫者言故曰從政從柄政大夫之後也責有輕重其不可

不正身以正人一也案此分析三章異同即就本文體味得之足爲註補學者悟此可免通套之病君令之令倘有善字一解可通否如用韓奕君者出令者也更切君亦不徒在能令兼承君之令者乎

冉子退朝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康子辭于朝而入見曰子弗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朝合神事于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于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此集註從鄭以朝爲季氏朝所出足證古者上下公私皆得言朝疏不能詳具有政之對即所謂季氏之政者也

近者說遠者來

先近後遠定當體註然必二語注疏本同是時中原無伯會盟久廢諸侯勢分吳越迭興爲楚患子西子期無安攘之略葉公有大志焉故問政而子告之如此世家則作政在來遠附邇猶是六字一倒換而次

序意義全失矣此史之不如經可類推者

無欲速無見小利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是問爲季氏宰之政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是爲莒父宰之政與他問政不同季氏家大莒父邑小政又不同謂子夏規模狹隘不免欲速見小聖人因人施教固也不知乃爲因地立規當時政煩賦重民生不復見先王富教之澤莒父又魯封疆下邑政久廢弛民亦無多望于上之安全畫善者

子夏以大賢曾譏篤信有素一旦得所藉手思圖改絃更張以規近效期小康情有必至而未審其爲之有漸當先其大者後其節目迫而致之則積重之勢難回苟而安之則小惠之施徒促矣若其言一邑而等一國天下俱不越此則自與告仲弓同也

使於四方

此使於四方與誦詩三百章不同彼下言專對自當爲邦交之役詞令之事此言君命則所包者廣有使于國中之四方有使于竟外之四方卿大夫宣力朝

廷皆有以時巡行都邑縣鄙農桑水旱獄訟諸大端外面定黜主討不庭何一非對揚天子之休命何一非本其素所講求持守者以爲報施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斷不在區區奔走微勞文章小技也故註曰才足有爲不云有言然則此使于四方正當兼彼授之以政詩云賦政于外四方爰發是也末學囿于一見徒豔稱聘享詩歌以爲華耳

宗族鄉黨

此以鄉舉里選之法言周禮自比閭族黨六鄉六遂皆立學鄉師鄉大夫各受教法于師徒以教其所治考其德行道藝黨正各掌其黨以屬民正齒位族師掌書其孝友睦婣有學者以次而升于太學士之造就必由此爲正稱舉也

硜硜然小人哉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則必信必果不得不爲小人然固非貶詞經凡言小人品量各不同此特以不能如大人之精義而言小亦其人之自

局于小所謂我小人也務知小者近者然字形容哉字歎惜抑亦宛轉致意對下節身分儘殊說壞則無轉身矣士與其畫虎類狗何如刻鵠類鶩也

言必信行必果病在必不在信果俗儒敢援尾生白公事當之不思信果本好名目言而信行而果必其言行原在正路上特不知有可以信可以無信而必于信可以果可以無果而必于果不免失之偏與固而小如孟子之論取傷廉與傷惠死傷勇若止一可無不可夫何傷止有不可並無可更何廉惠勇之足

云尾生與女子期本不成其爲言白公作亂而殺子
西全不成其爲行又如宗魯與齊豹比以成其惡聖
人直斥之盜賊豈足以信果論太史公之紀游俠刺
客皆王政所必誅示鑑戒也人當先問其言行何如
然後再計其信果何如故君子謹言慎動端自行已
有恥始

今之從政者

此亦猶是士而從柄政大夫者故疏言從政之士集
註三家之屬謂其屬也勿認作正斥三家其人大都

苟祿私門僅博升斗供任使而不足繩以行已之大
孝弟信果之實故曰何足算端木之問殆先有見于
士之不成爲士而屢進及之非好爲問每下也

和而不同

和自不同不同乃所以爲和苟同非和也左傳晏子
辨和同綦卽是本章的註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其體和其用無介之和乃爲同耳

善者不善者

善者亦有好錯人時不善者亦有惡得不錯時聖人

所以好有識衆必察蓋此二句只是論其常爲察之
之法

君子易事而難說也

焦氏曰聖人之言徹乎上下士庶人一家之中亦有
事有說專主大臣者偏矣又說唯女子與小人章尋
常人家此等情事多有君子修身齊家于此最爲切
務何必指定宦官宮妾耶案此與明鄭淡泉論致中
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卽無位者能如此修道于身
一家中父母親族童奚相若跂纖雞豚各遂其生亦

得言位育之意皆通理切論學者知此卽得讀書以
體力行之實慎毋以爲迂闊而忽之

泰驕

大學驕泰以失之迎泰亦爲不好字猶左傳是與比
周(文十八年)周亦爲不好字蓋泰與驕周與比分言則有
善惡連言則以驕爲泰以比爲周故皆惡也然則君
子泰而不驕惟不驕乃以成其泰小人惟以驕爲泰
乃所以不泰周比之別如此和同之別亦如此

剛毅木訥近仁

春秋戰人皆不識仁字其言仁不過溫柔長厚之名外為姑息好施與而已不知仁道之大莫先乎勝私去偽唯能忍乃能成其不忍其所以行其不忍者皆中心之誠懇而非煦煦孑孑于言貌之間特表言剛毅之近仁則知仁非柔善之謂矣木訥之近仁則知非色莊之事矣

卽戎

善人初無戎心教民亦非爲戎計亦可者僅可不得已之詞專對下乘之說

四書溫故錄目次五

趙佑學

論語五

憲問二十六條

衛靈公十九條

季氏十一條

陽貨十五條

微子八條

子張十一條

堯曰十一條

計共一萬字

憲問恥

首節下二節爲章蓋一時問答之言其以恥專屬邦無道不如今註較切情要之兩句只平說自台

危行言孫

孫氏曰行以持身終無可變之理言以應世自有當孫之時言孫正所以善用其危行也新法之行程明道謂吾黨激成之過正病在不能孫耳案此足補註未至中庸其默足以容然則有當孫時且有當孫時矣夫言豈一端而已

禹稷躬稼

似當以上然字屬句首讀之相仍俱以然屬上由前有不得其死然耳不知彼乃未然虛擬之詞故着然字此道古實事絕不同也禹稷並言躬稼意主稷而禹件說蓋以稷之不及身有天下而終有天下比也今夫子且有萬世之天下矣

勞誨

愛勞當兼子弟言忠誨當兼君友言註舉大耳然亦須受其勞誨者知體愛與忠之苦心

爲命

四人皆鄭才故向來專以鄭立論竊謂至與爲命恐是言爲命之道當如此而鄭之善自見也東里蓋必因所居爲氏如東門襄仲北宮文子者傳記闕載子產論或猜其無考案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注成子子產論也并錄以補遺

子西

鄭公孫夏非負重望要足與子產管仲並衡馬注自不足據故集註從或說但以僭王罪子西此令尹子文之所不能革者然子猶許其忠況子西時而獨惡之哉其見殺于白公乃爲仁義而無術者事在孔子卒後亦非所及其唯沮昭王一事乎聖人之言自然天下公是非非爲私喜怒或正以其關已姑置之

奪伯氏

注孔曰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以其當理也直言仲奪不添入桓公似于緊接人也下語氣更直捷蓋亦仲告桓使奪之或以歸公或以與人非爲私已故曰當理其亦如諸葛武侯之于李嚴者耶若

荀子之言書社。當是又一事。

孟公綽

當時世卿積橫。皆有化家爲國之謀。士多奔走其門相傾軋。貪冒無等。趙魏爲最。而小國困敝日甚。蓋需才如子產者。以維持之。不可得。聖人慨焉。故借孟公綽立論。意不在褒貶公綽。明陳子龍文。可爲此章正義。若就公綽論。則廉靜寡欲。正大夫之良。有何不可。卽爲小國亦非專尚才。而不必廉靜寡欲也。公綽之不欲。與無欲爲仁者。遠不欲。猶云不貪。大註

依舊。只言廉是也。又載程子曰。公綽仁也。不必從。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

以此曰爲子路自負之言。固背以何必然爲聖人降格之論。亦非也。蓋此正因子路所已能。使自審其所不足。然字尚對上知廉勇藝言。上言四者兼備。又文之以禮樂。然後可以爲成人。但人之材質不齊。何能一一取必。但在各隨其性之所近而進之。故又告以如此。其不可不文之以禮樂。自一也。不再言禮樂者。蒙上省文取易知也。豈謂不必禮樂乎。

雖曰不要君

武仲犯門斬關。而人不知其有可盟之罪。武仲亦不自知。以孟椒言而定其以防求後曰敢不避邑。明是要詞。人豈不知之。蓋第謂其要季氏耳。政由季氏。故也。此則孟椒亦未深見。及者自聖人言而始定。非但臧氏無逃于千古。且使季氏聞之。庶亦怵然于挾可稱而名不可假乎。

九合

定依集註。從左傳展喜言。桓公是以糾合諸侯九卽

糾字之爲正。桓之合諸侯。初不止于九。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與國語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說既互岐。數又不備。諸家徒以意去取。以當九合之文。總不如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足爲不以兵車。如其仁。正註。范甯注。亦詳。蓋子于春秋說其之。不多贅。

匹夫匹婦之爲諒

此雖不言召忽。明指召忽。豈其過張伯功。反抑死節乎。

非也蓋死或重于太山或輕于鴻毛仲忽本皆齊臣仲不能致命于糾卒能盡心于齊濟得天下事則以不死爲重忽不能保糾于生計唯從糾于死了得一身事則以一死爲重豈若云者明其當別論不必強同也然則忽亦自量其才不能爲仲乎潸潸有謂即召忽死處地名左傳屡言句瀆之邱稗文瀆音豆

大夫僎

大夫僎于左傳無表見蓋闕遺多矣經特書之必有克稱爲大夫者文子所與升必非急功近名一流夫

子所謂文亦非徒以能錫民爵位也

不敢不告

兩言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是時已不爲大夫也告公又告三子卒以不可而止則聖人之分盡矣而胡氏曰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語甚奇特若以子之告爲迂不可而止之爲無勇也者夫人臣擅符專閫尚不容以矯制爲功況將擅興私甲輕舉義旗傚楚莊之入陳若趙盾之討宋無論孔子萬萬無此力有之豈應速此誅弑君父而啟封疆可乎不知胡氏何據言之朱子又何取錄之當刪此一行

上達下達

達乃好字面如何下亦言之小人初不知其下也而未嘗不自以爲達也

爲己爲人

注孔曰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疏引范甯曰爲人者馮譽以顯物爲己者因心以會道也俱佳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皆謂過猶不及君子動不過則豈有過行之理正義曰此章勉人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也解本明直不知今通炎以不取者皇侃疏本經文乃之字非而未有也者

抑亦先覺者

固是對專事猜疑以逆億爲覺者言亦兼過于渾厚不逆億而實不能覺者言抑亦二字明有轉折大疑內外俱宜合參彼謂三句只作一句勿斷者謬也

微生畝

呼名面讓覷沮溺者流迥異將方倚依獨斥依夫子之答甚謹蓋執友有道之倫殊固也亦非反脣相稽

子服景伯

子服何自是聖門一衛覷其爾次以告禦侮之志深矣惜後代少表章之夫子固有惑志當依舊六字斷句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子路以道事季必有信而見疑之處故小人得行其愬言此以見季之失下十二字連文則自言其力未足正季而猶能討寮以伸已之憤古今人表列孔門弟子第四等有公伯寮五等子服景伯騄皆享集並載之

作者七人矣

舊與上爲一章七人謂沮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接輿疏載王弼以爲逸民伯夷叔齊諸人于數皆合逸勝鄭康成但既未能確定自不如闕疑作爲也今解如見幾而作之作其非作述之作則易明也

石門

子路宿於石門或以爲卽春秋隱三年齊鄭會盟處殆非四書釋地据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者近之然亦未爲的攷又稱論語注云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則康成注見後漢書蔡邕傳注中案今曲阜東北經泗水距費縣西南八十里有石門山縣志相仍以爲子路宿處山下傳爲古武城地卽閻氏据以斷曾子居武城者巖險宜有關隘以稽出入子路蓋從魯城出經此暫宿次日夙興門者訝其狀詰之而答以自孔氏氏家也以孔氏爲魯城中著姓易知也閻氏說亦好然以爲自外歸魯不及進城而宿則孔氏乃家城中不得言自矣

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此非譏詞正知孔氏之深一語道盡栖皇苦心是儀封人一流荷蕢楚狂沮溺亦皆聖人知已至丈人又遠矣當時所遇亦多經獨記此七人有以夫

斯已而已矣深則厲

舊讀斯已之已與上莫已之已同故曰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解未明洽而讀自可存蓋當云旣莫已知卽當安其在已何必汲汲于世乎而已矣三字于勸止意自明故下引詩喩也深則厲二句蓋多以兩則字平對謂深淺各有所宜則是無不可涉

之水也于勸止奚取焉蓋詩之意本承上濟有深涉言深之不可涉唯淺乃可涉深則厲淺則可揭衣過耳厲病也害也危也爾雅分別以衣涉水曰厲又云由帶以上為厲和衣入水深至帶上得不為厲乎而自毛鄭杜孔相仍俱失體會因詩而及論語子當于詩說正之而或疑其赧然玩包曰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亦似以隨世必濟言孔子之不顧其厲者故下言不可而邢疏誤解遂到今若集註自活動不奈俗講全死煞也

果哉末之難矣

可作三句讀各二字先歎荷蕢之果繼因慨巳之難末之即後末之也巳者言我今亦無可之誠知濟之難矣即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意而感動深矣

是為賊

上四字斷句三字另讀是字即指夷俟責其字教以傲惰貽後生

在陳絕糧

皆以此與上節分章又裁明日遂行于此章之首誤不待言孔注云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疏云云者皆以孔子世家文而知也然以質之世家全不合世家乃是孔子在陳蔡之間楚昭王使人聘孔子陳蔡大夫相與謀而圍于野不得行乃有絕糧事其前後在陳殷有吳伐陳之文並無陳亂遂乏食之文而問陳遂行亦衛靈之末年在絕糧事前却在去衛如曹過

宋匡等事後未知孰是今則第得從史記為正

子路慍見

焦氏曰慍非私慍為孔子而慍天生聖人不用則亦已矣何困阨至此似非理之所有故以為問然即此便不能與聖心合一不能與天心合一便是德不足處故曰知德者鮮矣

夫何為哉

上是總括此乃反覆推詳更從無為中欲求其有為可指為有為之迹而不得也勿作過語識大言

不見其有爲之迹一語正解此四字意

志士仁人

無字死看言必無也有字活看言有時也

鄭聲

言聲自當以其聲非以其詩鄭衛並稱獨不言衛必其聲尙不至如鄭故樂記子夏論四溺音皆淫于色而害于德祭祀勿用然獨言鄭音好濫淫志可見也當時列國多求聲樂于鄭鄭且以樂師爲充賂之物則其聲擅天下必廣有新詞麗曲隨時演播而國風

所錄不越春秋初數篇知其必非爲淫人傳東萊至論自足千古彼王柏何人乃敢作孽聖經中

知柳下惠之賢

此舉一柳下以該不仁之惡文仲與惠皆公族重望尤易興立而如此則其下之爲所沮抑可勝計哉强之之理在此故直窮諸盜比于識不知特深文仲殁而其言立比諸武仲之及身敗壞者欺世亦最深聖人所爲惡亂德而不惜屢斥言之

不曰如之何

昔讀五字斷句下別言禍難已成作先後反正解之雖與今註致亦佳蓋謂初時不早商量奈何及事已到奈何地位纔商量則已莫可商量也

好行小慧

莫甚于好行小慧言不及義惡之顯成于習者也賢父師爲得聞而正之好行小慧惡之隱中于私者也則或見而恕之彼其資本聰明力方富强正足以沈酣聖籍服習講貫爲持身涉世正經乃偏不知篤好而旁獵衆流無謂之事未嘗無可喜之時老成人不

逮之處以爲其慧也不知其已小也好之不可强也不知其不足與有行也異日之大愚皆前日之小慧爲之豈不難哉而聖人特爲先揭其端于羣居終日提儆厲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者其所與居何等羣也故君子莫先乎擇羣後生省諸父兄省諸

君子求諸己

求有二訓干也責也此章之求若從于義則下句全上句離矣大註言反求是從責義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

[illegible]其責己也重以周其責人也輕以約小人反是蓋
此章君子小人所包者廣與古之學者二句專論學
不同彼言爲此言求又不同

君子矜而不爭

黨必不可有爭則有不可不爭時君子雖爭而非若
小人之爭所謂無所爭也蓋只是矜羣二字認得清
討得定矜而未嘗不羣不爭而仍不黨亦互相備

其恕乎

無忠做恕不出却添不入忠字蓋言恕而忠存也

有馬者

人必先自處有餘然後能應人之不足先王祿以馭
富士大夫皆得數馬以對自易好行其德若彼北門
賦而仕切憂心北由歌而役多鞅掌其于親戚朋友
間可知矣春秋末政以賄成或則不勝其富或則華
門圭竇是識士之從大夫後者大都有畜馬乘之名
而實不足以自給也遑問及人然則慷慨之難不盡
由于解推之吝則予所致歎于有馬者夫

小不忍

忍有兩等一以耐爲義是柔忍一以斷爲義是剛忍
疏言山藪藏疾國君含垢小事不忍則亂大謀乃專
主柔忍集註亦言匹夫之勇即一朝之忿忘其身以
及其親是也其言婦人之仁則小乃煦煦孑孑蓋是
兼主剛忍即細人之愛人以姑息當斷不斷又受其
亂是也兼之爲備

君子謀道不謀食

宜深體大註一然字謀以事言憂以心言首尾二句
相提束中二句分指兩等人作推宕非正意也一

謀食而未必得一不謀而終得之乃人事不齊之常
而人情正唯餒在其中愈覺不謀之不可又惟祿在
其中竊幸所謀之得兼君子則不然始終一心于道
餒與祿俱非所計然其一轉是朱子體經至精微處
舊誤認中二句作正說遂于末用是以直接而君子
之不謀乃更精于謀矣今之作者多犯此病

知及之

此章十一之字皆以民言而點睛只一民字故易模
糊疏此論居官臨民之道也又載李光云夫知及之

得其失也蕩仁守以莊其失也寬莊位以嚴其失也
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精而不蕩以禮
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制莊則威而不猛故安上治
民莫善于禮顏侍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
以去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備此四者語俱
淸切集註于涖之動之始言民而首節言此理應非
泛說空理愚謂知及之猶言知周乎萬物知足以及
民仁不能守民雖得民必失民如此則十一之字自
一貫也

民之於仁也

疏載王弼曰民之遠於仁甚于水火見有蹈水火死
矣未見蹈仁者也亦將爲一義案此蓋以兩死字一
爲暴虎馮河死而無悔之死一爲任重道遠死而後
已之死也可惜首句著脉一遠字

道不同不相爲謀

欲定萬世相傳之道統當絕異端相似之議論世之
所以綱維者道道之所以備衞者謀道之大原出于
天傳于聖本無所謂不同其有不同則謀之者爲之
也謀不同而道似乎有異然而道之所以同者自在
不可因所謀而紛之也甘心于隱怪馳念于高遠于
是乎謀與道岐謀岐之中又相歧君子于此有拒之
辨之而已若與之謀其不爲道之害幾何哉雖然謀
之爲言商確未定之詞是非未明也得失未判也而
不知天下無二道勿論叛道者不應與謀即此調停
于道與非道之間而欲混不同以爲同是又與于攻
道之甚者也可不慎哉他日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
已又曰鄉愿德之賊其說愈明而子與氏闢發不遺

餘力其旨本此此柏鄉魏相國之論摘錄其大略
愚謂道實有不同處不止如註善惡邪正大全小人
異端之分小人異端本不足以道言豈有見爲不同
而猶相爲謀唯是君臣之道不同于父子之道主恩
主義是也朋友之道不同于兄弟之道切切偲偲怡
怡是也固有事處嫌疑兩可彼此出入之間非不欲
竭忠而義不可輕與者爲字去聲代也有徇人失己
之意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君子之道或出或處
或默或語而了門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鄉鄰有鬬者

雖閉戶可也。公羊傳曰朋友相衛而不相迎。卽剡守淸先也

古之道也。如此推廣。當更周盡。

辭達而已矣

達者。行乎其所不得不行。而已矣者。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辭非不取富麗。富麗亦達之一事。所以飾意。而時或晦意。故不以為工。君子以達用辭。非于辭求達。當正其達之本于辭之先。

師冕見

禮迎客于門。每門必讓。降等之客。則于門內。此係工

卑秩而通稱曰師。又先有坐客。則第俟諸階。故紀從階始。疏道猶禮也。最是盡禮無過不及。

社稷之臣

詩云。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錫國之在邦域者多矣。白向為莒人宿被宋遷。邾以進爵為子。與魯世相仇殺。魯又滅項取須句取邿取鄟取鄫取卞。昔附庸而不克保。爵之不字小亦甚矣。獨顓臾為存。非其事大謹職。何能至于今不貳。故曰社稷之臣。

遠人不服

此與上遠人皆推開說。遠人不服。尚只有修文德無黷武之理。何況近在邦域。故因責其外不能來遠內

不能守邦。未用而字轉方折歸伐顓臾結也。

蕭牆

注。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按爾雅。牆謂之墉。與屏謂之樹者異。釋蕭疑卽所謂塗塈茨者。蕭牆猶言落離。似不必如鄭說。今註用鄭。而語又太簡。

十世五世三世

此通論天下得失。乃約略之辭。本不足鑿定實數。更不當專據魯事。舊注以魯隱至昭[illegible]十世死于[illegible]

季文子至桓五世爲陽虎所因者當之猶云就其易見而言可也至謂陽虎爲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則虎之執國命未聞自其父祖虎乃及身而失之不足計世何有三也集註不取是也

五世四世

此則魯實事當以昭二十五年傳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者參看彼注三世文子武子平子四公宣成襄昭正義曰不數悼子者悼子未爲卿而卒不執魯政故也悼子先武子卒平子以孫繼祖也

語極明析是時當昭公世平子執政故傳言三世孔子言此當定公時桓子執政爲陽虎所囚而有三桓微矣之歎四公加定故言五平子加桓故言四也安國注上章五世謂自文至桓連悼在內宜也及此章四世言文武悼平獨去桓子則于微矣不切朱子改爲武悼平桓又獨去文子則武子仕不及宣又與公室五世不合皆由不祭于悼子之未嘗政逮悼可除文桓不可除也近唯閻若璩論此事引據精確予說尙詳春秋乖餘之

樂節禮樂

禮節樂和並言節者和不可無節也有節有文獨言節者節所以成文也故君子體禮樂之意事必應乎禮樂之節常有以節禮樂無使禮勝則離樂勝則流是爲誠其有餘道人善多賢友所以勉其不足

侍於君子有三愆

此言人不可以不親君子惟侍於君子而後見其愆尤不可掩非一端如此今與背小常人處則終日無過矣金先生文貞至言了義講章不能到也

困而學之

人惟困然後知學亦惟學然後知困學未有不困者不經辛苦必無實獲困乃我輩爲學必歷之境但在不徒困只顧學又其次也極力鞭策言其又爲學知之次爾亦猶是生知之又次聖賢路上人只有此三等到得下直無等之可言

視聽

視聽與見聞同而異見聞者物之來視聽者我之往君子戒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言視聽

非無視聽也在乎養其中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不言見聞非無見聞也在乎制其外故曰視思明聽思聰

首陽之下

首陽山諸說不一當以說文在遼西者近是孤竹國在遼西也是時義不食周粟而天下皆周土也幾無適而可者則唯有本國所在尚仍殷封之遺不失首邱之義歟吾故嘗謂河東蒲坂之注第可以當唐風采苓之首陽而于夷齊餓處不合至謂洛陽岐陽者益無足論集註只言山名是已

邦君之妻

此章語無繫屬自當爲夫子所嘗論述或因答問記者遺其節次耳注孔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名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是也應補入集註小童與左傳言在喪王曰小童者異同亦從不見有稱之者寡小君曲禮以爲夫人自稱于諸侯者此足正其誤而禮疏不察也

時其亡

經有彼經可爲此經註者如孟子言陽貨事即論語事註也孟子是論述故語詳論語是記事故文簡然時其亡三字何其渾融孟子易以亦瞰便露矣小小處亦見升降不同下記遇諸塗遇豈可爲見是孔子終不見陽貨也而明人猶認其陽貨先豈得不見之語之爲實事正文亦因集註欠的解耳何不即援論語爲孟子註

惠則足以使人

惠順也此康誥惠不惠之惠非恩惠意舊解粗私恩小惠不足言仁也仁者待人務順乎人情物理凡有所使皆量其長而不苛所短予以佚而常體其勞是之謂惠如是則雖偷惰桀黠者無不樂爲之用矣故曰足以

匏瓜

注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案此所謂苦匏不材者也不食者人不食之也以其不中食故長繫在樹

也吾曰食物者可食之物也物有食物有用物以食
喻用也今諺猶有好看不中吃之語以譏無用
六言
仁知六者皆口頭常語故曰言非訓美又古以一字
爲一言故伏羲作十言之教謂乾坤震巽坎離艮兌
消息也消息今易無文見左傳疏
禮云樂云
有謂大註和敬二字不可入語氣中者謬也文以明
經原爲發揮聖賢義蘊但不可墮訓詁窠臼耳豈有

明白正解不用反事含胡令人作啞謎猜之理
鄉原
鄉原卽可以孟子爲正註不更註可也乃既有一鄉
皆稱原人焉之文而集解載二說周曰所至之鄉輒
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何晏則又讀鄉爲向謂見
人輒原其趣嚮容媚而合之皆不讀原如愿如周注
則原乃揣摩之意原人猶云善揣摩人耳似亦可通
但如此則萬章何難知其非而待再問朱子所以改
從謹愿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亦于釋愿字近

也近焦氏解閹然句云閹然者疑于無陽也鄉原無
丈夫之骨而有婦寺之心語更可補入孟子集註附
記于此
道聽而塗說
正義曰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聞之
于道路卽于道路傳而說之必多謬妄爲有德者所
棄也
矜
此矜言疾當與矜而不爭微別蓋矯情傲物一流

無言不言何言
無字渾淪不字覺得强制着迹以一何字點化之而
無字妙蘊全揭子貢度已默喻而退矣是卽其歎夫
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
聞者也何見其終不喻也
孺悲
公伯寮必非聖門弟子蓋史記有誤故集註第云魯
人從張守節正義是也若孺悲之爲弟子禮雜記特
書之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

理禮於是乎傳則厥功不細矣當時鐘興焚其[illegible]
本傳鐵微示其意而已可喻者豈得與不屑教誨同
科伊川持論多過徒見史記家語闕載其人而遂謂
言之朱子亦一例止稱魯人此則不如今朱彝尊補
人弟子考之允也

宰我

疏讖緯協曰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
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
於夫子意在屈己以明道也可謂爲論與小司馬索

隱辨宰我無與田常作亂之事均之有功聖賢後來
楊升菴更據李斯傳殺宰予于庭之語斷其爲孔父
仇牧之倫蓋本之蘇子由今之傳防叔者宰予宗譜名今其墓在曲阜防山西衛孫家齊河則稱宰予于齊終于魯云

博弈

疏慮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故教之云云直說成教
人博弈集註所以特別言之其云圍棊稱弈者取落
弈之義博弈即絡繹字之正詩言弈弈舊訓大之非

惡徼以爲知者

注孔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己有疏禮[illegible]
世文章家大都不免此弊昌黎云惟古于詞必己出
降而不能乃剽賊剽賊即此所謂徼而朱子謂以伺
察二字尤攝盜巧偷豪奪情狀惟其善伺察故自以
爲知而豈知其爲君子之所惡且居三惡之首哉

女子小人

疏此言女子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
類則非所論也按文王后妃化洽宮闈正善養女子
小人之法豈可以文母與女子較論則邢氏之膚突

聖賢也

惡

惡字如字　讀包得去聲意謂省己不在徇人

三仁

三仁章次第當以此經所記爲正實蓋去在先奴在後死又在後去與奴猶有冀幸一旦之心死則無可如何矣宋世家載箕比事于微子去前不如殷本紀之先微子去而後及箕比但箕亦足諫紂被奴本紀不言諫又載奴事于比干事後亦互有得失微子乃紂母兄今相仍猶言庶兄衍呂覽之惑也書稱殷王元子明是帝乙之廢長立幼耳箕子蓋干其時事之不得故有我舊云刻子之語而說者猶以立紂爲箕

子事益誕妄若微子無抱器歸周事則孔穎達已辨之學者所宜折中

三黜

柳下惠自是三次被黜如子文之三仕三巳但其實無考耳釋文于彼三字不爲音獨三思三黜云三息暫反集註因之其解三讓謂固遜則亦不作如字也還當皆如字爲正三思下有再字此照益明

如之何其廢之

論節長何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十三字一句讀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十四字一句讀彼舊讀夫字斷自非今讀之字斷亦只可爲小頓耳

朱張

獨闕謂朱張語自是經有脫佚論者皆非

放言

隱居放言注放置也不復言世務此解宜存蓋即所謂身將隱焉用文之也所謂其默足以容也若旣遭時廢棄而好放大其辭則將身之不保復何權之能中謝氏謂其言多不合先王之法甚欠體認

我則異於是

此自道其竊比之意非以異爲賢聖人亦逸民也逸民亦各異也何必同逸民有可有不可故逸聖人無可無不可猶是逸蓋時爲之有可有不可是逸民之正無可無不可是聖人之大則道爲之

四飯

皆四飯正見魯僭處諸說多無謂不言一飯者或曰蓋太師掌之抑或時偶缺員或留不去

八士

考證載陸跙經世驪珠曰。左傳。晉胥臣曰。文王之即位也。詢于八虞。及武王伐商。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于洛邑。命南宮适。散鹿臺之財。宜和博古圖云。武王時有南宮仲。周書解云。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八士。武王賢臣也。則斷爲武王時人。正非無據。案陸氏說書多無謂。惟此爲近。是達适韻也。突忽韻也。夜夏韻也。隨騧亦古韻支佳通也。命名諧聲。正以著其雙生之符。伯仲叔季。則後之字亦因而重之耳。古人旣冠字以德。字五十以次爲字。

問交章

注。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好然我之不賢。人將拒我。此躬自厚而薄責人之道。所以同觀物之明爲省身之察者切矣。汎云乎哉。亦未見有過高也。

博學而篤志

篤志志于行也。此卽中庸之擇善固執。而以志攝行猶下句以問該辨。未見不及乎力行。學無不知。行無進者。博學二字領起下三層。遞承學之已明者。篤志行之未明者。則切問之。又近思之。兩而字非平對。

君子學以致其道

此學以地言。乃學校之學。對居肆。省一居耳。卽國語稱士羣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者也。學記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

信而後諫

上言其民。此何不言其君。諫非獨施于君也。

大德小德

正義曰。大德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

有術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則有時踰法而由
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可也

子夏之門人小子

蘇子由曰善乎子夏之教人也始于灑埽應對進退
而不急于道使其來者自盡于學日引月長而道自
至譬如農夫之植艸木既爲之區溉種而時耨之風
雨既至小大甘苦莫不咸得其性而農夫無所用巧
也異哉今世之教者聞道不明而急于夸世非性命
道德不出於口雖禮樂政刑有所不言矣而況于灑

埽應對進退也哉教者未必知而學者未必信務爲
大言以相欺天下之僞自此起此子夏所謂誣乎按
此論深切從史記評林錄出以廣集註所遺

仕學

大意重學上已仕者不可廢未仕者不可輕正義曰
此章勸學也

喪致乎哀而止

注孔曰毀不滅性此解而止二字意本無弊也

而亦何常師之有

師何可無常能自得師則亦不必有常也是故衆人
師聖人聖人師衆人

多見其不知量也

此多見當如襄二十九年左傳多見疏也注益疏我
之倒殺是季孫于公還不親迎問又擅先取邑二事
皆慢君故傳言多注言益此是叔孫先言子貢賢于
仲尼又毀仲尼侮聖非一次故云多見其不知量明
此多字亦以訓益爲合而左傳服虔本以多作祇以
祇訓適孔疏有古人多祇同音之說邢氏因之遂謂

多得爲適今註又因之然則多與祇可同音何必同
義服杜自各隨文立解耳今左傳之作祇見疏不知
何時誤改杜從服而注自不誤亦讀者所宜知

所謂

凡言故曰此謂所謂等皆引古作証之詞此所謂立
之以下六句註當云皆古語而子貢述之也特記錄
有遺耳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言當常念四海之困窮，以保天祿于永終，皆執中中事。上句，即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也。下句，即欽崇天道，永保天命，終之言有終也，詩以永終譽是已。孔安國書傳不可易，包咸注亦合，惟解困窮非耳。一說兩句一戒一勉，亦通，書說詳之。

曰予小子履

當依集註，補湯字于曰上，讀之如堯曰例，湯字脫耳。鄭康成唯不知此，遂誤述上爲舜命禹事。

雖有周親四句

文承有大賚下，與下三節皆爲周既代商有天下後事。此雖出太誓，不必依太誓文解，故孔注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微子箕子，來則用之。與其書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絕異。一從本事本文，一從隨著取義。邢疏謂孔意以彼爲伐紂誓衆之詞，此汎記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不同者，得之。集註始專取書傳耳，然未嘗言注之非，固未見其不可用。而世之好譏古文尚書者，必執

此註以攻孔傳之出兩手，又徒見其不遠矣。少仁人，據孔疏云，多惡不如少善，語殊有味，蓋猶之曰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謂。今書注疏本猶上句作多，下句作少，困學紀聞引傳亦作少。邢疏引之，始誤少爲多，而朱子因之，遂有疑少爲誤字者，並非，並誌于書說中。

謹權量

五方之風氣不齊，土俗異尚，莫如權量，非特南北東西相距遠者，往往一鄉一市之近，而彼此判然有斷

不能畫一之勢，其實亦各有其贏縮比校，不至公行欺淵，不必瑣屑皆繩以官，而畫一之也，強畫一之，轉多不便矣。故不如虞書之言同，而曰謹。謹亦如今部頒斗斛丈尺，第使出納之在官者，皆有常式，而無參差，因以一民志，杜巧僞，則亦齊不齊之一道，此王政所以無苛且，而尤異于迂濶也。聞舊有建言禁革天下私斗秤小數錢貫者，部議以其迂而擾罷之，彼亦坐讀書欠攜識歟。

審法度

法度。似當以刑法言。辭即所謂其辭克之者。去其太甚。舉其不及。皆爲懲紂之亂而設。讀康誥詳哉盡之。立政亦兢兢于庶獄庶愼。皆言辭也。時未及作禮樂。集註則兼統周官經言之。

廢官

廢官。或有職而無其官。或有官而不舉其職。皆曰廢。集註闕。

民食喪祭

[illegible]作四字不主武成。疏言帝王所行有此四事。

寬則得衆節

自謹權量至此。舊皆以爲總明帝王所行。集註始分之。良是。愚意此四句。即當主周說。不用總束。亦無不可。故下因繼以問政章。明示以聖人道法治法統承先王之意。末又終以知命章。聖人備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全。卒不得政而爲之。亦惟以其知命者立人極。傳其言以教萬世而已矣。

君子惠而不費

君子之道。費。君子之政。不費。非不費也。不見其爲費也。君子舉天下之飲食男女。一一爲其大以及其細。審所先以及所後。備極經綸之密。則費心力猶虞其有未逮也。時而水旱之賑救。春秋之補助。皆出上所有以與民。則費財用。然而君子之心。固以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凡吾所以爲斯民勤者。皆吾本分之事。非有加于分外也。何費之有。上所有皆下所供也。吾第就民所以與吾者爲之贍緩備急。挹彼而注茲焉。非有損于分內也。何費之有。然而民則共戴君子之惠于無窮矣。然而民亦相忘君子之費于不知矣。嗚呼。此惟堯舜有之。惟孔子言之。

出納之吝

出有吝。納何吝。納不厭其盈。出不厭其縮。是出之中有納焉。故得連言納也。出故爲留難。納亦必爲留難。使人不勝其守候煩苦。而後唯吾是聽焉。故得並言吝也。然則有司亦千古一轍與。

命

命有義理之命。有氣數之命。皆必知之。而後能篤之。其以利害似專主氣數。而義理在其中。勿偏泥三[illegible]

雖平列知禮知言皆知命爲君子事
自堯曰下裁三章爲一篇特爲全經大結所謂記者
者必挈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也集註載楊氏尹氏
說皆正而確四書近指言聖人之訓無非是學誠者
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時習之學即所以盡人合天
也魯論二十篇無一不可會通學而時習一語足盡
孔門教法而曾子子思孟子得之亦爲論也但必逐
篇逐章牽連學字爲可省耳愚謂聖人之教人學無
非學爲君子故首勉之曰不亦君子乎終戒之曰無
以爲君子蓋記者之意存焉朱子亦言之文獻通考
以論語始于不慍終于知命蓋君子儒其知言哉

四書溫故錄目次七

趙佑學

孟子一

讀孟子法

孟子齊梁先後辨

孟子疏辨

孟子疏辨二

梁惠王上十二條

梁惠王下二十條

計共一萬二千字

讀孟子法

讀孟子當先知孟子之心昔之疑孟刪孟者皆不善讀孟子不能深求孟子之心故妄議其歷說齊梁以王將置周天子于何地此雖司馬文正之賢猶不免于惑則他無責耳矣蓋孟子之心猶是孔子之心也孔子作春秋曰天子之事故其義主于尊王室誅亂賊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蓋無日不思維周道者及孟子之時而周益孱至于諸侯放恣處士橫議三綱九法之淪胥有加甚于春秋者矣孟子顧學孔子求所以救正之以為此非口誅筆伐之所可為功也則莫若從其本而治之因其欲而動之本者何仁義王政是也欲者何王是也當時諸侯之各自為王而絕不知有天王者由于不知仁義也故之梁之齊發首即導之以仁義行王政望王之行仁義初非有計功利之心謂其足以王而為之也然而不可以律當時之諸侯王使徒與之言仁義言王政將舉當時之最大且急者而攻之去之孰有大于去王號朝天子者乎孰有急于絕貨利罷爭戰者乎未得其

所甘而亟嘗以所苦非惟彼必枘鑿吾言而以為不足聽即言之者亦自覺其轉喉觸諱而不可言是立見敗也不得已與言仁義王政之足致王以歆動之彼且與言好戰好貨好色之舉無害于王以極喻之彼方以其假王日求所謂真王而不得一旦聞有可以致王者而信之行之冀彼破一分之愚即天下蒙一分之福庶仁義王政得漸復見于天下且人特患不知有仁義耳果能知仁義以行王政則必且知仁之莫大于親親義之莫大于尊君畏天命而樂人和自不至于爭鬭其民以刼奪其上雖與之以王將不義而不居挺而撻天下之不當王者不待勸矣夫何患于三川之窺九鼎之問哉故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此于對梁王為歆動之言實天下萬世之公理而孟子之本心也然倘引而不發及乎對齊王之毀明堂而盡發焉觀其啓口言王者之堂王者孰謂謂周王也以明此周天子朝諸侯之堂非人臣之所得毀也但在修行王者之政此堂雖百世常存可矣已而舉文王之治岐古之行王政

者多矣獨舉文王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者也文爲殷之諸侯猶齊爲周之諸侯也自耕者九一以下皆殷先王之政紂廢之文獨修而行之以例于齊則皆周先王之政未見其不可行也文以岐行殷先王之政而不能保殷之不亡遭紂虐也齊以齊行周先王之政而時之周王未嘗如紂并有可以爲湯武之人也未見其不可終保周也孟子所以望齊王者至矣豈唯望齊王并以望天下之諸侯王故曰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于天下矣

又曰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于天下矣皆獨舉文王夫以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于天下曾是七年足爲政于天下然爾如是言之者一則以歆動天下之心明仁義之效一則以示爲諸侯當法文王之克守臣職以俟天命也豈唯望天下之諸侯并以望周之王周之所以戎于列國終至不祀者非天下亡之流非秦亡之皆周之積自頹失以亡也故其述詩曰殷監不遠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又述孔子曰能治其

國家誰敢侮之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皆傷周之必所爲寄也夫周之見侮侮極矣其不足與永命復興亦明矣天之所壞不可支也然而父母有疾人子雖知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及其既絕猶皐復焉況一息尚存哉是故劉子萇叔之謀臣子之忠也而衛彪傒之徒譏之不幸萇見殺而劉以憂死使小人得以藉口皆人心之壞非天心壞也而孔子且于其時有爲東周之志孔子豈智出小人下哉孟子之于齊梁僭亂之君而猶應其聘蓋無異赴公山佛肸之召

固非不知當時之君無一可以當五百年治平之數也聖人亦盡其心而已矣至無可如何而後歸其說于天又不得已而後托之七篇之書以仁義王政告天下萬世之王者不得其心而妄以議之何足與讀孟子哉

孟子齊梁先後辨

史記言孟子道旣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注孟子，作題辭，全主之，以爲孟子游歷先後者書本末，故于首章見梁惠王，注曰，孟子去齊，老而之魏，于齊宣王問桓文章又中之曰，孟子仕于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爲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後之學者莫不從之，獨顧氏日知錄，据竹書紀

年，以孟子實先梁後齊，而斷史記之誤，其言甚析，竊以孟子書明明先梁後齊，七篇皆出于當時，非徒紀言，亦兼紀事，必不得倒易次第，以滋後惑。趙氏亦徇史記而爲之說歟，予非必徇顧氏之信竹書，而違史記，然果孟子先齊後梁，而建篇欲先仁義，則齊宣王章發首尊仲尼，黜伯功，正所謂述仲尼之意者，其中言保民推恩仁義之事，詳哉盡之，何在而不可以建首也，亦還以孟子正之可耳。蓋戰國縱侃，史文寀備，太史公掇拾編纂，其于年代事實，不能無舛缺，且非

一端。今即魏齊兩世家，並載齊威王卒，當梁惠王之二十八年，而子宣王立，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與齊宣王會平阿南，惠王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此即齊世家宣王七年與魏惠王會平阿，明年魏惠王卒，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之文也，足明孟子至梁去梁，乃齊宣王七八九年間事，至十八年，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愼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

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復盛，獨不及孟子，而言上大夫卿也，曰不治而議論，即所謂無官守言責者也。竊意孟子至齊，當在此時，明是先至梁，後至齊，若依列傳先齊，則豈在宣王七年以前耶，而試質之燕世家，是時燕君乃文公，繼以易王，安得遽有燕噲子之事，此以史記証史記，而知其非者也，然齊世家又稱宣王十九年卒，子湣王地立，而伐燕取燕之事，皆失載，僅略見于燕世家中，以爲齊湣王事，其稱燕噲立，齊人殺蘇秦，而齊宣王復用蘇代云云，

明燕噲實仕宣王時也至燕噲屬國子子之太子平謀攻子之乃突有諸將謂齊湣王云云又有孟軻謂齊王云云而貿之湣王年中又全無之明是事實跌遺譜亂并齊宣在位年數不的燕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即宣王立文公二十九年卒易王立十二年卒噲立三年乃屬國子之即此可見齊宣不止十九年蓋有誤敍前王年數屬後王者亦如汲書紀梁惠王不止三十六年也無怪乎其與孟子不合之多也獨惜孟子去齊在燕事後趙氏即欲狗史記胡不考是時梁惠王前卒已遠孟子何能更之魏見之而徒曲爲之說此又以孟子証史記而知其非者也

故曰還以孟子正之而已至顧氏必據紀年以梁惠有改元之事孟子非三十五年至梁而襄王乃哀王此則索隱亦嘗及之以爲不能詳考者抑亦可以不必矣夫

孟子疏辨

十三經注疏孔穎達賈公彥最爲不可及邢昺次之以孟子疏爲最下其書不知何人作而妄嫁名于孫奭宋儒無斥言之者近世儒者咸謂之僞孫奭疏亦未深明其何以僞予讀孫奭孟子音義序體裁有類孔氏而簡潔過之全非作疏人手筆其題曰音義序而已未嘗稱疏也曰唯是音釋宜在討論曰集成音義二卷未嘗言作疏也故曰雖仰測至言莫窮于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俟乎發揮則知孫氏正本止就經

文及注爲之音釋且僅二卷本未有疏其所釋非第字之本音本義而已亦時就章句有所證明存示異同與陸德明釋文彷彿無敢更有疏也趙氏之爲孟子題辭末曰章別其指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即今各卷題各章首正義曰下所載此章云云以爲提綱者也語多與衍時復用韻與全疏絕不類蓋皆趙氏原文即在各章注末音義亦相綴屬而今概棄本來勦爲疏首反割分音義之爲章旨者于疏尾則爲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豈嘗有此疏中背經背注極多非

復孔賈之遺甚至不顧注文竟自憑臆立說與其音義又時相矛盾豈有一人之作而忽彼忽此者孫氏用心詳愼音義可採者十五六而疏不能十二至其體例之蹐駁徵引之陋略乖舛文義之冗蔓俚鄙隨處比比朱子嘗指爲邵武士人作不解名物制度語載四書釋地莊嶽條中其實豈止名物之失哉則未知孫氏之不及自爲而假手其人歟抑孫之名盛而遂有僞託之者歟然而文獻通考乃稱孟子音義正義共十六卷鼂氏曰皇朝孫奭等採唐張鎰丁公著

四書温故録　孟子　九

所撰參附益其闕古今註孟子者趙岐之外有陸善經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其不同者時時兼取善經如謂子莫執中爲子等無執中之類大中祥符中書成上於朝所謂十六卷合音義二卷正義十四卷爲數也云孫奭等蓋卽音義序中所列王旭諸人也云奭撰正義以趙註爲本亦卽序言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今既奉勅按定仍用趙注爲本者也則止是按定文字而其下隨繼以唯是音釋云云何嘗有撰正義之語奭之兼取善經

非止子等無執中如折枝陸云折草樹枝之類亦幷存音義中正疏則仍依趙何嘗一及陸也豈奭因則有正義本爲見所經見者耶陳氏曰舊有張鎰丁公著爲之音俱未精當奭方奉詔按定撰集正義遂討論音釋疏其疑滯備其闕遺皆卽摘錄音義序語而添撰集正義四字非其實也又崇文總目謂陸善經以孟子本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旨與其注之煩重者復爲七篇云則知今注本之不復載章旨蓋卽因于陸然奭既仍據趙爲本則不從陸刪必矣胡乃沒之

四書温故録　孟子　十

于注而竄之于疏又知其必不然矣孫氏生宋初鼂氏陳氏馬氏皆相距甚後其書雖僞或者不加細別朱子既明其非矣又嘗採其一二條遂以到今不廢傳之既久非唯注多竄失幷疏亦錯脫不完獨幸音義具存倘堪考見其眞贋之實不佛時時紛拏其間乃今之監本孟子猶合併題曰宋孫奭音義幷疏可勿辨哉

孟子疏辨二

汲古閣本于各經絶無訂正之功多有舛訛之失世徒以古書善本希不得不取諸毛氏耳其于孟子注不載音義直題曰宋孫奭疏其序曰孟子正義序前半篇與今監本所列序同後半篇自惟是音釋下改易增損其言臣奭前奉勅與某某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效先儒釋經爲之正義云云全與今本別唯末四語仍同由陳氏書錄解題似孫氏因撰正義而并及音釋由閣本則爲先成音義後作疏要之既爲二書自當各序豈有卽前序小變之爲後序之理既有惟是音釋云云明是專主音義乃又云二卷已經進呈卽是專爲正義何復鄭重言音釋耶是不但疏僞并序亦妄改失實而矛盾極易見第參校兩序而可知之何明人皆漫無訂正毛氏固不足深論也今監本跋猶稱孫疏與趙注相發明援引經傳原委畢該羽翼之功不在趙下全似不分皂白語又言孫氏音義有裨後學而各本與監本俱闕焉未載特爲詖章逐節各以類從用資省覽則知孫氏本書久屬單行今始與疏合一其顛分音義之爲章旨者于疏尾致有割裂舛錯乃出今人之失又在僞疏之外然亦因此而是非得以對簿明也

梁惠王

明經可以正史魏世家惠王三十一年秦用商君地東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徙治大梁自是亦稱梁王亦稱魏王而孟子獨稱梁不一言魏則是時必有因遷都而并改國號之事亦如索隱引紀年韓哀侯滅鄭而徙都之遂改號曰鄭故戰國策謂韓惠王曰鄭惠王猶魏徙大梁稱梁王然是已史記文有不備耳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則似惠王未嘗生稱王者質以孟子

之文又知史記之失實也自惠王立後屢有與秦齊韓趙戰敗失地之事獨不一及楚事惟至襄十三年始書楚敗我襄陵蓋即楚世家懷王六年楚使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邑八集註作七邑以証南辱于楚者竊謂惠王之年必自有為楚辱事而史遺之未可即移襄以就惠也朱子豈亦從竹書之紀以惠王不止三十六年襄年皆惠年歟則孟子亦非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歟然通鑑仍主史記此等處固當闕疑

不日成之

趙氏注不與期日自來成之也鄭氏箋不設期日而成之案期猶限也不與不設皆言不預為限之意古者工必計日左傳宣十一年蔿艾獵城沂量功命日注命作日數昭三十二年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注知事幾時成皆于事前預為期限文王使民不勞不急急于成功未嘗限日督促而民樂趨之故曰不日成之又曰經始勿亟即申不日意庶民子來申攻之成之意也此皆舊注之細穩切事者唯毛傳云不日

有成語稍渾疏仍以不設期日已有成功申之集註始創為不終日至為詩集傳又衍以倏然而成四字用趙注若神靈之所為一語綴足其下殆乎託意鬼神然者然考靈之訓善故孔安國書傳于弔由靈不靈承帝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酋民弗用靈皆云善也詩靈雨箋亦云善蓋猶好雨之謂其兼神言之者如黃帝生而神靈之類則與明同義故序說民樂文王有靈德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箋云文王化行若神之精明則皆以文王之德言初不繫乎臺成之速

有歸諸冥冥不可得名之意後世始有以靈爲鬼神
奇異之稱者則又謚法靈若厲之靈不可與文王之
神靈相出入也此靈臺雜說有言堯遊于靈臺者則
似古原有之依鄭箋本觀臺而曰靈臺則是文王始
爲之其名或立自經始或定于落成要非出民以奉
上而孟子特假借嘉名用著上下同辭之美意在感
發時君更無飾義倘怳佹忽間若後世小說傳奇家
之事此足明朱子之說有不必曲爲阿私者故既于
詩細言之而復綴于此

五畝之宅

事有經生之常談從古相傳以爲然而實不必然者
端在善讀書者觀其會通即如孟子屢言五畝之宅
不過通率之辭耳民宅至五畝止矣其或過不及皆
以是爲率猶之八口之家亦可言數口樹桑皆牆下
亦可不言牆下也此五畝諒當即在受田百畝中稍
區之爲廬舍一切皆聽民之自便可也而趙氏注云
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
五畝今註因之爲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蓋仿諸

漢書食貨志先後鄭禮注時及之經生奉之既無異
詞矣愚竊以爲不確也何則農夫大率田居未必皆
有宅在城中城中之地有數勢不能徧容遂遠近
之民而予之宅鄉曲之民與都邑之民風氣之不相
入古今一也豳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皆
紀農人居止節次至十月而入此室處第言其不復
如前之露宿室即野之室未嘗云入城也上入執宮
功第爲公室官府之役言上入而乘屋仍爲私居非
城居也若必令冬入城居歲以爲常三時在田一時

在邑方將盡撤蓋藏紛紜扶挈行同轉徙止若僑寓
而小民且多不便殆非先王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之
意矣且就志言八家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爲八
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是公田實止八十畝而
二十畝自爲民舍何必假公田之名二十畝亦止一
家分得二畝半而已盡公私九百畝之數矣其二畝
半在邑乃別增出數外耶抑折除在數內耶而疏不
能證明嘗以質諸何休公羊注則亦第云公田十畝
廬舍二畝半合爲一頃十二畝半未嘗別有二畝半

在邑者是古說之不能無疑者也

數口之家

注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案此義活動可補入集註然則後章言八口亦第舉其多者耳非必泥于上次農夫

易耨

注芸苗令簡易也語可補入集註蓋耨非止鋤非薙凡正苗之叢生橫出者皆去密從疎去斜留直則土氣聚而易條達也治也之訓厭惟易其田疇爲合耳

七八月之間

朱子注孟子與詩集傳多有異者如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卽其一端不用胡氏之夏時冠周月也及詩傳則改之後來家鉉翁說春秋正朔遂全主時月俱不與蔡氏書傳一氣家氏至并左氏之春王周正月一切非之且謂朱子作集註在前晚年深悔之不及改今就此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言之若是夏正之月則豳風八月其穫月令七月登穀是時安得尚言苗邪餘皆前儒屢辨之不更及也

釁鐘

釁者厭祭之名古人用釁之禮不一注但引周禮太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及天府上春釁寶鎮寶器之文疏謂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語頗可存亦稍引周禮一二事以廣注然固未能詳備今案左傳君以軍行祓社釁鼓文王世子始立學者旣興器用幣注興讀爲釁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筴雜記下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

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衈皆于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又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者交神明之道也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大戴禮亦有釁廟獨爲篇其具在周官者大祝天府而外春官則有肆師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小祝掌釁祈祝號龜人上春釁龜雞人凡祭祀禳釁共其雞牲夏官則大司馬若大師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小子掌珥于社稷祈于五祀釁邦器及軍器羊人凡祈珥釁積共其羊牲圉師春除蓐釁廄秋官

則士師。凡刉衈則奉犬牲。犬人。凡幾珥用駹可也。司約。若有訟者。則珥而辟藏。康成注皆以祈爲刉字。珥爲衈字。用毛牲者刉。用羽牲曰衈。皆取血以釁之事。釁之者神之也。先鄭則釁讀曰徽。謂飾美之也。是凡器物皆用釁。龜玉亦釁之。廟社皆用釁。圭亦釁。馬廄亦釁之。蓋非止爲塗其郄。其牲則以羊爲大。亦用豚犬與雞。獨未有言牛者。牛爲牲之最大。不輕用也。此以一鐘而用牛。又可改易。明非禮之正。經定制亦見古禮失之一端。孟子則第就事論事而已。

折枝

以折枝爲案摩手節解罷枝。趙岐也。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蓋用其意。折艸樹枝。陸善經也。集註採諸孫奭音義而從陸。尚不如文獻通考載陸筠解爲磬折腰肢。更簡淨自然。蓋猶今拜揖也。筠在朱子後。所不及採耳。元人四書辨疑以枝與肢通。謂斂折肢體。爲長者作禮。與徐行後長意類。正竊其意而衍之。今之作考證者不察。謬謂其說從奭疏。則疏早嘗有此意。馬氏珊。筠。臨川人。生平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

十一。條深思互考云云。然如讀樂酒。同樂山樂水之類。亦尚無關要義。至以論舜生卒。祀桓乃語之孰近孰遠孰信孰疑。爲古今所未及。此則與尹說足添一健證者。惜其書今罕傳之。

寡妻

注寡少也。言文王正已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義同。毛勝鄭。詩疏所謂嫡妻唯一。故言寡也。蓋此與禮孤寡書寡兄本殊。彼皆自稱之辭。此爲追頌文王太姒之德。何庸代致謙稱乎。若鄭以寡有爲賢稱。又不必耳。八妾者。諸侯一娶九女也。時文王未爲天子。亦較關雎箋左右謂三夫人以下者有斟酌。唯御于家邦。御享也。則全異。未詳所本。朱子詩傳從毛讀御爲迓。故訓迎。孟子集註從鄭讀馭。故訓治。亦覺兩岐。竊謂御即馭意。無庸另釋。詩細具之。

莅

莅涖一字。論語作涖。孟子作莅。穀梁傳莅者位也。並無作涖者。僅一見于集韻云同莅。別無意義證據。此俗書不可從。而近人多用之。

今也制民之産

或問明君制民之産。如下五畝之宅云云是也。迨古法既壊。但有奪民之産。未有能制民之産者也。孟子何以于今無異辭。凡古法變易之初。未嘗不託于權府制宜之説。是故齊作内政。晉作轅田。魯作邱甲。用田賦。鄭作邱賦。固皆以爲制民之産也。雖至如李悝之盡地力。商鞅之開阡陌。莫不以爲制民之産也。而適使民仰不足以事。俯不足以畜。爲其本不從民起見也。夫彼亦不爲民。亦何樂使至此。而不知其必使至此也。爲夫制之非其制也。雖然。此猶孟子之所謂今耳。若入後世。井法既萬無可復。限民名田之議亦有不能行。民生田宅。一切皆民自營之。上之人聽其自勤自惰。自貧自富。自買自賣于其間。而惟征科之是討。安問所謂制民之産。民亦無取乎上之制。何也。立一法。反增一擾也。宋之營田制置諸使。其已事已然。則善長民者。又將以何爲。知本乎盍審諸。

饑飢

俗書亦各有因。案古以饑饉之饑。從幾食。飢渴之飢。從几食。本截然也。推按字形。殆以幾期也。期食而不得食。故以爲凶年。几中虛。故以象空腹歟。孟子梁惠王章與齊宣王末節語同。如數口八口七十者老者。自是隨意立文。而彼兩作饑。此兩作飢。若二字之可通用者然。其他言飢渴飢餓。言饑歲齊饑。仍不相混。則前有訛也。今遂不加細別。減筆俗字多。而機譏之類亦謬從几。不知机自几之加偏旁。禮設机而不倚。與機全別。如斯例者。亦佩觿示兒等編所不勝究矣。

管籥

注管笙籥簫管非笙籥非簫而以爲釋者其類大同故通言之杜預亦有籥管也之注取易知耳然籥有吹籥有舞籥舞籥但執之以舞而不吹先儒多不審別故于春秋萬入去籥誤以無聲有聲立說予嘗辨之此注引或曰籥若笛短而有三孔詩曰左手執籥之籥以節衆也亦誤并吹舞之籥爲一蓋未察經言音之無涉于舞歟此章疏頗有得孔穎達大意處如云鼓樂者蓋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也鐘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車馬亦謂之音者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一別而言之則單出爲聲雜比爲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鄒忌鼓琴卒授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耶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雖無關經要亦爲明析姑附錄焉不以其瑣悉置之

文王之囿

文王必不得有七十里囿之理而孟子以爲於傳有之非正答也案公羊成十八年築鹿囿注云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皆取一也疏以爲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今考孟子及注並無此文唯僞疏稱傳云天子之囿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小國二十蓋出毛詩傳與何注又異然周禮王制皆未嘗言王囿度數竊恐天子百里之囿亦非正則也何也天子百里之內以供官千里之內以爲御自近郊遠郊鄉遂都鄙縣稍無非井牧邱乘之區又況爲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者二十一五十里者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則爲供御于王者亦有數矣若復斥其十之一以爲囿得不奪經界之正而妨任土之宜先王必無是也猶此而言何況諸侯何況文王乃疏妄謂七十里之囿是文王爲西伯時又謂三分有二宜有七十里之囿此無論有二非卽有其土地卽有之文王豈遽侈大爲之哉而集註猶不免出入其閒則惑也

以遏徂莒

以遏徂莒。即詩以按徂旅之與文旅與上其旅。皆謂師旅。疊句相韻。詩中多有。而孟子旅作莒。猶之按作遏。非有異義。趙氏不察詩上文明言侵阮徂共。而注爲以遏止往伐莒者。則添出莒國在阮共外。此與毛王之以旅爲地名。鄭箋之以阮徂共爲三國名者。皆古說之蔽。乃音義闕而僞疏直援春秋紀子帛莒子盟于密。以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剌謬不經。全不思春秋之密在東。詩之密在西。邈不相涉。春秋莒是國。而密是邑。安得以莒爲密地。注言往伐莒者。即非莒爲密地之謂。亦與注戾。既知詩言密之衆。安得與言密之地同旨。又適自相矛盾。可嗤孰甚焉。或曰。毛傳既以旅爲地。王肅亦然。似與此莒非無可通者。曰。若是則王肅何爲不援此莒以證彼旅之誤。吾于此見古人之不免于蔽。而猶知慎也。蓋此等詩舊說乖錯多端。自當以朱子集傳爲定耳。然而羅氏路史方且以詩連二旅字爲重韻不文。斷斷然執盟密之文。斷徂莒之實爲密事。而

直欲以改詩。以彼博極羣書。曾未達于全詩。文王有聲。適駿有聲。終風且曀。不日有曀。韻例。并不考地理。密須之在安定。不讀孔疏文王所伐諸國。皆其西伯統內。而妄移而之東也。則亦無責于作僞疏者夫。疏于文王事昆夷注引詩昆夷兌矣。惟其喙矣者。謂其大與詩注不合。又據箋有文王伐昆夷之文。謂文王始初事之。卒不免故伐之。始初之時。乃服事殷之時云云。意似直糾注違。欲效范甯之于穀梁。而不知其全不當理。趙注何以必與鄭箋合耶。文王事昆夷與服事殷何涉。服事殷又何有始卒之別耶。餘亦多鄙倍姑不具論。論其甚者耳。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

此蓋齊王館孟子於雪宮而來就見也。賢者。即謂孟子。與梁惠之問不同。亦有此樂乎。隱然自誇其禮遇之盛。有未可多得意。孟子夷然應之曰有。則其爲事之常。不足矜也。非但賢者應有。凡人皆樂有。因急申言人不得以警動之。舊讀有人不得連爲一句。自非集註得大意。

轉附朝儛

轉附朝儛之無確攷。趙岐時已第云皆山名。又言朝水名也。蓋爲不定之詞。疏言諸經未詳是已。乃又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陽。懋謂濰爲儛。是以朝儛同爲水。出南陽之濰水見說文。本作潕。通作舞。漢之舞陽舞陰。皆以此水名縣。舞陽屬潁川郡。舞陰屬南陽郡。郡知與齊無涉。顧氏悉以合之。嘗考山東青萊諸郡邑志。于轉附朝儛。或山或水。或二或四。都無徵信。自當闕疑。近應城程大中四書逸箋六卷。好

援儛異其述。金仁山云海上之山。潮至如舞。故名朝舞。孟子雜記云。衛有朝歌。齊有朝舞。俱以俗好嬉遊而名其地。朝。如朝夕之朝。轉附。必海旁之山。言其宛轉依附于海也。皆穿鑿無謂。所以見集註之慎。

方命

此與書之方命圮族一也。漢書傳喜傳。引書作放命。似古方放字通。故馬鄭王讀方音放。謂放棄教命。孔傳則云。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好此方直之名。則以方字斷讀。其說尤僻。雅此說也。疏引孔又作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並唐本書傳誤。此爲此賴逆誤破讀。所之抑邪本非耶。均之不如此注。讀方如字。訓逆之正。故集註因之。蔡傳從之。而引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蓋即此疏。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語所出。蔡又謂廢闕詔令。亦與放棄教命意不殊。紀此以申予尚書異讀考所未備

畜君

畜者長養之名。古人上下通用之。禮祭統。孝者畜也。順于道。不逆于倫。是謂之畜。注。謂順於德教。疏。畜養

也。合之檀弓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與事親得並言養。則此言畜君。取諸長善育德。無足異者。又孝經疏釋名云。孝。好也。好之言愛。足明以好釋畜之一貫。注則言。臣助君謂之畜。疑助乃勖字。勉也。今言畜止。蓋本易大畜有止健之文。疏謂止而畜之。能畜止剛健。亦是以止爲畜。非以畜訓止。

文王治岐

注于九一句言。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疏引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

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爲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隷女子入于舂稾此而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無之者蓋亦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引之以救弊矣案此段疏較他處已爲條達然未知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正與孟子此文脗合鄭注謂古者爲殷時則正是紂廢其法而文獨修

行之非但權一時之宜其與周禮異者緣自諸侯去籍後必更多有竄易增損故孟子言班爵祿亦多不合此文又孟子所屢言非獨以告齊王探其情理周公制作必無背文王孟子議論亦必無背周禮直是周禮有不可盡信處王制注亦姑從爲之辭耳分別觀之可也

世臣親臣

春秋之天下壞于世卿戰國之天下壞于游士世卿衰而游士横矣蓋自鄉舉里選之法廢諸侯不貢士于天子則王朝之上賞之賢大夫不貢士于諸侯國公卿多濫充之數其勢不得不取材昵近是誠私人因其父兄及其子弟貴口可以傾者碩鴻儒徒以困草萊尹氏武氏仍叔之子聖經備書以示譏魯之三桓鄭之七穆衛之孫甯宋之華向齊之國高崔慶皆始以親建繼成世及遂典兵擅命至于横不可制覩弑逐爲故常然猶以宗支顧忌未嘗無終始休戚之心不至輕移國祚唯晉則以翦削公族專任異族欒郤胥原狐續慶伯後先消長至羊舌氏滅公姓蕩然

六卿吞併爲三而遂有韓趙魏之分田和之篡姜齊亦乘同室之戈積詐力取之已乃交懲尾大之禍不專以世一變而取諸客而游說傾危之士得以雜鶩其間二三百年來單門寒畯之倫老死窮巷而不得逞者居然揚眉吐氣于諸侯王之庭矣彼其不辨禮義不由學校朝東暮西忽進忽云唯金玉錦繡之攫取本不期休戚其君遑恤其國而人主信之以其詭辨之雄可備任使反或假以屠戮其骨肉刑戮其故舊及乎一旦閒生而方倚爲爪牙者旋夷爲土芥矣

猶且不悟上下如市其有一二聞孝貴戚亦復廣行招納爭樹黨援糈食客之多才謂能得士以自重固彼安知所謂士之非士哉蓋風氣之積漸然也于是前之患在親臣世臣者後之患又在無親臣世臣然而世主卒不悟其非求其本也夫庸勛親親德之大者也棄德崇姦惡之大者也固非親之不可任而臣之不可以世也親不可任則周公奚爲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臣不可世則何以惟茲有陳則商實而崇伊巫保乂之功古之人君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非

以親而世之惟以賢而親之世之故爵祿公人才至知此則親無非賢賢皆吾親雖微賤疏遠可引而親可延于世也不知此而惟孺易其術不反其本迄無以收得士之效而且受其害則又于是咎士之不可進非士之不可進也夫七國之遊士非必能亂人國也彼原不足以言士士非其士則臣非其臣又奚足與言親言世是皆其君之不知察以失所進也故當是時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

不治而議論齊稷下盛至數百千人宣王之視齊殆自以爲極人才之數矣而自孟子深觀其間直謂之國無人焉非無人也無賢也上不明用賢之實下非有爲國之忠徒豕交于一時將散而不顧誠深哀之而切論之觀于春秋之所以亂六國之所以亡秦用商鞅范雎以強卒用呂不韋以亂斯高以亡不任賢則有親臣世臣且不可以國而況無之者哉

左右諸大夫

左右不可信固已諸大夫皆王昔者所進其中豈無

一二爲王之親臣皆有佐王進賢退不肖之責何以亦不可信正緣王之失人非一昔滿朝佞諛罕可倚試孟子言此即王無親臣之實特爲齊王戒而非謂國君進賢皆當如此盡屏耳目自矜獨照也蓋此事全在君心誠則能虛已明則能知人總包一愼字中否則國人豈能自達于王王亦豈能徧國人問之

湯放桀章

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論古事不言湯武放伐不爲不知人宣王之問原也窺竊之志隱然矣而孟

子應之甚閒緩若不相喻也者、遂勃不可遏而直言可乎、夫王豈不知其不可、彼其陰圖吞併、積非朝久、誠計周之微弱不成其爲君、而齊之強力不難乎爲湯武矣、然而不能不存其名、曰臣、曰君、蓋是時、七國人人僭爲之、而卒逡循不敢先發者、徒以此名耳、徒以此名之易爲天下所借耳、則其矣名之大也、知其名、則可與伸其義、直拒之曰未聞弒君可矣、而必先援喻以紂之惡何亦度也、以喻周也存周也、君必如紂而後爲天下之所棄、臣必如湯武之過桀紂、而後爲天下之所歸、稍不如、則皆爲天下僇而已矣、今夫周之不成周、亦甚矣、然而其名猶存焉、未嘗有殘賊天下之惡、如獨夫之得罪于天下、自春秋十二王及茲、唯是庸闇不振、禮樂征伐之頹壞、以至諸侯放恣相王、而莫之問、由周言、當責周、由臣言、當責諸侯也諸侯無一而不可誅者、周則何可誅之、有假使周非君猶不當誅、而況儼然曰君、而漫言可乎哉、人第知孟子與王言爲對君援紂、所以警不君、不知孟子乃對王之爲臣言、所以警不臣、所以存周也、

按戰國唯司馬錯論伐蜀、與仲連不帝秦、尙知有周天子、文亦理直氣壯、周旋說秦以攻周之不利、則怵之以齊、其說齊、則怵之以秦、當時天下大勢在秦齊、彼筍衡其勢、孟子一裁以義、卒使天下罕有加兵臨周之事、以秦之暴、至于西周君自獻其邑、猶受其邑而歸其君、王赧壽終、始遷九鼎、周之亡、與夏商異、蓋未始非空言之力云

孟子見齊宣王

一書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蓋以雪宮館孟子、而王就見之也、再書孟子見齊宣王、則孟子之往見也、孟子固有自見王時、故有將朝王之書、但召則不可耳、

則何如

此何如、正言愛人不如愛木若下節、則何以異于教玉人彫琢玉哉、當看教字、教與使不同、使是委任之意、其如何彫琢之、自在玉人、教則欲用我法、卽上從我意、故注言、是爲教玉人治玉也、教不以道、玉何由美、好國何由治乎、似較今註加明、

雖爲鎰注二十兩爲鎰疏引國語曰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溢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爲二十兩案儀禮喪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字本作水不從金注疏皆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云二十四兩釋文則云滿手曰溢蓋不足據以糾注誤唯此處言二十兩後陳臻問章又言二十四兩爲異耳史記燕世家子之遺蘇代百金正義曰瓚曰秦以一鎰爲一金孟康曰二十四兩爲鎰則與後注同集註獨從前注今之考證以說文鎰卽同數登于

十則滿更益倍之謂鎰則趙氏之言二十兩爲有義是也考晉語黃金四十鎰注二十兩爲鎰亦無四字爲疏指證全非

遷其重器

案此卽樂毅報燕惠王書之故鼎反乎歷室者也史記作轄室此從國策其上文稱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則不惟反燕所有而并遷齊所有其卽所謂亦運而已之一端哉疏不能指證集註亦略

旄倪

注旄老耄也倪弱小倪倪者也音義丁云上音耄下音嫛老也詳注意倪謂嫛倪小兒也按此集註所用嫛倪羊子鳴聲故音義引爲注證而不從丁疏忽案爾雅云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稚之弱小亦老之有弱小也今相矛盾惟其出爾手故然如此類正不勝稽偶舉一耳

鬨

鬨非春秋書法所有此本兩國構兵戰而敗績以鄒

及魯者罪在鄒也不書其戰與敗而變文言鬨深惡其蠻觸忿爭略之也音義鬨張胡弄切云鬭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丁豆切與門不同剖析甚好以考字書義韻會毛氏曰當作鬨从門从共門音鬭兩士相對兵杖在後象鬭之形廣韻曰今與門戶字同其實非也正韻孟子鄒與魯鬨揚子一鬨之市皆有兩音後人傳寫誤从門案正韻之說非是市不出里巷揚子之一鬨自當从門音巷或以市聲喧競而從門則讀兩音可也若孟子此文專主鬭

聲從門便是別字有何兩音乃今字書門門二部猶並引此文坊俗訛亂若此類者比比矣

孫氏井苟作者其交際何必章云卻正體却字或作㕁誤案卻說文節欲也从卩谷聲蓋卩即節字谷亦欲之省故以為止義不受義韻會云俗作却又訛作㕁史記天官書兌而卑者㕁本卻字後變為却又轉為㕁也與孫氏同自六書訛易郄訛郤郤之姓音宋儒已不免譏後世至并辭卻之卻與欒郤之郤從卩從邑之不辨轉賴却字以別之而却遂為卻之正體其他以變為正亦頗有不得不然者孫氏所辨別甚多凡專釋字而于經注無關例所不錄故附見此條于此

從之者如歸市

吳越春秋幽人父兄子弟相與負老攜幼揭釜甑而從古公居之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而民五倍其初詩天作箋亦有其文疏不知所出遂之以補註闕今人但知成邑成都之為舜事也

後喪前喪

孟子喪母于齊此時已在去齊後故臧倉以為言可見孟子鄒魯宋滕蹤跡俱在齊梁事後不獨陳臻問前日之不受今日之受為明文也前喪遠矣或有援此文以疑題辭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為不實者蓋此說本出列女傳拼綴儘多舛訛若孟子喪父甚早方在匍匐孺子時厚薄原非其所得主即曰小人之譏評不類樂正何遂含胡恐亦既長之事躬自稱家為之耳孔子少陳俎豆天生大賢自殊凡俗何至嬉遊墓間與市井兒伍如劉向所紀乎但事關

聖賢久相熟為美談正不必多事獻疑也

吾之不遇魯

觀魯侯之于嬖人如響斯應則其平日之庸闇受制已深即一見孟子必不能行其道不足謂之遇也乃并此虛拘之遇不可得殆著書之志由此而決歟然謂七篇必皆自著則如魯平滕文之稱謚未必其死皆在亞聖前題辭疏載唐林慎思已先昌黎言之

四書溫故錄目次八　　趙佑學

孟子二

公孫丑上十五條

公孫丑下十六條

滕文公上十三條

滕文公下十七條

計共一萬七百八十字有奇

晏子

晏子國者宗儉居喪盡禮不激不隨以保其身可謂中立不倚者若其不能救莊公之亂討崔慶之逆或亦力有所不逮然而獨吾君也乎哉一語不可使人聞矣明知陳氏厚施之爲詐而又勸之讓邑以成其名抑何忠于同列也聖人稱其善與人交自是取其一節左氏紀其勸景公省刑孟子又述君臣相說事蓋特一言偶合遂成創舉過飾美談並非行之久遠民以大康夫天下事患在人主不知所當行與知之

而不能行若既知且行矣而本無舉于不知不行斯賢人君子所爲末如之何者也齊景是也觀其在位獨多歷年適當晉政不競吳楚交横之秋志在爭伯而不能以禮振拯修桓之烈時而請繼室于晉時而伐晉繼之女吳有孔子告之以君臣父子之正而但知食粟有晏子告之以齊其爲陳而但剛行樂老而耄及死不與埋至于子嗣迭興民稱闕絶無幾何時而田氏移其社稷何其下也齊之強唯桓功齊之亡唯景罪安在其能顯也然則誰云晏子以其君顯而

憤然與管仲並公孫子猶齗稱之夫管仲不足言豈況晏子故孟子第置而不論與

曾西

以曾西爲曾子孫始于趙注而朱子因之至今嘉祥曾子廟廡猶以曾申曾西分二人二代陸德明序錄則云曾申字子西是爲一人禮記義疏從之古人名字多取相配不嫌彼此同稱如由之爲路（顏路名由字季路與子路同）點之爲晳（奚容蔵字晳與曾晳同蔵即點）耕之爲牛（冉伯牛司馬牛皆名耕）偃之爲游（晉荀偃稱偃鄭駟偃並字游與言游同）聖門多有其在左

傳尤不勝紀則以楚鬭宜申字子西公子申字子西者例之似申西止爲一人名字近是但必謂曾西是曾子子非孫則未見其確何者孟子第言曾元養曾子檀弓所記曾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于足者安見其非子孫並侍曾子以老壽終自宜有孫也

賢聖之君六七作

賢聖之君六七作注謂自湯以下太甲太戊盤庚等脫去祖乙集註補之然以四君連湯武丁亦止六而非七豈孟子七字虛設耶竊以昔無遡明言及高宗及祖甲祖甲之爲武丁後一代賢君無疑自史記以爲帝甲淫亂殷復衰蓋因國語帝甲亂之五世而隕之文于是二孔皆以太甲當祖甲則周公不應倒亂前後其謂以德優劣與年多少爲差尤非唯疏載鄭氏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爲不義逃之民間故曰不義惟王舊爲小人蔡傳從之武丁未必有廢長立幼之事或當是祖庚讓而祖甲逃之其後乃循兄終弟及之常鄭說必有來歷即以經証史亦可見殷紀之疎也是六七

作還宜兼數祖甲爲合耳或曰然則孟子何以獨言由湯至于武丁紂之去武丁皆不及祖甲曰子統于父也祖甲即武丁子且其兄亦賢兩世皆承武丁之烈則以武丁統之可矣惟由武丁歷祖甲皆能以賢嗣賢享年又長有深仁厚澤以綿殷道故益見其久則難變不然僅至武丁而止則紂之去武丁中間更無拔續相越且百年亦不得言未久也

置郵

置建也古驛三十里一置朱子因以爲名舊無解

告子

告子非孟子弟子。觀我四十不動心。告子先我不動心之言。雖未及告子之年。必其年與孟子不相上下。居然自信得道。立說行教以號于世不得于言四句。是也。其與孟子言。皆直伸已說。未嘗作問詞門弟子不免惑之。而公孫丑至舉告子之不動心與夫子之不動心。公相比較其非敵以下。明矣。趙氏乃于告子章句注言其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嘗學于孟子。執弟子之問。疏遂合告子浩生不害爲一人。又誤以浩生爲字。浩生不害。注止言浩生姓。名不害。齊人。宋人因之封東阿伯。列祀亞聖廟廡。皆無當也。尋告子之學。不知義亦不知性。因孟子言仁義性善。故與孟子言性。其所執守。全以不動心爲主。近于佛氏坐禪入定。一切觀空之旨。生之謂性。即所謂衆生皆含佛性者。仁內義外。即慈悲爲本。平等隨緣者。慈悲平等。則墨氏兼愛實先之。故有兼治儒墨之說。孟子辭而闢之。彼雖不復能辨。殆亦含糊其說。而未嘗有所悟改也。此囿白馬之經。所以終得乘間而入者歟。然則告子之在所必黜。不

在楊墨下。又非若季孫子叔之倫可存疑矣

市朝

朝市雙言。朝也市也。市朝單言。市之朝也。日知錄若捉之于市朝。即書云若撻于市朝。無撻人之事。市則有之。引周禮司市。市刑云云爲證。良是。但又引史記索隱孟嘗君傳以市之行列有如朝位。故曰市朝。則未的。蓋正是司市之朝耳。古者朝之名通乎上下。冉子退朝。周生烈云。君之朝。鄭康成云。季氏朝。集註從鄭爲私朝。則有司聽事之處。言朝猶是公所矣。今京城內外衢市多立堆撥。設員役以備巡儆。其大者謂之官廳。漢唐謂之街彈室。

縮惴

注以不縮爲不義。不直疏爲引檀弓縮縫衡縫注證直之得言縮。甚明切。集註用之是也。然于惴字又引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緩緩。以不惴焉爲不但小恐而已。不字不作反言解。雖與注異。亦可存乎于偽疏糾謬。不勝摘。只得略置之。苟有可取。未嘗不登錄之。特若其雜多又耳。

非義襲而取之也

告子固謂孟子之集義爲襲而取之也。出其不知義之在内。妄疑爲徒取于外。取如色取仁之取。加一襲字。如表裘襲裘之襲。言其多事增益。掩蓋之勞。世間僅有此等俗學。無實得而專務外飾。告子蓋深鄙之。但不合以疑孟子。皆由所見偏異。不識孟子養氣知言本來。遂謂不過爾爾。故特爲正辨之。此非也句意與後篇論性非由外鑠我也。一以本體言。一以用功言。皆反覆揭示破他一外字。講者莫誤認義襲而取

之屬告子說。告子本外義。安肯取義。彼全是助長。與襲取亦殊。襲取不免取外以益内。終歸無益。助長則直求生而得死。立見其害矣。王文成曰。人心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所行多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期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合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生生不息底本體反汩撓了。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功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覺縱潑潑地。所以爲浩然之氣。參此論極爲透切。則誰謂陽明之近禍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

注。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本于正字斷句。必字屬下句。疏則以正心連讀。其載又一說。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在常存正心于事未然之前耳矣。則以正心與大學意同。并倒勿字在必有事上。違註違經。彼此上下全不相顧。是僞說之大無理者。蓋不足言。玩注言福則粗。而意與今註以預期其效

解正字者適合。勿正但以爲福。句法亦即公羊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注。不正者不正自謂出當復反戰當必勝是也。惜彼疏于正字少申明耳。得集註始並暢然矣。日知録則又稱倪文節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疊勿忘作文法也。傳寫之誤。以上忘字作正心二字。因援書無逸之生則逸生則逸爲疊句証。禮祭義之見閒以俠甒。注見閒當作覸。史記蔡澤傳之持粱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爲齧。論語集註之王十當作卒。爲一字誤爲兩字証。說殊[illegible]鑿。

愚惟古文疊句。何獨生則逸詩尤多有。如不我以。人而無禮彼留子嗟之類。孟子辭尊居卑云云。且疊兩句。至誤字之多。如左傳襄八年之閏月注謂當爲門五日兩可誤爲一。何怪一誤爲兩。但本文尚非盤錯。朱子又獨得硬証已足順經與舊說相發自可無庸求異于其間如顏氏之用心搜討固可爲後學讀書得間之法。而于此經惜未有當也。

或疑正字。作預期解。他經可通者絕罕。予謂書君奭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此正字正當以預期

解之。即上文肎我不敢知。下又曰天不可信意。武侯所謂成敗利鈍。非能逆睹者也。孟子之創業垂統爲可繼也則下廸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意。若夫成功則天也。即非克有正意。言之先後不同耳。惜乎孔傳讀解既逆。而蔡氏復不能充類其師說。箋疏其說尚非乖戾。故前人罕論及。而予考異讀。亦略之。僅稍見于雜識中。又附衍于此。

冉牛

冉伯牛言行。不詳具論語而孔兩舉之。於顏閔之先

所謂善言德行。必其言其行。確有微實惜失傳。可見論語亦止存什一于千百也。

宰我曰三節

疏。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爲言也。堯舜治天下但見效于當時即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六經載道于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爲言也數語較注爲明。即今注所用。

李文貞讀孟子劄記曰。夫子所以超于羣聖者。以其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使先王之道。傳之無窮也。宰我子貢有若推尊之意。蓋皆以此。而子貢獨顯言之。如能言夏殷之禮。知韶武之美。善告顏子爲邦之類。皆所謂見禮知政。聞樂知德。等百王而莫違者也。孟子引之。以是爲孔子所以異者。蓋聖雖同德。孔子則神明天縱。有以考前王而不謬。俟後聖而不惑。非列聖所可同也。集注以此四句爲子貢自道。然此語甚高。雖夫子未嘗爲此言。況子貢乎。且丑問孔子所以異。不應無所指實。而但誦三子推高之言。故不如以爲

子貢稱述夫子之學者近是案此論切實足以正註
惟者所宜折衷蓋注疏原作子貢稱述夫子解但以
四其字皆謂孔子則孔子安得有制作禮樂事故朱
子改之而未精審耳
此章舊注特多違失如以子夏不如曾子孝之大無
端比較二賢疏遂妄稱子夏悅在于紛華爲巳有雜
于小人之儒教人以事于酒埽之末益不成話注又
以告子之言心氣皆屬人言以集義之集訓雜宰我
子貢善爲說辭一節皆者竊闇之一節皆爲孟子自

言賴集註始正之莫不善于有若曰節注此三子皆
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言
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爲有耳因事則襃在
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襃揚也一段直說成
阿其所好全相觸背而作疏者不一及之噫此漢注
之所以不可廢而有可廢也
如七十子之服孔子
閻是借証亦見孔子與湯文同體全不在力也下引
詩却不必添出武王

夫里之布
當從張南軒說以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補入集註
與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連文爲正而省去夫征一
條夫家之征乃夫稅家稅二事本非經所及舊注廣
言之也布字解闕疏雜引周禮注又欠折衷不如據
詩疏述外府注布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
水泉其流行無不徧又檀弓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
以通布貨財蓋周禮屢言布注皆以布爲泉泉卽古
錢字若鄭司農云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

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此布也則與毛傳布幣也
合參印書其猶後世之鈔歟古者錢幣皆謂之布與
所謂布縷之布自別今註言一里二十五家之布鄭
注本文作一里二十五家之泉也
袒裼
古以袒裼爲禮祭則君袒而割牲喪則主人左袒射
則司射袒決遂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裘
之裼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不文飾也不裼故
弔則襲君在則裼父母舅姑之所不有敬事不敢袒

裼疏言君以文爲敬父以質爲敬也是袒裼正所以飾敬鄭注玉藻袒而有衣曰裼其注聘禮裼者免上衣疏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又云凡襢裼者左疏云吉凶皆袒左君受刑則袒右是裼止去衣之外襲者而袒亦免左衿袂非全露膊唯爾雅襢裼肉袒也注脫衣而見體疏引詩襢裼暴虎此蓋袒裼之變近于裸者爾夫以袒裼與裸裎並言殆豈謂是歟然觀傳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楚莊王史記亦載廉頗肉袒負荊事則皆以爲致敬而非以爲褻恐此亦謂無

論或袒裼於我側或裸裎於我側袒裼未足爲敬而裸裎亦不能相浼耳自舊注既闕集註其儲取曲禮侍坐于君子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意與

隘與不恭

四字離開夷惠說莫仍粘夷惠說此教人以不可爲隘與不恭非教人以不可學夷惠也凡學古人在得其真勿襲其似此杜詩皮毛骨爽之喻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

戰國時獨孟子言仁義別無能言仁義者言之亦適駁而不合道由其不知仁義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誠以仁義爲不美也彼素不講仁義之學存仁義之志安知所謂美安足與王言而孟子猶屈原之聖賢之寬乎論人如此然而其心曰一辭則極詠意之厳矣夫人臣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其言也皆其心也齊既不能先事格非因時納牖言所當言而徒緘默取容委蛇飾望外劾聖明之頌中懷嫈誹之私以

爲其心云爾此所謂面從後言不容于堯舜之世者也人臣奈何而若是雖然人君奈何而致君是夫惡莫大于塞人言禍莫甚于去人心君而致其人無敢與言君之聖不已甚乎不敢言而以爲不足與言君不其爲孤君矣乎吾見齊王之心之早以仁義爲不美亦且視天下之人無足與言仁義而惟權術之是尚逢迎之是庸又安從而責其臣其所好文學游說之士列第千百謂盛一時士日爭以談天雕龍怪迂奇詭爲能事坐糜國家之廩祿而私議朝廷之短長

而王不聞也。安問所謂心也。故雖有仁義如孟子之
徒抱區區之誠。迄於無如之何而已。然則齊人無以
仁義與王言者。非不盡在齊人也。孟子之言敬王正
其憫王之深。而王卒不聞也。

不召之臣

孟子爲卿于齊。雖不受祿。無官守。猶是爲臣。蓋嘗奉
使弔滕矣。可使何以不可召。孔子何以君命召不俟
駕。國語亦紀桓公召管仲而問焉。何以云管仲且猶
不可召。說者謂孟子高尙其節。所以矯當時之枉。折

齊王之慢也。曰是不盡然。齊王特不用孟子之言行
其道。徒以術嘗孟子耳。果王能奉國以從。大展其仁
義堯舜之爲。王自不輕召孟子。孟子亦必不忌王之
召。君臣交際。一德一心。魚水相忘。何形迹之嫌。湯尹
是已。湯之於伊尹。必無事事就見尹者也。

地醜德齊

此章疏可笑多端。至解今天下。飾。舍注不顧。獨拗爲
其地亦有類于湯桓。其德亦與湯桓齊等。但湯桓好
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又如東郭氏。

[illegible]東郭[illegible]闘宋學何竟有是。

前日今日

觀此文。則知孟子在宋在薛。乃在去齊之後。滕亦然
也。蓋不得志于大邦。而後栖栖于小國。日知錄注。乃
述衛嵩曰以本書證之。當是自宋歸鄒。由鄒之任。之
薛之滕。而後之梁之齊。非顯與本書牙牾耶。

貨取

取字恐即上受字。受餽可也。受貨不可也。集註則以
貨有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之語而訓致。

平陸

平陸齊一大都。未必是邊邑。四書釋地不甚確。

止於嬴

嬴在岱南。齊竟上邑。言止。蓋未入齊見王。說者以孟
子遭母喪。齊王有使人弔遺之禮。葬畢至齊。竟陳謝。
故有此止。禮亦宜之。其仍歸終制。而後復至齊可知
也。木若以美。然則他物稱是矣。即所謂後喪踰前者。日
知錄以此葬爲改葬。說似巧。亦不爲確。

燕人畔

此就齊一邊書法若燕則曰立君復國何嘗之有

季孫子叔疑

以季孫子叔爲孟子弟子不應但書氏而絶無名稱不合一也異哉一語既不了一疑字更未有言遽接以孟子自解語與上節全不相謂不合二也就注文齊王使我爲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云云孟子正因王不使爲政而去何忽云爾本文使其子弟爲卿忽倒換使我爲卿上文義弟子以萬鍾自當指孟子之弟子忽易爲齊王子弟

不合三也此朱子所以改注爲至當也宋政和間晉封季孫子叔並爲伯徒以趙注故迄今孟廟猶列祀二人又以宋封故殆所謂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存之者耶然集註定不可刋日知錄稱元吳萊嘗撰孟子弟子列傳二卷今不傳不知于此二人當若爲安頓之法

龍斷

音義趙云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丁云案龍與隴聲相近隴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苻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陸云龍斷謂岡壟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壟按張陸爲是唯岡壟斷而高處故可登以左右望集註亦從陸音而不爲斷字音明如字讀今猶讀如斷割之斷誤甚

古之爲市也

注疏本如是與古之爲關也句法同不知何時誤也爲者又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舊無也字未詳孰是若以篤周祜詩本有于字呂氏家塾本引孟子亦有于字而今無之則予于詩細已紀之矣

晝

音義不爲音是

客

此客必是可言于王前者故得稱爲王抑或即是王使之來而不稱使假詞于爲王故孟子責以不及子思注云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所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爾者何爲哉得其指矣

王庶幾改之

集註以爲必指一事而言案疏同閒燕人畔二章括

燕事首尾。而繫諸去齊諸章前。正以著孟子去齊之本也。齊王不用孟子之策。猶衒燕人。果以致變。爲天下笑。無識者猶妄疑孟子勸之。王亦既知慚矣。乃不同心鄉道。而任聽細人。強詞求解。此其怙過飾非。不足與有爲決矣。昌國之師七十城之禍。君子早見及之。所爲不居危亂者也。并必別有一事也。

悻悻

注引論曰悻悻然小人哉。則論語本有不作硜硜者。而釋文未嘗及音義。丁云悻字當作婞。形頂切。狠也。

直也。又胡耿切。字或作悻。悻悻然論語音。經今則但見悻硜二字之異。莫知其同矣。

吾何爲不豫哉

此正申所以不豫之故。上言敗已過。時已可。而未有王者興。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我所以有不豫爲此也。否則天誠厭亂而與王者。使我得如古之名世。大展其堯舜君民之素。何不豫之有。蓋舊解如此。

滕文公

滕文公、爲周末第一有志向善之賢君。孟子深取其人、故一見即畢生平所得于聖道者。盡其教之、借其國小而偪。終以不振、亦氣數爲之。至今廟食在滕。猶與鄒國鄰並相望。詎謂賢愚千古知誰是也。注據古紀世本。以滕定公當考公。麋文公當元公。洪後世避諱改考爲定、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則文公名洪。然元亦文之訛耳。未必既謚元又易文也。滕滅于楚。或云即在文世。或云其子。要之在孟子沒後。而經用

謚稱。自當以經爲正

諸侯之禮

諸侯喪禮。孟子已不能學。此士喪禮所以獨傳。

齊疏飦粥

爲父斬衰。禮記屢言齊斬之服。此獨言疏。疑有悞。飦。諸經作饘。此從千。唐人改俗字。猶幽之爲邠。

日吾有所受之也

注以日爲滕文答父兄言。我受之於孟子也。亦通。今專從其前說。

多取之而不爲虐

取民有常制豈有樂歲多取之理賢者奈何言若是蓋觀禹貢紀田賦分上中下九等而于兗州言作十有三載乃同自是比較參差久乃定爲大率即所謂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其于歲有不齊定當別有斟酌隨宜如周禮荒政之條何至凶而取盈此爲夏之末造貢法積敝有司不善調劑奉行致有如龍子所譏其謂多取之而不爲虐乃極形凶必取盈之非以樂歲取盈爲可耳則寡取之者正以制無可多較之

凶必取盈反爲寡矣解者不可誤認凡祖宗良法美意多敗于後世之狥名失實或妄事更張或過拘成例皆足貽民害爲國蠹而議者反以歸咎前人盡如凶必取盈雖行助行徹溝壑之轉猶是也

公田

夏小正民及雪澤初服于公田金仁山以之言夏制亦有公田案孟子明言惟助則彼公字自當另解不得混并反背正經鄭氏周禮各注俱條析蓋非以對私而別之爲公彼則作貢有奉公之道而重其詞歟但戴氏傳言先服公田而後私田也義亦徑直故予于詩細載之兩存可耳

王者師

孟子說齊梁之君以王期滕文以爲王者師今謂滕國褊小未得言王此然而不盡然也蓋孟子本志在復先王之道救衰周之亂非爲要求功利縱諸侯王皆甘猥貪鄙以王道爲迂濶不得已委曲引喻就其所欲而歆動之冀彼一旦奮興從我若滕文則天資忠厚得聞至教已有信從向善之心觀其發問爲國

初不同惠之言利宣之言桓文矣故其告之也甚質直周詳第勉以國之所當爲而已言王殊無取也而言王者師輔翼之義也又引詩言周以昔喻今也當時古法不行非但列國周自棄之久矣周實王者舊邦昔之周以諸侯興今之周以共主微特不得如文王者復起而新之耳一旦見滕行之而敄知所取法滕得以諸侯入佐天子是文王新周于初而滕復新周于後也即不然而亦以自新其爲滕餘以俟諸後世聽諸天何論王不王哉孟子所期于滕文厚矣

圭田餘夫

王制、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治圭田者不征稅。所以厚賢也。趙氏引此語則謂餘夫圭田皆不出征賦。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依鄭注則王制夫字直下讀而夫之訓治既少証佐。依趙注則以夫爲餘夫當讀夫字斷與圭田爲二事而餘夫獨省去餘字。以何明之。或讀夫音扶則本文上承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皆以次銜接。不應另

用助詞說均不確。今案周禮每言夫受田征稅皆必計夫爲率。故有夫家之征。注謂夫稅家稅。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考工記匠人注以載師職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謂田稅也。皆就夫稅之。近輕遠重耳。下即引孟子此章文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則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也。則此圭田在畿內當稅夫。而謂無征正言

圭田不稅夫。倒夫字于句上也。蓋井田計夫畝百爲夫。圭田半之。不合計夫。故不稅夫。以優恤卿士之子孫。使得專力于祭祀也。是王制原可作夫字一句讀。與上市關等一例。不必訓治。更無餘夫在內。餘夫二十五畝又半于圭田。其人老弱（趙注以餘夫兼老少集証始專言年十六）。或當亦不計夫。然周禮言田萊多少有上中下而曰餘夫亦如之。（趙注亦引之）並未細別。則其有征無征尚待碻考。獨此圭田無征有足以補今註未及者。鄭又謂圭田即周禮之士田。王制所言古乃殷制。周則以士

田任近郊之地稅什一

漯

禹貢導川不言漯。史漢有禹灑（同釃）二渠事。蓋即具此漯中。漯即二渠之一也。其一出貝邱西南。索隱曰王莽時空。漯古作濕。

禹皐陶

皐陶于此特出。非補遺也。水土未平。養教未備。刑宜從略。及既大定。需明刑以弼之。不得人亦憂之大者。故書紀象刑于封山濬川後。孟子亦終言皐陶

陳良

古人之傳有幸不幸。孟子稱陳良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于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所謂豪傑之士也。孟子稱當時人罕有如此滿許者。是陳良乃七十子後一有關聖道之人。七十子之徒多矣。漸遠則流分。故如公孫龍荀卿吳起李克或以著書駁雜。或以操術詭異類不免負其師傳。孟子所謂北方之學者得不以是歟。而良獨先之。必其生平學行別有著聞為亞聖所深悉。而惜少流傳不如莊周申韓諸

人猶得詮列史記中。可見自孔至孟。賢人君子之湮沒于後者何限。如良亦幸賴表章耳。凡孟子中所稱述之人皆是也。嗚呼此太史公于伯夷傳末所以深致低徊歟。

墨者

墨翟自當墨姓而翟名。故孟子並言墨氏楊氏。亦言楊子墨子。此墨者亦謂墨氏之徒也。或有以墨子姓翟墨乃立教之名。則墨非美名。奚取焉。

姑

姑螻蛄也。南人謂之地蠶。讀如狗。北人謂之喇喇姑。亦曰螻狗。訛也。初生。鳴土中。食穀種。最在螟螣蟊賊先。東俗每于布穀後候苗將發。則以小石輪周壓左右壓治之。及秋。飛出趁燈光。能咬人。起瘡。蟲之毒者。音義。蛹蝻姑。張云。蛹音衲。諸本或作蟠。誤也。丁云。蟠未詳所出。或以蟠與蛣同。謂蝍蛣也。音由。一說蟠姑即螻姑也。則似以蝻姑為一物。疏言蝿蚋飛蟲。且共嘬食。又以姑為且義。故集註云。姑語助。而仍有或曰之文。予在山東一老門子為予言甚詳。因及月令孟夏

螻蝈鳴。即此物也。為其關農務。特紀之。蝈與姑聲相亂耳。注家不識而以為蛙。并云王瓜生。亦即今常食之王瓜。皆四月節候。何勞別異。予甚驚異之。乃歎文人之不知而作多矣。

尋

疏十丈爲尋不知何據定是謬戾

父命母命

注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補義甚好此出士冠禮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之文也疏不能詳乃以無違夫子爲夫在則順其夫夫没則從其子分夫子爲二豈有女方嫁而祝以夫死從子者可怪之甚又添出夫不可以從婦皆不知何意唯釋下節分居仁立禮行義則勝注今用之然至

周霄章父母之心云云解爲欲慕爲人子之父母心欲爲父母其爲室家乃不待父母之命云云又鄙媟足使人噴飯絶不信宋學有是予亦不耐多齒及矣

粢盛

注粢稷盛稻也案禮稷曰明粢稻則無聞未知何據故集註用杜預語

自葛載

注載始也一說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者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征二十二國也按此蓋漢時有見古文尚書詩初征自葛之文因讀湯始征自葛句以載爲再爲下讀之而注存其說也但即爲再十一征何必二十二國古說崎異如此

太誓

注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按古尚書百二十篇趙氏屢言之或以連緯候在內竊謂或孔氏校書時有遺失如梅氏所上非完本耳趙氏未見眞古文蓋略聞其說百篇舉成數無妨尚有二十也

戴不勝

戴不勝疑即戴盈之一名一字也宋之公族執政者春秋唯宋始終以公族爲政左傳紀列最詳至戰國晉分齊篡而宋猶綫脈相延不失舊物本枝之道得也偃王不自擬量一旦效七雄稱王而假其名于欲行仁義遠則周初徐偃之轍近亦乃祖宋襄之風卒之取怒強鄰受誅桀宋乃其臣以庸才尚知懷忠陳善進賢士抑橫征孟子殆知其不足與有爲而惜其尚可與言歟蓋危亡已成非一人一事之咎也如薛居州者亦不幸而彼此薦者哉

第一八八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8

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陽貨非大夫妄自君于大夫而援大夫賜士之文以詈孔子又瞷亡而餽無禮已明不得謂貨之能先也亦瞷亡而往乃孔子之以人治人終于不見不得謂之往見也孟子蓋即從往拜一事原聖人不爲已甚之心以申迫斯可見之意言以貨之悖慢孔子猶往拜之使是時貨果能先加禮如文侯穆公之來就見孔子豈有必不見之如踰垣閉門之甚者哉注似能體之故云孔子瞷其亡者必不欲見陽貨也疏亦云

孔子所以不見陽貨者乃貨之自取爾明皆以不見爲貨事而先爲設詞豈得之爲反言以申之不似今之講家不察直以貨之餽爲先而孔子之往拜爲見也蓋此兩節皆正答不見之義以見之必待于先段泄先猶不見孔子不先不見也不先而見則小人而已矣

請輕之

弊與至積重難返倘得稍于減損未始非權宜之救詩所歎汔可小休也但既不能已恐亦未能輕耳

洚水

今大禹謨從孟子此文也古文尚書作降水與禹貢北過降水同孔傳以降訓下水性流下故曰下水正義曰降水洪水也亦即用孟子而不言其異同蓋以降洚爲一字古字闕偏旁本作夅音絳從阜從水皆後加耳抑水包地中逆行上出則見水不見地是以變降爲洚歟孟子所以申釋之者堯典言洪水是始難時殷憂舜告禹言洚水是成功後追溯相距五六十年以明聖人咨警之心安不忘危終身一日如此

又禹貢降水乃水名之在絳邑漢志亦作洚水則當孳言淆亂時必更有彼此出入正言之亦不可少非開緩至白圭章亦有其文則以罪圭使水逆行是洪水復見于今日也語同而意異

周公相武王

伐奄乃成王時據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與誅紂並繫武王下相成王皆以終武之事也三年即周公東征之年討其君即誅武庚及遷奄君于蒲始事注乃言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

後三年蓋漢儒皆主觀兵說宋儒不取是也滅國者五十諸家無說惟逸周書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殷獻民遷于九里熊盈之先盈即嬴飛廉同姓可備五十之一考丕顯哉四句即所謂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者皆屬後人言謨尚隱故勉以顯烈已顯故勉以承注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續承光烈專就文武言不如疏言大明文王創始之謀大續集武王之功雖異而可存孔傳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則以顯屬文而承仍屬後人

又作有作

堯舜之盛已有讒說殄行之戒則邪說暴行何代無之況暴君代作非一人非一世故曰又作曰又大亂所以起周公之功直接大禹自周初至春秋猶是一王之天下幽厲雖亂猶有變風雅詩人之存忠厚恒文雖興猶知修會同征伐以假名義其間邪說暴行未至甚横故曰有作雖弒君三十六不爲不多亦第曰有之而已然而孔子已不勝其懼矣況今日哉所以明已之懼有甚于孔子

春秋天子之事

知春秋者無如孟子天子之事一語直揭心法道法詞簡意該凜然大義爲當時放恣之徒振聾發瞶并預決後世有多事異說不經者特爲盡斬葛藤天子周天子也孔子憲章文武學禮從周爲下不倍以周時之人紀周時之事豈有出于周外先自爲倍而猶以責人者漢儒既不知春秋趙岐又不知孟子就其注設素王之法一語便似孔子意中另設一天子隱文巧託蓋即從公羊家黜周王魯之說出漢儒皆爲

公穀所浸淫也此後說者棼如各有出入杜預較正而例亦支及宋以後又多爲胡安國所浸淫謂孔子設制行權直以天子自處當時之天子聽其忽尊忽貶甚至以天自處天子又不足言而春秋之爲罪其可廢不止如斷爛朝報之譏矣起而爭之者不乏人時復不免出入乎其中支离覆沓人是其見未能確然而無疑使人讀之暢然而滿志也厥惟明新鄭相國高文襄拱春秋正旨一卷可稱焉其文自爲一篇六千三百餘字首論春秋乃明天子之義非以天子

賞罰之權自居次論孔子必不敢改正朔用夏時次論託之魯史者以其尚存周禮非以其周公之後而假之次論王不稱天乃偶然異文亦如今有稱聖旨稱旨者滕薛稱子乃時王所黜聖人必無貶削天子引降諸侯之理次論齊人歸三田小事非聖人自書其功深斥以天自處之文次論哀十四年乃孔子卒前二年適遇獲麟因而書之經非感麟而作麟亦非應經而至末論說經以左氏爲長胡氏爲有激而作多自相矛盾諸家之紛紛皆由誤解天子之事其言

浩瀚皆薈萃羣說而不出名目未嘗私撰未嘗與人爭吮餉棘糾纏一歸于簡易正大嗚呼盡之矣是足破從來說者之沉痼且爲孟子註定案者其後又一段三百餘字述其嘉靖己酉鄭州生麟二事親見之麟固有種麟之時有時無俱無關係非天特生以示瑞亦正卷帙雖少大綱畢舉可謂迥出諸儒之上特撮其略別著爲篇予嘗謂胡傳宜廢以文襄識力何爲不建議廢之是則以爲憾而竊有待也

素王本出史記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索隱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者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杜預左傳序之辨素王素臣孔疏述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蓋皆以素王爲古皇之稱趙岐所言由此至鄭氏六藝論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異矣即杜所謂非通論而孔亦引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非孔子自號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謂春秋立素王之法其

以邱明爲素臣又未知誰所說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始雪之者也若彼造祖庭廣記者復有水精之子生衰周而爲素王之語益妖妄不足道大註託二百四十年南面之權一語亦覺過當南面之權無其位者何容得託惟其屬罪孔子者言則然耳何向來說者皆持此語爲春秋正實宗旨至胡氏而加甚焉然則安國全是以罪孔子者誣爲知孔子孔子在當時雖未有知之者却未有罪之者初不料罪我一言乃轉驗在世遠年湮知尊孔子之徒至謂

以天自處恐彼邪說誣民者尚未必罪孔子如是深也故有謂胡氏之傳不息春秋之道不著者予爲舉正六卷就其中經文之雜亂事實之舛錯義例之矛盾破碎已十具七八亦有所不能盡不得已云

乾隆五十八年臣佑在安徽學政任內奉到禮部頒行欣承我

皇上壽考作人益務昌明經學始允羣臣之請鄉會試春秋經題依左氏傳本事爲文兼參公穀之說罷胡氏傳不用復古道埀後來

盡去五百年沿襲陋習洵千載一快則區區舉正之編亦可不存矣第三家經傳皆各自單行安國逕臆去取忽此忽彼攙雜失次非惟自成一傳并且自成一經今其傳既黜經本猶存坊俗流傳雜遝羼剔竊謂宜一以左氏經爲正而間附二家異文于其下別刊定本以質折衷蓋亦卽事有漸所不能無待者夫

吾爲此懼

懼字緊頂孔子懼來懼爲人心之本聖道之關三聖所同而禹周公不言者二聖達而在上又上有聖君得行其志懼乃其當局之憂勤惕厲不待更表明孔孟皆遭末亂處困窮不爲嫠婦之恤緯而爲杞人之憂天人且以爲好之云爾夫惟人不知懼而懼乃更大矣下閑字疏言防衛勝注訓習今用之是

是周公所膺也

此與許行章引魯頌二語皆以爲周公事未必全是斷章取義故王伯厚詩地理考載吳氏說以公車千乘至則莫我敢承考其理爲周公魯公設簡編錯互

當與土田附庸爲連文蓋成王命周公建元子于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詩何以云周公膺之乎案此論得閒較他處改竄經文者頗合條理予于詩細詳之惜朱子未採

能言距楊墨者

定是聖人之詞注謂孟子自言其能非矣疏未載注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檢今注無此三語蓋當在昔者禹抑洪水節下或在聖人之徒也句注是

脫也作考證者不能察

并上有李

李舉樹名下乃別言實非一實僅半猶勞三咽也

他日其母殺是鶃也

鶃一也何必卽是鶃何必不卽是鶃注謂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見古人質直今人正從是守生波爲母兄有意乎其間亦文家故擧

四書溫故錄目次九　　趙佑學

孟子三

離婁上十六條

離婁下十八條

萬章上十四條

萬章下十五條

計共一萬二千字

離婁公輸子

惟明生巧工之造器必先之審曲面勢也故先言明。離婁蓋亦古巧匠如和倕之倫後世無傳注但附會離朱耳。公輸子据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此經文實事疏不知引而漫引淮南子公輸爲雲梯之械攻宋九攻而墨子九却之殊乖義例鄭注以公輸若匠師方小年尚幼般若之族亦恐般若一人與

舊章

法莫善于由舊假樂之詩勉成王脩德致福而祝以子孫之宜君王初不以能更新制作開拓境土爲賢獨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旨哉不愆言不敢過不忘不敢不及正率由之實下過者未有因推言其效

工

工爲四民之一特言之者奇技淫巧之興皆以蕩人心壞風俗也注百工之作不信度量

下無學

古之教者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有塾四閭爲族五族爲黨黨有庠五黨爲州州有序大而六鄉六遂皆有序曰學匪獨國有學也學匪特以教國子國之貴遊子弟國之俊秀也雖彼耕甿雜作至愚且賤自六尺以上皆比而使入其中故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以登萬民一曰稼穡十曰學藝終曰服事小司徒頒比法于六鄉之大夫以施政教行徵令鄉師鄉大夫各掌其鄉之教以正月之吉受教法于

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攷其德行察其道藝有鄉射之禮大比之禮州長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歲時祭祀州社亦如之有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黨正各掌其黨有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族師掌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以逮閭胥比長所掌莫不設之學董之官其平日相保相受既有以察知其衆寡之數明其禁令又擇夫仕焉而已者爲之大師小師民自新穀既成餘子皆入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出學學有進則由比閭而升之族黨以

次升于州學鄉學民不皆選司徒入太學而已知禮
樂詩書之文孝弟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一國之中貴
賤賢否等列有常自其上世以來習知賤之不可以
干貴愚之不可以敵賢各循其分而不敢肆浸淫漸
摩雖有桀黠不帥一里老得而擯撻之無有黨同相
濟者官長賢易于治官長不賢亦難于亂也蓋教學
之功如此降而春秋此意亦既微矣然而鄭存鄉校
魯聞弦歌原伯不說學則以取譏于時理之者蓋非
無人故其民猶知先王之澤一時相攻相取皆強力

之諸侯卿大夫爲之至于征役煩興暴骨如莽而罕
聞有窮巷小民起而相抗撓爲寇亂如後世史書之
事者豈其民性之淳哉由教化之積也迨戰國遂以
蕩然其君方日尋干戈遑問學校民皆救死不贍奚
睨其上去從椎埋孟子蓋逆知六國之必亡暴秦之
不終而閭左之禍將作也故爲歸本于上無禮其于
下也不曰無義而曰無學謂夫學也者乃所以明義
也雖然學又豈自學始哉漢荀悅有云人不畏死不
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義故在上者先豐民

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
也桎梏鞭扑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廢推中
人而墜于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于君子
之塗是謂章化斯言也爲能洞然于道揆法守不可
以老生之常談忽之

泄泄沓沓

泄泄沓沓注闕以詩傳箋亦止以沓沓當泄泄而
仍無正訓爾雅憲憲泄泄制法度也益不明唯孔疏
王方欲動變先王之道注天謂王者蹶動也毛鄭同無得如是沓

沓競進隨從而助之又云沓沓競進之意蓋沓有重
疊意雜意故言競進隨從即今注悅從之貌所本也
泄泄則衛風泄泄其羽魏風桑者泄泄皆舒徐意故
言怠緩泄泄憲憲謔謔等複字蓋本當時方言沓沓
亦然孟子即以方言釋方言故得以怠緩悅從并釋
之于此見集註之求古不苟

甚不甚

暴其民句甚不甚各爲句以後之遭禍言非以暴之
有甚不甚言甚不甚第大較言之猶大小之意闕屬

之恐豈猶得爲不甚猶謂非身弒國亡乎經止及幽厲不必添出桀紂注自誤會若欲較量分貼亦當以弒亡屬幽危削屬厲要之不可以刻舟而求劍

巨室

不得罪于巨室非徇巨室也巨室之貲力有餘氣習深固易爲善亦易爲惡彼其謹厚世傳爲德鄉里與或妄自尊大武斷把持者所在多有古之爲政有行法不避貴戚大姓者史書稱之果其人積惡不仁如律所謂勢惡土豪爲世指疾何足言一國之所慕爲

政者自宜亟創懲之爲齊民先而何得罪之與有注故深體經文以巨室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惟賢故不愧爲巨室不可以得罪能使一國慕之天下慕之而有裨吾德教也不得罪奈何曰禮而已矣禮以類族辨物無過也無不及也書曰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由此道也後世政不古若庸才下吏專阿勢利而虐愚柔固齷齪不足道其有故持成見務爲刻深偏樂得搢紳素封之事而文致之初不察其平居之至實事理之是非下以飽欲

[illegible]上以弋能名其亦爲巨室者有以階之厲耶則亦有爲之轉語者曰巨室不難不得罪于爲政

女吳

左傳襄二十三年晉將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此齊莊公事則晉且與吳同姓爲婚齊嘗畀而爲媵非景公始但莊志在圖晉特假歸媵以藩載欒盈利盈入爲亂而已得乘晉間故甘心執畀莊之迷也景時方懼吳其伐晉爭伯舉動乖背虞吳之謀其後吳乘入楚入越之威而要之勢有所不得已故出涕

從役景之下也

爾也

注爾近也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讀爾也自爲句與道在爾同亦通其讀閒文王作興句殊遜今讀

思誠

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以愼思爲誠之一事乃就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渾括其詞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心爲誠身之要惟思

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于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弗思而敎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可見此二字之吃緊着力自大註以欲字代之有似我欲仁之欲語致覺輕于是說者以思誠只是誠之但着箇思字也須得思字分曉然朱子又言明善是格物致知思誠是毋自欺謹獨亦未嘗不分曉也

聽其言也

聽言本觀人常法觀眸子即在言時覩之此補腦語

聽言是正用人所著心者觀眸子是參用人所不甚著心者故孟子特拈出却不可因兩頭都說眸子遂以此四字作輕揭過

曾子

上二節事守分提歸重守身則曾子守身之賢何以專舉其養親之酒肉略不一及守身大註亦第云此承上文事親言之蓋此正舉曾子之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也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本一直語分言之則守身有守身之事事親有事親之事守身在不失其親之身而事親則又在善養其親之志世固有不失其身而未得爲能事其親者記云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故夫子告游夏以奉養未足爲孝兩賢豈不能守身者即曾元奉其父敎必無不能守身者而孟子謂之養口體意可見矣曾子之養志孟子亦就酒肉一端推見其全非看得酒肉大亦勿看得酒肉小然則事親莫先乎守身莫微于養志守身即在養志中養志却在守身外故總結言事親若曾子者可也不更及守身俗講粘脫俱非也

曾元之將以復進說者多援文王世子末有原一語比照竊謂文王三朝問視誠後世宮闈所罕及若餕餘復進寒畯有之儼然侯伯之尊朝夕食品自有常度何至不給于鮮而待世子之敦切詰誡爲此與其蔘餘事皆纂集之陋宜別觀者也

樂正子從于子敖

樂正復姓今多截稱正子非又如段干散宜皆複姓而稱干木宜生皆不考耳一從字書法罪案有從則有違樂正子非肯從子敖之人觀習知孟子所不與

言而敢與之遊或疑不過附便借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既爲長者來卽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館舍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彼爲政而我從之于義爲隨爲比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諸徒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子與子敖或故或新第見孟子皇皇不得志未必不疑拒子敖之過妄意有可作合藉其臣以達諸王蓋亦其情而不知其已從非所從矣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詞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徒餔

啜是卽求富貴爲饜足之喻也士君子立身顯晦自有本末全在認得路數清把得脚根定容不得一毫苟且遷就稍有游移以爲無傷卽一跌千古矣故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且不可苟而況從之者乎

知斯二者弗去

知斯二者方不是泛泛知弗去方不是空空知不言智似當專主知而重言弗去知之明尤在行之力行之力又在守之固守不固則有時去之而不成其行亦不成其知矣故以知斯二者弗去爲智之實聖賢學問事業皆從孝弟來步步以之存心行義非直以斯二者爲家庭之事也立朝居官臨民皆是也非直以爲父母在時事也終其身不敢以行殆遺辱貽生成之恥也此之謂知斯二者弗去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橫空一語若無頭腦下又捷轉不可捉摸他經此體絕罕乃孟子文章之最奇者難體認者唯蘇老泉能讀之但舜之得親順親本在有天下前非至天下大

悅歸已而猶有不得不順時也孟子特以極形舜心耳故曰終身慕父母

定

化言去不順而爲順也定則自有父子以來豈猶有不定化以變言定以常言舜盡事親之道適還人道之常非有加乎其爲父子也天下之人皆知此則無難事之君親無可假易之人子矣故曰定也

諸馮負夏鳴條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案此注大鶻突不詳其地所在之實而空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爲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攷負夏衛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檀弓之言蒼梧足以知其不實二地皆與海遠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唯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唯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

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竊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邱頓邱之皆東土班班可考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循祖稱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于是諸馮僅註意隱則子之爲此亦卓矣

畢郢

文王卒於畢郢注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于酆鎬之地而郢字解闕音義亦闕案郢古程字當讀呈音即程邑逸周書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于程者詩度其鮮原疏主之朱子集傳亦及之蓋文王先徙程而後遷豐其後葬于程邑之畢原故合稱畢郢猶岐周亦一地二名合稱也疏乃忽引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知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此其妄繆不可以道里

計固可不辨而知者無奈作疏之人實全不通古今艸率編造以致隨處荆棘又如遷于負夏据史記舜作什器于壽邱就時于負夏尚書大傳販于頓邱就時負夏皆言遷服賈之事故索隱曰就時猶逐時則知遷爲貿遷之遷非直遷居疏知引史記而不知採索隱漫以遷居了之亦是不考而妄涵然尤莫甚于畢郢解自集註又闕而今之讀郢字即不從楚都猶不免爲顛音甚矣四書且難讀如是閻氏釋地亦徙艸艸也

其揆一也

揆從志出在行先包許多經權常變其謂聖故注言聖人之度量同今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則似爲人之揆聖講家誤認背矣揆必以道乃集註補義明人經筵直解因之言道統不切

君子平其政

上略言爲政之有常此節正辨子産以乘輿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即謂子産子産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

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爲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輿衛森嚴津吏祗候即有往來宜競自當静俟軒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衆豈一輿所能周此必無之理舍子産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誣子産不知爲政也是子産將不得爲君子也

有故而去

諫不行言不聽之易于有故去可知也既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則君臣相得矣何得有故何至輕去洋譬之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亦皆使事而集註不採其諸謂極相得之中偶有不合如所稱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者乎古人之難進易退如此

賢父兄

但云中才則所謂父兄之賢亦易量然觀世間中才之人身雖不能進德修業及爲父兄而未嘗不厚望其子弟者則必躬恭儉以示之擇師友以導之如是亦不愧賢也乃有中才偏自以爲賢而于子弟則概

聽之不教他日徒憾其不肖也不知適相肖也然則猶爲之詞曰賢愧之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

大旨重自得樞紐則在以道二字人之聰明材力皆足以探賾索隱窮高極遠而往往失之者不以道也不以道則所造入于歧途雖深終無實詣所謂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君子之專心致志而唯恐不及者則必以道道者何大學之道是也其事不越于日用常行其功莫大乎窮理居敬知之有先後爲之有本末

而要歸在乎自得非師友能爲功也非薄過所可移也非口說襲取之事也不能自得則道自爲道亦見淺而莫能深日退而無所爲道矣以道乃由是而之焉之謂自得之則足乎己無待乎外之謂也疏述莊子黃帝遺其元珠使智求之不得使離朱求之不得使契詬求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元珠譬則道也智有待于思思之不得其道離朱有待于明以明求之亦不能得其道契詬有待于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象罔則無所待矣無所待故能得之語似有

體會然象罔言罔象無思無爲之喻亦第以虛無爲道而無與于君子實踐之道也

言無實不祥

言好虛假動遭悔尤左傳每于一言之失斷其人有大咎是也然其徵應各有輕重時或不必盡應唯蔽賢之人倒亂是非言最無實或顛誣或陰沮其屈抑一人事小而賊公道誤君國罪大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故以爲不祥之實人自不求存實心而天必不能爽實理也兩實字未嘗不一貫

舜明於庶物

按庶物似即對上禽獸言不必訓物爲事注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下可方言事疏舜能明于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于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由仁義之道而行之又引揚雄云由乎禮義入自人門由乎情欲入自禽門頗好

詩亡

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一風降之說獨爲正大而向來罕述之

逢蒙

惡人從無好死羿之殺乃天道罪不止在失人也孟子特借以發端耳據左傳羿死于寒浞逢蒙乃爲浞用而其旨爲浞用者則亦各有肺腸焉故言如此也羿方盡道以授蒙俾以自衛豈知適以自烹哉此天之巧也若庾斯明明以私害公豈得爲不廢命而孟子援以立說蓋特爲取友証與羿相反對斯之罪自當別論所謂言各有當也音義逢蒙丁張並薄江切從夆下江切案字書姓譜多分從夆從夅爲二字從

夆者單言人姓。顏師古匡謬正俗已譏之。今人于點畫偏旁確然分別。有關係者尙俱溷溷。則此逢蒙。止讀如有逄伯陵之逄。而字亦從夆。正不用細校也

疾

古說有難盡解者。孺子今日我疾作。注何以必知是瘧疾。殆以言今則有非。言作則有止。疾之以日作止者。瘧是也。然疾儘有偶然一作。與年月一作。多日不作而作者。安必其獨瘧乎。此如伯牛有疾。與曾子有疾。無異文也。注家必以伯牛之疾爲惡疾。又衍其說

曰不欲人見殆以自牖執手之文意之也。疾之惡者亦多矣。而且實其名曰癩。始于淮南子。今之好異者。并援韓詩芣苢序傷夫有惡疾也。以爲亦是癩。不知于經義何等識趣。

千歲之日至

疏引故舊無大故。以則故而已。爲事故之故。未求其故。乃故常之故。竟不自覺其矛盾可笑。唯言千歲之後。一後字。獨滿明光。求其故。數往者順也。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知來者逆也。靑注及今。皆渾渾爾。大全

載仁山金氏。論歲差一段。得之。存疑必先說今日法推到起初測算後從源頭歷推其未來。始不差。案此尤與言性有關會也。蒙引依朱子只作旣往說。其實大註無明文。

有進而與右師言者

進。前也。此右師甫入門未即位時。趨進揖之者。即所謂踰階也。與下就右師之位。皆人之進。人之就。蒙存俱以進乃進右師。如揖至馬期而進之之進。不免犯註違經。階當論東西。不必論上下。右師尊矣。未見孟子是時階在其上。衆人皆往弔。先集。而右師獨後至。昔法特書右師往弔。亦似以右師主其事。孟子蓋不得

已從衆也。

三過其門

饒氏曰。禹三過其門。稷是帶說。案此。因前篇三過其門。單言禹。又見書啟呱呱而泣。予弗子。而稷無文。故也。如孟書明言濬畎澮。暨稷播。是稷實與禹偕。禹平水土。平得一處。稷即爲正其經界。勸之播種。次第以徧。禹八年于外。自然稷亦八年于外。同一過門不入。不察乎此。而論語禹稷躬稼。則又以禹是帶說。古人言皆質實。何勞後人多事斡旋也。

曾子居武城

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同言武城而上獨別之以南明是兩地索隱曰武城屬魯當時魯更有北武城故言南也正義則引括地志有武城在兖州即子游爲宰者地理志云定襄有武城清河有武城故此云南武城其于下武城亦引括地志云在兖州則以曾子與澹臺滅明同一武城人若太史公之無端衍一南字于上定襄清河皆與魯地無涉而預爲後置郡縣作分別又非史體山東考古錄乃獨以正義爲近是因斥後人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嘉祥縣之說全無所本考于左氏襄公十九年昭二十三年哀八年十一年間之言武城者與孟子曾子居武城之文並引齊乘古武城費西滕東兩縣之間子游弦歌得邑斷澹臺滅明之武城即南武城而魯無兩武城持辨甚強四書釋地則亦以曾子居武城即南武城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史記加南者別于魯之北有

東武城也明曾子之爲費邑人也是又以魯原有兩武城而其與顧氏同主費縣仍是曾子澹臺同一子游所宰之武城也夫別于魯之北有東武城者即索隱所謂魯更有北武城者也今之費縣正在曲阜東北安得言南安得更有所謂魯之北稱東武城者以費之而別之閻氏更鑿空而自矛盾也蓋曾子居武城自即今費縣之武城爲子游子羽邑而非即南武城爲曾子本邑者若其本邑也則家室在焉墳墓在焉即云爲師亦黨庠里塾之常所謂鄉先生是已一旦寇難之來方將效死徙無出鄉相守望扶持之義而徒以捨去鳴高豈繫人情嘉祥今于曲阜爲西南與鉅野縣皆古大野地曾子祠墓存焉質諸傳記或雕或合要于魯有兩武城武城地險多事故見經歷南武城没不見經而曾子自爲南武城人非武城人其不得以兩武城同一子游所宰之邑則較然矣

子思居於衛

子思居於衛與曾子居武城同一書法則非仕也何言臣蓋以受其公養也觀寇至而或勸之去世豈有

躬則人臣而可輕棄官守之理或蓋亦見其與委贄無二有不同者但既食其祿宜同其患故子思自以爲不可去而孟子亦斷從臣道若乃道不果行義無可久度亦待事平而終去矣嗚呼此又孟子之于齊不受祿所以善學曾子子思也

孔叢子載衛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公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疏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其所以見親而取見

疏者乎是故競求所以射君之心而莫敢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擇者臨其事必疏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此段語氣頗與孟子相入一射字特新而著又載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繆公將相子思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爲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所死亡道不行言不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其肖載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言學必由聖雜說不與焉又羊客問子思言王季以九命作伯受珪瓚之賜文王因之得專征伐論語注疏亦有之又胡毋豹謂子思云云皆嘉言軼典之可考見者自當爲孔門世傳之寶餘特分別識之餘則不盡可信矣

儲子齊人二章

自當依舊分章有以上下文勢相聯議其可併爲一者妄也夫孟子豈以齊王之餽與齊婦之餽同日而語乎抑豈以矜已之有異于乞者乎

萬章

佑案萬章上卷皆以類相從論次古帝王聖賢遺事蓋自仲尼没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詩書傳記之稱述或失其指歸帝王聖賢之行事徒便于依託放恣橫議而訛傳悠謬之談以滋孟子獨得聖人之傳深鏡古人之心與其徒相發明而是正之萬子在孟門高弟故其辨難獨多然則孟子誠不在禹下而萬章之功亦偉矣作注疏者不能言其然而從規規于尋行數墨間今之鄒廟配享獨有樂正子而萬升萬子爲宋明來一闕典也

注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允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案此以丹朱爲九男之一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與其子而以授舜高誘注孟子言九男則丹朱不在數中與此異又二孔以朱啓明非丹朱此注蓋從馬鄭今蔡傳亦然嘗謂天下定于與子本萬古之常經自堯始變之亦以得人如舜而然耳然且至歷年多施澤于民久而後定若當洪水未作天下方平堯止應率其常苟欲自有亦惟禪子朱即不肖擇在朝賢相以輔之可矣萬不獲已擇九男中之賢與之可矣必無預設成心急圖改計求不知誰何之人草次而爲之是亂天下也豈堯之所以爲堯哉彼以疇咨爲求禪不通之悖論不可不辨

終身慕父母

注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爲嬰兒匍匐於父母前疏引高士傳萊子服荆蘭之衣云云此極熟事而荆蘭二字人罕解用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注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按此言背義不可以違帝而可以禁其子帝力可以制瞽而不可強使舜爲違父也析義精審予嘗謂舜之娶已在底豫後故瞽曰烝烝乂不格姦不但井廩事所必無并不得有告則不得娶事也而孟子不辨其非且屢言舜不告以爲猶告者蓋不及告君父尊同命之則成也

然既有此一番究論所以明經權則注三語所宜補入今注中

弤

注弤形弓也天子曰形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形弓此說未必然弤或別一弓之名舜所常用亦如五絃之琴爲舜自作者耳然今註猶仍舊音義彫與弴同彫弓如字或作彤誤蓋弴即詩敦弓之敦讀爲彫者注通作彫疏謬引彤弓事則正憑作彤之誤本爲之說與孫氏矛盾顯然矣

四罪

注舜誅四佞四凶亦稱四佞劉向封事言四放津逮祕書本訛作四於

象不得有爲於其國

象不得有爲非舜禁之使不得也乃或之見爲如是耳蓋天子使吏治其國即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亦古封建之本如是後世始擅命自爲然漢制諸侯王猶爲置傅相蓋循古意舜因以之休逸象而優其賦入以奉養

象或者不察遂妄意舜之禁象使不得有爲故謂之放就令如此象亦豈有暴民之事哉是皆孟子推或者之意又正答有庳之人何罪一語意也故下復有雖然一轉此時象久被舜烝乂之教亦自不至于暴民然舜之爲是正不慮象之暴民第欲其常常來見唯使治國有人賦入無缺故象得輕身時來欲緊與他人必及朝貢之期者不同又時以政事相接使象得觀己所行以益進于善此之謂也與上故謂之相比照論舜之待象當如此不當如彼也蓋孟子所以

發明仁人親愛之心委婉詳盡如此而俗解久體貼乃誤以象不得爲作正意正文遂至以下層折全不通貫如此則舊謂自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詞今註止以不及貢二句爲古書語者皆在可不論而俗又以不及貢二句當讀一句皆不通之見也

庶有孑遺

注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語極活脫自然

堯崩三年之喪畢

程氏逸箋言後漢李固傳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

坐則見堯于牆食則見堯于羹此舜君堯喪之實事
今人之作景慕語

繼世以有天下

此句舊分節屬上稍異今讀而亦有意蓋孟子文章
奇與上方說舜禹完忽突提匹夫接說仲尼意正借
仲尼作榜樣以明與賢之天之非可爲常道則惟有
繼世以有天下之爲正矣即謂此六字爲足上文生
下文可也

伊訓曰

引書當重天字應前天之生此民節意証尹之輔湯
行伐無非奉天道豈有要湯事也不然上吾聞二語
已結盡何庸漫贅

爲陳侯周臣

論者以史記無孔子仕陳事故以爲陳侯周臣屬司
城貞子言注疏則以爲臣即屬孔子言未嘗不可用
也並更有以周非陳侯名周忠也援左傳忠信爲周
証陳滑公爲楚惠王所殺貞子蓋死其難故稱其爲
忠臣以表其賢說亦有意義但異耳

百里奚

百里奚有五羖大夫之稱孟子亦言其舉于市則賣
牛之言非無據但謂以要秦穆公非耳注人言言里
奚自賣五羖羊皮爲人養牛此誦稍奇細玩蓋當讀
前言絕句而於下五上脫一得字遂似奚自有羊賣
之及爲人牧理所必無自當依集註爲順經切情語
西河不審而妄爭此類甚多不足辨第三節經當讀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絕句之秦二字句觀下言將
亡言先去明奚去虞時虞尚未亡及晉滅虞奚早不

在虞安得如史記晉獻公虜百里奚以爲媵于秦事
蓋此事第據孟子文自見分曉更不待援左傳并伯
之紀作硬証奚去虞不知何之或當如史記之走宛
宛楚地其間或即由楚之秦或別由他國之秦要之
之秦在後年已老始被舉不得言媵秦又云秦走宛
史自傳聞失真一誤皆誤耳注疏不察遂以而去之
秦連讀爲誤今尚相沿是并不知讀孟子矣

宮之奇諫

諫乃臣道之正不得因不諫爲智遂譏諫爲不智也

覡晉之策虞獨慮宮之奇而不及百里則二人地位疏戚顯晦本殊奇必有不可爲奚者卒之以其族行則亦于道兩盡矣孟子意自不在宮之奇不過與奚伴說即于奚之智亦不重在不諫特爲去虞作引去虞亦尊爲老而被舉備論本末明其非鬻非要也

疏載僖五年傳宮之奇諫語于一之爲其其可再乎下諺所謂輔車相依云云之上忽出爲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十一字乃杜注文雜入傳正文中因杜本傳注相間遂以牽連子故嘗謂作僞疏

之人乃市井抄胥全不識文理之徒而今之爲考証附卷末者亦漫不知正其他錯亂比比不可殫述官書往往如此可歎也

伯夷

伯夷叔齊論語每言之必兼二人而孟子則獨舉伯夷史記之旨伯夷以讓國以恥周也而孟子則言其辟紂且屢言之此章與前伯夷隘章極言其惡惡非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猶是辟紂意于恥周有可迎于讓國則絕無與也若以史傳爲不實則非讓國何爲子貢援以問衛事而集註獨引史傳以實之況論語言餓于首陽言逸民明是恥粟採薇事史郎可爲經註也孟子何獨有異竊以伯夷當紂之時親稔其

暴至于脯醢無罪諸侯爲從古所未有廉來之助惡皆非可以諍爭而自以遠國疏臣欲諫正之不得徒苟奉職貢而以爲恥固久有欲辟之心矣而不忍言因生事之既終有遺命之可托遂以不顧而逃叔齊與兄同志者也亦以有託而逃叔齊特從兄也孟子故不及之爲其舉兄可以見弟也其事從讓國起而其心實從辟惡起史傳據事書之孟子原心論之也然而曰待天下之清則夷雖辟紂之惡未嘗不待紂之改辟之已耳其于君臣之大義未嘗有他志也故

以諫武王。武誅紂。遂以恥周粟。而孔子特表之曰不念舊惡。是則伯夷之所以爲伯夷者。其行事甚要曲。其用心甚平直。第求無汚于己。而非必有苛于人。故得爲聖之清。何隘之有。即柳下惠直道事人。與其中倫中慮。孟子亦稱其介。介正其和而不同之實。何不恭之有。然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者。第詞其迹之近于是。而非有不足于二聖也。蓋亦爲學夷惠者。不善學之。則易至于隘與不恭。故曰君子不由也。此又孟子所以自明其願學孔子之意也夫。可惜作注

疏者不能窺見聖人之本。孟子與論語史記一貫之旨。徒襲論語史記之文。以當孟子。而漫無發明。使論者徒見其不合。則何益焉。

接淅

說文。接。作滰。云。滰乾漬米也。从水竟聲。孟子曰夫子去齊。滰淅而行。其兩切。案。接淅。舊謂不及炊。爲以手承水。是并不及乾。此云滰乾。仍止不及炊耳。滰字不見于他書。爲詞章罕用。既云竟聲。則不讀竟。唯集韻有競音。遂也。亦無別引據。凡許氏引各經古文與今絶異者。多此類。至以衆所習讀。而終身不能別其字。通其解。孫氏音義。亦第偶及之。餘此豈勝槪歎。

金聲玉振

此節注甚核栩。由其知喻而不知以樂喻。故謂金。從革。玉。終其聲不細。疏遂以金聲。始則隆。終則殺喻三聖能清而不能任。能任而不能和。和。云云。直以金聲始條理屬三聖言。至謂伯夷承伊尹之弊而救之清。柳下又承伯夷之弊而救之和。皆可笑。集註始綱舉目張。如揭日月矣。然猶有以金玉止是編鍾編磬。而議

鎛鐘特磬之不然者。甚矣持論之難也。

智聖巧力

孫奇逢曰。天下事。以力成。以智起。開局時見的小了。收局如何得大。故孔子之聖。全在智。智是見得徹。聖是行得到。智聖非有先後。孟子恐人以始終爲先後。故又以巧力譬之。蓋力之所至。即巧之所中。一時並用者也。此論智之所以妙于聖處。孔子獨爲聖之時。其以智定宗乎。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以虛而每大。能以實而每小。地利之所作者。用天固不盡也。

三子力用者坤道也孔子備于智用乾道也焦袁熹口凡伎術之類有專用巧而不須力者弄丸運斤之屬是也有倚力而巧在所輕者翹關扛鼎之屬是也唯射于百步則巧力二者不可廢一故取以譬智聖蓋智聖合一同運並行非可截然爲兩事矣取譬爲最精矣拔二說足與書旨註意相發

班爵祿章

自當以孟子爲正不必與周禮規規求合也與孟子合者唯王制猶不免有不合者由其又在孟子後雜

采遺聞所致即孟子亦第言聞其略也鄭康成于王制與周禮不合處輒謂之夏殷制皆求其說而不得從爲之辭而已即如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孟子明言周室得謂之夏殷然歟于是又以開方法兩圓之然子二百里男百里又何法又豈所謂同一位者歟唯其不必求合而必求合也然則致其不合蓋注以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爲諸侯去籍証周禮本不完之書司祿之亡猶他官之闕未必去籍獨去此即去亦其中一端就孟子王制所言之與周禮不合初非獨此班爵祿事矣是不足以定也若謂盡去其合而獨存其不合則是周禮一書已自有不能盡合之失更不足以定也彼其放恣橫議之習已久秦至敢于燔燒三代之書諸侯皆秦也何嫌于竄易一朝之制去者既全去之其姑存者爭以意增損之上下相蒙若爲故然蓋所必至不待劉歆之徒也恐劉歆亦空負此冤于千古也然則宜其不合之多矣吾獨惜劉歆知尊周禮以其博覽群書之力而不知參證異同別其孰是孰非孰眞孰僞文景時去古尤近諸儒纂輯

王制何不就其所據書名人代明白標舉而一槩渾同使後學至莫別其由然斯則前儒之過與

不挾兄弟而友

兄弟等夷之稱必其人之與巳相等夷而後友之則不肯與勝巳處不能不恥下問矣注兄弟兄弟有富貴者則仍挾貴意耳

亦有獻子之家

亦字着意對時人皆有獻子之家言也注疏俱非今亦輕略過

費惠公晉平公

春秋無費國此蓋魯季氏之費本邑而後僭稱國稱公季自行父專魯世號強宗經傳備書取卞取鄆取邾田皆近費之地季之封殖自廣至于昭哀再逐悼繆益彊魯已不能臣之不得不分國而理季始釋魯政稱費君故得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國分則削矣而說苑亦載曾子居費與費君語殆即此費惠公事蓋方立國之初雅尙禮賢之典其卒不至如泆之于費田之于姜韓趙魏之于晉者亦賴諸賢之周旋其間歟

晉平承悼公復伯之烈而不能繼與悼之末年已不免弛平益替焉溴梁盟而大夫張平邱盟而諸侯散自是天下變亟六卿觸成方且違叔向築虒祁其不知求賢輔國亦甚矣區區禮一亥唐不過取快佚遊苟圖虛譽非有示我周行之誠唐復無可表見即使不終于此而與其職位豈遂能破相疑之勢樹睞遜之勳哉孟子特以爲友道証未暇深論晉本末也

殷受夏至爲烈十四字

文泝是不待教而誅者也之下舊因誤解上譈字爲殺遂謂凡民無不得殺之不待君之教命集註改正是矣此十四字注則云三代相傳以此爲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爲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語本簡直卽可于今註用之唯不須辭問酌改爲無所辭則更明蓋猶今律法無可貸耶未見其有不倫不知疏何以忽改爲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桀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于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以殺人而受物於人爲之暴烈云云全抹棄本注無端橫撰不顧扞格上下從來無此疏體眞不倫矣此僞疏之極亂道不堪者朱子蓋知其不可通乃明有注文概置不用而反以疑經之闕與衍近世講章依違其間以安溪之爲謂詛至欲移此十四字于彭更章舜受堯之天下何下使人不解也

獵較

注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尙以爲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于俗也蓋獵禽以祭事本禮經其義見于詩大庖不盈傳一曰乾豆二曰賓

客三曰充君之庖。云云。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正義曰。此皆有成文。是原有相較意。魯或但獵而不復習射。或射而專以力取矣。故注言奪言俗尚。皆體經引喻之指。疏刪去註中以祭字。集註引張氏。又不言奪。皆失意義。近焦袁熹此木軒四書說曰。此魯人。皆士大夫奉祭祀者也。左傳。豊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注。衆祭以芻豢爲

主。觀此則魯人獵較奪禽以祭。事容有之。蓋習俗以然。本非禮所得用。而孔子不違。以小同于俗。不汲汲于更張也。按此說于義爲備。

衞孝公

謚法解無出。衞孝公之卽出公輒。無疑。出公者。特當其出奔在外之稱。及後返國。稱後元年。二十一年卒。而謚爲孝。史不備耳。經每有可以正史者。就此文公養之仕。則知孔子世家言衞靈公致粟六萬。事正是輒事。而屬之靈。抑或竟一事。輒又一事。蓋無不可。僞

疏乃竟易孝爲靈。如衞孝公。則吾亦未敢信。以其無以按據故也。云云。武斷可笑。試思若止靈公一人事。經文豈有兩言於衞靈公之理。并不必分立仕名也。此章疏。背經背注。本非一端。至解見行可之仕。述季桓子受女樂事。漫無頭腦。徒援子路曰可以行矣一語。爲行可之證。其餘文理蕪蔓。又其故常。不足勝責。以此嫁名孫奭。亦奭之不幸也與。

旃旂旌

注旄首曰旌。有鈴曰旂。因章曰旃。爾雅文也。注用之。

通帛爲旃。交龍爲旂。析羽爲旌。周禮司常文也。疏用之。今因之。然疏卽以析羽當注旄。則非。羽。鳥羽也。旄。旄牛尾也。本二事。合爲一旌用。而周禮爾雅各言其一耳。

孔子當仕有官職

此言亦孟子權以答問。而于孔子事君之正。固未盡發也。何也。孟子之不見諸侯。皆君非其君。孟子又仕而不受祿。可以不應其召。若孔子仕魯。乃本國之君。卽不當仕有官職。本有可召之義。所惡乎往見者。爲

其無因而委于耳是以庶人不傳質爲臣所以循其爲庶人若者欲見之而召之方勤卯圜之贄豈效汝上之辭吾知孔子必不爲已甚也即孟子亦不爲已甚也其以當時枉道者多而矯其弊歟注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顚倒詩云顚之倒之自公召之柰顚倒詩意是令是失措之狀非好語以擬孔子誤

尚友

法三皇之世爲上五帝之世爲次三王之世爲下三語當有成文疏不能言其即上古中古下古之謂耶

然經言詩書固不必遠追書契以前

易位去

君位何可易殷三仁未嘗爲孔子未嘗言即伊尹放桐亦非有廢立凡曰無伊尹之志則篡明其不可爲典要知此蓋激言之以警吾儕耳夫亦何必在異姓微子是已何必待三諫孔子于魯衛是已若乃受恩既深責任甚重雖知事無可爲不得不以身殉豈可概以不去議之唯尸位養交者乃百無一是

四書溫故錄目次十　趙佑学

孟子四

告子上二十一條
告子下十三條
盡心上二十二條
盡心下十六條

計共一萬一千六百字

栝棬

注栝棬栝素也疏栝素楪也棬器之似屈轉木作也今之考證以說文栝䤒也器蓋一曰覆頭也又六書正譌飲器俗作盃杯並非則本爲一器素楪之義未知何據案說文栝䤒也又云䤒小杯也無器蓋一曰覆頭語乃唐韻等書語栝卽今盃杯字明矣注言栝素是以素釋棬蓋讀棬爲圈如爾雅樓落注可以爲杯器去疏某氏曰可作圈者素之言質故疏言楪又以楪釋素乃旣勤楪斵之楪說文注土曰坯木曰楪

者未成器之名樣式之意疏之繆多矣此尚非無據凡造圈器皆先作圈注殆以栝之取用不一而圈必取諸木故以栝棬爲作杯之圈謂之爲素正是一器意惟音義丁氏以棬爲盌疏又引說文以爲盂則似栝棬爲二器蓋相傳異同然其屈木爲之則一也

孟季子

孟仲子爲孟子從昆弟而學于孟子則孟季子當亦其倫何至執告子之言重相駁難全背孟子殆別一人故注無文歟乃疏忽言季子卽下卷季任爲任處

守者訛異獨出情理之外

弟爲尸

古禮之祭世可議莫如祭必用尸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于祭者子行也而北面事之則父且敬子何況兄弟此不言子獨言弟特取與敬兄對文蓋據儀禮嗣舉奠之禮祭自君夫人賓三獻旣行則有上嗣舉奠以獻尸而後行酬旣醉之朋友謂衆賓君子有孝子謂主祭者長嗣也則尸用衆子或從子是其弟矣而註疏家又謂天子以諸侯爲尸故稱公尸皆古

說迷離處

才

疏性之動爲情才乃性之用也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爲善者乎似較程張說爲爽直又云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能兼其雜是謂才好是懿德是謂情

蒸民

蒸必是烝之誤加草孫氏作音義所見本尚不誤故無說朱子偶憑誤本不正其非今且亂及烝嘗字

至於日至之時

孟子兩言日至千歲之日至冬日至也至于日至之時夏日至也割麥無過夏至月令孟夏之月麥秋至乃大概言之然有先四月熟者有後四月熟者要及夏至則無不然故言皆熟乃收最遲者以盡其餘而下別言不同此時有不熟則無可復待有盡夫爲既不地矣講家因註闕文不審麥候遂解日至爲渾言麥之日則上下兩至字徒成複沓于書爲此題亦不究圇圇吞棗也

子都之姣

子都鄭公孫閼字見左傳蓋鄭莊公所嬖者姣注言好皃正穆姜言棄位而姣杜釋姣爲淫之過

理義芻豢

在物處物之解至精覷僞疏妄分理出于性命天之所爲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爲直說成義外者遠矣然竊謂人心之同當言仁對義而獨言理純乎天理之謂仁則言理其即言仁與昔食曰芻穀食曰豢本注文今脫猶存疏末引說文牛馬曰芻犬豕曰豢爲解

集註因而兼用之

雖存乎人者

注雖在人之性點明性字索頂山之性來是

幾希

注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與前注幾希無幾也異蓋亦隨文見義與

梏亡

梏音義載丁云利害之亂其性猶桎梏之刑其身故喻之補注好疏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爲如梏之械手

也則更明然其非出一手尤易見矣

吾見亦罕矣

注我亦希見于王疏則云雖有能生之者然于吾見之亦少矣明有注文若不寓目

仁人心也

天地如果核人乃核中仁人心之在身亦如核之仁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核仁中又含些子是謂性是謂心之神明

求其放心而已矣

注人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一語精
義然求放心非學問不爲功學問非求放心不爲功
正須兼到乃盡耳求放心即是求仁義而全乎人也

無名之指

無名卽名何云無名注非手之用指也好

貴賤小大

大貴小賤無可易也注以大謂心志小謂口腹是已
忽添出貴謂頭頸賤謂指拇則支蔓所見參明昧間

今有場師二節

二節一取諸物一取諸身皆就人所易明者指點養
之不善意在喻小大而貴賤在其中觀後節止以養
小失大一語總結本注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
賤場師甚明集註並無別釋不知僞疏何見忽分梧
檟樲棘爲喻貴賤一指肩背爲喻小大肆然杜撰不
顧經注全背此予向所抹棄久不復省矣及行山東
見生徒多尚村俗講章有所謂劉氏纂補四書大全
者盡去朱註自設問答尤多鄙倍不通其中竟有僞
疏此條却不言所出乃歎邪說誣民如此亟爲逐處

發摘至百許萷爪之然予之摘僞疏正愧未盡也

此天之所與我者

集註以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
之于義爲短斷從今本云云此言則是宋時孟子本
有別朱子猶見舊本也所謂今本不知何等本既有
舊本又明有注卽使義短要是東漢及今還當兩存
待考此方乃較量意亦未見不可存竟自違棄疑事
毋質之謂何此亦止可朱子爲之者今注疏本並不
作比亦無比方注語孫氏音義旣缺作考證者又豈

不說一時未有別本可推校未知陸錫九十一條中
曾及此否使人悶悶則猶頗有朱子不存之存耳

趙孟

疏以趙孟爲趙盾蓋不察趙氏世稱趙孟猶知氏世
稱知伯而偏執言之其已非矣乃又以盾賢不及趙
襄良不及宣子豈有并不知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之
即趙盾者可怪太甚考證謂其附會亦不切之評也
至注解能賤之爲能貴人又能賤人無可易也疏則
于不及宣子下云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得無

賤耶背謬轉不足責。

彀

注、彀張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案彀矢著弦處于矢末爲凹口以倚弦、謂之彀、今謂之扣、有上扣脫扣之名、其用在矢而不在弩、此射之小節、然脫扣則雖欲張弩向的、而矢不可發、扣鬆則發矢無力、扣不正中、則到而不中矣、故曰必至于彀、而注以爲用思要時、然第以張釋彀、質韻玉篇諸書亦第云張也、蓋語焉未詳。

荑稗

荑、稗、二物、荑者、茅之始生、鄭孔釋詩皆如此。不可食、而有可用、故詩美歸荑、書貢包茅、謂其可以供祭、子曰、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是異于穀者、稗有白黑二種、粒細可爲粉食、農家往往于田畔下濕處種之、無水旱、易成實、以備荒、是近于穀者、又有莠類黍、俗謂之狗尾草、亦無水旱、以食畜、能令牛肥、然則五穀不熟、所不如者亦多矣、可勿思哉。

曹交

注、曹交、曹君之弟。有疑曹亡于宋、孟子時不應尚有曹君、解之者曰、復也、春秋時國有滅而復者、陳蔡而外、如定公年之書鄭滅許、而哀元年復見許男、可知其爲復也、曹之復事在春秋後耳、趙氏蓋當有所案據、故朱子不改、是已、惟是曹交之言粗鄙、亦當時人所見僅得如此、顧已知問堯舜、憂食粟、請受業、不可謂非有志、而孟子告之甚直以詳、卽其言鄒君言假館、亦情事所有、未足遂爲深怪、而孟子復詔以歸而求之有餘師、蓋學在身體力行、不在口說、古人從師、非必朝夕一堂、始爲受業也、非棄之也、故注無譏詞、自僞疏好逞臆于注外、遂以曹交挾貴而問、孟子辭之、集註因而不改、然謂不屑教誨、則旣明明教誨之矣、而何與滕更之不答同哉。

高子

前已有高子以告、註、高子、齊人、孟子弟子、此又論詩、後論聲樂、毛詩序亦有高子曰之文、疑卽釋文所述、漢藝文志子夏授高行子、是亦一傳詩者、蓋本學於

子夏而後又從孟子則其齒宿矣故得閒稱叟而曰因曰茅塞是後注所謂鄉道而未明者然毛詩以小弁為平王事故得言親之過大以所關在天下國家之大故較之凱風失在一身者則為小矣足明孟子所主詩說與毛同高子亦未嘗不同特其見理未精得孟子析言之而後明遂為毛詩授受所從出注則以為伯奇之詩是見琴操尹吉甫愛後妻子而棄其適子伯奇者或以為韓詩說蓋趙注言詩往往從韓如引摽有梅之摽作莩解以御于家邦之御為享與

毛異趣以鴟鴞詩為刺邠君并違尚書孫氏音義聞有証明而此獨闕弟覵注云父虐之其詞甚輕則亦與毋不安其室者均為人子所遭之不幸不足深較大小適足見所傳之不確此毛詩所以單行到今而三家多放失也可笑作偽疏者直以伯奇即宜臼張冠李戴稍知古者必不為此固不足論

孟廟盆成括今尚從祀不知元吳萊亦為其傳否然盆成括嘗欲學于孟子聞道未達而去則不得為孟子弟子注文可見而宋與高子並封伯爵濫也

一匹雛

力不能勝一匹雛匹依字讀雛言其小一匹言其少一匹雛亦口頭直語耳不必疑一與匹之語意相複也然今之讀者皆以匹為鶩字音本案音義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云疋雛小雛也即疋訓小而諸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與匹字相似後人傳寫誤耳玩此則匹亦作疋丁但以訓小為疑其讀自與張同今案云云孫氏所以明疋得訓小之意亦但匹與疋之有一誤初不言匹之有

異義異音當改讀也集註始云匹本作鴄鴨也從省作匹禮記說匹為鶩是也則有異義矣以考集韻鴄僻吉切音匹玉篇鶩也鴨也一作匹曲禮庶人之摯匹注匹鶩也是匹得從鳥訓鶩而音仍如字未嘗有異讀也愚惟周禮有庶人執鶩之文故鄭注庶人之摯匹訓說者以匹為鶩而未正言匹與鶩所以得通假之實蓋為疑詞與他注直言某當作某讀為某者不同孔疏匹鶩也引爾雅說亦不言鶩之得為鴄釋文則云匹依注作鶩皆不以匹即鴄字其玉篇集韻

之說、鄭陸孔三大儒、無緣都不識之、正恐玉篇集韻鴟字、第後人因禮注之文、遂于匹旁加鳥以應之、亦如鶩斯之于斯旁加鳥、陸孔所並譏爲俗字俗名者也、是尙不可據以實禮記、何況孟子、今即謂禮記之匹、可援周禮作鶩字讀之、而孟子之匹、則非必不可通、何爲必依鶩字釋而讀之哉、予故謂其第當依本字讀、雛已是小稱、即不必如舊之疋訓小、亦不必附會玉篇集韻之說、而并改其讀、古之稱人數者、或言頭、或言个、史記或言手指、其于物畜、馬牛以蹄角、羊

彘以足、或言雙、魚以石、布皮革亦以石、裘亦以石、則以雛而言匹、未見其有異、以匹爲鶩、轉異矣、試繹諸月令、天子乃以雛嘗黍、內則雛尾不盈握、不食、爾雅、生噣雛、皆專言之、未有別言何等雛者、則安見此雛之必爲鶩雛也、

燔肉

案春秋定公唯十五年一書夏五月辛亥郊、而公旋薨矣、史記載孔子事、唯夾谷之會、與經同在定十年、其墮費郈圍成、在十三年十四年、去魯于經皆差後一年、孔子乃以定十三年去魯也、而左傳無文、史記有魯郊不致膰于大夫之事、經未嘗書郊、豈經之闕抑史之誤歟、郊本魯之僭、不當在常事得禮不書之例、魯蓋有時舉、有不舉、故經有書不書、膰者、祭肉之名、不必獨以郊、明史文誤、趙注止言宗廟、

五霸

定依丁氏爲正、昆吾爲夏伯、大彭豕韋爲商伯、本出國語、周止二伯、故穀梁傳交質子不及二伯、釋曰、經典言五伯者、皆謂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

桓晉文、此以周末言之、是也、蓋霸本伯字、乃侯伯方伯之名、長也、其或言伯、或言霸、乃音之轉、于是有霸者把也之釋、以把持諸侯爲名、其實霸即古文魄字、尙書死魄生魄、漢志皆作霸、可証、天子衰、諸侯強、亦陰陽消長之意、故得通假用之歟、然必天子命之爲伯、而後得稱之、齊桓以莊二十七年、左傳書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注、賜命爲侯伯、晉文以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王子虎內史策命晉侯爲侯伯、皆有明文、鄄之會云、齊始霸也、城濮戰前云、一戰而霸、皆鄭重

予之其于宋襄秦穆楚莊無有也宋襄敗無足道秦穆則傳僅言其霸西戎而無與夏盟楚莊雖有霸王之風一敗晉師仍爲列國所不屬其卒在宣末年及成二年齊國佐言四王之王即言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明無楚莊在內是以杜注止言夏伯商伯周伯疏即引鄭語文証三代有五伯詩疏引服虔同應劭風俗通並同至趙汸補注曰傳以五伯對四王則通三代霸者言明矣宋襄秦繆不成霸楚莊呑噬中國豈有所謂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之事最爲

切直夏商之伯已遠故孟子獨舉桓公然亦以五霸承三王與傳義一而注漫及宋秦楚自是陋見單疏彼又有數大差句踐者益眯目而道黑白不待論

葵丘五命

葵丘有二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注臨淄西者齊地也會于葵丘注陳留外黃縣東者宋地也疏言魯地蓋字誤史記索隱解釋甚明吾見近之說春秋者于葵丘不知言其有二而斷斷辨楚丘之有二以經書城楚丘乃衛自城其邑非衛文公徙楚丘事異哉

五命疏按左傳文云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公羊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壅泉而不及誅不孝云云公羊述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子無以妾爲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案公羊于葵丘深譏桓公並無述文唯穀傳有毋雍泉毋訖糴注疏止也無易樹子云云五句疏誤牽連公羊又錯亂其字句而考證者不知正三傳之不同蓋皆不如孟子

文備然無使婦人與國事亦孟所未及其即統于以妾爲妻中歟

儉于百里

儉只是止而不過之意注言尚不能滿百里自非疏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爲上公之封則百里皆封之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案此說共周禮注中欲明孟子與周禮異同之義此爲近之以周方法計者非也又云今魯方五百里非兼附庸也又書曰庶而已安詩二字不知何字之誤

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諒一字。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註諒小信。君子不亮惡乎執。則註亮信也。皆隨文立義。言非一端。疏亮之爲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惟明爲能明善。在信爲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若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段語當爲全疏第一。彼其陋劣不可勝計。而得不廢到今。亦尙賴有此歟。然已幾于曲終奏雅矣。

訑訑

注。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音義。訑。張吐禾切。云蓋言辭不正。欺罔于人。自誇大之貌。丁云。音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者。音怡。案。丁張之云。則似訑本作詑也。說文有詑字。音拕。無訑字。蓋古文它也一字。各本書中作詑者罕。作訑者多。故今文如此。戰國策。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註引方言。沇州謂欺曰訑。說文注亦云然。則此訑訑。正孟子時方言矣。

膠鬲

古者諸侯歲貢士于天子。文王之舉膠鬲。乃進之於紂。與伊尹五就桀。爲湯進之桀。不用。復進至五者同。故得與微箕並稱紂輔相。而注言文王舉之以爲臣。背矣。紂猶知用膠鬲。而仍與不用同。此紂之終以亡也。然久而後失之。則鬲之功亦不細。故雖不得如傅說諸人。發名成業之盛。而同謂之天任大雨。迨後殷命再黜。鬲之去從顯晦。迄無可見。亦足慨夫。

孫叔敖

楚地距海遠。孫叔敖乃蔿賈子。爲楚世卿貴族。何以隱處海濱。故有作孫叔敖無起家海濱說者。殆非無謂。抑豈蔿賈被殺。致遠跡耶。而世俗傳其埋蛇事。不異巷婦孺之爲。史記亦稱爲楚之處士。三得相而不喜。三去相而不慍。歿。又有妻子窮困負薪事。古事訛闕良多。作文第可隨題命筆。無取扭捏。

敵國外患

法家拂士不可無。敵國外患何可有。三代分國而理。故多大小強弱之役。後世定于一統。長駕遠馭。守在四裔。方以無敵國外患爲太平極盛。豈反以有之爲

胡然則孟子之言過歟。非也。惟其以無敵國外患為太平極盛。是仰平而陂。盛而衰之本也。蓋聖王之治天下。常不患外。而患內。患不在敵。而在不敵。不在既有患。而在無患。故惟思日孜孜。凜匹夫匹婦一能勝予之懼。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中智以下。忘創業之艱難。習守文之故事。時當承平日久。兵革不試。遠人來賓。信以為長治久安。天時人事之交至矣。未有不因之而生驕生惰者。于是極耳目。倘譎詼。厭老成棄忠讜。皆之敵國外患。剗削消磨。誠幸其寧。而昔

之法家拂士。死亡更僕。亦日見其少。然而患或中于隱微。伏于近小。知之者不敢言。言之者不必當。浸淫遷流。一旦肘腋之變。成倉卒之難作。是故秦之亡。不亡于六國。而亡于一夫。漢之亡。不亡于匈奴。而亡于外戚。宦豎。唐不亡于突厥回紇。而亡于藩鎮。明不亡于土木。而亡于流賊。聖賢立言皆若燭照而數計之。若其明明敵國外患之相尋。而卒不自振奮。甘心苟安。以至魚爛。如宋者。又不足與較有無矣。故曰生于憂患。死于安樂。所以衡人道之常。然亦有安樂不必死而憂患不必生者。蓋憂患端在人知憂患。知憂患則雖安樂常如憂患。而生自遂焉。不知憂患。則雖憂患止如安樂。而死彌近矣。又當揆人事之變。

不屑

屑。潔也。古注多同。說文則云。屑。動作切切也。集註兼用之。而從潔居多。故于不屑之教誨。言不以其人為潔。然至欲得不屑不潔之士。不且豈兩不潔為害辭乎。予嘗于書說及之。蓋屑。輕也。書曰。屑有辭。屑播天命。傳以屑播為輕棄。推之凡單言屑。不屑者。皆從輕

則合潔則不合。不屑之教誨。是亦教誨。正言不輕教誨之。乃所以教誨。明非拒絕也。字典載正字通。凡事於輕視不加意。曰不屑。孟子不屑就。不屑去。乞人不屑。與也。正字通非古書。此條殊可取。若切切之訓。則唯屑屑雙言者為合。如左傳昭五年屑屑焉習儀以亟。漢書王良傳屑屑不憚煩。是而潔訓則存可矣。

盡心

注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立意稍別而心者人之北辰一語于古未經人道猶當作由古字通

修身以俟之

注修正其身以待天命不言俟死自勝

巖牆桎梏

巖牆桎梏皆舉人所易見者喻也世之非巖牆而巖牆不桎梏而桎梏者多矣端在能知之而正之注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出孝經援神契畏厭溺死禮所不弔任啓蓋不果詮

求在我求在外

疏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曰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曰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是得之有命者也引証俱切

無恥之恥

疏人能無恥而尙有羞恥頗較注意爲醒蓋謂于無可恥之事常存若恥之心方是省身入細處上無字是不好之無中無字是已經好了下無字乃無之盡

不恥不若人

注不恥不如古之聖賢何有如聖賢之名也應存

宋句踐

注好以道德遊欲行其道者案道德非遊具蓋觀孟子進而教之其亦有異于縱橫捭闔者流與

驩虞

古虞字有作樂意亦有作憂慮用者此蓋驩而未能無虞所以爲霸者之民歟今讀則從音義丁云也

知愛知敬

焦袁熹曰孩提知愛少長知敬知之便能之非先知後能故不須說能也知是人兒得他知在彼自舉其性而已初不自覺其知也以此指示人良知可謂切矣極說得好此注言襁褓音義載說文云負兒衣也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寸以負小兒于

背上聲類曰襁者小兒被子也疏又釋云襁褓負感負兒衣也織縷爲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于背上者也然音義已甚詳盡既不若陸德明釋文孔穎達正義之出兩手即無取乎疏之重複又僅截其半有互異足知孫氏亦如陸氏止作音義不另作疏而爲託者誣之益信矣

舜之居深山之中

此形容聖人心體非論舜事論寂感非論窮達與飯糗茹草章別易繫傳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

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可爲全章正註深山只是借喻因舜有耕歷山事而援以發端深山寂境居者靜機木石鹿豕野人皆喻無思無爲以極形聖心未有覩聞時萬理渾涵意蘊及其云云則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凡食衍舜事呆賦山居以聞見屬爲天子後皆陳腐雷同失之甚遠趙氏章旨云聖人潛見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言同舜則謂聖人皆然若舜亦非孰著矣會得此義趣人人戶庭之內各有深山朝夕之間何非聞見特自失其居不能妙于感耳學者切宜體認但又不可說成靜空頓悟則粘脫俱非

一樂

最是父母俱存兄弟無故爲人生所難聖賢抱此憾者多矣故以爲三樂之第一然亦在有此者之克稱此樂及此可勝長太息

盎於背

注其背盎盎然盛不如音義載陸云如負之于背

不煖不飽謂之凍餒

八字緊頂上文貼文王用心說煖飽有幾等不煖不飽亦有幾等無帛肉之不煖飽與無衣食之不煖飽稍差幾不煖不飽尚未即凍餒而已謂之凍餒矣謂之者文王謂之也須勘得細到得無凍餒之老者則無凍餒之民可知矣須推得大此之謂也經上所謂無限感歎

田疇

注疇一井也疏說文爲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案左傳取我田疇而伍之注並畔爲疇蓋即此一井

意月令可以糞田疇注則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與
今之字昔上疇字遺採一非諦

子莫執中

此執中持兩端也與聖人之執中迥別注以子莫其
性中和專一者尚非陸善經不以子莫爲人名音義
載其言子等無執中則經文孟子曰並不言謂何人
子字何所指故集註斷從趙而改爲子莫知楊墨之
失中度于二者之間而執其中然亦似有諸病也蓋
子莫本不知中並不知楊墨之失中直是自已立意

要另刱門戶以能兼擅兩家之術爲高何嘗揆度來
今言度即是權矣何謂無權彼蓋看得兩家都是執
何以兩家都合不來行不去因糊出不爲我亦不兼
愛論頭時而說爲我時而說兼愛與天下相浮沈進
退于其間以是爲中立究止出入于楊墨其于人我
交關分際總未體認明白到得爲我行不通時不免
仍說兼愛兼愛行不通時只好仍說爲我全沒主張
故曰無權如此則當其爲我時原只見得爲我何嘗
顧得兼愛兼愛時又只見得兼愛何嘗顧及爲我兩

相觸背故曰猶執一于是爲我不成其我兼愛不成
其愛故曰賊道是其不楊不墨實則亦楊亦墨惟其
彌近理是以大亂真孟子所謂執中爲近之非予之
詞程子亦言佛老之害甚于楊墨而曰佛老其言近
理近處正是甚處彼佛教專從死生起念至于棄人
倫求枯寂畢守一點精靈豈不是爲我其發誓救度
衆生勸人布施戒殺豈不是兼愛孫奇逢曰佛氏者
楊墨而深焉者也予曰佛氏亦楊墨而兼焉者耳子
莫即其初祖也

人心亦皆有害

注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不言貧賤自明

介

注介大也音義載陸謂特立之行按趙不如陸陸又
不如今註蓋介正和之體所謂和而不同

形色

趙氏多有不可用者莫繆于形色天性之注形謂君
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
容詩曰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于人也不知其作何

語疏較正亦有合離說理固當以洛閩爲長

短喪

齊宣王欲短喪意在變今非變古蓋當時久不行三年之喪直已而已矣齊王殆問孟子之教知已之不可而又以三年爲過故欲酌易而從朞不知天下無得半之理既知其非不求其是而小變之以爲安終身無望于是矣故孟子于戴盈之請輕稅則喻之攘雞而公孫丑問短喪則喻之紾兄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君子正謂孔子有私淑艾見教之無窮此五者當以前三者爲親受業弟子事後二者非親弟子答問是曾經來問見答其人因此受教如林放是私淑則未謀面且不同時如孟子是

君子引而不發

但不必以射喻射之用在發不發非射也君子之道在引如指引之引對下從言蓋因上言登天不可幾及而以行喻從是學者事引是教者事謂先導其端使得所從入有以漸進其如何致思用力自在學者發則直揭其蘊示之無所庸于學者之致思用力而學以錮教亦徒勞矣故君子教人惟有引之一法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誘即引也又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君子不窮于引而有時窮于發非惜之秘之也當其引時而發之理原已畢具人但知發之爲發不知不發之發故曰躍如中道乃兩路分頭處如利與善之間君子正於此站著指點人孰正孰歧看人去從非能強人以必從是乃所謂引也學記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道而弗牽則和強

而弗抑則易開而弗達則思和易以思可謂善喻矣又曰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其言也約而達微而臧罕譬而喻可爲此章書註脚

於不可已而已者

此章三者所包甚廣處事待人爲政爲學皆在其中循偏主刑賞用人自非

盡信書

注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于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爲書豈可按文而皆信之哉案此不過隨擬爲說其于書之疑義無當也然亦有足資參攷者冒聞于上帝康誥作爽惟有之孔傳皆讀冒字連下不連上至蔡傳始截冒上屬爲惟時怙冒連見冒此趙氏之讀與孔同乃今古文皆同者足見蔡改之非矣

皇帝孔言君帝帝堯也未嘗解爲天趙氏始以泰以前帝王無稱皇帝之文故別解之然困學紀聞則云皇帝清問下民趙岐注孟子引之無皇字若無皇字毗何以獨釋帝爲天足見王說之不確矣

虎賁三千人

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此作三千與史記同說者多以書序謬然玩孔疏述周禮虎賁氏之官其下虎士八百人則三千爲過多抑與額倍彼三百乃以一個十耶似序可並存僞疏徒憒憒

王曰節

無畏三句述王言也下六字乃道百姓悅服歸命之狀蓋當出史文而非即太誓分別觀之可也

二女果

果侍也本義闕按說文女侍曰婐从女果聲孟子曰舜爲天子二女婐烏果切則此作果特偏旁之缺訓侍實古訓相傳孫氏始偶遺之抑有脫佚耳不知僞疏何以忽直攻注謂其惑于許慎之說而誤別自撰爲木實曰果云果者據其實而言也實若固自當有

之也背妄如此學者宜以爲鑒

去他國之道也

此章斷非趙出此六字尤可見前解已詳

士憎茲多口

憎如字讀自明上理字乃分辨之意不必依舊訓賴求理于口徒茲多口有道之士所不取也

介然

介亦分別意如字讀傳唯以介然屬上句非耳山徑之蹊閒謂小道叢雜處介然用之謂人力闢除之旨

義不爲介字音其釋爲間之間與注有間皆如字則
孫氏之誤也

逃墨逃楊

倘謂墨無親疏之別最爲違禮楊倘得不敢毀傷之
義集註用其意以此二句爲言反正之漸竊謂不然
此亦就一邊見兩邊耳逃墨之人始既歸楊及逃楊
勢不可復歸墨而歸儒假令逃楊之人始而歸墨及
逃墨亦義不可復歸楊而歸儒可知也亦有逃楊不
必歸墨而即歸儒逃墨不必歸楊而即歸儒者非必

以兩必字拘定一例如是逃如是歸且以斷兩家之
優劣也楊之言似近儒之爲己愛身而實只知有己
不知有人視天下皆漠不關情至成刻薄寡恩之量
墨之言亦近儒之仁民愛物而徒一味倘同不知親
異觀此身皆一無顧惜至成從井救人之愚其爲不
情則一天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慝故孟子
亟斷之無君父極之于禽獸非有罪名出入朱子昔
有曰無君是潔身自尚天下事教誰理會無父以其
枯槁性成其孝不周如是則世上儘有此等人未必

蓋有害于人心世教恁地說得輕淺蓋非定論

招

注招罥也音義不爲招字作音第云罥涓兗切謂羈
其足集註用之亦不爲音字書引此經注與詩招招
舟子並列音昭之下明其義有別音無別不知今讀
何以相仍如翹字此唯國語齊武子好盡言以招人
過注招舉也當讀翹耳亦猶招招舟子本當如字而
今乃與徵招角招之招同讀韶皆誤然愚又謂招之
爲罥爲羈僅見此注絕少他証孟子之闢楊墨方深

惡能言距之人而不可得蓋未必有追咎太甚之事
此節乃孟子自明我今之所以與楊墨辯者有如追
放豚然唯恐其不歸也其來歸者既樂受之使入其
苙未歸者又從而招之言望人之棄邪反正無已時
也苙既處之有常招又望之無已如是則不得其往
之意且見招字非但無取別音并不煩別義耳

布縷章

注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與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爲衣
縷紩鎧甲之縷粟米軍糧力役負荷斯廝即養之役若

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逾此三役更發異時可補今註

穿踰

注疏皆言穿牆踰屋則為二事而踰非窬今于穿踰之類作踰注疏文皆然穿窬之必作窬音義不為窬字作音可見舊本止作踰與論語別也

魏魏然

音義魏音巍丁云當作巍則舊不從山皆後人因論語文改之者雖無關要義亦學所當知

夫子之設科也

注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illegible]來者亦不拒絕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殊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謙以答之而已按此作孟子語而云夫我趙注從無改字明是漢時經文不作夫子子乃予字而夫音扶疏亦順注言孟子又曰夫我北宋時本尚不誤朱子蓋偶憑誤本而為之說後之刊者又因而失校到今數然作孟子言

適足見聖賢之大作或人語仍是意含隱諷矣

萬子曰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節趙氏本作萬子曰注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于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云云案萬章于此獨稱子明有注文不知今本奚以仍作萬章然注語固非萬子曰乃記體不得謂孟子稱之為子不解之解讀當作懈言其問之審也蓋孟子七篇萬章傳述之功居多其于究論古帝王聖賢言行唯萬章獨勤以詳孟子之功莫大于尊

仲尼稱堯舜闢楊墨而此章又終之辨鄉原皆以並萬世之防實萬章相與發明之此節則其問答終畢之事故特著子稱焉以結七篇之局史記所謂孟子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獨舉萬章蓋有作于孟子存時亦有紀于沒後而此言萬子子者師稱也并有紀于萬章之門人者也韓文公謂七篇非孟子自作良是頤自趙氏既未達乎此作疏者又所見陋劣漫無申訂朱子集註意不在餘子遂于此一字略之以致傳本失實猶幸其存于注而

有可斷見昔嘗聞諸先師友謂四書中雖一字不可輕忽前過如論語千駟章氏無德而稱焉一德字孟子上宮章夫子之設科也一予字及此章之莫子孰得孰失具有關于考証之功不細此注疏之學雖刺謬多端所以卒不可廢而深歎俗本之爲害俗學之不勝詰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

經對權言而已矣是截斷衆流語天下唯權之一說爲邪慝之徒易假以行其意之所便最足以害人心

誤家國曰權術曰權謀曰權變曰權力權勢就一權字添換出許多襯托字面至于言權且而事無不可爲矣此皆非聖賢之所謂權春秋以後人皆由此一字認錯故公羊謬以祭仲之逐君爲行權合道而董仲舒治其學遂有權詐也之語大儒且然何况其他鄉原之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即爲權之說者也其蔽由于不知經明有經而以爲不足守别求所謂權者處之子莫之執中爲近方自以爲權而不知其非權也徒昧經而已故孟子直斥之爲賊而正經之以反經非經無從得權經者權之體權者經之用孔子之思中道經權合謂之中是以不易得狂者進取取此經狷者有所不爲不爲不經是以有可與聖賢雖有教人以經未嘗輕教人以權故中庸終著之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孟子亦終之曰君子反經而已矣後世鄉原之徒不絶于天下即以爲文論彼不求其本于聖人之經而務剽竊揣摩以苟合一時者皆賊也戒之哉

見知聞知

兩知字揭千古道統正脈關係道從知入知可統行知誤則行歧矣知乃徹始終事行亦行其知而已故大學明新至善必知止而后有定知所先後則近道致知在格物中庸言知行合一之功不明乎善無以誠身而博審愼明言知之事特詳論語終於知命知禮知人孟子終以盡心篇推諸知性知天而結以見知聞知古帝王聖賢皆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非若後世空談性命馳騁聰明之事顧不曰見而行之聞而行之獨曰知之良有以也後世空談性命馳騁

聰明。病皆由於知之不求正實。無以化其偏。廣其用耳。雖然。知固未易言。聖非有異知也。栢鄉魏氏嘗著聖學知統錄。上下卷。備述見知聞知之統。自堯舜上推之伏羲。以明知學之本於天。孔子而後。廣及程朱。迄於許衡薛瑄。以明知學之不絕於人。自序曰。論語終篇。述聖賢治世之大。而推其本曰中。孟子終篇。述聖賢傳道之意。而揭其要曰知。所知維何。亦曰知厥中而已。知厥中。謂之見知聞知。不知厥中。不可謂之見知聞知。吾願學聖者。從事於致知格物之學。又著

知統翼錄。而合爲之說。以老佛告子管商荀揚與王通之。以佛爲聖人。王陽明之性無定體。皆知之蠹。格物致知。求知之方也。正心誠意修身。守知之要也。齊家治國平天下。充知之量也。可謂粹然儒者之言。其書今少流播。讀三魏文集者當知之。

然而無有乎爾二句。舊注。以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不如今註以上無有爲見知。下無有爲聞知說之明。析魏氏作孟子論。謂世未遠。居甚近甚。聘自負于顏曾思見知之列。而以聞知望天下後世之人。語尤切至。或者曰。顏曾思爲孔子見知之人。明矣。孟子何不正言而慨以無有。曰。顏曾思之見知。不待言也。是當玩至于今兩者。此何指爲今發慨。不重爲當時及門品評。蓋古今道法之所以不墜。皆因賴近有見知。遠有聞知。而當見知已往。聞知未來。尤必有人焉。以延于絕續之交。然後見以紹見。聞以啟聞。近不絕而遠可續。觀書陳伊尹保衡。而後則有太戊盤庚武丁之爲君。伊陟臣扈巫咸巫賢甘盤之爲

臣。皆以傳湯與伊萊之道。故文王得以聞而知。子貢稱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在人。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皆以存文與散望之道。故夫子得以聞而知。推之禹皐至湯。雖書缺有間。然爾歌稱祖訓。征述政典。史記伊尹之于湯。言素王九主之事。其非無人焉相授受相維持于堯舜之衰。可知也。其人類不及聖。而足以爲聖之資。否則各以五百餘歲爲斷。亦云遙潤之甚矣。湯文孔子雖甚聖。其不歎文獻無徵者幾希。獨至春秋戰國之際。而異學邪說爭鳴交煽。班生所

謂仲尼歿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也、其孰是與于知之者、孟子未得爲孔子徒、亦既不親見聖、而猶以其近而未遠爲幸、因益以未遠而無有爲懼、夫未遠而已無有知之者、復何望于遠而知之哉、孟子力肩斯道、實自居于見聞絕續之交之一人、而備述所知以上紹前之知、下遺後之知、其所紹直自禹以下、有不止于顏曾思者、而其所遺于後、爲益無窮期矣夫、

國初前輩巨公、猶存明季講學遺習、多好著書、以傳于時、其表見最盛、稱柏鄉魏氏、容城孫氏、而後此陸清獻李文貞繼之、魏與孫同時相善、二公亦魏所得士也、皆既歿而言立、近日此風衰息矣、讀兼濟堂文集、所自序已刻未刻、不下數十種、自聖學知統錄、翼錄外、五經之說較少、而如四書大全纂要、四書精義彙解、四書簡捷解、孝經衍義、讀史察言、儆語、經世希賢錄、約言錄、皆有關爲學本末、今其全雖未得見、然各序具存集中、散著、如致知格物二論、上篇言、知爲德啟明之端、物乃知自涵之理、朱子之言求至乎其極、固非紛紛焉鶩之于外也、物、即物有本末之物、格者格此而已、極、即所謂至善也、不知至善、何以止至善、下篇言知外之物非物、物外之知非知、紛紜于百家、不如還考于六經、合易言精氣爲物、詩之有物有則、孟子萬物皆備于我矣、而明其一以貫之、正心誠意曰先者、次第而及之義、此直曰在者、反而求之實無別解之義也、序魏環溪大學管窺曰、格物之說紛如聚訟、終以晦菴爲定、至于妙契心悟、即傳亦以不補、而諄諄然補之者、所以示後學周行、恐其逕而入

于岐途也、序魏蓮陸四書偶錄述孫徵君之言曰、時習敏求是何事、汲汲皇皇唯恐失者是何物、見而知聞而知者又是何物、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性也、性統于天、自堯舜至孔子、不過各盡其性而已、其序孫氏四書近指、稱其博覽百家、獨標正解、不求異、不苟同、不敢爲高遠之說、殆即先生自喻、又有與環溪論學書、深相規切、與白涵三曰陽明良知說、亦是聖賢正脈、而晚年爲王龍谿所誤、以無善無惡之說雜之于書、未免遺誤後學、顧涇陽先生辨之詳矣、孫鍾

元氏于此洙勘破。與姪鼒論纂修先賢卜子集曰。夫子言思無邪。本兼風雅頌。朱註似專言風矣。頌豈有邪耶。詩小序當另爲一册。古人說詩。定有所本。此未易輕詰。他日當合朱註與呂東萊參酌之耳。語皆平正。非苟異同。稍述而存之

重輯孟子章指

仁和趙佑學

予辨孟子疏之僞。因就疏中。輯出趙氏章指一卷。古人注書罕章旨之說。自趙岐注孟子始。而邢昺論語疏因之。朱子集註又因之。蓋本易繫辭。辭也者。各指其所之之意。題辭所云。章別其旨。分爲上下。是也。即疏本各卷題。各章首所載正義曰此章言。以下云云者。今謂之提綱。原皆趙氏正文。繫在各章注末。間用韻語。與全疏體絕不類。唐陸善經。以其煩重。刪去之。孫氏作音義。仍存之。一例爲之訓釋。本與注連。朱註亦時引用。如王之臣章。小弁章。求則得之章。末載趙氏曰。皆是。蓋皆据趙氏原文。而今僅見于正義曰下。則爲疏而非注。厥由僞疏不顧重複。襲爲疏首。明人刊定。不知去疏。而反刪注。遂致盡沒本來。然猶閒出趙云于其中。其梁惠王章句下疏。明有據此卷章指云云。予因得以考見而重輯之。稍論其可疑者。爲之案。於乎。趙注已非完本。其略見于疏。而不見于注者多矣。如好辨章疏末載注兩稷賦周公仰思仲尼皇皇。今注無此三語。此類非一。獨此章指。尙可粗還其舊。予嘗謂僞疏功不補愆。所宜從廢。今不察凡此章云云之無非

趙云徒截音義之爲章指釋者別贅疏尾割裂遷就益使彼此俱不成章何若盡剔疏尊存注以章指分補之而繫孫氏文于後與集註並行其于異同得失豈不粲然明白無復魚目之混也

孟子見梁惠王章　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爲名也

王立於沼上章　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

梁惠王曰章　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送死之用足備也

寡人願安承教章　此章言王者爲政之道在生民爲首也

佑案此章正義曰下有此一段宜與前段合爲一章趙氏分別之三語乃疏之妄臆今去

晉國章　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

孟子見梁襄王章　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

齊宣王問曰章　此章言典謨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也

莊暴章　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也

齊宣王問章　此章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交鄰國章　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

雪宮章　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也

明堂章　此章言齊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責難于君也

王之臣章　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

佑案此即今集註圈外所載趙氏曰者也以此推之即知各章疏首所稱正義曰此章言云云皆出趙氏本文所謂章別其旨是已孫氏本以作音故有曉許規切亦音倚下不隨同之語即與上比其丁必二切及也語相連以章指原與注連也自注脫而疏存校書者不察遂將音義之爲章指釋者

截分于疏下有似孫氏自作疏而自音之從古既無此例又似作疏在先音義在後與孫序不合自此章以後隨處舛謬其尤可哂者莫如前梁惠王章何上題下注一大段自梁惠王者魏惠王也起至而爲之一例者也止中共三爲字並無一應讀去聲者乃監本忽于其下載音義爲于僞切下爲王爲其曰爲抑爲爲是故爲皆同不知此音義乃當在首章末何必曰利之下因王曰叟節注有亦將有以爲寡人與利除害句而設其下爲王云云

皆同則連下數節數章直至齊宣王章末經及注所有應讀去聲之爲字而并釋之者何當誤蹴于前故并而論之其餘不暇細摘云

所謂故國章　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舊可法則也

佑案翔而後集四字湊語也

湯伐桀章　此章言紂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

佑案舊于言下衍孟子云三字今去

爲巨室章　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墮也

齊人伐燕章　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

齊人伐燕取之章　此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將何懼也

鄒與魯鬨章　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

滕文公問章　此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

齊人將築薛章　此章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強暴之來非己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也

滕文公問章　此章言太王去邠權也效死守業義也

魯平公章　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公孫丑問章　此章言德流之速過于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羞也

不動心章　此章言以義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

冊　責參四庫全書　第42　坂文内

學於孔子也。
以力假仁章　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
服。優劣不同也。
仁則榮章　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
不專在天。當防患于未亂也。
尊賢使能章　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
母。行今之政。自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衆夫擾擾。
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
人皆有章　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也。

矢人章　此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
行而作。恥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爲矢人
也。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章　此章言大聖之君。猶采善
于人也。
伯夷章　此章言。伯夷柳下。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
伯夷疏脱柳下二字。今補。
天時不如地利章　此章言民和爲貴也。
孟子將朝王章　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

子以守道不回爲志者也。
陳臻問章　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
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者也。
平陸章　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
蚳鼃章　此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也。
爲卿于齊章　此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也
自齊葬魯章　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
沈同章　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樂征伐。自
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

燕人畔章　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
以諭其上者也。
孟子致爲臣章　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
命也。不爲利回也。
留行章　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
道之所以乖也。
尹士章　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
充虞章　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

人非天不成也
居休章　此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
滕文公爲世子章　此章言人主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
滕定公章　此章言事莫當于奉禮孝莫大于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問爲國章　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善修學校勸禮義勅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

本也
許行章　此章言神農務本教以凡民許行欲道同之君臣陳相背師降于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淳樸者孟子至終而闢之也
佑案舊脫孟子至終而闢之也句誤寫疏末今補
墨者章　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互同質而遺中以直正枉憮然改容而受命也
陳代章　此章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

景春章　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故妾婦以況佞行者也
周霄章　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
彭更章　此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飧者也
萬章問章　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也
戴不勝章　此章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

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之類也
不見諸侯章　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矚亡得其宜正已直行不納于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佑按迫斯強之語意未達然段泄已甚則前注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意也疏則謂是指文侯繆公就見已甚迫切顯然矛盾矣
戴盈之章　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

罪重于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遲速。然後可也。
好辨章　此章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
陳仲子章　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得和。志士之操。
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
離婁章　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因由先王禮
義爲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謟君不諫。謂之賊。明
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規矩章　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也。
三代之得天下章　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

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
愛人章　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爲責
巳之道也。
人有恒言章　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
立。本傾則踣也。
佑案。本正二句。巳見注中。蓋疏之誤。複當去。凡疏
載章旨。可刪處亦多。但原本巳失。難悉正耳。
爲政不難章　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
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佑案。注以巨室。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故
有向善之說。賢字着意。疏脫去之。則失其指。然今
之集註。亦所未及。故附論于此。
天下有道章　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強大。據國行
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
可違仁也。
不仁者章　此章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巳也
桀紂章　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敺使就
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沉溺。所

以明鑑戒也。
自暴者章　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棄之道也。
道在爾章　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巳。則邇而易
者也。
居下位章　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
本在于身也。
伯夷辟紂章　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爲
政。以勉諸侯者也
求也爲季氏宰章　此章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重

人命之至也.
存乎人者章　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
恭儉章　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也.
淳于髡章　此章言權時之義者也.
君子之不教子章　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則離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
事孰爲大章　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口體也.

人不足與適章　此章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者也.
有不虞之譽章　此章言不虞獲譽求全受毀者也.
人之易其言章　此章疏全脫無從考見章指.
人之患章　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爲人師也.
佑按此章空舉經文疑亦脫而妄綴者.
樂正子章　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
樂正子好善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孟子謂樂正子章　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餔啜沉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者也
不孝章　此章言量其輕重無後爲不孝之大者也.
仁之實章　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弟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
天下大悅章　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也.
舜生於諸馮章　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
子產章　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也.

孟子告齊宣王章　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相應猶若影響書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無罪而殺士章　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
君仁莫不仁章　此章言國君率衆仁義是上爲下效者也
佑按此章云云已盡注中蓋趙氏之爲章指固有可省而復說者拘于例也陸氏以其煩重刪去之爲是故歟但不應盡棄古人耳至此章總之非直

出極易見張氏何以妄議集註正之而今之村學
猶有不察而從之者吾轉恨文公之載張氏曰爲
多事也
非禮之禮章　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
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
中也章　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既頑教而不改
乃歸自然也
佑按此數語于章指殊未當
人有不爲章　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

義義乃可由也
佑按貴賤廉恥四字疑有誤廉當作知
言人之不善章　此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者也
仲尼章　此章言疾之已甚亂者也
大人者章　此章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
求合義也
赤子之心章　此章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所謂視
民如子則民懷之者也
佑案注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

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
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蓋
雖兩說竝載而仍主前說故其爲章指如此疏則
兩岐不相貫今註姑專從後說
養生者章　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
謂之大事也
君子深造章　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
博學章　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
反於樸者也

佑按注末有是謂廣尋道意還反于樸說之美者
也三語則此四語或當在注首而後應之者蓋不
能悉辨矣
以善服人章　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
一功則不同也
言無實章　此章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者也
徐子曰章　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章　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
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已者也

禹惡旨酒章　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
王也
佑案此與下兩章定從集註皆統承上章言之趙
氏不得其要故各爲之旨而此章專主于周公
王者之迹熄章　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
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君子之澤章　此章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
人斬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
可以取章　此章言兼勇惠三者人之高行也

逢蒙章　此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也
西子章　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冒臭醜人潔服供
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爲常也
天下之言性章　此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也
公行子章　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
君子所以異於人章　此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
此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
禹稷顏子章　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
匡章章　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
以責己衆人以爲不孝孟子以爲禮貌之者也
曾子子思章　此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謬者也
儲子章　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
佑案第二句稍背蓋有誤當考
齊人章　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
舜往于田章　此章言夫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
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于父母也
詩云娶妻章　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
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佑案此章之指甚不該括蓋趙說多有牽者
象日以殺舜爲事章　此章言仁人之心如是也
咸丘蒙問章　此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過於烝
烝也
佑案嚴父下有而尊之矣四字烝烝下有而執子
之政五字誤衍顯然今去
堯以天下與舜章　此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
行歸于人則天下與之也
人有言至於禹章　此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

正不足則賢位歎絕者也．
佑案此章不能得指義於人三字亦有脫外
伊尹章　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
道以取容期于益治而已者也．
或謂孔子章　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
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辨之以正大義也．
百里奚章　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
顯君明道不爲苟合而爲正者也．
伯夷章　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

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謂
小同而大異者也．
北宮錡章　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尊
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紀言其大
綱以答北宮錡之問也
問友章　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
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交際章　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
爲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仕非爲貧章　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
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
者也
不託諸侯章　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
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
法下刺繆公之不洪者也．
不見諸侯章　此章言君子之志志于行道不得其
禮亦不苟往者也
一鄉之善士章　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行樂其

崇茂者也
佑案行疏本作道據此章經及注皆無行字而音
義有行下孟切則爲章指說道當作行也疏末引
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二行字皆不讀去聲且無
疏自作音之理今本截分音義大謬
問卿章　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者也．
佑案忠良下尙有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二語余非
經及注應有不知何以誤衍今去此章疏末一段
忽稱加紂之無道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

爲之見剖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于有莘之野而爲殷湯與治天下蓋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以是而告齊王語甚散亂音義亦有伊發有莘爲殷興道并載丁云則非疏之妄揑必是注原有文而今失之難悉按矣姑附論于此

告子曰性章　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

湍水章　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廹勢激躍失其素眞是以守正性爲君子隨曲折爲小人也

生之謂性章　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

食色章　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發于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

孟季子章　此章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言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

佑案季子言之舊讀爲信之今改正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趍之善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

富歲章　此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爲君子或爲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

牛山章　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也

無或乎章　此章言弈雖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

佑案此直以言弈爲章旨非

魚我所欲章　此章言舍生取義善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仁人心也章　此章言由路求心爲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

無名之指章　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卽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

桐梓章　此章言貴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失事違務

不得所急所以誠未達者也
人一於身也章　此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者也
鈞是人也章　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故謂之大人者也
天爵章　此章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或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
佑案音義樂音洛釋經也下自樂而樂皆同總釋

此章指及下章樂字也推其爲注本文也奈何讀者但知爲疏之提綱哉
欲貴章　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已之所優趙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仁之勝不仁章　此章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已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
五穀者章　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爲仁必其成也

羿之教人射章　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
任人章　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者也
佑案此似承上兩章言異
曹交章　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之者也
小弁章　此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

通於親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爲愆也
佑案此即今集註所載趙氏曰者
宋牼章　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于善久而致平俗化于惡久而致傾者也
居鄒章　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
佑案亢答句疑
淳于髡章　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

兒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貨浮于雖務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五霸者章　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爲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道以匡時君也

魯欲使愼子章　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賤其用兵義勝爲上戰勝爲下明賤戰者也

今之事君者章　此章言善爲國者必藏于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易俗移風非樂不化以亂齊民不知其善者也

佑按無故言樂非章旨盍後四句衍

白圭章　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惰二十而稅圭欲法之孟子斥之以王制者也

佑按而稅下倘有二語貪術無謂今去

丹之治水章　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爲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君子不亮章　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

魯欲使樂正子章　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槩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訑訑距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

陳子章　此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爲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爲下矣痛此三科無疑者也

舜發章　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者也

佑案注讀知生之知爲智解死于安樂爲亡其智能故云以喪知能唯陸如字疏從之與今註同以章指本非疏之本說也

教亦多術章　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則一者也

盡心章　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道性是爲珍者也

莫非命章　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者也

求則得之章　此章言爲仁由已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者也

佑案如不二句疏本無之今依集註補
萬物皆備章　此章言身必以誠恕已所行樂在其
中仁之至者也
佑案身字舊譌爲毎今改正
行之章　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人用之不
知其爲寶也
人不可章　此章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
不爲憂矣
佑案此章語意未醒不如僞疏人能無恥而倘有

四書温故錄　孟子章指　三十六

羞恥說第二句似較明
恥之於人章　此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者也
佑案注以不恥不若人二句爲不恥不如古之聖
賢何能有聖賢之名故其爲章指如此又案疏末
載注隱朋顔淵正義曰凡於趙注有所要者雖于
文段不錄然于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隱
朋不及黃帝佐齊桓以有勲顔淵慕虞舜仲尼咲
庶幾也云云一大段語甚鶻突是必趙注原有是
以隱朋不及黃帝至庶幾也四句或在注末或在

此章言二句下而今失之玩疏先言文段不錄此
此即陸善經所刪而疏存之者耶然不可考矣
古之賢王章　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
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
求句踐章　此章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
胡云以遊修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
寶句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也
待文王章　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辟君子特立
不爲俗移故稱豪傑自興者也

四書温故錄　孟子章指　三十七

附之以韓魏章　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亢有若
欿然謂不如人非但免過卓絶乎凡也
以佚道章　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
則民不怨者也
霸者之民章　此章言王政皡皡與天地同流霸者
德小民人速覩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仁言章　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
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者也
人之所不學章　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

天下悅乎已者也

舜之居深山章　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

佑案數語義精而潤乃章旨之絕佳者已詳溫故錄中上仁言章疏云蓋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此禮之文然也此章疏又稱注聖人潛隱若神龍者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注引之以解其經足明今本之失去章旨皆明人刊定之咎矣潛隱之隱當作見姑仍之

無爲其所不爲章　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仲尼之道也

人之有德慧章　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自此多用沈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

有事君人章　此章言容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科優劣之差者也

三樂章　此章言保親之養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吾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亟爲一章再云者也

廣土衆民章　此章言臨涖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充身體施方四體不言蟠辟用張心邪意溺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

佑案蟠辟用張漢魏間人疵語宋人所不爲

善養老章　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飢乏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之類者也

易其田疇章　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

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

孔子章　此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志聖道者成其仁也

雞鳴章　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蹠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人各一趣也

楊子章　此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惟義所在者也

飢渴章　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憂者也

佑案賤不失道此即今註言貧賤意所本
柳下惠章　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志大也無可無否以貴爲賤者也
有爲者章　此章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者也
堯舜章　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
佑案此章疏有脱誤疑章指止仁在性也一語以下自爲疏之正文堯舜體而行仁與湯武利而行仁五霸強而行仁一例脱去堯舜二字遂致誤連性體爲何未知然否姑仍舊錄之
伊尹章　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惡攝政伊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
佑案忽及周公不知伊尹放桐乃人臣之行權周公攝政是冢宰之正經漢儒皆誤于居攝踐阼之文故至乖異百出宋儒辨明即無此論矣
不素餐章　此章言君子正已以立于世世美其道君臣是貴所過者化又何素餐之謂也

王子墊章　此章言人當尚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者也
佑案王子不知士孟子告之求必有勸諫王子意末句蓋贅疏遂衍爲欲使王子墊於無過之地其解兩惡在忽承上言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疾在于仁所行有惡疾在于義是也絶不顧背經背註并背音義不通乃爾固未足與語章指云
仲子章　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未之聞者也

桃應問章　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趣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
孟子自范之齊章　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如王子殊于衆品者也
佑案此章上正義曰下獨有趙云二字蓋凡疏所述此章言云云皆趙氏本文皆當有趙云二字而失之者此其僅存可以例推也
孟子曰王子章　此章言輿服器用人同不殊尊貴

居之志氣以舒此章宜與上章合而爲一不當分
而爲二也
佑案此二節定從集註與上爲一章注疏音義並
同唯疏于盡心卷首以此爲第三十七章而撮載
前四語于其下蓋趙氏雖不主分章猶仍舊人章
數分并錄之以存原說耳
食而弗愛章 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
實虛則不應實者謂敬愛者也
形色章 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

佑案此章注爲趙氏之最劣宜其章指不明
短喪章 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
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
兄徐徐者也
君子之所以教者章 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
養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勸其惟誨人者也
道則高矣章 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
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宏道丑欲下之
非也

天下有道章 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也
滕更章 此章言學尚虛己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
二孟子弗應者也
於不可已章 此章言賞僭及淫刑濫傷善不僭不
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而後行之者也
佑案注主用人說本糢糊而數語更不倫
君子之於物章 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
其宜故謂之義者也
知者無不知章 此章言振裘持領正羅惟綱君子
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道爲要
者也

佑案此章前二語已見于卷首疏爲第四十七章
指而本章闕棫疏末引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五指
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舉而網疏提其綱
則衆目張明爲二語設而原本脫去今補
梁惠王章 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
災及所親著此魏王以戒人君者也
春秋章 此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事實違禮以

之反正誅討征伐。故不自王命。曰無義者也。
盡信書章　此章言文之過實。聖人不改。錄其意也。
有人曰章　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誅不仁。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梓匠輪輿章　此章蓋喻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
佑案。此三句在注末。即趙氏章旨正文之僅存者。今就注錄出。不復用疏。其喻仁甚迂。然疏更衍爲

喻當時之君益遠
舜之飯糗章　此章言阨窮不憫。貴而思降。凡人所難。舜隆聖德。所以殊者也。
吾今而後章　此章言恕以行仁。遠禍之端。暴以殘民。招咎之患。是以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
古之爲關章　此章言修理關梁。譏而不征。加以稅斂。非其程式。悍將爲暴。故譏之也。
身不行道章　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爲首者也。
周于利章　此章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

其道不均者也。
好名章　此章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者也。
不信仁賢章　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爲政之源。聖人以三者爲急也。
不仁章　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爲得者也。
民爲貴章　此章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
聖人章　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變貪厲薄。千載聞之。

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佑案。疏末云。注頑貪至美其德。此蓋于上篇言之詳矣。可見各章指之統在注末明甚。
仁也者章　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宏道也。
孔子之去魯章　此章蓋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也。
尼於陳蔡章　此章言孔子見尼。謂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上下無交。無賢援也。
貉稽章　此章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衆口諠譁。大聖所有。況于凡品之所能禦者也。

賢者章　此章言以明照闇闇者以闇以闇昔明闇
者愈迷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章　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舍而
弗修猶茅是塞明爲善之不可倦者也
禹之聲章　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同三王一體
何得相踰欲以追蠡未達一隅孟子言之將以啓
其蒙也
齊饑章　此章言可爲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
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

口之於味章　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
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
戒者也
浩生不害章　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
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者也
逃墨章　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拒追其
前罪君子甚之以爲過者也
有布縷章　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繇役並興
以致離殍養民輕斂君之道也

諸侯之寶章　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爲國珍寶于金
玩以殃其身諸侯如玆永無患也
佑案如玆當作知此
盆成括章　此章言小智自矜藏怨之府勞謙終吉
者也
孟子之滕章　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
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
自咎者也
佑案注以夫子之設科爲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

科云云則漢本經文子字作予故其爲章指如此
朱子蓋從宋時俗本而轉議舊讀之非說詳前叅
學者可以合參
人皆有所不忍章　此章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
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失其臧否比之穿踰
之類者也
言近章　此章言道之善當求諸已而責於人君子
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者也
堯舜章　此章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

身佚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說大人章　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
聖堯衰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
神故以所不爲爲之實玩者也
佑案茅茨二句爽雜可去實玩語俚疑有誤
養心章　此章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
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
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
佑案此章粗鄙由于誤解存不存不知以心言而

以不存爲少欲而言者謂遭橫暴若單豹卧深山
遇飢虎之類存謂貪而不亡蒙先人德業若晉欒
黶之類此漢儒之陋也單豹事見莊子與前非禮
之禮章注言陳賈娶婦而長拜之疏皆不能指證
旂附存以待考
曾皙章　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
身不嘗孟子嘉之
佑案數語無意義凡各章指間有隨章句敷衍而
成者疑不免後人之攙補矣

孔子在陳章　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
上狂獧不合似是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
所甚反經身行民化于己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
謂也
由堯舜章　此章言天地剖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
人倫攸敘宏析道德班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
間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
止筆孟子亦有乎爾終於篇章者也
佑案此章乃趙氏所最着意深體經文歷敘道統

正旨以爲七篇十四卷之大結束者也音義云然
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本作然而無乎爾
則亦有乎爾云孟子意自以當之無乎爾有乎爾
疑之也此意以況絕筆于獲麟也皆承注鄭重言
之趙注大率每章別爲之指即在注末或間在首
與或有所缺畧爲後人衍瀹今既失其本真難可
遽斷考于音義已可得其梗概而疏于各章首必
具述之各卷首又總撮之其文時倘塒煩語多古
質與衍肆出與全疏體段判不相入雖不少疵蒙

2062319

8
2121·5
15

要之非作僞人所能爲。且有疏首云云如是。而疏末復標爲注疏中全非其旨者。益知非疏所自爲。而或猶謬認爲疏之提綱。使千百年漢學本末。蕪薉于勦說雷同之手。子之重輯烏能已已。戊申五月并識。

計共九千六百字有奇

乾隆六十年六月泉州安溪縣學生員謝大馨付梓

21181886483697